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經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主持編纂

本叢書得到國家出版基金資助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副主任：紀寶成　陳祖武　黃蓉生

秘書長：黃書元　周安平　古　風

顧　問：白化文　安平秋　李致忠　何茲全　林甘泉　袁行霈　馮其庸　傅璇琮　楊耐思
樓宇烈　饒宗頤（按姓氏筆劃排列）

編委：
卜憲群　王子今　王秋桂　王勇　王家興　王啓發　尹在碩　古風　白永瑞
白撞雨　任超　江金輝　沈乃文　沈津　沈衛榮　李定凱　李遠毅　李富華
李憑　吳樹平　金慶浩　周心慧　周俊興　波波娃·伊麗娜·費德羅夫娜
南權熙　段志洪　姚伯岳　徐維凡　翁連溪　孫家洲　孫欽善　陳士強　陳高華
陳益源　張玉範　張西平　張志清　黃仁生　黃樸民　黃燕生　喻遂生　楊成凱
楊恩芳　趙凱　蔣寅　鄭克孟　樓勁　黎小龍　潘少平　閻征　賴長揚
嚴紹璗　（按姓氏筆劃排列）

漢籍之路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序言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文化交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絲綢之路，傳播中國的物質文化；一條是漢籍之路，傳播中國的精神文化。

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道路，這是舉世公認的。絲綢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紀後期由德國學者提出的。各國研究者接受了這一概念，並習慣用它來解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僅僅是物質互換，還有精神的溝通。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是對東西方商貿交流的研究，對精神文化的關注稍顯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也包括與東方其他各國的交流。儘管到了今天，絲綢之路的概念經過開拓，形成沙漠絲路、草原絲路、海上絲路三個部分，可是仍然無法包容中国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流的內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與經濟商貿交流的線路，也不完全相同，在歷史時間上也有較大的差異。所有這些，便是我們提出漢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

漢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載體，漢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著漢籍傳播的軌跡，尋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應該是當代學者和出版人的責任。這些年，有志於此的學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學者就提出用書籍之路的概念，來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細想來，書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漢籍之路明確，探究的範圍也不應該局限在兩國之間，應該把漢籍之路作為打開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鑰匙。

漢籍之路的概念發萌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的編纂工作。在海外漢籍的版本調查、珍稀文獻的收集整理過程中，我們逐漸認識到漢籍文獻流傳海外的一些特點。一般來說，漢字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結晶，浸潤了東亞與東南

亞文化圈。在古代，漢籍的傳播是主動的、發散性的；傳播的途徑點面結合。在近代，漢籍的傳播是被動的、線性的，珍貴的文獻被不平等交易或戰爭掠奪到海外。毫無疑問，漢籍傳播的形式與道路，無法與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重合，而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內容。這樣，突破絲綢之路的傳統思路，構建研究中國文化傳播與交流新的理論模式，也就成為必然要求。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貿的道路，漢籍之路是一條文化的道路。區別這兩條道路，對於釐清我們概念的誤會，拓展研究的視野，將會有一定的意義。當然，這還有待於學術界的研究，有待於學者們的認同，有待於我們更多的共識。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是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寫入《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綱要》之中。域外漢籍珍本是指國外圖書館、研究機構和個人收藏的、國內不見或少見的漢文古籍文獻，內容有三：其一指我國歷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漢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釋的漢文著作（如和刻本、高麗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採用漢字的國家與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這些文獻內容豐富，涉及中國經學、史學、佛學、道學、民間宗教、通關檔案、傳記、文學、政制、雜記等各個方面，彌足珍貴，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資料，同時是研究歷史上東亞漢語言文化圈的基本資料，是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對「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性。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政府與民間有多個斥重金回購流失文物的舉措，但是對佚散海外的漢文古籍的回購、複製、整理工作重視並不夠。域外漢籍珍本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計劃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計八百本，囊括兩千餘種珍稀典籍，應該是當代中國最輝煌的出版工程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流失國外珍稀文獻的搜尋整理，不是一項簡單的文化活動，更主要的目的是通過這項活動，妥善保存中華文化遺產，豐富中華文化內涵，熔鑄中華文化精神，從而強化中華民族的尊嚴，提升國家的形象。同時，佚散在海外的漢籍文獻，由於各個國家重視程度的不同，保護手段的差異，文獻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

儘快地刊印無法再生的域外漢籍珍本，應該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交往日益頻繁，與許許多多國家互結友好，以漢字為特質的中華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國文化學術界的重視，整理域外漢籍不僅是國內學者的呼籲，也是國外學者的倡議。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我們經過反復論證，決定在學界鼎力襄助下，編纂出版《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以留下前人超越時空的智慧和豐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毋庸諱言，《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的編纂，也將給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積累豐富的學術資料，給漢籍之路的理論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內涵，流失在海外的漢文古籍便是「漢籍之路」閃亮的標識。我國的出版工作者應該弘揚漢籍之路理論，推動漢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華文化的價值進一步得到世界的認同。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資料搜集與編纂已進行多年，版本調查、編目、複製、出版等各項工作進展有序。作爲成果的《文庫》將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自今年始，本叢書將陸續與學者、讀者見面，特應編者與出版者之邀而為序，茲綴數語，以表心志。

戊子仲秋

柳斌杰

編纂凡例

甲　本叢書所收著作為海內外各機構或個人收藏之域外漢籍善本、孤本、稀見本。

乙　本叢書收書，大致包含三類：

一、中國歷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漢文著述。

二、域外鈔錄、翻刻、整理、注釋的漢文著作（如和刻本、高麗刻本、安南刻本等）。

三、原採用漢字的國家與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

此外，近數百年來歐美來華傳教士用漢字或雙語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作爲附類也酌情收入。

丙　漢籍域外刻本、鈔本與域外漢文著作常帶有其本民族語言符號，如和刻本中常有日文訓讀標記，高麗刻本、安南刻本也有類似或其他標記。這類刻本因其記錄了漢籍全文或片斷，間接地反映漢籍古貌，故有其獨到版本價值，茲一併納入叢書之中。

丁　本叢書均為影印，原版舛誤，均不修飾，以存其真。

戊　本叢書均製成上下欄之統一格式，簡約版面，便宜閱讀。

己　本叢書按四部分類法，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各部之下再分數類，同類文獻均按作者生年編次。作者年代無可考者置於年代可考者之後。此外，各類若有域外學人漢文著述，則統一置於最後，亦按作者生年編次。

庚　本叢書所收每種古籍，均撰寫提要，為讀者提供有關此文獻之基本學術線索。

辛　本叢書對於同一種古籍之不同版本，若均為稀善者，則兼收並蓄。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

經部目次

第一冊

漢籍之路——《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序言　柳斌傑……一
編纂凡例……一
易象鈎解四卷　（明）陳士元撰　明嘉靖三十年序刊本……一
易象彙解二卷　（明）陳士元撰　明萬曆間刊本……七三
易象說三卷　〔朝鮮〕曹好益撰　朝鮮末期刊本……九五
書傳會選六卷　（明）劉三吾等撰　明洪武間味經堂刊本……一四三
儀禮注疏十七卷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彦疏　（明）陳鳳梧編校　明嘉靖五年陳鳳梧刊本……二七九

第二冊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附儀禮經傳通解續（一）合六十六卷　（宋）朱熹撰　（宋）黄榦　楊復訂補
宋嘉定十年南康道院刊（續）宋嘉定十六年南康道院刊元明遞修本……一

第三冊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附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合六十六卷　（宋）朱熹撰　（宋）黄榦　楊復訂補
宋嘉定十年南康道院刊（續）宋嘉定十六年南康道院刊元明遞修本……一

第四冊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附儀禮經傳通解續（三）合六十六卷　（宋）朱熹撰　（宋）黄榦　楊復訂補
宋嘉定十年南康道院刊（續）宋嘉定十六年南康道院刊元明遞修本……一

第五冊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附儀禮經傳通解續（四）合六十六卷　（宋）朱熹撰　（宋）黄榦　楊復訂補
宋嘉定十年南康道院刊（續）宋嘉定十六年南康道院刊元明遞修本……一
禮記釋文四卷　（唐）陸德明撰　宋淳熙四年刊宋嘉泰二年至淳祐八年遞修本……四四七
禮書（一）一百五十卷　（宋）陳祥道撰　宋慶元年間刊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修補至明遞修本……五一五

第六冊

禮書（二）一百五十卷　（宋）陳祥道撰　宋慶元年間刊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修補至明遞修本……一

國朝五禮儀八卷 〔朝鮮〕世宗撰 朝鮮後期刊本……二七七
士儀（一）二十一卷 〔朝鮮〕許傳撰 朝鮮一九〇〇年代刊本……六二九

第七冊

士儀（二）二十一卷 〔朝鮮〕許傳撰 朝鮮一九〇〇年代刊本……一
喪禮備要二卷 〔朝鮮〕申義慶撰 朝鮮仁祖二十六年序刊本……二二九
四禮便覽八卷 〔朝鮮〕李縡撰 朝鮮憲宗十年刊本……三〇三
四禮撮要四卷 〔朝鮮〕尹義培 盧秉倫校正 朝鮮哲宗元年刊本……四五七
四禮笏記不分卷 佚名撰 朝鮮一九〇〇年代寫本……五二九
九禮笏記不分卷 〔朝鮮〕張錫英撰 韓國日占時期一九二〇年賦梅亭刊本……五五九
常禮便覽五卷 〔朝鮮〕盧相稷撰 朝鮮光武八年序刊本……六〇一

第八冊

家禮考證七卷 〔朝鮮〕曹好益撰 朝鮮仁祖二十四年序刊本……一
家禮集考八卷 〔朝鮮〕金鍾厚撰 朝鮮純祖元年金屬活字本……一二五
明齋先生疑禮問答八卷 〔朝鮮〕尹拯撰 朝鮮末期刊本……四九七
禮疑答問分類（一）十八卷 〔朝鮮〕李益銓編 朝鮮英祖至哲宗間寫本……六五九

第九冊

禮疑答問分類（二）十八卷 〔朝鮮〕李益銓撰 朝鮮英祖至哲宗間寫本……一

禮疑類輯二十八卷 〔朝鮮〕朴聖源撰 朝鮮正祖七年金屬活字本……一三一

第十冊

禮疑類輯續編三卷 〔朝鮮〕吳載能撰 朝鮮純祖十二年刊本……一

禮疑續輯二十四卷附錄四卷 〔朝鮮〕李應辰撰 韓國日占時期一九一二年刊本……九三

梅山禮說四卷 〔朝鮮〕洪直弼撰 朝鮮一九〇〇年寫本……三一七

春秋經傳集解（一）三十卷 （晉）杜預注 〔朝鮮〕集賢殿集解 朝鮮肅宗年間金屬活字本……四一九

第十一冊

春秋經傳集解（二）三十卷 （晉）杜預注 〔朝鮮〕集賢殿集解 朝鮮肅宗年間金屬活字本……一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一）殘四十九卷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元覆宋劉叔剛刊本……二四九

第十二冊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二）殘四十九卷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元覆宋劉叔剛刊本……一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　（漢）何休注　（唐）徐彥疏　陸德明釋文　元刊明修本……一九三
論語集說六卷　〔日本〕安井息軒撰　日本明治五年三都書林刊本……四六九
中庸首章發蒙圖解不分卷　〔日本〕尾藤孝肇撰　日本明治三年刊本……六三一
孟子論文（一）七卷　〔日本〕竹添光鴻撰　日本明治十五年東京奎文堂刊本……六四九

第十三冊

孟子論文（二）七卷　〔日本〕竹添光鴻撰　明治十五年東京奎文堂刊本……一
重刻辨真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指南二十七卷　（明）張居正撰　焦竑增補　明天啟元年長庚館刊本……一二三
四書章句集注鈔說（一）十二卷首一卷　〔日本〕平安仲欽撰　日本元祿三年序刊本……五一九

第十四冊

四書章句集注鈔說（二）十二卷首一卷　〔日本〕平安仲欽撰　日本元祿三年序刊本……一
全韻玉篇二卷　〔朝鮮〕佚名編撰　朝鮮一八一九年新刊本……一二一
廣韻五卷　（宋）陳彭年等修　元至正二十六年南山書院刊本……二〇一
奎章全韻二卷　〔朝鮮〕正祖御定　朝鮮刊本……二九九
經義記聞錄六卷　〔朝鮮〕韓元震撰　朝鮮景宗二年序刊本……三四九
三經四書正文十卷　〔朝鮮〕尊賢閣校正　朝鮮英祖五十一年秘書館新鐫古活字本……四七七

第一冊目次

漢籍之路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序言　柳斌傑 …… 一

編纂凡例 …… 一

易象鉤解四卷　（明）陳士元撰　明嘉靖三十年序刊本 …… 一

易象彙解二卷　（明）陳士元撰　明萬曆間刊本 …… 七三

易象說三卷　〔朝鮮〕曹好益撰　朝鮮末期刊本 …… 九五

書傳會選六卷　（明）劉三吾等撰　明洪武間味經堂刊本 …… 一四三

儀禮注疏十七卷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明）陳鳳梧編校　明嘉靖五年陳鳳梧刊本 …… 二七九

易象鈎解

提要

《易象鈎解》四卷，明陳士元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序刊本，共四冊。每半葉有界欄十行十九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白魚尾，左右雙邊。士元主張《易》以卜筮為用，卜筮以象為宗。其自序云，朱晦庵（熹）、張南軒（栻）善談《易》，皆謂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俱不可廢。而後世傳注者惟以虛玄之旨例之，是以其撰此編有專闡經文取象之義。卷中鈐有「松門藏書」「松門讀書」等印記。陳士元（一五一六—一五九七），字心叔，號養吾，一號江漢潛夫，又稱環中愚叟，湖北應城（今湖北省應城市）人，有《歸雲別集》存世。

易象鉤解序

昔者伏羲則河圖爲六十四卦是爲先天易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是爲後天易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今觀泰否剥復損益夬姤之相次也陰陽消長治亂存亡之幾微矣先儒傳註論義理不論禍福處人以卜筮淺易也發明彖爻非不顯著而取象之由則畧而不論夫文周繫辭觀象以闡吉凶占者玩辭稽象以定趨避朱晦菴張南軒嘗談易者皆謂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俱不可廢豈不豁然於蓍變而歉然於傳註哉蓋文周彖爻雖非後世緯數瑣碎拘拘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也而道則無不冐焉傳註者惟以虛玄之旨例之有遺論矣余爲彙解二卷括其大凡而舊所謬承尚闕質問者兹則述之簡篇題曰鉤解云鉤曲也轉取也本無所見引物而旁通者也若夫陰陽消長治亂存亡之幾其何能解哉其何能解哉嘉靖辛亥冬十月朔日後學楚應城陳士元識

易象鉤解卷之一

應城陳士元著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卦彖元亨利貞者六乾屯隨臨无妄革也孔子彖傳屯隨皆曰大亨貞无妄革皆曰大亨以正惟乾四德與他卦異乾天也元亨利貞其春秋王者法天之義與

初九潛龍勿用

震爲龍乾自震變故六爻稱龍龍鱗八十一有九九之數焉初變爲巽巽伏也故曰潛龍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重卦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二在地表故曰田二變爲離離爲文明爲目故曰見龍易以陽爲大陰爲小九陽也以三畫之卦言則二五爲人位故二五皆曰大人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乾之九二變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居人位故曰君子三變爲兌互離兌西也離日也日在西終日也乾乾天理不息也下乾終

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三陽位二四陰位有坎象焉坎為加憂故曰夕惕若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坎也自四至上自二至四皆陽位陷扵陰位之中有重坎之象重坎為淵四本震體震動也故曰躍在淵者涵養深也或躍者試所養也四淵而九躍爻不稱龍疑扵五也進退不苟故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居天位五變成離離為飛故曰飛龍在天

上九亢龍有悔

上變成兌兌爲毀折亢滿之累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乾爲首九變是龍无首也不曰六龍而曰見群龍以下五爻言也卦以上爻爲首群龍无上之亢是无首矣不亢則无悔故曰吉或問孔子曰時乘六龍何也曰聖人非乘上之亢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乘上之龍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爲馬坤變爲牝馬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惟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者坤以順爲貞也臣道也君子往而先焉君未信也所向必迷惟後其君而應之則得其所主乃爲利矣故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有常者臣之利也西南兌離巽陰方也東北震坎艮陽方也往西南雖得其類然兌說離麗巽伏或陷扵邪矣往東北雖喪其朋然震動艮止坎剛中以濟之必得其貞安扵貞則吉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坤自剝來剝九月之卦也九月白露爲霜履霜而知堅冰至者見微也聖人愛君子而憂小人乾初勿用慮其始也坤初堅冰防其終也嗚乎易狀小人之情備矣霜冰言慘烈也鼠言貪也戎寇言暴也狐言惑媚也乘言僭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瓜言滋蔓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乾爲直爲大坤為方六二純坤動而爲乾故曰直方大習重也脩也不習言不假重複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初三陽位二陰位有離體故曰章又六三以陽居陰陰陽相錯而成章也坤德靜翕故曰含章或者不必然之辭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皆在二卦進退之間故皆曰或下卦之終故曰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爲囊陰虛能受有囊象六四重陰否嗇有括象孔穎達曰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

物忤故曰无咎

六五黄裳元吉

黄象五之中裳象六之陰乾爲衣而坤爲裳以配之坤之色黄故曰黄裳左傳南蒯之占本義備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上在卦外故曰野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亦當十月之交陰窮於陽必戰故說卦曰戰乎乾不曰陰戰而曰龍戰以陽爲主也血陰也戰稱龍傷稱血扶陽抑陰之義也夫上之龍戰已兆於初之履霜矣可畏也哉

用六利永貞

用六則坤變爲乾上得乾之利貞而已陽全而陰半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豫皆言建侯二卦皆有震震長子震驚百里有侯象焉屯初爲震之主震動故元亨遇坎故利貞勿用者非不往也不可輕用以往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大石也艮爲石三四五互艮有磐象磐桓於前屯難之未可移者也震體輕動故戒以利居貞初變成比比有建侯之象按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生孟縶又生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筮立元遇屯又筮立縶遇屯初九史朝曰立元何疑焉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孔成子遂立元是爲靈公又畢萬筮仕於晉遇屯初九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

班別也下馬爲班震爲足乾變震爲作足之馬故曰乘馬六二乘馬應五而逼扵初九故邅廻不進與馬別處也子夏曰班如者相連不進也二變成兊兊爲少女故曰女子互坤坤爲年其數十故曰十年馬季長曰重婚爲媾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震木在下有林中之象離爲佃漁虞人之象也坎在前離之爻也故曰无虞鹿陽物謂初九之建侯也三變成巽巽爲入故曰入扵林中互艮艮止也故曰不如舍三傑從漢因虞得鹿也項羽覇楚即鹿无虞也知此幾者其惟君子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婚媾求助之謂陰陽相濟之情也初來求四男下女也故曰吉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爲膏澤五變成坤坤嗇吝故曰屯其膏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震坎皆有馬象二四上皆重陰故皆曰乘馬班如二班如待五應也四班如待初應也上六无應但憂懼而已坎爲血爲加憂故曰泣血漣如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幼也非家昧也如蒙昧也何以亨乎伊川以童蒙爲六五蓋五是艮男故爲童二是坎男故爲我艮爲手互震爲草以手揲草筮也初筮誠也再三瀆則不告非終不告也待其誠而後告不輕告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坎爲桎梏初蒙易發惟發蒙者正其身以儀刑之則迷覺蔽解如桎梏之得脫也過此以往則吝矣夫人心有私欲如罪人之有桎梏莊子所謂解其桎梏與此同意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上下四陰蒙也二五陰陽相應五婦也二陰位陰虛能受有包納之象坎爲乾子五位至尊父也二承之九剛能任有克家之象包蒙納婦皆子之所以克家者也震長男故屯初爲建侯坎中男艮少男故蒙二爲克家之子五爲童蒙云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乾再索得坎乾為金坎中男為夫坎伏離離為見故曰見金夫三不中正舍上九正應而从九二之金夫三至五互坤坤為躬坎陷失其躬故曰不有躬

六四困蒙吝

居艮之下止而不進又以重陰遠於二陽困蒙之象也艮伏兌兌上坎下為困故曰困蒙

六五童蒙吉

五之吉也其太甲得伊尹成王得周公者乎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艮為手故曰擊坎為盜故曰寇人心之蒙寇也上居蒙極九為陽窮蒙未易發故必擊而禦之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坤之後繼以坎險者六卦險動為屯險止為蒙健險為需險健為訟行險而順為師有坎而無險為比乾坤開闢即有險難自屯至比皆聖王濟險之業而必曰需者王道無近功也乾坎中實為孚又卦變六三往居上為中孚故曰有

坎水互離故曰光曰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三陽需險以遠近為難易郊去水最遠乾之遊魂為坤坤為郊初二俱變則為蹇山水之間有沙故二爻曰沙三變為節水澤之間有泥故三爻曰泥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互兌少女為小口舌為言又荀九家以乾為言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需與漸皆有待義需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

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鴻所安也皆以三為危地需三近坎故曰寇至漸三互坎故曰禦寇坎為盜不其然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穴者陰窟坎象也坎為血卦四在坎初而居乾之上又與初應故能出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無為之治也酒食坎象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坎上下二陰皆曰穴四出而上入者四體柔正上居坎終也三人謂乾之三陽相需而進來不速也上六敬以待之賴以濟險故終吉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二五中實又卦變初往居四為中孚故曰有孚遯九三下而為訟故曰窒窒下塞也九二艮土下塞乎坎也坎為加憂故曰惕二五為中上為終五為大人坎為大川乾在下則進而出故利涉乾在上則退而入故不利涉此需訟之異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幸其不成訟也初變成兌故曰小有言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五為君乾為父臣子豈能訟君父哉故曰不克訟坎為隱伏故曰逋二變成坤坤為户二居大夫位為邑盖古者諸侯建國大夫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禄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視小國之君諸侯之卿視天子之大夫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户舉全數也坎為多眚變坤故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古者稱德而受禄食舊德保禄位也三處兩剛之間近而不相得故曰厲三在大臣之位本當從王但陰柔不争故曰或曰无成與坤之三爻相似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二四皆不克訟二識時勢能歸而安於分之小四明義理能渝而安於命之正聖人喜人改過如此

九五訟元吉

九五訟主其訟欲歸舜虞芮質文者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或設辭也上九過剛終訟設若訟勝而得鞶帶之錫亦終朝三褫之甚言訟之不可終也鞶大帶也乾衣坤裳坎卦陽畫横列於坤體之中有鞶帶之象上變成兌兌為附决有或錫或褫之象下體互離為晝有終朝之象卦變上九自大過九三而來故曰三褫言奪之者衆也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之丈人即爻之長子指九二也惟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度量衡之法皆起於黃鍾之九寸黃鍾坎位也爾雅曰坎律銓也律者節制之謂師雖有律而出無名則不善而凶矣況出不以正者乎按左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及楚平彘子以中軍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師出以律否

臧凶順成為律逆為否也後彘子果敗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剛中而統衆陰有帥師之象二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二互震震木數三故曰三錫言優禮之極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坤為輿坎於輿為多眚三不中正居坎之上坤之下故曰輿尸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前衝在右後衝在左師三宿為次左次退舍也重陰故不能進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坤體再索得離有田獵禽鳥之象故曰田有禽六五君位與師之主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而不忍必言也五曰弟子輿尸蓋五既用二而又用三其凶必矣二互震故曰長子五變互艮為手為少男故曰執曰弟子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坤為土為國邑王三錫命行師之始也大君有

命行師之終也彖言丈人年德俱尊之謂爻言小人言弟子小人無德而弟子則年少不更事者故曰貞凶曰勿用深致戒焉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卦體三至五互艮卦變自復而來下卦震也有艮手持震草之象故曰筮原筮者推原前之所筮再筮之謂也蒙之筮問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自考者也不再則不審坎勞卦也故曰不寧坤為方朱子曰有不安者皆來歸之

寧之方皆來比也後夫者後比之人也或曰如妻從後夫鑿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易言有孚者二十三有取陰畫者中虗孚之本也有取陽畫者中實孚之質也缶者中虗朴素之象坤為腹而有容陰居坤下故曰缶坤伏乾而充實故曰盈缶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在內卦外比九五其外比也由其內有中正之德故曰比之自內

六三比之匪人

上六无首是為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應初而承乎五初在內卦五在外卦舍初比五故曰外比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陽明故稱顯比坎伏離離為網罟有三驅之象上六在前變則成巽有禽象五居王位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坤為邑五陰比陽有邑人比五之象巽有申命之義誡也五變則純坤靜默故曰不誡夫師比二卦相反而五爻俱言禽一執一舍仁義並行而不悖此之謂王者之田

上六比之无首凶

上為首无首即彖所謂後夫也四陰皆從五而已獨後焉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則絶於一陽之君能无凶乎

䷈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坎為雲為雨三至五互離伏坎有密雲不雨之象二至四互兌兌西方也乾伏坤坤為郊有西郊之象夫密雲何以不雨也陰陽和而後雨密

雲陰氣西郊陰方又巽為東南之風以散之而離日已在乾天之上故曰不雨上爻言雨變坎故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卦變自姤而來姤之四復為初同人之五復為二又巽伏震乾伏坤震坤為復復自道者反本位而行正道不為陰所畜也初二不受畜故皆言復三受畜故不言復焉

九二牽復吉

初安於復故自復二勉於復故牽復二牽五攣

皆取畜義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

伏坤為輿巽木有輻象互兌為毀折輿脫輻矣大畜九三應艮之陽也故曰日閑輿衛利有攸往小畜九三近巽之陰也故曰輿説輻輻之脫也不閑輿之過也豈能利往哉三四剛柔有夫妻之象上下卦體兩相分隔又乾為老夫巽為長妻以巽畜乾夫妻乖戾又互離為目巽為多白眼三欲上進剛而不中見畜而怒有反目之

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坎為血卦為加憂血者陽傷陰之象惕者陰憂陽之象互離中虛有中孚之象四孚於五臣孚君也故血去惕出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六四九五陰陽各得其位故皆有孚攣者手相挽也五變成艮艮為手故曰攣如陽實為富鄰謂衆陽夫衆陽強健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使衆陽孚信攣固翕然而為

善也故曰富以其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以巽畜乾三既脫輻則畜道成矣既者已然之辭前之不雨者既雨矣不處者既處矣豈非巽德積滿所致乎夫巽本陰也積而成陽聖人有憂焉故曰厲曰凶巽為長女婦也上變成坎坎為雨故曰既雨坎陷也故曰既處坎為月月遇乾有幾望之象卦互離兌離日也兌西也巽伏震震東也坎月在震東離日在兌西是日月東西相望也故曰月幾望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按京氏易傳履自艮卦而入世在九五積筭起庚子星位起熒惑卦氣候六丙宿位降壬申卦之吉凶考於三爻之升降止於四夫京房之學授受有自而易傳存其槩耳今之學士大夫擯棄不取曰京氏專卜筮也嗚呼使四聖不因卜筮而作易惟欲立言垂訓則畫卦揲蓍也何為哉朱子曰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

亦不可謂象為假設而遂忘之也然則京氏之學安知非太卜之所藏者耶履自艮入艮為虎庚子震之始也震動為履是為履虎艮為虎者得乾之剛也兌說應之兌為口有咥象兌一變而純乾兌又伏艮虎同類也故曰不咥尾者後也卦下也四尾而三履之故三四爻俱有履虎尾之辭荀爽九家以艮為尾虞翻曰艮為寅位寅為虎又按天官書尾宿為虎蓋尾在艮方故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者禮也素者潔白未有飾也卦變自姤來初在巽下又卦體三四五互巽巽為白故曰素履然則履初之素其賁上之白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二變為震震為大塗是道之坦坦者也兌為少女有幽人之象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下體互離上體互巽離為目為甲胄巽為股下兌為毀折夫離目而兌毀之眇也巽股而兌折之跛也甲胄有武人之象六三德弱而志暴故聖人致其戒曰眇不能視而自任以能視跛不能履而自任以能履智力不足以禦虎而直履其尾故咥人凶也位當兌口有咥人之象乾為君有大君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動互震震為恐懼有愬愬之象

九五夬履貞厲

下兌為夬九五履之故曰夬履上乾下兌為履上兌下乾為夬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應爻互離離為目故曰視祥者吉之先見者也視其所履則祥可考矣旋反也初上卦之始終初言往上言旋而履之象見矣夫初尚素履二尚幽貞三武而凶四懼而吉五决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祥傳曰履不處然亦未嘗忘於處也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坤本居下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居上自上而下故曰來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茹茅根之相連者彙類也茅雖不共本拔其茅則根連而起陽類同進者似之泰否初爻俱有茅象者泰初變巽否初變震震巽木也又在下也故曰茅茹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荒者榛蕪未治之謂初九是也初雖陽德窮而在下行未成名未立荒莫甚焉二乃容受而包納故曰包荒馮河者無舟而涉過於勇者九三是也三之陽剛不中好勇無裁馮河莫甚焉二乃隨才器使不嫌其在己上故曰用馮河遐者遠也外三陰是也二乃誘掖訓化不以遠而棄之故曰不遐遺朋者同類也內三陽是也二雖包初之荒用三之馮河而無昵比之私故曰朋亡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也中行六五也尚者企而配之之謂二五同心剛柔相應故曰尚又坤虛有包荒之象二變互坎河也以乾涉坎有馮河之象包荒者二陰能容也故不遐遺用馮河者九剛能斷也故朋亡此大臣中行之道而世之泰也有由然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陂往復天運也艱貞勿恤人事也于食有福于以享其所有之福也上互震為大塗故曰平下互兌為澤故曰陂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陽為富重陰故曰不富五上鄰也坤體有翼象故曰翩翩泰變則三陽失實故六四率其陰類而來復所謂無往不復也五上從四不戒以孚小人伺君子之衰而連黨以進其情狀蓋如此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史謂湯為天乙尚書多士篇又謂自成湯至於帝乙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救鄭陽虎筮之得此爻其言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是又以帝乙為紂父今易所稱帝乙未知為誰伊川謂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此言是矣又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是以帝乙為湯也然卦互震兌帝出乎震有帝乙之象震為長

男兌爲少女由長男言之則兌爲妹也歸妹之卦上震下兌而此卦互體有之又卦變亦爲歸妹六五之陰下交九二之陽又有歸妹之象故曰帝乙歸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坤爲邑上變居初則爲艮巽蠱矣故曰復隍變巽則有告命之象子夏傳曰隍城下池也城之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爲城否則壞損猶君賴臣輔翼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雖氣運然所以致否者由於匪人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初以同征爲吉否初以同貞爲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虛承上故曰包承

六三包羞

六三德不稱位可羞也而不能改其素行恐隱自處故曰包羞聖人於泰否每稱包者泰否乃天地之變天地無所不包也然天包地外故泰有包荒之象地不能包天故云包承包羞乾坤分量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將轉泰此天命也小人疇類將離其祉則君子可以受祉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繫于桑不可拔繫于叢苞之桑尤不可拔九五當乾之中是坎之中爻也而五變亦互坎坎爲叢棘故曰苞桑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後喜者言未可遽喜也惟以傾否爲先務必其亡其亡而後有喜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乾伏坤爲野離伏坎爲川野者曠遠之地川者險難之所于野亨大同也利涉大川同舟共濟也君子貞者乾也按京氏易傳訟降爲同人夫訟之乾在坎水之下故不利涉川同人則乾居上體而下互巽木又伏坎水故利涉大川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變成艮艮爲門艮陽畫居三爻人位也故曰同人于門門限隅也于往也故孔子小象以出門贊之逹安丘氏曰兩戶爲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與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畫故謂之門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互巽巽與離皆坤陰也坤爲宗同于宗族而已故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離爲戈兵故曰戎下體互巽三變爲震互則爲

艮震巽草莽也艮爲山在下體之上陵也重剛有憑上之志故曰升又震動有升象自三至五隔二位也故曰三歲二與五同者也三欲攘二而畏五伏于巽而升于震見三之情狀矣伏戎避五也升高望二也五終不可敵是以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乾伏坤坤土在內外之際有墉象四動互坎入險有相攻之象乘墉是凌九三之上五用大師故弗克攻也三升高陵升四而望五四乘其墉越三而攻二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二互巽伏震五伏坤坤爲迷巽爲號震爲聲號咷也二不同於三四而往同於五離目動爲笑故曰先號咷而後笑卦伏坤坎坤坎合體有師象故三四五爻有戎攻大師之辭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伏坤爲郊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易之一陰五陽者凡六卦大者陽也姤同人履小畜夬五卦皆柔不得位不能有其大惟此卦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五陽皆應之故爲大有乾居下卦故言元亨而不言利貞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初爻孤遠在下未涉於害卦變自小畜而來小畜初九曰何其咎大有初九曰匪咎甚言初本无咎也又曰復自道曰艱者必如是而後可免咎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之德上應六五下賢之君九五所有之大二能載之此大臣之事也乾伏坤坤爲大輿故曰大車以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后有大君有帝有天子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大君者天子之尊稱帝者謂其主宰之專天子謂其統位之正也九三居公位有剛健之德處大有之時與五同功故其象曰公用亨于天子盖周官上公朝於天子饗禮九獻食禮九擧體貌極隆小人無德何克以當之言小人者見九三之爲君子也按左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襄王晉文公筮得此爻卜偃曰吉遇公用亨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乃辭秦師而逆王遂成霸業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大也大有六五所有也九四剛臣嫌於僭偪必不有其大而後可以无咎一説彭旁也謂三

也九四上近至尊下比權臣若能專心承五非賴乎三乃得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離體中虛有孚象按左傳季友將生桓公筮得此爻卜楚丘之父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謂乾有君父之象而歸魂卦大有變乾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下卦乾體有天象子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謂六五也厥孚交如履信也以柔居尊思順也下應九二尚賢也此六五所以能有其大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六五之效言於上九者大有之吉以此終也程朱謂上九下從六五夫六五君也誰復爲之上而下從者乎或曰六五爲君即天也上九老臣得君受大有之福故爻義如此

易象鈎解卷之一

易象鈎解卷之二

應城陳士元著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六十四卦皆有凶悔吝惟謙六爻不然夫謙則無不亨然惟君子有終何也小人有假於其初者也九三人位為謙之主故稱君子焉易以元亨利貞為全德而謙辭獨言亨者蓋謙即元之善君子有終則利貞之義具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主九三故三爻與彖辭皆稱君子有終初六亦曰君子何也三勞而謙在上之君子也尊而光者也初謙而謙在下之君子也卑而不可踰者也皆所以為君子之終用涉大川謂用此濟難可也況平居乎卦互震木坎水故曰涉川

六二鳴謙貞吉

鳴謙獨見於二上兩爻者三四五互震震為聲有鳴象二上近之故曰鳴謙二重陰嫌於不正而承乘又皆君子其鳴也鳴其守正而不求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互坎坎爲勞卦故曰勞謙乾之三言君子坤之三言有終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所謂勞者即終日乾乾或從王事而謙則惕厲含章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坤順重陰上近六五謙恭之君下賴九三勞謙之臣故无不利而四居危地又當撝揚其謙艮爲手有撝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陰虛故曰不富凡人以財物賙贍鄉里乃得其用六五柔尊能謙故不富而能以其鄰又自二至上有師體故五曰侵伐上曰行師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爲亢位不得已而鳴謙坤有邑國之象雙湖胡氏曰謙卦下三爻皆吉而無凶上三爻皆利而無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而坤體稱利靜則多吉順則多利故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自初至五有比體比爲建國親侯又謙九三在

三公之位自二至上有師體謙反而爲豫則三升四四爲諸侯有三公出封之象故利建侯然建侯以坤地靜鎮言行師以震雷威動言屯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無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惟豫則兼言之也

初六鳴豫凶

小人得寵不勝其豫而發於聲音凶之道也初變爲震又應震體震有鳴象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互艮有石象艮伏兌上體互坎伏離離日在兌西終日也然皆伏於互體故有不終日之象夫六二上應陰柔逸豫之君下立乎鳴盱兩佞臣之間而以中正自守其處豫也介然如石其去豫也不待終日吉孰大焉諸爻皆言豫惟二五不然五貞疾不得豫也二貞吉不爲豫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睢盱視不審貌上體互坎伏離離目而震動故有盱象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四爲豫主豫之由也卦以陽爲大九陽得位故曰大有得坤有朋之象衆陰從四以[illegible]朋盍簪乃聚髮之物巽爲寡髮則坤爲髮矣而九四以陽聚之故有盍簪之象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溺於豫疾君也切近九四剛臣不敢自縱故曰貞疾其明皇之得韓休齊洋之得楊愔乎易言疾者五无妄之九五損之六四豐之六二兌之九四其疾皆可愈也惟豫之六五獨言貞疾然則人之生憂患而死安樂也豈不信哉五至三互坎坎爲心病有貞疾之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重陰故曰冥又互卦坎伏離離日也上變成巽巽入也日入於坤地有冥象居卦之上故曰成震動之終故曰有渝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易中隨比相類故比曰元永貞无咎隨曰元亨利貞无咎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盖卦德動而悅易於不正而有咎也不正則隨伏艮巽而蠱生矣彖言

无咎有深意焉按左傳穆姜筮得此卦卜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遂薨於東宮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物有主之謂官内本坤卦以一陰上交乎乾爲兌外本乾卦以一陽下交乎坤爲震故曰官有渝初以陽居陽故曰貞二至四互艮有門象又四當兩卦之限門之地也初越四交五故曰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全卦本乾父坤母下體互艮爲少男是四爲小子也初震爲長男上體互巽婦則初爲丈夫也二以陰從陽初與四皆陽也豈能兼與之乎重陰無守故係四而失初巽爲繩有係象故二三爻皆曰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以六三視二四則二爲小子四爲丈夫矣二在下故孔子曰志舍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有得即隨有獲也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居此位者貴於孚信故豫曰勿疑隨曰有孚云

九五孚于嘉吉

正配爲嘉故婚禮謂之嘉禮二五正配也隨之諸爻各親其鄰惟五以中正應二之中正配之嘉者也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間有中實之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也欲其孚乎五也五之孚許之也喜其孚于二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與三應三互艮巽艮爲手拘之也巽爲繩係之也下卦震伏巽乃從維之也兌西方之卦也艮爲山有西山之象西山陰方也兌爲巫所以祝祭而固結於陰幽者也上六重陰當西山之位九五王者而有孚信故曰王用亨于西山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變自泰來初上相易泰變而爲蠱蠱者泰之壞也卦體巽伏震艮伏兌震動於下而兌說於

上則蠱可飭矣故曰元亨震巽爲木兌爲澤故曰利涉大川易於蠱之象辭獨言甲日者元天卦圖艮在西北巽在西南而甲木則在東方之離蠱由巽艮而成由甲逆數歷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歷離兌乾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上艮下巽所以爲蠱於艮得先甲三日之辛於巽得後甲三日之丁又所以治蠱也按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得此卦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晋戎還濘而止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事壞於父而子幹之是父幸而有子考可以免咎曰父又曰考恐人疑父在而子幹也故稱考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有母象晉六二稱王母小過六二稱妣皆謂六五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初陽位而濟之以柔故吉三陽位而益之以剛故小有悔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重陰寬順故不曰幹而曰裕三銳而過故悔四緩而不及故吝三四當上下之際治亂興亡所繫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繼體之君故亦曰幹父之蠱下應九二賢臣二之陽剛得中所謂譽髦之士也五以柔中用之以幹蠱故曰用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下五爻以父子言上爻以君臣言子之幹父猶臣之幹君也自初至五而蠱已去矣故上爻不言蠱蠱去則臣子之事畢全節而退臣子之高致也居卦之上故曰高尚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以陽臨陰有進而至於純乾之漸故曰元亨利貞八月有凶其說不一朱子曰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

也然丑月卦爲臨二陽浸長逼四陰至於八月建酉卦爲觀則四陰逼二陽也所謂至於八月有凶者旣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卦序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觀臨乃陰陽反對消息之常理豈可外引遯卦謂六月之遯爲周之八月哉一說自坤之初六爲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復曰七日日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一陽之來復也自坤之六二爲臨之九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臨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

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一說歷臨六爻至遁六二九八位八數爲陰於象爲月歷剥六爻至復初九九七位七數爲陽於象爲日此即朱子意也一說復下震震少陽七數也位列於東是爲日出之方臨下兌兌少陰八數也位列於西是爲月出之方然於有凶之義無取也惟臨觀反對之說爲是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之无心者也卦稱咸者山澤通氣也臨爻稱咸者陰陽相感也二陽俱曰咸臨謂恊力以往即復彖朋來之義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初二俱咸臨初貞二无不利者初位卑而不中曰貞戒之也二得中而應君曰吉无不利勉之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三以柔邪據二陽之上處兌之口有甘說臨人之象三變成泰泰三艱貞无咎臨三旣憂之无咎易之慮君子而警小人也至矣

六四至臨无咎

下與初應誠心篤交故曰至臨蓋地澤依附臨之至也四當坤兌之間故有是象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居坤體故曰知臨五常之德智藏於內坤以藏之故有是象

上六敦臨吉无咎

坤艮皆土有敦厚之象臨曰敦臨艮曰敦艮謂土也然皆於卦終見之而復之五爻亦曰敦復者何也復上六迷復不能復者也非終復也六五爲復之終有坤厚之德故稱敦復云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二陽在上四陰觀之全卦艮體又自二至五互艮艮者止而未動有無爲而化之義也艮爲手有盥薦之象陰虛爲有孚之象坤順爲顒若之象上卦巽伏震震長子宗廟祭主也故以祭祀爲辭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陰居坤始所見不大如童稚然卦互艮爲少男故曰童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門中視也坤爲闔戶艮爲門二柔居門戶之內而觀乎外又二變爲坎坎爲隱伏有闚象故曰闚觀上巽體有女象故曰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巽爲進退三居上下之交可進可退當觀我之平生以卜其進退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坤有國邑之象九五大觀在上爲國之光四近而觀之利用賓于王古者諸侯朝王待以賓禮士未受祿亦謂之賓詩曰嘉賓周官曰以禮賓之是也按左傳陳敬仲之少也陳侯使周史筮得此爻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利用賓于王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陽居尊表儀天下有君子之責五上皆言君子者觀之爲卦取小人觀君子之義也陽爲君子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我者內辭其者外辭五得位上不得位故爻義不同其下四陰皆以陽爲觀法者故近者利而遠者吝焉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除間之卦也卦互坎坎爲律爲棘有獄象六五柔中居坎之上故曰利用獄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校木械也震爲足屨校械其足也古用肉刑有斬左趾右趾之法故小懲大誡人知畏而不敢犯趾者動之初也當動之初用刑而迅絕之猶爲小人之福故曰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膚者皮之表陰柔之象也六二柔中治獄平易有如噬膚而初九剛強必須深嚴乃爲得中故曰滅鼻滅鼻劓刑也二至四互艮荀九家艮爲鼻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爲間於一卦之中可謂腊肉而有毒者六三近之故曰遇毒六三以柔居剛九四以剛居柔肉取柔象腊取剛象也又自三至五互坎坎有毒象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離爲乾卦故曰乾胏離爲矢卦變自泰來乾爲金故曰金矢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乾肉亦指九四卦變自泰來坤黃也乾金也又六五居上體之中噬九四之剛中爲黃剛爲金故有得黃金之象

上九何校滅耳凶

校在項曰何屨校不懲至於滅耳而凶自取之也滅耳刵刑也坎爲耳卦互坎故有此象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自泰來泰有乾坤之體變爲艮離之賁賁文也文物之雜也周官畫繢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有乾坤之變乾天玄也坤地黃也離火赤也艮山青也故曰賁卦變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是文雖柔而質剛又得中正故曰亨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是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曰小利有攸往陰爲小上六是已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以陽剛之資兼文明之德而在下無位不能賁於天下惟飾其一身而已賁其趾者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六二賢臣有乘車之貴初舍二之車而徒行以從六四之正應是所以賁趾者在此而不在彼故孔子曰義弗乘也初居卦下有趾象文六四互震震爲足六二互坎有車象

六二賁其須

宋儒以須爲鬚非也易以上爲首初爲尾正例也三居下卦之上亦得爲角四居上卦之下亦得爲尾變例也二在咸艮爲腓在明夷爲股非鬚之位若以賁趾爲主則濡如皤如何謂哉須者待也初四相應而賁二與三五與上相近而賁六二柔中與五無應須待九三與之俱起故孔子曰與上興也二居互坎之下變則下卦成乾乾下坎上是爲需需須也故曰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居離上文極矣互坎爲濡濡潤也言文之潤色者也詩曰六轡如濡亦言其光美而沃澤云爾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貌四變互巽巽爲白故四上俱有白象下卦互坎上卦互震有馬象下體離也有飛翰之象四疑初之誘於車飾以從二而初乃舍車是四之婚媾也所以質素相賁白首不變其徃應之心如馬之有飛翰速而決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閑曠之地謂上九也五無應於下而賁於上故束帛戔戔帛五匹爲束戔戔委積之貌此賁賢之禮也然徒豐其儀文而弗與其位則不免於吝上變成坤坤爲帛爲吝嗇故有是象

上九白賁无咎

白賁是所謂丘園之賢也昔者孔子筮得賁卦而不懌門人問之孔子不荅蓋孔子欲爲東周興起文治而此卦小利有攸徃又六爻舍車須濡白馬白賁此孔子所以不懌也故終爲素王然孔子雖不賁於當時而删述之功則賁於萬世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兹乎其爲賁也大矣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徃

剝有褫奪之義陰自下奪陽位而變其實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牀者人之所安也卦體上實下虛有牀象初在卦下變則爲震有足象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幹也二爻爲大臣之位國之幹也六二小人其剝大臣之君子而進爲大臣者乎其當能九齡相林甫之日乎卦以三四爻爲人位二當人身之下牀足之上故有牀辨之象

六三剝之无咎

剝卦陰爻有五六三舍羣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率羣陰以從上九故无不利初二四居剝之世專以陰剝陽者故皆因剝牀而凶

六四剝牀以膚凶

重陰居牀之上有膚象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變爲巽巽爲魚爲繩艮爲手持繩下連衆陰有貫魚之象羣陰貫魚而進能如宮人之取寵不敢踰禮越分以干預權柄則无不利此開諭小人受福之道而致其戒也宮人衆妾也以之

者王后也五爲王后之位四爲夫人三爲九嬪二爲世婦初爲御妾又艮爲門闕爲閽寺而群陰在艮之內有宮人之象或問說卦傳巽不爲魚而筮卜之家以巽爲魚宋儒多從之何也曰以重卦離知之包犧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中有巽巽復有離巽爲魚以漁也離爲雉以佃也魚龍同氣東方靈蟲龍爲之長震巽皆東方之木也震爲龍木之正氣巽爲魚木之廢氣故巽有魚象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五陽已剝上九獨存如堅大之果不被蠶食則將墜於下而生於上矣五陰載一陽輿之象一陽覆五陰廬之象乾爲木果艮得乾體故艮曰果蓏艮爲萬物成始成終之卦有碩果不食之象輿坤象廬艮象也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陰陽之反皆自內出非由外來剝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而出入其反也出其動也

其出其入以漸而行故曰无疾朋陽類也一陽既復則二三四五六以次而來矣聖人喜陽之復於是計其復之數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言陽剛之反而復其道自姤至此成數凡七而已臨曰八月有凶復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冀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幸其長之速也按左傳晉厲公伐鄭鄭使告于楚晉楚遇於鄢陵厲公筮得此卦卜史曰吉其卦遇復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及戰果射共王中目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居卦始又在震初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則去无妄不遠矣故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

陰爻近陽得親賢之益剝六五近上故无不利復六二近初故休復吉而蒙四遠陽故困而吝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在上下進退之間又居動體之極故曰頻復

六四中行獨復

四非二五何以稱中蓋中無定體三四爲一卦之中又復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爲中中行獨復謂處五陰之中而獨行以復也泰二夬五之中行二體之中也益三四之中行全體之中也復四之中行五陰之中也

六五敦復无悔

坤厚有敦象又五動互艮艮爲篤實故曰敦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坤爲迷上居坤極先迷者也最遠於陽復歸無

所故曰迷復上窮矣不可動動則降三成坎坎爲災眚天災人眚凶之至也震爲動坤爲衆動衆有行師之象上居卦終與四五同體四爲諸侯之位國也五君也又坤有國邑之象師敗而舉國以行其凶禍必及其國與其君矣十者坤之極數故屯順互坤皆有十年之象夫復道貴先初爲一卦之先四爲上卦之先故初復不遠而四爲獨復復道貴中故二休而五敦復道惡後三爲下卦之後上爲一卦之後故三厲而上之凶又甚焉易之戒深矣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也震得乾天之初未雜於物也故曰无妄九五剛中正變則不正而互坎坎爲眚故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無私動與天合故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二動體而中正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可往之理初至五得益體有耕象震爲稼艮爲手二往之五五來應二二變成兌兌爲毁折又卦有乾金銍刈其稼也有穫象二在地上爲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初九震足動田之始有菑象五應二歷三爻有畬象耕穫菑畬者望利者也六二无妄非耕而望穫菑而望畬之類故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匪正上乾伏坤有牛象卦互艮巽艮爲手巽爲繩有繫牛之象震爲大塗爲足有行人之象坤有邑人之象六三無故得災譬有人繫牛

體互兌上艮伏兌兌口有食象故曰不家食吉兌爲澤澤決爲川上體互震木在乾健之前故曰利涉大川

初九有厲利已

初四陰陽正應何爲有厲葢四居艮體而止初以乾體而進兩不相合進則犯上故有厲而利於止也

九二輿說輹

輹輿下横木也乾伏坤坤爲輿故二三爻俱有輿象卦互震兌震木有輹象兌毁折有說輹之象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乾爲良馬震爲作足之馬三陽並進良馬逐也九三剛健當位與上同德然馳逐不已必有奔蹶之患故戒以艱貞閑習其輿衛則利有攸往輿者乘内之二陽也衛者防外之二陰也凡武備謂之衛考工記周人上輿有六等之數皆以衛名是輿亦可以稱衛也易之剛爻上進者遇柔則利遇剛則不利大壯之四曰壯于大輿之輹大畜之三曰良馬逐皆前遇柔也大壯之初

於此舍而之他行路之人見其無主掠之而去彼繫牛者反責午於邑人夫邑人未嘗竊牛也而受償牛之責是无妄之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四剛無應可貞者可以堅守其正道不可輕動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剛中无妄變則互坎坎有疾象又有毒藥之象然藥之治疾也施於豫之貞疾則可施於无妄之疾則不可故曰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窮極貴乎守靜行則有眚也即彖辭之意卦變遁變而爲无妄无妄變而爲家人家人九三互坎上與三應故曰行有眚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小畜以巽止乾巽弱乾壯故曰小畜大畜以艮止乾艮厚乾伏故曰大畜大畜之世當出而見用以濟天下之難二居内爲家卦變家人六二進而之五則爲大畜三至上有頥體爲食又下

曰征凶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剛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四畜初九初居伏坤之始有童牛之象牿者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卦互震木有牿象

六五豶豕之牙吉

五畜九二二變互坎坎爲豕五互震伏巽巽爲白自三至上有頥體豕之順中有剛且白者牙象也下乾爲金互兌爲毁折有豶豕之象豶者去其勢也豕之猛在牙豶其豕則牙猛不存矣五畜二而能乘其機以制其剛故有此象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三如良馬之逐上乃大其途而受之故聖人嘆曰是何天之衢路如此之亨乎幸之也艮爲徑路又互震爲大塗五爲天位上居天之上故有天衢之象

䷚（震下艮上）

頥貞吉觀頥自求口實

艮震合體外實内虛有口象下動上止有飲食言語之象故曰頥頥中虛有離體離爲目觀也觀人之所養必自求口實之處觀之口實不過

言語飲食觀其貞否則足以知其所養是口實者觀頤之自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

頤有離體離爲龜初伏於艮土之下龜蟄時也龜所以靈者蟄則咽息不動無求於外君子在下所養以正靈龜之類也初乃舍己應四是舍爾靈龜觀我而朶頤也初在動體頤動有朶象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初上二陽一卦之主初失己而凶上由頤而吉二三四五或顛或拂就養於下曰顛違其常理曰拂上卦艮爲山山半爲丘六五是也以五養二謂之丘頤于往也越也二居動體既求養於初而顛矣又欲越五之丘頤以從上九故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就養於上故不曰顛然上爲養主三雖正應而位不中正居動之極不以道義交於上而以口腹求於上故曰拂三互坤有十年之象

六四顛頤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近君當位下交初九故曰顛然求賢自助故曰吉艮爲虎四變成離離爲目有虎視之象眈眈威重貌下交不瀆也久與賢處則貪鄙之欲消逐逐消散之謂也震動而艮止有其欲逐逐之象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資上養可謂拂經艮體安靜故曰居貞吉五往居上上來居五則成坎坎爲川下卦震也五變爲巽本有舟楫涉川之具但六五陰柔在艮山之中又互坤地之上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一卦所由以頤者故曰由頤艮伏兌澤有川象上九以陽剛高出於大川之上而又有震木浮於下故有利涉大川之象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巽爲木爲長爲高有棟象巽風撓萬物而體弱有棟橈之象又卦中四陽亦有棟象上下陰柔不能任亦有棟橈象也然二五剛中兌說而巽入故曰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巽爲白爲草有白茅之象卦之全體有器象

初陰爲器之足上陰爲器之口二三四五之陽則物之充實於器中者也卦以初二爲地置器於地而用白茅以承藉之過於慎也故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兌爲澤巽爲木澤邊之木楊也荀九家亦以巽爲楊虞仲翔曰稊稺也楊葉未舒也戴記夏小正篇曰正月柳稊稊者謂稊發芽也又按諸韻書皆以稊爲木之秀而程朱獨以稊爲根未詳所出盖震卦爲反生爲蕃鮮巽體伏震故有枯楊生稊之象二互乾乾爲老陽有老夫之象近巽之初有女妻之象夫二之取象在物則如枯楊再生稊在人則如老夫得女妻稊有敷榮之兆女有生育之端故無不利吁觀大過二五之爻見聖人立象盡意以效天下之動老夫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得士夫婦再嫁而夫未娶也人倫之變備於此矣

九三棟橈凶

卦以四陽爲棟三四又當棟之中故二爻俱以棟言九三過剛不中上應兌體爲毁折故有撓象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陽居陰剛柔相濟四變成坎坎於木爲堅多心故曰棟隆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枯楊生華無種植之理老婦得夫無生育之端无咎无譽者言不足咎不足譽也賤之也兌伏艮男有士夫之象互乾伏坤毋有老婦之象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中四爻互乾乾爲首上六在首之上有頂象上六本遁之六二進而上行歷三四五至上爲兌有兌澤滅頂之象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於八純卦皆不稱習獨加習於坎者甚其險也使天下防其入而圖其出也一陽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二至四互震震足動於坎中爲行有尚之象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初本臨之六五自外入重險而至於初有習坎之象在卦之下居坎之底有窞象盖坎中小穴

旁入者爲窞坎卦上畫之柔象水旁兩岸下畫之柔象岸側小穴也初自外入故有入於坎窞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擠於一陰之下故曰有險出乎一陰之上故曰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乾之九三當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六三當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枕藉也安也朱子曰枕者倚着未安之意陸希聲曰枕

者閡礙險害之處非是竊謂三當坎坎之地當思所以出乎險也彼乃負陰柔之資不中不正遇此險也且以爲安枕焉則終入於坎窞而凶矣險且枕即所謂安其危利其菑者也卦互震艮震動故曰來之艮止故曰枕三變成巽巽入也故初三俱有入象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有酒象卦變自臨而來有坤體互卦得震艮艮鼻震足坤腹有樽簋之象坤艮爲土坎伏離爲大腹土器有腹者缶象也坤爲闔戶艮爲門

坎爲穴離爲明穴其門戶以通明者牖象也六四德柔而近君九五剛中而求助剛柔相際可與有爲是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以此自納於君而誠信固結有君盟約而不可解焉四變成兌兌爲史巫故有盟約之象樽簋取交際之義牖取旁通之義缶取朴質之義卦以出險爲功四雖居上卦之始然已出乎下坎之終而事君者又當始終不變故言終無咎以勉之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陰掩乎上是水未溢出坎外僅能平乎坎耳互卦艮止有不盈既平之象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動成巽巽爲繩有徽纆之象坎有叢棘之象巽木數三故曰三歲坎卦自初至五是險中求出之人上六以陰居上是爲險陷人者也天道好還陷人者至是受殃所以被係用徽用纆寘于刑庭三歲不得出也古者圜扉之外種九棘故曰叢棘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本坤體坤爲子母牛荀九家曰離爲牝牛牝牛至順之象畜牝牛者涵養至順也柔道也故言利貞而不言元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卦變自遯來有乾體三至五互兌體兌下乾上有履象二至四互巽巽爲進退爲不果巽伏震震爲足初變成艮足動於前而艮止於上有履錯然之象錯然者謂其步趨紛亂不成行列也所以然者由於心之不敬故戒之曰敬之无咎

六二黄離元吉

二得坤之中爻故曰黄離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謙柔之德體中正之道吉孰大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爲日三在下卦之終有日昃之象卦本坤體坤爲腹坤土有腹而出於離火之中有缶象三變互艮艮爲手有鼓缶之象三變爲震震爲聲上互兌兌口出震聲有歌嗟之象離變而爲革互乾爲老陽有大耋之象夫日無不昃人無不耋理勢之常也三爲死生所動不鼓缶而歌以爲逆則大耋之嗟以憂死故曰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此爻義峻辭嚴聖人立天下之大法也謂九四剛臣不能安分突然而來以侵偪乎柔中之五則受莫大之罪然易卦九四多矣獨言於離者離有相繼之嫌也古有焚刑刑人之喪不居兆域不序昭穆焚而棄之蓋是已離爲火有焚象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兌澤流於離目有出涕之象離伏坎坎爲心病有戚象兌爲口有嗟若之象五柔爲九四強臣所迫然得吉者以五上相麗耳五王上公可用出征以誅九四故孔子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居一卦之上有首象互兌爲毁折有折首之象六五當王者之位用上九以出征有嘉美之意焉其要在於折敵之魁首不必盡獲其醜類也是以九四不敢突來而五得吉離爲甲冑爲戈兵故有出征之象

易象鉤解卷之二

易象鈎解卷之三

䷞（艮下兌上）

應城陳士元著

咸亨利貞取女吉

艮爲少男兌爲少女夫婦相感莫甚於少者卦以艮爲主故有取女之象

初六咸其拇

拇足大指也二至四互巽巽伏震震爲足初在震足之下有拇象拇附於足勢難自行故不言吉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互巽爲股二在下體之中居股之下故曰腓腓足肚也巽爲進退故曰凶二本艮體艮止也故曰居貞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巽有股象卦變自泰來隨之六三變爲咸之九三咸之初六變爲隨之初九隨卦震動在下有隨人之象咸之九三則居艮體之極艮爲手故有執其隨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以無心爲正四居三陽之中心之位也以九居四陰陽雜矣又居說體感不以正憧憧動心之貌四變成坎坎爲心病有憧憧之象初與四交有朋象

九五咸其脢无悔

子夏易傳曰脢脊肉也王弼易傳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膂脢之間乎兌伏艮艮止也五在伏艮之中止而不動故有此象

上六咸其輔頰舌

兌爲口輔頰舌三者皆口象言語之所出也以此感人咸道窮矣咸以人身取象自拇至股下

體之序自心至口上體之序也上六陰畫如人口之上開初二陰畫如人足之分立艮亦以人身取象陰畫在上體之中故艮其輔之象在五爻云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恒形化之始故言亨利貞而已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婚恒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而天地日月君臣父子上下長幼之定分皆具於恒體

之中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卦自泰六四變爲初六初居巽下三至五互兌巽股入於兌澤之下入之深者也故有浚恒之象

九二悔亡

此爻與大壯之九二解之初六皆以爻義明占而象在其中孔子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中也者聖學相傳之要也執中之說開於堯舜備於皐謨箕範而莫詳於易內卦之中六十有四外

卦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則吉失其中則凶此學易者所當玩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陽剛非無德者但居巽極其究爲躁爲進退故有不恒其德之象二承乎三見三不恒或爲之羞然二以爲羞而三則以爲貞此所以吝也

九四田无禽

巽爲雞有禽象二在地上有田象二既應五則巽禽爲五有矣故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巽爲長女有婦人之象震爲長男有夫子之象五居震體而陰柔不正下從九二之剛此婦人之道也大分不立權柄下移其曾衰晉元之世乎

上六振恒凶

上六當恒久之時爲在上之臣宜靜鎭而安守其分也彼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如王安石之類是巳上體互兌兌伏艮艮爲手有振象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卦二陰內長四陽外遯遯亨告君子小利貞戒小人也六二之辭利貞之義可見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卦以上爲首爲角初爲足爲尾處遯之世知幾貴早上九剛而知幾其遯最先四五亦以剛在外卦而能遯矣惟初六在卦下居遯後有遯尾之象陰性不決艮止不行故曰厲勿用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艮爲手有執象上卦乾體伏坤坤爲牛二在下卦之中爲黄有黄牛之象艮又有革象艮止而乾健有莫之勝說之象五爻皆遯而六二獨不言遯者二爲遯之主也前四陽皆爲此爻而遯者也聖人猶幸其柔順中正之資未必能亂天下故示以執守中順之道焉六二小人也此即所謂小利貞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近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二三四互巽巽爲繩有係象係則有疾而厲矣三既爲二陰所係則

必以臣妾畜之三變爲坤坤爲臣艮伏兌兌爲妾故有畜臣妾之象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以剛德近君身雖未遁而心實好遁君子好遁小人弗能也九四當人位在乾體有君子之象變則成巽而互坎巽伏而坎陷有小人之象

九五嘉遯貞吉

非正應而相昵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孚于嘉遯九五嘉遯皆因三之係而見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上無係累之疾故曰肥子夏曰肥饒裕也上九陽剛其遯最早是盖負道德之豐腴飽仁義之膏潤故其心寛綽而無所疑也乾陽充實有肥象又按古本肥作𩇕與蜚飛字同九師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遯以保名註引易遯上九飛遯无不利爲解是以飛遯爲遯之速也遯變而爲離有飛象此卦下艮上乾艮止也故下三爻爲勿往爲執革爲係畜乾行也故上三爻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爻而後壯泰不曰壯陰陽敵也陽過於陰則壯矣壯出於貞何往不利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四居震卦爲足初欲應四而在卦下壯于足之趾者也初變爲巽巽爲躁卦四不應初而初乃躁進取凶必矣故曰有孚

九二貞吉

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者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者戒之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居乾極君可用壯而聖人爲其過剛不中故戒之曰小人則用壯君子則不然也蓋小人以過剛爲貞是危厲之道如羝羊觸藩羸其角君子豈如是乎三居人位有君子小人之象三至五互兌有羊象震爲竹木爲萑葦可用以爲藩者也人之設藩皆在室家之外此卦震在外體故有藩象三在下卦之上有角象羸困也鄭玄

羸作纍謂纍繫其角也三動互離羊性喜觸兌毀而離麗故有羸其角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三以四爲藩四以五爲藩四變成坤坤爲輿震木動於輿下有輹象互兌爲決有藩決之象震爲大塗非但群羊並進而大輿亦可往也乾健震動有壯于大輿之輹之象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五居互兌之極變亦成兌兌本有羊象彖曰喪羊何也五當藩決之後陰柔不正又在動體動則爲夬矣故有喪羊于易之象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上陰亦曰羝羊猶坤上六之稱龍也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康侯有功之諸侯也彖言侯者三屯豫建侯震也謂長子也晉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故有封

建之象坤爲牝馬爲衆有錫馬蕃庶之象離爲日出於坤地之上有晝日之象周官大行人三饗三問三勞皆王接諸侯之禮也離居三數有三接之象離在午位亦有馬象或問午爲馬火畜也而說卦傳以乾坎震爲馬何也曰以卦位言之乾離同位以五行言之火爲馬以八卦言之乾爲馬觀諸天文奎北漢中之四星名爲天駟東壁之北四星名爲天廄傳舍之南五星名爲司馬斗背六星謂之逕亦名天馬是皆乾坎之位也房宿亦謂之天駟東一星又名天馬齊

位也故乾坎震三卦皆有馬象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與四應初變則爲震動有晉如之象卦互艮坎艮止而坎陷有摧如之象當此時也惟貞則吉何也摧如者罔孚之時也惟貞則能裕以處之可以免咎而得吉矣坤體安順故有裕象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當晉之時而中正無應動則成坎坎爲加憂有晉如愁如之象坤爲母六五柔居尊位有王母之象介福即彖之所謂蕃庶三接者也

六三衆允悔亡

坤體有衆象坤順之極有允象二三爲坤衆之長當康侯之位衆允則無摧愁之悔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子夏易傳作碩鼠碩大也國風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不脩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爾雅鼠屬之中有鼫鼠郭璞註曰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廣雅曰鼩鼠鼫鼠也埤雅鼫鼠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孫炎以爲五技鼠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是鼫鼠即鼯鼠也陸機云河東大鼠食人禾苗或謂之雀鼠夫雀鼠鼯鼠鼩鼠碩鼠皆鼫鼠也名異而鼠一也鼫鼠害稼又能升高且善避人而九四剛不中正貪而畏人居互艮之上艮爲鼠故有鼫鼠之象然鼠性晝伏而夜動晉之時晝也鼠何爲哉故曰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坎爲加憂六五互坎故戒曰勿恤彖辭升言勿恤豐言勿憂又則泰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及

此卦六五皆言勿恤然事有不必憂者則言勿恤以寬之事有不當憂者則言勿恤以戒之此爻勿恤則戒之之辭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剛在卦上有角象坤爲邑離爲甲冑爲戈兵有伐邑之象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離日爲坤地所掩有明夷之象遇艱危之時而不失其貞處明夷之道也坤曰安貞吉明夷曰

利艱貞臣道於是乎見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離有飛象初在卦下有垂翼之象陽剛有君子之象上互震體震爲足故曰行曰往卦變自臨來下有兌體兌爲口故曰食曰言王弼曰絶迹匿形不由軌路曰于飛懷懼而行不敢明顯曰垂翼然皆見之早也故三日不食接淅而行也主人有言衆人固不識也按左傳叔孫豹初生其父筮得此爻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

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自王以下其二其三爲卿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有攸往主人有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大既有此占而不免於餒死君子謂穆叔之不能早見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卦互震坎震爲左震伏巽巽爲股有左股之象坎爲美脊之馬震爲作足之馬故有用拯馬壯之

象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南者進而在前之方狩者敺而去害之事離爲網罟南方之卦也有南狩之象卦以上爲首三與上敵故往誅之有得其大首之象離性暴速故戒以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三居明極與上六暗君爲敵六四遠上而近三

離爲大腹互震爲左伏巽爲入四與初應自外入内是入于左腹也下互坎爲心初九往四則變而爲艮艮爲門四以柔正居暗地入于左腹去暗就明也三四内外之限是當門庭之處四暗尚淺得遂其遠去之心以就九三之明故有出門庭之象或曰腹坤象四在坤下有左腹象坤偶有門象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亦通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君位而以箕子當之者上六紂也六五得中紂不足以當之箕子與紂同姓之親也比干死

微子去箕子所處更難矣意其當時天下之與亦或以六五之德位歸箕子此紂之所疑所謂内難者也箕子為之奴有明夷之貞焉五陽明六陰晦以六晦五故有箕子明夷之象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坤伏乾坤為地乾為天離日為明卦變自臨来與晉體反對晉之初則離明登于天至此則離日不明而晦入于地矣夫明夷六爻當周公作易之時上六為紂三為武王四為微子五為箕子二為文王初其避紂之伯夷太公乎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巽為長女離為中女始為女中為婦終為母女貞則家道正矣二四兩爻陰柔得正有利女貞之象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為有家之始九有閑家之才離體外實内虚有家之象閑者慎其出入也初變成艮艮止也故有閑家之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二在下卦之中坎為飲食二至四互坎故有中饋之象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過剛不中有嗃嗃之象陷於二四陰柔之間有嘻嘻之象三變互坤有婦象互坎為中男有子象卦變家人與兌皆自遯卦而来兌之六三變為家人之六二兌之九四變為家人之上九兌為口故曰嗃嗃嘻嘻

六四富家大吉

安順不薄之謂富記曰夫婦和家之肥是也巽

體安順四居巽下陰柔得正家之所由以肥者也故有富家之象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當王者之位為天下國家之王居中守正有家之道至其極矣故曰王假有家假至也家道既至則不必憂恤而天下自治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陽實為有孚之象上為嚴君有威如之象三與上居二卦之終故皆稱終焉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柔為卦主故小事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四不相應四互坎為馬兌毀折有喪馬之象然初四同德故喪馬勿逐而自復坎為盜故有惡人之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變互艮艮為門為徑家門之曲徑者巷也主謂君也坎四近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于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險睽乖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此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變成乾乾伏坤坤為輿為牛互坎為曳兌伏艮艮手為掣三欲從上而位不中正四與二恃其陽剛或曳輿於後或掣牛於前其人謂上也天髡刑也天且劓者傷於上體也兌上缺艮為鼻有天且劓之象一說其人謂三也乾為天天且劓之謂三昏暗無所聞知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初四失應故初喪馬而四睽孤陽剛同德故相遇而交孚于四進為五五退為四則為中孚故有交孚之象九四變則互震震為長子有元夫之象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宗謂二也噬嗑六二曰噬膚睽二變為噬嗑又自二至上有噬嗑之象同人六二以九五為宗睽六五以九二為宗皆以離中陰爻言之支子從宗子也夫五以二為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遇宗者親之也上以情交下也主者尊之也下以分敬上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始疑三故曰睽孤離目為見坎為豕離再索於坤坤為鬼為輿離為矢坎為弓又弦木為弧本睽象也三上非有真見者各以意見之妄而有所疑三在二前見二有曳輿之象故上見二載三有載鬼一車之象三在四後見四有掣牛之象故上見三負四有豕負塗之象上變為震故曰塗離伏坎三至五互坎坎為雨上九往遇六三故曰往遇雨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後天八卦方位艮坎東北卦與西南坤離卦相對艮坎合為蹇故不利東北坤離合為晉晉無蹇難故利西南三至五互離離目為見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有大人之象六二應之上六近之故曰利見大人蹇與睽反睽取目有所見之象重離在前也故三上二爻皆曰見蹇取足不能進之象重坎在前也故爻有往来之辭

初六往蹇来譽

上進為往不進為来艮止也故曰来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五王也二臣也卦有重坎故曰蹇蹇匪躬之故從王事也艮體不獲其身故有匪躬之象

九三往蹇来反

上柔無位故往蹇反者既往復反之辭来就六二之王臣則蹇可反而為安矣三變則坎上坤下而為比有依附之義故曰来反

六四往蹇来連

四已至坎矣故曰往蹇變則上兌下艮而為咸有交感相連之象

九五大蹇朋来

五處坎中故曰大蹇程傳以六二正應為朋或曰三五同德為朋蹇之九三變而為解之九四故解之四曰朋至蹇之五曰朋来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

碩大也陽也剝上九陽稱碩果蹇上六從九五之陽有来碩之象碩言功大人言德也蹇六爻惟上六有吉利之辭者上已出坎故也一說来碩吉為句謂往則蹇来則得大吉也亦通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

坎震東北之卦難解於東北至西南則無不利矣解與蹇反解之九二蹇之九五也解之九四蹇之九三也蹇九五来為內卦之二外難解矣難解則宜靜靜則復常而得中故曰无所往復吉蹇九三往為外卦之四震足動矣動宜早往早復不可久擾故曰有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

四為震主初與為應以六居初剛柔適宜得之

復之義矣故孔子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二爲田坎爲狐二至四互離離爲網罟有田獵之象卦凡四陰而六五爲君初三上有三狐之象狐陰也三衆也衆陰旣去而後難可解也二變坤其色黃離爲矢故有得黃矢之象二與五應能去陰險隱伏之小人而得中直之君子是人臣之正道也故曰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三負四乘二坎爲輪有乘象坎爲盜有寇象六三陰也小人也而居剛僭也乘剛又僭也如負販之人乘軒而致寇不言凶咎惟曰吝者當解之時也或曰三變成巽巽爲近利市有負象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震爲足初六應扵下體有拇象初爲小人九二陽剛與四爲朋也四解其初則二之朋自至而孚扵五矣互坎中實有孚象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變互巽巽爲繩難之未平如亂繩然故曰維平難者如理亂繩而解其結故曰維有[illegible]無才必用九二君子以平難然成難者小人也以小人之退爲驗故曰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公位也六三陰柔在互離之中離爲禽有隼象三變成巽互乾乾伏坤坤土有墉象巽爲高又三居下卦之上有高墉之象離爲矢坎爲弓有射象上與三相對有公用射隼于墉上之象解之世莫先扵去小人故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

狐者小人之妖媚者也拇者小人之微賤者也隼者小人之鷙悍者也負乘者小人之僭竊者也當解之世而聖人猶加防焉其思患也深矣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内卦本乾外卦本坤三上相易剛得柔爲損柔得剛爲益皆以内卦爲主也卦互震坤兌口震足坤腹有簋象又此卦之體頂踵實而腹虛如二簋之上覆下承也故有二簋之象曷之用二

簋可用享享直不敢豐則自奉之損可知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止也初止其所爲之事而遄往以應四四居艮體艮爲止有已事之義焉酌損者量其所受隨器而止也初九過剛故有此戒初變成坎有斟酌之象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陽剛兌體剛動兌說故曰利貞征凶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卦自泰來損乾九三益坤上六損一人也三往

而爲上則艮兌男女相合而有化生之功一人行而得其友也泰之乾坤爲天地損之艮兌爲男女故繫辭傳有天地男女致一之說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變互坎坎心病耳痛有疾象當損之時又居兌上有損其疾之象兌爲說有喜象損疾而喜人情也乃曰使遄何也初與四應四損其疾而初遄往以應之初言遄往四言使遄是初之遄實四之損疾有以使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崔憬謂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爲朋卦自四變而有重離之體離爲龜互坤其數十故曰十朋之龜一說十朋之爲句謂六二虛中應二以來天下之賢天下之有善者皆來增益之或者衆也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天下大同此所以得元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損極艮止止人之損而益乎人受而能施者也

上變成坤有臣家之象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不自私其家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卦自否變損四益初也蓋損其否則否可爲泰故卦名爲益損其泰則泰反爲否故卦名爲損也此卦二五中正震動巽入有利往之象震巽皆木有利涉之象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陽爲大震爲作大作者興作之大者也如享帝

凶事遷國皆大作之義初爲震陽有元象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益二即損五故其辭同二重陰互坤故戒以永貞二居人臣之位受益不敢自專故致之王者以享帝九五王也帝出乎震二變成兌兌爲巫故有王用享帝之象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四在一卦之中故皆曰中行三欲益民四欲益國不私其心而恊于上下故皆有告公之象

三爲公位當益下之時有拯凶之責水旱札瘥兵甲之類皆凶事也卦體中虛爲有孚之象乾爲玉荀九家震爲玉有圭象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是也朱子曰用圭所以通信楊誠齋曰用圭動必以禮二義皆是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卦互坤有國象初曰作四曰遷初四相應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故曰遷國依謂附五也以臣附君得所依矣故用以遷國而有利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與二應二變則上巽下兌有中孚之象故兩言有孚有孚惠心五之孚也有孚惠我德二之孚也程子曰陽實在中有孚之象王輔嗣曰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巽下震上爲恒震下巽上爲益益之上變而爲恒之三震動求益而無益者也故與恒三之辭相類巽爲進退爲不果爲躁卦有勿恒之象三至五互艮艮爲手有或擊之象上變成坎坎爲心病故曰立心勿恒凶

䷪（乾下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健兌說乾決兌和兌伏艮爲庭五爲王上六在五前有王庭之象夬自姤變巽風爲號又兌口亦爲號二五剛中爲孚有孚號之象乾伏坤坤爲邑兌口在坤外有告自邑之象告自邑者猶言告我家也謂徧告五陽也兌爲西方肅殺之卦有即戎之象不利即戎言不尚武也利有攸往則夬道成矣夫五陽決一陰至易也而彖

有危厲之辭其爲君子謀也至矣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大壯上震爲足初在下體應之有趾象夬自大壯而積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大壯四陽其初九曰壯于趾矣今夬五陽則壯于前之趾也初四不相應初變爲巽巽弱而兌毀故曰往不勝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動成離互巽離伏坎坎爲加憂惕也巽爲號故有惕號之象離爲日巽爲入日在兌西之下而入于地有莫夜之象離爲戈兵有戎象兌說見扵外有勿恤之象昔王子猷卜過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三變互離有重兌之體離目兌口目口之間爲頄又兌爲頰頄頰骨也九三當夬之時處乾之上有壯于頄之象夬夬決之又決重兌之象也剛過不中故曰有凶有慍復六四處五陰之中與初九應故言獨復夬九三處五陽之中與上六應故言獨行獨者違衆自立復四從君子夬三從小人故其辭險易不同也兌爲澤有遇雨若濡之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夬四乃姤三之反姤三居巽股之上有臀象夬四與姤三皆變則臀无膚矣三在卦上四在卦下皆有皮膚之象膚者陰爻也故噬嗑六二剥六四睽六五皆以陰爲膚夬四姤三皆陽爻也故有无膚之象巽爲進退故有其行次且之象臀无膚不可處也其行次且不可行也四當牽連衆陽而進讓之使前而已出其後則可无悔兌爲羊乾爲言四變成坎坎爲耳痛爲心病有聞言不信之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或以爲一物或以爲二物朱子本義云莧陸今馬齒莧其語録又云莧者馬齒陸者商陸皆感陰氣之多者朱漢上云莧陸二物皆兌澤之草也子夏易傳曰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王輔嗣曰莧陸草之柔脆者或曰莧陸是莧生扵陸地喻小人之在顯位者五爲夬主四陽

助之決去上六一柔如去莧焉不難矣然必中行乃得无咎聖人儆君子而防小人也九五當決陰之任以陽居陽有夬夬之象在上卦之中有中行之象夬三月卦莧生之時姤五月卦瓜生之時故以莧瓜取象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兌口有號象上居窮地哀號無所矣卦上故曰終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遇五陽是爲不正之壯女陽至四爻而後壯今姤一陰即爲壯者陰陽不同情女子小人夷狄漸不可長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諸儒多以爲止車之物按說文作檷注云絡絲趺也王肅作抳從手亦以爲織績之器朱漢上云離巽之柔爲絲謂巽爲木爲風巽互離木中含火火生風風化蠶蠶爲龍馬之精龍大火馬火畜蠶以火出而浴故太玄以火爲絲賈逵以離爲絲又姤五月火令也郭璞曰巽爲風蠶屬也此卦下巽有絲象上乾爲金金柅以金爲絡絲趺也乾初九甲子坎位有豕象六柔不正與九二遇其心如亂絲然九二乃以金柅繫絡而經理之則從正而得吉初若剝剛而往則見凶何也初如羸豕雖未剛猛然其心嘗蹢躅也巽爲躁卦故有蹢躅之象王輔嗣曰羸豕牝豕也一說巽爲繩有繫象繫于金柅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後言羸豕不先得其繫之之地則逸其繫之之物矣亦通按初六取象不一自本爻觀之曰豕二四觀之爲魚九五觀之爲瓜皆取陰物在下之象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巽爲魚謂初也二以剛中近而包有之然初四正應四乃初賓也初爲二有故不利賓孔穎達以包爲庖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姤九三即夬九四三非初應而乘承皆剛不能進退巽爲股在股上有臀象過剛無柔有无膚之象巽有次且之象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爲二有故四无魚四剛不中初巽伏震震動也故有起凶之象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良材南方之木巽木也指九二也二變成艮爲果蓏瓜蓏屬指初六也五爲姤主知初六之勢必至剝陽故用九二之杞以包初六之瓜所以制陰者無不至矣夫何爲哉惟含其陽明之章使陰柔不得以窺伺而已五變成離故曰章乾爲天有隕自天謂剝陽窮而復生於下也其所謂盡人謀以聽天命者乎包瓜子夏作匏瓜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在卦之上角象也上九陽剛君子自處於高亢之地何所遇哉惟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已姤其角者遇其觸也雖有悔吝反之於身則无咎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此爻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卦互艮巽艮爲門闕巽爲高其上爲宗廟巽伏震震爲長子有長子杞廟之象五爲萃主萃之時必建邦設都宗廟爲先故首言王假有廟九五王位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六二柔順中正而往應之二變互離離目爲見故曰利見大人坤爲牛兌爲刑殺殺牛以奉宗廟有用大牲之象物萃則力贍而事有成故利有攸往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上與四應四互巽爲不果六三又承乎四故初

六心懷嫌疑有孚而不終也心疑則迷亂而萃不以正故曰乃亂乃萃兌爲口巽爲號有若號之象艮爲手有一握之象兌爲說有笑象一握謂四也初號四以求應則四必諒初之心一笑而釋然矣此聖人示人自新之方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艮手巽繩有引象六二中正引坤類以從五故吉且无咎兌巫在上有享神之象坤虛有孚故初二皆有孚象周禮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註曰夏則陽盛其享以樂爲主朱漢上曰禴夏祭以

聲爲主祭之薄也王輔嗣曰六二居萃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省薄薦於鬼神也夫卦用大牲乃王者所以隨其時二孚用禴乃臣下所以通乎上在乎心之萃非在物之厚薄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巽號兌口三無正應有嗟如之象

九四大吉无咎

四剛不中應初比三而近乎九五故必大善然後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剛居尊爲萃之主萃有位矣比以五陰比一陽故彖曰元求貞萃有二陽故獨以元求貞歸之九五五本中實爲孚而九四專而逼己信不孚物故曰匪孚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持也艮爲手故有齎象咨歎息也兌爲口故有咨象齎咨者上與三相持歎息也人之泣也液出於目曰涕出於鼻曰洟居兌之上兌澤下流於目鼻有涕洟之象上六以柔乘剛獨力無助六三在下又不中正惟相持歎息涕洟而已

然憂懼之至故可以免禍咎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與萃反萃坤在下今則坤升在上升上則大通矣故曰元亨大人九二也用見五應之也五變互離離爲目有用見之象二變互坎坎有恤象故曰勿恤離南方之卦自巽而坤有南征之象易以陽爲大凡言大人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得君也升見大人六五得臣也

初六允升大吉

四坤體爲衆爲順互兌爲口有衆口順從之象故曰允初六爲巽之主卑柔無應豈能自升惟二三以一體而信初四以應位而信合志上升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中實之德應虛中之君兩誠相合何用乎繁文如禴祭之簡無假外飾也

九三升虛邑

坤爲邑陰爲虛三陰順從於外而九三上升無阻有升虛邑之象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坤土互兊西有岐山之象四以順道而升者也兊爲巫有享祀之象一説亨作亨通之亨四當諸侯之位今乃謂之王者蓋指文王也文王以服事殷而天下方徃歸以爲王此其所以亨通於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故吉且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

坤土爲階巽爲高有升階之象

上六冥升利不息之貞

坤爲冥晦升至上六極矣而猶不知止焉升之冥者也若移其冥升之心而爲進德之心則利矣豫升上六皆陰爻也故皆有冥象豫曰有渝升曰不息吉凶無門惟人所召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恒之亨利用之浚恒則凶乾初有勿用之占而孔子歷聘以行志坤四有括囊之戒而孟子好辨以闢邪然千載而下善用易者莫孔孟若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坎下兊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大人謂二五兊口不掩有言象坎剛中有孚信之象坎兊相失故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六困而不行有坐困之象株木乃木之無枝葉者坐於株木不安可知卦互巽離離木科上槁有株木之象又巽爲木爲股九四正應當臀之處爲上六所掩亦有臀困於株木之象巽爲入坎爲幽谷初在巽坎之下故曰入于幽谷離目爲覿而坎掩之自二至四歷三位故曰三歲不覿鄭合沙曰困卦坎兊相重兊秋坎冬兊一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爲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脫葉而刺存故爲蒺藜之困初在坎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爲霜雪所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爻皆陰故繫以草木之象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坎酒兊口有酒食之象朱紱指五也巽爲股卦變自泰來有乾坤之體乾爲大赤坤爲黃赤黃爲朱乾衣坤裳蔽于膝股之上有朱紱之象二

五同德當困之時惟誠能通故利用享祀上六爲宗廟五來二往則上爲震下互艮震長子艮門闕長子升自門闕至於宗廟有享祀之象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上兑伏艮艮爲石四五是也坎爲蒺蔾二是也六三上困四五下據九二有困于石據於蒺蔾之象卦互巽離巽爲坎爲宮爲夫離爲妻三居坎上兑下而離體隱於其中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按左傳齊崔杼取唐公之妻筮得此爻史曰吉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妻也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杼因弑君而罹於禍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與四應爲九二金車所陷故來徐徐二得乾陽乾爲金坎爲輪有金車之象初四正應故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兑伏艮艮爲鼻巽伏震震爲足兑金刑之有劓刖之象坎爲赤乾爲衣巽爲股赤紱臣服在股上謂九二也巽爲徐兑爲說故曰乃徐有說祭祀之象已見九二二五君臣說而人神和可以濟困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巽爲草木葛之附木最出木杪上六陰柔居卦上有葛藟之象曰動悔有悔征吉明示兩途使人自擇也

易象鈎解卷之三終

易象鈎解巻之四

應城陳士元著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坎為水巽為木木入于水而上乎水汲水之象故曰井卦自泰來上本坤體坤為邑乾以一陽變之成坎而為井故曰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濟物為功不為汲者喪而虛不為不汲者得而盈故曰无喪无得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故曰往來井井坤為腹二至四互兌兌為口井中之器有腹有口瓶也巽為繩有繘象兌毀折有羸瓶之象巽下二爻初六九二下虛上實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下實上虛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隔其上若繫繘之象上六偶畫有瓶出井口上缺之象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初為井底六陰濁有泥象泥而不食遂為廢舊之井不特人不食禽亦不飲矣巽為禽初六無應有不食无禽之象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二變為艮有谷象巽為魚鮒魚類也子夏曰井中蝦蟆呼為鮒魚伊川曰或以為蝦或以為蟇程沙隨以為蝸牛徐進齋以為蛙井谷井旁之穴也射下注也初為井泥鮒乃微物之在泥中者九二比初故有此象卦互離兌離為大腹兌為口有口而大腹者甕也兌為毀折巽下畫斷有甕敝漏之象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巽為股為入股入坎下渫井之象兌口仰而在上有不食之象坎為加憂有心惻之象九五為王離為明陽為福三居下卦之上泥已去谷已深井渫可以食矣而不食焉三與上應上為三惻曰井渫可用汲若有王明汲之則天下並受其福蓋望五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偶畫如兩甓相連有井甃之象子夏易傳曰甃亦治也以磚壘井脩井之壞也蓋四居坎下在互離之中卦自泰變本有坤體坤土坎水合離火而陶埏此甃井之磚所由出也夫初六

弱有井泥之象三之渫渫初之泥也九二位柔有井谷之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旨日新之功乎

九五井洌寒泉食

陽剛有清洌之象五得坎中之乾乾爲寒故曰寒泉泉者水始達也井者陰之質泉者陽之動也五互兌口在甃上故曰食三在甃下故曰不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幕于氏本作冪亡狄切覆也上六居井口偶畫

兩開有勿幕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冪者覆井之具也坎體有孚象井收勿幕大道爲公天下信之並受其福矣故曰有孚元吉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離爲巳日朱漢上謂當作戊巳之巳蓋卦變自遯來一變无妄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革无妄之震納庚革之離納巳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十爲數之極言待其極而後革人斯信之也革必有悔然必具乾德而悔可亡元亨利貞乾德也

離兌皆乾體故孔子曰乾道乃革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六二居離之中有黃牛之象初九近二宜鞏用之不可妄動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離六二納巳故曰巳日乃者難之也不輕革也巳日則時久而事極猶難之而後動故吉且無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離性務上故戒曰征凶貞厲革言謂

以當革之事言於衆也三就詳審也兌口有言象當爻位之三故曰革言三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下三爻言革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已革矣故九四直言改命命者天命也卦互乾乾爲天有天命之象四當離兌之交離夏也兌秋也其夏令改而爲秋令乎其湯武之時乎自三至五皆曰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未占有孚九五積孚之素也卦變革與中孚皆自遯來革有兌體又互巽體兌巽合

體爲中孚故革爻有孚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有大人之象兌伏艮艮爲虎下離爲龜上兌爲决有占卜之象二五正應故曰未占有孚乾稱龍取其飛革稱虎取其變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處革之終革道已成虎豹皆艮象也虎豹之皮可爲革也朱漢上曰兌爲虎胡雲峯曰虎豹皆兌象盖不知兌伏艮艮體前剛故有此象耳兌說見於上有革面之象艮止也故曰居貞吉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在天地間爲中和調燮之器帝王守之爲神器聖人鑄之爲象器離伏坎離火坎水巽木爲烹飪之器以形言則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卦互乾兌爲金既有木以巽火而又有乾亥豕伏坤牛兌羊離雉巽雞離鼈巽魚之屬亦皆充鼎之實而成其致養之功鼎之義無不吉亨故辭簡而善備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巽伏震爲足初在足下有趾象震爲動初應九四有顛趾之象互兌爲少女有得妾之象震爲長子有以其子之象否者鼎中之穢也初六陰濁有否象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陽爲實怨偶爲仇仇謂初也初之否二視之爲疾矣即者就也初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底無即我之便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中實之德無可即之隙又二變互艮艮爲止有不我能即之象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與革對故九三言革九二鼎實三則鼎實過中三動成坎互離坎爲耳上體本離三又互離火盛矣夫熟物謂之革鼎耳所以受鉉而行非以革物也今九三實盈火盛沸及鼎耳不可加鉉不可加鉉故難於移擧而其行塞離爲雉雉膏八珍之一也鼎不可移則雉膏之美亦不得食矣兌口在上有不食之象然三五同功自有相合之時坎爲雨故曰方雨兌爲毀折故曰虧悔下卦之終故曰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互兌爲折四變互震爲足有鼎折足之象餗鼎實也四往應初而越三三爲公位有覆公餗之象其形渥王輔嗣以爲霑濡之貌伊川以爲赧汗夫覆餗大事不止於赧汗霑濡而已鄭康成虞仲翔作其刑剭朱子本義從之按新唐書元載以罪誅贊曰鼎折足其刑剭諒哉周禮秋官亦云剭誅盖兌金毀折有刑剭之象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中爲黃位居鼎耳又伏坎爲耳有黃耳之象

卦變自遯來五上乾體乾爲金爲玉夫黃耳金鉉鼎貴極矣六五不正故以利貞戒之金鉉又指九二

上六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居五前如鉉之貫耳舉鼎以養人者陽剛不撓如玉之不變於火也九剛上柔如玉之溫潤而栗也又荀九家震爲玉上變爲震故有玉鉉之象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虩虩不安貌蠅虎謂之虩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上下重震故有震來虩虩之象卦變自臨來臨有兌坤體三至五互坎伏離離目震動笑也兌口震動言也故有笑言啞啞之象百里坤數也雷聲聞於百里故有震驚百里之象棘木爲匕取赤心之義其形似畢長二尺刋柄與末詩云有捄棘匕是也震本坤體坤爲肉二至四互艮艮爲手坎爲棘以手舉棘載肉而升者匕也盖祭儀先亨牢於鑊既納諸鼎而加冪將祭乃啓冪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故王輔嗣曰匕

所以載鼎實陸績曰匕者撓鼎之器也鬯香酒鄭玄以爲秬黍之酒其氣調暢詩傳則以爲香草盖即鬱金之草以之釀酒謂之黃流坎爲酒坤爲黃巽伏巽爲草香草入酒而黃者鬯也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震爲長子主祭故有不喪匕鬯之象

初九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吉

初九陽爻見善明而用心剛去性近而見理早故其辭與彖同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初陽方來二柔近之故曰震來厲億虞氏本作噫注云噫惜也二變爲兌口故也朱子曰億未詳伊川曰億度也王輔嗣曰億辭也胡雲峯曰億喪貝大喪其貝也二變互離離爲蠃爲蚌爲龜有貝象二至四互艮有陵象九陽數也二進居初九之上有躋于九陵之象二守中正則所喪勿逐而自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至二得數凡七離爲日故有七日之象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神氣緩散之貌互坎爲眚震動不陷故无

眚

九四震遂泥

重震不能省改將遂非而陷於坎中矣故曰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與二同二乘乎初初來可畏故厲而有喪五乘乎四四既牽於柔而泥矣故五雖厲而无喪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神氣盡散也矍矍瞻視不寧也震道在四被震在五上非所震乃能見幾預防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蓋震本坤體坤有鄰象互艮有躬象也三與上本爲婚媾然兩陰必睽睽則有言三在互艮之中艮伏兌口爲婚媾有言之象

䷳（艮下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震反爲艮震初九越五而之上一人背而往也九四降而爲三一人背而來也兩人相背故見其背不得見其身人以前爲身後爲背也艮爲門闕有庭象互震足有行其庭之象三四人位

互坎爲隱伏有不見其人之象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四互震足初與爲應而止於下有艮趾之象又居腓之下偶而散有趾象焉艮其趾者止其初也利永貞者止其終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動成巽巽爲股有腓象卦伏兌互震有隨體艮手爲拯二在互坎之下故曰不拯其隨坎爲心病故二曰其心不快三曰厲薰心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者一身上下之際俯仰之節也夤脊肉也薰心馬融王肅作熏心謂熏灼其心虞翻曰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爽亦以薰爲傳録之誤按古本薰心作動心以互體震動故也三當俯仰之間制其身使不動強坐而止之則傷裂其夤亦危厲矣然身不動而心動所謂坐馳者也豈得爲善止心者乎或曰限門閾也艮爲門三居出入之際其晝奇而橫有門限之象彖謂行其庭今則艮其限則併其庭而不行彖傳艮其背今則列其夤則併其背而不動薰心謂操心至危也此說亦通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坤體坤爲身四當心位而身得所止則心之止可知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二至上頤體艮伏兌口有輔與言之象艮輔者謹言也艮趾者愼行也

上九敦艮吉

重艮篤實故有敦象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者不速之謂也女適人爲歸艮男下於巽女有女歸之象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艮貞爲主艮止也止而說則感以正爲取女之吉止而巽則進以正爲女歸之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巽爲雞爲鸛艮爲黔喙之屬互離爲雉凡八卦廣象未嘗明言鴻而漸之六爻俱稱鴻何也蓋鴻乃隨陽之鳥自子午以東爲陽子午以西爲陰由艮達巽則子午以東陽氣之地也此卦艮巽合體故六爻稱鴻焉鴻本水鳥也初在互坎之下有水干之象艮爲少男有小子之象艮伏兌口有言象鴻飛則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群故危厲而呼號長者必緩飛以俟之初六在後故爲小子厲有言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艮爲石有磐象互坎爲飲食衎衎者鴻之和鳴也二居坎下柔順有應故有飲食衎衎之象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三變成坤坤爲平地有陸象三艮夫也四巽婦也九三過剛不中溺於情欲往交乎四而不知返有夫征不復之象四互離離爲大腹孕也四動則離毁而爲乾有婦孕不育之象坎爲盜離爲戈兵三往四來坎離變矣居艮止之上故有禦寇之象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四在九三之前三以一陽横衝於下有桷象鴻趾有膜不能棲木木雖高非所安也或於木之中得其桷而處之則安

矣盖鴻鳥乘風而發巽爲風爲高鴻飛風中故有漸于木之象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下卦艮五動亦成艮有陵象二五相應五動爲艮夫二動則成巽婦也二至五歷三爻故曰三歲三四相比而爲夫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不以正者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爲夫婦婦雖不孕而三四終莫之勝女歸以正者也故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先儒多以陸作逵王孔則作陸夫鴻飛自于

磐而至於陸則其高爲驟自木自陵而至於陸則其進爲退上九以陽剛之德秉謙巽之極其位彌高其心彌下此其羽翼翔集截然不亂豈不爲天下之表儀乎巽爲進退故鴻復漸于陸艮巽皆上實下散有鴻舒羽翼之象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震爲長男兄也則少女之兌爲妹矣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妹者孤之窮也無父而有兄幼小之稱也父在則稱女不得以稱妹矣無父而歸於

人者兄歸之也不待兄命而自往焉是淫奔而凶也何利之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媵也賤少之稱也初應四四居震下震爲足兌爲毁折跛也四至初有履象故曰跛能履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二至四互離離爲目兌毁其目眇也卦以五爲兄二即妹也故不言歸妹二居兌體而在下卦之中有幽人之象履亦下兌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刺之也此分言於初二憫之也復與歸妹

二爻皆曰幽人盖以兊之陰爻掩於上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初至五有需體需須也三居需體之中與上無應故有歸妹以須之象夫九二幽貞尚待禮而未嫁者也今六三乃欲躐出九二之上此巳挾緑衣僭分之心矣故聖人正其分曰汝當反而歸於娣媵之列以娣而從二可也戒之也朱子本義引或曰須女之賤者按天官書北方須女四星賤妾之象其星主女工故賤女之稱須者本此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剛健震主震伏巽變則成坤有震動之才又能巽伏而坤順是能從容俟時以全其妹之正者故有此象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帝乙殷之賢君解見泰六五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言之敬其德也君猶言小君謂嫡妹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見嫡妹之能儉也月婦道也卦互坎離離日坎月月在震東日在兊西日月東西相對有幾望之象月而未望見嫡妹之能謙儉與謙妹之德也二妹五爲諸妹之兄妹無失德則兄有令聞故曰帝乙殷之賢君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三在兊上女象也震爲竹坤爲方卦變自泰來有坤體竹器而方者筐象也胡氏楊氏皆謂震有虛筐之象夫三動往上是兊女承震筐矣而陰虛偶分故有女承筐无實之象兊爲羊震爲士兊金爲刑殺刲羊也坎爲血上動往三坎體

變矣故有士刲羊无血之象女之適人實筐以贄於舅姑士之娶女刲羊以告於祠廟筐无實羊无血約婚不終者也曰女曰士未成夫婦之辭先女而後士咎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彖繇同按左傳晉獻公嫁伯姬於秦筮得此爻史蘇曰不吉其繇曰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

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卦彖惟萃渙豐言王假惟王者能至此也坎爲加憂六五柔尊震體有憂驚之象當豐之世治道大通可以無憂矣離爲日南方午位有日中之象故聖人示以保豐之道曰勿憂宜日中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四同德相配遇者不期而會也旬十日也卦

自泰來四本坤體坤之數十十者數之窮也初往遇四雖當窮數然亦可以无咎而往有尚蓋陽剛同德故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離方日中而二陰覆蔽於上有豐蔀之象蔀者用草蓋掩之謂震伏巽二至四互巽是有草以蔀之也下離上互兌伏艮艮離爲賁天文之象也震少男其策七天文七數斗象也離目爲見六二離明上遇柔暗之主猶日中見斗也夫日中無斗之理故曰疑疾巽爲不果離伏坎爲心病疑疾之象也離中虛故曰有孚上體震動故曰發若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古本作旆王輔嗣以爲幡幔震爲玄黃卦自泰變上體坤坤爲帛玄黃之帛震動於上者旆象也三變互艮艮離亦天文之象沬斗後小星也旆之蔽明甚於蔀見沬之暗甚於見斗三以極明而應上六之極暗故有此象兌爲右爲折艮爲肱震伏巽亦有肱象三互兌故曰折其右肱上六極暗不可大事三折其右肱示不可用

故可免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居震下伏巽有覆草掩蔽之象六五暗主二應而四承故皆有日中見斗之象夷等也下有初九之賢與四爲等夷故曰遇其夷主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二離中有明德之章者也六五虛心以來之則有慶有譽而得吉五居震體故有來象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自二至上有大壯體棟宇之象也上六所[illegible]高欲豐大其屋適所以蔀其家耳上往之四四動之上歷三位而成艮有三歲之象艮爲門闕故曰屋曰家曰户離目爲見故曰闚曰覿閴靜也坤象也四變成坤則坤上離下而爲明夷故取至暗之象焉按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艮下離上）旅小亨旅貞吉

山止不動旅館之象火動不止旅人之象旅與豐反豐爲大則旅爲小矣故曰小亨然貞吉而曰旅貞吉者何也謂其不足全夫貞吉之道惟足以爲旅之貞吉而已故曰旅貞吉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陰柔在下此小人棄逐而在旅者也方且經營瑣細之事以自封殖此所以致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即次旅所安財貨旅所資童僕旅所役二柔中正得其位矣有即次之象互巽爲近利市三倍有懷資之象艮少男有得童僕之象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三近離有焚次之象互兌毁折則艮體損矣有喪童僕之象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居艮止之上有旅于處之象陽剛能斷有資斧之象盖離爲戈兵又互巽木在兌金之下斧象也離爲贏貝資象也徐進齋曰資當作齊按漢書王莽傳引巽爻之文曰喪其齊斧應劭曰齊利也謂喪其利斧也四變互坎爲心病故曰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命譽

離爲雉文明之物也離伏坎坎爲弓離爲矢射雉一矢亡言不待再發也終有命譽言上得天之命下得人之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離爲飛鳥上變爲震震爲竹葦互巽巽爲木鳥隱於竹木之上有巢象上九位高是鳥之有巢者也離火出於巽木之上有焚巢之象旅人得高位先笑也焚巢後號咷也震爲聲離爲目兌爲

口巽爲號兌澤流於目巽號震聲出於口有笑與號咷之象坤土爲牛牛者稼穡之具離爲牝牛者離火生坤土也上在離體有牛象上變震木木尅坤土旅而不歸失其稼穡之具矣故有喪牛之象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陰承陽爲巽陰爲小故曰小亨巽則不忤物故利往大人二五也利見之者初四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居重巽之下巽爲進退互兌爲西方之金有武人之象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巽卑也爲木爲股木卑而股分於下牀之象也二居巽卑之地有牀下之象互兌爲口舌有用史巫之象或問巽爲牀剥何以言牀也曰巽體二陽覆上而橫牀之幹也一陰承上而對峙牀之足也剥則牀幹傾落於下矣故剥凶而巽吉

孔穎達曰史謂祝史巫謂巫覡皆接事鬼神之人也紛若盛多之貌

九三頻巽吝

三居二巽之閒巽而又巽故曰頻巽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離爲網罟互離故有田象三品或云上殺中殺下殺非也本義乾豆賓客君庖之說出於王制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蠱六五變而爲巽之九五蠱振於始故曰甲巽更於終故曰庚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聖人謹始終之意也甲於四時爲春於五行爲木蠱下巽木上艮居寅地故有甲象庚於四時爲秋於五行爲金於五色爲白巽爲白乾爲庚金巽本乾體先天圖巽居申方故有庚象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居重巽之極故亦有牀下之象互離有資象巽木互兌金有斧象旅九四居卦中故得資斧上居卦外故喪資斧斧者斷也巽爲不果有喪斧之象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與咸同咸取無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

初九和兌吉

兌自有和義初陽處下是孤遠之臣貞剛正之氣說而不流故曰和兌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五剛中皆有孚象二當大臣之位居兌說之世君臣同德而不爲容說故有孚兌之象

六三來兌凶

三曰來兌來上六也上曰引兌引六三也致彼曰來汲下曰引小人合則君危而國敗矣故曰凶三互巽巽伏震震足動故有來象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當兌時居三五之間凡事必商度而謹擇其心未敢自寧也何也四爲近君之臣也六三來兌是小人以妄說病吾君心者也九四剛正介而隔之使六三不得近於九五是之謂介疾也介如左傳介在東都之介介猶隔也小人去而天下安故曰有喜卦互巽離巽爲不果有商兌未寧之象離伏坎爲心病有疾象介謂九陽商謂四陰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

兌秋也五爲季秋九月之時也九月爲剥他爻皆稱兌而五獨稱剥深爲君人者戒也兌爲夬夬之極也必剥況六三以兌說而來上六以兌說而引五若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剥之兆成矣豈不有危厲也哉

上六引兌

二至五互巽巽爲繩兌伏艮艮爲手以手挽繩有引象上與三應小人在上引其黨類也故有引兌之象巽卦初四皆陰而吉兌卦三上皆陰而凶巽伏於內君子之道也兌見於外小人之道也

渙䷺（坎下巽上）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萃渙皆互艮艮爲門闕又上卦九五王者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爲宗廟之主故皆有王假有廟之象涉川濟難也朱子曰巽木坎水舟楫之象坎水大川也巽木所以涉川者也大難旣散宜正道以安集之故曰利貞

初六用拯馬壯吉

二在坎中爲美脊之馬初六陰弱須九二陽剛以濟之也卦互震艮震足艮手有用拯馬壯之象初不言渙者拯之於早不至於渙也孔穎達以壯吉爲句謂用馬以自拯拔而得壯吉也非是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卦自否變是九自四來而爲二也互震動有奔象震爲木九二陽畫橫亘於上机之面也初六偶畫分峙於下机之足也又坎木爲堅多心爲矯揉互卦震足艮手揉木令曲而手足據其上故有机之象焉九自四而來奔得其所矣故曰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居坎上而近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故渙其躬以出險也此爻與艮四爻同象艮上體爲艮而四在互坎之上故曰艮其身渙下體爲坎而三在互艮之下故曰渙其躬蓋坎艮皆坤體坤爲身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三陰爲群四無應與有渙群之象互艮爲山有丘象丘者聚之高也夷平也謂二陰也一說丘者不夷者也四之渙有丘也豈懷匪夷之思必欲盡平夷之而後已然後得元吉也楊誠齋曰巽爲高故曰有丘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坎有汗象巽有號象五爲王位陽剛中實有居積之象五當渙時必散其號令居積而後无咎汗出于中而浹四體猶大號出於君心而浹於四方也又艮爲止故有居象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朱子曰逖當作惕然先儒多以渙其血爲句今以小象考之良是坎爲血六三近險見傷上六相應故有渙其血之象上遠於坎若不係於三而去之遠出乎險則可以无咎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天地之數以六十爲節故易卦至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損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裕裕則通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貞者恒久之謂也不可貞言不能持久也朱漢上曰凡物

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故節之過者曰苦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艮爲門闕卦互艮體下兌爲戶四在門闕之中爲庭初九窮而在下剛正自守不失足於四又艮體止而不行故有不出戶庭之象胡雲峯曰兩戶爲門初前遇九二九陽奇畫也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畫也有門象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九兌始兌西酉位闔戶之象九二互震震東

夘位闢戶之象初以不出而无咎者孤遠也二則身居大臣之位上逢九五剛中之君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曰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三以兌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挾其說豫充盈之勢侈泰以自奉而不知節及其禍至然後慨歎亦無及矣此則自作之孽將何所歸咎哉故孔子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盖絶之也三居兌口故有嗟若之象

六四安節亨

卦自泰來上本坤體有安靜之象六三亦不節不及於過者也上六之苦節過於節者也六四中節而安故無不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五行土居中其味甘九五居上卦之中有甘象焉孔穎達曰甘者不苦之名也上則過中而苦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洪範曰炎上作苦此卦上坎伏離火上六居卦之上故有苦節之象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者孚之宅孚者心之充卦體中虛信發於心故曰中孚豚魚朱子曰無知之物孔穎達曰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按八卦之象坎爲豕巽爲魚中孚上巽下兌有魚象無豚象也一說豚魚即所謂江豚生於大澤中知風有信者是豚魚本一物巽之象也兌金剋巽木浮於澤水之上故有利涉大川之象

初六虞吉有他不燕

虞程朱以爲度王孔以爲專初當中孚之始在於度所宜信而專應乎四也若有他志而說三焉則不得燕安矣初變則成坎陷故有不燕之象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此卦全體似離離爲飛鳥荀爽以震爲鵠集解則以爲鶴今二至四互震是爲鶴鶴陽鳥以九取象在陰以二取象又兌爲正秋爲口舌鶴鳥感秋而鳴故兌體亦有鳴鶴之象卵生爲孚故中孚取鶴子之象又五互艮爲少子亦有子象

也我吾五自謂也九五君位尊貴陽剛中正有好爵之象爾指二也靡係也巽爲繩有靡係之象鶴鳴子和天機自動好爵爾靡天理自孚也王輔嗣孔穎達則以靡爲散也謂不私權利惟德是與我有好爵願與賢者分散而共之也是以好爵爲人爵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三四同類而志異相近而不相應故曰得敵震爲鼓艮爲止故曰或鼓或罷三動互離爲目兌澤流於目故曰或泣震爲聲出於兌口之中故曰或歌或之者無常度也陰不中正故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四變互離離伏坎坎爲月離爲日下體兌卦爲西互震爲東月東日西故曰幾望震爲作足之馬初應四初變則成坎爲美脊之馬故有馬匹之象四居巽下月幾望而不盈陰柔得正不係於初故馬匹亡也一說馬匹謂三也六四承五而棄三故得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五互艮艮爲手有拘攣之象攣如者相牽繫不

絕之謂也二曰靡五曰攣皆取中孚固結約束而不可解之義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王輔嗣以翰爲高飛朱子據禮記之文直以翰音爲雞蓋雞鳴必振其羽故曰翰音巽爲雞故有翰音之象夫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周禮雞人亦取孚義五上爲天上九居天之上是巽雞之翰音欲效澤鳥之鳴登聞於天非其所能矣故曰貞凶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陰過之時用靜吉用作凶故可小事不可大事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又卦變明夷有離體離爲飛鳥初往之四自下而升變震體震動也有飛鳥之象震爲聲聲出扵上而艮止扵下有遺音之象不宜上宜下大吉伊川謂鳥飛迅速聲出而身已過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先儒多從之夫鳥聲之出音韻四達惟其變之所至豈有上難下易之分乎蓋鳥有所飛必有所歸若飛而無歸下棄其棲止之艮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太空徒哀鳴而遺音則無及矣此不可大事之象也故占者不宜扵過高而宜扵卑下乃得大吉此可小事之謂也故彖傳曰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是孔子以飛鳥遺音爲剛失位不中之象也又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蓋指人之過高則逆卑下則順非謂鳥音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居艮下當止而飛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三父四祖五陰而尊有祖妣之象君謂五臣謂二過其祖遇其妣上逆也不及其君遇其臣下順也一說祖始也初居卦始有祖象焉二在初上故曰過其祖妣者毋之稱二陰居中得正故曰遇其妣不敢僭五位而安其分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弗能過陰則當防之若不能防而又從之則或戕之矣此卦全體似坎有防象互兌有戕象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剛不過故无咎下遇初六矣又往從乎上則厲必以爲戒而勿用以往當永守正道庶可无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五互兌兌澤之氣上升爲雲互巽爲風艮止而風散之故密雲而無雨卦自臨變上體本坤坤爲郊兌爲西故有西郊之象卦體似坎先儒曰小過爲大坎也坎爲[illegible]故取象於坎伏坎取弋射

之象如射隼射雉之類是已穴者陰也坎象也巽入於艮山之下亦有穴象焉初上皆云飛鳥非在穴之鳥也在穴者鳥之不飛者也上互兌金下互巽絲以巽絲繫於兌金之下坎弓而震動之者弋象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易之取象小者為弋大者為田最大者為狩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是謂災眚

上動成離為飛鳥離目巽繩為網罟之象上亢而過如飛鳥不免弋獵之傷上與三應三變則互坎上之變離亦伏坎也故有災眚之象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盡也萬事盡濟大小皆亨言小者亨則大可知也六爻陰陽各得其正故曰利貞始離明而後坎險故有初吉終亂之戒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與四應四坎為輪初變成艮艮為手故有曳其輪之象初在卦後為尾又居互坎之下故有濡其尾之象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離為中女有婦象二居離中乃五坎之婦也坎為車婦車有茀以自蔽也處初三之間強暴相凌又伏坎為盜有喪茀之象自二至上復自上至二凡得七數而二之中正固在也故有勿逐七日得之象一說茀首飾也離明之象也按茀字訓解不一說文曰茀草多貌又治也故詩曰茀厥豐草又福也故詩曰茀祿爾康矣又蔽也故詩曰翟茀以朝又茀茀強盛貌又天官書星茀于河茀即孛也又左傳宣公八年始用葛茀茀即紼也此爻婦茀則取翟茀之義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鬼方幽遠小國蒼頡篇曰鬼遠也三近坎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象高宗或占得此爻故以為辭高宗賢君且遲以三年甚言行師不可輕也三與上應歷三爻故曰三年卦變自泰來泰上坤體坤為年為小人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程朱皆以繻當作濡謂四在坎體也未允按許慎說文采繒為繻敝衣為袽且引易辭繻有衣袽為證徐鉉曰繻符帛也出漢書又曰袽緼也

虞翻曰袽敗衣也夫繻有衣袽者謂美帛而繼以敝敗之衣盛將衰矣既濟過中之象也可不終日戒乎卦自泰變上坤爲帛互兌爲毀有衣袽之象離爲日四出離外有終日之象程朱以繻爲濡者本於王孔註疏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二五相易復爲泰卦互震兌五震體東鄰象也二兌體西鄰象也坤爲牛兌爲刑坎爲血離爲夏有禴祭之象五當既濟之盛而陷乎險不如二當始濟之時麗乎文明而實受其福也

上六濡其首厲

上爲卦首坎水爲濡故有濡其首之象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嗚呼六十四卦之辭其論陰陽消長治亂存亡之幾詳矣既濟之後而猶有未濟者其聖人防危憂患之心乎故處既濟者貴乎有持守克終之志處未濟者貴乎有進爲克終之才下卦坎爲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故荀九家亦以坎爲狐初六居坎之始有小狐之象在卦之後有尾象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陰弱無才故也

初六濡其尾吝

初居坎下柔不能濟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坎爲輪二變互艮故曰曳輪一説乘輪者人曳輪者馬也坎爲美脊之馬故有曳輪之象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既濟未濟之爻多不出卦名此爻獨言卦名者三以陰柔不中正當未濟之時終難濟也坎水爲大川三在坎上變則成巽巺木浮於坎水之上有利涉大川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既濟之三未濟之四皆離體有征伐之象震動也四變互震以陽剛之才而奮震動之威以伐遠夷則成大功受大賞必矣既濟鬼方謂坎之上六未濟鬼方謂坎之初六也又四變互坤有大國之象受賞必曰三年用師不敢輕也慎之也

六五貞吉悔亡君子之光有孚吉

離爲文明有光象君子謂九二二在坎中坎月之光受離日之暉以爲光咸有一德之義也五以離之中虛光扵二二以坎之中實光扵五上下有孚故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陽實爲有孚之象坎爲酒象卦自困來上當兌口爲飲酒之象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溺人止扵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其禍大矣故曰失是是者宜也天之時也道之中也易辭得失之所繫也孔子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扵初六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事不過中之謂節事恊扵中之謂極初上二爻孔子皆以不知責之然則學易者豈可不知時中也乎

易象鈎解卷之四畢

易象彙解

提要

《易象彙解》二卷，明陳士元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萬曆間刊本，一冊。每半葉九行十五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雙黑魚尾，四周雙邊。據其《易象鉤解》自序可知，是書亦為發明象學而撰。下篇標目下署《歸雲別集》卷六十三，蓋是書嘗編入其全集故爾。陳士元（一五一六—一五九七），字心叔，號養吾，一號江漢潛夫，又稱環中愚叟，湖北應城（今湖北省應城市）人，有《歸雲別集》存世。

易象彙解上篇

應城陳[illegible]元[illegible]

天象解七章

○乾天也九三有人道焉在二卦之中日與夕之會也（三在下卦之終上卦之始）君子天其天（釋爻乾乾）而日夕惕若者心學也

○屯之雲（象曰雲雷屯）解之雨（象曰雷雨作解）皆言坎也其一氣之塞而通乎小畜小過密雲不雨（小畜彖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六五亦云）陰氣盛也

上九九三陽氣和於二體之上故爲既雨（小畜上九）爲往遇雨（睽上九）爲方雨（鼎九三）爲獨行遇雨（夬九三）家國之和氣其由君子乎

○堅冰小人計成也履霜者君子也（坤初六履霜堅冰至）

○離爲日故豐宜日中（豐下離）離互巽（重離二三四互巽）巽者入也故九三爲日昃（九三日昃之離）

○豐見斗沬（六二九四日中見斗九三日中見沬）示守成之不易也（震爲長子豐上震故云）

○坎爲月月陰道也畜極於外（小畜上六）孚極於中（中孚六四）陰道隆矣皆曰幾望知幾者可以明陰陽之故矣

○有自天祐（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姤自天隕（姤九三有隕自天）卦有乾體焉（大有下乾姤上乾）

地象解八章

○夫乾陽也田淵何謂也偶畫地道也二四偶也四在卦下爲淵（九四或躍在淵）猶初在

卦下爲潛也（初九潛龍）初二爲地（易畫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二在地上不謂之田（九二見龍在田）何哉

○國外爲郊（需初九需于郊同人上九同人于郊）郊外爲野（坤上六龍戰于野）蓋言遠也象莫遠於天地矣（需下乾同人上乾坤爲地凡易之言郊野者倣此推之然亦不專乾坤云）

○曰沙（需九二需于沙）曰泥（需九三需于泥井初六井泥震九四震遂泥）曰穴（需六四出自穴）曰窞（坎六三入于坎窞）曰幽谷（困初六入于幽谷）曰渫（井九三井渫）曰泉（井六五寒泉）

干（漸初六鴻漸于干）曰濡（賁九三賁如濡如既濟濡其尾未濟濡其首）坎在其中矣（需井既濟俱上坎困未濟俱下坎賁漸二三四俱互坎震三四五互坎）曰丘頤（頤六二拂經于丘頤）曰九陵（震六二躋于九陵）曰渙有丘（渙六四）曰介于石（豫六二）曰漸于磐（漸六二鴻漸于磐）曰丘園（賁六五賁于丘園此上者陰爻）艮在其中矣（頤漸俱下艮賁上艮渙三四五互艮豫二三四互艮）曰林中（屯六三惟入于林中）曰莽（同人九三伏戎于莽）震巽在其中矣（屯下震同人二三四互巽震巽屬木）

○陵墉者陽之高也（同人九三升其高陵是自升也九四乘其墉是乘九三也）

○夫坤靜也在泰上而互震故曰城復于隍（震者動也土動則崩）

○利涉大川者八（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未濟六三）大川坎也舟楫震巽也涉之者人也乾道也利涉有取爾也

○用涉大川者一（謙初六）謙無木無水無乾而用涉者盖互坎也故言用不言利

○不利涉大川者一訟有乾坎而不利者身已臨坎而乾在坎外故曰入于淵也（訟彖傳）

人象解　五章

○人也者參天地而位者也天子也（公用亨于天子）大君也（如大君有命之類）君也（如不及其君之類）主也（如遇主于巷之類）王也（如王用出征之類）康侯也（晉康侯）國君也（如以其國君凶之類）君子也（如君子得輿之類）丈人也（師貞丈人吉）丈夫也（如係丈夫之類）夫子也（夫子凶）老夫也（老夫女妻）元夫也（遇元夫交孚）士夫也（老婦得其士夫）子也（如子克家之類）尊貴之交也陽交也妣也（遇其妣）母也（如幹母之蠱之類）王母也（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臣也（如得臣無家之類）王臣也（如王臣蹇蹇之類）弟子也（弟子輿尸）女也（如勿用取女之類）女子也（如女子貞不字之類）婦人也（如婦人吉之類）婦子也（婦子嘻嘻）老婦也（老婦得其士夫）宮人也（以宮人寵）妻也（如夫妻反目之類）妾也（如得妾以其子之類）臣妾也（如畜臣妾吉之類）娣也（如反歸以娣之類）妹也（如帝乙歸妹之類）須也（歸妹以須）童僕也（如得童僕貞之類）童蒙也（童蒙吉）幽

人也（如幽人貞吉之類）史巫也（如用史巫紛若之類）邑人也（如邑人不誡之類）柔順之爻也陰爻也武人也（如武人爲于大君之類）惡人也（見惡人無咎）寇也（如寇且至之類）戎也（如莫夜有戎之類）我仇也（如我仇有疾之類）爻之剛惡者也小子也（如係小子之類）匪人也（如比之匪人之類）爻之柔惡者也剛柔之惡皆謂之小人云（如小人勿用之類）賓也（如不利賓之類）旅人也（如旅卦所云）朋也（如大蹇朋來之類）友也（如一人行則得其友之類）宗也（如厥宗噬膚之類）隣也（如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類）疇也（如疇離祉之類）衆也（如衆允之之類）師也（如在師中之類）配主也（遇其配主）夷主也（遇其夷主）一握也（一握爲笑）是吾同類也亦以類從者也大哉易也以言乎五倫之道備矣

○兌爲少女（見說卦傳）故履歸妹有幽人之象（履歸妹俱下兌九二爻俱云云）

○巽曰史巫（六二）互兌也（二三四互）兌爲巫（見說卦傳）故睽有鬼象（睽下兌）

○師之九二互震也故曰長子

○箕子（明夷六五）高宗（旣濟九三）帝乙（泰歸妹六五）皆古賢人也噫獨古賢人哉

身象解十五章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人心其終不可見乎心者百體之官全體三四各體二五其心之謂乎心其流通有主者乎

○惟趾（噬嗑賁夬初九艮初六）惟拇（咸初六解九四）惟足（剝初六鼎九四）惟腓（咸艮六二）惟股（咸九三）惟左股（明夷六二）惟臀（夬九四姤九三困初六）惟限（艮九三）惟夤（艮九三）惟左腹（明夷六四）惟背（艮卦）惟脢（咸九五）惟輔（艮六五）惟輔頰舌（咸上六）惟頤（見頤卦）惟須（賁六二）惟鼻（噬嗑六二）惟耳（噬嗑上九鼎六五）惟頯（夬九三）惟囟（小畜九三）惟頂（大過上六）惟首（比上六明夷九三離未濟俱上九）上下之體於斯乎具矣

○心涵乎內也（如明夷六四例）躬總於外也（如蹇六二例）血榮乎膚也（如渙上九例）膚衛乎血也（如剝六四例）不有躬者（蒙六三）失其心者也輿尸

者（蒙六三）失其躬者也耽跛者（履六三歸妹初九九二）不全其躬者也是故踐形者難矣

○泣血（屯上六）需血（需六四）言乎其坎也（屯需上坎）渙之血去出乎坎也（渙下坎上九去坎已遠）小畜血去（六四）坎之反也（小畜六四互離）

○目離也履歸妹六三皆耽能視互離也豫六三互坎反離也故曰盱豫悔

○婦三歲不孕猶有待也（漸九五）婦孕不育（漸九三）人道滅矣不漸之凶固然哉或曰

重陽非婦道也

○是故易之象也其盡人之情乎人心大喜悅而多憂懼摧如（晉初六）然後邅如（屯六二）邅如然後愁如（晉六二）愁如然後憂之（臨六三）憂則薰心（艮九三）薰心則不快（艮六二）不快則戚戚則嗟（離六五九三萃六三）嗟則齎咨（萃上六）咨嗟則號（萃初六）甚而號咷（同人九五旅上九）又甚而泣（中孚六三）又甚而涕洟（萃上六）又甚爲涕沱（離六五）又甚而泣血漣如（屯上六）

何爲也哉情之所際也

○乾說諸心（見繫辭下）而惕於三（乾九三）兌說諸外（說卦傳兌說也）而憂於臨（六三）坎爲加憂（見說卦傳）而心亨（坎彖）離者憂樂之關也不嗟則歌（離九三）不笑則號咷旅之上同人之三益言離也（同人下離旅上離）

○過憂者其小人之心乎能憂者其君子之心乎三四之位心也三居民上四居君下有憂道焉二五悔吝皆生于不正

也而况三四乎（三四不中不正故多憂）

○坦坦者（履九二）喜之途也瑣瑣者（旅初六）憂之招也啞啞衎衎者（震初九漸六二）喜之節也虩虩索索矍矍者（震初九上六）憂之極也

○遲有悔（豫六三）徐有說（困九五）言謹始也其震兌之所生乎（豫上震困上兌震爲三陽之始主於動故不可）（遲兌爲三陰之終又爲說故徐有說）

○無助無忘心之體也憧憧助矣（咸九四）蘇蘇忘矣（震六三）非善憂者也

○上六位最高[illegible]故有虧危之象

○其亡其亡（否九五）終[illegible]戒（旣濟六四）言乎其憂也憂之如何乾乾而[illegible]矣乾乾敬也是故離之初九敬成始也（敬之無咎）訟之上九敬成終也（敬之終吉）

○小人之心包羞（否六三）抉剝寵也（剝六五）夬無號也（夬上六）君子可以反觀

獸象解十章

○或問震爲龍（見說卦傳）而屬之乾（乾爻稱龍）坤爲

牛（見說卦傳）而屬之離（離彖稱牛）何也曰震索於乾離索於坤者也

○馬象曠矣乾之性也在大畜爲良馬（大畜下乾說卦傳乾爲良馬大畜九三良馬逐）坤之牝也（坤彖利牝馬之貞）在晉爲蕃庶（晉下坤彖錫馬蕃庶）雖震坎皆馬（說卦傳皆曰其於馬）故乘於屯（屯下震六二乘馬）拯于渙（渙下坎初六拯馬）拯於明夷（明夷二三四互坎六二拯馬）巽[illegible]非馬（說卦傳無馬名）故喪于睽（睽上離初九喪馬）白于賁（賁下離六四白馬）亡於中孚（中孚上巽六四馬匹）

亡言震坎之變也（坎反離震反巽）牛者陰之順也革旅之牛固云有離（革下離初九黃牛旅上離上九喪牛）而無妄之繫（六三）大畜之牿（六四）睽之掣（六三）遯之執（六二）則取六二六三六四之爲順也而何離之云故曰義苟應健不必乾乃爲馬義苟應順不必坤乃爲牛斯言知易哉

○鹿在林（屯六三）禽在田（師六五）走飛之性也恒井非所矣（恒九四井初六俱云無禽）

○翼象偶也盍取諸坤（三有翼象泰上坤故六四曰翩翩明夷上坤故初九曰垂其翼）

○乕豹（履九四革九五上六）言乎其君子狐（未濟彖）言乎其小人三狐（解九二）小人之黨也羝羊（大壯九三上六）羸豕（姤初六）小人暴也隼者（解上九）小人殘賊不群也鼫鼠（晉九四）小人無位而畏人知也易之危君子也至哉

○鼎旅之雉以離也（說卦傳離爲雉鼎上離故九三云雉膏旅上離故六五云射雉）離者火也焚如也（離九四）故曰

鳥焚其巢（旅上離故上九云云）

○魚陰類也包之者陽也（姤九二包初六故曰包有魚）貫者從陽也（剝六五貫衆陰故曰貫魚）鮒魚類也（井九二井谷射鮒謂初六）鮒卑陋也井谷之射小人遭也

○順時者其鴻之漸乎（漸爻云云）聲應者其鶴之子乎（中孚九二）以無聲感者其豚魚之孚乎（中孚彖）於穆之載其幾神矣

○巽爲鷄故中孚曰翰音（中孚上巽）翰音云者

謂鷄之鳴也善鳴則吉不善則凶人之歆鳴者戒夫

○晉其角（上九）姤其角（上九）亢于上者也濡其尾（既濟初九未濟初六）遯尾厲（初六）垂其翼（明夷初九）困于下者也易徒象鳥獸云乎哉

木象解（四章）

○吾觀于草木之象而知易之不專震巽也乾爲木果剝之上九乾道窮矣故曰碩果不食

○枯陽者陽窮而盡也盡而不盡故生稊華（大過九二枯楊生稊九五枯楊生華）稊華者楊之仁也茹者茅之義也（否泰初爻）白茅之用（大過初六）潔心之謂也

○坎爲叢棘（坎上六）爲蒺藜爲株木（困下坎初六株木六三蒺藜）蓋木之堅多心云（上三木皆堅多心者說卦傳坎於木也爲堅多心）

○莧陸陰也（夬九五）小人也杞陽也（姤九五）君子也苞桑（否九五）陽之植也葛藟（困上六）柔

之牽也木桷者（漸六四）漸之巽也（漸上巽巽爲木）瓜者（姤九五）姤之巽也（姤下巽）得桷包瓜其有與責者與

衣象解（三章）

○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觀翬翟之文易以衣服鞶帶（訟上九）男子之榮良袂（歸妹六五）婦人之飾在德不在服也

○袽者（既濟六四）衣之敝也

○裳者（坤六五）下也順也紱者蔽膝也行來

之義也朱紱（困九二）王者之服赤紱（困九五）臣下之服朱紱方来九二得君也困於赤紱九五失臣也是故君臣得而衣裳垂衣裳垂而天下治

食象解（四）章

○飮食之欲大矣君子以飽德爲上食舊德者（訟六三）言養心也身之所肥非徒酒食（需）腊胏乾肉（噬嗑）雉膏（鼎）云爾也

○酒食生于坎其需困未濟之所由象乎

（需上坎九五需于酒食困下坎九二困於酒食未濟下坎上九有孚于飮酒）

○勿藥有喜（無妄六五）三日不食（明夷初九）善養心者也遇毒（噬嗑六三）濡首（未濟上九）饑渴害之也是故知味者鮮矣

○離爲大故噬嗑有乾胏象焉（噬嗑上離）坎水兌澤故屯鼎有膏象焉（屯上坎六五屯其膏鼎三四五兌故九三爲雉膏）飮食之節（頤象）大其頤諸心乎

宮室象解（四）章

○坤也者衆也鄰象也（如謙六五之類）國邑之象也晉曰邑（上九）升曰虛邑（九三）謙曰邑國（上六）比曰邑人（九五）觀曰國（九四）師曰國家（上六）皆言坤也

○廬者（剥上九）虛中有容者也棟者（太過九三九四）壯乎虛者也牖者（坎六四）通乎虛者也門者（同人初九）出入乎廬者也户庭（節初九）內也門庭（節九二）外也藩者（大壯交）門之外也階者（升六五）造也巷者（蹇六二）深也深造而藩決內外合矣

○廟取諸坤（萃下坤彖曰王假有廟）宮取諸坎（困下坎六三入于其宮荀九家曰坎爲宮）蓋廟陰而宮陽坤虛而坎實也或曰渙廟何坤哉曰渙則必萃萃有坤矣故孔子於渙曰立廟立者假之原也

○悲哉智術盛而眞體微天下之豐屋蔀家也（豐上九）奚獨困六三不見妻然哉

器象解十七章

○聖人尚象以制器易辭因器以立象君

子觀象以求倚衡之理車輿者坎也（坎爲車輪）坤也（坤爲大輿）載大亘（大有九二）壯大輿者（大壯九四）乾也（大有大壯俱下乾）

○輻者車之輹（小畜九三輿說輻）輹者車軸之所運（大畜九二輿說輹）輻以利輪輹以利軸陰陽之相倚賴也大畜小畜之說輿陰陽之不相得也既濟未濟之曳輪（既濟初九未濟九二）陰陽之不相舍也賁之徒（賁初九舍車而徒）自舍之也而由人乎哉

○車之行也服牛乘馬大畜之逐馬（九三日閑輿衞）睽之掣牛（六三輿曳）見義可伸矣

○九二坎主（坎卦九二爲主）故爲金車（困下坎初與四爲九二所困故曰困于金車坎象金九二象也）車巽初不進故曰金柅（姤下巽柅象取巽全象取二也）

○或問車之象多陽爻也何如曰陽圓而動也又問睽之三爻獨六也何如曰三本陽位與上九爲應在三則曳輿在上則見鬼一車君子觀於睽可以強恕行

矣

○黃金剛中也（噬嗑六五）黃矢中直也（解九二）金矢剛直也（噬嗑九四）金鉉玉鉉（鼎六五上九、）德有優劣非耶

○坤爲帛（出荀九家）賁束戔戔（賁互坤六五束帛戔戔）坤爲床爲床之辨（剝坤）下一索得巽故爲床下（巽九二上九）

○枕所以安也（坎六三）机所以據也（渙九二）皆言坎也缶也（比初六坎九三）瓶也（井彖）甕也（井九二）樽也（坎六四）坎水所注也幕也（井上六）坎水所覆也缶者朴也素也瓶者量之小也甕者量之大也樽者內陰也幕者外陽也

○鼓內虛（離九三）象離也中孚亦鼓（六三）全體虛也

○徽纆也（坎上六）維也（隨上六）重陰之交也

○簪者聚也動也震體也（豫上震九四朋盍簪）

○斧者斷也止也旅之艮（艮爲止旅下艮）故得（旅九）

（四資斧）得其弨之不斷故失（弨上九喪其資斧）

○茀者蔽于前也（既濟六二）離象也

○離爲戈兵睽之弧（上九）旅之一矢（六五）噬嗑之金矢（九四）解之黃矢（睽旅噬嗑皆離體解下體互離故九二得黃矢）盖取諸離

○乾爲金爲玉矢之金也車之金也鉉之金也玉也皆取於陽爻也圭璧玉類也圭者公侯之瑞六三公侯之位益之用圭震自乾索也（益下震）震之有璧長子責也

○國之大寶莫過於龜元龜之重逖矣龜離也頤之靈（初九）損益之十朋全體俱離象焉

○龜卜也兌爲巫以領卜也損之五益之二兌體也十朋弗違是謂大同舍爾靈龜不自卜也初筮（蒙彖）原筮（比彖）也者其心也乎

政學解（七章）

○禮樂者聖人所以宣化宇內者也簋也（坎六四損彖）匕也鬯也（震彖）樽酒也（坎六四）所以亨帝假廟也禮也禮者履也而樂出焉樂者豫也承筐（歸妹上六）而婚媾（如屯六二例）盥薦（觀彖）而禴祭（萃六二升九二）故聖人先禮樂

○刑賞征伐以濟禮樂刑者俐也噬嗑之所艱也桎梏也（蒙初六）校也（噬嗑初上）天也劓也（睽六三）刖也（困九五）形渥也（鼎九四）或擊之也（益上九）皆言刑也賞于大國也（未濟九四）三接也（晉彖）三錫也（師九二）亨于天子也（大有九三）開國承家也（師上六）皆言賞也征伐者[illegible]也征邑國也（謙六五）侵伐也（謙[illegible]）[illegible]（離上九）維用伐邑也（晉上九）[illegible]也（明夷九二）伐鬼方也（未濟九四）玆其撥亂之權[illegible]

○易也者聖人所以[illegible]德而行王道之大端也格物致知其斯爲要矣貞廉歉之以正心也攸往勿用觀生不錯身其修乎假家（家人九五）克家（蒙九二）幹蠱（蠱爻）孚威

（家人上九）家其齊乎邑人不誠（比九五）國其治乎有孚惠我德（益九五）天下其平乎

○禮樂大行人性盡矣積牿而信及豚魚物性盡矣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之政事書也性情詩也婚媾享祀禮也懲凶勸吉扶陽抑陰春秋也故曰易者五經之原也

○士元喟然歎曰易者象也象萬殊也易一理而已矣豈徒象哉此傳約之學也故君子不象物而象心

○傳曰龍血玄黃兩於何地日中見斗笑于何世載鬼一車見于何人無言象之不可拘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易象彙解上篇終

易象彙解下篇　歸雲別集六十三

說卦傳象解二十章

○乾爲金坤爲釜釜冶于金坤其效法乾者與

○爲寒爲氷秋冬氣也爲大赤夏色也乾其貫四時者與

○乾統也坤受焉六子生焉故諸卦曰其於地曰其於馬曰其於稼曰其於人曰其於木而乾則否

○震巽始索（乾一索得震坤一索得巽）故云究究者終也

○知黑白之說者其知坤巽乎（坤其於地也爲黑巽爲白）知玄黃之說者其知乾坤之交乎（震者乾坤始交故爲玄黃）

○乾爲馬良老瘠駁均健也震一索乾下陽上陰☳故爲善鳴（二陰上開）爲馵足（一陽在下如懸足然）爲作足（陽動于下）爲的顙（偶畫在上）坎再索乾中陽外陰☵故爲美脊（陽明在中）爲亟心

（剛蹄在內）爲下首（上畫柔）爲薄蹄（下畫柔）艮三索乾而無馬者艮止也剛上而用小故爲狗鼠黔喙之屬云

○坤爲大輿而坎爲弓輪者上下坤體也弓者輿之蓋輪者輿之輻（弓有二十八以蔽乎車其形方也象上畫之坤輪有三十六以載乎車其形兩也象下畫之坤）

○震爲大塗艮體反矣故爲逕路爲小石（一陽橫于二陰之上爲逕路以剛爲石一剛在艮山之上故爲小石）

○坤主利（坤彖辭）故巽爲近利市三倍義利之分聖狂介之矣可不慎與

○乾爲圜循環無端之象也太極之理可識矣

○乾爲木果艮陽上而陰下上果（木實在上曰果）而下蓏（草實在下曰蓏）也果蓏生生不窮艮終始萬物故曰果蓏震爲旉爲反生其艮之始乎

○兌爲附决一陰在上也可以觀夫矣

○震言長子坎艮不言中少統於嫡也

○艮畫虛峙故爲門闕艮止也亦所以出入也知此者其知寂感之道乎

○木性入也直也故巽爲木木生於陽震初陽故反生（凡稼始生根必先著于地而出芽故曰反生）坎中陽故堅多心（剛在中）艮上陽故堅多節（剛在外）離中陰故科上槁（中虛外必槁）乾爲木果其元亨利貞無窮焉也已

○坎爲盜其中男之不肖者乎乾爲君父必有虜之者

○天下之至盜者莫過於坎水（坎爲水）

○或問曰先正有言乾爲寒因而爲氷坤爲母因而爲衆震爲反生因而爲蕃鮮巽爲繩直因而爲工爲進退因而爲不果坎爲隱伏因而爲盜離爲火爲日因而爲乾卦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然與曰然然而未盡也觸類者何往非因矣故曰知乾爲君則知坤之爲臣知乾爲圓則知坤之爲方

知乾坤之爲父母則知六卦之爲子知坤爲均則知乾之爲高知乾爲大赤則知離之爲赤知震爲徤則知巽之爲順知巽爲直則知坎之爲曲知坎爲血則知離之爲氣知離爲乾則知坎之爲濕知巽爲臭則知震之爲聲知兌爲妾則知巽之爲妻知坎爲通則知巽之爲塞知兌爲毀折則知乾之爲純全知坎爲隱伏則知離之爲明顯此觸類之謂也

○象非徒象也善象者觀乾足矣乾道其吾心之體乎吾心之體性命之理也粗而形色聲容達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近而皮膚毛髮四肢七竅皆不外於八卦八卦乾道之生生也人不乾也不自象爾已

○卦者謂之卦爻者謂之爻支而三散而八窮而六十四雜而百物漫而萬物而不知一者其於聖學也殆遼遠矣

大象解四十二章

○或問大象解曰天行徤氣也地勢形也乾坤不言重別六子也曰行曰勢重在其中矣乾以徤名別坤也乾其諸卦之祖乎

○上篇曰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下篇曰洊雷兼山隨風麗澤夫行洊作隨麗五者言乎其動也坤艮靜也惟曰勢曰兼爾已

○習者重也八卦皆重而坎獨言習習者先六子也

○行莫過於風雷故曰風行天上（小畜）曰風行地上（觀）曰風行水上（渙）曰天下雷行（無妄）

○坎爲水在地曰雲（雲雷屯）在蒙曰泉（山下出泉蒙）在解曰雨（雷雨作解）在困則無矣（澤無水困）其造化之幾乎

○日之明出入於地者也晉之出（明出地上晉）

明夷之入（明入地中明夷）晝夜之謂也惟兩作（明兩作離）者兼之

○澤滅木大過木之本弱矣地中生木升木有本矣栽培傾覆之理實於茲乎寓故君子務本

○在也者不常在者也曰火在天上（大有）曰雷在天上（大壯）曰雷在地中復曰火在水上（未濟）曰水在火上（既濟）可以觀變矣

○屯曰雲雷噬嗑曰雷電恒曰雷風益曰風雷豐曰雷電皆至盖風雲雷電之合體者不可以上下有無言也

○出也者自下而上也自內而外也明之出（晉）泉之出（蒙）自然也雷之出也陰陽相擊故曰奮（豫）風之出也氣有所始故曰自火出（家人）

○同人曰天與火訟曰天與水違行與

也違則訟不違則同與人者盡知

之性乎

○上天下澤上火下澤（睽）之分也

○曰有者物類之所合曰於者物情之所趍

○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况於人乎

○大象之序其自下中而上者乎澤中有雷（隨）而後澤上有雷（歸妹）山下有雷（頤）而後山上有雷（小過）地中有水（師）而後地上有水（比）山下有火（賁）而後山上有火（旅）

○天之上也雲上爲需（象曰雲上于天需）澤上爲

夬（象曰澤上於天夬）風行爲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火在爲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雷在爲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

○天之下也雷行爲無妄（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山爲遯（象曰天下有山遯）下澤爲履（象曰上天下澤履）有風爲姤（象曰天下有風姤）

○地之上也有水爲比（象曰地上有水比）上風行爲觀（象曰風行地上觀）明出爲晉（象曰明出地上晉）澤上爲萃（象曰澤于地萃）上

○地之中也雷在爲復（象曰雷在地中復）有水爲師（象曰地中有水師）中明入爲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生木爲升（象曰地中生木升）

○山之上也有澤爲咸（象曰山上有澤咸）有水爲蹇（象曰山上有水蹇）有木爲漸（象曰山上有木漸）上有火爲旅（象曰山上有火旅）有雷爲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中也天在爲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山之下也出泉爲蒙（象曰山下出泉蒙）有風爲蠱（象曰山下有風蠱）有火爲賁（象曰山下有火賁）有雷

爲頤（象曰山下有雷頤）有澤爲損（象曰山下有澤損）

○澤之上也有地爲臨（象曰澤上有地臨）有雷爲歸妹（象曰澤上有雷歸妹）有火爲睽（象曰澤上有火睽）

○澤之中也有火爲革（象曰澤中有火革）

○水之上也風行爲渙（象曰風行水上渙）火在爲未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木之上也有水爲井（象曰木上有水井）有火爲鼎（象曰木上有火鼎）

○火之上也水在爲旣濟（象曰水在火上旣濟）

○火之下也澤下爲[illegible]（象曰上火下澤睽）火[illegible]

○天大在上澤在下物之情也一則爲履（天澤履）一則爲睽（火澤睽）同異之間其學斯權也

○兌曰麗澤其天德之所[illegible]於巽曰隨風其王化之所發乎聖學之全可識矣[illegible]

○天曰行健其聖人之純乎兩明[illegible]曰作（明兩作離）（雷雨作解）其可以觀[illegible]

○巽一也風木之象以卦異辭一也[illegible]

明之象以卦異坎一也雲雨水泉之象以卦異卦以一象言者天也地也山也澤也雷也五象不可變也

○日月爲明離不言日而言明者月之明受於日天下之明莫大乎日故離曰明

○天上也地水下也違行則訟（天與水違行訟）不交則否（天地不交否）君子可以觀致和之道矣

○重卦之外豐獨曰皆雷電類也不容上

原書漫漶不清

下有無之者也噬嗑亦曰雷電而不皆以別豐也

○離曰電者因雷而名焉耳故無雷則不電

○或問困有坎而云無水也何曰澤以受水水在澤下澤涸也故無水無水故困

○洊也者仍也水雷皆曰洊者水不洊則不爲坎雷不洊則不足震遇坎而知所震可與修德矣

○山附於地形也天地交氣也剝復否泰此焉可推

○象不外於天地雲也風也雨也雷也電也明也可觀天象矣山也澤也水也泉也可察地理矣木也火也可類萬物之情矣

○易卦之象八而夫子大象十有二者象之變也

○大哉象也太極而已矣自一而八自八而十二而萬象者各一太極也太極也者有八有十二有萬乎哉故曰此一貫之學也

數象解十四章

○或問象有三日十年也何居曰日言近年言久也三日近之切十年久之極也

○天下之事多壞於卑巽而改圖于陽剛蠱䷑六五一變而爲巽䷸矣巽之九五曰先庚後庚（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蠱之彖曰先甲

後甲（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庚者更也甲者始也事久則更更則有始此賢君之所急也故曰三日云

○甲庚先後也者丁辛癸之謂也君子之自治也日日惟新而何三日之紀哉謂因天以盡人則可謂先後其日而姑緩於事則巽之爲蠱深矣可畏也哉

○日月之行陰陽相推也自有常度作易者於復曰七日来復於臨曰至于八月

有迹速陽而遲陰蓋有深憂矣（聖人喜陽之復而惧陰之長爲君子謀也如此）

○既濟六二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婦喪其茀莫能進矣由二爻變䷄而六爻俱變則爲未濟䷿未濟九二再變則爲晋䷢晋者進也是當七日之數故曰勿逐七日得

○終朝三褫（訟上九）無德也三年有賞于大國（未濟九四）有功也予奪之權嚴矣

○易象三歲三年者七（同人九三坎上六困初六漸九五豐上六既濟九三未濟九四）十年者三（屯六二復上六頤六三）天人相孚其幾微曲密非若讖數也如此夫

○三接（晋）三驅（比九五）三錫命（師九二）皆王事也田獲三狐（解九二）陽能制陰也田獲三品（巽六四）六陰得陽助也三之爲數亦謂多也已矣

○旅亡一矢（六五）損益十朋（六二六五）若一矢爲

十朋而亡也則枉已也孰甚焉

○易言三人者有一其來也當敬（訟上九）其行也當損（損六三）損其一則能敬其三矣

○萬室之邑大邑也三百戶則寡矣八簋全簋也二簋則寡矣一則無眚（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一則用享（曷之用二簋可用享）非訟歸而損孚也其孰能之

○或問聖人揲蓍虛一象兩象三象四時象五歲閏者何也曰此五象者聖人豈有因哉數蓋盡于五矣或曰數有億兆而謂盡乎五也何如曰參天兩地而倚數陽數起於三陰數起於二三與二合五數得矣是陰陽而五行也夫數莫外於五行有生數則有成數故一六而壬癸分億兆焉可致矣故曰數有樞原此之謂也

○或問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止於五十者何也曰地不可過乎天也蓋閏

之呂涇野先生云

○或問大衍之數以五十爲全用之者四十有九無亦參之人力爾乎曰非然也嘗思之矣始天一而終地十數之全也以一加二以二加三第而加以至于十則合九十有九之數（一加二爲三二加三爲五三加四爲七四加五爲九五加六爲十一六加七爲十三七加八爲十五八加九爲十七九加十爲十九三也五也七也九也十一也十十三也十五也十七也十九也共得九十有九之數然皆奇數之轉旋云噫是理也亦微矣）龜筴傳曰

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或者蓍之生也止有九十有九之數曰百莖者槩言之也聖人筮用其半五十配乎大衍則所餘惟四十有九而何人力之有

○或問係辭傳十三卦有象焉（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何也曰諸卦皆有象矣聖人舉一以例九也曰何以首離曰生民之初莫先于肉食繼而粒食矣然亦要必有商旅交易次之久則人必[illegible]

衣裳次之山川限隔聖人憂下民之不通也故舟車次之舟車既通暴客且至故重門擊柝次之民無暴客之憂則粒食之利可久故杵臼次之夫外有重門以爲險內有杵臼以治粟使無兵威則有險莫守有粟莫食也故弧矢次之然宮室以厚其生棺槨以厚其死者民情也故宮室次之棺槨又次之世遠而民僞出故書契終焉吁哉觀於書契也聖人其有憂矣

易象彙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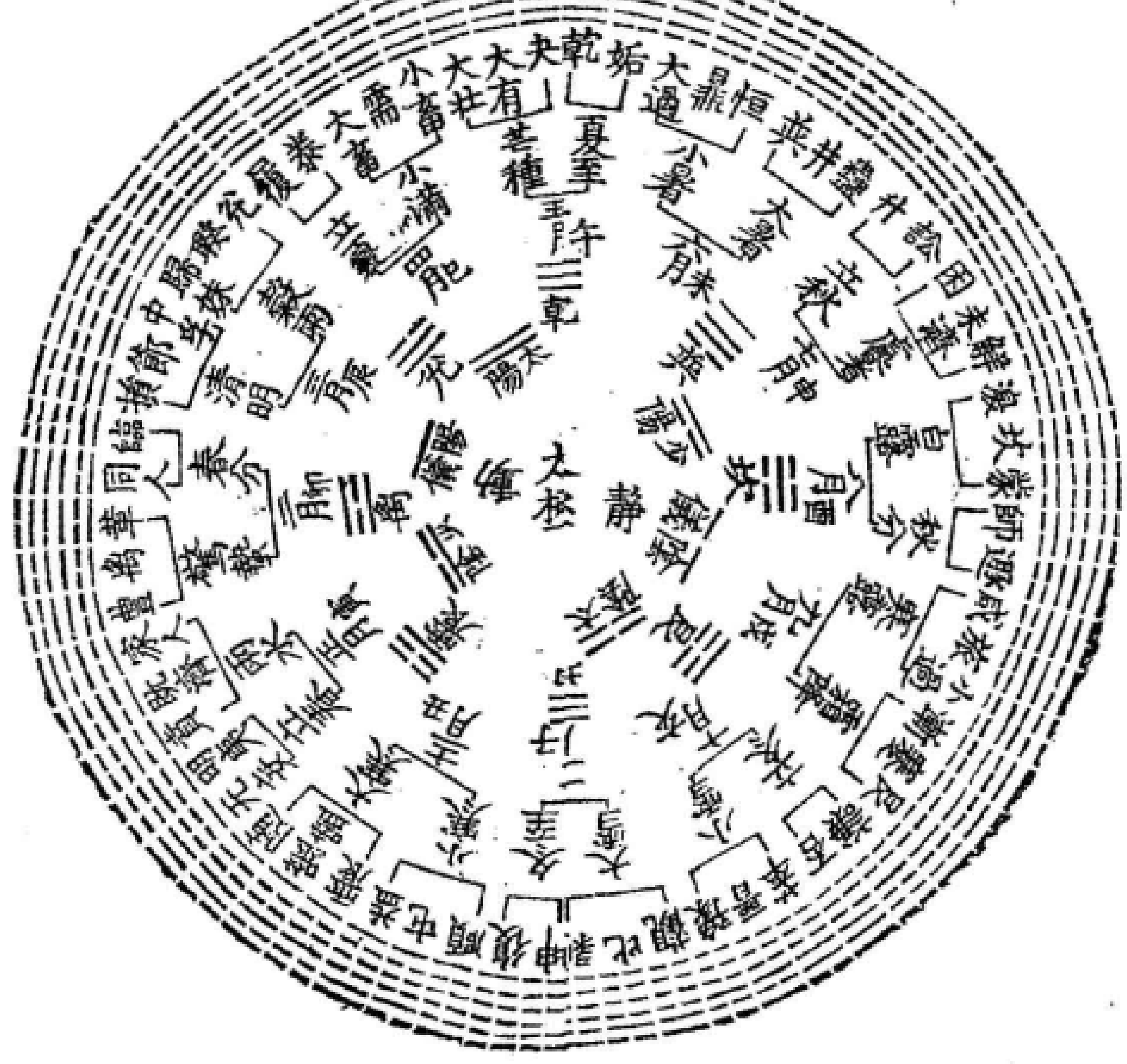
易象說

提要

《易象說》三卷，朝鮮曹好益撰，韓國成均館大學藏朝鮮末期刊本，一冊。書高二十九釐米，寬十九點五釐米，四周雙邊，每半葉框高二十點三釐米，寬十五點四釐米。每半葉有界欄十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雙花紋魚尾。是編參據朱子《本義》、程子《易傳》推注《周易》，卷首并附易象、範數之圖。據卷末李向靖（一七一〇—一七八一）跋文所敘，是編乃曹好益五世孫曹善迪整理本，并於一七七九年重刊。另據卷首小字注文可知，書名乃依曹好益行狀及神道碑記文而定。曹好益（一五四五—一六〇九），字士友，號芝山，昌寧人，李朝宣祖時期學者，李滉門客。另著有《家禮考證》《周易釋解》《芝山集》等書。

易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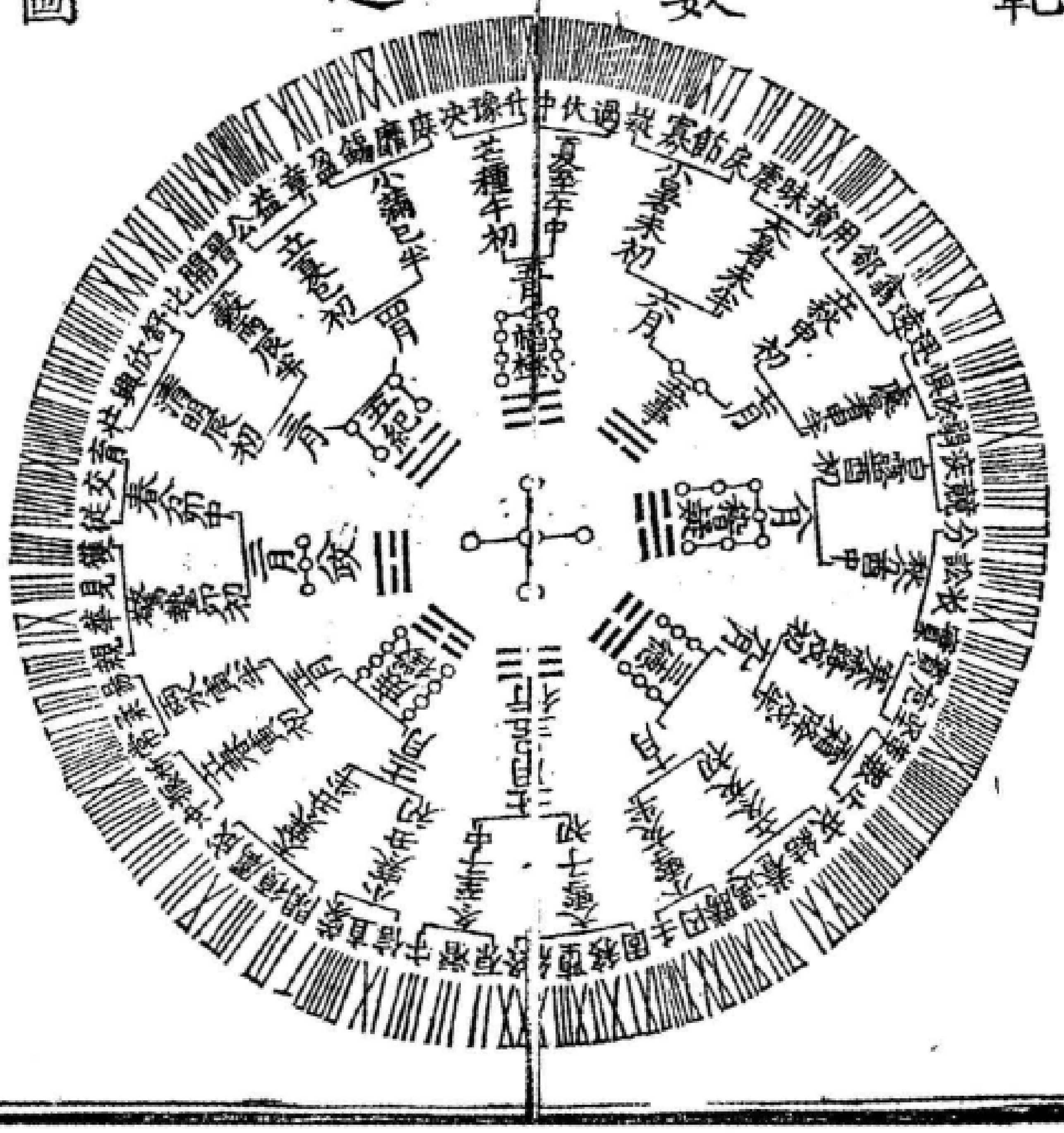
玉齋胡氏嘗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而作此圖分配節氣余又引八卦分



爲方位復以四象兩儀次苐成列庶使初學易見云爾

範數之圖

古無此圖盖胡氏於六十四卦分配節氣余因而推之以成此圖又引八卦列



爲方位者以見河圖非但可以爲易洛書非但可以爲範而反之則皆是云爾

易象說卷之一

（先生行狀及神道碑文皆曰易象推說而本非先生命名故去推字）

周易上經

乾

乾元亨

本義元大也亨通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愚謂乾本大通而以坤變不能大通（本坤則大通而變則非本體乾則大通而以變得故不大通）○開物成務物人物也務事務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本義大人指龍二也見占者見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大人指龍五也見占者見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形猶迹也運造化之迹也（見記註）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以字句絶非程傳意本義法之二字似釋以字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字不必如傳註胡氏說實看了

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

傳和合於義者謂事合於義者爲利也

九四曰進退无恒非離羣也

愚按離羣猶異衆之義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獨此爻非聖人聖人則不至於亢

潛龍勿用下也

朱子曰似用

見龍在田時舍也

按舍上聲捨同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傳得失指上爻惟上爻不盡道

不言所利

本義不言所利謂泯然無迹猶明道不有其功之語

與鬼神合其吉凶

中庸質諸鬼神小註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朱子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吉凶卽屈伸是也

坤

初六

傳意陰自二至四自四至六則盛矣自六至八則漸衰自八至十則已衰矣蓋六數爲陰數之中也與朱子八少六老之義不同所以乾言九者陽數之盛而坤只言陰之盛也

六二

傳乾坤以位相應按乾坤二卦爻不相應朱子論程說之非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知光大指坤以藏之（雲峯說在臨卦）

六五黃裳元吉

坤則臣道五則君位守臣道則可居君位則不可謂雖在五位當守臣節蓋設辭垂敎耳非眞以五爲君位也〇本義筮雖當按左傳當作吉

正位居體

中故言正正位以在中故謂正位

也

象曰以經綸

中庸註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緝續、也西州人謂續爲緝又續、也

初九利建侯

雙湖胡氏曰侯震象愚謂自二至四坤坤土在上震男在下宜建以爲坤土之主也〇初九震男在下爲衆所歸宜建此人爲坤土之主也

蒙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初則告者誠一也既告而不能深思自得再三來問則心不誠一而煩數而已不可告也雖告之亦不信也

初六

傳註榎楚之按榎形圓楚之形方以二物爲扑以警其怠忽者使收斂威儀也扑卽學校之刑也

象曰（六三象）

本義愼、墨愼、愼到墨墨翟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正指五中兼指二〇傳兼二言故云正中按兼言二者言五正二不正故先言正後言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二象在往字中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中位也

訟

訟終凶

傳註雍子納賂而蔽罪邢侯是也按雍子與邢侯爭鄐田韓宣子使叔魚聽之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雍子叔魚於朝叔向曰施生戮死可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

不利涉大川

本義又爲加憂按說卦小註陽陷陰中爲加憂愚以爲陽爲陰所逼則爲可憂至於見陷故爲加憂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下卦本坤九二自外來爲訟之主歸而逋者變而爲陰之象邑取本體坤土象又二變則爲坤朱子曰易中無坤而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爲坤矣三百者坤三畫偶自少陰成者三畫皆八八八六十四自老陰成者三畫皆六六六三十六合三爻恰成三百之數坎中畫奇自少陽成者其

數七七七四十九剩成十三之數自老陽成者其數九九九八十一剩成四十五之數合五十七是陽爲剛大之象又坎險變爲坤順故无過眚眚雙湖曰目疾也坎爲疾互離爲目有目疾之象二變則離坎皆失故曰无眚

六三食舊德

三本坤體九自外來剛而爲敵三依舊陰柔故云食舊德（朱子語在蹇卦）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隨人云云謂隨人則雖無成功而不失素分故吉自主事則已失素分而但見無成功而已○隨人則不失素分猶爲吉也自主事則決定無功而凶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帶上九在乾體外有皮象乾奇爲衣上九在外有束帶象雙湖曰指三三互體離爲牛有革帶象終朝上體位坎坎之變離離爲日日升而朝終矣雙湖曰指三三互離體有終朝之象三褫之三三

爻象

師

六四師左次

臨川吳氏曰兵家尚右左爲後愚謂陽爲左陰爲右互震故取義如明夷之二互坎體四震體皆陽卦豐之三本離體互亦巽體皆陰卦故稱右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田有禽下體坎坎爲豕初二地位二田象田有禽之象禮記迎虎食田豕也執自二至四反體艮伏巽

比

不寧方來

傳相親固有道此道字六二象傳意同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國坤土象侯自五至三震之反體取震侯象（取雙湖推）（象例）愚謂以二體言上卦坎坎中男互體艮艮少男中少二男居坤土上元子繼世衆子爲侯是建國象以六爻言上无位五天子下四公三侯二伯子初男凡四等諸侯各有分土皆統於天子五是親侯象

小畜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者无質山者有形无質故畜之小而天之文見有形故畜之大而天之文隱君子法文之見故懿美其文法文之隱故藏畜其德德者文之藏於內者也文者德之見於外者也

初九復自道

傳道指道理之道

九二牽復

傳謂得遂其復則已復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

上畜君之欲下畜臣之強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虎取乾象巽在下有履尾象不咥取兌說象莊子曰虎媚養己者順是也人指巽體雙湖曰以二體言則二人六爻言則六人是也○虎取兌象初爲首三爲尾乾乘兌有履尾象不咥乾剛兌弱之象如馮婦之徒豈有見咥之理人指乾體或曰兌偶畫是口象有蹲虎之象乾在背而躡之有履尾象

初九素履往

傳履不處行之義者履踐履指所行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眇能視眇離目象雲峯胡氏曰三不正視不正則眇能視應上象跛能履跛巽股象雲峯曰三不中行不中則跛能履乘二象履虎尾履指三比四象虎乾象尾象四乾體之下咥人凶咥兌口象人三人位自三至五兌之反體三當其口也雲峯曰三應上其首應之之象武人爲于大君雙湖曰武人陰象大陽也以一柔爲成卦之主統五陽之象○眇取離目象跛取巽股象三不正視不正則眇三不中行不中則跛應上故能視乘二故能履虎取兌象尾取三象以下體言初爲始三爲終咥取兌口象人指三三卽人位武人取三陰象以文武言文爲陽武爲陰以生殺言陽主生陰主殺大君大陽也三在下之上有君象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上九在離巽二體上離爲目巽爲眼故取象或曰自三至五似體巽故取象祥王輔嗣曰以陽處陰位謙也謙以制禮履道之至善故取象祥取乾天象降祥自天書曰作善降百祥或曰陰陽和則致祥以陽爻居陰位故取象旋取天行象朱子曰旋是圜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是天行之象

泰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按蔡氏說極分曉愚謂道之在物物各有宜羣肰相處莫知其則聖人爲之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而裁成之又爲之設仁敬慈孝友恭義順之敎而輔相之君之仁父之慈兄之友夫之義法天之交於地臣之敬子之孝弟之恭婦之順法地之交於天不肰則天地閉而人道息矣獨於泰卦言之者天地交泰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時也或曰泰者正月之卦正生長收藏之始又卦體自二至四爲兌兌正秋也自三至五爲震震東方也有出乎震說乎兌之象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茅有三脊爲陽物以其柔故亦象陰爻三脊見左氏杜註如石六稜花五出之義茹初象拔取進義彙指三陽

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自二至四艮自三至五巽儉德辟難取巽伏象不可榮以祿取艮止象

六三包羞
包取陰虛象羞取陰吝象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亾其亾繫于苞桑
以九居五多功而能勝故有休否象五爲坎坎爲加憂故有其亾象苞指三陽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喜取陽象以喜怒對言喜屬陽怒屬陰陽主發散陰主翕聚或曰上變則兌故取

同人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之與火其性同而其質異君子法其性之同則類其族法其質之異則辨其物類之辨之所以審異作一類則致同

六二同人于宗
宗節齋雲峯註云云愚謂陽者陰之所宗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之於夫皆宗陽之義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戎離戈兵象莽巽草木象自二至四爲巽離在巽下有伏戎于莽象高巽象雙湖曰三變則爲艮有陵象三在一卦之上有升象三歲雙湖以一爻爲一年不興取巽伏象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號笑五變則離火有聲又互兌口象遇自二至上爲姤體有遇象○號咷哭聲

上九同人于郊
郊五是君之所居上在外有郊象國外曰郊或曰乾之伏坤自三至五坤上在坤之外故曰郊

大有

序卦大有所以次同人也云云同人一陰在人位而五陽同之故曰同人大有一陰在君位而五陽歸之故曰大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則能徧照萬物而物莫能遁其形故君子法之遏而揚之又遏惡法乾之剛揚善法離之明天命乾象順天休命法離五之應乾又卦體乾天在內離明在外有明善復性之象明之於外所以存之於內也本義所謂反身者指此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初九健體而居正在初无應有未交乎害之象未交於害故曰匪咎陽性喜動又在健體恐必失之易故戒以艱能免於害故曰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積中取柔虛能受象指二不敢取剛健能行象指九

象曰小人害也

三變則陰柔不正又在坎體豈能免於害也

九四匪其彭

四以剛居柔謙也體又離明謙虛而明辨所以有

匪其彭之象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下有一定之位所以相交者志也易諸陽所易

上九自天祐之

五上天位故曰天上履五信也居上順也從五尚賢也三者天之所祐故曰自天祐之又上以全體言在事之外以一卦言在離之極以位言則柔而虛明足以燭理剛足以決義虛而不有德之至也故有天祐之象或曰五以柔承上有祐象

謙

象曰天道下濟而光明

註蔡氏云云愚謂天道下濟指艮艮得乾之上爻而處坤之下與姤同詳之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六畫成而三才之道備上二爻爲天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分言之則五陽而上陰陰陽指日月寒暑之類虧盈益謙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是也中二爻爲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言之則三仁

而四義惡盈者仁之推好謙者義之用下二爻爲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分言之則初剛而二柔剛柔指山川流峙之類變盈流謙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也鬼神者天之功用分言之則五神而上鬼神陽而鬼陰害盈福謙如降祥降灾福善禍淫之類是也○註童溪王氏云云愚謂不可踰取艮山象如高山仰止是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掊同聚也註吳氏云云愚謂地中有山則以山之高下於地之卑高卑適平謙之象也君子法艮

之下於坤而裒多使之寡法坤之上於艮而益寡使之多多寡適平而謙之道行矣稱物在裒益之先平施在裒益之後傳本義蘊高之說恐與裒益之義不相蒙矣學者詳之

六二鳴謙

鳴者有聞之謂非自鳴也取二多譽象或曰二變則互體兌取兌口象又曰艮之伏兌取象

六四撝謙

撝震象或曰震艮之反取艮手象又曰坤艮合體艮手在下故取象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坎爲法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人君執謙順以接下則人歸之人歸之肰後利用行侵伐如東征西怨何所往而不利鄰指上下五爻猶所謂五家爲鄰也愚謂侵伐五變則離體離有戈兵象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鳴上六變則頤口象愚謂自三至五震自四至上坤以坤衆而震動故曰行師○以丘氏說推之三

隔乎二故涉大川五隔乎四故用侵伐上隔乎五四故行師征邑國四五坤體有邑國象九三以一陽爲卦之主陰求陽者也故諸爻以去三遠近取象

豫

豫利建侯行師

天地卦有三才而建侯行師人也周流六虛四時之象天地象卦有三才日月象位有坎離聖人亦象三才刑罰亦象坎離此雖只言順動之理而亦不外乎象此易之妙也○震男在坤地上建侯象以坤衆而震動行師象或曰自初至五師之反體故取象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一陽在上五陰從之悅已者衆則可樂故曰豫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而奮發則其聲有自下而上之象作樂者法雷之聲曰崇德曰薦上帝曰配祖考取自下而上之象又一陽在下卦之上有崇德之象震爲有聲而在天位有薦上帝之象一陽在天位之下有

配祖考之象

初六鳴豫

初六變則似頤口象

六二介于石

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之意六二在初與三之間初鳴豫三盱豫二獨能居中守正有介于石之象

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傳下賤及可悅乃大亨而得正之道肰後天下隨之與卦辭少異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朱子曰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伏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愚謂雷以一年而動息人以一日而動息雷之發動於春而休息於秋猶人之動作於晝而宴息於夜故君子法之而入息或曰嚮晦入巽入象宴息艮止象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門陰偶象指二三初在隨之時與四居相應之地宜隨者也但陽求乎陰而密比於二三故出門而交於四則有功四在近君之位與五同德者也初以陽剛之才而隨之則其有功必矣或曰門互艮象功亦艮成象○本義偏主之主指所隨者與官主之義不同

六二係小子

係艮止象雙湖曰艮手象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雖有求得利居貞

三從四陰陽相與故有有求得之象肰三不正故戒以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與五同德有隨有獲之象道猶路也取艮路象明自初至四似離體故取象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維巽繩象上從五故取象或曰拘係全體有艮故取象又兌之伏艮維上卦巽之反體故取象王指五亨以說而上之象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

隆山李氏曰蠱升鼎大有皆曰元亨九居二六居五故皆曰元亨損元吉蓋主陽剛之畫有應乎上而言也○利涉下卦巽木自三至五震木又自三

至上頤體中虛舟象大川自二至四兌澤又自初至四坎體自三至上離體伏坎體皆大川象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愚謂山本靜而風亂之性本善而欲汩之故君子觀象在己則培養之在人則作新之或曰漸摩巽入象定靜艮止象○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而有事觀散亂而有事之象於民則振之而濟亂於己則育之而無失先言民者以治蠱而言也畜德者振民之本也○本義註李氏云云風落山證遇山物亂之語曰此兼釋下一句非連上義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自初至四似坎體自三至五震體或曰巽之伏震三變則艮皆子之象考指乾體厲陰柔象終對始之辭猶書言愼終于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貞堅貞九剛故取象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以柔居柔故裕象見似體離象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王指五侯指四上无位故曰不事在上故曰高尚其事亦艮象○丘氏曰上爻爲父故本爻不稱父而他爻言父五爲母故本爻不言母而他爻言母以家事言則上爲父五爲母衆爻爲子以國事言則五爲君下四爻用事之臣上一爻爲不事之臣

愚謂蠱自泰變下體本乾父之道也上體本坤母之道故諸爻皆取子爲象二應五而稱母明上體之爲母也五應二而稱父明下體之爲父也初承乾體之下三在乾體之終四繼乾體之後而皆稱父曰乾體取象也上无應於內而又在事外故取義別或曰天尊地卑不易之定理今內卦爲父外

卦爲母尊卑之辨內外之別不亦左乎曰以天地言則在上在下者定體也交於下交於上者所以致乎用也以君臣言則在上在下者定位也下而聽上而承者所以交乎情也以家而言則父尊而在上者天之經也母卑而在下者地之義也以義而下接者天之所以交於地以順而上和者地之所以交於天若亢然在上退然在下无相接之情則吾恐家道之否矣而況蠱卦變泰爲蠱治極生亂而卦中无父母之象諸爻稱父稱母者皆指子而言也則所謂父母者果安在哉宋子所謂蠱者

前人已壞之緒諸爻皆有父母之象者疑亦指此也

臨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傳未者非遽之辭非遽非必云者非直解未字之義以與不字不同故其措語之間有這意思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甘兌爲味自三至五互體坤土五味甘屬土故取象憂兌金象素問金在志爲憂或曰凡事憂而改之則可說旣者已過之辭兌爲說有旣憂象○甘取兌說象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薦獻腥獻熟之謂坤爲牛而艮止之不薦象孚取四陰陰虛象顒仰望二陽在上四陰向之有顒象○觀全體有宗廟象鄭康成謂艮爲門闕巽木宮闕象又艮爲手巽有潔齊之義巽東南正盥洗之位而艮手自內向之以潔齊有盥象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中正之道易以服人然至於剛強者不可不深痛故義不妨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之神道指二陽在天位四時六位具四時之象陰陽流行於六位之中歲功自成聖人指五此只言觀之道而象亦在其中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愚謂曰方曰民象坤地之所載曰省曰觀象巽風之所至設教取風行於上而物感於下之象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指本爻生指出於己者言動事爲是也觀我生艮體篤實象互艮亦全體似艮進退三在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或曰觀我生進退艮象時行時止動靜不失時是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

生指出於己者風俗之美惡民臣之從違是也觀我生亦艮象君子指本文愚謂五上之生剛陽五又中正故俱稱君子三以陰居陰所生陰柔

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

趾取震象變則失震體有滅象

六二噬膚滅鼻

鄭氏（剛中）曰膚二陰柔象雲峯曰六二以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易愚謂自二至上全體似艮艮爲身膚曰身取象或曰膚者豕腹軟脆之肉自初至四似體離離爲腹自三至五互體坎坎爲豕故取象又曰二似體離離之伏坎坎爲豕初在下故取象二變則失艮體故有滅象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

或曰三陽乾爲金二陰坤爲黃矢坎木象伏兌金

剝之象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光艮象未光五掩之也

上九何校滅耳

耳取坎下象（雙湖說）愚謂離之伏坎坎爲耳上變則失坎體故曰滅○雲峯說好

賁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剛而明故亨柔而止故小利往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時變亦柔來剛往之象化成亦剛變柔柔變剛之象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愚謂明政在於辨物折獄貴於得情火之於山品彙可辨深厚莫測品彙可辨故以之而明庶政深厚莫測故以之而无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坎輪象所乘者在下乘之者在上初在坎體之下有舍車徒之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

翰離象又作足象白馬震的顙伏巽爲白巽或作宣髮頭髮皓落也○白馬傳指初爻故云所乘動下云

六五賁于丘園

丘艮象園自三至五互體震自四至上反體震震爲藩四五虛中有園象

上九白賁

上本柔白柔之色也剛上而文之故成賁賁極則變變剛爲柔復於本質故曰白賁

剝

剝不利有攸往

愚謂往指陰往於剝言不利戒之也於復言利喜之也此扶陽抑陰之義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

雲峯曰不曰君子而曰上者上指一陽愚謂大象凡曰先王曰天子曰君子皆泛指以易之人而卦中无其象此獨指卦中之陽恐非本意愚意以爲言先王則拘於古今之辨言君子則混於上下之別故獨稱上上者泛指在上之人也上而天子中而諸侯下而卿大夫凡臨民臨事者皆其上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貞指陽卦本乾初始剝陽故曰蔑貞雙湖曰初之蔑貞其始之時乎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時應陽故无咎此扶陽之意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

寵陽悅陰象○愚謂剝消陽之卦而尚幸有一陽之在上故下五爻皆曰此取義以全體言則上實下虛有牀之象以二體言則下體牀也上體人也故初牀之足二牀之幹三身及牀之際而不言所

剝者危之也四其肥膚五其心腹也剝及於心腹則身且亾矣聖人憂之故別取受制於陽之義此扶陽抑陰之義也

上九碩果不食

碩果不食頤口下缺有不食象

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七日之義臨八月胡氏說詳之○傳消長之道道猶路也震爲大塗故取象

動而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自外曰入自坤而復初爻一陽如自外而入也自內曰出初爻一陽方自下而上也動而順行故无疾朋指諸陽亦動而順行故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陽往而陰來陰往而陽來故爲反復道本義作道路之道內卦震全體似震震爲大塗天行自姤而復天之運行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註丘氏云云愚謂雷在地中藏動於靜之象閉關

門息商旅不省方皆藏動於靜之義○本義月令云云是月日長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以待陰陽之所定（註齋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

愚謂卦氣之運蓋積三十分而消一畫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畫剥九月之卦一日剥一分至三十日然後盡剥得三十分而消一奇而成坤坤十月之卦一日長一分至三十日然後能長得三十分而成一奇而爲復消長之際間不容息而初又在復之先故有不遠復之象初九天地之心性善之端剥而即復過而即改何悔之有（祇多禮反）

六二休復吉

按洪範休徵咎徵陰陽和則休戾則咎此休字義同以陰從陽所以休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眚已過迷之所致災天禍過之所招皆迷復故有此象國君指六五不克征柔終之象○在卦之終往无所之故戒以行師在巽體故取象或曰復全體似震震之伏巽巽爲眼故取象雙湖曰眚目疾也上在天位故曰災行陽動象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指五五能敦復六反之故曰反君道也（雙湖指五爲君雲峯指初爲君）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

匪正反天理眚雙湖曰目疾也卦自初至四離體離爲目自三至五巽體巽爲眼故取象蓋以爲眚字本目疾卦中雖曰此取象而不害於轉而爲過眚之眚也利貞指二五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故曰天命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无妄者誠也誠即太極也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對時法天下雷行育物法物與无妄雙湖曰對時育物聖人之雷行物與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往動體故取象得志得其本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

震居東方於時爲春乾居西北於時爲秋冬之交

震東作之始乾西成之終耕穫菑畬曰卦氣取象兩不字曰卦義取象耕穫菑畬二田象○自初至五全體似益有斲木爲耟揉木爲耒之象二在地上有田象故耕穫菑畬之象兩不字戒辭震爲稼

不艮止象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陰虛象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雙湖曰牛取似體離象又互艮象繫艮止義愚謂卦自訟來自二至四互離體離爲牛自三至五互巽體巽爲繩巽繩在離牛上艮手止之有繫牛之象九二變而失離體是失牛象行人指九二九二下於初而失牛所在是牽牛而去之象邑人指三坎本坤之再索而成九在坤體而往來故指三爲邑人邑坤土象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疾二五正應而四間之有无妄而有疾之象或曰五變則坎坎爲疾豫五本坎體故貞疾此爻本健體故无妄之疾樂中正非致疾之道故有勿藥自喜之象雙湖曰樂下體震互體巽草木之象喜喜

屬陽怒屬陰陽發散陰翕聚

大畜

傳序卦云云无妄則有誠實故有從者從則聚矣

不家食吉

家艮門庭象食兌澤象不艮止象又卦變自需來㱃食象坎變艮亦不食象上九在上五尊而尚之故不家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乾之德篤實坤之德輝光艮陽明在外有輝光象日新乾行一日一周有日新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利涉乾健震木象又自三至上虛中舟象大川兌澤象又自三至上離體伏坎象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言乾象行艮象荀九家乾爲言艮止爲行或曰言兌象自睽來則兌口變爲乾有前言象自需來則五往爲艮止有往行象○前言左氏艮爲言荀九家乾爲言往行艮其止乾自強

九二輿說輹

輿坎象離伏坎二乾體乾圜輪象輹輿輪間橫木二十變則中虛說象雙湖曰說艮止象二變則艮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下體乾爲良馬互體震爲作足有良馬逐之象日閑似體離日互體震動有逐日而動之象輿乾象又三變則坎體坎爲輿衛武衛戈兵之在車者離在乾上之象

六四童牛之牿

雙湖曰牛艮象又取似體離象童艮象愚謂四畜初此象恐未穩雙湖嘗以乾伏坤取牛象下體位

離取日象以此例之下卦有牛象童初象牿取震木艮止象

六五豶豕之牙

雙湖曰豶豕艮止義愚謂以雙湖取初九象例推之卦自需來上體本坎坎爲豕變艮艮爲黔喙牙象但五畜二恐不如是雙湖嘗以乾友取豕象以此例之乾有豕象牙互兌口象或曰自二至四位互坎體或曰自二至四互兌體兌巽之反巽陰躁之卦以象豕姤之羸豕中孚豚魚皆取巽象二在巽上正牙象亦通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註丘氏云云愚謂求實曰頤口取象觀全體似離目象或曰頤自二至上自初至五反覆皆似觀體故彖言觀頤爻言觀我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雷在山下內動外止之象纔發於心而舌先戒於莫捫方悅於口而手已急於投筯皆內動外止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

我者非設四謂初之辭但既指初爲爾則不得不指四爲我此泛然假說之辭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陽貴陰賤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卦全體象頤二下而從初則初反爲上是頤口顚倒之象征震動象

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南軒先生曰虎視常垂首按荀九家易艮爲虎象愚謂視全體似離目象或曰四變則離眈眈下視

頤離卦三畫上畫奇象上睫中畫偶象目之睛下畫奇象下睫凡視下則正見上睫而下睫微露兩傍卽艮卦三畫之象故取下視之象欲陰求陽之象逐逐戒之之辭艮止故戒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光艮體輝光也

六五不可涉大川

雙湖曰不可涉艮止象愚謂上體位坎有大川之象或曰頤原畫離伏卽原畫坎

上九利涉大川

雙湖曰利涉陽爻象又全體虛舟象愚謂大川位坎之象或曰伏原畫坎象

大過

大過棟橈

雙湖曰棟橈巽遇兌全體取象愚謂荀九家易巽爲棟象下體巽上體兌兌巽之反皆有棟象

初六藉用白茅

節齋曰藉初象茅六象中溪張氏曰茅柔物巽爲白愚謂初承四剛故爲藉茅巽爲草木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愚謂荀九家易巽爲楊下體位離離爲槁木又全體似坎坎伏離稊以木言幹爲陽根爲陰以爻言初地中二地上陰而在地中者爲根二比初有生稊之象二宜少於巽女而二上於初故稱老夫艮男象二變則艮妻巽女象初在一卦之始故稱女

九三棟橈

下卦巽上卦巽之反反覆觀之皆成巽體故四爻皆取木爲象棟巽木象〇過剛故不勝重任九四剛而柔故勝任（本義說如此）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

上體兌兌之反巽下體巽巽之反兌楊近澤之木故上下體取象皆同枯楊大過象（以上雲峯例）又荀九家巽爲楊枯位互離體華五變則震震爲敷象五比六下連而上分有花象婦兌女象以六在一卦之終故稱老夫震男象五變則震宜老於兌女而五次於六故稱士〇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雙湖曰楊巽象棟巽象

上六過涉滅頂

傳曰澤之象取涉義愚謂頂上象以位言上爲頂象以卦言六在兌體而頂與澤平爲涉爲滅之象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爲心象行亦坎水象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爲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止爲吉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王指五公指二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

習坎泛指卦名窞指下坎坎中復有坎也

六三來之坎坎

來之三在兩卦之間故取象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雙湖曰樽互震木象坎亦木簋互震竹象缶瓦器坤土坎水伏離火象雲峯曰坎中有離自牖離虛明之象愚謂下震木上坎水三四二爻虛中而盛水有樽酒之象下震竹上艮手有爲簋之象自初至四三陰坤土自三至上三陰坤土中二陽坎水和爲泥伏離火燒之有缶象（以上廣胡氏說）坎爲穴有牖象又自二至五似離虛中象坎爲耳四在坎内有納約之象（約結義）○本義云云按弟子職註貳再益也視有盡者益之挾箸也七所以載鼎實者此弟子進食尊長之禮（三貳見酒正）○註吳氏云云大祭用一尊則貳以三尊中祭用一尊則貳以二尊

九五坎不盈祇旣平

傳平則盈也○本義五在坎只能平未得盈愚謂坎下畫缺流象上畫缺岸象无偶則盈盈則平而出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

雙湖曰徽纆獄中索名曰坎刑獄取象三歲上卦三爻象愚謂上變則巽巽爲繩曰坎而爲巽故爲徽纆之象係互艮手象叢棘按周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註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孤卿數九諸侯服九故皆植九棘三公上公三人故植三槐罷民罷倦不能自強之人）○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註圜土獄城圜也

離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離日伏坎月互巽草木伏震稼又自二至四似體坎（丘氏說）此只言麗之義而象皆具焉易之妙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乎正指二五重在五故不言中柔麗乎中正指二五重在二故兼言中朱子曰五借中字包正字畜陽包陰象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履在下之象錯然陽動火躁之象敬陽畫實象程子曰心有主則實

九三日是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雙湖曰缶瓦器取水火土象三陰爻坤土也愚謂三變則卦有三陰爻坤土也伏體坎變體坎和爲

泥離燒之有缶之象或曰自二至五亦似坎變體上艮手下震動有鼓之之象或曰互兌亦伏艮互巽亦伏震互兌口離火有聲歌之象大耋前明將盡之象所謂日迫西山是也嗟兌口離火之象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四陽爻而離體陽性好動離性炎上又在上下之交有突出而來逼之象四在兩離火之間有焚死之象无應有棄象如隋煬之牀簀是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

雙湖曰出涕離目兌澤象戚嗟兌口象愚謂上體離離爲目互體兌兌爲澤兌在離下自目出涕之象離爲火火有聲兌爲口離在兌上自口出聲之象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雙湖曰王指五首上象愚謂折上在兌體上兌爲毀折匪醜曰首取象

易象說卷之一

易象說卷之二

周易下經

咸

序卦有所錯陸氏曰錯卽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也○註雲峯云云雲峯下經取義別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上卦本乾下交於坤而成艮是乾道成男下卦本坤上交於乾而成兌是坤道成女卽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之象二五人位九居五而應二是以人感人六居二而應五是以人應人卽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象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土之體虛澤之性潤山上有澤以虛受潤之象君子法之虛其心而受於人

初六咸其拇

雙湖曰拇只取下體初象愚謂震爲足艮震之反亦有拇之象○本義似不取相應泛論感應之義三爻皆然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如本義意則外字非指外卦泛言所感之在外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雙湖曰腓下體取象愚謂腓亦取反體震象居艮止象○按腓聲說文腓脛腨也腨字又考廣韻則時兖反腓腸也然則脛之下跟之上方舉足而先動處是足肚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

雙湖曰股互巽象執艮手象愚謂隨曰股取義或曰艮二變則隨之反體咸反下艮則爲隨故艮之二咸之三皆言隨

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在上下之交亦有往來象朋指初○往來是自然底往來憧憧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往來二字不可連憧憧說憧憧中別有往來之義程子說微倒了致人疑也蓋往來卽感應之義感應本自然而用私意要如此是憧憧也○朱子曰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又曰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右下義是程子意亦兼有上義也）

象曰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艮爲光四在艮外故未光陽爲大九居四故未大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指上在卦之終大過本末弱也末同義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利貞上震下巽男尊女卑外震內巽男動女順皆正之義利有攸往順以動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下體本乾上交於坤而成震上體本坤下交於乾而成巽雙湖曰卦自乾坤交故以天地言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位有坎離日月之象六虛周流四時之象上二爻天之位中二爻人之位下二爻地之位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愚謂雷震於上風發於下各居其所恒之象立不易方法居其所之象雷風上下理之常不易方所德之常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不恒巽爲進退不果又三處巽極其究爲躁卦之象羞陰吝象九變則陰否之三以本爻言故曰包恒之三以變爻言故曰或或者未定之辭

九四田无禽

巽四互體離離爲戈兵又以陰居陰巽而能正故下二陽從之初亦以位相應故有三品之獲恒四巽之伏體互不成離無藏器於身之象又以陽居陰不正而好動下二陽不從初雖應而虛故有无禽之象又禽鳥獸揔名卦中巽鷄乾馬兌羊震龍非田獲之物也

六五婦人吉夫子凶

婦人六柔象夫子五剛象○婦人六象夫子反爻取象

遯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不惡內止象嚴外剛象遠小人體天下有山之象

初六勿用有攸往

勿用有攸往艮止象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執艮手象黃二中中之色牛艮象革艮剛象莫勝說艮剛止之象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

係艮止象疾柔剝剛象有疾故厲畜以陽庇陰象臣艮閽寺象妾兌象巽兌之反或曰坎爲心艮爲身心者體虛而坎中實爲病之象氣血停勻身得和平艮上感而下虛爲疾之象故遯之三損之四皆以艮體言疾鼎九二變則亦艮體○傳臣妾小人近思末篇待小人之小人葉氏以爲臣妾之小人言之

大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小人君子以地言三在下卦之上可爲君子在上卦之下亦可爲小人卦之取象无常此所以爲易也壯以力言罔以志言皆過剛象

六五喪羊于易

羊五互兌象

上六羝羊觸藩

藩震象

晉

晉晝日三接

晉晝也離爲日離日照臨坤土晝象雙湖曰三接象下體三畫

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傳昭德塞違昭其度也按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昭明善德閉塞惡邪）以照臨百官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昭明其尊卑各有制度也）桓臧哀伯之諫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

摧如六以陰柔前阻艮山有摧如之象孚中虛象罔孚艮止象裕坤安厚象

六五往吉

六五自四而升爲卦之主故曰往吉

上九維用伐邑

伐邑取離坤象以離之戈兵臨坤地之上有伐邑象○象傳尢可吝也尢疑宂古猶字

明夷

象曰（大象）

傳屛樹屛謂之樹天子外屛諸侯內簾士以帷以別內外蓋蕭墻之意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

初前阻坎坎爲陷有垂翼之象行陽動象不食初近坎而不在坎體象言離有口象又離火有聲象左傳初變則艮艮爲言○訟六三食舊德本文在坎體泰九三于食有福本文在兌體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馬坎象壯震健象渙初亦同二在下故曰左兵法右爲前左爲後初爲足二爲股卦全體取象○傳蹶張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註材官之士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以手張弩曰

擘張以足蹋曰蹶張（蹶厥音）

六五

傳傷明之極傷明自傷其明

家人

序卦明於內而巽於外明內巽外程子意以男女言之五爻傳可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女正位乎內以六居二陰得陰位男正位乎外以九居五陽得陽位男女正天地之大義馮氏曰彖

三才而兩之五天而二地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愚謂火者風之母身者家之本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而先修其身言行者身之樞機有物有恒則身之修而家得治矣

初九閑有家

二虛中初在下而連亘有閑之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

自初至三自三至五卦體重離有巽宮之象二在下之婦四一家之母故二中饋四富家无攸遂陰

無成之象居下卦之中故曰在中互坎有飮食之象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三在兩離之間離爲頤口象三危地故多言厲婦子指二四嘻嘻亦離口象又離火有聲象終三象進齋徐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比乎二四兩柔之間故又有嘻嘻之象

九五王假有家

本義王指五君位家指下體離象假應二象（假大也）

睽

初九悔亾喪馬勿逐自復

馬坎象初與四非應而四比三有喪馬之象八於坎陷故勿逐自復兌說象

九二遇主于巷

主指五君位巷陰偶象曰卦義取遇象〇遇非應故取象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互坎坎為輿三介二剛之間下制於二有輿曳之象又坎為曳上阻於四四離體離為牛有牛掣之象天髡首劓截鼻坎為刑兌為毀折之象朱子曰天合作而剃鬚也愚謂離為頤口象三附離下鬚象而兌象或曰兌巽之反巽為寡髮有天象兌伏艮艮鼻伏而兌毀折有劓象終三終象初對終之辭

六五往何咎

往柔上行象五自四進居中得應故往无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孤九四胡氏說見離目象豕坎象塗坎象三在坎體之下有負塗之象鬼坎象坎幽陰之方有鬼象車坎象三在坎體之內有載鬼之象弧取全體象又坎弓象雙湖曰兌為巽木之反有弓象巽繩為弦象雨坎象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亾也

羣疑非豕以為豕非鬼以為鬼之類

蹇

見險而能止

坎在外艮在內互離在中有見險而止之象內坎外艮中無離體所以為蒙

初六往蹇來譽

往則入險故蹇來者不往之謂艮體篤實輝光致譽之本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喜陽者陰之所喜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往不來之謂來就三碩大也陽為大故曰碩大人五也（丘氏說）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利西南指九四无所往其來復吉指九二有攸往

夙吉二往則入於五而坎之險變爲坤之夷故吉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初二地五上天坎在下雨自天而下施之象震在上雷出地而奮震之象果陽象如剝以一陽而象果草木陰象如巽得一陰而象木甲陽奇象析陰偶象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

矢坎堅木有矢象自二至四爲離戈兵象黃坤之色坎本坤體交於乾爲坎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負承四有負之象乘二有乘之象又三坎體而在上有乘車之象寇坎爲盜

象曰自我致戎

戎離戈兵象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初在下象震爲足曰足取象孚陽實象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指五小人指三陰同類雲峯曰五得中可爲君子六爲陰亦類小人愚謂易中孚字皆作孚信之義獨此作孚驗之義恐未安愚曰張氏之說以爲孚五虛中之象君子有所解去則吉而有孚於小人之心如舜之退四凶豈有不心服之理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

雙湖曰墉指四坎爲弓自三至五互坎上在震體震爲動有射象隼離爲飛鳥象自二至四互離墉自三至上三陰坤土震木爲幹有墉象○同人之四取三奇畫連亘之象故但曰墉解之上取坤土震木之象故曰高墉取象无竆此所以爲易也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孚全體中虛象貞卦之成由上九九居三則正居上則不正故曰可貞往指九自三而往之象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簋震竹艮手有爲簋之象二簋雙湖曰无其象而義取諸損或曰下卦三爻損一爻二簋象二爻皆應上卦有享象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下體本乾上體本坤乾之九三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變而爲六三是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上

行自三而上其益在上故曰其道上行建安丘氏曰下體本乾三畫皆陽過於富實當損者也上體本坤三畫皆陰過於虛乏當益者也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聖人豈以損民之不足者爲損哉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損九三益益上六盈指上九陰虛故盈之虛指六三陽實故虛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朱子曰山下有澤澤下山以塞其澤之象愚謂澤

山之高則損其高塞澤之深則損其深損之象也懲忿法損山之高之象窒慾法損澤之深之象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應四四止體有已事象四應初初說體而陽動有遄往象說以益四而能止有酌象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不正故利貞互震體以陽居震動故有征凶之戒以陽居陰剛柔適中損則失中故曰弗損亦說以能止之象五虛中受益之象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也使遄四互震動象有喜四近兌取象又初兌體說以益四四之喜由初而得者也或曰自二至上似離伏似坎坎爲疾○遯下體艮九三言疾損上體艮六四言疾艮上盛下虛疾之象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十朋坤象龜似離象弗克違六柔象五虛中有受益象丘氏曰五受二之益而又得上之益故曰或益之○本義註幺於徐反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受三之益不可更損以益三故曰弗損亦艮止象益三柔虛象上不正故曰貞吉利有攸往象主上九言爻亦言之得臣指下五爻家指五四三卦體外實中虛有家象又艮門庭象五四同體三其應也无家指二初二初巽體而非應也

益

益利有攸往

一陰往換得一陽來故利有攸往自初至五虛中舟象○夫子以二五釋利往之義非文王本意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日進似離爲日震動爲進无疆互坤象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坤之初六上於乾之四而爲巽乾之九四下於坤之初而爲震亦風雷相益之象坤過於柔乾過於剛坤之初六變爲初九有遷善之象乾之九四變爲六四有改過象○益象在恒下丘氏說甚好

初九利用爲大作

作震動象大作雲峯曰陰爲小陽爲大初陰在下本小也損乾之陽以益之則大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二以陰居陰貞也柔或失守故戒以永其貞則吉二虛中而應五五上天位故有享帝之象王者用之則吉雙湖曰王指五愚謂此以占言非必指五也丘氏曰二受五之益又受初之益故曰或益之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外指外卦

六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雙湖曰告自初至五有頤口象公指三圭以玉爲之三陽乾爲玉又全體似圭互艮手執圭象有孚虛中象告全體頤口象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四本坤體上遷於四有遷國象雙湖曰公指四愚謂公指五從五從四依四依五皆以陰陽相比取象公非必指五爲公猶言公家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心五坎位象問頤口象勿艮止象我指五惠曰卦名取義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益極而變之象擊下艮手象心上變則爲坎又上卦位坎有心象立心勿恒巽象

夬

夬揚于王庭

揚陽明象全體伏剝卦有王庭象

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告兌口象邑兌得坤之上爻爲邑象或曰下卦乾伏坤象戎兌金象不利卽戎兌說象利往往則由夬而爲乾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

澤氣上於天則蒸潤而成雨卽潰決之象君子法之施祿澤而及下澤豈有上天之理以氣言耳韓子曰天將雨水氣上

初九壯于前趾

以陽居陽而又乾體有壯象趾初下象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往陽進象不勝初微象潘氏曰猶布衣而論權臣不量力之甚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惕兌象素問金在志爲憂號兌口象莫夜下體離位之終象戎兌金象勿恤占辭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

壯全體似大壯取象頄乾首象君子三象夬夬息齋余氏曰三與五皆曰夬夬一應陰一比陽非倍其決不可也獨三在五陽之中與上六應故曰獨行雨指上兌澤象澤氣蒸上於天有雨象濡曰雨取象慍曰違衆應上取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亾聞言不信

臀兌爲巽之反巽爲股四在股之上正臀象膚陰柔之物无膚爻剛象行次且巽爲進退不果象羊

兌象四在兌體後有牽羊象言兌口象聞言不信兌體坎耳內塞象或曰臀坐則在下立則在上兌爲巽之反有坐象夬四言臀坐之象姤三言臀立之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

莧陸皆澤草兌爲澤故取象夬夬以剛居剛象中行五中象雲峯曰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

號兌口象无號雲峯曰九三惕號呼衆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上象終有凶終爲五陽所決去也

姤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魚初象初已遇二无魚之象民初陰象陽爲君陰爲民又四陽在上君象初陰在下民象

九五以杞包瓜

杞陽象指五木少陽故以象陽爻瓜陰物初象杞包瓜以陽包陰之象或曰杞全體巽木象

萃

上六齎咨涕洟

平庵項氏曰齎咨兌口之歎涕洟兌澤之流愚謂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自三至五巽巽爲眼兌在巽外有出涕之象自二至四艮艮爲鼻兌在艮外有出洟之象嗟如自三至上反覆成兌故三曰嗟如

上曰齎咨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

元大也陽爲大大人指二見巽眼象南離象雲峯曰木生於地有進而上之象巽坤之中有離故有南象自巽而坤其行自南故有南征之象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

初六允升

允柔虛之象

九二孚乃利用禴

孚二中實象禴夏祭名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進齋徐氏曰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或曰升萃之反自初至五爲兌艮正岐山象亨以順

而升之象

六五貞吉升階

貞五不正故戒○傳彙升用彙而升治道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在坤上陰暗之象不息取卦名義貞反冥義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不富陰虛象

困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

傳推致其命致命之致猶致知之致

井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

繘巽繩象瓶巽木象馮厚齋言古者樽罍皆用木汔至巽未方入水之象羸瓶巽下缺之象以雙湖說推之瓶瓦器三陰坤土坎水和之離火燒之之象自初至五亦以木巽火之象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坎爲勞之象勸相巽爲齊之象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泥吳氏說不食泥而不泉故取象禽離象互離隔

一畫无禽之象或曰上體坎爲食下體巽兌之反坎在前兌口背之有不食象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井谷卦下缺象鮒陰物初柔象雙湖曰甕瓦器三陰坤土坎水和爲泥離火燒之之象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渫井以陽剛爲泉以陽居陽有渫象陽清而陰濁不食井以上出爲功三在下故取象我指三心惻三近坎坎爲心爲憂可用汲所應柔可汲而不能汲之象王明指九五福兌澤象並指三五或曰三互兌爲口三雖兌體至四方成口故有不食象

六四井甃

甃張中溪云甓而脩之亦坤土坎水離火之象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井以陽剛爲泉以陽居陽有冽象陽清而陰濁泉坎爲泉雙湖曰食坎象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

收上六井口之象勿幕坎口不掩之象有孚本柔虛象以井象故程朱釋義別

革

革乃孚元亨利貞

乃孚卦體中實象元亨雙湖曰彖言元亨者皆初畫陽也利貞主二五言○註爐鞴之鞴吹火革囊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天地五上天初二地九六四時之象湯武指五五天位而在下有順天之象應二二人位應人之象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鞏艮止象初變則艮

九三有孚

彖言有孚指卦中實故三四五皆言孚

九四改命

命巽象改命離下體而進上體故取象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面上象上居正有君子象陰小有小人象征凶上終象居貞陰居陰象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炳陽明象蔚陰暗象

鼎

鼎元吉亨

二五相應皆曰元亨（李隆山說）

巺而耳目聰明

耳目或曰離伏坎象

初六鼎顚趾得妾

趾初象初分趾也傳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顚之象得妾或曰巺之反兌兌爲妾初顚而向上則成兌有得妾之象

九二我仇有疾不我能卽

我指二仇指初或曰疾艮象二變則艮不卽亦艮止象又卦自初至五全體似坎有疾之象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耳指五雙湖曰三變則上下皆坎三在上下之間有革象西溪李氏曰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耳革行塞林氏郭氏云云膏兌澤象不食三互兌體兌爲口至五方成口三前隔一畫有不食象雨兌澤象凡澤氣蒸潤則雨五在天位三在下而上從五有方雨之象終三象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折足兌毀折足指初公雙湖曰指公家餗鼎實雉膏之屬離象渥兌澤象本義作刑剭離獄伏坎刑象剭刑在頄爲剭（見周禮司烜氏註云必在甸師者以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故就而刑焉蓋王之同姓也）餗周禮聖人糝食註菜餗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耳六五一偶雙峙於鼎腹之上有耳象金上九剛象鉉上九一奇橫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利貞戒辭五不正故戒之

震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雙湖曰笑言啞啞自初至四有頤口象又震有聲象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百里震爲侯取侯國象匕坎木象鬯坎水象不喪坎在上艮在下艮爲手有執匕鬯之象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宗廟震木艮門闕象社稷震本坤體坤爲地一陽生於下而爲震震爲稼有社稷之象祭主卽主器之義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厲指初貝雙湖曰自初至四似離龜貝之象愚謂此爻主互體而言貝離象二偶互艮有喪貝之象二變互離有得貝之象勿逐艮止象或曰九

指九四陵艮象二億其必喪貝而進至五則无喪肰自守中正雖失之而不逐自得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或曰蘇蘇三去初遠震聲漸緩之象震已緩故行而无災眚蘇蘇震動而自失之象行震足象眚雙湖曰目疾无眚互坎而離伏之象

九四震遂泥

泥坎象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往來指四三四處上下之間故多言往來（雲峯雙湖僉）

億无喪震來緩故億其无所喪而且有事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處重震之極索索震極而動之象視上變則離目象矍矍亦震極而動之象征凶上窮象躬艮象不于躬艮背象震至上將反爲艮故取象鄰指五婚媾指三有言无應象言三自初至四頤口象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註雙湖曰人以面前爲身面後爲背卦體似人背面而立是爲艮其背云云雲峯曰人身惟背不動此艮止象云云愚謂以二體言背艮象下艮上艮有兩相背立之象外體背立故不獲其身身者指內也以內卦爲主故曰身內體背立故不見其人人者指五也雙湖言卦以二體言則二人六爻言則六人是也人我兩不相應之象卦體六爻皆不相應亦有此象行互震足象見離象不見互坎而離伏之象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思互坎象坎爲心亨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全體取象不拯陰柔象隨二變則隨之反體心互坎象不快陰吝象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三在上下之間故爲限在人則腰胯也列分列亦上下體取象夤膂也膂卽脊骨全體背象三多凶故厲薰離火象自三至上似離三近之故薰心坎象

六四艮其身

身全體取象中溪張氏曰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

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

六五艮其輔

輔全體取象雙湖曰五居一身之上象朱子曰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又曰咸艮皆以入身爲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上九敦艮

敦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爲敦

漸

漸女歸吉利貞

革利貞所利者貞之義也漸利貞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註中溪張氏云云愚謂卦自否變卦之成由二爻之交也女歸主中二爻言下體本坤坤之六三上交於乾之四上體本乾乾之九四下交於坤之三男自外而來女自內而出有女歸之象六居四九居三男女各得正位故曰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本義之字疑衍或是漸字愚謂需師咸恒之類卦名即有此義如漸非有進義但其進以漸耳故加之字謂以漸而進者女歸爲吉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之高曰山之高俗之善由德之居曰山肰後高其高有漸居德肰後善其善有漸此卦之象而君子法象之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

雲峯曰自子午以東爲陽子午以西爲陰由艮達巽子午以東陽氣之地也立春以後鴻鴈來故六爻皆係以鴻鴻隨陽之鳥也愚謂以卦德言則上巽下止鴻之行長幼相隨羣而有序長必俟幼有

上巽之象幼必後長有下止之象以互體言則坎在下坎爲水離在上離爲鳥有水鳥之象合卦德互體取鴻象干水涯二至四互坎有水涯之象小子艮少男有小子之象有言左傳以艮爲言或曰艮伏兌口象

六二鴻漸于磐

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以下體艮連互體坎故取象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飽三陰畫爲坤互坎在中有食在腹之象又離爲

大腹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高平曰陸艮象或曰初二地位三在地上有陸象夫三陽爻象征從陰也婦四陰爻象孕得陽也註鄭氏云云雙湖云云愚謂彖言利貞以卦變言爻言凶者以卦體言以變言則坤之三往居於四乾之四來居於三男女各得其正以體言則艮巽非耦三四非應爲夫婦不正之象三本乾之四往則復乾體四本坤之三來則復坤體征指三之歸四既還其居故有不復之象三進於四則包一陽在

中有孕之象退於三則失陽故有不育之象禦寇禦艮手象寇互坎象互坎連下體艮有寇在門庭之象艮手在內而止之有禦寇之象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離羣失道漸陸之義陸非所安而獨漸于陸爲離羣爲失道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愚謂或者未定之辭木之枝鮮有横平故云或得

順爻柔巽體巽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

陵艮象雙湖曰五變則艮婦指二二當五至三三爻象以一爻爲一歲而數之也不孕陰陽未合之象終莫之勝二五正應而三四莫能奪也

上九鴻漸于陸

逵雲路上九在天位象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征凶以卦象言少女從長男以卦德言女說而男動皆不正故征凶晁氏曰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皆失正故爲征凶愚又嘗推之征凶主三四二爻言以卦之成由三四之交也三不正而居說體四不正而居動體以不正之女說不正之男是情欲之感而凶之道也故征凶无攸利晁氏云云愚謂指三而言如蒙三不有躬无攸利之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天指下體乾地指上體坤三四交而成卦故曰天地之大義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之動不常而澤之隨无終君子觀雷澤之象以

永其終而知有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

娣兌象跛初在下足象初不中行不中故跛或曰巽爲股兌巽之反體有跛象以陽居陽陽爲健故能履

九二眇能視

眇互離目象二不正視不正故眇有應故能視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賤妾兌象娣亦兌象三在二上而從適於二有反歸以娣之象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愆期取震象節初齊氏曰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家語曰霜降多婚冰泮殺止震則冰泮矣故曰愆期有時四變則坤坤則霜降矣初爲正應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帝乙五君象君五象袂雙湖曰三陽乾衣也中二爻陰陽互袂象愚謂三在二上耦畫分峙有袂象娣指三三兌體艮三陽乾爲衣五在衣外三在衣內有美飾象月互坎象五在坎體上已盈矣云幾戒辭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女上陰象筐震竹象承震反艮手象无實陰虛象士指三羊兌象刲離兵象離兵在兌羊上有刲羊象血坎象坎血在上而離爲乾卦有无血象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王指五二至五似體坎坎爲憂三至五互體兌兌爲說有勿憂之象日離象離爲午有日中象愚曰雙湖之說推之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象有光亨之勢故曰豐亨將至明盛之地故曰假之日至於中則盛極矣盛極則可憂然不必過於憂也

宜至於中而不過過則衰之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日離象月似體坎象天上二爻地下二爻人中二爻鬼指陰爻神指陽爻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

初四相應之位故曰配初指四爲主四指初爲主各自本爻爲義初四皆陽故曰旬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曰雲峯離納己震納庚至己十日爲旬之說推之凡相求之道速則合緩則睽十者數之終僅能无咎而已過則有災必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

蔀雙湖曰草茂也震巽象日中離象見離目象斗雙湖曰五上陰爻四黙象往應五也疑疾五陰暗象暗則生疑疑則生疾孚虛中象發五在震體有可發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

沛作旆鄭氏云旌旗之垂者愚謂三陰畫爲坤坤爲帛互體巽巽爲木有旗旆之象日中離象見離目象沬小星雙湖曰亦上二陰爻象折兌毀折象右指上兵法前爲右折右肱震者艮之反艮爲手艮手倒置有折肱之象

易象說卷之二

易象說卷之三

繫辭上傳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列者人列之也蓋謂欲辨列貴賤則觀六位而可知云下同○自此以下言用易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各指所之之說如諸家說者則連上文義其理似優○註朱子云云朱子之意蓋謂大卦之辭易小卦之辭險者各隨卦之所向而異也諸家之說恐非朱子本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陽故明地陰故幽謂觀天地而知幽明之所以然至於本義晝夜南北之說則謂天地又各有陰陽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朱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知者見之謂之知只是見那收斂處

生生之謂易

以下說書

通變之謂事

註丘氏變字義與朱子不同

陰陽不測之謂神

註朱子曰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云云一是一箇道理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註陳氏說雖非朱子意甚奇亦一說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註項氏說第一節通論易之理廣大无遠不包无近不具第二節分乾坤而言所以廣所以大者乾无不包坤无不容而无一物不有乾坤之理者恐非朱子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註批大卻導大窾批擊也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導順而解之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老陽掛扐十二進一四則爲少陰掛扐十六過揲三十六退一四則爲少陰過揲三十二進者合也退者離也老陰掛扐二十四退一四則爲少陽掛扐二十過揲二十四進一四則爲少陽過揲二十八退者離也進者合也

二篇之策

註倒筴側龜按禮曰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註卜筮之官龜筴其所奉以周旋者於君前而有顚倒反側之狀此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有誅罰方氏曰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

引而伸之

引伸之義恐只在占得一卦上○引伸指六畫

第九章章下本義大卜筮人之官按周禮大卜通掌卜筮卜師筮人各掌龜策○註雙湖說雖非朱子之意而要領所論亦好

以動者尚其變

變卦爻之變吳氏曰動者曰變得占也

其受命也如嚮

本義宰自右贊命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本義窺敵制變按荀子制作觀○偶參伍之驗愚意偶猶合也○必參而伍之本註三卿五大夫欲亟議也（還史）索隱曰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欲參伍亟議也（蒙怙傳）○參伍不失本註參錯交互明知事情○參伍其價以類相準按趙廣漢欲知馬價則先問牛價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註朱子曰章蔀紀元按漢律曆志十七歲七閏氣朔分齊爲一章閏盡歲爲蔀首詩註疏七十二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律曆志四千六百十七歲爲一元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至精故極深至變故研幾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朱子於本義泛論易理而小註中書亦如此云者恐如胡氏註說耳○註項氏云云項氏所論此章上兩節則與朱子不同獨此節所論與本義專言卜筮之義相合故有取焉○枯莖敗槧槧削牘也版長三尺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義序例本義序例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註雲峯說恐得本意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有之極而居无位之地是謙退不居思順之義也五之孚信而履之履信也五之文明而志從於五尚賢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

註吳氏說與前章註錢氏說同盡意以上爲伏羲事盡情僞以上爲文王事盡言以上爲文王周公事所論極分曉然恐非朱子之意

繫辭下傳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註雲峯說未動之動疑重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至此始言著之變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註雲峯說肰亦之間語意未備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註朱子曰故易曰易字宜衍○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仁也聖人有天地之德故以仁守位如此看允順雙湖作仁字說○如項氏註說則正辭禁非皆在理財中但以朱子敎化便在正辭裏面一語觀之則恐非只言理財也

第一章章下註雙湖說貞字似用橫渠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析判兩木夾於門爲機相擊以警夜也今荒城多叩鼓以持更蓋其遺象也說文又云夜行所擊者

○第二章章下註荀軒程氏說乾天二字疑明決之誤然更思之則夬之爲卦下乾上兌兌爲口舌故曰決言之兌乾爲天天者以理言故可以防僞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說文尺蠖屈伸蟲也陸佃曰尺蠖一名蝍蝛一名步屈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繭化爲蝶漢志取

尺義者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註吳氏曰神不外馳入者无出云云入神義似與朱子不同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朱子曰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按本卦九四陽剛有石象九二亦陽剛又坎體坎爲叢棘有蒺藜象三其所居卽宮也朱子又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註朱子曰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按化生以下未詳疑指字下有方字木字下有亦字氣化與本義氣化不同○朱子曰程子說云云初二二陽四五二陰三與上應皆兩相與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註雲峯云云朱子之意蓋謂卦爻之義雖雜而不外於陰陽之變胡氏則以爲不差違於伏羲之易似與朱子說不合然其說亦有理可備一說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胡氏以名爲卦名也○註吳氏說得之

困德之辨也

本義困以自驗其力之力定力也

恒雜而不厭

恒久而不變故雖處雜亂而常德不厭謂持德如一也朱子之意如是蔡氏則以爲雜者人厭之而恒之雜則不厭是恒有雜亂義豈謂事變之多而所守不變故其雜可以人不厭耶若然則與朱子

說无異但厭有人己之分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註左傳中一處說古得觀卦按陳公子完之少也周太史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其言卦體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蓋本卦三四五爻爲艮之卦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也在莊公二十二年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聖人之心有乾坤之理故能如此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幽贊於神明按語類朱子以爲爲神明所贊與本經小註不同

參天兩地而倚數

註丘氏說與朱子不同然其說極妙可備一說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陰陽氣也未成卦故指氣而言剛柔質也已成卦故指質而言生爻云者這是老陽爻耶是少陽爻

這是老陰爻耶是少陰爻細別之然後見有六爻也

第一章章下註漢上朱氏說揲蓍分卦之卦疑掛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註丘氏說極分曉○雙湖說極妙○順性命卽和順於道德之義

故易六位而成章

朱子之意但謂陰陽之位畫相間以成文章而已初不及揲蓍求卦之事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撓去聲韻會擾也屈也如莊子萬物不足以撓心之撓

坎爲耳離爲目

註朱氏說一闔一闢目瞑耳聽未詳疑一闔一闢之間目雖瞑而耳則聽也

乾爲天爲圜

本義爲龍爲直爲衣爲言龍本乾卦取象直本上繫傳乾其動也直之義衣本黃帝堯舜垂衣裳取乾坤之象語屬陽默屬陰盖坤闔是默象乾闢是語象故乾取言象

坤爲布

本義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牝象迷象在坤彖方象在坤二囊象在坤四裳象黃象在坤五帛與布象同徐氏云動闢而廣故爲布漿按周禮漿人六飲之一米汁相載色濁而味厚故取坤陰象

震爲專爲馵足

專一作敷馵馬四骹皆白陸佃曰蓋取其躁故二絆其足言制之而動（陸亦指易象而言）馵一絆其足馵二絆其足○本義爲玉爲鵠爲鼓玉震陽剛在內陰柔在外取內堅剛而外溫潤之象鵠震陽動之卦陽色白又動而上進故取象鵠鳥之色白而高飛者或曰一奇在下有身之象二偶分開有兩翼象鼓在中孚三互體

巽爲木爲風

本義爲楊爲鸛楊象在大過二鸛唐本作鶴然疑鸛是飛者風族巽爲風鸛者澤鳥巽之反兌兌爲澤故取象若曰爲鶴則在中孚兌象亦巽之反鶴亦澤鳥

坎爲弓輪

註徐氏曰弓蓋二十八按蓋車之蓋弓蓋之橑周禮輪人註王昭禹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八以象星也○本義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宮本困三律本師初棟本大過似體叢棘本坎上狐本未濟初解二蒺藜本困三桎梏本蒙初可坎爲水水者順地勢囙人導故取象

艮爲果蓏

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苽瓠之屬○本義爲鼻爲虎爲狐管輅曰鼻者人中之山（朱子有麻衣易辨）虎本頤五

狐本解二變互體或曰狐色赤陽在外之象性多疑陰在內之象

兌爲巫爲剛鹵

周禮有司巫男巫女巫之官剛鹵按孫子絕斥澤註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沮洳不可處軍又曰斥澤不生五穀者又史記東方食鹽斥西方食鹽鹵蓋鹽地一也而東方曰斥西方曰鹵然則斥鹵皆鹹滷沮洳之地而熯則剛燥濕則泥淖草木亦不能生者○本義爲常爲輔頰常兌爲澤澤者止而不流故取象輔頰在咸上爻

序卦傳

頤者養也

註閻氏論養字恐非本意

晉者進也

註雙湖說互坤也之互下疑有乾字

得其所歸者必大

謂得物之所歸也若曰得己之所歸則己亦大中之一物安有自大之理如此看可以合必大之義

雜卦傳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觀四陰求觀於上二陽爲觀於下此互有與求之義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本泰卦九三上六二爻變而爲損故曰衰之始也益本否卦初六九三二爻變而爲益故曰盛之始也余氏註說恐或如此

篇末註雲峯云云上經陰二十四陽十二下經陽十八陰六移否泰於下則下經陽二十四陰十二上經陰十八陽六故云復如之

易象說卷之三

跋（此本續集跋而今於重刊續集合於原集惟續集中易象說一篇遵大山李先生勘定自爲一冊而其論贊語亦在跋文中故跋文姑附于此）

退陶夫子倡道東南樂育英才成德達材之士鬱然爲儒林之表邦國之楨厥惟盛哉芝山曺先生以穎悟之資勵刻苦之志早歲登門得聞君子之道而盡心焉研究鑽覈體驗履踐蓋無一日而非學者及其充積發越而見諸用則素位行患而絶怨尤之萌倡義糾旅而急 邦家之難其隨材設敎及人成物之效藹然被於西南 朝廷方且嚮用而先生已歸臥於瀨水芝岑之間矣杜門靜處

潛心大業家禮有考證質疑有考誤其闡明奧義羽翼斯文之功又曷可少哉門人弟子旣鋟諸梓與詩文若干卷幷行於世而其零文逸語尙多散佚易象推說大學問答僅存於塵蠹爛斷之餘先生五世孫善迪極意搜輯粗成篇帙其孤德臣思追先志更加編隲别爲年譜以著其出處履歷與夫言行之詳先生之始終大略備矣竊惟先生未嘗以著述自居此數篇者皆出於隨手劄錄未經勘定然荏苒數百年漸就湮沒而無傳焉則豈不爲後學千載之憾哉惟在後之觀者深翫而善讀之如何耳德臣氏以象靖亦與聞先生之風而悅之者使一言以記其顚趾逡巡不敢辭

歲己亥仲春上浣韓山李象靖謹識

書傳會選

提要

《書傳會選》六卷，明劉三吾等奉敕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洪武間味經堂刊本，現存四冊，闕卷五，卷二係手抄補入。每半葉有界九行十八字，注文小字雙行，行十八字。白口，白魚尾，四周雙邊。是編成書於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歷時僅五個月（四月至九月），由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敕校考宋人蔡沈《書傳》之失，合朱子者存之，不合者改之，計糾改處凡六十六條。序文末段有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十月二十五日徐家傑識、其子致愉書跋，卷中另有批注多處，每卷標目下題有「某年某月讀」。書中殘損葉較多。劉三吾（一三一九—一四○○），初名如孫，以字行，號坦坦翁，茶陵（今湖南省茶陵縣）人，嘗仕元明兩朝。洪武時總領編修《書傳會選》《寰宇通志》諸書，有《坦齋集》遺世，《明史》有傳。

原書有殘損

書序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氏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皥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書籍也音釋序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漢武帝時爲諫大夫王于放反傳陸氏名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唐高祖時爲國子博士作諸經傳音義王于放反太音泰皥下老反音與鎬同治去聲）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名摯己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揆度也音釋序少失照反昊下老反顓音專頊許玉反傳王于放反下德王並同號去聲下同嚳枯沃反耆渠伊反史記註作伊祈周禮有伊耆氏註云古王者號今爲姓又說見伊訓篇度達各反）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音釋序索色窄反傳杜戀反後凡言春秋傳者倣此相去聲）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按周禮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音釋〕〔序〕〔論〕盧昆反〔斷〕都玩反音與段同〔傳〕〔去〕上聲下並同〔要〕去聲〔治〕去聲〔載〕作代反音與藏同〔識〕音志〔應〕平聲）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幷六國爲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音釋〕[illegible]〔難〕去聲〔解〕音蟹〔傳〕〔幷〕去聲〔傳〕柱戀反孔鮒符遇反字子魚孔子九世[illegible]爲陳涉博士騰之兄也騰字子襄爲漢惠帝博士安國之祖）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爲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伏生本但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眞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音釋〕〔序〕〔校〕胡教反〔濟〕子禮反〔過〕古卧反〔裁〕字當作才俗作纔偉也〔傳〕〔傳〕柱戀反〔治〕澄之反下同〔太常〕掌宗廟禮儀秦名奉常漢景帝更名太常〔掌〕故晁錯傳註掌故百石吏主故事也〔晁錯〕音潮措漢[illegible]時人〔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作古文尚書[illegible]光武時爲議郎〔屬〕音燭〔馬鄭〕後漢馬融字季長扶風人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唐藝文志古文尚書馬融傳十卷鄭玄註九卷〔孔穎達〕字仲達孔子三十二世孫唐太宗時爲國子司業承詔作五經註疏名曰正義〔復〕扶又反〔見〕形甸反）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

原書有殘損

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旣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蓋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磨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嚳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

原書有殘損

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劉氏安世曰古文尚書乃科斗文字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故曰爲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音釋〕〔序〕共音恭〔好〕去聲〔治〕平聲〔壞〕音怪下同〔夏〕亥雅反〔傳〕柱戀反〔論〕盧昆反下同科斗書廢孔疏云蒼頡書三代不改至周時與史籀大篆並行秦滅經籍始改字法故漢世無知古文者〔更〕平聲〔合〕音閤又如字下同〔復〕如字謂復孔壁古文之舊取出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五篇并序一篇陸氏音扶又反謂再取出此五篇也亦通〔并〕卑盈反及也可〔復〕扶又反〔王〕時掌反〔傳〕〔傳〕柱戀反下之傳同〔夫〕音扶下同〔聱〕牛交反〔冠〕古玩反〔孔疏〕所據反卽孔穎達正義也〔汨〕音骨〔共〕音恭〔槀〕口到反〔飫〕依據反〔嚳〕枯沃反〔釐〕陵之反〔分〕扶問反）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音釋〕〔序〕〔爲〕去聲〔傳〕柱戀反下同〔研〕倪堅反〔思〕去聲〔見〕形甸反〔近〕巨靳反附近之也〔冠〕古玩反）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

（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考焉）【音釋】【序】（覆扶又反好去聲）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括蒼葉夢得曰尙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按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櫽括潤色麤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音釋】【序】（【應】平聲當也言當近正也）【傳】（易以豉反【櫽】括音隱括採曲者曰櫽正直者曰括【麤】坐五反疏略也）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書傳會選明洪武間刊　先大夫購之肆中紙版精良惟夏書已佚道光甲申六月余年八歲以是書命讀業師湯達亭先生也迄今五十年矣幼讀佔畢若前事每

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者也）【音釋】【序】（【傳】柱戀反下同【張霸】前漢東萊人見百篇之序按史記盡引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僞泰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是西漢之世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僞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固】如字【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玄孫【班固】字孟堅後漢扶風人【劉歆】字子駿向之子【賈逵】字景伯後漢扶風人【服虔】字子愼後漢河南人【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鄭沖】字文和滎陽人晉初太傅【蘇愉】字休預扶風人【梁柳】字洪季天水人【內兄】舅之子長於己者【皇甫謐】齊畢反字士安安定朝那人【臧曹】字彥和陽城人【梅賾】仕革反字仲眞汝南人爲預章內史【上】是掌反）【傳】（【屬】音燭）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

一展卷惝怳久之壬申夏初兒輩書室有祝風之祥羣籍毀焉是書獨完好如故壹似有神物呵護者異矣今冬十月長孫同生八歲讀書經復以是書授之其師適旋里課之者三男致愉也祖孫傳經毋亦家門雅事耶孫其勉之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十月二十五日東溪居士徐家杰識

男致愉書

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而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以諸篇正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者云音釋序（易以豉反下同近巨謹反遠近之近倍與背通不類西京文字鄱陽程伯圭曰西漢未有學左氏春秋傳者劉歆始欲表章而諸儒詆罷之今孔序及傳中皆引左傳非巫蠱以前之書明矣見先見反而見形甸反覆扶又反匱柱戀反）

書序終

書傳會選發端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

大德聖人在

天子位之日舉議禮制度考文之典謂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峰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爲集傳發明殆盡矣然其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爲天之陰騭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開示方來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

聞

皇上允請乃召天下儒士倣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凡蔡氏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足其所未備書成

賜名曰書傳會選今所引用先儒姓氏定爲凡例于後

今文尚書（漢文帝時伏勝所授凡二十八篇武帝時又加泰誓一篇謂之僞故除存古文）

堯典（合舜典爲一篇前少今二十八字）　皋陶謨（合益稷爲一篇篇首少[illegible]字）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分三篇今爲一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一自虞書二典三謨以下每篇悉具篇題經例大書傳例小書只從原詁訓字起如曰粵越通之類至於新引諸家之説就錄于下其下復用蔡説則圈以別之從省也

一蔡傳有須易者以他説易之如堯典九族則易以夏侯氏之説氏析因夷及日月左行之類皆用他説而去其本文即實也

一五十八篇之傳有非蔡氏之舊者別而出之凡六十六條

一所引先儒姓氏

漢孔安國氏　夏侯勝氏

晉王輔嗣氏　郭景純氏

唐孔穎達氏

宋張橫渠氏　東坡蘇氏

東萊呂氏　新安王氏

伯圭程氏　五峰胡氏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合康王之誥爲一篇）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月卿許氏　之奇林氏

大猷陳氏　應麟王氏

補之鄒氏　漸安陳氏（櫟）

陳氏（經）

仁山金氏（履祥）　董氏（鼎）

胡氏（旦）

一會選今儒姓氏

翰林學士劉三吾

國子祭酒胡季安

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

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

翰林致仕編修張美和

國子致仕博士錢宰

翰林修撰

許觀　張信

翰林編修馬京　盧原質

齊麟　張顯宗

景清　戴德彝

國子助教高耀　王英
定公靜
教授高讓
學正王子謙
教諭張仕諤　何原銘
傅子裕　周惟善
俞友仁
訓導趙信　謝子方
周寬　洪初

王廷賓　萬鈞
唐棨
儒士熊釗　蕭尚仁
揭軏　靳權
張文翰　王允升
張師括　蕭子尚
解震

書傳會選姓氏畢

同治甲戌十月廿三日同生讀

甲申六月二十一日讀起

[illegible]

書傳會選卷第一

壬寅歲讀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夏氏僎曰謂之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三聖授受實守一道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illegible]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傳（說文書名後漢許慎字叔重作　丌居之反說文云下基也薦物之丌音與基同象兩木承横板故曰閣之也禮記内則註閣者反藏之所以板之也　今文伏生所授馬鄭等所註　古文孔壁所藏孔安國所傳）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

（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音釋〕〔經〕（〔曰〕王伐反音與越同上畫不滿與日字異〔稽〕堅奚反唐玄度九經字樣云字左旁從禾木之曲頭也從禾者非詳見說文〔放〕甫兩反傳並同後凡傳中字與經同音者於傳不復音〔思〕去聲〔被〕平義反）〔傳〕（〔粤〕王伐反〔見〕形甸反〔強〕上聲下並同〔行〕胡孟反）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夏侯氏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音釋〕〔經〕（〔於〕音烏〔雍〕於容反）〔傳〕（〔畿〕音祈說文云天子千里之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音釋〕〔經〕（〔昊〕下老反）〔傳〕（〔宿〕音秀下章同野處洪氏曰二十八宿經星也言居宿其所而不動止當讀如朮音〔經緯〕凡天象定者爲經動者爲緯〔十二次〕寅析木卯大火辰壽星巳鶉尾午鶉火未鶉首申實沈酉大梁戌降婁亥娵訾子玄枵丑星紀亦曰十二辰日月所會之處也〔見〕形

甸反顯露也後傳中凡言見其處者以類推也）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旣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孔氏曰厥其也民冬寒竝入室處春事旣起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孶交接曰尾民析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鳥獸孶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和也）〔音釋〕〔經〕（〔宅〕蔡邕石經作度鄭氏周禮註引書度西日柳谷朱子語錄云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想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嵎〕夷上音隅史記作郁夷書緯作禺銕〔暘〕音陽〔寅〕夷眞反又延知反按韻書釋夷眞反者爲敬延知反者爲東方之辰然陸氏兼取二音是二義可互讀也後皆倣此〔出〕如字〔孶〕音字）〔傳〕（〔差〕初加反〔嚳〕枯沃反曆日月事見史記〔朝〕馳遙反〔讖〕音志下章同〔景〕於景反今作影下章同〔見〕形甸反〔一行〕胡孟反唐僧名郯公張公謹之孫出家隱於嵩山〔散〕先旰反〔乳〕儒遇反音與孺同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

[illegible]

敬致之解作致而考[illegible]

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中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陳氏大猷曰因者因春之事以終其功希毛羽少而改革易也）音釋經（訛吾禾反夏亥駕反春秋釋例云夏字惟春夏之夏去聲餘皆戶雅反）傳（重諸用反再也曰明都鄭註云南交下三字磨滅故以意補之也長上聲史記索隱唐玄宗時司馬貞作冬夏致日周禮玉人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註云度日景至否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又典瑞註致日月者度其景至否以知其行得失也祠疑當作伺）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爲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程氏曰秋成而民心力平夷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音釋經（餞慈演才線二反毨蘇典反）傳（莫音暮夕朝見曰朝暮見曰夕國語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卽此類也見形甸反更平聲）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

[illegible]

獸氄毛（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物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惹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

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因附著於此全氏燧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心與今日又不同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三年者爲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元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至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入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唐孔氏曰春言星鳥以象言夏言星火以次言秋冬言虛昴以宿言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音釋經（易夷益反昴莫飽反說文廣韻等並同一云當音留詩小星篇與裯猶爲韻詩疏云昴之言留也協成就繫留也字下當作丣隩於到反孔傳云隩室也孔疏引爾雅室西南隅謂之隩隩是室內

[illegible]

之名故蔡傳因之訓爲室內蓋言室內隱奧之處可避風寒不必專指西南隅也陸氏音於六反從馬氏訓暖致也氄而隴反【傳】【復】扶又反【更】平聲【奧】而充反【氄】充尹反毛細縟也【夫】音扶四【分】扶問反今多作平聲讀亦通下同後凡言天度者並同【差】初加反或音嵯亦通下並同易以豉反【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何承天東海郯人宋御史中丞【劉焯】音灼字士元信都人開皇中嘗直門下省按劉焯之後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六年差一度又或以五十九年差一度至元中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年差一度或謂近之然天運不齊日月星辰皆動物行度疾徐無常若立定法以逐之久而亦必有差反不如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之爲簡切也【近】巨謹反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

績功咸皆熙廣也陳氏大猷曰一朞三百六十六日其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天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分度之一當一日是爲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行速一日行天十二度強一月一周天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則爲一月十二會則爲一歲一月三十日除小盡六日一歲止三百五十四日每日行天一度是一歲中實欠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使日行所欠之天度以歸其不齊之數而後春夏秋冬之氣節始正而歲始成是爲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置閏之說以一歲之常數論之則其多五日有奇者爲氣盈每歲有小月六則其少六日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

[illegible]

一章也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工而衆功皆廣也陳氏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爲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音釋】【經】【有】與又通陸氏無音後凡如十有一月二十有二人之類似此者並同【傳】【治】澄之反下同按治字本平聲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平

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此推之皆可見矣【分齊】上扶問反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疇）

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蓋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音釋】【經】【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下章同【傳】【爲】去聲下誰爲同【禪】時戰反【爲治】上如字下去聲

帝曰疇咨若

[illegible]

[illegible]

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音（釋經驩呼官反兜當侯反見形甸反下而見共音恭僝仕限反傳同舛尺兗反誤也）

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嶽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

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帝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也功用不成故罪之）音

[illegible]

釋經（湯音傷蕩大浪待朗二反浩下老反僉千廉反於音烏鯀古本反咈符勿反圮部鄙反异鄭氏音異孔氏王氏音括孔傳訓已也退也說文亦音異訓舉也蔡傳蓋兼取二義廣韻訓歎也又列子楊朱篇何以异哉張湛注异古異字姑詳錄于此載子亥反音與宰同後凡訓年者倣此）傳（洚音降洩古但作泄唐避諱作洩阜房缶反漫謨官反治平聲後凡言治水者倣此朝馳遙反崇國名伯爵廢閣字本作格音閣正也史記義縱傳廢格沮事注謂廢格詔書沮成事也悻婞並下頂反狠也二字通用强上聲）

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嶽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

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舜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蘇氏曰帝堯爲五帝之盛帝帝典爲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曆明時二也知人擧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敬而已欽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啓其端信夫）

音釋　經（女于上尼據反嬀俱爲反汭如銳反嬪毗賓反）傳（不稱去聲復扶又反治平聲下同女以上尼據反往之女與汝通餘並如字）

舜典（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頤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愼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

[illegible]

[illegible]

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音釋　傳（頤上是掌反下乃上同孔傳杜懋及王范王肅見前范甯字武子東晉人唐藝文志古文尚書王肅註十卷范甯註十卷蕭鸞南齊明帝姚方興吳興人航音抗大航頭建康地名史作大桁購居候反以財有所求）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用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音釋　經（重平聲濬音峻塞入聲）傳（上並是掌反）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敍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敎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敍以時而敍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以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

[illegible]

[illegible]

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陳氏大猷曰此章述舜登庸歷試諸難之事〔音釋〕〔傳〕〔弼〕筆列反長上聲〔度〕達各反下同〔相〕息亮反下同〔度〕量上如字下去聲〔喪〕去聲〔匕〕卑履反〔鬯〕丑亮反〔近〕巨謹反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仁山金氏曰受終之先必有命之之辭王文憲公謂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音釋〕〔經〕〔底〕軫視反音與旨同字上無點後諸篇並同上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

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音釋〕〔經〕〔正〕音政下月正同音征非避秦諱改耳〔傳〕〔氏〕音攷讀爲務者非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歷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

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游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

[illegible]

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所動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遍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祕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一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音釋】【經】璿音旋璣音機【傳】渾胡本反漢書顏師古註胡昆反髀音俾又音陛蔡邕字伯喈後漢陳留人渾去聲桓胡官反半覆敷救反按此爲本音借音芳六反强平聲下同猶言有餘也嵩高中岳也在河南府登封縣宿音秀下同落下閎字長公巴郡人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鮮于上音仙複姓也見揚雄法言量度上平聲下達各反耿壽昌漢大司農中丞錢樂本名樂之宋太史丞朝馳遥反重傳容反十二辰子丑之屬亥八干壬癸甲乙丙丁庚辛四隅艮巽坤乾背音貝下同軌猶言道也墊都念反要與腰通下同窾苦管反空也沈括字存中宋吳興人爲去聲緻直利反音與稺同密也杓卑遙反北斗柄也徧平聲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本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去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卽祭祀上下神

[illegible]

[illegible]

祇以攝位告也鄭氏宗讀爲禜卽祭法所謂祭時與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如此則先祭上帝次六宗次山川然後徧羣神次序皆順相近讀作禳祈【音釋】【經】禷字本作類見爾雅及說文禋音因宗如字鄭註當讀爲禜【傳】造七到反周禮註造猶卽也謂卽祭也少失照反泰昭禮記註泰昭壇也時四時也陰陽之神也相近當作禳祈寒暑不時則禳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也夜明月壇也宗當作禜幽禜星壇也雩禜水旱壇也禜音詠說文云禜者設緜蕝爲營也墳符分反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

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卽辨其僞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須同羣后卽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須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音釋】【經】輯音集覲渠吝反【傳】信圭上與伸通陸佃云信圭直而躬圭曲也朝馳遥反下同覆敷救反見形甸反下同徵知陵反召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

[illegible]
[illegible]

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以爲贄者王氏曰用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琥璜註云幣所以享也享用琮則餘五玉即所贄之五玉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禮皆此贄也五器陳氏大猷曰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器器五器即五玉也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鄭氏曰合龠爲合舊作十龠爲合按蔡西山律呂新書云合龠爲合註云兩龠也又云十合爲升註云二十龠也漢書律曆志亦

云合龠爲合則作十合爲龠者非矣又曰舊本五玉即五瑞按周禮典瑞註云瑞符信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天子冒而還之若五玉諸侯執贄以進見天子天子受之而不還者也陳氏曰贄與瑞不同瑞者上班而下守之以爲有國者之符信也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爲享上之儀物也

〔音釋〕〔經〕〔守〕舒究反下並同〔柴〕唐張參五經文字云字本作柴下從示經典取燔柴之義多從木朱子語錄云註家以至于岱宗柴望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如柴望大告武成今按上章有望于山川之語則柴字自爲句尤爲明據說文引書亦柴字絕句柴言祭天望言祭山川武成以二字該二祭則又當二字自爲句也〔覲〕如字〔量〕去聲〔復〕如字〔傳〕〔燔柴〕馬氏云積柴加牲其上而焚之或云但取煙上升祭祀求諸陽之義〔見〕形甸反下同〔簇〕千候反〔洗〕蘇典反〔蕤〕儒惟反〔射〕音亦〔應〕去聲〔奇〕音畸〔間〕去聲〔剽〕匹妙反字當作慓急疾

[illegible]

也漢書通用而度達各反九十分扶問反下並如字引以忍除刃二反韻略但有上聲廣韻玉篇有上去二聲義則一也而量平聲子數師古云猶言數子也龠弋灼反十龠爲合音閤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龠爲合註云兩龠也又云十合爲升註云二十龠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況合龠爲合乃漢律歷志本文即管也黃鐘之律管容秬黍一千二百謂之一龠合者并也取并合兩龠之義以爲名也宋皇祐間造新樂阮逸胡瑗當取今文十龠爲合之誤沙隨程氏三器圖義亦嘗辨之云漢書合龠爲合俗人誤以上合字爲拾字也此篇集傳蔡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訛耳不復扶又反華胡化胡瓜二反詳見禹貢篇恒胡登反告姑沃反下並同禰乃禮反父廟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庸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音釋　經（朝馳遙反車音居韋昭云古皆尺遮反後漢始有居音）傳（復扶又反）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上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約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乃分九州爲十二州至夏之世又并爲九州

[illegible]

音釋　傳（雍於用反并平聲下）並同醫無閭山名漢志遼東無慮縣註云即醫無閭也在今遼陽廣寧之閭陽縣分青州爲營州歐陽忞輿地廣記載禹貢九州疆域以遼東營州屬冀州諸儒之說多同孔傳獨以爲屬青州按遼東西至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知與冀州接壤若以屬青州則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耳詳見禹貢篇會稽上音檜山名在越州復扶又反合音閤又如字按左傳禹鑄九鼎但云貢金九牧又九鼎以象九州則是十二州之分但終（舜之世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尤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

不除四凶者堯所以爲[illegible]

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朱子曰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扑之刑〔音釋〕〔經〕宥音又扑普卜反贖神蜀反陸云徐仙民音樹沈存

中云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多用此音陸德明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贖音樹此北音也至於河朔人謂贖爲樹今按徐音多與衆異不及盡取眚所景反〔傳〕辟毗亦反音與闢同夫音扶下並同懟徒對反夏楚上音賈木名字本作榎楚荆也教胡校反舍音捨當去聲好去聲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

[illegible]

癸程
甲理

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王氏炎曰四罪所謂流宥五刑也四人得罪先後不同史因言舜用刑故比事屬辭而書之〔音釋〕〔經〕共音恭竄取亂反〔傳〕圖音回見形甸反當去聲與去聲渾胡本反敦杜本反饕他刀反餮他結反檮徒刀反杌五忽反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

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殂在位通計百單一年王氏炎曰此言天下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音釋〕〔經〕喪平聲〔傳〕爲去聲下同圻與畿同音齊音咨衰音催應平聲下同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音釋〕〔傳〕喪並平聲復扶又反喪畢明年即位按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天下歸之而後踐天子位孔傳本此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新安陳氏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紀舜初即位事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開四方之

[illegible]

門廣視聽於四方者咨詢之闢四門有以見天下爲一家之氣象明四目達四聰有以見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覲嶽牧初即位復詢嶽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也【音釋】【經】惇都昆反難去聲任如林反朱子語錄云難平聲任如字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此篇集傳曾經朱子訂定是二說皆通也）

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王氏曰采事也百官百揆之時類也宅百揆得人則百官受其惠僉衆也四嶽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嶽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

[illegible]

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孫氏曰九官咨而後命遜而後受者新命也不咨而命不遜而受者皆申舊命也【音釋】【經】載作代反稽遣禮反後凡稽首皆倣此契私列反陶音遙【傳】相去聲朝直遙反姒詳里反見形甸反下同邰音邰）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音釋】【經】播補過補大二反）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陳氏經曰教以敬爲主而濟之以寬敬匡之直之之謂寬使自得之之謂【音釋】【傳】長上聲別彼列反強上聲濟疾智反勞來並去聲）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

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概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夏氏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皐陶教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音釋】【經】（【猾】戶八反【夏】亥雅反【宄】音軌）【傳】（【四時之夏】亥駕反詳見堯典篇【朝】馳遥反【辟】必亦反【蠶室】漢書註凡養蠶者欲其温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蠶室乃得全因呼為蠶室【屏】必郢反【處】去聲【中】去聲【槩】古代反平斗木也大槩猶言大略【近】巨謹反【當】去聲）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周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音釋】【經】（【共】音恭【殳】音殊【斨】千羊反【與】音余）【傳】【治】平聲下同【搏埴】上音博下承職昌志二反周禮註搏之言拍也埴粘土也【思】去聲【攦】郎計反折也語見胠篋篇【積竹】周禮註積竹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說文註積竹謂削去其白取

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也【銎】丘恭反斤斧穿也按斨字說文方銎斧作鑿誤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伯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此當為垂之佐也陳氏大猷曰餘官有告戒之辭工虞獨無若字已該之矣【音釋】【經】（【熊】回弓反【羆】班糜反）【傳】（【虞衡】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

龍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故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音釋】【經】（【夔】渠龜反）【傳】（【宗伯宗人】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掌國之）神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都家解見梓材篇【汙】烏故反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

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陳氏樂曰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皆是左旋隔八律而相生黃鐘為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鐘為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鐘隔八上生太簇為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三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律則餘分參差不齊矣假令黃鐘為宮與相去一律而太簇為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為角又相去二律而林鐘為徵又相去一律而南呂為羽羽距黃鐘之宮又相去二律焉相

[illegible]

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音釋〕〔經〕〔樂〕如字胄直又反於如字〔傳〕胄長上聲〔適〕與嫡通音的〔成均〕周禮註均調也樂師調其音大司樂受成章也一云成均五帝太學之名掌其遺禮可法者〔蕩〕〔盪〕並大浪待朗二反〔徵〕展里反〔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黃鐘之管三分損一下生林鐘林鐘三分益下上生太簇餘倣此詳見周禮大師註〔還〕音旋詳見禮運註疏〔復〕扶又反〔勝〕平聲〔濟〕子禮反〔覆〕音復〔見〕形甸反**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眾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眾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后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

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后入則邪辟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皋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亦備矣然後及動植故次命益民物如此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賢萃功成苟讒說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墮故末命龍所以防讒間衛保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答為邦而終以遠佞人也〔音釋〕〔經〕疾力反〔讒〕鋤咸反〔殄〕徒典反〔行〕胡孟反〔傳〕復逆周禮太僕掌諸侯之復逆註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疏〕音[illegible]〔尚〕音常次存中下尚只音上〔尚〕書秦官也秦人諱上為常故有常音按尚書泰掌書籍之官天子所御皆曰尚故曰尚書如尚衣尚食之類**帝曰咨汝二十有**

[illegible]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嶽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嶽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嶽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嶽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汝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嶽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汝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務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嶽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

知者如此陳氏大猷曰皆當敬以趨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爲天之事則一故揔其[illegible]而總戒之

音釋　傳　相去聲夫音扶中去聲選須絹須兗二反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尤頑不卽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尤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過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音釋　經　北如字又音佩　傳

[illegible]

陟與黜通背音佩見形甸反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董氏鼎曰自徵五典至陟帝位是堯試舜內三年事爲司徒百揆四嶽未爲君時也自受終至過密是攝位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事亦未爲君也曰格文祖然後卽帝位始稱帝舜之君

道乃可見耳方攝位時巡四嶽朝諸侯封山濬川者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卽位後惟責成於嶽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之外此不復以身親焉五十年間有天下而若不與非得爲君之道而然歟攝政以前可見臣道之勞卽位之後可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一乾坤也夫子以君哉稱之宜也

音釋　經　徵知陵反　傳　竹書晉太康中汲郡人不準發冢所得書也　守舒究反下同　雲徂乎方見法言寡見篇註云方四方也舜冢舜陵在道州寧遠縣南九疑山女英峰下道州本漢零陵郡地故傳稱零陵九疑山亦名蒼梧山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數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音釋 傳 （[illegible]將[illegible]反）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以下即禹謨）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乂治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林氏曰人知舜恭己以享無爲之治不知舜之君臣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艱難爲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音釋 傳 （易以豉反上同）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

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蓋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音釋 傳 舍音捨告陸音姑沃反按韻書居號反者釋云上布下也因疑姑沃反者爲下告上然以此例推陸氏諸經中音又多不合殊氏云告之爲告論音消義之叙做也二音當通用 傳 （好去聲）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

[illegible]

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此由上章舜美堯獨盡克艱之道此章益美舜蓋亦艱厥后舜所讓禹而不自居也 音釋 經 （奄衣檢反）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音釋 經 （影古但作景葛洪始加彡此乃唐玄宗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時所易也它字有與古文異者皆此類 傳 （應去聲見形甸反）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

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益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矣 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

[illegible]

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王氏曰罔失法度以下脩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脩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音釋】【經】儆朱子語錄云古文作敬唐改今文樂音洛去上聲咈符勿反怠蕩亥反【傳】虞度達各反下虞度同易以政反下樂易同間去聲斷都玩反下同復扶又反見形甸反樂音洛饑音機處上聲舍音捨勝平聲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言儆戒之道禹歎）

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王氏曰因溝澮之導瀦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磽相高下以殖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獲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疏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修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

[illegible]

甲理

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以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由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諭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俟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音釋】【經】於音烏壞胡怪反【傳】什器史記註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什爲數衣去聲爲去聲當當去聲汨音骨樂音洛強上聲復扶又反勸相去聲別筆列反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音釋】【傳】治去聲傳同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

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蓋堯欲使舜眞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音釋】【經】耄莫報反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

[illegible]

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音釋經種朱用反傳降平聲舍音捨）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弼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于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至於治而已人期無刑焉且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為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為善矣音釋經治去聲傳同傳先先見反）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子

[illegible]

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

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己功也音釋經重直龍反輕重之重好去聲傳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漸將廉反漬疾智反）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音釋經治去聲傳重儲用反）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

此音字何多 [illegible]

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爲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爲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爲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卽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音釋 經 洚與降通按韻書洚字有四音一音洪一音胡江反一音閧一音降皆云水不遵道懋朱子語錄云當作楙盛大也古字通懋莫候反 傳 渾胡昆反淤依據反濁水中泥復扶又反下同洚洞有四音此云洚洞當從閧音[illegible]去聲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音釋 傳 治平聲并去聲見形甸反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

[illegible]

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音釋 經 聽去聲 傳 治去聲下同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新安陳氏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從容之心戒慎之辭一也

音釋 經 出如字又尺類反好如字 傳 幾音機復扶又反下同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或有以當之者

（而已傳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蓍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已之心爲主）【音釋】【傳】（復扶又反斷都玩反下同重傳容反下同令去聲）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音釋】【傳】（告姑沃反）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伐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非禹受命也

[illegible]

[illegible]也

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禀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禀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禀堯之命無疑孫氏曰指其君長而言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音釋】【經】（濟子禮反蠢尺尹反敗北邁反）【傳】（徵知陵反闇與暗同壞音怪舍音捨倒刀號反又都皓反夫音扶）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屆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號呼於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瞍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齋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

[illegible]

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師王氏曰班分也如班瑞班宗彝之班禹前會諸侯之師今分而散之陳氏曰振整也分散其師整衆以歸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新安陳氏曰以禹不滿假不矜伐如此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爲言蓋兢業不已之誠猶懼其有一毫非苗是已之心故以此開端而引帝之負罪夔夔以實之欲其謙讓之益勉之也益又況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音釋】【經】屆音介號平聲旻音民慝惕德反[illegible]作代反見形甸反諴音咸[illegible]恐反羽王遇反【傳】還音旋下同陸云經典皆音旋[illegible]反呼荒故反按此字去聲爲號呼之呼以聲覺人也乎聲爲呼吸之呼氣息出也則凡呼天之類皆當作去聲蓋然自唐以來多只作平聲讀毛氏韻分招呼之呼爲平聲號呼之呼爲去聲亦強爲之說耳故詳辨之長上聲[illegible]尹反翳於計反弛施氏反

皋陶謨（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經】皋陶陸云本或作咎繇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脩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惇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皋陶此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王氏炎曰皋陶之謨有三脩身也知人也安民也而脩身爲本眞氏曰皋陶陳謨首以謹脩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

永欲其悠久不息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脩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蓋祖於此）

【音釋】【傳】復扶又反下同行胡孟反

[illegible]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

[illegible]

（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皋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音釋】【經】令去聲復扶又反好如字下同【傳】夫音扶壬音恭爲去聲）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美之也林氏曰人君用九德必彰顯其有常者而用之則吉【音釋】【經】行胡孟反載作代反擾而小反又音饒說文作擾今從隸省也【傳】見形甸反數行如字下其行同易以豉反斷去聲應去聲）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

[illegible]

甲花

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工皆成也陳氏大猷曰撫于五辰則天道無不順矣庶績其凝則人事無不成矣此治之極也陳氏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財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原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王氏曰五辰分配四時春則寅卯爲木之辰夏則巳午爲火之辰餘倣此【音釋】【經】乂音刈【傳】夫音扶朔騐逸反四季四時季月）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敎非必敎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

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音釋】【經】幾音機【傳】令去聲易以豉反治平聲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勑正也惇厚也庸常也有庸或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吳氏曰典禮自天出故言勑我自我右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音釋】【經】衷音中【傳】羽當此長刻說見武成篇殺所介反閒夫音九章至一章周禮司服袞冕九章公之服鷩冕七章侯伯之服毳冕五章子男之服希冕三章孤之服玄冕一章卿大夫之服然此周制耳虞之制未必皆同也夫音扶朝直遙反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王氏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音釋】【傳】其惡如字好惡並去聲閒去聲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皋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皋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illegible]

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皐陶旣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共言禹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皐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舜之前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木井堙木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濫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毛民未粒食與鹽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

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畎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音釋　經（孜音茲墊都念反乘平聲載作代反刊丘寒反字本作栞鮮音仙下同畎古泫反澮古外反）傳（呼去聲漫謨官反瞀音茂又音務目不明也輔教倫反讒倫追反[illegible]充肖反又）

[illegible]

[illegible]

（丘妖反毳如淳音蕝師古音如字[illegible]防革反[illegible]俱玉反漢書音九足反蹉倉何反跌徒結反治平聲下治水同堙音因濬音[illegible]廣深陸並音去聲度廣曰廣度深曰深然此特言其廣狹深淺之數音如字亦通洫忽域反考工記廣深二尺曰遂廣深四尺曰溝廣深八尺曰洫蓋畎極小而澮極大故云舉大小以包其餘也[illegible]子智反起治去聲下保其治同）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旣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愼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

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卽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俟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蘇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綱紀

音釋　經（幾音機）傳（[illegible]息井）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申吁嗟歎言臣哉鄰哉臣哉反覆數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

予占鄙見無一字止於矣於作
贊中見無當書直寫
星爲作服肱之事明德作章
之事

（其重而不可忽禹卽命而然之也）【音釋】【傳】（【復】音腹乾卦云反復道也陸音芳服反亦作覆見形句反）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卽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賴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於裳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蓋以漸殺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

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音釋】【經】（【左右】上子賀反下爰救反說文云俗作佐佑與左右手之音異【觀】如字【黼】音甫【黻】音弗【絺】與黹通展几反【出】如字又尺類反）【傳】（會繪古字通馬鄭本作繪宗彝虎蜼彝上尊也盛鬱鬯曰彝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畫虎蜼於彝故以宗彝爲虎蜼也蜼魚水反又以醉余救二反爾雅註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取其孝】謂宗廟祭器也周禮司尊彝疏云禘祫用虎彝蜼彝又司服疏云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新安羅端良曰風雲雷雨亦天象也而有難

於取象者故借四物表見之風以虎雲以龍雷以雉雨以蜼也【隊】祭玩反【絺】音【黹】展几反【說】文云箴縷所紩衣從黹丵省象刺文也【紩】音秩縷也衣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六章其序自下而上孔疏云衣章日月尊而在上裳章黼黻尊而在下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五采】爲五色鄭註云性曰采施曰色差按字義當音初宜反今相承音初加反【畫】胡卦反【鷩】筆列反赤雉也【毳】充芮反）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音釋】【經】（背音貝）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堲者當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誌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

（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庸之所與而此命伯禹總之也）音釋 經（識音志颺音[illegible]堲疾揚否俯久反[illegible]力反射侯周禮註侯者其所射也以皮飾其側以鵠者飲中比毗至反中去聲供音恭鵠古篤反音與然同射的也廣與崇方尚註崇高也方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應平聲懲如字婣音因周禮註婣親和也悱敷尾反見形甸反）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

[illegible]

[illegible]

（自然而心不然之辭也罔用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約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耳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以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謾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音釋 經（庶朱子語錄云此試字之誤按左傳趙襄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應去聲）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

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朱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奡盪舟之類朋淫者淫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絶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皆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

[illegible]

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弼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

以畏服乎人也此又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功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二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音釋】

【經】傲魚到反陸云字又作奡好去聲敖虐上魚到反陸音五羔反頟鄂格反呱音孤度達各反薄蒲各反音與博同詩蓼蕭導處上聲暴音詩引此句陸氏直音博長上聲【傳】殷盪大浪待朗二反夫音扶治平聲下並同相去聲度達各反要平聲罰當去聲背音佩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illegible]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

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爲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

别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爲獸形故於笙鏞之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幬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爲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皐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音釋】【經】戛訖黠反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鼗音桃柷昌六反敔偶許反鏞音庸間去聲蹌千羊反【傳】至拊循至訓皆從說文又釋名云拊者搘廣搏以繫之也拊與撫同廣韻云持也增韻云彈也按也以此釋搏拊二字似優於說文恐輕而擊重搏重而拊輕取其聲之高下大小也又孔傳云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孔疏云漢初相傳爲然也樂記云治亂以相註云相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爲形如鼓尚書大傳云帝王升歌清廟以韋爲鼓即搏拊也樂書云或搏或拊聲有大小之辨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以其或拊或搏莫適先後也韻書云拊當作拊樂器名也諸書所載如此而蔡氏不取蓋以上句文

[illegible]

[illegible]

法例之亦從周禮大鄭註也姑詳錄于此比毗至反陰竹生於山北者孤竹竹特生竹孫竹竹枝根末生者見周禮大司樂撞傳江反令平聲鉏鋙上壯所反又牀呂反下偶許反籈音眞爾雅云所以鼓敔者櫟音歷又音落字當作擽也應去聲下同頌舊讀訛音容言成功曰誦也賁音焚宿縣與縣通先一夕縣鐘磬也間去聲下並同季札吳公子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箾與簫同古文書作箾韶按箾音簫爲舜樂名音朔乃爲舞竿蔡傳兼取二義以未當也遞大計反更易也別筆例反虡巨許反鐘鼓之拊也瓠巴伯牙並人名事見荀子勸學篇見於上形甸反傳柱戀反屢數救反下同夫音扶屬音燭下同合音閤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和詩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音釋】【經】於如字【傳】夫音扶臝魯果反長上聲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出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厚齋王氏應麟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脩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又曰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詞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

音釋

經（幾音機熙虛其反叶許里反省息井反賡居孟反又居行反說文云古續字載作代反明叶音芒脞取果反惰徒果反墮陸音許規反紫傳訓傾圮亦當音徒果反於韻爲叶）

傳（治去聲下同臣樂音洛下同爲之上去聲易以豉反更平聲數色角反下同覈音核慢莫半反又音瞞誕治平聲）

書傳會選卷第一

書經卷之二

壬寅二月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

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　嵎夷既略　濰淄其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浮于汶達于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既豬　東原底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　彭蠡既豬　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

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河惟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滎波既豬　導菏澤被孟豬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　和夷底績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

丁孫○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　弱水既西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甲理○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

于海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錫土姓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甲記○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之）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遺）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田）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甲四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書經卷之二終

書傳會選卷第三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音釋】（契私列反字本作偰史記云黃帝之曾孫帝嚳生契又傳十三世生湯）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音釋】【傳】（諡神至反亳白各反）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

爲士師而吾殺人也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罪人也）【音釋】【經】（台音怡本篇及後諸篇並同稱平聲）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音釋】【經】（舍音捨[illegible]【傳】[illegible]從反）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illegible]也割剝夏邑之割將是）

（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音釋〕〔經〕喪去聲）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陳氏櫟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民民欲其速亡如此人心之所歸卽天命之所在人心之所離卽天命之所棄也天命湯伐之湯敢違天乎湯之誓師奉辭惟以天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非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心一也堯舜之授受禹啓之傳繼湯武之征伐事雖不同其順乎天適乎時合乎義一而已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諭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慚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音釋〕〔經〕虺許偉反說文作[illegible]又作蘬作罍〔傳〕奚仲左傳定公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爲夏車正註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仲虺奚仲之後也〔相〕去聲〔先〕先見反〔後〕胡茂反曉其臣民誥卽告也上下可通用如召誥洛誥多以下告上亦名篇曰誥此篇自佑賢輔德以下皆進戒之辭故亦曰誥不必言曉其臣民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主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陳氏櫟曰觀湯之慚湯之本心見矣蓋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慚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引君當道如此〔音釋〕〔傳〕藉慈夜反〔好〕去聲）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泥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常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爲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illegible]了曰臧）

（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欲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音釋 經 纘作管反 傳 惡去聲治平聲夫立上音扶）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述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葉賀孫問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作道德善言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讀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未知是否朱子曰是若然則傳內言則足人之聽聞亦當作一句是 音釋 經 寔承職反與實字異音同義莠以九反草似苗者秕卑履反音與七同不成粟者促武云周禮大司徒注給足陸氏云劉音子喻反故韻書子爲反下釋云足其不足曰足然陸氏於諸經中但足恭之足音將樹反而給足之足竝無音又采詩行露篇以呈獄足爲韻則但如本音矣姑記于此）

（傳 所惡去聲下同治平聲夏臺史記索隱云獄名夏曰鈞臺皇甫謐云地名在陽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者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爲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爲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陳氏櫟曰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始此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爲體寬爲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之克仁實自不邇不殖之無私欲始歟 音釋 經 殖承職反 傳 近巨靳反處上聲下同當去聲合音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民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

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也雖降而道不降也〔音釋〕〔經〕葛居曷反漢志葛國在陳留寧陵縣葛鄉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里經世書紀年云湯戊寅歲征葛越十八年乙未伐桀〔傳〕粢音咨盛時征反復扶又反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慚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蓋又申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音釋〕〔經〕推吐回反〔傳〕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謂日新之義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

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眞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音釋〕〔經〕好去聲〔傳〕見形甸反下同夫音扶舍音捨要平聲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欽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合離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慚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慚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然不敢謂慚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音釋〕〔傳〕分扶問反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音釋〕〔傳〕朝直遙反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皇太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音釋〕〔經〕恒胡登反〔傳〕行胡孟反夫音扶）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殘賊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螫之毒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音釋〕〔經〕罹鄰知反荼音徒祇音祈〔傳〕螫施隻反蠚毒也呼去聲伊洛竭而夏亡韋昭云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音釋〕〔經〕戮字當作勠古通用音六陸又

音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并力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賁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音釋〕〔經〕賁彼義反〔傳〕差初加反）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音釋〕〔傳〕予音與）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慆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音釋〕〔經〕造在早反慆他刀反〔傳〕更平聲樂音洛）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赦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林氏曰上天降衷于民而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人爲君者必使天下之人[illegible]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惡不肖之地而矣非民之罪乃君之罪所以曰罪在朕躬也陳氏櫟曰此所以終結篇首降衷有恒性綏猷之旨味之成湯可謂知君師之職矣〔音釋〕

（【傳】恕朱子大學或問云恕字可施於人也不可施於己以自恕則自赦似亦未的）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也蘇息也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音釋】【經】忱（時壬反）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宰治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衎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祗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殯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則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祗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祠祔不及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餘見書序）

【音釋】【經】見（形甸反）侯甸羣后此言侯甸則[illegible]五服之制至是已改為九服矣【傳】祔（音訃）[illegible]（延知反音與[illegible]同又裒真反說見堯典篇）數（雙遇反下同）踰（[illegible]反下同）正朔（正謂子丑寅月也朔月一日也日月俱合故曰合朔史記歷書註云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是三代改正亦改朔也今按此

（月之合遲速有定期朔豈可改必會朔發命用此時而已尹字東齋陳氏云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孔疏謂孫子及呂覽三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耳長上聲[illegible]平聲下並同衎空旱反更平聲夫音扶下同[illegible]音[illegible]去聲而爲去聲下本爲同）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與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音釋經嗚如字傳監音鑑）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音釋經長上聲）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音釋傳咈音弗易以豉反夫音扶長上聲）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若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

悉也童蒙始學之人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一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 音釋 經 恒胡登反下同殉松潤反遠于願反耆渠伊反 按說文耆從老從旨則下當從日但此章及文侯之命詩耆而艾禮記耆皆使耆老問禮伊耆氏之類古註本皆從日唐張參五經文字云下從目者非 比毗至反 喪去聲 傳 覡刑狄反 男曰覡女曰巫 侮刀號反好惡 惡去聲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善則降之）

（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新安陳氏曰此篇伊訓太甲於卽位之初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興桀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以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以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縱欲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未嘗作善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毀綱萃須則在祗厥身之一言能敬致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能祗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蓋已豫爲太甲憂矣但猶包涵未明言之未如太甲篇竊切辭）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音釋 傳 屬音燭傳柱戀反稱平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音釋 經 阿於何反 傳 阿倚孔疏云古人語阿倚同音故阿爲倚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

（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陳氏曰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先王明德以得天命伊尹身任重以輔先王也有先王創業之艱與尹闢國之大臣是以嗣王得承此大業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言而不從哉）音釋 經 監音鑑左右音佐佑辟必益反音與 辟同下章並同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金氏曰自周當作自君字篆文似周故誤作周夏之先王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illegible]）

（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音釋經〕（先見並如字周朱子語錄云二字不可曉或云周當作君篆文相似而誤也相去聲下同）

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音釋經〕（庸朱子語錄云六字只作一句讀庸如王庸作書之庸爲是）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乃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音釋傳〕（[illegible]子[illegible]晦反）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者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音釋傳〕（鮮上聲）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伊尹心遠可以有辭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音釋

經〕（息井反）〔傳〕（矢括孔疏云矢末也說文云矢括古活反括絃處新安釋纂之云矢之尾末收而銜弦處也中去聲）

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臣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臾以導其爲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其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陳氏曰伊尹此舉蓋處君臣之變者知太甲之性不過中人耳日誘以爲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爲善之大臣尹之外無聞焉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人遂營桐以居之如見先王之在前而無羣小之在側善心油然以生而汚習豁然以除此不言之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重如伊尹之開國元老大忠至公者能之而非泛然之大臣之所敢爲也又按千古性學開端於此有恆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恆性以天地之性言習與性成以氣質之性言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然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音釋傳〕（從臾上子勇反下音勇勸也書作慫慂比毗至反昵尼質反惡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警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日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乎）【音釋】【經】辟必益反【傳】夫音扶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

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昏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音釋】【經】敗北邁反下同孽魚列反字今作孼與上通用

【逭】胡玩反【背】音佩【傳】夫音扶[illegible]絹反【盛】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愛之惠于赤子則心才柔者誠求未有求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爲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暴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卽仲虺之誥來其蘇之意）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樂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憸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陳氏大猷曰孝恭聰明懋德之目人君修德必自病處藥之太甲前日欲敗與刑不惑阿衡由不思孝思恭也既立不明背棄師訓內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盡此四者病去而德成矣尹於此君不及堯舜太甲德成尹責始盡是承于美尹於此無窮也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失故其辭嚴而微轉其機故其辭溫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深自責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儆大臣於言淺深有序故如此）【音釋】

【經】（斆音亦）【傳】（憸思廉反）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illegible]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者不常也惟克敬克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也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呂氏曰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天位所以惟艱也【音釋】【傳】（重儲用反易以豉反幾居豨反）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呂氏曰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游畋桀紂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興宋襄以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不知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言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斯天位之所以艱歟【音釋】【經】（治去聲下同否俯久反）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懋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音釋】【經】（令去聲監音鑑）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盡一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陳氏大猷曰忘其言之逆順而揆諸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爲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爲逆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罔嘗逆心而臣下之言罔嘗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爲戒【音釋】【經】（鯁古杏反）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

（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弗思弗爲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爲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爲害甚於縱弛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孚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備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蓋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則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陳氏曰老氏曰功成而不居蔡澤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伊尹聖之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何與於我自幡然從湯以後則以身任責不容釋矣不幸湯崩主少不明幾覆商祚身任託孤愈不容釋矣大不得已置君於桐不容不犯臣子之至難非可諉其責於他人也觀其告戒拳拳言言忠愛必以先王尹躬對言莘而太甲悔過修德遂致復政於君奉身而退尹至是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下無負於天下以身任重可以休矣由其任重恐恐不勝之身而復還其辯幸否爲自得之身其欣幸當何如哉此而不退寧無貪戀寵利之疑置君於桐大不得已之本心非自之者伊可謂自任之重自處之術矣使湯有太甲爲之孫而無伊尹爲之佐其不一再傳而覆者幾希尚何六百（年之敢望哉）音釋傳（背音佩有爲去聲）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音釋經（辟必益反）曰嗚呼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難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音釋經（諶時壬反）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謂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咸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

陳氏櫟曰臣當先君後己善則稱君今曰尹躬暨湯則臣先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於君何也蓋尹聖之任湯學焉而後臣天生聖之湯又生元聖之尹君臣同德聖聖相逢非汎然君臣比也又何區區形迹之嫌哉 音釋經（暨音）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上言[illegible]以一德之故[illegible]）音釋傳（佑音右）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

（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音釋〕〔傳〕間去聲斷徒玩反）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以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音釋〕〔經〕行如爲反左右上藏可反下云九反音與有同與左右厥辟不同音爲並去聲陸氏音爲上爲民之爲去聲爲德爲下之爲平聲蔡傳無明文朱子語錄云並當作去聲〔傳〕夫音扶左右厥辟左音佐右音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一（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斯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陳氏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殊以一本處歸之資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精以擇之也即所謂惟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以貫之也即所謂惟一也南軒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精密伊尹此言即自惟精一惟一充發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道今復摘其授受微旨以告太甲其欲使君堯舜之心乎老而不變也蓋如此〔音釋〕〔經〕行胡孟反幾音機與）

（去聲）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音釋〕〔傳〕以見形甸反）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數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音釋〕〔經〕長上聲〔傳〕昭如字音韶非避晉諱改也祧他彫反遷廟也見形甸反）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爲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幷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符也）

音釋（經[illegible]了怨反又作忍反傳問上聲下同函平聲）

盤庚上（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事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都耿矣亳殷亳之殷北地殷亳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音釋（經盤陸云本又作般傳陽甲湯八世孫祖乙之子自盤庚又傳八王至武乙復遷河北）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諭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音釋（經籲音諭傳呼去聲下同）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推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陳氏櫟曰既爰宅于茲爰指耿邑當有近水患之語然後繼以重我民無盡劉方近人情其如台疑令殺之詞此句上下疑有闕文）音釋（經臺了忍反）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音釋（經恪苦各反斷都管反傳[illegible]多早反囂先刀反相去聲）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顛仆也由古文作㽕

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illegible]氏曰不遷故不罔知天之斷命遷乃天將永我命也不遷故不能從先王之烈遷乃紹復先王之業也[illegible]則四方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圖遷之本意故史述于篇首）音釋（經蘖五葛反又魚列反字傳有㽕枿說文引書云若顛木之有㽕枿木作蘖又作枿㽕字從丂象枝條之形謂已仆之木更生孫枝也已而復扶又反）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斆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

（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其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瀉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絶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頻宿之部分失舊則新之區畫之類遷故事則人情不駭違箴言則人情不將此遷都之大綱也【音釋】【經】斅胡教反【傳】瀉鹵上思銭反下郎古反墊地也間去聲難如字又去聲切千結反漢平帝紀註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齊整不顧長短縱橫也又七計反）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敎民由在位故也陳氏經曰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者懷苟安而無遠慮羣臣所以不肯遷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滅之【音釋】【傳】去上聲爲去聲）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

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音釋】【經】任如林反【傳】譊尼交反陂彼義反與詖通沮在呂反）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illegible]衆[illegible]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音釋】【經】紊音問）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音釋】【傳】大上）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昬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林氏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乃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至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

（然反發求之於人情甚近也）【音釋】【經】（【暋】音敏）【傳】（【強】平聲下同）汝不和
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
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
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
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吉好也先惡爲惡之先也奉承恫痛）
（相視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
（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

（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儆上之害陳氏大猷曰恫痛不急）
（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災也先惡於始又議疾於今後雖悔之何及矣）【音釋】
【經】（【奉】如字孔傳云奉持故陸音芳勇反【恫】音通陸又勑動反【相】去聲【憸】思廉反【燎】盧皎力照）
（二反【嚮】許亮反古但作鄉今通作向後篇並同【撲】普卜反）【傳】（【復】音腹）遲任有言
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
（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向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
（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音
釋】【經】（【任】如林反）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
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
動用非德（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
（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
（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
（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陳氏櫟曰此以世臣與國同休戚感動之乃）
（申圖任舊人之意謂汝從我遷我固不敢用非罰加汝孰迷不遷亦不敢用非德福汝又承上）
（撲滅之言以起意而以威恐之以賞勸之也）【音釋】【經】（【選】須絹須兗二反【與】去聲）予
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
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汝不決遷若射）
（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
（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音釋】
【經】（【射】食亦反【長】如字）【傳】（【中】去聲【少】失照反）無有遠邇用罪伐厥
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疏凡伐）
（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
（罰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

（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林氏曰使舉以刑而迫之遷誰敢違之令其言乃若有所甚畏者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在所欲與之聚耳今日之遷惟欲聚民之所欲而已尚以勢驅而失人心雖能強之遷而民心已離矣故寧爲優游不忍之詞開諭其心使知吾之本意既不失民之心亦不害吾之遷此盤庚所以爲仁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呂氏曰王庭乃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民於前而告之〔音釋〕〔經〕亶當早反造七到反褻私列反）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者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承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音釋〕〔經〕鮮上聲）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先王

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與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譴汝遷汝也〔音釋〕〔經〕共如字比毗至反〔傳〕爲去聲）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不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音釋〕〔傳〕呼去聲樂音洛下同音扶舍音捨爲去聲〔夫〕）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慼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成壞其所載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所是雖怒疾念怒何損於困苦乎三山陳氏曰朕心之所困在於欲遷而民不從也鞠窮也我憂汝民之憂汝乃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不欽致其念以至誠感動我一人苟安而不肯遷是爲自窮自苦耳〔音釋〕〔經〕忱時壬反下同乘平聲濟子計反載作代反又昨代反屬

（音燭陷閒去聲斷丑州及傳徙玩反）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
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
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
下文言迂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音釋傳（樂音洛斷都管反）今予命
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爾民當一
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陳氏大猷曰民已涉河復不肯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
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予恐人蠱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

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危亡無日）音釋經（迂云俱反音與于同廣韻又音迂）予迂
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我之所以遷都者正
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呂氏曰善哉此懷天將斷命今幸因
木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天也予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承汝畜養汝耳）
音釋經（畜許六反）傳（虐約反）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
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失于政陳于茲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崇大也朕此而不遷
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

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音釋傳（爲去聲）汝萬民乃不生生暨
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
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
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
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音釋經（比毗至反傳樂音洛）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
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
斷棄汝不救乃死（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

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
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音釋經（畜許六反戕慈良反斷都管反）茲予
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治
也具多取而聚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
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
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之責臣之辭非直爲責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
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
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

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敬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音釋〕〔傳〕治平聲〔音〕爲去聲斷都玩反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絶遠而離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横議之所動揺矣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

之心爲心也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羣臣狥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爲己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於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擧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於心則人將背汝身迂汝心也〔音釋〕〔經〕易以豉反遠去聲又如字〔傳〕遷音獨可易夷益反横戸孟反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音釋〕〔經〕劓〔俾〕無與毋通易宄盌反〔種〕之勇反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陳氏櫟曰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矣〔音釋〕〔傳〕樂音洛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音釋〕〔傳〕慰勞去聲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

以建大命勉之〔音釋〕〔經〕無與毋通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畿内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陳氏大猷曰敷心腹腎腸謂中懷無一不布露也歷猶盡也協合也比猶連也百姓通臣民而言前曰臣民不肯遷故盤庚不得已以刑罰之説儆之事定之後臣民必有以舊事而自疑得罪者故盤庚謂我布露心腹盡告爾以我志如下文所云是也今汝既從我以遷我必不罪爾衆爾無懷疑共怒合比讒言以謗議我〔音釋〕〔經〕腎是刃反比毗至反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後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皋南轘

（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按成皋漢志河南郡成皋縣即虎牢也轘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降谷未詳當亦在河南）音釋　傳（專契私列反隳扶又反按此三亳與立政篇傳不同亦孔疏所引鄭註但於史傳絕無考據蔡氏以其地皆岩險故引以釋適于山之語耳）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耿為河水圮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音釋　傳（治平聲）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陳氏櫟曰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弔由靈宏茲賁等語尤難曉姑存舊說而已）音釋　傳（沖待忠反音與蟲同從字書當從水旁今書經皆從冫旁蓋傳寫之誤耳弔音的賁符分反）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音釋　經（長上聲）傳（隱於謹反）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爾惟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音釋　經（相去聲）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陳氏大猷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愛護而封殖之故總告之曰爾庶幾皆懷惻隱之心我其懋汝簡汝相汝汝當念敬我衆念謂念之而不忘敬謂敬之而不忽也王氏曰導其耕桑蕃其孳畜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音釋　經（好去聲）傳（任如鴆反陸音而林反）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所謂敢恭生生之謂否者不若我之意即不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或不敬我所言也）音釋　經（否方久反）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陳氏櫟曰此篇始曰歷告百姓于朕志終）

（曰恭告爾于朕志始告民以朕志者以釋其疑懼之情也終告臣以朕志者欲其審好惡之辨也前日羣臣唱浮言以惑民者傲上從康其病証也具乃貝玉其病根也今羣已遜而病証猶未退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革傲上從康之病証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具乃貝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欲君命下能仁民生而永建國家無窮之基矣【音釋】【傳】爲去聲反復音腹【而】復狀又反）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傳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名武丁【音釋】【經】說音悅三篇內並同陸云本又作兌【傳】相去聲下同）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亮一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音釋】【經】亮龍張反音與梁同陰烏含反音與菴同按菴字與鵪字同音但古無菴字後漢史方有之故鄭氏以鵪爲音今易之以便時俗【稟】平聲【令】去聲【傳】楣音眉【鶉】倫反【鵪】烏含反音與菴同【倚廬】儀禮疏云倚廬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爲廬也剪【屏】必郢反儀禮無音柱楣儀禮疏云剪屏者士喪三虞之後改舊西鄉開戶剪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朱子云柱字當從手不從木音冢與反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剪其餘草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複】音腹）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音釋】【傳】無間去聲）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孔氏曰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傅說舉于版築之間以此【音釋】【傳】繪音會畫也虢郭獲反按虢有三此與虞相近則北虢也在河東郡太陽縣）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

（止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音釋經相去聲佐右上聲可反下公九反傳荀卿名況著荀子近巨靳反先先見反）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音釋傳適音謫間去聲相去聲）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

有淺深然一節切於一節也）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沃我心而厭飫也陳氏大猷曰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受之也沃灌而入之也音釋傳溉居代反厭於豔於據二反）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仁山金氏曰恭者敬身以淵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想此道體為何如也此高宗之舊學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高宗思之之功固全然磨礪相濟涵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蓋思而有所未快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巨川蓋思而未能遽通自覺其澀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滋養之助自覺其竭而思其化也故又總之

以啓乃心沃朕心言之若藥之喻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不除若跣之喻謂知不明則行必有所不安皆用工之語非泛言也音釋經瞑眠見反眩熒絹反跣蘇典反傳方言書名漢揚雄字子雲作）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音釋經辟必益反）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即上文所命者）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荅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

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仁山金氏曰高宗之命說詳而說之對反略其要在從諫一語蓋高宗舊學未成得賢臣又非甘盤之比故當反求諸己而思之其病在求於獨而略於人故傅說且以從諫藥其病此病既除言則必行而已之言可以朝夕入不必遽數言之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言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

（下率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陳氏櫟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此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自此以下至事神則難乃其進諫之綱領條目也【音釋】【經】長上聲【傳】治平聲下同非爲去聲）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仁山金氏曰此篇以憲天聰明爲主其下歷舉憲天之目）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仁山金氏曰此四者政令刑賞之大者甲冑阻兵自衛也干戈以兵伐人也重言之者高宗天資英毅傅說蓋其輕于用武也【音釋】【經】冑直又反兜鍪也按[illegible]冑字下當從冃冑乃從肉今多相混笥相吏反省息井反【傳】爲去聲予音與）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公卿

大夫士也【音釋】【經】昵尼質反）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音釋】【傳】治去聲下同）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音釋】【經】喪去聲下同）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能水旱不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無開寵幸而納人之侮無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音釋】【經】無毋通下同）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音釋】【傳】治去聲）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傅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新安王氏曰祭必有時不可踈亦不可數踈則怠怠則于禮不及數則瀆瀆則于禮大過其失一也黷之爲非敬者蓋失之煩瀆而不恭神必不享故事神則難也陳氏大猷曰已上皆憲天聰明之[illegible]事事物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卽是私意非天之聰明也【音釋】【經】黷徒谷反）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

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蔡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音釋傳治平聲）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而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意仁山金氏曰知而後行知爲先高宗之已得知易而行難行爲重傅說之責難音釋傳去聲說如字）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蔡氏曰甘盤[illegible]去不知所終武丁無所卒業學者徒見書云高宗時舊勞于外不知小乙使知艱難耳決非荒野之遯也真氏大學衍義仍用蔡說朱子語錄亦暨厥終罔顯只是存甘盤不見[illegible]下文爾交[illegible]予罔予棄恐傳說效甘盤而遯也仁山金氏曰甘盤高宗初年相也其後復致遠引再三求之卒老采邑）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音釋經醴音禮麴丘六反糵魚列反和如字）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猶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音釋傳身治平聲長治去聲）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勉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音釋傳夫音扶）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斅敎也言敎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斅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可質敎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

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談以論聖賢之學也【音釋】【經】斆胡教反【傳】閒去聲斷徒玩反數變選反數平聲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音釋】【經】監音鑒【傳】造七到反）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於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喩

繼以麴糵鹽梅爲喩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喩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陳氏櫟曰高宗潛黙之久一旦求說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成聖則無以慰人之仰德說若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則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待矣【音釋】【傳】造七到反）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

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音釋】【傳】長上聲蔡傳此章從孔氏訓正爲長君牙文侯篇釋先正爲祖父按詩雲漢禮記緇衣亦皆訓長宜歸一）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音釋】【經】辟必益反【傳】慊苦簟反令去聲）

高宗肜日

（仁山金氏曰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

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獨祖己乃訓于王似告如君奭敘大戊使史記謂此訓作於祖庚之時爲得之今文古文皆有【音釋】【經】肜音融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者謂於高宗之廟肜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雉鳴也於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音釋】【經】雊居候反【傳】繹音亦字[illegible]音作繹）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乃訓于王

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耳降年有永有不永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絕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或是禰之祖庚之祀必有祈天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音釋】【經】（監音鑒【夭】於兆反【中】如字陸又音去聲）【傳】（予音與【五時】諸市反音與止同爲壇以祭天言神靈所依止也史記及漢書註云雍五時者秦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至漢高帝作北時祠黑帝其後文帝武帝皆幸雍郊見五時）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音釋】【傳】（祅於喬反字當作祆說文云衣服歌謠之怪也孽魚列反字當作蠥禽獸蟲豸之怪也【譴】詰戰反省息井反下同）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音釋】【經】（【無】與毋通【昵】尼質反）

西伯戡黎（西伯武王也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爲而來哉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仁山金氏曰西伯武王也武王襲爵以後未克

商以前商人稱之曰周西伯也故胡五峰大紀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謂武王舊說文王失之矣又曰受朝歌今衛州黎今潞州黎城然衛亦有黎陽則戡黎之師於受都已迫吳才老謂是武王伐紂時蓋以祖伊辭氣爲甚迫也然亦當在觀兵將後儀王氏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今文古文皆有）【音釋】【經】（戡音堪說文引書作𢧢【黎】尚書大傳作耆史記作飢又作阢說文作𨛫集韻或作[illegible]）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指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音釋】【傳】（【見】形甸反）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其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音釋】【經】（【相】去聲【戲】呼去聲）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薦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音釋傳度達各反遽渠各反壞音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音釋經喪去聲摯音至傳復扶又反長上聲）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音釋經參倉含）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事也言[illegible]即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呂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鄒季友按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周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之即喪不無戮于爾邦之語舊次不當在微子之前）

（音釋經喪去聲傳以語去聲與去聲）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傳微國名在東郡聊城今博州聊城縣有微子故城箕亦國名今陳州西華縣有箕城長上聲）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厎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仁山金[illegible]首章喻紂之必亡）

（音釋經酗呼句反敗北邁反傳[illegible]）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强陵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鬭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烈祖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仁山金氏曰次言己之欲去）

（音釋經好去聲恒胡登傳[illegible]音反喪去聲下同[illegible]）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

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何其語辭言紂發出狂顚在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隮[illegible]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亦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仁山金氏曰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逃亡情不能已又問二子當有救亡之策　音釋經　出尺類反隮牋四反陸音子細反下同與如字鄭玄云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何居同　傳更平聲）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上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辭下同　音釋傳　[illegible]立反必句反）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老遜之語以上文特舉問辭故此先答之　音釋經　長上聲）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illegible]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音釋經　犧許宜反牷音全將如羊反）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讎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　音釋經　監鑒斂力驗反陸[illegible]音[illegible][illegible]平聲[illegible]音力檢反　傳[illegible]音扶殍婢表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商今有其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illegible]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

不可去而微[illegible]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illegible]耄遜之語　音釋經　耄去　傳斷都玩反長上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顧行遯矣唐孔氏曰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荅者比干與箕子意同故省文也語錄荅嚴時亨曰所解三仁事史記左傳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之說今乃舍孔子而從左氏史遷以自誣信又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封所則尤無所據矣仁山金氏曰自靖謂各行其分之所宜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是也人各行其所安有以告於先王而無愧於神明可矣王子有可去之[illegible]若不可使受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尚一可以持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可去之義故曰我

不顧行遯是亦將以死救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耳說者遂以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義易見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荅亦以箕子意同故不復有與辭耳微子之去遯于荒野而已舊說抱祭器以歸周者殊失之

書傳會選卷第三

書傳會選卷第四

壬寅五月讀

周書（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音釋 傳（國號周本太王所居地名在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泰誓上（泰太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本文也仁山金氏曰上篇誓諸侯因及御事庶士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其師）音釋 傳（復漢書師古註復歸也芳目反剽匹妙反經傳柱懸反下同數所矩反下同）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

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巳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之受命改元武王冒先君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音釋傳］見形甸反下同虞芮如銳反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州［觀］去聲下觀政如字［夫］音扶下同［并］去聲喪平聲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類于上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告成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子禮也周禮王六軍泰誓謂大巡六師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可謂追稱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周王乃記當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音釋傳］［治］平聲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音釋傳］［強］上聲［夫］音扶［長］上聲［之］爲去聲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音釋經］［受］是酉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爲紂陸氏遂以立政篇受德爲紂之字此却非是立政自以桀德與受德對稱耳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剖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勳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敍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陳氏大猷曰天命文考何自而見觀民心歸文王而怨紂此即天命三山陳氏曰文王所謂大勳惟在化紂改過自新天下之民各得其安此文王之勳也［音釋經］［湎］彌兖反［陂］班糜反［炙］之石反［刳］空胡反［剔］它歷反［孕］以證反［傳］［障］之亮反［炮］音庖［烙］音洛又音閣［謐］

（覔畢反）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矣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於凶惡盗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音釋 經 悛且緣反 粢音咨 盛時征反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傳 長上聲 觀兵上去聲 背音佩下同）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佑助寵愛也天佑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乎天而已 音釋 經 相去聲 傳 長上聲 左右音佐佑 夫音扶）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公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十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此章傳文俗本有得於心多作有得於身十萬曰億多誤寫作百萬曰億今正之 音釋 經 度達各反下同 傳 量平聲 朝左傳陸音如字一音馳遥反○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車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爲六師故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六軍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音釋 傳 長上聲）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音釋 傳 造七到反祭名）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音釋 傳 應去聲）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

而誓（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音釋經戊音茂）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音釋傳鎬下老反）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脅

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究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音釋經犂良脂淒題二反傳犂字同比必志反脅虛業反傳呼去聲）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音釋經辟必益反）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呂氏曰命卽至公之理豈可以爲已有紂旣不知天命自然不知敬天之理故謂敬不足行自然不知鬼神之德故謂祭無益自然不知民之當愛故謂暴無傷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旣命成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音釋經喪去聲鑒孔傳本作監以諸篇例之當從孔傳傳重傳容反）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謂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

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音釋傳治平聲下同召實照反字本作邵古通用後凡言召公者倣此史記註召者圻內采地名寰宇記云河南府王屋縣乃邵康公之邑縣西有邵原又有邵康公墓及祠夭徐音於驕反陸音於表反散蘇旱反邑姜左傳註武王后齊太公女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也意孔氏曰天因民以爲視聽民所惡者天必誅之音釋傳斷都玩反）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呂氏曰紂之亡惟離心離德周之興由同心同德前既詳言至此復提起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克垂無窮）

音釋　經　勗（吁玉反）懍（力錦反）　傳　將（去聲）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敍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卽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無垢張氏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自取禍以類相召夫豈有心哉）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病也作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忠正之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音釋　經　斮（側略反）脛（形定下頂二反今衛縣西北有陽向水相傳紂斮脛處）痡（音鋪陸云徐音敷又普吳反）屏（卑正反）技（巨綺反）祝（之六反）喪（去聲）　傳　耐（乃代反）強（上聲）傳（柱戀反）膏（去聲）妲己（上當葛反紂之正妃有蘇氏女）夫（音扶）斷（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陸氏音斷丁管反又按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陸音斷丁管反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註祝斷也陸云斷音短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今蔡傳云斷然降是喪亡則是讀爲斷決之斷而爲椵音矣宜從孔傳）汚（音烏）行（胡孟反）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

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絶根本兩句意亦古語斷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絶殲滅汝之世讐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音釋　經　辟必益反　傳　長上聲下同　去上聲　朝馳遙反）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音釋　傳　被皮爲反）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仁山金氏曰泰誓上以誓諸侯爲主中誓諸侯之師其辭止於尚弼永清定功永世下篇自誓其衆始有不迪顯戮之戒至于牧誓則商郊之誓臨戰之時一人不戒易以敗事故均戒誓之不勉有戮不可以貴賤異法也　音釋　經　坆如字徐音茂說文引書作坶字林音母　傳　朝歌上如字紂所都邑今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　別筆列反）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音釋　經　杖直亮反持也　鉞音越　旄音毛　逖他歷反　傳　昧冥按太甲篇訓昧爲晦　見形甸反　陳直刃反　勞去聲）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陳氏大猷曰友邦冢君指所會之諸侯三山陳氏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卽諸侯之三卿也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傳以爲武王之三帥非是　音釋　經　長上聲下同　傳　首言西土之人指周之臣民次言友邦之君及其治事大小之臣又次言遠方小國其序當然也　治平聲下同　從才用反　帥所類反）及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人（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音釋經羌驅羊反髳莫侯反宋括地志云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慈靜等州以南皆是也濮音卜）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音釋經稱平聲比毗至反傳楯竪尹反所以蔽身者）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音釋經牝婢忍反索昔各反傳孽魚列反）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肆陳荅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音釋經婦房缶反長上聲宄音軌傳好去聲樂音洛離去聲背音佩）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音釋傳刺七賜反直殺也陸音七亦反）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逆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音釋經桓胡官反貔頻脂反豹屬出貉國迓陸云馬本作禦禁也傳將去聲降胡江反下同）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此篇錯亂不可讀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

（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音釋 經 魄匹陌反字本作霸古通用孔疏云魄者月輪郭無光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癸居誄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音釋 經 哉如字華胡化胡瓜二反 傳 潼關上徒紅反本名衝關以河水衝激華山之東故名又因廣漢潼水至此入墊江故遂以潼名墊音疊復扶又反下並同乘平聲衅與釁同許刃反倒都皓反載作代非）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音釋 經 駿陸音荀悛反朱子清廟詩傳云大而疾也孔疏云是年四月己丑朔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申也）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神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音釋

傳 朝馳遥反見形甸反）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命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音釋 經 太王上音太王如字又于放反夏亥雅反下章華夏同 傳 邰音邰在斄縣斄音邰邠與豳同悲巾反在栒邑縣豳鄉岐山之西北四百餘里太王公劉十世孫岐山在美陽縣邰之西北相去無百里及文王都豐在鄠縣又岐山東南二百餘里上四縣並隸古扶風凡九年崩按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爲西伯則至己巳歲纔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爲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羑里之囚十年亦與經世書不合）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陳氏大猷曰底致也告于皇天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有道指祖父也大正以兵征之抑人君當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得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絶之於衆民則害之虐之而惟天下有罪逋逃而歸紂者紂皆主而藏之如淵之聚龜鼈藪之聚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絶亂畧謂伐紂也是以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傳謂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未審然否此當在於征伐商之下）音釋經（貊莫白反）傳（傳柱戀反）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陳氏大猷曰恭者敬而奉之之謂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悅以筐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我師顯我周王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之所能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音釋傳（筐篚盛玄黃說文云筐飯器也莒屬篚似篋盛時征反）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音釋經（相去聲戊音茂陳直刃反倒都皓反漂紕招匹妙二反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史記云武王命閎夭封比干墓散先旰反）傳（見形甸反予音與去上聲賑之刃反賙之由反已者孔疏云謂紂所貶退處於私室者復扶又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

（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音釋**（**經**要平聲治去聲**傳**長上聲五典之教按舜典五典五品皐陶謨周官君牙五典蔡氏所釋並同而此五數之目有兄弟而闕朋友何也言長幼則該朋友矣夫音扶復扶又反）

今考定武成

誤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第今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

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舜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未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勑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如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音釋　傳　屬音燭　應平聲）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商訪問箕子）

（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　經　範音范　傳　治平聲）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音釋　傳　喪去聲朝鮮史記索隱云音潮仙以有鮮水故名漢志樂浪郡有朝鮮縣註云武王封箕子於此爲爲上如字下去聲故爲如字）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昔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註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也　音釋　經　騭職日反　相去聲）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言重其答也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

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也　音釋　經　陻音因汨音骨斁都故反　傳　治平聲下同　別筆列反）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

（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音釋】【經】初一朱子云一下當讀下八句倣此後章一五行却與此異讀音豆徵知陵反讀作證非【嚮】音向【傳】【者治】去聲餘並平聲【應】去聲下同【省】息井反）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傳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五行之形布於地而其氣運行於天故曰五行既運行於天故所至宿次分野其相生相克之用禍福驗於人事劉向所謂發于地而華形於天易大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也非古昔聖賢窮物之原究物之理何足以知此）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

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四行無正位無成名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臭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爲五星分位于地爲五方行于四時爲五氣德稟於人爲五常用於人爲五材播于音律爲五聲發于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以物爲最靈潤下水之性作鹹海水之味海爲百川潤下之止故徹海之底味皆鹹也陳氏大猷曰水不鹹潤下而鹵則鹹火不苦炎上而焦則苦木不酸結而爲實則酸金從革而成辛土稼穡而成甘火性炎上鬱而爲煙凝而爲煤也焚火之煤則知其味之苦矣草木始生先仲後屈其結實未有不酸者金性有剛有柔故從人改革既經改革則其味作辛矣五土發生五穀以立民命凡養生之物皆甜者土之味然也【音釋】【經】【下】去聲【上】上聲二字音見朱子語錄【鹹】音咸【傳】五行之味孔疏云水久浸變爲鹵故鹹火焚物焦故苦木實多酸金在火有腥氣近辛土生五穀味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陳氏大猷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所謂物也恭從明聰睿所謂則也朱氏曰自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貌曰恭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衣冠容貌之整潔動止之合宜人之瞻仰者亦肅然矣故曰恭作肅言曰從上自天子下逮臣庶貴賤雖殊凡所語言入人之耳著人之心始終其事悉順乎理理之順人斯從矣故曰從作乂明者視無不見也視而能精則洞燭人情深知物理而智極其明矣故曰明作哲聰者聽無不聞也聽而能審則聲自外至理自內出而謀無不善矣故曰聰作謀睿者通乎微也思而通乎微則知之之至不思而得而有以至于聖矣故曰睿作聖此五德之用也

音釋 經 視時吏反又常止反按陸氏於諸經及書前後視字皆無音獨於此音常止反今考韻書四旨及六至皆有此字註義皆同則上云二聲皆可讀睿俞芮反哲之列反字與晰同下當從日從口非 傳 見形甸反度達各反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

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所以除殘去暴師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朱氏曰八政以急緩爲次序食謂君授民以時使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慎不失時盡力畎畝則食足矣食足則民命立矣貨民用諸物日用不可缺者使之懋遷有無農末相資則貨財流通矣祭祀所以報本也國有大祀中祀羣小祀無不主于報本故誠不可懈禮不可紊祀不可瀆故先聖王所重爲此故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其敢少有毫髮慢易之心乎邦有空土司空掌之所以居四民時地利也若後世徙狹鄉居空荒以實其地之類司徒掌邦教民生理散居君之五教恐民有所忘失故每歲孟春則木鐸以聳之使人知及時趨事掌其職曰司爲其事而屬乎所掌者曰徒此之爲司徒也司寇掌邦禁其諸上亂國政下殃良民諸姦邪不正是爲寇賊姦宄斯等之爲乘人之隙窺人之愚侮善陷良盡在治下是其司寇也七曰賓者禮曹之司也玉帛之會節以等差協以禮儀遠人服而上下安賓之謂也師者六軍也凡有衆敢恣肆者按九伐除殘去暴以誅之六軍之衆故曰師陳氏大猷曰養生事死須要得安其居故司徒次之居安而後教可施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故司徒次之朱氏曰教之不從而後刑之刑所以弼教也故司寇次之內治既舉而後外可理故賓所以懷諸侯諸侯或有不庭則征伐之故次賓次師焉

音釋 傳 治平聲 四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古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者也孔氏曰自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自夜半至明日夜半周十二時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以紀氣節早晚辰謂十二辰以紀日月會處歲驗君之得失聖人之心欽哉所以歲驗君之德善惡有不可逃者驗在民生設使四時俱各差繆七曜紊度水旱愆期終歲若此君之過也四時雖有不調七曜間或不常於民無害於歲頗全月中之疵臣之過也月之宰也三旬風雨失節興物出焉臣之過也星分二等均周天爲十二列星辰於二十八宿其二十八宿之星與凡諸星各據於天體各司其辰度毋敢擅移若或聚散驗之分野殃哉星辰之說經星也五星金木水火土步天而東往進進不已亘古亘今暫

有退行不應曆數而乃禍焉星緯星也精於曆者通乎古今妙於數者不失秒忽測日月之循環候星辰之進退慎授民時以康海內此曆數所以居日月星辰之後也 音釋 經 數 數遇反 傳 躔 呈延反 說文踐也星所履行故曰躔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建立也極北極之極至極之義至善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也言人君以廣大極至之理建立於上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豈有建極至善之君而五福不

集於其身者哉卽下文次九之五福也人君集福於上非自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旣以身爲之極使之觀感而化又命司徒掌教俾之由教而入民有是善則亦有是福矣所謂敷錫也天下之民於廣大極至之理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民安於下則君安於上所謂錫汝保極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 音釋 傳 別 筆列反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也民有常業非禮不爲非善不交所謂無淫朋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有位者出於至公不立黨與不徇阿曲所謂無比德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有廣大極至之理者使之有所取正耳欲小德惟善者其孰能之重言人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音釋 經 比 毗至反 傳 重 儲用反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而選用之也如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篤實者也進之則可與爲善退之則流於惡大道之中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如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與之以官錫之以祿而是人皆謂君道之明斯其爲大善之極也 音釋 經 好 去聲 傳 操 倉刀反 見 形甸反 則爲去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言之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而不可虐

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而不可畏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音釋 經 煢 渠營反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正人不能用而用無好德之人乃人君姑息之所致善用人者可不常加省察以防微杜漸乎 音釋 經 行 胡孟反 好 去聲下同 傳 仰 魚

（向反）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反復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怳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音釋】【經】（【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叶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爲無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多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也【好】【惡】並去聲【蕩】待朗反【平】叶蒲眠反）【傳】（【倍】與背通【見】形甸反【夫】音扶【復】音腹下同【六詩】即詩六義也【要】去聲）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迺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廣大極至之理推衍而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乃代天以爲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陳氏大猷曰上文言聖人以身盡道而示極至此言聖人以言明道而闡極聖人建極二者不偏廢也）凡厥庶民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人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之所以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音釋】【經】（【近】巨靳反）【傳】（【長】上聲【見】形甸反）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禀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音釋】【經】（【燮】悉協反從三火）【傳】（【治】平聲【亢】音與【亢】音抗【而治】去聲）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此言人君以三德馭世不可假其權於大臣也）【音釋】【經】（【辟】必益反）【傳】（【可上】去聲）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而汝也則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汝之家諸侯必凶于汝之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音釋】【經】頗陂音普千反或云與陂通音祕詖見前僻匹益反忒惕德反【傳】分扶問反）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龜蓍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音釋】【傳】蓍升脂反蒿屬用之以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音釋】【傳】絡繹孔傳或作落驛古字通用也但今人釋絡繹爲不絕之貌而孔傳乃云不連屬義殊乎異孔疏釋爲稀疎之意不過傳會之辭耳又引王肅云霍驛消滅鄭玄云色澤光明亦皆未見所據按史記驛作涕註云涕音亦尚書作圛索隱引孔傳云驛不連續是涕泣相連之狀蓋後人傳寫之誤以下爲不也【屬】音燭）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音釋】【經】惟字本作悔呼內反【傳】蠱之貞風見僖公十五年貞屯悔豫見晉語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歸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時六變其不變者二三止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原兆瓦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音釋】【傳】三兆三易見周禮卜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音釋】【傳】傳謂上挂戀反）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徵驗也所驗者非一故曰庶徵雨謂不滯暘謂不亢燠謂和而不炎寒謂凍而不沍風謂調而不烈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備者無缺少也序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則庶草且蕃茂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蓋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音釋】【經】蕃音煩廡）

（罔甫反古文蕃廡之廡但作無音武而有無之無但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書經今文加广以別之廡乃堂下周室之名音同而義則非矣說文作橆註引書作庶草繁橆橆卽無字後人省兩木爲四點也當從說文爲是）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孔氏曰雨多則勞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也餘准是音釋傳勞郎到反水奄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休美也天時之美驗於人事故曰休徵時雨若謂當雨而不愆期時暘若謂當暘而不失候時燠若謂應燠而燠時寒若謂應寒而寒時風若謂應風而風此肅乂哲謀聖五德之所感也）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咎惡也天時之乖驗於人事故曰咎徵恒雨若謂陰盛而多雨恒暘若謂陽盛而過亢恒燠若謂不應暖而暖恒寒若謂不應寒而寒恒風若謂不應風而風此狂僭豫急蒙不德之所致也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音釋經恒胡登反傳應去聲下同幾音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王與卿士師尹所職有繁簡故所驗有遠近也王者總其大綱不親庶務故其得失必周一歲而後可見若卿士之職百責所萃其感應甚速故

其省驗在於一月師尹職小事繁去民爲近其感應尤易故其省驗在於一日若一月一日之間天氣不順而歲事無傷則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而非王者之所憂矣音釋經省悉井反）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天之失得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耳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卿士師尹各有常職豈能狥民之所欲哉以月之常行不能從星之異好猶卿士師尹之常職不能從民異欲主綱一布大德溥施豈從民之屑屑

好惡者哉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之謂也從星不言日者從星惟月可見耳 音釋 經 好去聲下同 傳 宿音秀 省息井反 以見形甸反 夫音扶 近巨謹反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王道言之壽者尊賢養老也富者利用厚生也康寧者老安少懷也攸好德者任賢使能也考終命者封謚如法送之以禮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 音釋 經 好去聲 傳 難去聲 樂音洛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王道言之凶短折者凶惡之人則殺之使短折也疾者墨劓剕宮以殘疾其體也憂者徒流髡鉗以憂惱其情也貧者籍其所有使之貧也惡者錄其過而申明之使彰其惡也弱者剪其羽翼使之弱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音釋 經 折食列之列二反按陸氏有二音一音時設反則音如喉舌之舌一音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又曲禮但音市設反則陸意以前音爲正矣 傳 橫戶孟反 夭於兆反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舊以爲戒武王之書朱子語錄云旅獒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而太保諄諄告之與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按五峰胡氏皇王大紀謂旅獒爲成王時書後人見篇首有惟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爲告武王不思武王之克商僅六年而崩如越裳肅慎之來貢皆在成王時則西旅之貢亦必在成王時無疑矣）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illegible]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

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奭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音釋 傳 底音抵 傳柱戀反 盾杜本反與予盾之盾異音趙宣子名 躇丑略反何休註躇猶超遽不暇以次見宣公五年 呼去聲 屬音燭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

（物而以德視其物也）音釋經（湯以致反）傳（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事見國語此昭德之致也分魯以夏后氏之璜音黃美玉名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此分寶玉也）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illegible]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陳氏大猷曰君子人之所尊敬也狎侮之則人無歸心矣小人以力事人者也狎侮之則不肯用力矣此因言慎德而推廣之狎侮則非所以慎德矣）音釋經（盡子忍反下同）傳（中去聲狎下甲反）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陳氏大猷曰受獒是役於耳目之所玩）音釋傳（好去聲）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音釋經（喪去聲下同）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音釋傳（應去聲）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音釋經（畜許六反）傳（觀古玩反穆王事見史記）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音釋經（行胡孟反累力僞反簣求位反）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尚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哉按此蔡氏以謹德爲一篇之綱領而仁山金氏又推明慎德一章爲貢物之制昭德一章爲受貢所以示諸侯而其下文又推玩人以及玩物因玩物以戒喪志因喪志而言定志之道因道寧而及知言之故語雖偶而意相生也既又因玩物而上推玩人之失以防其原因實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而終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之戒末又結之以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之辭其發明太保訓成王之意可謂曲盡其旨矣）音釋傳（遺去聲）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音釋經（縢徒登反）傳（屏卑正反）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音釋傳（見形甸反）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李

（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音釋】【經】【爲】去聲【傳】【共】如字）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音釋】【傳】【卻】乞約反止也俗作却非蓋因草書而變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旣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文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音釋】【經】【墠】上演時戰二反【植】時職反鄭玄云植古置字【傳】【裸圭】上古玩反見典瑞孔傳云置璧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爲贄）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代武王之身董氏鼎曰按晁以道說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上帝蓋責武王欲以來服事左右故周公

乞代其死而下文言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夫死生有命周公乃欲其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精誠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音釋】【經】【遘】居候反【傳】【勝】平聲【紓】商居神與二反）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音釋】【傳】【任】如林反又如鴆反堪也下同）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若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音釋】【經】【屏】卑正反【傳】【即就也】即命于元龜與虞書命于元龜同謂令之于龜也即字當訓

（爲卽時之意爲去聲見形甸反）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幷是吉音釋經籥與鑰通卽今鎖也馬氏註云籥者藏卜兆書之管按鄭玄易緯註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物之管曰籥周禮管鍵左傳北門之管亦皆訓籥如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卽黃鍾之律管長九寸者也鎖形如管籥空中以受鍵故或名管或名籥又籥字從竹以形如竹管也鑰字從金以金爲之也蓋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搢鎖中以搏鍵者卽今鎖匙也禮記月令註誤以鑰爲搏鍵器故禮記疏及周禮疏皆承其誤今詳辯于此幷去聲傳重傳容反）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

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卽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音釋傳兆之體周禮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註謂兆象也見形甸反）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之匱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林氏曰請代武王死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音釋傳以金緘之按金謂鎖也卽

所謂籥也王鄭註云縢束也詩緄縢註云緄繩也蓋藏書之匱金以鑰之縢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金不可爲縢縢無取於金孔傳云緘之以金而蔡傳因之祝爲去聲）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音釋經武王既喪按經世紀年武王己巳歲卽位至十三年辛巳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傳覬覦音冀俞）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君也如朕復子明辟之辟周公聞流言乃告二公言我若不利於孺子則是我有無君之心我無以告我先王於地下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呂氏曰王欲誚公而未敢卽悔過之根本也音釋經鴟處脂反鴞于嬌反誚才笑反傳比卑履反敗北邁反）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

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會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音釋】【經】穫胡郭反盡在忍反下並同弁皮變反【傳】倡音唱脅虛業反）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之卜天變者卽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

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音釋】【經】噫於其反）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家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矣）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卽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雨反風感應如此之速

洪範庶證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音釋】【傳】見形甸反）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幷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幷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

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告諭之也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舍三叔任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音釋】【傳】監古銜反相去聲爲去聲遺去聲害音曷復音腹）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林氏曰政雖攝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號令雖由己出故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

（我不爲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音釋經弔如字朱子語錄云書中弔字只如字讀言不見閔弔於上天也造如字又七到反）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朱子申用字當屬下句今從之音釋經賁彼義反用朱子語錄從王荆公讀屬下句）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又申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呂氏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此一篇之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按金氏以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作一句讀即命曰以下連命龜之辭音釋經遺去聲傳曩乃黨反鼎也見形甸反）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厚誕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音釋經腆他典反疵才支反傳緒象呂反鄙邑左傳子產曰鄭鄙邑也子展曰鄙我是欲註云楚欲以鄭爲鄙邑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註云以我比其邊鄙）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本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

以爲一誤矣三山陳氏曰賢者之見常先衆人而決後知天理人事故來助周周公因十夫之來信天人所向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况卜之并吉乎聖人雖灼見事理之當然亦不敢自用必考之人謀鬼謀之合而後決也陳氏大猷曰此章方言武庚作亂來歷決之以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誥綱領）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

（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陳氏櫟曰據蔡說則以小子爲邦君等之自稱以考翼爲父老敬事者據諸家說則以小子爲成王自言接上文言之謂是在王之宮邦君之室及我小子之身當考成其翼敬以自反而已不可征也二說者皆未允當宜與下文厥考翼之言兩處一樣說而皆通可也大抵周誥聱牙又或訛缺不可強通姑解其大略而已可也【音釋】【經】曷音害【傳】釁許刃反）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爲卬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音釋】【經】造去聲卬五剛反朱子語錄云卬即我字沈存中謂秦語平音故謂之卬毖音秘【傳】治平聲）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陳氏櫟曰小邦不必言百里此非文王也天明畏與皐陶同亦與紹天明不類【音釋】【經】相去聲）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朱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註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許氏月卿曰天棐忱辭謂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可見天

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即天意也陳氏櫟曰以前寧人為武王舊臣亦未穩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為武王棐忱辭許氏說甚明順且不背朱子意

音釋 經 省息井反閟音秘 傳 呼去聲否部鄙反下同多難去聲治平聲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陳氏曰厥考翼與前考翼不可征要當闕疑

音釋 經 構居候反菑莊持反爾雅註始去草也 傳 肯為去聲下肯為同治平聲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三叔以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坐長其惡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

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此段王氏張氏林氏皆云當闕疑金氏曰堂播之喻責之吾身伐救之喻責邦君御事

音釋 傳 廝音斯役也漢書廝養卒註析薪曰廝炊烹曰養長上聲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據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陳氏櫟曰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即十夫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此十人深知帝命及天之匪忱爾於當是時尚不敢變易上天命討之法矧今天降戾鄰胥伐骨肉相仇事勢危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豈不明順蔡氏必以十人為十亂貫辭辨之自爽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也十夫十人前後相應周公十亂之一不應自言之也金氏曰此言周家開國之初皆由哲

（人能迪知天命於艱虞之中其時邦君御事不敢違上所制今此作難之人近相攻於我室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乎）音釋 經（易夷益反下同）傳（難去聲）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林氏曰我長念於心則謂天以紂之暴虐而殄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殖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亂而不去則為不終朕畝矣）音釋 傳（去上聲）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此哉陳氏櫟曰自予永念曰至卜陳惟若茲當合為一章其意若曰我深思言天喪殷若穡夫之除草我曷敢不終朕畝乎天亦惟降休命于武王我亦何待窮極於卜敢不惟天是從以率循武王指畫之疆土乎況今卜又并吉乎意謂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不待卜況今卜又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決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陳氏大猷曰此章

總申前諸章之意以指人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故決往東征也）音釋 傳（隮都玩反下同復音腹知音智與去聲）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名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仁山金氏曰微子帝乙之庶長子帝乙欲立之太史執不可乃立受及受無道將亡且忌之微子遂遯于荒野武王入殷式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推恩殆遍而未及微子以其遯去而未之獲也及武庚叛成王周公誅之遂封微子于宋為殷後以賓于周此其命書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賑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王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音釋 傳（長上聲膰音煩祭肉也喪平聲見僖公二十四年）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

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天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朱子語録言微子去之是不仕于王朝而

遯去耳初不言其歸周也左傳言銜璧輿櫬史記言牽牲抱茅必皆無是事也以商王同父之兄而自歸于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必不爲也）

音釋　經（踐茲演反令去聲聞音問歆虛金反夏亥雅反）傳（治平聲）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新安陳氏曰慎乃服命不過如康誥之明乃服命謂所服之命耳自二孔以上公服命無非禮制爲說而林氏祖述發揮之意深論奇非此章本然之文意也此既言之下文勿替朕命又申言結之實皆指此篇之誥命耳）

音釋　經（蕃方煩反毗頻脂反斁音亦）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

此洛誥之文當
在周公拜手稽
首之上

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音釋　經（無與毋通）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蔡氏曰康者所封之國叔字也武庚三監既平析其地爲邶鄘衛以衛封康叔此其誥命之辭今文古文皆有今按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呼之若以爲武王既崩三監平定之後而以衛封康叔周公述武王存日之戒以命康叔則無疑矣按武王十三年克商十四年有疾以周公之卜而瘳十九年崩成王即位年十三是年三監挾武庚以叛二年罪人斯得三年周公東歸誥康叔當在是年成王即位之三年命周公伐管蔡畢用殷遺民封康叔周公代武王重敘康誥酒誥梓材三篇非一時所發初成王迎周公自東歸時三月十有六日王命周公東基于洛大會諸侯百工役藝

無不感悅是時賢士悉見于周時公欲告戒庶邦無由特以武王存日之命命小弟康叔）

音釋　傳（康叔康圻內國名邶蒲姉反鄘餘封反應平聲）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林氏曰周公營洛將遷殷民居之其曉諭之辭則有多方多士之書其餘民不遷而留於衛者則以委康叔故於作洛之時殷民或從武庚遂於此誥命康叔因以訓迪餘民也）

音釋　經（見形甸反）

王若曰孟

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王若曰者周公述武王存日之言以命康叔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音釋】【傳】長上聲下同）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左氏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音釋】【傳】左氏曰明德愼罰見成公二年去上聲）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

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所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卽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天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已之功也文考明德愼罰首恤鰥寡役可役敬可敬罰可罰昭示其民時我附庸一二邦克自修治西土之人情深怙冒帝乃大命文考殪滅戎殷汝小弟封得眞茅土在此東土此告以得受封之由欲其知所自也【音釋】

【經】【夏】亥雅反【聞】如字又音問【殪】壹計反【傳】【見】形甸反【與】去聲）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

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音釋】【經】【遹】音聿又音述【衣】如字又於旣反【別】皮列反【傳】【治】平聲【見】形甸反下同【識】志【往】行胡孟反【胖】蒲官反【分】扶問反）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

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金氏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孰若無怨不在小也在於能惠人所不惠勉人所不勉則小大之怨俱無矣康叔視民之患若在己之疾天命可畏民情可見小人難保惟盡汝心無求自安乃可又民怨無大小皆能爲患唐孔氏曰弭怨之道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忽汝當撫摩是惠所不惠也纖微小事人所多棄怠汝必勉行是懋所不懋也　音釋　經　恫音通陸又敕動反瘝姑還反盡子忍反好去聲　傳　好惡並去聲治平聲行胡孟反）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陳氏大猷曰汝小子所事在弘廣王之德意以應保殷民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音釋　經　應去聲）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故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辠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敬明乃罰罪無大小故則刑過則宥　音釋　傳　稱平聲治平聲）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敘者刑罰有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敕戒敕也民其戒敕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己疾則調治無所不至民必康且治矣王氏曰刑罰之有敘者政而已未及夫德也故民之和強勉而已非其德也惟導之以德然後民應之以德也畢棄咎其康乂所謂應之以德也　音釋　傳　去上聲下同治去聲）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刑殺劓刵必本其人所犯非汝封所得專之也　音釋　經　無與毋通劓牛例反刵而志反）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

深於法者與時成王咸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有司外事汝但當使其不過于準限取法乎殷罰之有次序者即無過乎準限矣陳氏大猷曰上章槩言用刑此章專言衞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門梱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爲律也陳氏櫟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爲王朝之卿明矣爲司寇與卽衞封兩不相妨往來乎朝廷邦國之間何往不可呂陳內事外事外庶子之說極當蔡氏何必疑之

音釋　經　臬魚列反下章同　傳　準限之義說文云臬射的也註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門中橜爲臬故兼取二義　朝馳遙反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陳大猷曰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服猶著也著於心而念之也蔽要者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汝要囚不可輕必服念之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深思詳察畢見情理乃大斷其所要之囚今世大辟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未嘗遽斷也

音釋　經　要去聲下同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篇孔蔡於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孔氏多方篇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篇皆無釋然多方篇兩章文義皆不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氏末章囚執之說甚當蓋要字讀爲平聲有約勤之義謂繫束拘攣之也周禮掌囚註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以待蔽罪正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妥矣陸氏三章皆音要爲平聲當從之　傳　爲去聲斷都玩反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遂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陳氏大猷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罰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汝之用罰本是準限又本是殷之常典事雖合義必本天討不可以就汝意使汝盡順于義惟曰未有順義之事戒其不可有矜喜之心也

音釋　經　盡在忍反　傳　斷都玩反泥乃計反已當去聲乘平聲中去聲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音釋　傳　少失照反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卽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民自作罪永無悛心連犯寇攘姦宄殺人取財之首惡人怨莫甚焉者況彼大敗彝倫必如法無宥

音釋　經　暋音敏憝徒對反　傳　強平聲惡去聲下同罪爲去聲當去聲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音釋】【經】弔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泯面忍反作罰句絕【傳】可惡去聲下並同）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

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其不率大法乖違節制務造名譽以蠹政病君者若此有犯必當速寘于罰務合于義陳氏櫟曰不率大戛一句或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孔訓戛爲常固不通蔡訓戛爲法亦未見所本一說戛擊也承上文如此而猶不率從乃大戛擊以痛懲之上文寇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此說其庶幾乎【音釋】【經】戛訖點反別皮列反【傳】長上聲下同深惡去聲）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康叔邦君最長必先齊家乃能訓人若惟忿肆威虐廢弛王命則是不能以德用治矣【音釋】【經】長上聲）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畏之終也汝若能勤毖典本文王以裕其民思以及乎文考則有以慰悅乎君心矣陳氏大猷曰民之不孝不友由不知敬五典也敬則律己嚴而感率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得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非念弗庸瘝以爲朕憝則敬忌裕民人其有不懌乎此上三節疑有錯簡）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

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已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卽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者也林氏曰我今其惟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安治斯民者作起而求之求如敏以求之之求開導其民于古康必本夫殷先哲王之德況今民罔有導之者以故宜迷有導之者其不背惡而從善乎）【音釋】【傳】（夫音扶治平聲）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鄒氏曰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愼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音釋】【經】（監音鑒說如字）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卽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予不可不訓爾以鑑前德今民但見施法不見施德故開導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得所開導天若責我我敢怨天乎不以民之罪罪其民惟以罪歸之于己陳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卽所指文王明德愼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於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

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殛我矣我其不常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爲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逭天之罰殛可乎爽惟天其罰殛我與爽惟民迪吉康同爽惟蓋當時語此王責己以勵康叔也要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缺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陳氏經曰蔽如一言以蔽之蔽惟斷以至誠則不惑於非謀非彝矣愼哉無作怨無與圖無與典一斷以此心之忱大惟敏德之法常顧汝德遠大汝謀永奠其民則汝惟無瑕之可殄矣）【音釋】【經】（無與毋通）【傳】（斷都玩反省息井反）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畀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董氏琮曰肆語辭如肆徂肆往皆語辭也）【音釋】【經】（無與毋通）【傳】（治平聲）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

（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今按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内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以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云音釋傳專爲去聲下邦爲如字圻與畿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沬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而發也薛氏曰妹古沬字沬水名因水名地也陳氏櫟曰明大命于妹邦大命即下文是也音釋傳沬音妹爲去聲）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文王世次爲穆故曰穆考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爲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今按武王封康叔于妹邦惡妹邦以酒廢事於是述文王戒百官士庶之慎酒敷大命以訓戒其弟封而作是誥前既宏文王之大德後乃自明其所誥毖之命因表顯其臣民之意而云王若曰嗚呼封往茲邦矣其亦敬穆考文王之大命以治於妹邦首言我文王之肇基西土也導迪其民臣惟祭祀則用酒而朝夕之所誥戒惟酒是愼其用酒也乃在於暇祭祀格上下之後庶幾肇福敬民而永爲彝用矣音釋經少失照反傳當去聲令平聲者爲去聲）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illegible]

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蓋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喪身失德即天之降威也今天降災大小邦豈不由酒而致辜耶音釋經行胡孟反）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陳氏大猷曰此文王誥教庶邦庶士之小子今按官有其守則不敢飲酒民有其業則不暇飲酒惟祭祀而後得以飲福尤必以德將之無至於燕酣焉音釋傳少失照反）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蓋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穡者必不暇縱酒此文王訓迪小子惟土物愛則能全吾身之善聽祖父之訓庶幾知任稼穡此心用臧其於老成之彝訓必不至於侮慢而能用心聰聽不以謹酒爲小德而不致其謹也德無巨細惟一視之）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之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貿易以孝養其

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蓋縱酒者必由於怠惰偸暇田以務本固能以孝養爲心服賈以逐末亦惟以孝養爲心尚何暇於縱酒哉仁山金氏曰妹土之民繼此以往手足專於種藝走事父兄輓車遠賈以養父母父母喜慶則用酒此教妹土之民也

音釋　經（長上聲　賈音古　養去聲　洗蘇典反　腆他典反）傳（肇敏見爾雅釋言　郭註引書云肇牽）車牛　貿音茂　易波盜反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

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蓋言爾臣盡朕教能奉飲食以養耇老者皆君之賜也不惟曰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仁山金氏曰惟字當訓爲與字羞耇惟君謂薦羞于耇老與羞于君所也按儀禮君燕其臣凡羞于君者皆士也此謂惟養老與燕于公所則可

飲酒饋祀禮畢則可飲酒此教妹土之臣也文曰惟訓與書中歷舉之辭皆曰惟上文惟曰下文尹相惟御事禹貢羽毛惟木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皆是訓與

音釋　經（省息井反）傳（長上聲　樂音洛　下同　治平聲）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效其大）如此眞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焉王乃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新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仁山金氏曰棐徂非遠也前章命康叔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邦故此章又總言以明証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此以下誥康叔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仁山金氏曰殷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與小民之難保經德于已而秉哲以用人垂統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經世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敬畏輔相與御事之人然非外爲恭也實不敢自暇逸況敢崇飲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爲君之事越在外

（內服始言諸臣舊說惟御事以下爲言臣事非也惟訓與解見上文夫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一本於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敢荒敗于酒于以見商先哲王中間七世之君輔成王道敬畏輔相由是羣職輔恭罔敢自逸而況於崇飲乎音釋經相去聲傳見形甸反行胡孟反）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

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陳氏大猷曰越及也伯諸侯之長也內服畿內也庶尹衆官之正也樂正酒正之類也亞次大夫也惟衆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也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一飲縱之飲亦不爲也祇辟敬君也陳氏櫟曰此一全章言商先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爲心故不暇湎酒而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仁山金氏曰此以上述商先王不飲之德及商先臣不飲之俗音釋經辟必益反傳長上聲下同夫音扶）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滛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以商受荒腆下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酗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滛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滛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惟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

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仁山金氏曰此述商後王飲酒之禍及其臣民羣飲之辜音釋經易夷益反佚音逸衋迄力反很下墾反罹鄰知反聞如字下同傳倮魯果反）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陳氏櫟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因言我不惟若此多誥古人有言毋于水

（監當監于民今商紂身亡國滅可不監哉）音釋經（無與毋通監音鑒下同）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鄉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

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儔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殺人湎酒以政爲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況毖於酒德也哉此章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所任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毖以上所戒物而言剛制以己所檢制而言若曰汝當戒慎殷之賢臣以及庶邦君長內服御事毋棄酒所以戒物於人也而汝亦剛制于酒所以檢制於己也音釋經（劼立八反圻與畿同父音甫薄蒲各反音與博同辟毗亦反）傳（六典八法八則

八柄並見周禮春官王封圻周禮封人爲畿封註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又大司馬制畿封國註云立封於疆以爲界又王畿之外九服爲九畿註云畿猶限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

飲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劉氏寘曰此書不責商民之湎溺而責在位之躬化商之故都大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百官有司自周而往者亦有之自刻太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羣飲指此輩也使民爲羣飲有司之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

司而何必歸之于京師乎執歸于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以在位者爲言而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音釋經（佚音逸盡子忍反又在忍反）傳（過古禾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

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此章謂殷臣湎酒其非朋飲遊諸技藝暫而飲酒者勿殺姑教之以其染惡之深而被化淺也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勉諸臣而不忘）

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殺

（誅殺之罪矣王日休曰此三節皆王告康叔之辭）音釋經（蠲圭玄反）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卿上大夫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仁山金氏曰不治臣之湎酒則民皆湎酒矣）音釋傳（治平聲）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此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卽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

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音釋傳（治平聲辟毗亦反比卑履反別筆列反斷都玩反屬音燭監視之監音鑒啓監之監古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音釋傳（都家周禮都司馬家司馬註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謂卿大夫采地閒去聲）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此章文多未詳陳

氏大猷曰汝如此常言於臣曰我有彼此相師之道隨六而三卿衆而尹旅皆所當知我惟曰無虐人殺人耳爾康叔當以身率先之君指康叔亦其君能先敬勞乎民則羣臣遂往致其敬勞矣歷人者如今干證罪人所經歷也戕人者傷人肢體也敗人者毀人物業也遂於往日爲姦宄者殺人者歷人者皆宥之而咸與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以寬宥爲事凡前日之戕敗人者亦寬宥之矣）音釋經（恒胡登反勞去聲下同戕慈良反）傳（長上聲勞來並去聲過古禾反疻之氏反音與胑同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律謂疻痏師古曰疻音侈）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

攸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内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於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制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鰥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然監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衛亦連率之方伯故稱曰監音釋經監古銜反下同爲去聲無與毋通屬音燭養如字[illegible]徒康反茲句絕辟毗亦反傳掖音亦）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墍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达疆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畎墍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備音釋經菑莊持反墍奇寄反陸故愛反茨才資反梓材馬云治木器曰梓孔傳云梓人治木爲器樸匹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竹角反雘屋郭反傳治平聲去上聲）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家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既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仿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也[illegible]此

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音釋經夾音協）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音釋經先後上先見反下胡茂反傳勞來並去聲）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illegible]做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過諸侯則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明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樂曰已若茲監與上文自古王若茲監不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也此去聲監視之監也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簡讀之庶免實鑿音釋傳讀音豆強上聲）

書傳會選卷第四

原書有殘損

書傳會選卷第六

壬寅七月讀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illegible]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illegible]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音[illegible]傳（朝馳遙反見形甸反下同治平聲要平聲）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

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陳氏大猷曰自古外患既平內治隨弛者多矣晉武平吳唐莊宗克[illegible]君臣燕逸遂不克終成王當六服既承周德即歸董正治官不敢恃外寧而（志內治也）

音釋經（辟必益反治陸直去聲言主政治之官也從孔蔡傳則當音平聲此篇經傳治字尤多且多當作平聲今除篇中音去聲者其餘皆平聲不復皆音）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音釋經（治去聲）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illegible]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illegible]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illegible]官之多[illegible]人而已）

音釋經（倍蒲亥反）傳（數雙遇反）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其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音釋經（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

立太師太傅太保惟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陳氏大猷曰道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所以統理天人者也論道者講貫闡明此道以立天下之大本推以經邦使教化行政事舉民物咸若和氣薰陶三光全寒暑平四時序所以燮理陰陽而成調）

元贊化之功非道全德備可爲王者師不足以居是職故官不可必求其備惟其人之稱則任之 音釋 傳 恒（胡登反）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周公歿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傅良曰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成周實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王氏曰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而[illegible]然後弼故公論道而孤弘化公燮理陰[illegible]寅亮天地公論于前而孤弼于後也）

[illegible]少（失照反）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音釋 經 治（去聲）傳 長（上聲下章同）相（去聲）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主國教敷化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周已職掌如此陳氏大猷曰徒衆也教民衆故稱司徒陳氏櫟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仁山金氏曰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重於祭祭莫切於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音釋 經 長（上聲舜典秩宗傳云宗祖廟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此又以宗訓長和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陳氏經曰虞禮樂分爲二官周合爲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道升降之異也）

司空[illegible]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illegible]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陳氏大猷曰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民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有不率則大者加兵小者加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司空終焉仁山金氏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士之未受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陳氏大猷曰周以六典治邦國自王朝至諸侯皆用六典以爲治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脩舉六典於内以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導王朝六典以治其國而阜成兆民阜謂厚其生成謂化成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

（之爲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音釋〕〔經〕（〔倡〕音唱〔阜〕房缶反）〔傳〕（〔洽〕去聲〔相〕去聲〔數〕所矩反）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illegible]不修乎又六年王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illegible]也諸侯既覲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illegible]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illegible]曾見於虞書今復見于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可推矣林氏曰此皆斟酌舜事而行之者也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兵衛日衆徵求日多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音釋〕〔經〕（〔朝〕馳遙反下同）〔傳〕（〔疏數〕音踈朔〔洽〕去聲）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

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涖事惟煩（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涖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illegible]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illegible]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illegible]（〔蓄〕敕六反）〔傳〕（〔度〕達各反〔喋〕音牒多言也〔更〕平聲舉〔錯〕音措〔辟〕毗亦反）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林氏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臨事而必斷乃爲可以無後艱三山陳氏曰志非果斷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音釋〕〔經〕（〔斷〕都玩反）〔傳〕（〔幾〕音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

（恭儉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　音釋　經　載作代反　傳　揜與掩同）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陳氏大猷曰寵謂祿位榮寵也寵與危常相尋人臣居寵必當思危無往而不畏不畏則驕侈放恣必入於可畏之禍矣）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illegible]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illegible]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illegible]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夏氏曰能其官謂了其所職也舉人而能其官則彼之能即爾之能蓋非爾舉之則彼無自而顯其能也所舉非其人則彼之不能其職即爾之不職蓋彼之不能任職由爾所致也陳氏大猷曰爲政莫大於舉賢才莫不善於蔽賢疾能　音釋　經　推通回反　厖莫江反　稱平聲　任如鴆反　傳　勝平聲）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至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敎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敎也王氏曰天之所以立君君之所以設官分職者凡以安民而已民永安則萬邦戴上

無厭斁矣　音釋　經　辟必益反　斁音亦）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音釋　傳　監古銜反）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　音釋　傳　治去聲下章傳[illegible]）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illegible]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

（擧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擧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音釋】【經】【治】去聲【傳】【復】扶又反【間】去聲下同【迸】蒲必反【省】息井反【索】昔各反【萎】於危反【薾】字本從苶乃結諾協二反度貌【與】去聲）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illegible]亦由君陳之訓矣）【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illegible]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陳氏大猷曰出謀之國人也入謀之左右也【音釋】【傳】【度】達各反【紬】音抽【斷】都玩反）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擧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擧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

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音釋】【傳】【稱】平聲【行】胡孟反）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音釋】【經】【從】七恭反【傳】【予】音與）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illegible]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音釋】【經】【辟】毗亦反本章至下章並同）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胡氏曰姦宄敗常亂俗似難分爲三故古註只作三犯即刑故無小之意金氏曰上文述君陳有善則稱君之行此又勉之執法揆理勿徇上意【音釋】【經】【狃】女九反【敗】北邁反【傳】【夫】音扶【壞】音怪）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音釋】【經】【無】與毋通）

（忿憮吻問二反）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然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其深淺言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勸行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音釋** **傳**（行胡孟反別筆列反）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illegible]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而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耳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音**

釋 **經**（好去聲）**傳**（澆堅堯反薄也令去聲下同好去聲下同著陟略反桴音孚鼓推也）

顧命（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音**

釋 **傳**（還音旋幾音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頮水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新安王氏曰盥手曰洮沃面曰頮三山陳氏曰古人臨死之際猶不忘敬如此）**音釋** **經**（洮徒刀反音與挑同音刁者水名頮音悔相去聲憑皮冰反）**傳**（盥古緩古玩二反澡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illegible]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illegible]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林氏曰後世人君將托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之末國嗣多立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羣臣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爭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音釋** **經**（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周同姓國彤徒宗反姒姓國畢衛毛皆文王子）**傳**（治平聲下同召公上實照反朱子語錄云召公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孔疏云以高官兼攝下司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皆稱公稱領芮彤衛但稱本爵賁音奔長上聲師音帥）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

（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呂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托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臨死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音釋】【經】【幾】音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新安王氏曰此原先王創業之難也【音釋】【經】【重】傳容反【麗】音離又音隸【肄】羊至反[illegible]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音釋】【經】【侗】音同）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唐孔氏曰殆危也不能興起不能覺悟言必死也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夏氏曰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今將死則艱難之業責之康王矣【音釋】【經】【釗】之遙反音與昭同）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音釋】【傳】【見】形甸反溥音普）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也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發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愼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音釋】【經】【夫】音扶【無】與毋通【幾】音機【傳】【治】平聲下同【見】形甸反）

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也唐孔氏曰王在庭内幄帳中發顧命既復反於寢處以王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之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三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終之際乃能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意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音釋】【傳】【幄帳】孔疏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上有承塵皆以繒爲之張於黼扆之上）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

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家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家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動威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自入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音釋經桓胡官反伋訖立反傳路寢門外南門當是皐門天子五門皆南鄉則皐門乃天子之最南門也朝馳遙反閹衣廉衣檢二反說文云宮中閹閽閉門者寺如字又時吏反寺人奄官者易夷益反掖夷益反宮中小門也

丁卯命作冊度新安王氏曰凡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命作冊度既大斂之後也林氏曰此亦太保之命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於康王故命史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唐孔氏曰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至受同祭饗等是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音釋經相去聲傳供音恭下章傳同喪平聲下章傳同

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與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唐孔氏曰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爲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幄帳於上

音釋經扆隱豈反傳張去聲周禮掌次掌邦之張事畫胡卦反按周禮註扆如今之綈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音釋經重傳容反下章並同篾莫結反純之允之閏二反下章並同傳見形甸反天子之席三重周禮司几席云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畫純次席即篾席也孔疏云坐席皆敷三重舉其上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繅慈陵反緣俞絹反下章傳並同變几周禮註吉事謂王祭宗廟祼饋繹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事略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座也東西廂謂之序底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呂氏曰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嚮羣臣之坐也孔氏曰豐席管席也畫純以彩色畫帛爲緣雕玉仍几雕鏤玉以飾几也呂氏曰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也

音釋經畫胡卦反俗作畫非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座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音釋經夾訖洽反筍聳尹反紛如字陸孚云反周禮司几筵鄭司農註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傳夾室孔疏云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曰夾室筍席孔疏引爾雅註竹初萌生謂之筍取筍之皮以爲席也朝馳

遥反按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乎居四席各因事而設於其處今則並設於牖前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犧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知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音釋〕〔經〕〔重〕傳容反〔琬〕於阮反〔琰〕以冉反〔球〕音求〔大貝〕水中介蟲也九眞交趾所產大者至一二尺貝其甲以備器用或白質黃文或黃質白文或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鼖〕符分反〔傳〕〔削〕音笑刀室也字今作鞘孔傳云寶刀赤刀削朱其刀室因曰赤刀也禮記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音笑正與此同又周禮築氏為削音如字却非此也書疏謂削為刀之別名禮記疏謂削為曲刀皆因周禮而誤釋也〔傳〕柱戀反下庸傳同〔車渠〕上尺遮反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為器如白玉〔共〕音恭〔中〕去聲〔斷〕都玩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音釋〕〔經〕〔輅〕音路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鋭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三山陳氏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先王平

生所坐所實所秉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先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上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先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音釋 經 綦音其弁皮變反夾訖洽反戺鉏里反音與士同鉞音越戣音逵瞿權俱反文作鑺銳當作銳音允 傳 堂廉陸云棱也韻作戳說北陛之階按鄭註以側階爲東下階是也雜記稱夫人升自側階註亦云旁階也嗣君自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備儀衛焉鏦七恭反楯竪尹反執戟史記秦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霑寒漢高帝紀謁者執楯執戟註云親近陛衛也叔孫通傳百官執戟傳警又東方朔云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曹子建書云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此則士大夫任此職之驗也朝馳遥反周廬史記秦紀周廬設卒甚謹又班固兩都賦周廬千列註宿衛之

廬周於官也推理上傳推反史記王溫舒推理爲姦徐廣註推殺人而理之又貨殖傳攻剽推理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而踐阼自是始稱王○麻冕三十升麻爲麻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音釋 經 隮牋西反蟻語綺反 傳 三十升麻爲冕凡布以八十縷爲一升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

階隮御王冊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圭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陳氏大猷曰太保兼冢宰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瑁林氏曰書即冊命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 音釋 經 彤徒宗反奉音捧又如字瑁音冒 傳 相去聲守舒究反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

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音釋 經 卞皮變反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遜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荅皆於是致意焉 音釋 傳 治平聲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陳氏大猷曰已受冊則爲王矣於是受同瑁於太宗同以奉祭承大統瑁以臨朝握大權乃酌酒祭告成王已受所傳顧命也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上宗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音釋

（【經】【宿】字本作肅古通用爾雅云肅進也【祭】吉祭尸受酒灌於地此非吉祭不近尸故王代尸祭酒也【咤】陟嫁反說文引書作詫從白託聲音當故反註云奠爵也孔疏云三進爵者從立處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者三酹酒於神至也每一爵酒則奠爵於地三進各用一爵非一爵而三反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唐孔氏曰酢謂亞獻也新安王氏曰無終獻者此非正祭也【音釋】【經】【酢】疾各反太宗受同句降盥句以異同秉璋句以酢句【傳】【洗】蘇典反【更】平聲瓚才旱木贊二反【裸】古玩反【相】去聲【供】音供下同）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音釋】【經】【嚌】才詣反【傳】【復】扶又反下同【喪】平聲下同）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難之際區處周家皆可爲來世法【音釋】【傳】【見】形甸反）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擧也諸侯擧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也康王之見諸侯君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音釋】【經】【應】平聲按應字平聲爲正音去聲爲借音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無音去聲者音應對之應又如治字覃字等極多故陸氏音者皆借音無音者本音讀者詳之禮記疏云應當也謂南嚮當朝正門也【左】右程伯圭曰左右二字當自爲句言趍而左右也【乘】去聲【稱】平聲【傳】外朝馳遙反下同周禮註天子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聽獄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事之朝也【陝】失冉反史記註弘農郡陝縣是也【躐】力涉反【見】形甸反下並同【重】耳上傳容反晉文公名【夫】音扶【含】胡紺反贈喪珠玉曰含）

（襚音遂贈喪衣服曰襚喪平聲）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仁山金氏曰羑古文作羑按說文即誘字也羑若謂天之陰誘助訓也舊說皆不考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張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示不忘本也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也音釋經羑以九反傳見形甸反）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德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音釋經遺去聲壞音怪傳好惡並去聲施以豉反漸見形甸反勝平聲）王若

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音釋傳見形甸反喪平聲）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音釋傳戮力驗反省所景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穉子之恥也音釋經屏必郢反無與毋通遺去聲）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

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受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音釋經（喪平）聲傳（喪平聲下並同冠古玩反下同齊衰音咨催見形甸反下並同踊音勇復扶又反喪縗音催至重儲用反見昭公十年）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浸漸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爲善者衆其不善者亦不能無估惡之失茍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其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惡者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卽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音釋傳相去聲別畢列反）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難也音釋經左右音佐佑傳度達各反）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汙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茍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音釋傳汙音烏）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乎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

（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音釋】【經】仰魚向反【傳】行胡孟反朝著上馳遙反下馳據反音與著同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定杜註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復扶又反）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新安王氏曰商民叛服係天下之安危雖世變風移亦不可不慮故因區別里閭遂并郊畿封守而整齊之也【音釋】【經】別筆列反癉多旱反音與亶同畫胡麥反圻解見酒誥篇守舒究反【傳】塞如字易以豉反緝七入反省息井反）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對暫之謂恆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音釋】【經】恆胡登反要去聲好去聲【傳】趣去聲謂旨趣也亟音棘苛寒歌反音與何同急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音釋】【經】鮮上聲悖蒲妹蒲沒二反）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陳氏大猷曰席猶藉也席寵惟舊言世祿之家也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意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侉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之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即閑之之道也【音釋】【經】侉枯瓜反【傳】長上聲復扶又反惡去聲見形甸反[illegible]）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

（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蓋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新安王氏曰忿其不從而制以剛則必怨慮其難制而遇以柔則必玩惟不剛不柔而處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係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藩鎮而緩之以柔故皆以致亂也）音釋傳（㝡祖外反）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

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須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卽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音釋傳（非治去聲下致治同所治平聲施以豉反）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王氏曰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始宅洛邑成周又洛邑之東郊耳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音釋經（聞音問）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

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今公無謂不能而畏之惟當盡其心無謂民少而忽之惟當敬其事蓋能盡其心則雖難者無不舉不謹其事則易者不能舉也張氏曰內盡其心外謹其事則能敬順成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政矣新安王氏曰觀士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卒至於從化見周家仁厚之至此商周之盛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音釋傳（易以豉反）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舜命契爲司徒止一語而君牙命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音釋經（牙陸氏本或作

雅）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爲旌旗也孫氏曰紀于太常所以彰顯之又王常所瞻視示不忘也）音釋傳（畫胡卦反）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音釋經（左右音佐佑）傳（見形甸反）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脊也舊）

（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導民心

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數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音釋】【傳】（【別】必列反【長】上聲行胡孟反）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音釋】【經】（易以豉反）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太

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情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荅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陳氏櫟曰光命即顯謨武烈丕過承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者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命契爲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言前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即在寬意也此曰敬明乃訓即敬敷意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教者不能易也）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

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事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音釋】【經】（【治】去聲【辟】必益反）【傳】（復扶又反）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太司徒略等其知本哉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

（入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係甚重故冊命焉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王終無憤恥之心乃欲車轍馬跡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慘怛之意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非祭公謀父所招之詩以止王心王其不沒乎）【音釋】【經】（冏俱永反下書長滿從卩非陸云亦作哭史記作臩）【傳】（褻私列反）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勉其咎過復齋董氏曰穆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命伯冏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此即立之初知以父讎爲恥故言如此然終穆王之世復讎之事無聞焉二篇之書果出於穆王之口歟）【音釋】【經】（怵勑律反）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林氏曰左右近習非其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以蠱矣故雖小大忠良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音釋】【經】（從才用反僻必益反）惟予

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予之無良乎匡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音釋】【經】（糾吉酉反謬靡幼反）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

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音釋】【傳】（齊側皆反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眡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路以賓長上聲）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又按此言謹擇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擧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呂氏曰命一伯冏作太僕正使謹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擧其屬亦庶幾有見于此）【音釋】【經】（令力正反便毗連反辟四亦反）【傳】（惡去聲長上聲特辟必益反）僕

臣正厥後克正僕臣諛厥後自聖後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後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音釋】【傳】【敗】北邁反【拂】音弼【齟齬】上阻咀二音下音語【見】形甸反）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音釋】【經】無下與毋通【傳】【比】毗連反【量】平聲）非人其吉惟貨其

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音釋】【經】辟必益反）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後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音釋】【傳】造父上七到反下音甫顓頊之孫蜚廉四世孫趙氏之祖也【思】去聲【操】倉刀反【舍】音捨）

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於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録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意云爾仁山金氏曰呂刑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下情僞日滋晚年命呂侯爲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作爲誥命頒之天下焉大抵增墨刑之條以盡天下之惡減官刑大辟之條以追犯罪之衆刑繁而

轉蓋衰世之意也【音釋】【傳】【校】胡教反【夫】音扶【切】千結反詳見盤庚篇【竊】去聲【傳】柱戀反呂姓也甫國名也甫侯姓呂爲天子司寇故亦或稱甫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三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音釋】【經】【度】達各反【傳】【先】先見反【見】形甸反下同【厭】於鹽反【屬】音燭）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言洪荒之世渾厚敦厖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

矯虔二字
蔡註妥

◎

（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仁山金氏曰矯正也虔劉也謂姦惡寇攘者須制刑以矯正虔劉之也［音釋］［經］［蚩］充之反［鴟］處脂反［傳］［渾］胡昆反［鴟］張形勢猛悍如鴟之張翼［跋扈］上蒲撥反下候古反詩疏云凶横自恣陵人之貌）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音釋］［經］［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麗］音離又音隸［并］去聲［差］初加反〻［傳］［復］扶又反［別］筆列反）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刑於聾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音釋］［經］［漸］將廉反［泯］面忍反［棼］數文反音與紛同又符分反音與焚同［覆］芳六反［詛］莊助反［監］音鑒［聞］如字又音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音釋］［傳］［治］平聲、）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音

釋］［經］［重］傳容反［傳］［治］去聲［揉］女救反［分］扶問反［焄］［蒿］上許云反香氣也下呼高反氣烝出貌字見禮記［屏］卑正反［九黎］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後也鄭玄云九黎學蚩尤爲亂者在蚩尤之後［屬］音燭韋昭云會也［苗復］如字［堯復］扶又反下同〻）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呂氏曰時承蚩尤三苗之敝妖誕溺人重黎雖區別其大分然蠱惑未易遽勝故伯夷降天地人之典禮使知幽明之分入道之正折民

之邪妄所謂折民于刑也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以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孫氏曰伯夷降典教之也禹平水土安之也稷降播種養之也呂氏曰功盛而民殷盛則防閑之者不可廢於是下文即命皐陶作士以刑限制之也 音釋 經（折之列反 種朱用反）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

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音釋 傳（辟毗亦反 與去聲下不與同）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

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煇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陳氏櫟曰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命皐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祗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爲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仁山金氏曰惟訖之惟與也訖絶也謂唐虞之世典獄之官非但絶于威勢之請託與絶于貨賄之賂遺而已○言不惟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三山陳氏曰獄者民命係焉古人以動天地感鬼神皐陶之刑至于四方風動蘇公之刑至于長我王國穆王之刑至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下所以感化王國所以長久人君所以享福皆在於刑非德與天合也不足任此後世以言爲慘酷之具輕付之人視古人有間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

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音釋 經（監音鑒麗音離又音隸斷都玩反） 傳（爲去聲下同舍

（音捨【貸】他代反）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有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音釋】【傳】（刑當去聲【辟】毗亦反下並同【夫】音扶）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陳氏大猷曰吁來者歎而呼之來前有邦諸侯也有土卿大夫有采地者也刑凶器也而謂之祥刑原制刑之本也棐民彝成三德係人心固天命何吉祥如之典獄者以祥用之則無往而非祥矣祥刑非他在於安百姓而已謂使善者有所恃惡者有所懲

也新安王氏曰何所當擇豈非所用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所用之刑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乎○漢世詔獄有至數萬入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音釋】【經】（【度】達各反）【傳】（【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及也漢刑法志註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音釋】【經】（【造】七到反）【傳】（【麗】離隷二音【核】與覈【核】下革反應去聲）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五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呂氏曰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病有此五者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音釋】【經】（【疵】才支反）【傳】（【見】形甸反下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呂氏曰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故又戒以審克也）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陳氏大猷曰此承上五辭簡孚而言獄辭簡核孚實衆聽以爲可信也唐孔氏曰衆或皆以爲可刑或皆以爲可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卽周官大司寇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陳氏大猷曰無簡不聽謂獄辭之無核者則爲疑獄明矣更不須以貌聽而竟赦之也張氏曰其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陳氏大猷曰當輕而重當重而輕則褻慢天威矣其可不致其嚴哉）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

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辟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刑哉詳見篇題）音釋經（辟毗亦反下並同鍰胡關反剕父沸反差初加反比卑履反）傳（涅乃結反刖音月宮淫刑孔疏云宮刑主爲淫者然後人被此罪非必皆云淫漢除肉刑宮刑猶在至隋開皇初方除男子宮刑周禮司刑墨劓宮剕殺罪各五百復扶又反夫音扶治平聲）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謂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三山陳氏曰膠固以爲齊非齊也如上罪服上刑下罪服下刑前世刑輕今亦輕前世刑重今亦重此惟齊也殊不知情有輕重時有治亂安得而齊之乃所以爲不齊耳不若歸之倫理要會蓋人情世變皆無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者苟知倫要則知權變矣）音釋經（下服上亥駕反上服上是掌反）傳（推通回反）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

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惡雖非致人於死地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陳氏大猷曰從猶服也吾因其差而察之則其情悉見雖巧辯不服從者亦服從矣○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音釋】【經】（差初加反占之廉反上是掌反并去聲）【傳】（長上聲度達各反於上如字言上是掌反下同斷都玩反讞語蹇反又魚戰魚列二反讞罪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姓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者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

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也陳氏櫟曰亂治也民之所以治無不在於以中而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無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于獄之兩辭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呂氏曰獄貨非所以為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報以庶尤而衆罪交至也孔氏曰永畏天惟罰言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也陳氏大猷曰鬻獄而降罰非天道失中蓋獄者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失中而天罰不至其極則刑典獄者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有善政而在于天下者矣且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刑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章已論之至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音釋】【經】（相去聲令去聲）【傳】（汚音烏少始紹反治平聲鬻余六反賣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蘇氏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孫故曰嗣孫孔氏曰今往何監言今當何所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尚明聽之哉言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言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也新安陳氏曰極多準則之名折獄能繫屬五刑之準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是慶也或訓極為中固非蓋指五極為五刑亦非也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諸侯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申明前告示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於所告之祥刑也穀齋沈氏曰嘗讀冏命呂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不易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方其命伯冏也既以怵惕惟厲自儆復以格其非心責臣罔有不欽之訓嗚呼敬哉之辭

（其憂思深且長矣此心不繼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幾至亡國前日預知儆戒者不免躬自蹈之逮其耆顚衰老之際度作刑以詰四方而儆忌儆五刑儆哉之說三四致意焉雖周道自此衰然冏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以心操舍存亡之變如此哉）音釋 經（監音鑒下同屬音燭）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不復爲春秋戰國矣惟平王安於苟且因循自是降爲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乎王不能推文武之遺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靡之意已見於詞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音釋 經（聞音問又如字左右音佐佑辟必益反）傳（背音佩）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絶純大也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旣先喪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故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音釋 傳（濟難並去聲）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卽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夏氏曰爾祖有功周室今爾有功於我是汝能昭揚其祖也○後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絶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絶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音釋 經（辟必益反扞侯旰反）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

（賜邑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恵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者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音釋】【傳】鬯敕亮反酒成而和以鬱非以鬱釀也供音恭乘去聲復扶又反旋句緣反隨戀反旋旋然謂和緩也間去聲去上聲繒慈陵反國名背音佩）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泰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録商頌魯頌也【音釋】【經】費音秘古文作粊史記作肹本魯附庸國後并於魯今沂州費縣西有古費城去曲阜故城三百里【傳】更平聲乘平聲治平聲）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敕之使無諠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氏曰徂茲者言往征伐此戎夷也【音釋】【經】無與毋通後除無餘刑之無餘並同【傳】帥音率脅並業反）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孔氏曰干楯敿施楯紛也唐孔氏曰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也○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音釋】【經】敹連條反敿舉夭反弔音的鍛都玩反礪力制反【傳】縫符容反楯竪尹反紛敷文反淬取內反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呂氏曰戎備既修則師可出故繼以除道路修飭廬舍也淫舍謂星列周廬無傷牿謂無傷所舍之牿牛馬也孔氏曰淫大舍放也呂氏曰牿閑也不用兵則馬在閑廐用兵則牛駕車馬服乘皆散於外也孔氏曰杜塞也擭捕獸機檻敜窒也穽穿地以陷獸者○師既出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牿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音釋】【經】舍如字牿姑沃反擭胡化反張參五經文字音實步烏郭二反云柞鄂也穽淺則施敜諾協乃結二反穽疾郢疾正二反【傳】檻戶黯反闌也圈也令去聲屏必郢反）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當嚴自古興師每

因剽掠失伍爲敵所乘也賈逵曰牝牡相誘曰風○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敢越軍壘而逐之祗復之而已我商賚汝言我商度多寡以賞汝也若或越度而失伍不復則有常刑也如或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伍之事　音釋傳　風逸孔疏云牝牡相誘曰風因牝牡相逐而至放逸遠去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呂）氏曰部伍嚴則兵可用矣故於此立期會也戎夷並興今獨攻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蔡氏元度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言征則是承王命率諸侯以征之也孔氏曰峙儲峙糗乾糧逮及大刑死刑　音釋經　（峙丈理反糗去九反說文云熬米麥也）　傳　（量平聲）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唐孔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也林氏曰國有四郊郊外爲遂夷戎爲寇東郊受敵故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楨榦版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耳　音釋經　（楨音貞供音恭）　傳　（題顙也障之亮反）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說文曰芻刈草也茭乾芻也呂氏曰糗糧人食芻茭馬食視楨榦尤急故其刑不同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者至用兵則不厭於三令五申所以重戎事而全民命也　音釋經　（芻惣俞反茭音交）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傳　（公帥音率殽何交反地名在弘農郡澠池縣西三帥所類反事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音釋經　（無與毋通）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略無扞格是惟艱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於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仁山金氏曰穆公引古人之言意主受責盤其病源如盤樂怠傲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憚憸喜邪忌正不能受責也下文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正接多盤之戒）　音釋傳　（扞格上侯旰反下胡客反不可入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陳氏大猷曰逾過也邁行速也憂歲月之迅逝恐追悔無及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

原書有殘損

（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音釋〕〔傳〕樂音洛）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膂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音釋〕〔經〕〔番〕音波[illegible]詩傳云通膂骨也〔仡〕魚乞反〔射〕神夜反〔諞〕眡連俾緬二反〔易〕夷益反〔傳〕〔乘〕去聲）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之貌猗語辭大學作有所受也彥美士也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音釋〕反又於綺反〔易〕以豉反反好去聲〔傳〕去聲下同）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呂氏猷曰惡憎違背也不達俾不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原書有殘損

儀禮注疏

提要

《儀禮注疏》十七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明陳鳳梧編校，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嘉靖五年陳鳳梧刊本，共十六册，原係傅增湘雙鑒樓藏書。每半葉有界欄十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字。粗黑口，雙黑魚尾，四周單邊。是書乃陳氏匯取諸家之言，并慎加採擇而成，故有《儀禮》注疏「第一匯本」之稱。此本刊行前，《十三經注疏》僅有宋楊復《儀禮圖》，而無賈公彦疏。至陳鳳梧編校刊梓後，《十三經注疏》之名始得其實。卷中鈐有傅增湘「雙鑑樓藏書記」「雙鑑樓」「傅增湘讀書」「江安傅沅叔考藏善本」「藏園」等印記。據東洋文化書院帳簿，是書為文求堂書店購進，一九三〇年入藏。陳鳳梧，生卒不詳，字文鳴，號靜齋，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明弘治進士，官至右都御史，有《射禮集要》《周禮合訓》等著述行世。

儀禮注疏序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案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 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 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後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儀禮注疏卷第一

漢鄭玄注　唐賈公

後學廬陵陳鳳梧

士冠禮第一

（冠古亂反○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

疏（釋曰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為士身加冠知者鄭見下昏禮及士相見皆據士身自昏自相見又大戴禮公冠篇及下諸侯有冠禮夏之未造亦據諸侯身自加冠故鄭據士身自加冠為目也鄭云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者是齊語文彼云桓公謂管仲曰成人之士若何管子對曰四民勿雜處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處士就閒燕也處工就官府也處商就市井也處農就田野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四人世事士之子恒為士也引之者證此士身年二十而加冠法若士之子則四十強而仕何得有二十為士自加冠也二十而冠者鄭據曲禮文二十曰弱冠故云年二十而冠其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為大夫故大夫無冠禮又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鄭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為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行得為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注云沙隨在城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礼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殷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人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乃為殤故二十乃冠矣若天子諸侯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礼故大戴礼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礼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案下文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天子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鄭又云冠以五礼屬嘉礼者鄭據周禮大宗伯所掌五礼吉凶賓軍嘉而言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下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禮屬嘉禮者也鄭又云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者大戴戴聖與劉向為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為第一昏禮為第二士相見為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異故鄭云大小戴別錄此皆第一也其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喪為第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第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為第八喪服為第九特牲為第十少牢為第十一有司徹為第十二士喪為第十三既夕為第十四聘禮為第十五公食為第十六覲禮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氏皆不從之矣）

儀禮疏（釋曰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然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醴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外內相因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周可知矣且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鄭氏注疏（釋曰後漢書云鄭玄字康成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鄭崇之後也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名為著故鄭叙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云著者取著明經義者也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為義不同故題目有異也但周禮六官六十叙官之法事急者為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為先故以士冠

（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己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下先吉後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叙之法其義可知略陳儀禮元本至於禮之大義倫於礼記跡）

士冠禮○筮于廟門（筮市例反廟古廟字○筮者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蓍音尸禰乃禮反父廟也）

疏（士冠至廟門○釋曰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礼先筮諏日之事案下文云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者閾爲門限即是門外故特牲禮筮日主人即位於門外西面此不言門外者闑外之文可叅故省文也○注筮者至廟神○釋曰鄭知筮以蓍者曲禮云龜曰卜蓍曰筮故知筮以蓍也云問日吉凶於易也者下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又案周禮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筮得卦以易辭占吉凶故云問日吉凶於易也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也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礼成子孫也者案冠義云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是筮日爲重禮之事也冠義又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是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此經唯論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者家事統於尊若祖在則爲冠主故兼孫也云廟謂禰廟者案昏礼行事皆直云廟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此禰亦直云廟故知亦於禰廟也然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是禰廟若非禰廟則以廟名則之故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又受聘在始祖廟既云不腆先君之祧是不言於廟舉祖祧以別之也十於廟若天子諸侯冠在始祖之廟是以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祧則與聘礼先君之祧謂遷主所藏始祖同之若然服是注以祧叅曾祖者以其公還次衛冠於衛成公之廟服注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時不冠於衛之始祖以非己廟故也無大夫冠禮若幼而冠者與士同在禰廟也云）

（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者此據經冠在廟[illegible]非筮在門外不同處故以害決堂以蓍自有靈知[illegible]內不假廟神故云嫌蓍之靈由廟神也案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注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凡卜筮者實問於鬼神蓍龜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若然卜筮實問七八九六之鬼神故以六玉禮耳而蓍龜直能出其卦兆之占似無靈者各有所對若以蓍龜對生數成數之鬼神則蓍龜直能出其兆不得有神若以卦對生成之鬼神則蓍龜亦自有神是以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又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又郭璞云上有蔭叢蓍下有千齡蔡凡虫之智莫善於龜凡草之靈莫善於蓍蓍龜自有蔡也是知蓍自有神不假廟神也不於寢門筮者一取成人之禮成子孫二無取鬼神之謀故易繫詞云人謀鬼謀鄭注云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是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

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朝直遙反注同後朝服放此緇側其反韠音畢蔽膝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也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韋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繒自陵反繚音了長直亮反廣古曠反凡度長短廣狹者皆放此視一作眠音同弁皮彥反緅則留反與音餘）

疏（主人至西面○釋曰此主人將欲謀日之時先服即位於禰廟門外東西面立以待筮事也○注主人至入與○釋曰經直云主人當是父子加冠之礼知兼有兄者論語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父兄者一家之統父不在則兄爲主可知故無其兄也又案下文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則無親父親兄故彼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則知此主人迎賓是親父親兄也云玄冠委貌者此云玄冠下記云委貌彼云委貌見其安正容体此云玄冠見其色賓七物也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者雖記云朝服十五升布也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者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者礼之通例衣與冠同色故）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是也裳與韠同色故下爵弁服纁裳韎韐韎韐即纁之類是也經直云朝服不言色與冠同可知也若然鄭不言裳與韠同色者樂衣與冠同裳與韠同亦可知故不言也其衣冠色異經即別言之是以下文爵弁服純衣是也云筮必朝服者尊蓍龜之道也此決正冠時主人服玄端爵韠不服此服乃服朝服是尊蓍龜之道也若然下又云有司如主人服又宿賓賓如主人服又宿贊冠者及夕爲期皆朝服云尊蓍龜者案鄉飲酒主人朝服則此有司賓主朝服自是尋常相見所服非特相尊敬之禮此筮而朝服決正冠時與士之祭禮入廟常服玄端今此筮亦在廟不服玄端故云尊蓍龜之道此筮唯有蓍草言龜者按周礼小事徒筮而已若大事先筮而後卜龜筮是相將之物同著朝服故兼言龜是以雜記卜筮皆朝服也案特牲禮筮日與祭同服玄端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不特尊蓍龜者彼爲祭事龜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此爲冠事龜可尊於子孫故服異也云緇帶黑繒帶者案玉藻云君素帶終裨大夫素帶裨垂士練帶率下裨注云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裨鄭云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鄭彼云是謂者指此文也若然天子諸侯帶繞要及垂者皆裨之大夫則不裨其繞要者直裨垂之三尺屈而垂者士則裨其末繞三尺所垂者不裨若然大帶所用物大夫已上用素士練繒爲帶體所裨者用緇則此言緇據裨者而言也云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者此亦玉藻文大夫已上大帶博四寸此士卑降於大夫已上博二寸再繚共爲四寸屈垂三尺則大夫已上亦屈垂三尺同矣云素韠白韋韠者案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彼以韠爲韍目而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色不同下云韋者是君大夫同用韋也但彼是玄端服之韠此士用素韋爲之故鄭云白韋韠也又云韠長三尺至博二寸亦皆玉藻鄭玄彼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肩與革帶廣同此韠即韍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也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者此約玉藻而知案彼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又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彼注云端當爲冕謂天

子以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堂之中故皆不言臣此鄭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引之者證此玄冕朝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玄冕以筮日矣知天子服玄冕諸侯服皮弁以筮日者鄭既取君臣同服明筮時還君臣同服若云天子同玄冕諸侯用皮弁其臣不得上同於君君下就臣同朝服也云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者案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頳三染謂之纁此三者皆是染赤法周礼鍾氏染鳥羽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此是染黑法故云凡染黑也但爾雅及周礼無四入五入六入之文礼有色朱玄之色故注此玄則六入下經注云朱則四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但論語有紺緅連文紺又在緅上則以纁入赤爲朱若以纁入黑則爲紺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又以紺入黑汁則爲緅故紺緅連言也若然玄爲六入緇爲七入深淺不同而鄭以衣與冠同以緇與玄同色者大同小異皆是黑色故云同也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有司群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辟必亦反卒子忽反假古雅反）疏有司至北上○釋曰此論有司主人從主人有事故立位于廟門外西方東面以待事也○注有司至是也○釋曰士雖無臣皆有屬吏胥徒及僕隸故云有司羣吏有事者也云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者案周礼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役賦補置之是也又案周礼皆云府史此云群吏吏史亦一也故舉漢注爲證又周礼鄭注云官長所自辟除此云主人者以此經云主人故依經而直云主人中亦爲長者也又此注以有司爲羣吏案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不同者言羣吏則爲府史胥徒也言屬吏則謂君命之士是以下文又宿贊冠者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若中士下士也又主人贊者亦云其屬中士若下士是言屬者尊之義特牲云有司士之屬吏亦親類也特牲有司之上有子姓此文無者彼祭祀事重故子姓皆來此冠事稍輕故容有不至故不言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饌直轉反塾音孰○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

（而成卦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畫音獲爻戶交反）疏（筮與至西塾○釋曰下云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彼據筮此云西塾據陳處言○注筮所至堂也○釋曰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者案曲禮云龜為卜筴為筮故知問吉凶謂蓍案易筮法用四十九蓍分之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十有八變而成卦是也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云易曰六畫而成卦者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畫六爻引之者證畫地識爻之法云西塾門外西堂也者案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即士虞禮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也筮在門外故知此經西塾門外西堂也）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闑魚列反閾音域○闑門橛也閾閫也古文闑為槷閾為蹙○橛其月反閫苦本反槷魚列反蹙子六反）

疏（布席至西面○釋曰此所布之席擬卜筮之事言在中門者以大分言之云闑西閾外者指陳席處也○注闑門至為蹙○釋曰云闑門橛者闑一名橛也云閾閫也者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閫閫門限與閾為一也云古文闑為槷閾為蹙者遭于暴秦燔藏典籍漢興求錄遺文之後有古書今文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為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于館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即今文在經闑閾之等于注內疊出古文槷蹙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即下文孝友時格鄭注云今文格為嘏又喪服注今文無冠布纓之等是也此注不從古文槷蹙者以槷蹙非門限之義故從今不從古也儀禮之內或從今或從古皆逐義彊者從之若一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即下文云壹揖壹讓升注云古文壹皆作

一公食大夫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辨取之一以授公注云古文一為壹是大小注皆疊今古文二者俱義故兩從之又鄭疊古今之文者皆釋經義盡乃言之若疊古今之文說煩別釋餘義者則在後皆言之即下文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為嘏又云凡醮不祝之類是也若然下記云章甫殷道鄭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今文為斧事相為故因疊出今文也）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筴初革反韇音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韇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兼并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疏（筮人至主人○釋曰此經所陳據筮時之事案少牢云史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得主人命訖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乃立筮此云筴彼云筮一也但筮法不殊此亦應不異少牢具陳此不言者文不具當與彼同案三正記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與彼異也○注筮人至筮也○釋曰案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問蓍曰筮其占易是筮人主三易者也云韇藏筴之器者韇有二其一從下向上承之其一從上向下韜之也云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者此舉漢法為況亦欲見韜弓矢者以皮為之故詩云象弭魚服是以魚皮為矢服則此韇亦用皮也知自西方而前者上云即位于西方故知前向東方受命也云受命者當知所筮也者謂執之不知以請筮何事宰遂命之也凡卜筮之法案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案尚書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于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者為占亦三人各占一易卜筮皆三占從二三者三吉為大吉一凶為小吉三凶為大凶一吉為小凶案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眾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在其南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鄭既云反與其屬占之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矣其用一龜一易則三代類用不專一代故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

（修春秋九月正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云陽豫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無文是孔子用二代之筮則大夫卜筮皆不常據一代者也）宰自右少退贊命（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疏〕注宰有至自右○釋曰知宰是有司主政教者士雖爲臣以屬吏爲宰若諸侯使司徒兼冢宰以出政教之類故云主政教者引少儀者取證贊命在右之義以其地道尊右故贊命在右是以士之喪礼亦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注云命尊者宜由右出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不由右者爲神求吉變故也士喪在右不在左者以其始死季思興于生故在右也少牢宰不贊命大夫尊屈士卑不嫌故使人贊命也）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還音旋後倣此○即就也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識音志〔疏〕筮人至在左○釋曰此言筮人以主人受命訖行筮事也但即席坐西面者主人爲筮人而言作坐文宜在西面下今退西面于下者欲西面之文下就畫卦者亦西向故也○注即就至爻者○釋曰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云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上云所卦者謂木于此云卦者據人以杖畫地記識爻之七八九六者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疏〕卒筮至主人○釋曰此言所筮六爻俱了卦体得成更以方版畫體示主人之事也○注卒已至卦也○釋曰云書卦者筮人者下文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明此書卦是筮人也不使他人書卦者筮人尊卦亦是尊蓍龜之道也案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云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則彼寫卦亦是卦者故鄭云卦者畫爻者彼爲祭礼吉尚專提提故卦者寫卦筮人執卦以示主人士喪禮注云卦者爲卦示主人經無寫卦之文是卦者自畫示主人以其喪礼遽于事故卦者自畫自示主人也此冠礼筮者自爲自示主人冠礼異于祭礼喪礼故也）主人受眡反之（反還

也○還音環〔疏〕主人受眡反之○釋曰此筮訖寫所得示主人主人受得省視雖未辨吉凶主人尊先受視以知卦體而已卜人既知卦体反還與筮人使人知其占吉凶也）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臚力居反〔疏〕筮人至告吉○釋曰此言筮人既以主人受得卦体還于門西東面旅共占之是吉卦及進向門東東面告主人云吉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疏〕若不至初儀○釋曰曲礼吉事先近日此冠礼是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遠日是上旬不吉乃更筮中旬又不吉乃更筮下旬云如初儀者自筮于廟門已下至告吉是也○注遠日旬之外○釋曰曲礼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彼據吉禮而言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礼旬內筮故云近某日是以特牲旬內筮日是也旬之外曰遠某日據大夫以上礼旬外筮故言遠某日是以少牢筮旬有一日是也案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云及至也遠日後不若近日言至遠日又筮日如初明不并筮則前月卜來月之上旬上旬不吉至上旬又筮中旬中旬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下旬不吉則止不祭祀也若然特牲不言及則可上旬之內筮不吉則預筮中旬中旬不吉又預筮下旬又不吉則止若此冠礼亦先近日士冠礼亦于上旬之內預筮三旬不吉則更筮後月之上旬以其祭祀用孟月不容入他月若冠子則年已二十不可止然須冠故容入後月也若然大夫已上筮旬外士筮旬內此士礼而注云遠日旬之外者此遠日旬之外自是當月上旬之內筮不吉更筮中旬云遠日非謂曲礼文以大夫以上前月預筮來月上旬爲遠某日者彼自有遠日與此別也）徹筮席（徹去也斂也○去起呂反〔疏〕注徹去也斂也○釋曰席則徹去之筮則斂藏之故兩訓之也）宗人告事畢（宗人有司主礼者也〔疏〕注宗人至礼者○釋曰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礼比于宗伯故云有司主礼者）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礼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疏〕主人至辭許○釋曰自此以下

（至賓拜送一節論主人筮日吉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云主人戒賓者謂主人親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戒之云賓禮辭許者即下云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是一度辭後乃許之是賓禮辭許者也○注戒警至許也○釋曰同官爲僚同志爲友此賓與主人同是官與爲同志故以僚友解之此謂上中下士掌執摯相見者也若未嘗相見則不必戒故鄭以僚友言之是也云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者則此經戒賓使來者是也云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者則士喪禮始死命赴者使告君及同僚之等是也云禮辭一辭而許者即此文是也云再辭而許曰固辭者則士相見云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是其再辭而許名爲固

辭之義也云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者又士相見云士見于大夫終辭其摯是三辭不許爲終辭之義也若一辭不許後辭上許則爲禮辭許者再辭不許後三辭上許則爲再辭而許之曰固辭若不許至于三辭又不許則爲三辭曰終辭不許也又三辭而許則曰三辭若三辭不許乃曰終辭是以公食大夫戒賓上介出請入告三辭又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注云先辭辭其以禮來于外後辭辭升堂皆是三辭而許稱三辭若然此戒賓賓禮辭許不固辭案鄉飲酒主人請賓賓禮辭許注云不固辭者素有所志是賓習道藝本望賓舉是素所有志故不固辭此亦素有志樂與主人歡成冠禮故不固辭諸經云禮辭之許者是素有志之類也）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也歸也　疏　主人至拜送○釋曰案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鄉射亦然皆與此文不同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爲正但此不言拜辱者亦是不爲賓已故也）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前期

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　疏　前期至之儀○釋曰此文下盡宿贊冠者亦如之論筮宿賓若贊冠者之節云前期三日者加日爲期期前二日也筮賓者謂於僚友衆士之中筮取吉者爲加冠之賓也云如求日之儀者亦于廟門外下至告事畢唯命筮別其餘威儀並同故云如求日之儀也命筮辭無文宰贊蓋云主人某爲適子某加冠筮某爲賓庶幾從之若庶子則改適字爲庶字其餘亦同此經不云命筮并上筮日亦不云命筮者皆文不具也○注前期至國本○釋曰云前期三日空二日也者謂正加冠日是期日冠日之前空二日外爲前期三日故云空二日也一日之中雖有宿賓宿贊冠者及夕爲期但非加冠之事故云空也云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即下文三加皆賓親加冠于首者是也云賢者恒吉者解經先戒後筮之意凡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賓賓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恒自吉故先戒後筮之也若賢恒吉必筮之者取其審慎重冠禮之事故鄭引冠義爲證也云重禮所以爲國本

者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運云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故云重禮所以爲國本也然冠既筮賓特牲少牢不筮賓者彼以祭祀之事主人自爲獻主群臣助祭而已天子諸侯之祭祭前已射于射宮擇取可預祭者故不筮之也）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爲于僞反　疏　乃宿至答拜○釋曰此經爲宿賓擯者傳主人辭入內告賓賓如主人服出門與上人相見之儀也○注宿進至朝服○釋曰鄭訓宿爲進者謂進之使知冠日當來故下文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是宿之使進之義也云宿者必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即上文戒賓之中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更不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此次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云主人朝）

（服者見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凡有戒無宿者非止于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射人宿視滌此言宿者謂將射之前於宿預視滌濯非戒宿之意也若然特牲礼云前期三日宿尸前無戒而直有宿者特牲文不具其賓亦有戒也又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注云讀宿爲肅肅猶戒也戒輕宿重也者彼以夫人尊故不得言戒而變言宿讀爲肅者肅亦戒之意彼以宿當戒處非謂祭前三日之宿也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謂戒百官使之散齊至祭前三日當致齊也凡宿賓之法案特牲云前期三日筮尸乃宿尸厥明夕陳鼎則前期二日宿之也少牢筮吉下云宿鄭注云大夫尊義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又云前宿一日戒宿尸注云先宿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吉則乃遂宿尸是前祭二日筮尸訖宿尸至前祭一日又宿尸天子諸侯祭前三日宿之使致齊也）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疏（乃宿至拜送○釋曰上據擯者傳辭賓出與主人相見此經據主人自致辭故再舉宿賓之文也）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宿之以筮賓之明日）疏（注贊冠至明日○釋曰案下文冠子之時贊者坐櫛設纚卒紘之類是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以其佐賓爲輕故不筮也云謂賓若他賓之屬者此所取本由主人之意或取賓之屬或取他官之屬故鄭兩言之案周礼三百六十官每官之下皆有屬官假令上士爲官首其下有中士下士爲之屬若中士爲官首其下亦有下士爲之屬也云中士若下士也者此據主人是上士而言之贊冠者皆降一等假令主人是上士賓亦是上士則取中士爲之贊假令主人是下士賓亦是下士則亦取下士爲之贊礼窮則同故也云宿之以筮賓之明日者以下有厥明夕爲期是冠前一日宿賓宿贊在厥明之上則云冠前二日矣筮賓是前期三日則知宿賓贊冠者是筮賓之明日可知不在宿賓下而在宿贊冠之下言之者欲取爲厥明相近故也）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厥其也宿服朝服）疏（厥明至北上○釋曰自此至賓之家論冠前一日之夕爲明日加冠之期告賓之事也云厥明夕爲期者謂宿賓與贊冠明日向暮爲加冠之期必於廟門者以冠者在廟知亦在廟爲期也主人之類在門東賓之類在門西者各依賓主之位夾處東西也○注厥其至朝服○釋曰知宿服朝服者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必刃反○擯者有司佐礼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介音界）疏（擯者至行事○釋曰上經布位已訖故此經見爲期之事言請期者謂請主人加冠之期言告曰者即是宰贊命告之也○注擯者至冠事○釋曰上云有司此言擯者故知擯者是有司位主人行冠礼者也云在主人曰擯在客稱介者案聘禮及大行人皆以在主人曰擯在客称介亦曰相司儀云每門止一相是也云旦日正明行冠事者案特牲請期曰羹飪鄭注云肉爲之羹飪熟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熟重豫勞賓此無羹飪故云質明少牢云旦明行事故此注取彼而言曰日正明行冠事也）

告兄弟及有司（擯者告也）疏（注擯者告也○釋曰上文陳兄弟及有司位次此告訖下乃云告事畢則兄弟及有司亦廟門之外矣必告之者礼取審慎之義故也必知擯者告者上擯者請期此即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可知）

告事畢（宗人告也）疏（注宗人告也○釋曰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

擯者告期于賓之家疏（擯者至之家○釋曰有司是家之屬吏者則告期皆得在位賓是同僚之等爲與時不在故就家告之於夕爲期當暮即得告之者以其共仕於君其家必在城郭之內相近故得告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直吉值反深申鴆反凡度淺深曰深後並放此○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

原書有殘損

（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盥音管夏戶雅反後同罍力回反）疏（夙興至洗東○釋曰自此至賓升則東面論將冠子豫陳設冠與服器物之事也○注夙早至小異○釋曰云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者謂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也以洗承盥洗水而棄之故云棄水器云士用鐵者案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傳風云榮者與屋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也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者言周制也夏殷卿大夫以下屋無文故此經是周法即以周制而言也案此經是士禮而云榮鄉飲酒鄉大夫禮鄉射喪大記大夫士禮一皆云榮又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此謂宗廟路寢同制則路寢亦然雖不云兩下為之彼下文云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屋重屋謂路寢殷之路寢四阿則夏之路寢不同阿矣當兩下為之是以檀弓孔子云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云夏屋今之門廡漢時門廡也兩下為之故舉漢法以況夏屋兩下為之或名兩下屋為夏屋夏后氏之屋亦為夏屋鄭云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兩下而周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云升自屋東榮鄭以為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當言東霤也周天子路寢制似明堂五室十二堂上圓下方明四注也諸侯亦然故燕禮云洗當東霤鄭云人君為殿屋也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者此亦案漢禮器制度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此篇與昏禮鄉飲酒鄉射特牲皆直言水不言罍大射雖云罍水不云斗少牢云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注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欲見罍枓俱有餘文無者不具之意也儀禮之內設洗與設尊或先或後不同者若先設洗則兼餘事此士冠賓與贊共洗昏禮有夫婦與御媵之等少牢特牲兼舉鼎不專為酒以是皆先設洗鄉飲酒鄉射先設尊者以其專為酒燕禮大射自相對大射辨尊卑故先設尊燕禮不辨尊卑故先設洗又儀禮之內或有尊無洗或尊洗皆有文不言設之者是不具也）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墉牆）疏（陳服至北上○釋曰自此至東面論陳設衣服器物之等以待冠者喪大記與士喪禮服或西領或南領此東領者此嘉

禮異於凶禮故士之冠特先用卑服北上便也）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纁許云反韎為妹韐音閤○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今文纁皆作熏○縓七絹反赬丑貞反緼音溫韍音弗幽於糾反茅如字又音妹蒨七見反）疏（爵弁至韎韐○釋曰此所陳從北而南故先陳爵弁服○注此與至作熏○釋曰士禮玄冠自祭以爵弁服助君祭故云與君祭之服也云爵弁者冕之次者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於冕故云爵弁冕之次也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者七入為緇若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其色赤而微黑也云如爵頭然者以目驗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為喻也以緅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故鄭注鍾氏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玄此言赤者對文為赤若將緅比纁則又黑多矣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況更一入黑為緇乎故巾車云雀飾鄭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是也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云纁裳淺絳裳者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詩云我朱孔陽毛傳云朱深纁也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云朱則四入與者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纁入黑則為紺若以纁入赤則為朱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然上注以解玄纁故引鍾氏染黑法此注解纁故引爾雅染赤法也云純衣絲衣也者案鄭解純字或為絲或為色兩解不同者皆望經為注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玄衣與纁裳相對上玄下纁色理自明絲理不明則以絲解之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絲衣以下文有女從

（者弁袗玄色理自明則亦絲理不明故亦以絲理解之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以經云純帛絲理自明故為色解之祭統云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也論語云麻冕礼也今也純儉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之是況有不同之事但古緇紂二字並色若據布為色者則為緇字若據帛為色者則為紂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為純云餘衣皆用布者此據朝服皮弁服玄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為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玄端亦服之類則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云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者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大故知亦用絲也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者衣在上宜與冠相近應先言衣今退衣在裳下者若衣與冠同色者先言衣後言裳今爵弁與衣異故退純衣於下使與帶同色也云韎韐緼韍也者此經云韎韐二者一物故鄭合為一物解之也云士緼韍而幽衡者玉藻文言幽衡者同繫於革帶故連引之也云合韋為之者鄭即因解名緼韍之字言韐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為之故名韐也云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案爾雅云茹藘茅蒐孫氏注一名蒨可以染絳若然則一草有此三名矣但周公時名蒨草為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為[illegible]韍為韎韐也云韍之制似韠者案上注已釋[illegible]韎之制亦如之但有飾無飾為異耳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易困卦九二困於酒食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祭服之韍也又案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士無飾則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已是韍有與緼異以制同飾異故鄭云韍之制似韠也但染韋為韍之體天子與其臣及諸侯與其臣有異詩云朱芾斯黃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詩又云赤芾在股是諸侯用黃朱玉藻再命三命皆云赤韍是諸侯之臣亦用赤韍易困卦九二云困於酒食朱韍方來利用享祀鄭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為土此二為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困於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己用也二與日為体離為鎮瞿爻四為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為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

（又朱是也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韍故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天子三公諸侯同色困卦困于酒食朱韍方來又云天子三公大夫不朱韍諸侯亦同色者其染之法同以淺絳為名是天子與其臣純朱諸侯與其臣黃朱為異也云冠弁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者案此文上下陳服則於房緇布冠及皮弁在堂下是冠弁不與服同陳今以弁在服上並言之者以冠弁表明其服耳不謂同陳之也云今文纁皆作熏者纁是色當從絲旁為之故疊今文不從熏從經文古纁也）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辟必亦反下同要一遥反）疏（皮弁至素韠○釋曰此皮弁服畢於爵弁故陳之次在爵弁之南上爵弁服下玄端服皆言衣此獨不言衣者以其上爵弁服與爵弁異故言衣下玄端服但冠時用緇布冠不用玄冠既不言冠故言衣也今此皮弁之服用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衣也○注此與至象焉○釋曰案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案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之時君臣同服也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者謂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至黃帝則有異故世本云黃帝作冕旒禮運云先王未有宮室又云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云此上古之時則此象上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為太古以三皇為上古也若然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王不變是以下記云三王共皮弁鄭注云質不變鄭注郊特牲云所不易於先代故孝經緯云百王同之不改易也案禮圖仍以白鹿皮為冠故云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云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即此文之等是也畫繢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云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云奠以素器之等是也是以鄭云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也知皮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然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唯喪服裳幅三袧有數耳云其色象焉者謂象皮弁之色用白布也以此言之論語注云素用繒者）

（彼上服裼衣用素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illegible]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士皆爵韋為韠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莫音暮朝直遙反夫玄之夫音扶）疏（玄端至爵韠○釋曰此玄端服服之下故後陳於皮弁之南陳三等裳者凡諸侯之下皆有二十七士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不同一命不命皆分為三等故服分為三等之裳以當之上下經三等之服同用緇帶者以其上唯有一幅裨之帶故三服共用之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珮韠及佩玉之等不言革者舉韠有韋帶可知故畧不言耳三裳之下云可也若欲見三等之士各有所當者即服之故言可以許之也○注此莫至爵韋○釋曰云此莫夕於朝之服者當是莫夕於君之朝服也案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夕深衣祭牢肉是君朝服朝服夕服深衣矣下又云朝玄端夕深衣朝時不服與若不同故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玄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若然大夫士既服玄端深衣以聽私朝矣此服注云莫夕於朝之服是士向莫之時夕君之服必以莫為夕者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也若卿大夫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案春秋左氏傳成十二年晉郤至謂子反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莫夕者無事則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昭十二年子革云夕襄十四年子我亦云夕者皆是自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者上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此玄端亦緇帶彼云朝服即此玄冠也但朝服亦得名端故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為緇色之正幅為之同名也云易其裳耳者彼朝服素韠韠同裳色則裳亦素此既易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韠則亦易之矣不言者朝服言素韠不言裳故須言易彼言素韠此云爵韠於文自明故不須言易也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此無正文直以諸侯之士皆有三等之裳故還以三等之士記之但玄是天色黃是地色天尊而地卑故上士服玄中士服黃下士當雜裳雜裳者還用此玄黃但前陽後陰故知前玄後黃也云易曰者是文言文引之者證此裳等

是天地二色為之云士皆爵韋為韠其爵同者三裳同云爵韠故知三等之士同用爵韋為韠也其爵韋者所引玉藻文是也云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者今不以玄冠表此服者此為冠時緇布冠陳之冠既不用玄冠故不言也云玉藻者案彼注云此玄端服之韠也云韠者與下君大夫士為總目韋者又物三者用韋為之言君朱大夫素士爵者韠之韋色也云君朱者則五等諸侯則天子亦朱矣韠同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士言爵則此經爵韠亦一也以其裳有三等爵亦雜色故同爵韠若然大夫素裳則與朝服不異者禮窮則同也）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依注音頍去蘂反屬章玉反纚山綺反○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紐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為頍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以上凡六物隋方曰篋○著頍著卷之著陟畧反綴丁衛反[illegible]紀[illegible]反卷去圓反蔮古內反猶著之著直畧反韜本作叏土刀反簪側金反上時掌牧隋他果反狹而長）疏（注缺讀至曰篋○釋曰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者讀從頍弁詩義取在首頍者弁貌之意也云緇布冠無笄者案經皮弁爵弁言笄緇布冠不言笄故云無笄也云著頍圍髮際者無正文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故知也云結項者此亦無正文以經云頍明于項上結之也云隅為四綴以固冠也者此亦無正文以義言之既武以下別有頍項明于首四隅為綴上綴于武然後頍項得安穩也云項中有紐亦由固頍為之耳者此亦無正文以義言之頍之兩頭皆為綴別以繩穿繩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故云亦由固頍為之也云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耳漢時男女未冠笄者首著卷幘之狀雖不智知既言頍圍髮際故以冠之明漢時卷幘亦以布帛之等圍繞髮際為之矣云頍象之所生者漢時卷幘是頍之遺象所生至漢時故云頍象之所生也云滕薛名蔮為頍者此亦舉漢時事以況之漢時

（滕薛二國云薊國卷幘之類亦遺象故爲況也云纚今之幘梁者亦舉漢法爲況耳幘梁之狀鄭目驗而知至今久遠亦未審也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者人髮之長者不過六尺纚六尺故云足以韜髮既云韜髮乃云結之則韜訖乃爲紒矣云有笄者即經云皮弁及爵弁皆云笄者是有笄也云屈組爲紘者經云緇組紘纁邊是爲有笄者而設言屈謂以一條組於左笄上繫定遶頤下右相向上仰屬于笄屈繫之有餘因垂爲飾也云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者無笄即紐緇布冠是也則以二條組兩相屬于頍故經云組纓屬于頍也既屬訖則所垂條于頤下結之故云纓而結其條也云纁邊組側赤也者纁是三入之赤色又云邊則于邊側赤也若然以緇爲中以纁爲邊側而織之也云同篋謂此上凡六物者緇布冠屬于頍共爲一物纚長六尺二物皮弁笄三物爵弁笄四物其緇組紘纁邊皮弁爵弁各有一爲二物通前四爲六物云隋方曰篋者爾雅無文此對笥方而不隋也隋謂狹而長也案周禮弁師云掌五冕而云玉笄朱紘則天子以玉爲笄以朱爲紘又案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諸侯之笄亦當用玉矣又案弁師韋弁與皮弁同科皮弁有笄則二者亦有笄矣又爲笄者屬纓不見有緌則六冕無緌矣然上緇布冠無緌故下記云孔子曰其緌也吾未之聞也若諸侯亦以緇布冠爲始冠之冠則有緌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注云尊者飾其大夫紘案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鄭注云大夫士當緇組纁邊是也其笄亦當用象耳）

櫛實于簞（櫛莊乙反簞音丹○簞笥也○笥音嗣）疏（注簞笥也○釋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共爲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

蒲筵二在南（筵席也）疏（注筵席也○釋曰筵二者一爲冠子即下云筵于東序少北是也一爲醴子即下云筵于戶西南面是也云在南者最在南頭對下文側尊一甒醴在服北也鄭注云筵席也者鄭注周禮司几筵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散言之筵席通矣前敷在地者皆言藉取相承之義是以諸席在地者多云筵也）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甒亡甫反篚方尾反勺上若反觶之豉反柶音四醢音海○側猶特也無

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勺尊升所以𣂼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古文甒作廡○笭力呈反𣂼九于反又音拘扡也廡音武）疏（注側猶至作廡○釋曰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者凡禮之通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則此文側是也又昏礼云側尊甒醴于房中亦是無玄酒曰側至於昏禮合升側載聘礼云側襲士虞礼云側尊此皆是無偶爲側之類也一者聘礼云側受几者側是旁側之義也云服北者纁裳北也者此上先陳爵弁服之時纁裳最在北向南陳之此云服北明在纁裳北可知也云篚竹器如笭其字皆竹下爲之故以竹器言之如笭者亦舉漢法爲況也云勺尊升所以𣂼酒也者案少牢云疊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升對彼是疊枓所以𣂼水則此爲尊枓𣂼酒者也云爵三升曰觶者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對爵觶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故鄭以爵名觶也云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者對士喪礼用木柶者喪礼反吉也云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知然者以經云尊在服北南上則是從南北向陳之以尊爲貴次云篚後云籩豆故知次第然也云古文甒作廡者此甒爲酒器廡是廈屋兩下故不從古文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匴素管反坫丁念反○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古文匴爲篹坫爲襢○繅音早璂音其邸丁礼反篹素管反又音纂襢以占反）疏（爵弁至東面○釋曰此一節論使有司三人各執其一豫在階以待冠事賓未入南面以向賓言升則東面據終言之也○注爵弁至作襢○釋曰云爵弁者制如冕而黑色但無繅耳者已於上解說今復言之者上文直舉冠以表服其冠實不陳故略言其冠至此尊爲冠言之是以注并引皮弁以下之事案弁師言冕有五采繅玉皮弁有五采玉璂象邸玉笄下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

（弁經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云各以其等繅游玉璂如其命數也但上文已言上公之法故此諸侯唯據侯伯子男是以鄭云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璂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一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彼經文具言之今此注略引以證士皮弁無玉以象爲飾之意不取於韋弁弁經乃依命數之事故不具引之云緇布冠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者但緇布冠士爲初加之冠冠訖則弊之不用庶人則常著之故詩云臺笠緇撮是庶人以布冠常服者以漢之小吏亦常服之故舉爲況云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者此亦舉漢法爲況云執之者有司也者則上云有司如主人服有司不主一事故知此亦有司也云坫在堂角者但坫有二文有一者謂若明堂位云崇坫亢圭及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坫之等在廟中有之以亢反爵之屬此篇之內言坫者皆據堂上角爲名故云堂角云古文匴爲篹坫作襜者皆從經今文故疊古文也）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阼才故反○玄端士入廟之服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酢才各反）疏（主人至西面○釋曰上文已陳衣冠器物自此以下至外門外論賓主兄弟等著服及位處也云玄端爵韠者主人之服與上所陳子加冠玄端服亦一也云立于阼階下者時欲與賓行禮之事也云直東序者直當也謂當堂上東序墻也○注玄端至之序○釋曰案特牲士禮祭服用玄端此亦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故云士入廟之服也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

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袗之忍反又之慎反又音真○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爲均）疏（兄弟至北上○釋曰此論兄弟來觀禮之服也○注兄弟至爲均○釋曰云兄弟主人親戚也者既云兄弟故是主人親戚云袗同

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illegible]其同玄故[illegible]皆玄云緇帶韠者緇亦玄之類因士有緇帶故[illegible]言緇實亦玄也云位在洗東退於主人者主人當序南西面洗當東榮兄弟又在洗東故云退於主人也云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者爵弁同色主人尊故也兄弟用緇韠不用爵韠兄弟卑故云降於主人也）

擯者玄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疏（擯者至東塾○釋曰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主人與兄弟不同故特言玄端與下贊者玄端從之同言玄則此擯者是主人之屬中士若下士也故直舉玄端不言裳也○注東塾至北面○釋曰知是擯者是主人擯相事在門內故知在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向主人也）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紒音界○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古文紒爲結○緣以絹反紐女九反）疏（將冠至南面○注采衣至爲結○釋曰將冠者即童子二十之人也以其冠事未至故言將冠者也云緇布衣錦緣者以其童子不帛襦袴不衣裘裳故云緇布衣以錦緣爲緇布衣之緣也云錦紳者以錦爲大帶也云并紐者亦以錦爲紐紳之垂也云錦束髮者以錦爲總云皆朱錦也者童子之錦皆朱錦也云紒結髮者則詩曰總角丱兮是也以童子尚華飾故衣此也）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門外）疏（○釋曰云賓如主人服者以其賓與主人尊卑同故得如之贊者皆降主人一等其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故別玄端也若然此冠兄弟及賓贊皆得玄端特牲主人與尸祝佐食玄端自餘皆朝服者彼助祭在廟緣孝子之心欲得尊嘉賓以事其祖禰故朝服與主異也）

擯者告（告者出請入告）疏（注告者出請入告○釋曰出請入告者告主人也）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疏（注左東至爲右○釋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據主人在西出則以西爲右入以西爲左也）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道音導）疏（注贊者至隨賓○釋曰云贊者

（賤揖之而已者正謂贊者降于主人與賓一等爲賤也云又與賓揖者對前爲賓拜訖今又揖者爲主人將先入故又與賓揖乃入也云贊者隨賓後不見更與贊者爲礼故知隨賓入也）每曲揖（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䟽（注周左至又揖○釋曰周左宗廟者祭義與小宗伯俱有此文對殷右也言此皆欲見入大門東向入廟云入外門將東曲揖者主人在南賓在北俱向東是一曲故一揖也至廟南主人在東北面賓在西北面是曲爲當揖故云直廟將北曲又揖也通下將入廟又揖三也）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碑彼宜反）䟽（注入門至碑揖○釋曰經直云入門揖鄭知此爲三揖者以上云每曲揖據入門東行時此入廟門三揖是據主人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云當碑揖者碑是庭中之大節又宜揖是知三揖據此而言也案昏礼注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及聘礼鄉飲酒入三揖注雖不同皆據此三節爲三揖義不異也）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賓俱升立相鄉○鄉許亮反又作嚮）䟽（注主人至相鄉○釋曰此文主人與賓立相鄉位定將行冠禮者也主人升堂不拜至者冠子非爲賓客故異於鄉飲酒之等也）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古文盥皆作浣○近相近之近浣戶管反）䟽（注盥於至作浣○釋曰此賓者之贊冠者不在堂升即位于房中與主人贊者並立者以其與主人贊者俱是執勞役之事故先入房並立侍事故鄭云近事也云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者贊者盥於洗西無正文案鄉飲酒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如此相鄉又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使贊者亦從之又卑不可與賓並故在洗西東面及向賓階便知在洗西也云由賓階升者以與主人贊者在房並立恐作阼階故明其同於賓客也云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以其賓主贊者俱降一等兩贊尊卑同而云尊者直以主人尊敬賓之贊故云尊於主人之贊又知與主人贊並立者以贊冠一人而已而云南上明與主人贊爲序也）主人之

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辟主人○適丁歷反辟音避）䟽（注主人至主人○釋曰云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主人上士爲正故云其屬中士若下士是中士贊是其屬下士爲之賓與贊冠者同云筵布席也者謂布冠者席也云東序主人位也者引冠義云適子冠於阼爲證是據）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於房外之西待賓命）䟽（注南面至賓命○釋曰知在房外之西不在東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是知房外者皆在房外之西故昏礼女出于母左母在房外之西故得出時在母左也云待賓命者以其下文有賓揖將冠則賓有命也）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古文櫛爲節）䟽（注贊者至爲節○釋曰前頍項已下六物同一篋陳於房今將用之故贊冠者取置于將冠之席南擬用若然六者俱用不言纚紘等四物大畧其實皆有可知不言櫛盛于箪今亦并箪將來置於席南端也服不將來置於席南者皆加冠訖冠房中隨處加服訖乃見容体也知贊者是其賓之贊冠者也者以其贊冠者主爲冠事而來故知取笄纚是賓之贊冠者若非賓之贊者則云主人以別之故上云主人之贊者是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即就設施）䟽（賓揖至設纚○釋曰此二者勞役之事故贊者爲之也）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主人降爲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爲于僞反）䟽（注主人至未聞○釋曰云辭對之辭未聞者上筵賓宿賓之時雖不言其辭下皆陳其辭此賓主之辭不贊不言故云未聞也）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揖讓皆壹者降於初古文壹皆作一）䟽（注賓盥至初位○釋曰云主人升復初位者謂初升序端也○注古文壹皆作一○釋曰一壹得通用雖疊古文不破之也）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䟽（注正纚至冠也○釋曰云正纚者將）

（加冠宜親之者以其贊者前已設纚訖今賓復出正之者雖舊設已正以纚加冠故纚亦宜親之也云下一等升一等則十等相授者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爲階則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故鄭以中等解之也知冠是緇布冠者以下文有皮弁爵弁故知此是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項下浪反○進容者行翔而前鴞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鴞七良反）【疏】（注進容至纓也○釋曰知進容者行翔而前鴞焉者曲禮云堂下不趨室中不翔則堂下固得翔矣又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注云皆行容止之貌此進容是士故知進容謂行翔而前鴞焉云至則立祝者以經祝下乃云坐如初故祝時立可知云坐如初坐筵前者正纚時筵前坐是初坐也云卒謂設缺項結纓也者下文皮弁贊者卒紘此謂緇布冠無笄紘直頍項青組纓屬於頍故卒者終頍項與結纓也若然經云右手執項謂冠後爲項非頍項其下皮弁爵弁無頍項皆云執項故知非頍項也）

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復扶又反）【疏】（注復出至容體○釋曰言復者對前出房故云復前出爲待賓命此出爲觀衆以容体也案郊特牲論加冠之事云加有成也故此鄭云一加礼成也云觀衆以容體者以其既去緇布衣錦緣童子服著此玄端成人之服使衆觀知故云觀衆以容體也）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如初爲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見賢遍反屬音燭）【疏】（注如初至屬之○釋曰此當第二加皮弁之節云即筵坐櫛者坐訖當脫緇布冠乃更櫛也云設笄者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今此櫛訖未加冠即言設笄者宜是紒內安髮之笄也若安髮之笄則緇布冠亦宜有之前櫛訖不言設笄者以其固冠之笄此緇布冠無笄而皮弁爵弁有笄上

文已陳訖今若緇布冠亦言設笄即與皮弁爵弁相亂故緇布冠不言設笄其實亦有也若然緇布冠不言設笄而言設纚皮弁冠言設笄不言設纚互見爲義明皆有也其於固冠之笄則於賓加弁之時自設之可知云如初爲不見者言也者上加緇布冠時有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一揖一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之等相次此皆不見故設經省文如之而已故云爲不見者言也云卒紘謂繫屬之者即上注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仲屬之左相繫定不相屈繫擬解時易爲繫屬之也）

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疏】（興賓至南面○釋曰興謂冠者加皮弁訖起而賓揖之也云適房服素積素韠者上陳服皮弁云緇帶素韠此不言緇帶者上惟有一帶不言可知故不言也○注容者至益繁○釋曰此對上加緇布冠時直言出房南面不言容此則言容以再加彌成其儀益繁故言容其實彼出亦是容故鄭注云觀衆以容體也）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疏】（注降三至容出○釋曰云降三等丁至地者據士而言云他謂卒紘容出者以其自餘皆緇布冠見訖皮弁如之而已至卒紘容出唯皮弁有之故知他謂此二者也）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爲之）【疏】（注徹者至爲之○釋曰冠即緇布冠也不言緇布冠者可知故也皮弁具言者以有爵弁之嫌然不言爵弁者著之以受醴至見母兄弟姑姊訖乃易服故也云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爲之者以其贊冠者設櫛主人之贊者設筵故知還筵之也）

筵于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疏】（注筵主至戶西○釋曰知主人之贊者設筵者以上文筵于東序已遣主人之贊故知此亦主人之贊者也云戶西室戶西者以下記醮于客位在戶西醮醮同處故知戶西也）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面前也葉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古文葉爲擖）【疏】（注洗盥至爲擖○釋曰云洗盥

（而洗爵者凡洗爵者必洗盥盥虞不洗爵者此經直云洗明盥手乃洗爵故鄭云盥而洗爵禮昏禮房中之洗至北面盥者證房中有洗之事然蘭設洗于南者不爲醴以庭中有洗醴尊也云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謂無人爲之薦脯醢還是此贊者故下直言薦脯醢不言別有他人明還是贊者也昏禮贊醴婦是贊者自酌自薦經雖不言側酌側自明也云葉柶大端者謂扱醴之面柄細故以爲柶大端此與昏禮賓皆云面葉者此以賓尊不入戶贊者面葉授賓賓得面枋授冠者冠者得之面葉以扱醴而祭昏禮賓亦主人尊不入房贊者面葉以授主人主人面枋以授賓賓得面葉以扱祭至於聘禮禮賓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授公者凡醴皆設柶聘禮宰夫賓不許授公側授醴則還面枋以授賓故面枋也）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枋皮命反○戶東室戶東今文枋爲柄疏注戶東至爲柄○釋曰知室戶東者以其冠者筵室戶西賓自至房序取醴酌醴者出向西以授也）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

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異於答主人疏注筵西至主人○釋曰云筵西拜南面拜也者上云冠者筵西南面如以觶拜還南面也知賓東面在西序者以上文與主人相對本位於西序也云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異於答主人者案鄉飲酒鄉射賓於西階北面答主人拜今此以西序東面拜故云異於答主人又昏禮禮賓皆醴禮賓皆云拜送此云答拜不云拜送者彼醴是主人之物故云拜送此醴非賓物故云答拜也）薦脯醢（贊冠者也疏注贊冠者也○釋曰上文云贊者酌醴是贊冠者明此薦亦是贊冠者也）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啐七內反捷初洽反又作鍤又作扱○捷柶扱柶於醴中其拜皆如初古文啐爲呼疏冠者至答拜○釋曰云祭醴三興者三祭者一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云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此啐醴不拜既爵者以其不卒爵故不拜也）冠者奠觶

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見賢遍反下及注入見如見見于君贊見與見姑見母同○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闈音韋宮中小門也疏注薦東至闈門○釋曰云薦東薦左者據南面爲正故云薦左也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者謂若鄉飲酒鄉射是也此文及昏禮贊醴婦是不舉者皆奠之於左也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者宮中之門曰闈門母既冠子無事故不在門外今子須見母故知出闈門也云婦人入廟由闈門者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鄭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是也）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古洽反疏注婦人至俠拜○釋曰鄭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者欲見禮子之體例但是婦人於丈夫皆使俠拜故舉子以見義也）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疏賓降至初位○釋曰此將欲與冠者造字而迎

之位也○注初位至之位○釋曰云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者謂初迎賓至階讓升之位其賓直西序則非初讓升之位主人直東序西者欲迎其事聞字之言故也）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應也其辭未聞○應是應對之應疏注對應至未聞○釋曰云賓字之者即下文有字辭又有某甫之字若孔子云尼父之字是也云其辭未聞者下有賓祝辭不見冠者應辭故云未聞也案禮記冠義云既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據彼則字訖乃見母此文先見乃字者此文見母是正見彼見母在下者記人以下有兄弟之等皆拜之故退見母於下使與兄弟拜文相近也若然未字先見母字訖乃見兄弟之等急於母緩於兄弟也）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不出外門將醴之疏注不出至醴之○釋曰以下云請醴賓故云將醴之也）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此醴當作禮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簟席爲之疏注此醴至爲之○釋曰云此醴當作禮者對上文有酌醴受醴之等不破之此爲上於下之禮不

（得用醴礼即從醴字何者周礼云子礼諸侯用鬯不云鬯賓明不得以醴礼賓既爲醴字故破從礼也云次門外更衣處也者次者舍之名以其行礼衣服或與常服不同更衣之時須入於次故云更衣處也云必帷幕簟席爲之者案礼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注云上國之門有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又案周礼幕人掌帷幄帟綬之事注云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云簟席者士卑或用簟席是以雜記諸侯大夫喪皆用布士用簟席爲之次亦當然）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後戶豆反）疏（注見贊至賓出○釋曰兄弟位在東方此贊冠者則賓之類故贊者東面也言贊者先拜冠者荅之也知贊者後賓出者文於見兄弟下始見之明贊者後賓出也出當就次待礼之也）（姊）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庿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疏（注入入至妹卑○釋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庿在寢門外入見入寢門可知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從可知也云不見妹妹卑者以其妹卑於姑姊故不見也）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摯亦作贄音至○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疏（注易服至仕者○釋曰云易服者爵弁既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與先生等故易服服玄端也云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者此乃因加冠以成人之礼見君非立朝之節故不朝服經直云玄端則無玄冠矣今更云玄冠者以初冠時服玄端爲緇布冠服緇布冠非常著之冠冠而弊之易服宜服玄冠配玄端故兼云玄冠也朝服與玄端同玄端則玄裳黃裳雜裳黑纁者朝服玄冠玄端緇同但裳以素而履色白也以其但正幅故朝服亦得玄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又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諸侯視朝之服則玄端以朝得名爲玄端也云摯雉也者士執雉是其常故知摯是雉也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此即鄉飲酒與）

（鄉射記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師即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其賓亦當有士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礼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礼獻尸此其類也士礼一獻卿大夫三獻賓礼不用栖者泲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少詩照反泲子礼反糟子曹反）疏（注壹獻至用清○釋曰此醴亦當爲礼下言可知也云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案特牲少牢主人獻尸主婦亞獻爲二獻此則主人獻賓而已非亞獻以知即燕者鄉飲酒未有燕故知獻後有燕云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礼成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酬賓賓奠而不舉是賓主人各兩爵而礼成也以知一獻之礼備有酬酢者昏礼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礼奠酬得正礼不旅又曰婦酢舅更爵自薦是備酬酢也鄉飲酒亦備獻酢酬是其義也云特牲少牢饋食之礼獻尸此其類也者此賓主人各兩爵無亞獻彼主人主婦各一爵有亞獻雖不同得主人一獻義類同故云此其類也云士礼一獻者即士冠及昏礼鄉飲酒礼鄉射皆是一獻也云卿大夫三獻者案左氏傳云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又礼記郊特牲云三獻之介亦謂卿大夫三獻之介案大行人云上公饗礼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以大夫三獻士一獻亦是其差也云賓礼不用柶者泲其醴者此有獻酢酬飲之泲者故不用柶冠礼礼子用醴不泲故用柶也云內則曰飲者鄭注云目諸飲也云重醴清糟者鄭云重倍也糟醇也清泲也致歆有醉者內泲者倍設之稍醴以下是也云凡礼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者質者謂若冠礼礼子之類是也故以旁戶之間顯處設尊也）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儷音麗○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飲於鴆反）疏（注飲賓至爲離○釋曰云主人酬賓當奠酬之節行之以財貨也此礼賓與饗礼同但爲饗礼有酬幣則多故聘礼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注云礼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又案大戴礼云礼幣采飾而四鳥是大夫礼多與士異也衆）

（礼器云琥璜爵鄭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則又畀於大夫也下凡酬幣之法尊卑獻數多少不同及其酬幣雖於奠酬之節一行而已春秋秦后子出奔晉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注云備九獻之儀始礼自齊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彼九酬之間皆有幣春秋之代奢侈之法非正礼也云束帛十端也者礼之通例凡言束者無問脯與錦皆以十爲數也云儷皮兩鹿皮也者當與射礼庭實之皮同礼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又覲礼用馬則國君用馬或虎豹皮若臣聘禮則用麋皮故鄭注聘礼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言可者以無正文若然兩説諸侯自相見亦用虎豹皮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與音預○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礼賢者爲賓其次爲介 疏 注贊者至爲介○釋曰鄭知贊者衆賓者以其下別言贊冠者明上文贊者是衆賓也云介賓之輔者以其鄉飲酒之礼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彼據將貢以爲優劣之次也此雖不貢以飲酒之礼立賓主亦以優劣立介以輔也云以贊爲之尊之者謂賓之贊冠者故還爲介也云飲酒之礼賢者爲賓其次爲介者取尊爲義也）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礼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 疏 注一獻至家也○釋曰賓不言薦脯醢者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有姑薦則此一獻亦有薦脯醢可知經有俎必有特牲但鄉飲酒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礼無擇人之義則不用狗但無正文故云其牲未聞也知使人歸諸賓家者以賓出主人送于門外乃始言歸賓明歸於賓家也）

若不醴則醮用酒（醮子召反○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爲不改者也曲礼曰君子行礼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當爲禮 疏 注若不至爲礼○釋曰自此以上説周礼冠子之法自此以下至取籩脯以降如初説夏殷冠子之法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爲不改舊也云聖人者即周公制此儀礼用舊俗

則夏殷之礼是也云曲礼曰已下者是下曲礼云也云君子行礼不求變俗者與下文爲目謂君子所往之國不求變彼國之俗若衛居殷墟者也云祭祀之礼者若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陽者先合樂乃灌地降神也求諸陰者謂先灌地乃合樂若衛居殷地用殷礼則先合樂乃灌也云居喪之服者謂若檀弓周之諸侯絶旁期降上下殷之諸侯之服旁期不降上下衛居殷墟亦不降上下也云哭泣之位者殷礼雖無文亦應有異也云皆如其國之故者謂上所云皆如其故國之俗而行之云行者依先王舊俗而行不改之事向來所解引曲礼之據人君施化之法不改彼國舊俗證此醮用酒舊俗之法也故康誥周公戒康叔居殷墟當用殷法是以云茲殷罰有倫使用殷法故所引曲礼皆據不變彼國之俗但君子行礼不求變俗有二途若據曲礼之文云君子行礼不求變俗鄭注云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又云祭祀之礼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注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者謂若杞宋之人居鄭衛鄭衛之人居杞宋若據彼注謂臣去已國居他國不變已國之俗是以定四年祝佗云殷人大族在魯啓以商政亦不變本國之俗故開商政示之皆據當身居他國不變彼國之俗與此注引不同者求變俗義得兩合故各據一邊而言也云酌而無酬酢曰醮者鄭解無酬酢曰醮唯據此文而言所以然者以周法用醮無酬酢曰醮案曲礼云長者舉未釂鄭注云盡爵曰釂是醮不專於無酬酢者若然礼亦無酬酢不爲醮名者但醴大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本有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醮也云醴亦當爲礼者亦上請醴賓之醴故破之也）

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 疏 注房戶至古也○釋曰云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者以醴不言禁醴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也此用酒是所飲之物恐醉因而禁之故云因爲酒戒若然玄酒非飲亦爲禁者以玄酒對正酒不可一有一無故亦同有禁也云不忘古也者上古無酒今雖有酒猶設之是不忘古也）

洗有篚在西

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南順北爲上也○盛音成洗如字）疏（注洗庭至上也○釋曰知洗庭洗者上周法用醴之時醴之尊在房今醮用酒與常飲酒同故洗亦當在庭是以下云賓降取爵于篚卒洗升酌故知洗在庭也設洗法在設尊前此洗亦當在設尊前設之故此直文洗有篚在西不言設也若然上不言設洗者以其上云醮用酒即連云尊文勢如此故不言設洗云當東榮南北以堂深者上已有文也云篚亦以盛勺觶者周法用醴在房庭洗無篚此用酒庭洗有篚故周公設經辯其異者但醴篚在房以盛勺觶此庭洗篚亦盛勺觶故云亦也云西南順北爲上也者席之制有首尾者襟識之先後爲首尾此篚亦云上者始應亦有記識爲上下以其南順之言故此爲上也）

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于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疏（注始加至東房○釋曰云始加薦用脯醢者此

言與周別之事周家三加訖乃一醴於客位用脯醢此始加訖即醮于客位用脯醢是其不同也但言始加醮用脯醢者言商與周異之意其實未行事是以下乃始云賓降取爵于篚也云加冠於東序醮之于戶西同耳者經不見者嫌與周異故辯之其經不言冠者醮之處即與周同故經不見也云始醮亦薦脯醢者以其經云醮用脯醢注言若醮用酒未著其節故亦如上周家三加始薦脯醢云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者決周家醴在房贊者酌授賓不親酌此則賓親酌酒洗爵故有升降也云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者欲見用醴時直有將冠時賓降無賓降取爵以其酌在房故也今云如初者唯謂如將冠降盥之事也云凡薦出自東房者用醴時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醮用酒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薦者皆出東房故云凡以該之也）

冠者拜受賓荅拜如初（贊者筵于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荅拜如醴禮也於賓荅拜贊者則亦薦之）疏（注贊者至亦薦之○釋曰此經畧言拜受荅拜不言于處所面位言如初者以其醮同酒與周異自外與周同故直言如初也是以鄭取上醴子法以言之故亦言如初以結之也云於賓荅拜贊者則亦薦之者欲見直云拜受荅拜如初亦不言薦之時節故鄭別言之亦當如周家醴子時薦也醴子醴婦并昏禮禮賓面位不同者皆隨時之便故不同也）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疏（注冠者至之筵○釋曰此經雜用醴酒不同其於行事與周禮醴子同但位有異彼一加訖入房易服訖出房立待賓客命此則醮訖立於席西待賓命爲異皆爲更加皮弁也云興筵末坐啐酒者爲醮於客位敬之故也昏禮禮賓與聘禮禮賓在西階上啐醴者昏禮注云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聘禮注云禮醴不啐故也冠子用醴拜此醮子用酒亦拜者以與醴子向是成人法拜卒故雖用醮亦拜卒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便婢面反）疏（注徹薦至便也○釋

曰入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者案下文云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酒則云攝明因前也除酒之外云其他如初明薦爵更設是後加啐設於席前也故如前云徹薦爵爲辟後加也）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爲聶○撓奴高反聶汝輒反）疏（注攝猶至爲聶○釋曰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者案有司徹云司宮設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爲撓謂更撓攪添益整頓示新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折之設反嚌才計反○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嚌嘗之）疏（注乾肉至嘗之○釋曰前二醮有脯醢更加此乾肉折俎云嚌之者嚌謂至齒嘗之案下若殺再醮不言攝此經再醮言攝二醮不言攝則在醮之後皆有攝互文以見義也云取脯見于母者亦適東壁俠拜與周同案下文若殺已下說卒醮取籩脯以降此亦取籩脯乾肉曰脯云乾肉牲體之脯也者案周禮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注云大

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梁州烏翅矣薄折曰脯
搥之而施薑桂曰腶脩若然乾肉與脯脩別言若今
梁州烏翅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謂之乾肉及用
之將升于俎則節折為二十一體與燕礼同故總名
（乾肉折俎也）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殺如）
字肺芳味反扃古螢反鼎扛也鼏云歷反鼎覆也○
特豚一豚也凡牲皆用左胖煑於鑊曰亨在鼎曰升
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離割也
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
（○胖普半反鑊戶郭反亨普庚反鉉玄犬反）疏（注特豚至為密○釋曰上醮子用乾肉不殺自此至）
取籩脯以降論夏殷醮子殺牲之事殺言若者是不
定之辭殺與不殺俱得云若也云載合升者在鼎曰
升在俎曰載載在後今先言載後言升又合字在載
升之間通言之者欲見在俎在鑊俱曰合也云設扃
鼏者以茅覆鼏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案冬官匠
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又
曰闈門容小扃參个注云小扃膷鼏之扃長二尺皆
依漢礼而短今此豚鼎之扃當用小扃也云特豚一
豚也者此特若鄭特牲之特皆以特為一也云凡牲
皆用左胖者案特牲少牢皆用右胖少儀云大牢則
以牛左肩折九个歸為胙用左則用右而祭之鄉飲
酒鄉射主人用右體主人亦與祭同用右者皆據周
而言也此云用左鄭據夏殷之法與周異也但士虞
喪祭用左反吉故也云煑於鑊曰亨者案特牲云亨
於門外東方西面北上注云亨煑也亨豕魚腊以鑊
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是鑊為亨也云在
鼎曰升在俎曰載者案昏礼云特豕合升又云側載
特牲亦云卒載加匕于鼎少牢云司馬升羊實于一
鼎皆是在鼎曰升在俎曰載之文但在鼎直有升名
在俎則升載兩稱也故少牢云升羊載右胖升豕其
載如羊有司徹亦云乃升注云升牲體於俎也是在
俎升載二名也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
者以升載並陳又合在三者之間故知從鑊至俎皆
合左右胖也云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者
凡肺有二種一者舉肺一者祭肺就舉肺之中復有
三稱一名舉肺為食而舉二名離肺少儀云三牲之
肺離而不提心也三名嚌肺以齒嚌之此三者皆據
生人為食而有也就祭肺之中亦復有三稱一者謂

之祭肺為祭先而有之二者謂之忖肺忖切之使斷
三者謂之切肺名雖與忖肺異切肺則忖肺也者
皆為祭而有若然切肺離肺指其形餘皆舉其義稱
也云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
（從今文故疊之也）始醮如初（亦薦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矣）疏（注亦薦至徹矣○釋曰云）
始醮如初者此一與不殺
同未有所加故云如初也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
栗脯（蠃力禾反○蠃醢蛖蝓醢今文蠃為蝸○蛖音移蝓音俞一音由蝸力禾反又古華反）疏
注蠃醢至為蝸○釋曰此二豆二籩增數者為有殺
牲故盛其饌也案鄭注周禮醢人云細切為虀全物
若牒為菹作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
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是作醢
（及菹之法也云蠃醢蛖蝓醢者爾雅云）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
如初嚌肺（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加俎嚌之嚌當為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
疏（注攝酒至脯醢○釋曰云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者周公作經取省文再醮不言攝酒以三）
醮如之則再醮攝之可知故鄭云再醮亦攝之矣云
加俎嚌之嚌當為祭字之誤也者經有三嚌不破如
初嚌之嚌唯破加俎嚌之字者以祭先之法祭乃嚌
之又不宜有二嚌故破加俎之嚌為祭也云祭俎如
初祭脯醢者以三醮唯祭俎之肺不復祭脯醢也若
然前不殺之時一醮徹脯醢為辭再醮之脯醢至再
醮不言徹脯醢者以三醮上唯加乾肉不薦脯醢故
不徹也今殺亦然一醮徹薦辭至再醮亦不徹薦其
徹爵而已亦為三醮以不如籩豆加牲俎是以祝辭
一醮亦云嘉薦至三醮者直云籩豆有楚楚陳列貌
（是三醮不加籩豆明文也）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疏（釋曰此取籩脯見母與前）
不異上用法與不殺皆不云籩者上皆直薦脯醢不
云籩豆此若殺云兩籩故云籩脯若然既殺有俎肉
而取脯者見其得礼而已故不取俎肉如若得束帛
者不須取脯是以冠禮禮賓得束帛皆不取脯也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父兄諸父諸兄）疏（注父兄諸父諸兄○釋曰上陳士有父加）
冠礼訖自此至東壁北面論上之無父自有加冠之
法也周公作文於此乃見之者欲見周與夏殷孤子

（同冠於阼階禮之於客位惟一醮三醴不同是以作經言其與上異者而已言父之諸父諸兄者以其上文父兄非直戒宿而已故知此是諸父諸兄非己之親諸父諸兄也）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古文紒爲結今文禮作醴）疏（注冠主至作醴○釋曰云主人紒而迎賓者卽上采衣紒是也云拜揖讓立于序端者謂主人出先拜賓荅拜訖揖讓而入于廟門旣入門又三揖至階又三讓而升堂乃立于東序端賓升立西序端一皆如上父兄爲主人故作文省略總云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也云禮於阼者別言其異者也云今文禮作醴者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醮言禮則兼醴醮二法故也）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疏（釋曰此亦異於父在者云凡拜者謂初拜至及啐拜之等賓主皆北面與父在時拜于阼西南面賓拜于序端東面爲異也）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疏（若殺至北面○釋曰云若殺者有則殺無則已故云若不定之辭也云舉鼎者謂於廟門外之東壁鑊所舉至廟門外之東直東塾二鼎豚魚腊鼎鼎皆北向相重而列之也○注孤子至門外○釋曰案上文父在亦有殺法今鄭云孤子得申禮盛之者不爲殺起止爲陳鼎于外而言鄭知父在有鼎不陳於外者以上文若殺直云特豚載合升不辯外內孤子乃云舉鼎陳于門外類于上父在陳鼎不於門外也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私家之禮也是在外者爲盛也今孤子則陳鼎在外故云孤子得申禮盛之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疏（釋曰上已言三代適子冠禮訖此經論庶子加冠法也周公作經於二代之下言之則三代庶子冠禮皆於房外同用醮矣但不知三代庶子各用幾醮耳今於周之適子三加一醴夏殷適子三加三醮是以下文祝辭醴一而醮三皆爲三代而爲言至於三代庶子皆不見別辭則周之庶子宜依適子用一醮夏殷庶子亦依三醮三代適子有祝辭言庶子

[illegible]故下文注云凡醮者不祝○注房外至不尊○釋曰知房外謂尊東也者上陳尊在房戶之間案鄉飲酒賓[illegible]東則尊東明此亦於尊東也云不於阼階非代也者案下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明庶子不於阼非代故也云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者下記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成而尊之此則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疏（釋曰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若死當云沒不得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使人受脯爲母生在於後見之也）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古文某爲謀○稱尺證反下之稱美稱同）疏（注吾子至爲謀○釋曰自此至唯其所當者周公設經直見行事恐失次第不言其辭今行事旣終總見戒賓醮及爲字之辭也云某有子某者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加布初加緇布冠也云願吾子之教之也者卽此以加冠行禮爲教之也云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者謂自己身之子故云吾子相親之辭也云子男子之美稱者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今請賓與子加冠故以美稱呼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共音恭○病猶辱也古文病爲秉）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重直用反下同○敢不從許之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莅音利○莅臨也今文無對）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服叶蒲北反○令吉皆善也元首也）疏（注令吉至首也○釋曰元首左傳云先軫入狄師而死之狄人歸先軫之元是元爲首又尚書云君爲元首亦是元爲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祺音其福叶筆勒反○爾女也旣冠爲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

（女之太福也○女音汝下同）〖疏〗（注爾汝至福也○釋曰云既冠成德者案冠義既冠責以父子君臣長幼之禮皆成人之德云祺祥也者祺訓爲祥祥又訓爲善也云因冠而戒者則經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是也云且勸之者即經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是也）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服叶蒲北反○辰子丑也申重也）〖疏〗（注辰子至重也○釋曰上云令月吉日此云吉月令辰互見其言是作文之體無義例也云辰子丑也者以十幹配十二辰直云辰子丑明有幹可知即甲子乙丑之類略言之也）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福叶筆勒反○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古文眉作麋）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服叶蒲北反○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苟慶叶音羌○黃黃髮也耇凍梨也皆壽徵也疆竟○竟音竟又音景）〖疏〗（注黃黃至疆竟○釋曰爾雅云黃髮兒齒故以黃爲黃髮也云耇凍梨者爾雅云耇者壽也此云耇凍梨者以其面似凍梨之色故也）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薦謂脯醢芳香也）〖疏〗（注嘉善至香也○釋曰謂脯醢爲善薦芳香者謂作之依時又造之依法故使芳香而善也）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不忘長有令名）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丁但反時一作旨○亶誠也古文亶爲癉○癉丁但反）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來叶力之反○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爲嘏凡醮者不祝○嘏古雅反）〖疏〗（注善父至不祝○釋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者爾雅文不言善事父母善事兄弟者欲見非但善事己兄弟而亦爲兄弟之所善者諸行周備之意也云凡醮者不祝者案上文前後例周與夏殷冠子法其加冠祝辭三節不辨三代之異則三代祝辭同可知也至於周醮之辭三等別陳之者以其數異辭宜不同故也若然醮辭唯據

適子而言以其將著代重之故備見祝辭也此注云凡醮者不祝者言凡謂於庶子也既不世冠於阼又云不禮於客位無著代之理故略而輕之也亦不設祝辭者曾子問注云凡殤不祭之類也若天子冠禮祝辭案大戴公冠篇成上冠周公爲祝詞使途近於人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其辭既多不可具載其諸侯無文蓋亦有祝辭異於士也）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湑思呂反○湑清也伊惟也）〖疏〗（注湑清也伊惟也○釋曰湑泲酒之稱故伐木詩文有酒湑我注云湑茜之也爲醫詩云爾酒既湑注云湑酒之泲百是湑爲清也云伊惟也者助句辭非爲義也）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祜音戶與序並上聲○祜福也）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旨美也楚陳列之貌）〖疏〗（注旨美至之貌○釋曰楚茨詩亦云籩豆有楚注云楚陳列之貌是用其再醮之籩豆不增改之故云有楚也）咸加爾服肴升折俎（肴升折俎亦謂豚）〖疏〗（注肴升至謂豚○釋曰云折俎者即謂折上若殺之豚也）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慶叶音羌）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備叶筆力反）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字叶音慈嘉叶居之反○昭明也爰於也孔甚也）〖疏〗（字辭至爾字○釋曰此字文在三代之下而言則亦逆公代字辭同此辭賓直西序東面與子爲字時言之也）髦士攸宜宜之于假（假古雅反叶音古○髦俊也攸所也于猶爲也假大也宜之是爲大矣）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長丁丈反父音甫）〖疏〗（宜之至所當○釋曰伯某甫者某若云尼甫嘉甫也但設經不得定言人字故言甫爲且字是以禮記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鄭云某甫且字以其不名若且爲某之字呼之既此某甫立爲且字言伯仲叔季者是長幼次第之稱若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夏殷質則稱仲周文則稱叔若管叔霍叔之類是也云唯其所當者二十冠時與之作字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

者兄曰伯居第二則曰仲但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生於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若然二十冠而字之未呼伯仲叔季今於二十加冠而言者一則是殷家冠時遂以二十字呼之二則見周家若不死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二十已後死雖未滿五十即得呼伯仲知義然者見慶父乃是莊公之弟桓六十莊公生閔公二年慶父死時莊公未滿五十慶父乃是莊公之弟時未五十慶父死號曰共仲是其死後雖未五十得呼仲叔季故二十冠時則以伯仲叔季當擬之故云唯其所當也○注伯仲至作位○釋曰知甫是丈夫之美稱者以其人之賢愚皆以爲字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穀梁傳云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是也云孔子爲仲尼甫者哀十六年孔丘卒哀公誄之曰哀哉尼甫因字號謚曰尼甫也云周大夫有嘉甫者桓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云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者宋左氏傳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是也鄭引此者設有冠而爲此字之意故云是其類也又甫字或作父者字亦通或尼甫嘉甫孔甫等見爲父字者也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約繶純純博寸（約其于反繶於力反純章）允反○屨者順裳色玄端黑屨以玄裳爲正也約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縫扶用反紃音旬

【疏】注屨者至廣也○釋曰自此至繶屨論三服之屨不言於上與服同陳者一則屨用皮用葛冬夏不同二則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故退在於此此言夏用葛下云冬皮則春宜從夏秋宜從冬故舉冬夏寒暑極時而言詩魏風以葛屨履霜剌褊也故云屨者順裳色者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故云順裳色也云玄端黑屨以玄裳爲正也者以其玄端有玄裳黃裳雜裳經唯云玄端黑屨與玄裳同色不取黃裳雜裳故云以玄裳爲正也云約之言拘也以爲行戒者以拘者自拘持之言故云以爲行戒也云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者此以漢法言之今之屨頭見有下鼻似刀衣鼻故以爲況也云繶縫中紃也者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云純緣也者謂繶口緣邊也云皆青者

以經二者同云青也云博寸也者謂純所施廣一寸也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繶純純博寸（魁苦回反柎方于反○魁蜃蛤柎注也○蜃上忍反蛤青閤）

【疏】注魁蜃蛤柎注也○釋曰以魁蛤灰柎之者取其白耳云魁蜃蛤者魁即蜃蛤一物是以周禮地官掌蜃掌共白盛之蜃鄭司農云謂蜃炭引此士冠白屨以魁柎之玄謂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是也云柎注者以蛤灰塗注於上使色白也

爵弁纁屨黑約繶純純博寸（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繢之內反○）

【疏】注爵弁至繢次○釋曰案此二服見屨不同何者玄端以衣見屨以玄端有黃裳之等裳不得舉裳見屨故舉玄端見屨也皮弁以素積見屨屨裳同色是其正也爵弁既不舉裳又不舉衣而以爵弁見屨者上陳服已言纁裳裳色自纁以與六冕同玄衣纁裳與冕服之故不以衣服而以首服見屨也云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者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鄭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又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此是對方爲繢次此方爲繡次案鄭注屨人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又注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凡屨之飾如繡之次也者卽上黑屨以青爲約繶純白屨以黑爲約繶純則白與黑黑與青爲繡次之序也今次爵弁纁屨纁南方之色赤不以西方白爲約繶純而以北方黑爲約繶純者取對方繢次爲飾舉爲者尊爵弁是祭服故飾與純絇

冬皮屨可也

【疏】釋曰冬時寒許用皮故云可也

不屨繐屨（繐音歲○繐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繐○）

【疏】注繐屨至曰繐○釋曰案喪服記云繐衰四升有半繐衰既是喪服明繐屨亦是喪屨故鄭云喪屨也云縷不灰治曰繐者勤衰繐六升傳云鍛而勿灰則四升半不灰治可知言此者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恐人以冠子故於屨末因禁之也

記冠義

【疏】○釋曰凡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又喪服記子夏爲之作傳不應自造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時未知定誰所錄云冠

（義者記子冠中之義也者記時不同故有二記此則在子夏前其周禮考工記六國時所録故遺秦燔滅典籍有韋氏離氏闕其記則在秦漢之際儒者如之故王制有正聽之棘木之下異時所記故其言亦殊也）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太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疏〕（注太古至是也○釋曰此經直言加緇布冠不言有緌無緌又不言加冠之後此緇布冠更著與不故言不緌不更著之事也云太古冠布者謂著白布冠也云齊則緇之者將祭而齊則爲緇者以鬼神尚幽闇也云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孔子時有緌者故非時人緌之諸侯則得著緌故玉藻云緇布冠續緌諸侯之冠也鄭云尊者飾也士冠不得緌也云冠而敝之可也者據士以上冠時用之冠訖則敝之不復著也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韜其髮是庶人常服之矣云太古唐虞以上者此記與郊特牲皆陳三代之冠云牟追章甫委貌之等鄭注郊特牲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

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三代既有此明太古是唐虞以上可知云緌纓飾未之聞太古質蓋亦無飾者此經據孔子時非其著緌未知太古有緌以不故鄭云太古質無飾也云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者以經云始冠緇布之冠即云太古冠布則齊冠一也故鄭云冠其齊冠也云白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者以其太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未有喪冠三代有牟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爲喪冠若然喪服記自夏禹以下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疏〕（釋曰此記人說夏殷法可兼于周以其於阼及三加皆同唯醮禮有異故知舉一以見二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疏〕（注名者至敬之○釋曰案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名之不言母今云受於父母者夫婦一体受父即是受於母故兼言也云冠成人益文者對名是受於父母爲質字者受於賓爲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也是字敬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或謂委貌爲玄冠委猶安

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今文爲斧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疏〕（委貌至道也○釋曰記人歷陳此三代冠者上緇布冠也諸侯已下始加之冠此委貌之等記人以經有緇布冠皮弁爵弁玄冠故還記緇布冠以下四種之冠以解經之四者此委貌即解經易服服玄冠是也○注委猶至之聞○釋曰云今文爲斧者義無取故疊之不從也云毋發聲也者若在上謂之發聲在下謂之助句義無取則是發聲也云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者以釋經三代皆言道是諸侯朝服之冠在朝以行道德者也云其制之異同未之聞者委貌玄冠於禮圖有制但章甫毋追相與異同未聞也）周弁殷冔夏收（冔况甫反）（○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槃步干反幠火吳反）〔疏〕（注弁名至未聞○釋曰又歷陳此三者欲見三代加冠皆有弁云周弁者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見士之三加之冠者爵弁者

故云弁弁者冠名也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者無正文鄭以意解之論語云服周之冕以五色纓服有文飾則知有德故云言所以自光大也云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者皆以意解之也云制之異亦未聞者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同礼弁冕相參尚之冕以木爲体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矣總其制可聞云未聞者但夏殷之礼亡其制與周異亦如上未聞也）三王共皮弁素積（質不變）〔疏〕（注質不變○釋曰此亦三代自天子下至士皆是再加當在周弁三加之上退之在下者欲見此是三代之冠百王同之無別代之稱也故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注云所不易於先代故孝經亦云百王同之不改易也若然百王同之言三王共者以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又上三冠亦據三代故云三王共皮弁其實先代後代若不易是以鄭云質不變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

（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是也）疏（無大至之有○釋曰此經所陳欲見無大夫冠礼之事有大夫冠禮記者非之○注據時至是也○釋曰鄭若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言周末作記之時有二十已前未加冠而命爲大夫者記非之也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者鄭解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古者未有周大夫有冠礼故非之此鄭云未五十則二十已上或有未二十有賢才亦得試爲大夫者故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鄭云大夫爲昆弟之殤小功謂士若不仕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言爲大夫無殤服謂兄殤在小功則兄十九已下死大夫則十九以下既爲兄殤服已爲大夫則早冠矣大夫冠而不爲殤故也雖早冠亦行士禮而冠是大夫無冠禮也云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者解試爲大夫二十則其爵命要待五十意也云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者釋經而有其昏礼以其三十而娶五十乃命爲大夫則昏時猶爲士何得有大夫昏禮乎五十以已容改娶故有大夫昏禮也若然案下文古者生無爵鄭云古謂殷此經以古爲周初者下云古者生無爵對周時士生有爵故知古者生無爵據殷也今此云古者以周末時大夫冠對周初時無若以古者爲殷時則周家有大夫冠禮何得言周末始有乎明古者據初而言也）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殺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殺其君者）疏（注造作至君者○釋曰記人言此者欲見夏初以上諸侯之貴未有諸侯冠禮猶依士禮故記之於士冠篇末也云自夏初以上者以經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明夏末有言以上者夏以前唐虞之等亦未有諸侯冠禮也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者既云服士服行士禮亦如上文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以其與大夫同未五十服行士礼也云至其衰末上下相乱至以正君臣也者解經夏之末造公侯冠禮也引坊記者欲見夏末以後制諸侯冠礼以防諸侯相篡弑之事也云同車者謂參乘爲車右及御者也云不同服者案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又云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服是不同服此謂非在車時若在車時君臣同服韋弁服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疏（注元子至下升○釋曰此記者見天子元子冠時亦依士冠礼故於此象記之也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十二而冠其行事猶依士礼也故云猶士也元子尚不得生而貴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云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者天子元子冠時行士禮後繼世爲天子是由下升自餘天下之人從微至著皆由下升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爲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疏（繼世至賢也○釋曰記此者欲見上言天子之子冠行士禮此諸侯之子冠亦行士礼以其士之子恒爲士有繼世之義諸侯之子亦繼世象父祖之賢雖繼世象賢亦無生而貴者行士冠礼故記之於此也云能法先祖之賢者凡諸侯出封皆由有德若周禮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世封皆加一等出爲五等諸侯卽爲始封之君是其賢也於後子孫繼立者皆不毀始祖之廟是象先祖之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疏（注殺猶至小官○釋曰記人記此者欲見仕者從士至大夫而冠無大夫冠禮者也云以官爵人者以用也謂用官爵命於人也云德之殺也者殺衰也以德大小爲衰殺故鄭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官者管領爲名爵者位次高下之稱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疏（注今謂至始也○釋曰記人記此者欲見自上所陳冠礼以士爲本者曰無生而貴皆從士賤者而升也云死而謚今也者以士生時雖有爵死不合有謚若死而謚之正謂今周衰之時也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者古謂殷以前夏之時士生無爵死無謚是士賤今古皆不合有謚也鄭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者以記者自云今也）

明還標周衰記之時案礼運云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周衰也自此以後始有作記故云周衰記之時也云古謂殷者周時士有爵故知古謂殷云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者對周士生有爵死猶不謚也云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謚耳下大夫也者案周禮掌容職云羣介行人宰史以其爵等爲之牢礼之陳數鄭注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羣介行人皆士故知周士有爵雖有爵死猶不謚卿大夫以上則有謚今也云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者解經死而謚今也云謚之由魯莊公始也者案礼記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若然作記前莊公誄士至記若亦行之故此禮云死而謚今也故鄭云今謂周衰之時也案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注云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以此而言則殷大夫以上死有謚而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伯仲死謚周道也者殷已前皆因生號爲謚若堯舜禹湯之屬是也因生號以謚故不得謚名周禮死則別爲謚故云死謚周道也

儀禮注疏卷第二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徃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疏（釋曰鄭知是上娶妻之禮者以記云記士昏禮故知是士娶妻鄭云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采七在反○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徃來）疏（昏禮至用鴈○釋曰從此下至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陳納采問名之禮云下達者謂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女氏之家通辭徃來女氏許之乃遣使者行納采之禮也言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唱陰和之義故云下達謂以言辭下通於女氏也是以下記昏辭云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注云稱有惠明下達謂此下達也云納采用鴈者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是也唯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且三礼不云納言納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內納之義若然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氏已許故不言納也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徃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礼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其昏礼有六尊卑皆同故左氏莊公二十二年經書冬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礼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礼也故譏之彼無納吉者以莊公在母喪內親行納幣非禮之事故闕其納吉以非之也○注達通至徃來○釋曰鄭云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礼者欲見納采之前有此下達之言也案周禮地官有媒氏職是天子

（之宮則諸侯之國亦有媒氏傳通男女使成婚姻故云媒氏也云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此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故鄭注其意云取順陰陽往來也順陰陽往來者鴈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鴈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昏礼用鴈引詩者證須媒下達之義也云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者詩云匪媒不得是由媒也其行五禮自納采已下皆使使往是交接設紹介也云皆所以養廉恥者解所以須媒及設紹介者皆所以養成男女使有廉恥也使媒通之媵御沃盥交之等皆是行事之漸養廉恥之義也）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爲于僞反處昌慮反）疏（主人至右几○釋曰此女將受男納采之礼故先設神坐乃受之○注主人至首尾○釋曰云筵爲神布席也者下文禮賓云徹几改筵是爲人設席故以此爲神席也云戶西者以戶西是賓客之位故爲尊處也必以西爲客位者以地道尊右故也知父禮於禰廟者以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也云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者案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是統於人今以神尊不統於人取地道尊右之義故席西上几在右也云席有首尾者以公食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席有首尾也）使者玄端至（使所吏反注使者同○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玄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莫音暮）疏（注使者至緇裳○釋曰云使者夫家之屬者案士冠賛者於中士下士差次爲之此云夫家之屬亦當然假令主人是上士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屬是下士上人是下士屬亦當是下士礼窮卽同也云玄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者此亦如士冠禮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也但士以玄端祭廟今使者服玄端至亦於主人廟中行事故云又服以事其廟也云有司緇裳者案士唯有三等之裳玄裳黃裳緇裳此云緇裳者卽玄裳者矣以其緇玄大同小異也然士有三等裳今直言玄裳者據主人是上士而言案士冠云有司如主人服則三等士之有司亦如主人服也）擯者出請事入告（擯者有司佐礼者請猶問也礼不必

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疏（注擯者至慎也○釋曰云擯者有司佐禮者案士冠禮有司並是主人之屬及羣吏佐主人行禮之人故知此擯者亦是主人有司佐禮者也在主人曰擯云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者案論語云無必故云不必事也以其前已有下達之事今使者來在門外是知有皆事也而猶問之重慎也）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入（門外大門外不荅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疏（主人至揖入○釋曰案士冠禮主人迎於大門外云主人西面賓東面此及鄉飲酒鄉射皆不言面位者文不具耳當亦如士冠也○注門外至盛禮○釋曰知門外是大門外者以其大夫唯有兩門寢門大門而已廟在寢門外之東此下有至于廟門明此門外是大門外可知也云不荅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礼者此士卑無君臣之禮故賓雖屬吏直言不荅拜不言辟君諸侯於使臣則言辟是以射禮擯迎入門公拜賓辟不荅拜公食大夫主爲賓已故賓荅拜稽首亦辟乃拜之以其君尊故也）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旣曲北面揖當碑揖）疏（注入三至碑揖○釋曰凡入門三揖者以其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堂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但士冠注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此注至內霤將曲揖旣曲北面揖當碑揖文不同者鄭舉二文相兼乃足也三者禮之大節尊卑同故鄉飲酒鄉射聘禮公食大夫皆有此三揖之法但注有詳略耳）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庪君委反）疏（主人至再拜○釋曰賓則使者也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者主人不言當阿則如鄉飲酒主人當楣再拜○注阿棟至爲庪○釋曰案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無

（云當阿者楣此云當阿故云示親親也凡士之廟五架爲之棟北一楣下有室戸中脊爲棟棟南一架爲前楣楣前接檐爲庪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故云是制五架之屋也鄉大夫射於庠庠則有室故物當前楣士射於序序則無室故物當棟此士之廟雖有室其棟在室外故賓得深入當之也）授于楹間南面（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疏注授於至授也○釋曰楹間謂兩楹之間賓以鴈授主人於楹間者明和合親好令其賓主遠近節同也凡賓主敵者授於楹間不敵者不於楹間是以聘禮賓覿大夫云受幣于楹間南面鄭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聘禮及云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至禮賓及賓私覿皆云當東楹是尊卑不敵故不於楹間也今使者不敵而於楹間故云明爲合好也云南面並授也者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俱南面並授也）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吏之尊者疏賓降至老鴈○釋曰授鴈訖賓降自西階出門主人降自阼階授老鴈於階立待後事也○注老者羣吏之尊者○釋曰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士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左氏傳云執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禮記大夫室老行事皆是老爲家臣之貴者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擯者出請（不必賓之事有無疏注不必至有無○釋曰此主人不知賓有事使擯出請者亦是不必賓之事有無也）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古文禮爲醴疏賓執至初禮○釋曰此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又使還須卜故因即問名乃還卜之故云一使也云主人許者擯請入告乃報賓賓得主人許乃入門升堂授鴈與納采禮同故云如初禮也○注問名至爲醴○釋曰言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不記問名辭云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以姓氏爲名者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故孔安國注尚書以舜爲名鄭君目錄以曾子爲姓名亦據子爲名皆是名號爲名者也今以姓氏爲名亦名號之類也鄭云將歸卜其吉凶者據下記文也）擯者

出請醴賓（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疏注此醴至厚之○釋曰此下至送于門外再拜主人禮賓之事云此醴亦當爲禮者亦士冠禮賓爲醴字後已破爲禮故云亦以此醴酒禮賓字從醴者以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不取用醴爲醴之義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亦如之注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聘禮卿亦云無擯注云無擯辭君大夫已上尊得有禮擯兩名士以下卑惟稱禮也）賓禮辭許（禮辭一辭疏注禮辭一辭○釋曰禮賓一辭許者主人禮賓之常法一鄉已行納采問名賓主人之情已通矣故略行一辭而已）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甒亡甫反○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鄉許亮反爲于僞反疏主人至房中○釋曰徹几改筵者於戶西禮神坐徹去其几於後授賓改設其筵設側尊甒醴在東房之中以禮賓也○注徹几至之設○釋曰經云東上者統於主人注云鄉爲神今爲人若爲神則西上爲人則東上不同故辨之云側尊亦言無玄酒者醴禮側無玄酒配之以其醴象大古質故士冠與此昏禮之等皆無玄酒也鄭知此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者此下云贊者酌醴加角柶明有篚盛之及云贊者薦脯醢則有籩豆可知但冠禮尊在服北南上則此尊與篚等亦南上故云如冠禮之設也）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荅拜（拂音弗校胡飽反辟房益反注同○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後几足辟逡遁古文校爲枝○拭音式逡七旬反遁音旬疏主人至荅拜○釋曰云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云主人北面再拜者拜賓至此堂飲之是以公食大夫燕禮鄉飲酒鄉射大射皆云拜至並是拜賓至此堂也但燕禮大射公食大夫皆云至再拜先言至者欲見賓及乃拜）

之是有尊卑不敵之義餘皆言拜至至在拜卜者體敵之義也若然此爲禮賓有拜至者前雖有納采問名之事以昏礼有相親之義也故雖後亦拜至也聘禮享禮及禮賓不拜至者聘禮不取相親之義故不拜至是以彼鄭注云以賓不於此始至也云主人拂几者此拂几雖不言外拂內拂又不言三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前注云衣袖謂之袂推拂去塵示新云拂者外拂之也則此亦外拂之三也凡行禮敵者拂几皆若此卑於尊者則內拂之故聘禮云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鄭云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是也若然冠禮賓無几者冠禮比昏爲輕故無几鄉飲酒鄉射及燕賓賓輕故無几聘賓及公食大夫賓重故有几也云授校者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授設皆然是以聘禮宰夫奉兩端以進有司徹云尸進二手受於手間注云受從手間謙也雖不言兩手兩手授之可知又案聘禮云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賓進訝受几於筵前以此言之公尊中執几以一手則賓以兩手於几兩端執之也而此亦賓主不敵授校者昏禮異於餘禮云拜送者此當再拜送君於聘賓則一拜故聘禮云公一拜送鄭注云公尊也是也此几以安體非已所得故賓受訖然後荅拜下經受醴之時先拜乃受者彼是入口之物已所當得故先拜乃受之云賓以几辟者以賓卑故以几辟聘禮賓卑亦云以几辟有司徹不云以几辟者尊尸故也覲禮不云以几辟者尊王使也凡授几之法受時或受其足或受于手間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爲異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注拂拭至爲校○釋曰鄭知校几足者既夕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故知校是几足也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柶音四○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擖）疏注贊佐至作擖○釋曰云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者案冠禮云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此與冠禮同故知如冠禮矣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枋彼命反○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疑魚乙反爲于僞反下巾爲益爲同）疏注主人至食起○釋曰經雖云主人西北面知疑立者鄉飲酒云主人阼階東疑立明此亦然也凡主人將授酒醴於筵前待賓即筵前乃授之此鄭云即筵謂就筵前與下賓即筵別也是以冠禮禮子及下禮婦皆於筵西受礼然礼賓進筵前受醴是不躐席之事也云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者但此筵爲行礼故拜及啐皆於西階也

贊者薦脯醢（薦進）**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二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荅拜**（觶之豉反啐七內反○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扱初洽反）疏贊者至荅拜○釋曰此經云坐奠觶遂拜言遂者因事曰遂因建柶興坐奠觶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礼礼子并醮子及此下礼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醴中有拜可知也○注即就至停也○釋曰鄭云祭以右手出于鄉射也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間者謂祭脯醢俎豆皆於豆間此及冠礼鄉飲酒鄉射燕礼大射皆有酒醢則在籩豆之間此注不言籩直言豆者省文公食大夫及有司徹豆多者則言祭於上豆之間也云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者案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此云謙敬示有所先先即本謂先世造此食者也云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者主人設饌望賓爲美之今客嘗之告旨是成主人意也

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疏賓即至人辭○釋曰此奠於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明皆升席南面奠也以南面奠者取席之正又祭酒亦皆南面並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礼礼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

（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于薦東也燕禮大射[illegible]君拗君祭酬酒故亦南面奠云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者案下記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是也）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去○從才用反後從者皆同）（疏）（注人謂至出去○釋曰鄭知人謂使者從者者以其此脯使者將歸故授從者也又知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去者以其賓位在西授脯文在出上故知西階下西面授之然後出去也）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復扶又反○）（疏）（納吉至采禮○釋曰案上文納采在前問名在後今此不云如問名而云如納采者問名賓不出大門故此納吉如其納采也○注歸卜至是定○釋曰鄭知義然者案下記云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凡卜筮皆於禰廟故然也未卜時恐有不吉婚姻不定故納吉乃定也）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纁許云反儷音麗○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今文纁皆作熏○純側其反）（疏）（納徵至吉禮○釋曰此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為贄故也是以孝經鉤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案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注徵成至作熏○釋曰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者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緇帛無過五兩鄭彼注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若彼據庶人空用緇色無纁[illegible]鄭云用緇婦人陰此玄纁俱有故云象陰陽備也[illegible]玉人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故鄭[illegible]言焉玄纁束帛者合言之陽奇陰耦三玄二纁[illegible]其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若試為大夫及幼為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以娶者大夫昏禮玄纁及鹿皮則同於士餘有

（異者無文以言也）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請音情又七井反○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和戶反）（疏）（請期至徵禮○釋曰請期如納徵禮納吉禮如納采禮案上納采之禮下至主人拜送於門外其中揖讓升降及禮賓送迎之重此皆如之○注主人至告之○釋曰婚之父使使納徵訖乃卜婚日得吉日又使使往女家告日是期由男家來今以男家執謙故遣使者請女家若云期由女氏故云請期女氏知陽倡陰和當由男家出故主人辭之使者既見主人辭遂告主人期日也是以下記云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注云某吉日之甲乙是告期之辭故鄭云辭即告也）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上起呂反注同肫音純又之春反髀步米反飪而甚反扃古螢反鼏亡狄反○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古文純為鈞髀為脾今文扃作鉉鼏皆作密○鄉許亮反胖音判飯扶晚反近附近之近竅苦弔反扛音江脾必爾反又毗支反鉉胡畎反）（疏）（期初至扃鼏○釋曰此文下盡合巹一節論夫家欲迎婦之時豫陳同牢之饌也云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者謂在乎寢門外也言東方北面是礼之正但數鼎故云北面北上則此及少牢皆是也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當門而不在東方者辟大夫故也今此亦東方不辟大夫者重婚礼攝盛也鼎不言北上直言北面上冠所云是也凡鼎陳於外者北面為正阼階下西面為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於門外西面者喪禮少寢在東方者未忍異於生時於大斂奠及朔月奠既夕陳鼎皆於大斂奠門外

（皆西面者亦是喪禮既夕變上記士虞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不在東者既葬鬼事之反吉故也公食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者以賓是外人內外統之○注期取至作密○釋曰云期取妻之日者此陳同牢之饌下云親迎之禮其中無厥明之文明是娶婦之日也云鼎三者升豚魚腊也者即經文自顯也云寢壻之室也者命士以上之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隅別各有門戶故經總云寢門外也云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者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若祭則升右也云去蹄蹄甲不用也者以其踐也穢惡也云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者案下文贊者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祭祭薦黍稷肺即此祭肺也下文云贊爾黍稷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即此舉肺脊也祭時二肺俱有生人唯有舉肺皆祭今此得有祭肺者禮記郊特牲論娶婦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故與祭祀同二肺也據下文先用祭肺後用舉肺此經先言舉肺後言祭肺者以舉肺脊長大故先言是以特牲少牢入鼎時舉肺脊在前云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者案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鄭注云氣主盛也但所尚不同故云周人尚焉云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者對祭肺未食時祭也云飯必舉之貴之也者但一身之上体總有二十一節前有肩臂臑後有肫胳脊在中央有三脊正脡橫脊而取中央正脊故云体之正凡云先以對後案特牲舉肺脊後食幹骼注云肺氣之主也脊正体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此不言先食啗之從彼可知也云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者釋經多之義云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據特牲記云魚十有五注云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則是尊卑同用十五而同鼎也云欲其敵偶也者夫婦各有七也此夫婦鬼神陰陽故同祭禮十五而去一若乎生人則與此異故公食大夫一命者七魚再命者九魚三命者十有一魚天子諸侯無文或諸侯十三魚天子十五魚也云腊兔腊也者少牢用麋腊士兔腊可知故曲禮云兔曰明視也云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者此或少牢云案少牢腊一純注云純猶全也凡牲體則用一胖不得云全其腊則左右體脊相配共

為一体故得全名也特牲少牢亦用全士喪大斂與士虞皆用左胖不全者喪禮略文今文鼏皆作密者鄭以省文故魚下綌冪總疊之故云皆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盥音管）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饌士戀反醯呼西反敦音對○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食音嗣齊才計反下同）疏（注醯醬至春時○釋曰鄭知以醯和醬者得醯者無醬得醬者無醯若和之則夫妻皆有是以知以醯和醬也云生人尚褻味者此文與公食皆以醯和醬少牢特牲不言之故云然也引周禮釋敦皆有蓋者飯宜溫比春時故也）

大羹湆在爨（大如字又音太湆去急反爨七亂反○大羹湆煮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爨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今文湆皆作汁○大音泰）疏（注大羹至作汁○釋曰湆與汁一也知大古之羹無鹽菜者左傳桓二年臧哀伯云大羹不致禮記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謂不致五味故知不和鹽菜唐虞以上曰大古有此羹三王以來更有鉶羹則致有五味雖有鉶羹猶存太羹不忘古也引周禮證太羹須熱故在爨臨食乃取也）

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墉音容綌去逆反勺上灼反○墉墻也禁所以廢甒者玄酒不忘古也綌粗葛今文枋作柄）疏（注墉墻至作柄○釋曰云禁所以廢甒者士冠云甒此亦士禮雖不言甒然此尊亦甒也廢承於甒云禁者因為酒戒故以禁言之也云玄酒不忘古也者古謂黃帝以前以禮運云汙尊而抔飲謂神農時雖有黍稷未有酒醴則神農以上以水為玄酒也禮運又云後聖有作以為醴酪據黃帝以後雖有酒醴猶是不忘古也）

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巹音謹○無玄酒者略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匏白交反酳以兩反）疏（注無玄至曰爵○釋曰云無玄酒者略之者此對上文夫婦之尊有玄酒此尊非為夫婦設略之也云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者據上文玄酒知之云

（一升曰爵者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也）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袘以豉反又音移從才用反乘繩證反○主人壻也婿爲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炤道○迎魚敬反緣以絹反炤音照）〔疏〕（主人至前馬○釋曰自此至俟于門外論婿親迎之節○注主人至炤道○釋曰云主人婿也者以其親迎向女家女父稱主人男稱婿已下皆然今此未至女家仍據男家而言故云主人是擬爲婦主故下親迎至男家婿還稱主人也云爵弁而纁裳者以爵弁亦冕之類故亦纁裳也云玄冕之次者鄭注周礼弁師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故云冕之次也云大夫以上親迎冕服者士家自祭服玄端助祭用爵

弁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攝盛則卿大夫朝服以自祭助祭用玄冕親迎亦當玄冕攝盛也若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侯伯子男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也孤卿大夫士爲臣卑復攝盛取助祭之服以親迎則天子諸侯爲尊則衮矣不須攝盛宜用之家祭之服則五等諸侯玄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玄冕天子親迎當服衮冕矣是以禮記郊特牲云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以社稷言之據諸侯而說故知諸侯玄冕也其於孤卿雖絺冕以助祭至於親迎亦用玄冕臣乃不得過君故也云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者郊特牲文云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者鄭言纁裳者衣緇衣言緇衣即玄衣大同故也上士冠陳爵弁服云緇衣緇帶此文有緇袘與衣帶二字故云空其文以袘著緇者欲見袘與衣帶色同故云俱用緇也云袘謂緣者謂純緣於裳故字從衣云袘之言施者義取施及於物故作袘也云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者男陽女陰男女相交接示行事有漸故云象陽氣下施故以衣帶上体同色之物下緣於裳也云從者有司也乘貳

車從行者也者以士雖無臣其僕隸皆曰有司從乘貳車從婿大夫已下有貳車士無二車此有二貳是攝盛也云墨車漆車者案巾車注云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則士之棧車漆之但無革爲異耳案考工記云棧車從其弁鄭云無革鞔又云飾車欲其侈鄭云革鞔則大夫以上皆有革鞔則得飾車之名飾者革上文有漆飾士卑無飾雖有漆不得名墨車故唯以棧車爲名若然自卿已上更有異飾則又名玉金象夏篆夏縵之等也云士乘墨車攝盛也者案周禮巾車云一曰王路以祭祀又云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士乘大夫墨車爲攝盛則大夫當乘卿之夏縵卿當乘孤之夏篆已上有木路質而無飾不可使孤乘之禮窮則同也孤還乘夏篆又於臣之外特置亦是尊尊則尊矣不欲攝盛若然庶人當乘士之棧車則諸侯天子尊則尊矣亦不欲攝盛依巾車自乘本車矣玉路祭祀不可以親迎當乘金路矣以攝言之士之子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尊適子皆與父同庶子宜降一等也）婦車亦如之有裧（裧昌占反○亦

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裧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共音恭○）〔疏〕（注亦如至有蓋○釋曰婦車亦墨車但有裧爲異耳曰士妻之車夫家共之者即此是也云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者案宣公五年冬左傳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休以爲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士昏皆據士禮無反馬盡失之矣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此婦乘夫家之車謂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女嫁留其車可知今高固大夫反馬大夫亦留車禮雖散言以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婿之義高固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以此鄭箴膏肓言之則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若然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蓋

脊肯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若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凡婦車之法自士已上至孤卿皆與夫同有襚爲異至於王后及三夫人并諸侯夫人皆乘翟車案周禮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又云翟車輦車鄭注云詩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茀之車以朝見於君成之也此翟茀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車又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以此差之王后始來乘重翟則三公夫人用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用翟車若然巾車安車次厭翟在翟車之上者以其安車在宮中所乘有容蓋與重翟厭翟有屈退之在下其實安車無翟飾不用爲嫁時所乘也三夫人與三公夫人當用翟車九嬪與孤妻同用夏篆世婦與卿大夫妻同用夏縵女御與士妻同用墨車也其諸侯夫人姪娣及二媵并姪娣依次下夫人一等爲差也云襚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者案巾車職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謂之潼容後鄭從之衛詩云漸車帷裳是山東名幃裳也云車有容則固有蓋者巾車云有容蓋容蓋相配之物此既有襚之容明有蓋可知故云固有蓋矣

至于門外

婦家大門之外疏注婦家大門之外。釋曰知是大門之外者以下有揖入乃至廟廟乃大門內故知此大門外也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疏注主人至布席○釋曰以先祖之遺體許人將告神故女父先於廟設神席乃迎婿也

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

袡如占反○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髲皮義反追丁回反編必連反袗之忍反疏注次首至非常○釋曰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注云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者案彼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言所謂謂知少牢主婦髲鬄也又云外內命婦衣鞠衣檀衣者服緣衣緣衣者服次其副唯於三翟祭祀服之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褖衣助祭之服也若然案內司服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沙素沙與上六服爲衰五等諸侯上公夫人與王后同侯伯夫人自揄翟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翟而下案玉藻有鞠衣襢衣褖衣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其三夫人以下內命婦則三夫人自闕翟而下九嬪自鞠衣而下世婦自襢衣而下女御自褖衣而下嫁時以服之諸侯夫人無助天子祭亦各得申上服與祭服同也云純衣絲衣者此經純亦是絲理不明故是絲體也云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者此鄭欲見既以純爲絲恐色不明故云女從袗玄則此絲衣亦同女色矣云袡亦緣也者上纁裳緇袘袘爲緣故云袡亦緣也云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者婦人陰象陰氣上交於陽亦取交接之義也云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礼爲此服者此純衣即褖衣是士妻助祭之服尋常不用纁爲袡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爲此服云喪大

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者以其始死招魂復魄用生時之衣生時無袡知亦不用袡明爲非常所服爲盛昏禮故服之引之者證袡爲非常服也然鄭言凡婦人服不常施袡者鄭欲見王后已下初嫁皆有袡之意也

姆纚笄宵衣在其右

姆亡候反又音母纚山買反○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縚他刀反綃音消別彼列反疏姆纚至其右○釋曰此經欲見女既在房須有傳命者之美也○注姆婦至婦禮○釋曰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婦人年五十陰道絕無子乃出之案家語云婦人有七出不順父母出淫出妬出無子出惡疾出多言出竊盜出又莊二十七年何休注公羊云無子棄絕世也淫佚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妬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又家語有三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休云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休云不背德也有

所受無所歸不去休云不窮窮也休又云喪父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發人倫也是五不娶又案易同人六二鄭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其天子之后雖失禮鄭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若其無子不發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發之然就七出之中餘六出是無德行不堪教人故無子出能以婦道教人者以爲姆既教女因從女向夫家也云若今時乳母者漢時乳母與古時乳母別案喪服乳母者擇大夫子有三母子師慈母保母其慈母闕乃令有乳者養子謂之爲乳母死爲之服緦麻師教之乳母直養之而已漢時乳母則選德行有乳者爲之并使教子故引之以證姆也云纚縚髮者此纚亦如士冠纚以繒爲之廣充幅長六尺以縚髮而紒之姆所以異於女者女有纚兼有次此姆則有纚而無次也云笄今時簪者法漢爲況義也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者引詩以爲證也云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者此衣雖言綃衣亦與純衣同是禒衣用綃爲領故因得名綃衣也必知綃爲領者詩云素衣朱綃詩又云素衣朱襮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襮襮既爲領明朱綃亦領可知案上文云女禒衣下文云女從者畢袗玄皆是禒衣則此綃衣亦禒衣矣女與女從禪黼領此姆以玄綃爲領也若然特牲云綃衣者謂以綃繒爲衣知此綃爲領者以下女從者云被穎黼襮領明此襮領也云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者案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地道尊右之義故姆在女右也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穎黼在其後

被皮義反穎苦迥反黼音甫○女從者謂姪娣也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穎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姪大結反又丈一反娣大計反禪音丹襮音博刺七亦反

【疏】女從至其後○釋曰此是女從之人在女後爲尊卑威儀之事也○注女從至常服○釋曰知女從是姪娣者案下文云雖無娣媵先鄭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爲之媵即此女從故云女從者謂姪娣也云詩者韓奕篇引之證娣姪之義也云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者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旅一也故云同玄上下皆玄也同者即婦人之服不殊裳云穎禪也者此讀如詩云褧衣之褧故爲禪也引詩爾雅周禮者證黼得爲領之義也黼謂刺之在領爲黼文名爲襮故云黼領謂之襮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者案周禮內司服云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又注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故云諸夫人狄衣也云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者以士妻言被明非常故知大夫之妻刺之常也不於后夫人下言領於卿大夫妻下乃云刺黼爲領則后夫人亦同刺黼爲領也但黼乃白黑色爲之若於衣上則畫之若於領上則刺之以爲其男子冕服女畫而裳繡皆刺之其婦人領雖在衣亦刺之矣然此士妻言被禪黼謂於衣領上別刺黼文謂之被則大夫以下刺之不別被之矣案禮記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彼天子諸侯中衣有黼領服則無之此今婦人事華飾故於上服有之中衣則無也云如今偃領矣者舉漢法鄭君目驗而知至今已遠偃領之制亦無可知也云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者對大夫已上妻則常服有之非假也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再拜賓東面荅拜

賓壻

【疏】主人至荅拜○釋曰此言男至女氏之大門外女父出迎之事也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爲于僞反

【疏】主人至降送○釋曰此言女父迎賓壻入廟門升堂父迎出大門之事也云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者此時當在房外當楣北面知在房戶者見隱元年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何休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代漸文迎於房者親親之義也○注賓升至不參○釋曰云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爲授文耳者案納采降階上拜至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轉相如皆拜獨於此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可知云主人不降送禮不參者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送主人不送者以其禮不

（參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疏（注壻御至人綏○釋曰云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曲禮文今壻御車即僕人禮僕人合授綏姆辭不受謙也）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如字下記同○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今文景作憬○令力呈反憬音景）疏（注乘以至作憬○釋曰云乘以几者謂登車時也几所以安體謂若尸乘以几之類以其初昏與尸同也云景之制蓋如明衣者案既夕禮明衣裳用布袂屬幅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此景之制無正文故云蓋如明衣直云制如明衣此嫁時尚飾不用布案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鄭云褧禪也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被以庶人用禪縠連引士妻紂衣則此士妻衣上亦用禪縠碩人是國君夫人亦衣錦褧衣則尊卑同用禪縠庶人卑得與國君夫人同用錦為文大著此士妻不用錦不為文大著故云行道禦風塵也）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壻家大門外○道音導）疏（注壻車至門外○釋曰云壻車在大門外者謂在婦家大門外知者以其婿於此始言乘其車故知也云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者並郊特牲文云門外壻家大門外者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故改為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則大門父之大門外也）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媵以證反奧烏報反御依注音訝下並同○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道音導）疏（婦至至盥交○釋曰此明夫道於婦入門升階及對席媵御沃盥之儀云主人揖婦以入者此則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是也云夫入

于室即席者謂壻也婦在尊西未設席壻既為主東面須設饌訖乃設對席揖即對席為前後至之便故也○注升自至其志○釋曰云升自西階道婦入也者以尋常賓客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妻俱升西階故云道婦入也云媵送也謂女從者也者即姪娣也云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者以其與婦夫為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知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者以其有南北二洗又云媵御沃盥交明知夫婦與媵御南北交相沃盥也）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別彼列反）疏（注執匕至載也○釋曰案特牲少牢公食與有司徹及此昏礼等執匕俎舉鼎各別入者此吉禮尚威儀故也士喪礼舉鼎右人以左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舉鼎人兼執匕俎者喪禮略也云從設者以從甥之事故從吉祭法也公食執匕俎之人入加匕於鼎陳俎於鼎南其匕與載皆舉鼎者為之特牲注云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則右人於鼎北南面匕肉出之左人於鼎西俎南北面承取肉載於俎士虞右人載者喪祭少變故在西方長者在左也今昏礼鬼神陰陽當與特牲禮同亦右人匕左人載遂執俎而立以待設也云匕所以別出牲體也者凡牲有体別為肩臂臑肫胳脊脅之等於鼎以次別匕出之載者依其体別以次載之於俎故云別出牲体也）北面載執而俟（執俎而立俟豆先設）疏（注執俎至先設○釋曰知俟豆先設者下文菹醢後乃云俎入設于豆東故知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略賤也）疏（注執匕至賤也○釋曰云至此乃著其位略賤也者案士冠未行事陳主人位訖即言兄弟及擯者之位於此初陳鼎門外時不見執匕者位至此乃著其位故言略賤也）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豆東菹醢之東）疏（注豆東菹醢之東○釋曰醬與菹醢俱在豆東不在醬東者醬東有黍稷故知在菹醢東也下文贊設黍于醬東稷

在其東。設湆于醬南。（餪要方也〔疏〕注餪要方也○釋曰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也）設對醬于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疏〕注對醬至特俎○釋曰婦東面設醬在南為右婦西面則醬在北為右皆以右手取之為便故知設之當特俎東也）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郤于敦南，對敦于北。（會古外反郤去逆反○啓發也今文啓作開古文郤為綌〔疏〕釋曰菹醢在其南北上者謂菹在醬南其南有菹有醢若婿醢在菹北從南向北陳為南上此從北向南陳亦醢在菹南為北上也云湆即上文大羹湆在爨者羹宜熱臨食乃將入是以公食大夫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由門入公設之于醬西是也又生人食公食大夫是也特牲士虞等為神設者為敬尸尸亦不食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下設者湆非飲食之具故無也少牢無湆者又不備有司徹有湆者賓尸禮褻故有之與少牢特異也云設湆于醬北者案上設婿湆於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於饌北

此設婦湆於醬北在特俎東餪內則不得要方上注云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云啓會郤于敦南對敦于北者取婿東面以南為右婦西面以北為右各取便也郤仰也謂仰於地也）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饌具也揖婦使即席薦菹醢〔疏〕注贊者至菹醢○釋曰知贊者西面告饌具者以其所告者宜告主人主人東面知西面告也云薦菹醢者以其儀禮之內單言薦者皆據籩豆而言也）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湆用指咂醬古文黍作稷○啜昌悅反咂子闔反〔疏〕贊爾至舉也○釋曰云祭舉食舉也者舉謂舉肺以其舉以祭以食故名肺為舉則上文云祭者祭肺也○注爾移至作稷○釋曰云爾移也者爾訓為近謂移之使近人故云移置席上便其食也案玉藻云食坐盡前謂臨席前畔則不得移黍於席上此云移置席上者鬼神陰陽故此昏禮從特牲祭祀云皆食食黍也者案特牲少牢祭舉食進乃飯此

先食黍乃祭舉相反者彼九飯禮成故先食黍以為導食氣此三飯禮略故不須導也此先爾黍稷後以肺特牲亦然以其士禮同也少牢佐食先以舉肺授尸乃爾黍者大夫禮與士異故也然士虞亦先舉肺脊後乃爾黍者喪禮與吉反故也云用者謂用口啜湆用指咂醬者以其大羹汁不用箸醬又不以箸故用口啜湆用指咂醬也）三飯，卒食。（飯扶晩反注及下同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為于偽反〔疏〕注同牢至禮也○釋曰云同牢親不主為食起者少牢十一飯特牲九飯而禮成此獨三飯故云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漱所又反演以善反〔疏〕贊洗皆祭○釋曰自此至尊否論夫婦食訖酳乃徹饌於房之節云主人拜受者婿拜當東面酳婦亦如之者婦拜當南面是以少牢云饗皆答拜鄭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故知婦拜南面若贊答

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云皆祭者祭先也○注酳至內尊○釋曰云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食者案特牲云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云酳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酳者尸既卒食欲頤衍養樂之又少牢云主人酌酒乃酳尸注云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三注不同者有詳略相兼乃具士虞亦是酳尸注直云酳安食也不言養樂及羨者喪故略之此三酳俱不言獻皆云酳直取其絜故注云漱所以絜口演安其所食亦順衍養樂之義知酳酌內尊者以下文云贊酌于戶外尊故知此夫婦酌內尊也）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嚌才計反○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炙之夜反〔疏〕釋曰案特牲少牢獻以肝從尸嚌之加于豆與此同禮之正也主人與祝亦以肝從加於俎加於豆者下尸故不敢同之也士虞獻尸尸以肝加於俎肴喪祭故鄭云加於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於味但此云實不云加異於祭故也）卒爵，皆拜。（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則女人拜尚右手）贊答拜，受爵。再酳

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亦無從也疏注亦無從也○釋曰卒爵皆拜贊答拜者獻主處也云再酳如初考如合贊洗爵以下至答拜受爵也云亦無從也者三酳用巹亦如之亦自贊洗爵至受爵鄭直云亦無從用巹文承再酳之下明如事事如再酳以其初酳有從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無從故鄭以亦無從言之其實皆同再酳也）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贊酌者自酢也疏釋曰言皆者皆夫婦也三酳乃酌外尊自酢者皆是略賤者也既合巹乃用爵不嫌相襲爵明更洗餘爵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面之位疏注復尊西南面之位○釋曰直云主人出不云處所案下文云主人說服于房矣則此時亦東房矣云復尊西南面之位者婦人不宜出復入故因舊位而立也）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為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爲于僞反疏釋曰經云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雖據豆俎而言理兼於尊矣故云徹尊不設有外尊明徹中無尊也云尊否者唯尊不設于房中而言也知為媵御餕之者下文云媵餕主人之餘已下是也）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授姆授巾（說吐活反○巾所以自絜清今文說作稅○稅詩銳反疏釋曰自此至呼則聞論夫婦寢息及媵御餕之事也云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者與沃盥文同亦是交接有漸之義也疊今文爲稅不從者稅是追服之言非脫去之義故不從也）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衽而甚反○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覸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覸古遍反疏注衽臥至作趾○釋曰衽于奧主于婦席使御布婦席使媵布夫席此亦示交接有漸之義也云衽臥席也者案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云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被衽稱趾明趾臥席也若然前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夫在東婦在西易處者前者示有陰陽交會有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往就陰故男女各於其方也云孟子者案孟子離婁篇

云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注云瞷視也彼瞷爲視亦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引之者證婦人稱夫爲良人之義也云古文止作趾者雖疊古文趾爲是亦一義也）主人入親說婦之纓（說吐活反○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著陟略反疏注入者至未聞○釋曰知從房還入室者夫前出說服於房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者案曲禮云女子許嫁纓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據此諸侯文而言但言十五許嫁則以十五爲限則自十五以上皆可許嫁也云明有繫也者纓是繫物爲之明有繫也云蓋以五采爲之者以周禮巾車職五路皆有繁纓就數鄭注纓皆用五采罽爲之此纓雖用絲爲之當用五采但無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其制未聞者此纓與男子冠纓異彼纓垂之兩傍結其頤此女子纓不同於彼故云其制未聞但纓有二時不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鄭注云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使也此是幼時纓也內則又云婦事舅姑子事父母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是婦人女子有二時之纓內則示有繫屬之纓即許嫁之纓與此說纓一也若然笄亦有二等案問喪親始死笄纚注據男子去冠仍有笄與婦人之笄並有女髮之笄也爵弁皮弁及六冕之笄皆是固冠冕之笄是其二也）燭出（昏禮畢將臥息）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外尊房戶外之東尊疏釋曰亦陰陽交接之義云酌外尊者咸不敢與主人同酌內尊也）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爲尊者有所徵求今文侍作待疏釋曰不使御侍于戶外供承夫婦者以女爲主故使媵侍于戶外也）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見賢遍反注及下皆同○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疏夙興至俟見○釋曰自此至授人論婦見舅姑之事云纚笄宵衣者此則特牲主婦宵衣也不著純衣纁袡者彼嫁時之盛服今已成昏之後不可使服故退

（[illegible]○注夙早至異宮○釋曰[illegible]之晨[illegible]日昏時成礼此經言夙興故知是[illegible]之晨旦[illegible]也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者因訓[illegible]之也云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者案[illegible]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今鄭知十五為限者以其十五成童是以鄭注喪服亦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則不隨父嫁故知十五以後乃異宮也鄭言此限者欲見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俟見不得行言舅姑寢門外也）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古文舅皆作咎）疏（注質平至作咎○釋曰此經論設舅姑席位所在鄭知房外是房戶外之西者以其舅在阼阼當房戶之東若姑在房戶之東即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見下記云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戶外女出於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得女出於母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笲音煩○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𥰭籚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衣於既反筥居呂反籚音盧）

疏（婦執至于席○釋曰此經論婦從舅寢門外入見舅之事也必見舅用棗栗見姑以腶脩者案春秋莊二十四年經書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公羊傳云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礼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注云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贄見姑以腶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正是用棗栗腶脩之義也案雜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注云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上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又云見諸父各就其寢注云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略也○注笲竹至授也○釋曰知笲竹器者以字從竹故知竹器知有衣者下記云笲緇被纁裏加于橋注云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舅以飾為敬是有衣也云如今之筥𥰭籚矣者此舉漢法以況義但漢法去今已遠其狀無已可知也云進拜者進東面乃拜者謂從西階進至舅前而拜云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者案）

（下姑奠于席不[illegible]而云舅尊不敢授者但舅直撫之而已至姑則親舉之親舉者若親授之然故於舅得云尊不敢授也）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古洽反）疏（注還又至俠拜○釋曰云先拜處者謂前東面拜處也云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者謂若士冠冠者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母於子尚俠拜則不徒此婦於舅可已故廣言婦人與丈夫行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腶丁亂反○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疏（降階至授人○釋曰此經論婦見姑之事○注人有至徹之○釋曰云人有司者凡行事者皆主人有司也知舅則使宰徹者此見下記云舅答拜宰徹是也）贊醴婦（醴當為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疏（注醴當至厚之○釋曰自此至於門外論舅姑堂上禮婦之事云醴當為禮者士冠內則昏義諸文醴皆從禮者案司儀注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又案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

酢之等用鬱鬯不言王鬯再祼而酢而言禮則此諸文雖用醴禮賓不得即言也人醴賓故皆從上於下曰禮辭之）席于戶牖間（室戶西牖東南面位）疏（釋曰知義然者以其賓客位於此是以禮子禮婦禮賓客皆於此尊之故也）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魚乙反○疑正立自定之貌）疏（注疑正立自定之貌○釋曰云婦疑立于席西者以其禮未至而無事故疑然自定而立以侍事也若行禮之閒而立則云立不行云疑立也）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冠古亂反下醮冠子同）疏（贊者至脯醢○釋曰云面枋出房者以其贊授故面枋冠禮贊酌醴將授賓則面葉賓受醴將授子乃面枋也此婦又拜并下經婦又拜者皆俠拜也○注婦東至之禮○釋曰云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者案冠禮禮子與此禮婦俱在賓位故禮子南面受醴此則東面不同故云）

（之然內面者以向賓拜此東面者以舅姑在東亦而之沂也）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荅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疏（注奠于至氏人○釋曰鄭知奠者升席奠之者見上冠禮禮子禮賓皆云即筵奠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明此奠時升席南面奠乃降北面取脯降出授人云親徹且榮得禮者言且兼二事何者下饗婦之俎不親徹又自出門授人云親徹且榮得禮下饗不親徹俎者於禮時禮訖故於後略之知人是婦氏人者以其在門外婦往授之明是婦氏之人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其位反○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取七住反○則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為上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並當作併）疏（舅姑至女禮○釋曰自此至之錯論婦饋舅姑成孝養之事云其他如取女禮者則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異者彼則有魚腊并稷此則無魚腊與稷彼男東面女西面別席其醬醢菹夫則南上婦則北上今此舅姑共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異也○注側載至作併○釋曰豚載皆合升若成牲載一胖是常將云側止乃載胖故云側但周人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以奠云異尊卑者也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為上夾同牢男女東西相對各上其右也云其他謂醬湆菹醢者以同牢時夫婦各有此四者今以饋舅姑亦各有此四物故云必同牢時也雖不言酒既有饋明有酒在其他中酒在內者亦在北牖下外尊亦當在房戶外之東鄭不云者略耳）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疏（注贊成祭者授處之○釋曰贊成祭者謂授之又處置令知在於豆間也）席于北墉下（室中北墉下）疏（釋曰此席將為婦餕之位處也）婦徹設席前如初西

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者嫌淬汙○淬七內反本或作染如字汙之）疏（婦徹至易醬○釋曰婦徹設于席前如初西上者此直餕餘舅辭易醬者舅尊故也不餕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褻言西上者亦以右為上也○注婦餕至淬汙○釋曰言將者事未至以其此始言婦餕之意至下文婦餕姑之饌乃始餕耳云辭易醬者嫌淬汙者以其醬乃以指咂之淬汙也）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奠于篚）疏（注奠之奠于篚○釋曰云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者御贊婦祭之也鄭知奠之於篚者此云如取女禮取女有篚明此亦奠之于篚可知也）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為姑○從才用反）疏（注古者至為姑○釋曰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為媵鄭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是據大夫士言也云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者解經云雖無娣媵先之義以其若有娣乃先媵即姪也云猶先媵客之也者對御是夫之從者為後若然姪與娣俱名媵今言雖無娣媵先似娣不名媵者但姪娣俱是媵今去娣外唯有姪姪言媵先以對御為非對娣也稱媵以其姪娣俱是媵也云始飯謂舅姑者舅姑始飯而今媵餕舅餘御餕姑餘是交錯之義若媵御沃盥交也舅姑為飯始不為餕始俗本云與始餕之錯者誤也）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絜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受

（使人舉爵○勞功報反）疏（注以酒至舉爵○釋曰自此至歸俎于婦氏人論饗婦之事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爲之知者見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鄭彼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二者故知此士同日可也此與上事相因亦於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同在客位也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者案下記云饗婦姑薦焉注云舅姑共饗婦舅獻姑薦脯醢但薦脯醢無盥洗之事今設此洗爲婦人不下堂也云姑洗於北洗洗者洗爵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云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者此經直云奠酬不言處所故云凡通鄉飲酒鄉射燕禮之等云燕則令使人舉爵者案燕禮獻酬訖別有人舉旅行酬是也饗亦用醴酒知者以下記云庶婦使人醮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是也若然知記昨醴婦者以記云庶婦使人醮之明適婦親之案上醴婦雖適使贊者親明記醮庶婦使人當饗節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爲主明代已）疏（注授之至代已○釋曰案曲禮云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事也云授之室昏義之文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疏（注言俎至得禮○釋曰案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也饗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婦俎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經雖不言牲既言俎所以盛肉故知有牲此婦氏人即上婦所授脯者也故上注引此婦氏人謂所授人爲一也）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疏（注送者至作帛○釋曰此一獻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知送者是女家有司者故左氏傳云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大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以此而言則尊無送卑之法則大夫亦遣

臣送之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云古文錦皆作帛者此及下文錦皆爲帛不從古文者禮有玉錦[illegible]此文則禮有贈錦之事故不從古文也）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疏（注婦人至速之○釋曰左氏傳云士有隸子弟士卑無臣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并己之子弟之妻妾但一尊無送卑故知婦人送者是隸子弟之妻妾也云凡饗速之者案聘禮饗食速賓則知此舅姑饗送者亦速之也凡速者皆就召之是以下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鄭云就賓館則賓自有館若然婦人送者亦當有館男子則主人親速其婦送者不親速以其婦人迎客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贈送也就賓館）疏（注贈送也就賓館○釋曰案莊公廿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鄭注喪服亦云古者大夫不外娶今云異邦得外娶者以大夫尊外娶則外交故不討士卑不嫌容有外娶法故有異邦送客也鄭知就館者贈賄之將就館故知此亦就館也）若舅姑既没則婦入

三月乃奠菜（没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菫音謹）疏（若舅至奠菜○釋曰自此至饗禮論舅姑没三月廟見之事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此言舅姑俱没者若舅没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没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案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云謂舅姑没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此言奠菜即彼祭於禰一也奠菜亦得稱祭者若學記云皮弁祭菜之類也○注没終至用菫○釋曰此注云奠菜者以篚案下云婦執笲菜篚即笲一也鄭知菜蓋用菫者舅姑存時用棗栗腶脩義取早起肅栗腶脩自脩亦取謹敬因内則有菫荁枌榆供養是以疑用菫故此云蓋也）

席于廟奥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疏（注廟考至墉下○釋曰案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周禮雖合葬及時同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几即同席此即祭於廟中而別席者此既廟見若生

（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是以今亦異席別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鄭知廟考妣廟者曾子問云擇日而見於禰又象生時見舅姑故知考妣廟也）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爲婦嘉美也皇君也疏釋曰洗在門外祝與婦盥而盥之者此亦異於常祭象生見舅姑在外外答乃入舅姑之寢故洗在門外也云祝帥婦以入者象特牲陰厭祝先主人入室也云某子者若張子李子也）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初洽反○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疏注扱地至稽首○釋曰云扱地手至地者以手至地謂之扱地則首不至手人與男子空首不同云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者婦人肅拜爲正今云扱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猶男子之稽首亦以中之重故以相況也案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

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振動謂戰栗變動之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玄謂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但九拜之中四者是正拜即稽首頓首空首肅拜是也稽首拜中之重是臣拜君之拜也頓首平敵相與之拜故左氏傳齊侯拜魯侯爲稽首魯君答以頓首齊於魯貞稽首答曰天子在無所稽首是臣於君以稽首故燕禮臣與君皆云稽首也空首者君答臣下拜也肅拜者婦人以肅拜爲正若以男子於軍中亦肅拜故左氏傳晉郤至云敢肅使者是也餘五者皆依於正拜振拜鄭云書曰王動色變者是也武王觀兵白魚入王舟王動色變武王於時拜天神爲此拜當稽首也奇拜既爲一拜是君答臣下之拜當以附空首也褒拜爲尸及神亦當附稽首也其吉拜先吉拜爲頓首後稽顙則吉拜當附頓首也凶拜亦爲先稽顙後吉拜之此周之二年之喪拜後爲吉拜當附稽首也左氏傳穆嬴抱太子適趙氏頓首於宣子者私求哀故不爲肅拜喪小記云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者爲重喪故亦不肅拜也）

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疏婦降至初禮○釋曰此爲來婦奠於姑設於北坐之前以見姑也○注降堂至於姑○釋曰不直云降而云降堂者則在階上故云降堂階上也云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者室事交乎戶禮器文彼子路與季氏之祭云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今此既是室之事當交於戶今乃交於階故云敬也云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者上文於舅言敢奠嘉菜不言告是舅尊於姑言告是姑卑也）

婦出祝闔牖戶（凡廟無事則閉之疏注凡廟無事則閉之○釋曰先言牖後言戶者先闔牖後閉戶故爲文然也以其祭訖則闔牖戶明是無事則閉之以其鬼神尚幽闇故也）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因於廟見禮之疏釋曰舅姑生時見訖舅姑使贊醴婦於寢之戶牖之間今舅姑沒者使老醴婦於廟之房中其禮則同使老及處所則別也○注因於廟見禮之○釋曰象舅姑生時因見禮之故此亦因廟見禮之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疏釋曰舅姑存舅姑自饗送者如上文今舅姑沒故壻無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贈錦之等）

記士昏禮

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埍女之夫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疏記士昏至無辱○釋曰凡言記者皆經不備者也○注用昕至來辱○釋曰云用昕使者謂男氏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云用昏壻也者謂親迎時也知辭無不腆者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云凡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是賓納徵之時不得謙虛爲辭注云主人不謝來辱者此亦是不爲謙虛教女正直之義也）

摯不用死皮帛

必可制（摯鴈也皮帛儷皮束帛也）疏釋曰云摯不用死者凡摯有用死者是以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摯即士摯雉今此亦是士禮恐用死鴈故云不用死也云皮帛必可制者可制爲衣物此亦是教婦以誠信之義也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鮒音附○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餒奴罪反）疏注殽全至剝傷○釋曰腊用鮮者義取夫婦日新之義云魚用鮒者義取夫婦相依附者也云殽必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此並據同牢時也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女子至稱字○釋曰女子許嫁謂年十五已上至十九已下案曲禮女子許嫁纓有笄無有纓示有繫屬此不言纓文不具也云醴之稱字者猶男子冠醴之稱字同是以禮記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是其義同也○注許嫁至其禮○釋曰知許嫁已受納徵禮也者以納采問名納吉三禮雖使者往來未成交親故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鄭據納徵唯未行請期親迎也二者要待女二十爲之云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者案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鄭注云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彼以非許嫁笄笄輕故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明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其儀如冠男也又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疏注祖廟至之家○釋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經直云祖廟鄭知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者以其諸侯立五廟太祖之廟不毀親廟四以次毀之經故云未毀與已毀是據高祖之廟而言故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共承高祖是四世緦麻之親若三世共曾祖是小功之親若共祖是大功之親若共禰廟是齊衰之親則皆教於公宮今直言緦麻者舉最疏而言親者自然教以於公宮可知也云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昏義文又鄭彼注云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緦麻也云宗室大宗之家言

者案喪服小記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適長者族人來宗事之者謂之宗者收族者也高祖之廟既毀與君絕服者則皆以大宗之家教之又小宗有四或繼祖或繼禰或繼曾祖或繼高祖此等至五代皆遷不就之教者小宗卑故也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鴈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疏注受鴈至女名○釋曰此亦記經不具者案經直云問名如納采之禮納采禮中無主人西面對事故記之也知受鴈於兩楹間南面者納采時賓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又云授于楹間南面問名如納采之禮故亦楹間南面授鴈於彼唯不云西面故記之也云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者此即西面對與拜時北面異處也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奉芳勇反○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于壻父）疏祭醴至反命○釋曰云祭醴者謂賛醴婦之時禮成於三其爲三祭之時始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爲兩祭故云又扱再祭是爲三也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者經直云降筵北面坐取脯不言用左右手故記之也謂先用右手取得脯乃用左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於西階下乃歸執以反命○注反命至壻父○釋曰知反命是此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者以下云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言凡非一則知四者皆有反命也以納采與問名同使親迎又無使者故據此四者而言也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之涉反注及下同○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爲門中阨狹西上中庭位併○辟必亦反爲于僞反阨於賣反狹音洽）疏納徵至注南○釋曰案經直云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則授幣得如授鴈之禮至於庭實之皮者皮無可相如故記之○注攝猶至位併○釋曰執皮者二人相隨而入至庭北面皆以西爲右一手執兩足毛在內故云內文云左首象生者案聘禮執皮者皆左首此亦執皮而左首故云象生與執禽者同故引曲禮執禽者左首爲証必象生者取婦人生息之義云隨入爲門中阨狹者皮當

（橫執之案匠人云天子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共二丈一尺此士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門中阨狹而執皮者又橫執之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並行也至中庭則稍寬故得俱北面西上也）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見賢遍反下注婦見皆同○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君人爲官長自由也○長丁丈反）疏（賓致至東壁○釋曰云釋外足者據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爲外受之則文見故釋外足見文也云受皮者取皮自東方出于後自左受者謂自東方出於執皮者之後至於左北面受之故云自左受也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今以後者先向東行故云逆退也○注賓致至由也○釋曰云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者以其上經納徵授幣如納吉之禮其目已具今言之者爲執皮者釋外足見文及士受皮時節不見故云賓堂上致命時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幣時主人之士

於堂下受取皮是其庭實所用爲節也云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但諸侯之士國皆二十七人依周禮典命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命與不命國皆分爲三等上九中九下九案周禮三百六十官皆有官長其下皆有屬官但天子之士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與諸侯之士異若諸侯上中下士同命今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據上士爲官長者若在人是中士則士是下士若士人是下士則士是不命之士府史之等此亦命與子男之士不命者别彼禮不得君簡策之命仍得人君口命爲士此則不得君命是官長自辟除者也案既夕筮與幣是士之府史則庭實皆統爲之云自由也者謂由執皮者之左也之）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疏（注女既至女也○釋曰此亦前經不具故記之云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者見於下文云蓋母薦焉者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醢故知父母醴女亦母薦脯醢重婚禮故母薦也）

（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者案士冠禮子冠子及此篇禮賓禮婦皆奠爵于薦東明此亦奠薦東也云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者見于上文云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者並約下文而言也）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疏（女出至不降○釋曰此訂亦經不具以母出房戶之西南面女出房西行故行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云母戒諸西階上者母初立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注必有至不忘○釋曰云託戒使不忘者謂託之衣笄恒在身而不忘持戒亦然故戒使不忘也下文父及庶母重行戒者並與此文相續成也此士禮父母不降送案桓公三年經書九月齊侯送姜氏讙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則似得下堂者彼諸侯禮與此異以其大夫諸侯天子各有昏禮故不同也）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持几者重慎之）疏（注持几者重慎之○釋曰上經

雖云婦乘以几不見從者二人持之故記之也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也）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屬音燭注同○屬注也玄酒涗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涗舒銳反）疏（婦入至加勺○釋曰經中唯置酒尊不見徹冪以下事故記之○注屬注至尊中○釋曰記云酌玄酒三注於尊謂於外器中酌取此涗水三度注於玄酒尊中禮成於三故三注之也云玄酒涗水貴新者案郊特牲云明水涗齊貴新也又云凡涗新之也是禮有貴新也今昏禮事至乃取之故云貴新也若然禮有玄酒涗水明水三者各逐事以物上名玄酒據色而言涗水據新取爲號其實一也以上古無酒用水爲酒後代雖有酒用之配尊不忘本故也明水者案周禮秋官司烜氏云以陰鑒取明水於月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注云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配尊之酒三酒加玄酒鬱鬯與五齊皆用明水配

（之郊特牲云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不言鬱鬯者記人文略也相對玄酒與明水別通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彼配鬱鬯五齊是明水名爲玄酒也以其俱是水故通言水也若天子諸侯祭礿得鬱鬯與五齊三酒並用卿大夫士祭直用三酒與玄酒無五齊與鬱鬯及明水若生人相禮不忘本亦得用以其用醴醴則五齊之中醴齊之類也）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笲（裏音里○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庪笲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鎬戶老反）疏（釋曰上經雖云笲不言表裏加飾之事故記之也）婦席薦饌于房（醴婦饗婦之席薦也）疏（注醴婦至薦也○釋曰此亦於經不見故記之但醴婦時唯席與薦無俎其饗婦非直有席薦并有俎俎則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今據醴婦時同有席與薦饌于房中者而言也）饗婦姑薦焉（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疏（釋曰經直言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時同明白不言姑薦故記之也）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疏（婦洗至面盥○釋曰經唯言北洗不言洗處及篚故記之也○注洗在至隅間○釋曰房與室相連謂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故云洗在北堂也云所謂北洗者經中所謂北洗也云北堂房半以北者以其南堂是戶外半以南得堂名則堂是戶外之稱則知此房半以北得堂名也知房無北戶者見上文云尊于房戶之東房有南戶矣燕禮大射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不言入房是無北壁而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云洗南北直室東隅者是南北節也云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者是東西節也）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男女不相因也）疏（釋曰謂舅姑饗婦時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嫌別人薦故記之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辟音避不敢與尊者爲禮）疏（釋曰此當在婦酢舅之上退之在下者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此對士冠鄉飲酒之等上與賓爲禮皆辭洗此則不敢也此事於經不見故記之也）凡婦人相饗無降

（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疏（注姑饗至在上○釋曰本設北洗爲婦人有事不下堂今以北洗及篚在上故不降經不言故記之也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故言凡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疏（注入夫至祭也○釋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若舅在無姑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若者謂姑六十亦傳家事任長婦婦入三月廟行祭菜之後亦得助夫祭故鄭云謂助祭也此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亦以經不見故記之也）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醮子召反○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適丁狄反下同共九用反）疏（注庶婦至適也○釋曰不饗者以適婦不醮而有饗今使人醮之以醮替饗故使人醮之不饗也云酒不酬酢曰醮者亦如庶子醮然知亦有脯醢者以其饗婦及醮子皆有脯醢故知亦有脯醢也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賛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亦東面拜受醮者亦北面拜送故云其儀則同也云不饋者共養統於敵也者謂不盥饋特豚以其共養統于適婦也）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貺音况妻七計反）疏（注昏辭至壻名○釋曰鄭知昏辭是擯者請事告之辭者以其言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是使告主人辭明知是擯者出門請事使者告之辭也知吾子謂女父者使人告擯者稱前已有惠貺其妻於壻某申明是女父仍得以女許人故知吾子女父也云明下達者此擯者稱有惠貺室即壻家舊已有辭下達女家見許今得言貺室也故引上文下達以釋此也引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證以女許人稱貺室室猶妻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壻父名也某使名也）疏（注某壻至名也○釋曰亦是使者門外通連上語告擯者之辭也以其使者稱向主人擯者故知上某是壻父下某是使者名也）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

某不敢辭（惷失容反○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古文弗爲不無能字）疏（注對曰至能字○釋曰鄭知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者以其上文賓告擯者辭下經致命主人明此是中間擯者出領賓告者辭下經致語入告主人擯者又領主人此語以告使者知也）致命曰敢納采疏（釋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辭若然亦當有主人對辭如納徵致命主人對辭不言之者文不具也）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疏（問名至誰氏○釋曰問名賓在門外請問名主人許無辭者納采問名同使前已相親於納采許昏說故於問名略不言主人所傳辭也是以於此直見賓升堂致命主人之辭也自此已下有納吉納徵請期之等皆有門外賓與擯者傳辭及升堂致命主人對或理有不須而言或理須辭而文不具以情商度義可皆知也○注某使至之女○釋曰知某使者名也者以使者對主人稱某既受命明是使者之名也云誰氏者謙也者以其下達乃納采則知女之姓矣

今乃更問主人女爲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是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也其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之三月名此名即姓號之名若尚書孔注云虞氏舜名舜爲謚號猶爲名辭之明氏姓亦得爲名若然本問名上氏姓故云誰氏也）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疏（對曰至敢辭○釋曰云吾子有命者正謂行納采問名使者將命來是已有命來擇即是且以備數而擇之也○注卒曰至之女○釋曰云卒曰某氏者主人終卒對客人辭當云某氏對使也云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者若是他女當稱女氏以荅今不言之者明是主人之女容舊知之故不對是以云明爲主人之女也）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爲于僞反○言從者謙不敢斥也今文於爲于）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將行）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人辭固如故）某辭不得命敢不

從也（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已之命）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婿父名）疏（注貺賜至父名○釋曰知某是婿父名者以其云命某加諸卜是婿父卜故知某是婿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音預注同○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疏（注與猶兼也○釋曰云我與在以其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吉可知故云我兼在占吉中也）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典常也法也）疏（釋曰吾子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者辭也云致命曰某敢納徵者是升堂致命辭也云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餘見納采）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

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度大各反億於力反卒七忽反期音朞）疏（請期至吉日○釋曰云某既申受命矣者申重也謂前納采已後每度重受主人之命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者今將成昏須及吉時但吉凶不相干若值凶不得行吉禮故云惟是三族死亡不可億度之事若值死時則不得娶及今吉時使某請吉日以成昏禮也○注三族至嫁子○釋曰鄭知三族是父已子三者之昆弟若大功之喪服內不廢成禮若期親內則廢故舉合廢者而言以其父昆弟則伯叔及伯叔母已昆弟則已之親兄弟子昆弟則已之適子庶子者皆已之齊衰期服之內親故三族據三者之昆弟也引雜記者見大功之末既葬則可以嫁子娶妻經云三族不據之矣今據父之昆弟期於子小功不得與子娶妻若於子期於父小功亦不得娶妻知今皆據婿之父而言若然已父昆弟於子爲小功而言此三族者已其子皆爲服

（期者亦據大判而言耳）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前受命者申前事也）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曰一某壻父名也）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疏（注某吉日之甲乙○釋曰云曰某日者是使者傳上人吉日之辭云某吉日之甲乙者謂以十日配十二辰若云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類故鄭略舉甲乙而言之也）對曰某敢不敬須（須待也）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執脯）疏（注告禮所執脯○釋曰知禮是所執脯者上文禮賓賓皆北面取脯降授從者今此云歸以反命故知禮是所執脯也）主人曰聞命矣○父醮子（醮子召反○子壻也）疏（注曰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不同者父禮女子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婦人外成故重之而用醴復在廟告先祖也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故輕之而用酒在寢知醮子亦不在廟者若以禮筵於戶西右几在神位今不言故寢可知也）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息亮反○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勖許玉反○勖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女音汝下同大音泰）疏（注勖勉至徽音○釋曰云以敬其為先妣之嗣者謂婦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詩大姒嗣徽音者大雅文王詩大姒者文王妃嗣繼徽美也要大姒所以繼先妣美音也引之者證敬其為先妣之嗣也）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疏（注賓壻至來迎○釋曰云命某某壻父名者以其經有二某命某某者是壻自稱之以對擯者也經云使某某者是壻名故不言也）○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

夜毋違命（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教命古文毋為無）疏（父送至違命○釋曰上送女之時父母俱戒訖今此記人又云此戒者當同是送女時并有此戒續成前女庶母所戒亦然以前後語時不同故記人兩處記之但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母云戒也然案此注有云命姑舅之教命有姑字者傳寫誤也云古文毋為無不從者以許氏說文毋為禁辭故從經今文毋為正也）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衿其鴆反帨舒銳反○帨佩巾）疏（釋曰宮事謂姑命婦之事若內宰職云后教六宮婦人稱宮故也）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步干反愆去連反○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盛音成重直用反識申志反）疏（注庶母至行之○釋曰云男鞶革女鞶絲者內則文男女用物不同故并引男子鞶革於經無所當也云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者案內則云箴管線纊施鞶袠鄭云鞶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是鞶以盛帨巾之屬此物所以供事舅姑故云謹敬也云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者前文父戒以衣笄此經母施衿結帨庶母直示之以衿鞶不示以衣笄故鄭決之也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者案曲禮文童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彼注破視從示此注以視為正字以示為俗誤不同者但古文字少故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皆作視字故字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是俗人以今示解古視故云誤也彼注云視今之示字者以今曉古故舉今文示而言兩注相兼乃具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取也父命之）疏（注宗子至命之○釋曰云

（宗子者適子也者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大宗小宗皆是適妻所生長子也云命之命使者謂納采已下至請期五者皆命使者也公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者案隱二年經書秋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裂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云爲養廉遠恥也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休注云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服注亦云命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通人無外事若然直命使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不自親命使者此注云命之命使者似母親命者鄭略言之其實使子父兄師友命使者也云躬稱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者成八年文義取公羊傳如向說舉納幣其余使親命之也云言宗子無父至不及者案曲禮七十曰老而傳注云傳家事在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又王制云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注云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三者皆是宗子有父雖主家事其昏事則父命使者也）支子則稱其宗（支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疏（釋曰云稱其宗者謂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以大小宗皆然也）弟則稱其兄（弟宗子母弟）疏（注弟宗子母弟○釋曰知此弟是宗子同母弟者以上支子謂庶昆弟稱其宗子命使者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見賢遍反注下除相見並同覿音狄○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覿見也）疏（若不至請覿○釋曰上已言親迎自此已下至篇末論壻不親迎過三月及壻往見婦父母事也必亦待三月者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外舅姑自此至敢不從並是壻在婦家大門外與擯者請對之辭○注女氏至見也○釋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者爾雅釋親文所以別男女則男曰昏女曰姻者義取壻昏時往娶女則因之而來及其親則女氏稱昏男

氏稱姻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濯丈角反溉古代反○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繒曰辱○造七報反）疏（主人至走見○釋曰云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者前祭之夕濯溉祭器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未得祭祀故未敢相見也云請吾子之就宮者使壻還就家是欲往就見也○注主人至曰辱○釋曰云以白造繒曰辱者謂以潔白之物造置於繒色器中是汙白色猶今賓至已門亦是屈辱故云以白造繒曰辱也）對曰某以非它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它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今文無終賜）疏（注非它至終賜○釋曰此壻對擯者辭云非他故彌親之辭者上擯云得爲外昏姻是相親之辭今又云非他故是爲壻而來見彌相親之辭也）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疏（注出門至雉也○釋曰云出內門入大門者以大夫士迎賓皆於大門外故此決之也云壻見於寢者聘禮凡見賓客及士親迎皆於廟聘禮敬賓客故在廟親迎在廟者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在廟此壻見外舅姑非賓非親迎故知在適寢也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者凡執摯相見皆親授受此獨奠之象父子之道質故不親授奠之而已云摯雉也者以其士執雉是其常也）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疏（注欲使至相見○釋曰案聘禮賓摯入門右從臣禮辭之乃出由門左西向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故知所請受者請退從賓客相見受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疏（注出已見女父○釋曰云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云出見已見女父者以其相見訖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

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扉音非○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疏（注主婦至左扉○釋曰云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者爾雅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故知主婦於壻者兄弟之道也故云宜相親也云闔扉者婦人無外事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是無外事也云扉左扉者士喪禮卜葬云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既言東扉即是左扉故是左扉乙）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疏（注及與至賓客○釋曰訓及為與者以主人與壻揖讓而入寢門升堂醴壻故訓及為與也云無幣異於賓客者士冠禮醴賓酬之以幣昏禮饗賓酬以束錦燕禮大射酬賓客皆有幣此無幣故云異於賓客也）壻出主人送再拜

儀禮注䟽卷第二

儀禮注䟽卷第三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䟽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士相見禮第三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録皆第三）疏（釋曰鄭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者釋經亦有大夫及庶人見君之禮亦有士見大夫之法獨以士相見為名者以其兩士職位不殊同類昵近故以士相見為首云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者以送葬之禮恩者退遲恩薄者退疾引之者證有執摯相見之義云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者案周禮大宗伯五禮賓禮之別有八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此六者是五等諸侯見天子兼有自相朝覲之禮彼又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二者視諸侯使臣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禮並執玉帛而行無執禽摯之法此屬直新升為士大夫之等同國執禽摯相見及見君之禮雖非出聘亦是賓主相見之法故屬賓禮也凡士卑唯得作介從君與卿大夫出向他國無身自聘問之事案周禮行人是士官其有美惡無禮特行無介始得出向他邦亦非聘問之法也然昏冠及喪祭尊卑各自有禮及執摯相見唯有此士相見其篇內含卿大夫相見以其親升為士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尸或國君或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新出仕從微至著以士為先後更有功乃升為大夫已上故以士為總號也又大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號摯既同相見之禮亦無別也）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贄本又作摯音同腒其居反奉芳勇反下同見賢遍反見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下以意求之他皆倣此○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

（意今文頭爲脰○取古幸反介音界別彼列反爲于偽反脰音豆）疏（士相見至某見○釋曰自此盡送于門外再拜論士與士相見之事也云某也願見無由達者謂新升爲士欲見舊爲士者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願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相見也云某子以命命某見者某子是紹介中間之人姓名以主人之命命某某是賓之名命某來見主人也案少儀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謂以卑見尊法彼又敵者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此兩士相見亦是敵者不言願見於將命者此既言願見無由達見敵者始欲相見來下文及還摯者皆云於將命者明此亦有願見於將命者不言者文不具也○注摯所至爲脰○釋曰云摯所執以至者摯得訓爲至新升爲士者彼人相見欲相尊敬必執禽爲始得全故云摯所執以至者也云士摯用雉者對大夫已上所執羔鴈不同也云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者倫類也雉交接有時至於別後則雄雌不雜謂春交秋別也士之義亦然義取耿介不犯於上也云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者經直云冬用雉知用死雉者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雉則雉義取耿

介爲君致死也云夏用腒備腐臭也者案周禮庖人云春行羔豚夏行腒鱐鄭云腒乾雉鱐乾魚腒鱐暵熱而乾乾則不腐臭故此取不腐臭也冬時雖死形體不異故存本名稱曰雉夏爲乾腒形體異故變本名稱曰腒也云左頭頭陽也者曲禮云執禽者左首雉與羔鴈同是合生執之物以不可生服故殺之雖死猶尚左以從陽也云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者謂紹介之姓名云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者言紹介之人稱述主人之辭意傳來賓也云今文頭爲脰者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故不從也但此云某子以命命某見謂舊未相見今始來見主人故須某子傳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且經云某子鄭云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案鄉飲酒云某子受酬注云某者衆賓姓又鄉射云某酬某子注云某子者氏也與此注某子爲姓名不同者彼旅酬下爲上尊敬在上以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故下者稱姓以配子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言以彼遠稱紹介之意若不言名直稱姓是何人故鄭以姓名解之也若然特牲云皇祖某子注爲伯子仲子者以孫不宜云父祖姓故以伯子仲

（子言之望經爲義故注有殊若然注宜有名無者誤也）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猶往也今文無走）疏（主人至走見○釋曰云某子命某見者某子則是紹介姓名以某子是中間之人故賓主共稱之也此上下皆言請不言辭辭而不受須相見故言請而已○注有又至無走○釋曰鄭轉有爲又者以言某子以命命某往就彼見吾子又自辱來於義爲便故從又不從有也云走猶往也者以言走直取急往相見之意非走驟之義故釋從往也云今文無走字者無走於文義不足故不從今文從古文也）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命請吾子謂之就家）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不敢爲儀言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請）疏（注不敢至以請○釋曰固如故也者固爲堅固則如故以再請如前故云固如故也云今

文不爲非者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非也云古文云固以請者固請於文從便若有以字於文賸綴故不從古文固以請也）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言如固請終賜見也今文不爲非）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稱舉也辭其贄爲其大崇也古文曰某將走見○大音泰下同）疏（注不得至走見○釋曰云走猶出也者亦如上之走往彼據向賓家故走爲往此據出門故云走猶出也云辭其摯爲其大崇也者凡賓主相見唯此新升爲士有摯又初不相識故有摯爲重對云重相見則無摯爲輕是以始相見辭之爲大崇故也云古文曰某將走見者上再番皆云某將走見今此三者亦云某將走見與前同此疊古文不從者以上第一番請賓主皆無不敢爲儀第二番賓及主人皆云不敢爲儀文句既異若不云某於文不便故須云某也此三番於上已云某也固辭不得命於下不須云某於文便古文使云某將走見文疊故不從也）賓對曰某不以贄

不敢見（見於所尊敬而無贄嫌大簡）疏（注見於至大簡○釋曰此士相見雖是平敵相抗案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是不問爵之大小唯以相尊敬為先後故雖兩士亦得云相尊敬不敢空手須以摯相見若無摯相見是則大簡畧也）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来見已）疏（注言不至見已○釋曰案上經賓云某不以摯不敢見是賓以崇禮来見主人今主人不敢當其崇禮来見已故變文言不足以習禮故鄭云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来見已也）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言依於贄謙自卑也）疏（注言依至卑也○釋曰凡相見之禮以卑見尊必依摯禮記禮弓云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者是下賢非正法今士相見云不依於摯不敢見謙自卑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

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贄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贄於堂下人君也今文無也○下遐嫁反）疏（注右就至文無○釋曰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依賓主東西之位也知受摯於庭者以其入門左右不言揖讓而升之事故知在庭也云既拜送則出矣者欲見賓拜送摯訖而言出則去還家無得待主人留已也云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者聘禮賓升堂致命授玉又下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亦是升堂見君法故云不升堂下人君也）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請見者為賓崇禮来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臣初見於君再拜奠贄而出）疏（注請見至而出○釋曰鄭解主人留賓之意云請見者為賓崇禮来相接則執摯来見也云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者正謂入門拜受拜送時賓主俱矜莊相敬歡心未交也云賓反見則燕矣者上士冠禮賓士昏納采之等禮記皆有禮賓饗賓之事明此行禮主人留必不虛宜有

歡燕故云則燕矣以摯相見[illegible]問之禮燕[illegible]明前相見亦在寢之庭矣若諸文有留賓者多異[illegible]賓之事知此不行禮賓而云燕者彼諸文皆是為餘事相見以其事重故為禮賓此直當身相見其事輕故直有燕矣是以諸文禮賓此燕賓故直云請見也云凡燕見於君至反見之燕義者凡燕見或反見或本来侍坐非反見下注云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是也侍坐於君子之下乃有侍坐問夜膳葷賜食爵之等不引燕見者彼直是侍坐法非燕見之禮故也云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者鄭欲見自燕見于君下至凡侍坐於君子皆反見燕法其中仍有臣見于君法臣始事見于君法禮卑奠摯而出君亦當遣人留之燕也若然下有他邦之人則還摯主雖不見反燕臣尚燕他邦有燕可知但文不具也）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復扶又反又音服嚮許亮反還音旋○復見之者禮尚往来也以其贄謂嚮時所執来者也嚮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曩乃蕩反傳大傳反擯必忍反相息亮反）疏（主人至命者○

釋曰自此至賓退送再拜論主人還于賓之事○注復見至相者○釋曰云復見之者禮尚往来也者鄭解主人還摯之意云禮尚往来曲禮文五等諸侯身自出朝及遣臣出聘以其主尊重不可遥復朝聘訖即還之璧琮時輕故不還彼朝聘用玉自為一禮有不還之義其在國之臣自執摯相見雖為摯皆還之臣見於君則不還義與朝聘異不可相決也云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者謂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一也故聘禮與冠義皆云每一門止一相是謂擯介為相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讓其来答已也）疏（主人至敢辭○釋曰上言主人此亦言主人者上言主人者據前為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者謂前賓今在已家而說也）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疏（注言不至當也○釋曰云嫌褻主人不敢當也者曰鄉者主人見已今即来見主人賓主頻見是褻也今云非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更相見也故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摯而已）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

敢固辭（固如故也）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 疏 注言不敢至敢當○釋曰上云非敢求見已是不敢當此云不敢以聞耳聞疏於日見故云又益不敢當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 疏 注異日至則否○釋曰下云賓奉摯入不言主人出迎又云下言厥明是與前相見同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云明日乃息司正主人出迎之司正猶迎之況同條乎是知異日出迎也若聘禮公迎于大門內至禮賓又出迎者彼初是公迎彼君之命不為迎賓身故至禮賓身雖同日亦出迎之故鄭注云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是也昏禮為男家使初時出迎至醴賓身雖同日亦出迎也有司徹前為尸後為賓所為異故云雖同日亦出迎此二者亦是更端之義也案鄉飲酒及公食大夫皆於戒賓之時未行賓主之禮是以賓至乃迎之故雖同日亦迎賓非更端之義也）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

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終辭其贄以將不親荅也凡不荅而受其贄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 疏 注終辭至尊賓○釋曰云以將不親荅也者事未至謂之將如上士相見賓來見士後將親荅就士家則辭而受其贄此則以將不親荅終不受也若然經直云終辭其摯不言一辭再辭亦有可知但略而不言也又少儀云始見君子曰願聞名此不言願聞亦文不具也云凡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者見下文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見己君不言還摯又文有三辭初辭中辭終辭初辭之時則云使某中辭云命某以辭在中者傳言而已故云命某然使某者是尊君卑臣之義其心重若云命某者尊君卑臣稍淺漸輕之義故鄭云或言命某傳言耳必知有此義者案僖九年左傳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是尊君稱使傳言云命有輕重之義也）若常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

敢固辭（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荅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賓入奠贄再拜主人荅壹拜（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古文壹為一）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還其贄者辟正君也○辟音避）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辭君還其贄也今文無也）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還贄者請使受之○今案某也蓋臣入之名）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賓客所不荅者不受贄）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受其贄而去之 疏 注受其摯而去之○釋曰云受其摯而去者以賓為臣為輕既不受其摯又相見無燕之禮故鄭云而去之以絕之也）下大夫相見以

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索悉各反注同○鴈取知時飛翔有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聯其足○行戶郎反衣於旣反聯音連 疏 下大夫至執雉○釋曰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據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注鴈取至其足○釋曰云鴈取知時者以其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隨陽南北義取大夫能從君政教而施之云飛翔有行列也者義取大夫能依其位次尊卑有敘也上士執雉左頭奉之此云如執雉明執鴈者亦左頭奉之也案曲礼云飾羔鴈者以繢彼天子卿大夫非直以布上又畫之此諸侯卿大夫執摯雖與天子之臣同飾羔鴈者直用布為飾無繢彼不言士則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同亦無飾以賤故無別也）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麛莫兮反○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

（或曰麛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今文頭爲脰）疏（注上大至爲脰○釋曰云上大夫卿也者即三卿也云羔取其從帥者凡羔羊羣皆有引帥若卿之從君之命者也云羣而不黨也者羊羔羣而不黨義取三卿亦皆正直雖羣居不阿黨也云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者謂先以繩雙繫前兩足復以繩繫後兩足乃以雙繩於左右從腹下向背上交過於胷前結之也云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者案周禮獸人云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麛豕麋獸及狐狸可也麛是鹿子與鹿同時獻之又庖人云秋行犢麛則獻當在秋時故云秋獻麛也又案禮器曲禮三千鄭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云其中事儀三千則禮未亡之時三千條內有此獻摯之法是有成禮可依故此經得如之也云或曰麛孤之摯也者案大宗伯及大行人與聘禮皆云孤執皮帛之謂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執皮帛今此執麛者謂新升爲孤是已君法至餘事則皆皮帛也云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者案經云左頭則與雉鴈同是以曲禮云執禽者左首此鄭又云執之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者此釋經麛執之據四足而言之凡以執相見之法唯有新升爲臣及聘朝及他國君來主國之臣見皆執摯相見常朝及餘會聚皆執笏先執摯之禮又執摯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摯見已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

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摯異其儀猶如士）疏（如士相見之禮○釋曰此下大夫及卿其摯雖有羔鴈之異其相見之儀則皆如士也○注大夫至如士○釋曰云儀猶如士者或兩大夫相見皆如上文某也願見無由達已下至主人拜送于門外也）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愨貌也其爲恭士大夫一也）疏（注下謂至一也○釋曰直云見于君不辨臣之貴賤則臣之貴賤皆同故鄭云其爲恭士大夫一也不言所而言下者凡臣視袷已下故不言所言下也）

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容謂趨翔）疏（注容謂趨翔○釋曰此不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謂若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即府史胥徒是也按鄭注曲禮云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皆是庶人貌也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謂是常法

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者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横過向門特如肅敬與庶人同也）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稽音啓下同○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摯鶩古文壹作一）疏（注言君至作一釋曰臣拜君云再拜稽首則君答一拜者當作空首則九拜中奇拜是也云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與庶人不答之者案曲禮君於士不答拜謂已士得與大夫同答一拜者士賤君不答拜此以新升爲士故答拜聘禮問勞云答士拜者亦以新使反故拜之也云庶人之摯鶩者案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注云鶩取其不飛遷相庶人安土重遷是也）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疏（釋曰賓不辭即受摯以君所不臣禮無受他臣摯法賓如此法故不敢亢禮於他君故不辭即受之也凡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摯執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謂若掌客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春秋卿大夫與他國之君相見者皆因聘會乃見之非特行也）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見賢遍反下同○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賓主之燕也疑度之）疏（釋曰案上文注以此爲博記反見之燕義則此與燕義燕禮立賓主之燕別以其此經君之面位正南臣北面向之若不得南面或君東西面則臣亦正方向之不可預度君之面位邪立度之皆與燕禮君在阼階西面爲正異故知此經是特見皆圖事并與賓反見之燕義也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燕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之法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疏（注升見至西階○釋曰此文據君所在隨便升階無常之事亦謂反燕及圖事之法若立賓主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也）

凡言非

對也妥而後傳言（妥他果反○凡言謂已為君言事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古文妥為綏○為汁隹反）〔疏〕（注凡言至為綏○釋曰此據臣與君言之法也云凡言謂已為君言事也者謂臣有圖為君言事也禮記少儀云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是臣有事將入見君須量已所言亦當量君安坐乃可得入而後傳出已言向君道之云妥安安坐也者爾雅釋詁文○）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孝弟之弟音悌○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疏〕（與君至忠信○釋曰上文據與君言此文則據說尊卑言語之別云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者但臣相對有事即言不必與君言恒言使臣與臣言恒言事君今作言使臣事君者下供上命禮法當然故君以使臣為上臣以事君為正無妨更言餘事已下皆隨事為主可也云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為父師士致仕為少師教鄉閭弟子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既與老者相對此幼即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者此文承老幼之下亦非朝廷之臣但是鄉閭長幼共聚之處使之行忠信慈善之事也云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者此與在朝之士言以忠信為主也○注博陳至以下○釋曰云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者據已上博陳與君燕見衆動言語知此博陳也云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者臣事君以忠並是論語孔子對定公之文云大人卿大夫也者此云言事君明非天子諸侯又非是士卿大夫可知又此案下文云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並是臣視君之法則大人據君也又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為禮鄭解為諸侯者以彼上文云天下為家以據天子明下云大人是諸侯可知易革卦云君子豹變據諸侯則大人虎變是天子可知又案論語云狎大人注為天子諸侯為政教者彼據小人不在朝廷故以

大人為天子諸侯政教解之鄭皆望文為義故解大人不同云居官謂士以下者以止大夫云事君已變居官卿大夫其居官之內惟有二十七士并府史胥徒故云士以下也）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中如字抱薄報反毋音無下同○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嬾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古文毋作無今文衆為終○解古賣反惰徒臥反）〔疏〕（注始視至為終○釋曰云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者案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袷交領也不下於帶上於袷則敬下於帶則憂視大夫得視面此視君得視面者彼據尋常視君法此據與君言時故不同也云且為敬者此言抱即面視袷不視袷是敬君之常禮故云且為敬也云為嬾解惰不虛心也者禮記云虛中以治之鄭注云虛中言不無念餘事是虛心之容也云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言於君視之高下如此其卿大夫視君之儀與言者無異也云古文毋作無不從者說文云毋蓋亦禁辭故不從有無之無也云今文衆為終不從者以上已有卒卒為終故從古為衆也）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時掌反○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今文父為甫古文毋為無）〔疏〕（注子於至為無○釋曰案曲禮大夫之臣視大夫得視面不得遊目士之臣視上得旁遊目今子視父應與視君同不上於袷與士大夫同者以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者因視安否何如也）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疏〕（注不言至而已○釋曰已上皆據臣子與君父言語之時此據不言之時鄭言伺其行起者行解經立行由立始故以行解立是以論語云立不中門鄭云立行不當悵闑之中央是亦以行解立也又以起解坐以其起由坐始故也）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坐才臥反又如字欠起劔反伸音申○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体倦則伸問日晏）

（近於久也具猶辦也改居謂自變動也古文伸作信早作蚤○猶辦釋文作辦皮莧反蚤音早）疏（注君子至作蚤○釋曰此陳侍坐於君子之法鄭云君子謂卿大夫者禮之通例大夫爭得稱君子亦得稱貴人而士賤不得也知及國中賢者者鄉射禮云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鄭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則曲禮云博聞強識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是也云志倦則欠體倦則伸鄭注曲禮亦然云古文伸作信早作蚤者此二字古通用故大宗伯云侯執身圭為信字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為蚤字既通用疊古文蚤字體非直從今為正亦得通用之義也者）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葷許云反○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薰○薤戶界反）疏（注問夜至作薰○釋曰云問夜問其時數也者謂若雞鳴漏刻之數也云古文葷作薰者玉藻云膳於君有葷桃茢作此葷鄭注論語作君薰義亦通若作薰則春秋薰一蕕薰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飯扶晚反○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今文呫嘗膳○呫音貼他篋反）疏（注君祭至嘗膳○釋曰此經及下經論臣侍坐得賜食之法鄭云先飯示為君嘗食也者凡君前食必有膳宰進食則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今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自己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為君嘗食也云此謂君與之禮食者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不親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此即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此云客之則此注禮食亦不得祭故也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得云禮食亦不得祭故鄭注玉藻云侍食則正不祭是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則將膳大授祭言嘗食乞乃食）疏（注將食至乃食○釋曰云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者臣為君嘗食本）

（為膳宰不在今膳宰既在明臣不嘗食也是以玉藻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是也云膳夫者天子膳夫則諸侯之膳宰引之者證經將食之人是膳宰因將膳與君品嘗食凡君食臣有侍食之時唯子不侍食是以文王世子云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是太子不侍食若卿大夫已下則有侍食法故內則云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是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疏（注受爵至君也○釋曰云受爵者於尊所者曲禮亦是賜爵法而云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是也云至於授爵坐授人耳者見曲禮與玉藻并此文並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也云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者此經文與玉藻文同皆熟而君客之賜爵法故臣先飲以酒是甘味欲美君之味故先飲必待君卒爵而後授虛爵者臣意若欲君盡爵然也案曲禮云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彼是大燕飲禮故鄭注引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案燕禮當無筭爵後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是也）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為于偽反○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逡巡興起也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太崇不敢當也）疏（注謂君至當也○釋曰云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者以上云若君賜之食若君賜之爵下而云退者明為此二者而退也云隱辟俛而逡巡者案曲禮云鄉長者而屨此亦當然云不敢辭其降者謂君送時明有不降法故曲禮云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注云謂獨退也云若者不定之辭也）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比毗志反○下亦降也）疏（釋曰云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故得辭降也）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

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疏（注先生至拜賓○釋曰此先生即鄉飲酒云就先生而謀賓介亦一賓也故彼注與此注皆云致仕者也云異爵謂卿大夫也者此士相見本文是士故以卿大夫爲異爵也訓走爲出者亦謂士見異爵取急意而言走其實非走直出也引曲禮者欲見言敬客先拜也彼云客此云賓者對文賓客異散文賓客通故變文云賓也）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君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疏（注謂擯至之老○釋曰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者此則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以其非聘問之禮則爲私事使私人擯也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引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於齊玉藻注亦引之是也鄭云謂擯贊者辭也者以玉藻自諸侯之於天子以下至大夫皆云擯者曰故知不自稱是擯之辭也云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釋經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爲公事使者也此則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亦一也彼注云謂聘也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則曰寡君之某故鄭總云某也若然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經本文是士則云非以君命使可以兼士也但士無特聘問或作介往他國亦有稱謂而云寡君之士某也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謂試爲大夫士直有試功之祿未有正祿云君有饋焉曰獻者謂有饋物于君亦有正祿者同稱獻云使焉云寡君之老者於他國君邊自稱寡君之某此文亦兼士大夫引之者證公事使稱寡君之某也）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蹙儀耳今文無容）疏（凡執幣至爲儀○釋曰案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下文別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摯皆是○注不趨至無容○釋曰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則下文舒武舉前曳踵是也今此經云不趨者不爲疾趨故云主慎也）

（既不云疾趨又不爲下文徐趨但徐疾之問爲之故以進而益恭爲蹙儀也）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踵諸勇反○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躓跲也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躓音致跲其業反抴以制反）疏（執玉至躓跲○釋曰此篇直見在國爲禽摯相見之禮無執玉朝聘鄰國之事而云執玉者因執摯相見故兼見朝聘執玉之禮也案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又與此不相者文有詳略俱是徐趨也○注唯舒至作抴○釋曰云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者案玉藻云執龜玉不趨不趨者不爲疾趨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皆爲重玉器尤慎也云備躓跲也者躓跲則顛倒恐損玉故徐趨也）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刺七亦反○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作苗刺猶剗除也○剗初限反）疏（凡自至外臣○釋曰云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者此與君言之時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與此同也○注宅者至作苗○釋曰此亦自稱於君以其致仕不在故指宅而言故云宅者謂致仕者也云或在國中或在野者案爾雅郊外曰野則自郊至畿五百里內皆名野又案鄉大夫職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此亦云在國在野相對其言國外則云野國內則云宅在野者城外畿內皆是也云載師之職者彼鄭注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引之證彼言宅田據此言宅據所居一也云剗猶剗除也者案詩有其鎛斯趙注云趙刺也故以刺爲剗除草本者也）

儀禮注疏卷第三

儀禮注疏卷第四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録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録此皆第四○釋曰鄭知此鄉飲酒是諸侯之鄉大夫獻賢能法者案春官小胥掌樂縣之法而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今此下唯縣磬而無鍾故以爲諸侯卿大夫也若然謂諸侯卿大夫是大夫爲之亦應鍾磬俱有而直有磬者鄭彼注云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故縣磬而已若然天子卿大夫賓賢能從士禮亦鍾磬俱有不得獨有磬也知諸侯之鄉大夫非士者案鄉射記云士則鹿中大夫則兕中又經有堂則物當楣序則物當棟則非直州射兼有諸侯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行射之禮則知諸侯鄉大夫是大夫爲之可知也凡

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酒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還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介音界○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知音智行下孟反頒音班比毗志反少詩照反索色白反屬音燭長丁丈反）

疏（鄉飲至賓介○釋曰自此至介亦如之論鄉大夫與先生謀賓介并戒告之儀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者謂鄉大夫尊敬之先就庠學者若先生謀此二人道藝優者爲賓劣者爲介○注主人至齒也○釋曰云賓介處士賢者案玉藻云大夫素帶士練帶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鄭玄以居士在士之下弟子之上觧爲道藝處士非朝廷之士此處士亦名君子即鄉射禮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亦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以其未仕有德自處故名處士君子也云賢者義取鄉大夫之興賢能者而言也云周禮至書數並大司徒職文故彼鄭注云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

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引此天子司徒者欲兼諸侯司徒亦使鄉大夫教民以三物教成之使鄉大夫行鄉飲酒之禮尊之爲賓客興舉之也云鄉大夫已下至於王並周禮地官鄉大夫職文云正月之吉謂周之正月朔日也云受法于司徒者謂六鄉大夫皆於大司徒處受三物教民賓舉之法也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者吏即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等是也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者德行即六德六行道藝正謂民中有道藝者考察知其優者擬舉之也云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大比謂三年大比戶口之時而興舉之賢者即德行者也能者即道藝者也云鄉老謂三公二鄉公一人云及鄉大夫帥其吏者即帥其鄉吏州長已下云與其衆寡者即鄉中之人也云以禮禮賓之者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舉之也云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者今日行鄉飲酒之禮至其明日獻此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也云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者欲見彼是天子鄉大夫法

諸侯鄉大夫無文以此約之故云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云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古者年七十至學焉案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名曰父師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於門塾之基而教之學焉是也云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者謂據此經諸侯鄉大夫貢士之法亦如天子之鄉大夫貢法故云亦也若據鄉貢一人其介與衆賓不貢之矣但立介與衆賓輔賓行鄉飲酒之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案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注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貢之士與鄉同則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國有遂數亦同其鄉并有公邑采地皆有賢能貢之而貢士與鄉數同不言遂與公邑采地所貢者蓋當鄉送一人至君所君又摠校德之大小取以貢之縱取鄉外仍准鄉數爲定鄉大夫雖行飲酒禮賓之于其君簡訖仍更行飲酒禮賓之於王是易觀盛而不蕩鄭注云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親而獻賓賓酢而酬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是鄉大夫及諸侯貢士皆

行飲酒禮賓也云今郡國至之說然者鄭欲解此鄉飲酒貢士法彼漢時所行飲酒禮者是正齒位與此不同之意漢時已罷諸侯之國而爲郡有大守而封王子母弟者仍爲國故云郡國也云十月行此飲酒禮者謂行此鄉飲酒禮也云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者則禮記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周謂之十二月即夏之十月農功畢而蜡祭也云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者屬聚也謂當蜡祭之月黨正聚民於序學中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此時農隙故行正齒位之禮則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年長者在上是正齒位之位也云之說然者漢時十月飲酒禮取此黨正之文而然與此篇鄉飲酒禮異也者此篇無正齒位焉者以其此篇以德行爲本而貢之無黨正正齒立法也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者此鄉飲酒必於三年大比民聚之時黨正飲酒亦於人皆民聚之時也云皆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者尚賢據此篇鄉飲酒尊長據黨正鄉飲酒也但黨正飲酒以鄉大夫臨觀行禮或鄉大夫居黨內則亦

原書有殘損

名鄉飲酒也云孟子者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景子譏之曰禮云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矣聞君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對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也引之者證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是尚齒也爵則於此無所當連引之耳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戒警也告也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請告以其所爲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警音景爲于僞反）

疏 注戒警至有志○釋曰云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者知賓出門者見冠禮主人宿賓賓亦出門左鄉射戒賓亦出門故知此亦出門云所爲來之事者謂行鄉飲酒之禮也云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者不如士相見固辭此禮辭即許者以其主人與先生謀時賓已知欲貢已又賓以學習德業擬爲賓主情意相許是以不固辭爲素有志也案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主人答拜者彼冠禮

主人戒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賤矣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是以下文云賓拜辱者以送謝之也

主人退賓拜辱（退猶去也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之）介亦如之（如戒賓也）

疏 注如戒賓也○釋曰言如戒賓者亦如上主人戒賓已下賓拜辱已上之事謀賓介及戒亦言賓介意不言衆賓衆賓德劣但謀介時雖不言衆賓亦當謀之故上注兼言其次爲衆賓至於戒速之日必當遣人戒速使知但略而不言故下云賓及衆賓皆從之是也鄉飲酒義云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亦據不得主人戒速而爲自從也

乃席賓主人介（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敷音孚牖音酉）

疏 注席敷至東面○釋曰知夙興往戒歸而敷席不別日者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是同日也鄭知賓介與主人席位如此者案鄉飲酒義云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

（南面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又云賓必南面介必東鄉介賓主也鄉射云乃席賓南面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以此故知賓主及介其位然也）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疏（注席衆至各特○釋曰鄭知衆賓席在賓席之西者見鄉射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但此不屬爲異耳云皆獨坐明其德各特者鄉射注云言繼者南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此乃特貢於君故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明三物已久其德各特故不屬續其席雖不屬猶統賓爲倅同南面也）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斯如字又音賜勺上灼反○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在西上也肆陳也）疏（注斯禁至陳也○釋曰凡設尊之法但醴尊見其質皆在房內故士冠禮禮子婚禮禮婦醴皆在房隱處若然聘禮禮賓尊於東廂不在房者見尊欲與卑者爲禮非褻之法設酒之尊皆於顯處見其文是以此及醮子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皆在房

戶之間是也燕禮大射尊在東楹之西者君尊專大惠也云設篚于禁南東肆者言東肆以頭首爲記從西向東爲肆則大頭在西也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斷澌也澌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昏禮冠禮皆云禁者士禮以禁戒爲名卿大夫士並有禁名故鄭以大夫士雙言也是以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注云棜斯禁也大夫士禮之異也禮器云大夫士棜禁注云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然則禁是定名言棜者是其義稱故禮器大夫士揔名爲棜禁案特牲禮云實獸於棜注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輿矣則棜是輿非承尊之物以禁與斯禁無足似輿故世人名爲棜若然周公制禮少牢名爲棜則以周公爲世人或有本無世人字者以少牢不名斯禁謂之爲棜取不爲酒戒特牲云壺棜禁在東序記云壺棜禁饌于東序注云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其實不用云棜禁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作記解注故云士用棜禁明與少牢棜同也若然士之棜禁大夫之斯禁名雖異其形同是以禮器同名棜禁也其余士冠昏禮禮賓用醴不飲故無禁不爲酒戒若天

（于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舟是尊與卑異號也）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深申鴆反後皆故此更不音○榮屋翼）疏（注榮屋翼○釋曰云南北以堂深者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屋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爲度云榮屋翼者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故云榮也）羹定（定丁佞反○肉謂之羹定猶孰也）疏（注肉謂至孰也○釋曰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言肉正謂其狗孰云定者孰即定止然故以定言之言此者以與速賓時節爲限不敢煩勞賓故限之也）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速召也還猶退）疏（主人至拜辱○釋曰自此至皆從之論主人往賓門召之使來之事案鄉射云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彼云乃速賓此不云主人乃者彼戒速別服故云乃以間之此戒速雖與彼同但此戒速同服故不云乃云主人荅

拜還賓拜辱案聘禮云賓入境至近郊使下大夫勞賓館下大夫遂以賓入賓送不拜又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鄭注云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皆不拜送此獨拜送者亦是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貢故特拜辱而送之異於餘者）介亦如之（如速賓也）賓及衆賓皆從之（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疏（注從猶至中矣○釋曰鄭云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者上文戒及速皆言賓與介不言衆賓及從主人來即言賓及衆賓衆賓不介不速尚從主人則介在從主人可知也）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相息亮反○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傳文專反）疏（注相主至命者○釋曰自此至荅再拜論主人迎賓入升堂并拜至之事云主人一相迎于門外者謂主人於群吏中立一相使傳賓主之命主人乃自出迎賓於大門外必非一相迎賓者案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明主人自迎若然主人輒言一相者欲見使一相傳命乃迎故云輒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也若然注[illegible]與注異日則新

（迎同日不拜迎者彼以摯相見法此自以賓舉賢能故與彼異也）揖衆賓（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疏（注差益至南面○釋曰云差益卑者以上文主人迎賓而拜介是介差卑於賓今於衆賓不拜直揖之而已故云差益卑也知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者以其賓介衆賓立位在門外位以此爲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則介與衆賓差在南東面明知主人正西面拜賓則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矣）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疏（注揖揖至西面○釋曰此鄉大夫行鄉飲酒在庠學惟有一門即向階門內既有三揖故主人導賓揖而先入門至內霤西向待賓也）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反○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疏（注皆入至無門○釋曰主人入後賓乃厭介介厭衆賓相隨入門皆東面北上定位賓既北上主人西面相向揖訖乃相背各向堂塗介與衆賓亦隨賓至曰階下也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者以賓與介衆賓等自闲引手而入故不揖是變於主人也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者厭字或作撎字者古字義亦通也云推手曰揖者案周禮司儀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以推手小下之爲土揖平推手爲時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皆以推手爲揖又案僖二年公羊傳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何休云以手通指曰揖與此別者推手解其厭狀通指道其揖意也鄭則解揖體何氏釋其揖意相兼乃足也云引手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云今文皆作揖者鄭不從也云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亦不從也）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楣亡悲反○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復扶又反）疏（注三揖至尊之○釋曰云三讓主人升者主人先升賓後升故鄉射云主人升一等賓升是也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者爾雅陳堂塗也云楣前梁也者對後梁爲室戶上云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者案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公

當楣北鄉至再拜燕禮大射皆云主人升自西階賓右至再拜鄉飲酒義亦云拜至拜洗此不云至者略之是知此升堂拜亦是拜至可知凡拜至者皆是尊之也）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疏（釋曰自此至主人阼階上荅拜論主人盥洗獻賓之節也云主人坐取爵于篚者篚在堂上尊南故取之乃降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重以已事煩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疏（注重以至曰辭○釋曰主人獻賓乃是主人事故云重以已事須賓也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者事同謂若上文主人與賓俱升階而云三讓是也事異若此文主人有事賓無事是事異則曰辭此對文爲義若散文則通是以周禮同儀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注云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事同而云辭是其通也）賓對（對荅也賓主之辭未聞）疏（注賓主之辭未聞○釋曰其辭未聞者謂若冠禮醮辭之等雖行事辭不見於後以次見辭此則無見辭之事故云未聞也）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已盥乃洗爵致絜敬也今文無奠）疏（注已盥至無奠○釋曰案鄉飲酒義云主人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所以致敬也此經先言盥洗言洗則盥手乃洗爵者所以致絜鄭取鄉飲酒義爲言也若然盥手洗爵止是致敬拜受之等乃是致敬并言敬者鄭注兼拜至拜受而言耳）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示情）疏（注必進東行示情○釋曰案下經云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注云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者案鄉射賓進東北面辭洗彼注云必進者方辭洗宜違其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是其賓初降立至于序南東鄉至於主人洗爵乃東行故此得北面辭洗也云示情者賓進前就主人示謙下主人之情也）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疏（注言復至在此○釋曰已經奠爵于階前者主人將洗見賓降即奠爵故在階前奠爵此即至洗將洗爵見賓辭故奠爵於篚興對故不同也云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者上始降時直云賓降不言處所於此見之是

（舉不以明上之義也）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疏（注沃洗至羣吏○釋曰知主人羣吏者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之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是也）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俱升古文壹作一）疏（注俱升○釋曰知俱升者鄉射云主人卒洗一揖一讓以賓升明俱升可知若然上文主人先升賓乃升者以初至之時賓客之道進宜難故主人升導之至此以辭讓訖故畧威儀而俱升也）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復盥為手坋汙○坋步困反）疏（注復盥為手坋汙○釋曰言奠爵遂拜者因事曰遂是以燕禮云賓受酬坐祭酒遂奠于薦東注云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是其類也凡賓主行事相報皆是答此不言答省文也）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魚乙反後疑立皆放此○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宅之貌○盾徒本反）疏（注疑讀至之貌○釋曰言揖讓升不

言一揖一讓從上可知云疑讀為仡然從於趙盾之仡疑正立自定之貌者案宣六年公羊傳云晉靈公欲殺趙盾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何休云仡然壯勇貌鄭氏以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不取何休注義以鄉射注云疑止也有矜莊之色自定其義不殊字義與何少異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疏（注獻進至於賓○釋曰云西北面者賓在西階北面將就席受故西北面向其席故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辟○辟音避）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位復西階上位）疏（賓進至少退○釋曰云賓進者以賓西階上疑立今見主人西北面獻於己席前故賓進將於席前受之故也案鄉射云賓進受爵於席前復位此不言席前文不具也）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疏（注薦進至有司○釋曰知非主人自薦者案昏禮禮賓贊者薦脯醢周禮膳宰薦脯醢皆非主人故知此亦非主人是有司也）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疏（注升由至中席○釋曰案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今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者以賓統於主人以東方為上故以西方為升由下也）乃設折俎（折之設反○牲體枝解節折在俎）疏（注牲體至在俎○釋曰凡解牲體之法有全烝其豚解為一十一體體解即此折俎是也是以下有賓俎脊脅肩介俎脊脅肫胳是體解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疏（注坐坐至右手○釋曰知賓坐坐於席上者上文賓升席下文降席故知此坐在席可知云祭脯醢者以右手者此經左執爵明祭用右手是以鄉射亦云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繚音了嚌才計反○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嚌嘗也○紾音軫上時

掌反）疏（注興起至嘗也○釋曰奠爵於薦右者為取肺奠之將舉故奠於右禮記少儀云取俎進俎不坐是以取特奠爵興至加于俎又興也云肺離之本端厚大者此是擧肺封者本謂根本肺之大端故云厚大云繚猶紾也者弗繚一也云大夫以上威儀多者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言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繚絕兼有但禮篇亡無以知也案周禮大祝云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注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絕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大夫已以為繚祭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為之臣在君前故不為繚祭皆為絕祭也云嚌嘗也者嚌至齒則嘗之也）坐挩手遂祭酒（挩始兌反○挩拭也古文挩作說）疏（注挩拭至作說○釋曰案內則事佩之中有帨則賓客自有帨巾以拭手也坐挩手因事曰遂因坐祭酒故云遂也案鄉射坐挩手執爵遂祭此不言執爵省文也）興席末坐啐酒（啐七內反啐亦嘗也）疏（注啐亦嘗也○

（釋曰言[illegible]於席之[illegible]故云未鄉飲酒義云祭薦[illegible]肺嘗禮也卒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illegible]為飲食也[illegible]所以貴禮而賤財也注云[illegible]酒[illegible]中[illegible]啐酒於席末是也啐酒於[illegible]財之義也云啐亦嘗者亦前肺云[illegible]為[illegible]酒云[illegible]謂入口爲嘗雖至齒入口不同[illegible]又肺[illegible]用之不得言[illegible]異於肺也）降席坐奠爵[illegible]主人阼階上答拜（降席席西也古美也）疏（注降席至[illegible]美也○[illegible]曰賓[illegible]會主人拜崇酒其節同義即異[illegible]人之味[illegible]則拜之主人云崇者崇充[illegible]相充實飲[illegible]亦同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illegible]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非專為飲食起也○為于偽反）疏（注卒盡至食起○釋曰言遂拜者亦因奠爵不起因拜也云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者但此席為賓賢能起[illegible]酒不在席盡爵於此西階上卒之也云不專為飲

食起者卒酒於席燕為飲食之事故以下專言之也）賓降洗（將酢主人）疏（注將酢主人○釋曰自此以下至西階上答拜論賓酢主人之事云將酢主人[illegible]案爾雅云酢報也前將主人之獻今將酢以報[illegible]之[illegible]降洗而致絜[illegible]云將酢主人也）主人降（亦從賓也降降立阼階東西面）疏（注亦從至西[illegible]○釋曰知面位如此者案下云主人阼[illegible]西面故知如此當於阼階東西面也復）賓坐奠[illegible]興辭（西階前也）疏（注西階前也○釋曰鄭知西階前者鄉射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illegible]亦[illegible]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illegible]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illegible]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illegible]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

原書漫漶不清

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疏（注祭者至嚌啐○釋曰此賓坐取爵適洗南盥坐取爵卒洗以此言之則賓未盥主人辭洗案鄉射賓盥訖將洗主人乃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賓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故也若然鄉射禮內無有鄉大夫即尊與州長同於盥後辭洗者以其盥後辭洗是禮之常故也但鄉射賓坐取爵適洗坐奠爵于篚下主人辭洗之時賓方奠爵于篚下此不奠爵辭下便言奠爵于篚者鄉射云賓坐取爵洗之時未得主人之命故得奠於篚下得主人之命乃奠于篚此則賓取爵適洗未奠之時主人即辭故奠于篚也云揖讓如初升者謂前主人卒洗一揖一讓升也云降盥如主人禮者謂如主人降盥讓則此賓降主人亦降賓辭降主人對一與主人降辭已下同也云祭如賓禮者如上賓祭時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故云祭如賓禮云祭者祭薦

俎及酒者薦謂脯醢俎即離肺也云亦嚌啐者直云祭如賓禮嫌祭不嚌啐故鄭明之云亦嚌肺啐酒是以下文云不告旨明亦啐也）不告旨（酒己物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卒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疏（注自席至便也○釋曰案曲禮云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凡升席必由下降由上今主人當降自南方以啐酒於席末遂因從席北頭降又從北向南北面拜是由便也若降由上之正亦是便故下云主人阼相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亦由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疏（注東西至充實○釋曰奠爵于序端者擬後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也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但彼云東西廂廂即牆故變言之也）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

序東面（觶之鼓反○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疏（注主人至東面○釋曰自此至復位論主人酬賓之事○注不辭至自飲○釋曰酬酒先飲乃酬賓故云將自飲若然既自飲而盥洗者禮法宜絜故也若然經云賓降主人辭應奠爵言者理在可知故爲文略也）不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疏（注酬勸至爲周○釋曰云賓西階上疑立者待主人自飲故也云酬之言周忠信爲周者此解主人將酬賓先自飲之意以其酬賓若不自先飲是不忠信恐賓不飲示忠信之道故先自飲乃飲賓爲酬也忠信爲周國語文）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不拜洗殺於獻○殺所界反）疏（注不拜洗殺於獻○釋曰云坐祭遂飲者因坐祭卽飲卒觶因事曰遂故曰遂云辭如獻禮者主人辭

賓降主人爲已洗爵此與獻賓時同故云辭如獻禮禮殺升堂不拜洗與獻時異故別言之使不蒙如也禮殺於獻者獻時拜洗禮初不殺故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已拜主人奠其觶）疏（注賓已至其觶○釋曰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者非以停下文賓取之奠于薦東是也）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注酬酒至交也○釋曰賓辭不解所拜之事案鄉射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注云辭辭其坐奠觶以彼云賓與大夫辭即云坐受觶以興若自手受之以舉觶是禮已故賓與大夫可以亢答之禮得云辭其親奠此與初賓讓卑不辭其奠故經不云坐受以興然此辭是主人復親酌已故鄉射主人酬賓云賓辭鄭注云辭主人復親酌已是也云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

全交也者並禮文案彼歡謂飲食忠謂衣服引之并證飲食者鄭於彼歡與忠相對解之故歡爲飲食忠爲衣服通而言之揔爲飲食於義合也云全交者所有飲食與已已盡之恐人嫌貪而交絕故不盡爲全交酬酒不飲亦是全交故引爲證也此以奠於薦東爲酬酒不舉案燕禮二人媵爵于公奠于薦南彼皆舉爲旅酬而在右者鄭彼注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案特牲主人酬賓奠于薦北彼舉旅而在左者鄭彼云行神惠故不與此同也）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讓不敢居堂上）疏（注主人至堂上○釋曰自此下至主人介右答拜論主人獻介之事）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殺也）疏（注介禮殺也○釋曰案上主人迎賓之時介與衆賓從入又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此文云揖讓升如賓禮則唯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三揖之事矣升堂而云

拜者謂拜至亦如賓矣云介禮殺也者謂不拜洗是以鄉飲酒義云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是也）介西階上立（不言疑者省文）疏（注不言疑者省文○釋曰此決上獻酬辭賓時賓於西階上疑立此亦當獻酒節而不言疑者省文也）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今文無北面）疏（注主人至北面○釋曰云主人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者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若獻賓時於賓席前北面向之也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者以主人獻賓時主人自在阼階今於獻介主來在西階介右是介卑故降主人之尊就西階介之東北北面拜也至旅酬皆同階者禮殺故也）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

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卒下賓疏主人至答拜○釋曰云主人立于西階東者始獻介之時近西在介右今於設薦之時主人無事稍近東案上獻賓薦設之時主人云疑立此不言者文畧也云主人介右答拜者還近西於前立處答拜也）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如賓酢之時疏注如賓酢之時○釋曰自此至介降立于賓南論介酢主人之事云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者如賓酢主人之時介辭主人從己降主人辭介為己洗一皆如之也）卒洗主人盥（盥者當為介酌疏注盥者當為介酌○釋曰此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是以鄉射云大夫將酢主人卒洗主人盥注云盥者雖將酢自飲尊大夫不敢褻是其類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疏介揖至之間○釋曰揖讓升者謂一揖一讓升也云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以爵授主人也○注就尊至共之○釋曰知兩楹間是尊南者以上云尊於房戶間房戶間當兩楹之北故云就尊南授之也云介不自酌下賓者以其賓親酌以酢主人此不自酌故云下賓也云酒者賓主共之者此鄭解酒賓主共之故賓自酌以酢主人介卑故不敢酌是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奠爵西楹南以當獻衆賓疏介西至答拜○釋曰此主人既受爵介無事故西階上立不言疑立可知也亦省文○注奠爵至衆賓○釋曰知此奠爵為衆賓者案下文云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是也鄉射無介故獻衆賓時於東序端取爵獻訖奠爵于篚也）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疏主人至賓南○釋曰向來主人與介行禮於西階上事訖故復阼階揖降介乃立于賓南者以將獻衆賓故介無事訖立賓南也）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徧音遍下同疏注三拜至賤也○釋曰自此以下至奠于篚論獻衆賓之事云西南面者以其主人在阼階下衆賓在賓介之南故西南向拜之云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者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是不備禮故鄉射云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彼注云三拜示徧也一拜不備禮也大夫禮皆然故少牢云主人三拜養者養者皆答拜鄭云三拜旅之示徧也又有司徹云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大夫尊故也士則答再拜故特牲云主人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鄭云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是也云不升拜賤也者此決上主人與賓介行禮皆升堂拜至此三拜賓賤故不升拜至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丁丈反○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疏注長其至多矣○釋曰云主人揖升者從三人為首一一揖之而升也云降洗升實爵者以下不更言洗則以下因此不復洗矣云西階上獻衆賓者下別言衆賓之長三人則衆賓之中兼言堂下衆賓故鄭云衆賓多矣自三人已下於下使以次歷言之矣云拜受者三人則堂下衆賓不拜受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疏注於衆賓右○釋曰知在衆賓右拜送者約上文介右而知也）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疏注既卒至禮簡○釋曰云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者賓賢能以賢者為賓其次為介不問長幼其三賓德劣于賓介則數年之長幼故此衆賓之長也賓介則坐祭坐飲又拜既爵此三賓則立祭與賓介同不拜既爵立飲立授則異賤故禮簡也）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疏注次三至彌簡○釋曰此據堂下衆賓不拜受簡於三人故云禮彌簡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疏注謂三人也○釋曰上已云獻此以下別言薦云每一人還發三人而言云每一人獻則薦諸

（其席則一一得獻即薦之以其言席又下引言衆賓則此是三人故鄭云三人也）衆賓辯有脯醢（辯音遍○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今文辯皆作徧）疏（注亦每至作徧○釋曰云亦每獻薦於其位者如上三人一一薦之知位在下者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既不言席故位在下既不言其數則鄉人有學識者皆來觀禮皆入飲酒之內是以鄉射云旅酬堂上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明衆賓在堂下也）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疏（注主人至于篚○釋曰以此合一獻徧不復用故以主人爵降奠於篚也）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序次也即就也今文厭皆爲揖）疏（注序次至爲揖○釋曰自此至舉觶者降論徧獻衆賓訖將以旅酬之事云衆賓序升者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爲首以次即席也云今文厭皆爲揖不從者以賓相引以手不得爲揖故也）一人洗升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疏（注一人至曰舉○釋曰此一人舉觶爲旅酬也云發酒端曰舉者從上至下徧飲訖又從上而起是發酒端曰舉也）賓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賓拜拜將受觶）疏（注賓拜拜將受觶○釋曰云賓席末答拜者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爲末以其無席上拜法也已下賓拜皆然）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讓也）疏（注舉觶至讓也○釋曰云舉觶不受下主人也者決主人獻賓皆親授而奠之今不親授是下主人鄉射注云不授賤不敢也下主人明此亦賤不敢受也云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讓也者若於人手相授受名爲受不於人取之不得言受今於地取之而言受者以主人奠之賓取之而無隔絕雖於地若手受之故云明行事相接若親受之讓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所薦西也）疏（注所薦西也○釋曰賓奠於其所者待作樂後立司正賓乃取此觶以酬主人以其將舉故且奠之於右也）舉觶者降（事已）疏（注事已○釋曰衆鄉射舉觶者降後有大夫此不言者大夫觀禮之人或來或否故不言也）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疏（注爲工至階東○釋曰自此下至樂正告于賓乃降論主人樂賓之事大判揔爲作樂其中別有四節之殊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次第不同也案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即云樂正先升大射亦云席工于西階上工六人四瑟始云小樂正從之不同者燕禮主於歡心尚樂故先云樂正先升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辨工數乃云樂正從之也若然此主於樂不與燕同而席工下辨工數乃云樂正引者此臣禮避君也至於鄉射亦應主於射略於樂而不言工數先云樂正而不與大射同者亦是避君之事也云爲工布席也者以鄉射燕禮大射皆席工達言此不言席工文不具爾故此爲工布席下云工入升明此席也引燕禮者欲證此席爲工又取此工席在西階東以其此經云堂廉東上不言階東故取燕禮西階上少東樂正又在工西此下云樂正於西階東據樂正於西階東而立在工西則知工席更在階東北面可知但此言近堂廉亦在階東彼云階東亦近堂廉也）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相息亮反何戶可反挎口孤反○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後首者變于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少申召反瞭音了瞽音古矇音蒙見賢遍反爲于僞反擔丁甘反）疏（注四人至之者○釋曰云四人大夫制也者此鄉大夫飲酒而云四人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鄭彼注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士當二人侯）

（于當八人爲差次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者既云工四人二人瑟明二人鼓瑟可知也云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者見鄉射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弟則衆賓之少者也云每工一人者案周禮瞽三百人又此經二人瑟相者一人皆左何瑟又大射僕人正相大師以諸文言之故知每工一人若然此經工四人二人瑟相二人則工二人歌雖不言相亦二人可知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云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者彼謂將射樂正命弟子相工遷樂於下降將如初入之次第亦瑟先歌後引之證弟子相工之事天子相亦使眡瞭爲之知者見周禮眡瞭職云凡樂事相瞽是也云凡工瞽矇也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故詩大雅云矇瞍奏工是也引論語者證瞽人無目須扶之義也云師即大師之官無目瞽矇之長也云後首者變於君也者案燕禮云小臣左何瑟面鼓注云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此鄉飲酒亦尚樂而不面鼓者變於君也案大射注於射略於樂鄉射亦應主於射略於樂所以面鼓亦是變於君也云挎持也者瑟底有孔越以指深入謂之挎也云其相歌者徒相也者徒空也無可荷空以右手相以經不言故言云內弦側擔之者以左於外側擔之使弦向內也）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也）疏（注正長也○釋曰案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言先升對後升云長樂官之長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于西方近其事○近附近之近）疏（注降立至其事○釋曰工入升不言歌瑟先後案上文已云瑟先其歌知也鄭知降立於西方近其事者鄉射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故知西方是近其事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傚戶孝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更音

庚知音智）疏（注三者至明也○釋曰凡歌詩之法皆歌其鄭此時貢賢能擬爲卿大夫或爲君所燕食以鹿鳴詩也或爲君出聘以皇皇者華詩也或使反爲君勞來以四牡詩也故賓賢能而預歌此三篇使習之也云三者皆小雅篇也者其詩見於小雅之內也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者自此已下鄭皆先引詩序於上後引詩經於下以其子夏作序所以序述經意故鄭並引之也案鹿鳴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然後羣臣嘉賓得盡其心之事還依序而言也云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至可則傚也者案彼經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又云示我周行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是則是傚之事四牡序行勞使臣之來也經云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豈不懷歸將母來諗皇皇者華序云君遣使臣也經云於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周爰諮謀之事故鄭依而引之爲證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疏（注一人至之洗○釋曰云一人工之長也者謂就四人之內爲首者也云凡工賤不爲之洗者下大師爲之洗是君賜者爲之洗明自外不爲之洗也案此鄉飲酒及燕禮同是主欲心尚樂之事故有升歌笙間合樂及其獻工獻笙後間合不獻以知二節自前已得獻故不復重獻鄉射主於射略於樂無笙間唯有合樂笙工並爲至終總獻之大射亦主於射略於樂但不見歌不合樂故有升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後乃下管新宮不復得獻此君禮異於鄉射也若鄉射與大射同略於樂大射不略升歌而略笙間合者二南是鄉大夫之正小雅是諸侯之正鄭注鄉射云不略合樂者不可略其正諸侯不略鹿鳴之等義亦然也）薦脯醢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疏（注使人至祭薦○釋曰知使人相祭者以相者扶工之每事使之指授故知還使相者爲之知祭酒祭薦者以其云獻薦脯醢即云相祭知相其祭酒祭薦也）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坐授之）疏（注坐授之○釋曰知坐授之者以經不云與故知坐授之也）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

（也今文辨爲偏疏注祭飲至爲偏○釋曰言獻酒重無不祭也者衆工諸事皆不備尚祭飲則知得獻酒無有不祭故云獻酒重無不祭也其正酬亦祭至於旅酬以下則不祭而已故下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鄭注云敬禮殺也不甚絜也此衆工亦不洗而祭是以云獻酒重無不祭也）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音泰爲于僞反○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疏注大夫至則後○釋曰天子諸侯有常官則有大師也大夫則無常官若君賜之樂幷樂人與之則亦謂之大師主人爲之洗若然工非大師則無洗云賓介降從主人也者案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賓降注云大夫不降尊也此既大夫禮則有大夫亦不降可知也云工大師也者既言大師則爲之洗而云工不辭洗鐵知工即大師是以論語云師冕見孔子爲之相鄭云相扶工是工爲樂人之捴稱也云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者以其前工有瑟有歌後別言大師則

大師能瑟或在瑟中若大師能歌或在歌中故云大師或瑟或歌也云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者以其序入及升堂皆瑟先歌後其獻法皆先瑟後歌是以知獻之瑟先歌後隨大師所在以次獻之也燕禮云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注云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燕禮諸侯禮有長官不言大師以燕禮主爲臣子故工四人從大夫制其大師入工不別言之也大射云主人洗升實爵燕工工不興左瑟注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若大師在歌亦先得獻與燕異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陔古才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相如字風方鳳反重直用反父音甫）

（疏笙入至華黍○釋曰此升歌訖得乃始入也云磬南北面者磬既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在磬南北面而云笙入磬南北面者在磬者之南北面也○注笙吹至信也○釋曰言小雅篇也者今序仍在魚麗之下是小雅也云今亡其義未聞者案詩魚麗之下見子夏序序此三篇案彼子夏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以上是子夏序文則云有其義而亡其辭者此是毛公續序云有其義指子夏序有其義也云而亡其辭者謂詩辭亡矣若然彼亡辭此亡義與此義異也云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至明矣者欲明周公制此儀禮之時有此三篇之意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者禮運云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是幽厲尤甚者也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者自幽厲已後稍稍更加廢棄此篇之失也又引孔子以下至其信者欲明孔子以前言亡三篇之意也案南陔注云孔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時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意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彼詩鄭注又與此不同者鄭君注禮之時未

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子後失必知秦國及秦之世者以子夏作序具序三篇之義聞其詩見在毛公之時亡其辭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和胡臥反疏注一人至于下○釋曰自此至不祭論獻笙者之事云一人拜者謂在地拜乃盡階不升堂受爵也云一人笙之長者也者笙者四人今云一人受爵明據爲首長者而言也云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者案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曰小者謂之和是也云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者即此一人拜者亦在堂下可知但獻工之時拜送在西階東以工在階東故也此主人拜送笙之時在西階上以其笙在階下故不同也）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受爵于西階上薦之皆於其位磬南今

（文辯爲偏）〔疏〕（注亦受至爲偏○釋曰衆笙除一人之外入者不備禮故亦受爵於西階上者與一人同也云薦之皆於其位磬南者依前笙入立于磬南之處是其類也）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間廁之間麗力知反本或作離○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纍力追反蔓音萬樂音洛治直吏反長如字）〔疏〕（乃間至由儀○釋曰此一經堂下吹笙堂上升歌間代而作故謂之乃間也○注間代至未聞○釋曰云謂一歌則一吹者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此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其詩見在云六者皆小雅篇也者見編在小雅之內故知之見在者鄭君亦先引其序後引其詩案魚麗序云魚麗美萬物盛多也詩云君子有酒旨且多南有嘉魚序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詩云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山有臺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遐不眉壽是也此其鄭君所言義意云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者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已公續序義與南陔白華華黍同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雎七徐反覃大南反卷九轉反召音邵注同蘋毗人反○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妃芳非反岐其宜反采地之采七代反被皮義反夏戶雅反遏於葛反）〔疏〕（合樂至未聞○釋曰此一經總論堂上堂下衆聲俱合之事也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故云衆聲俱作云周南召南國風篇也者案論語注國風之首篇謂十五國風之篇首義可知也云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知也者案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是也既名房中之樂用鍾鼓奏之者諸侯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鍾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鍾鼓則謂之房中之樂也云關雎言后妃之德以下至脩其法度周南三篇則言后妃召南三篇則言夫人不同者此雖同是文王之化召南是文王未受命之前之事諸侯之禮故稱夫人周南是文王受命稱王之後天子之禮故稱后也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者案魯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鄭云大王自豳徙居岐陽是大王居於岐陽也兼言王季者王季人之子繼大王後亦居岐陽至文王始居于豐故兼言王季也云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者文王得鸑鷟鳴于岐又實始翦商王季又纂我祖考是其以興王業也云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者文王徙居豐得赤雀之命故云以受命也鄭注鄉射云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彼兼言文王者欲見文王未受命以前亦得召南之化知者案羔羊詩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標有梅序云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此不兼言文王者欲文王徙豐受命之後專行周南之教是周南十一篇唯言文

王之化不言大王王季也大雅以刑于寡妻者是謂思齊之詩也引之者證文王施化自近及遠自微至著之意云其始一國耳者謂大王自豳遷于岐山周原豳豳過百里之地言此者欲見其從居于豐以後三分天下以此故國分與二公故云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也云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者此二公身爲三公下兼卿士即上采地一也云此者欲見采地得稱周召之意云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者欲見周召皆稱南之意也云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欲屬之召南焉者謂文王未受命以前也云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者謂受命以後也故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上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必將二南繫此二公者天子之風文王受命稱王故繫於二公也云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者欲見合樂之時作此六篇之意也云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者此據燕禮而言之也云鄉樂者風也者亦據燕禮而言故燕禮記云爲合鄉樂者據此鄉飲酒鄉大夫所用也云小雅爲諸侯之樂者則升歌鹿鳴之等是也云大雅頌爲天子之樂者肆夏繁遏渠之等是也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者據此鄉飲酒爲饗禮升歌鹿鳴進取諸侯之樂饗禮盛可以進取也云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者逮及也以燕禮輕故言可以逮下也鄭君據儀禮上下而言其實饗同樂知者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是與燕禮同樂也若然小雅云饗或進取燕可以逮下者饗亦逮下也云春秋傳曰者襄公四年左氏傳文彼云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穆叔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引之者證四夏繁遏渠是頌謂天子之樂歌案鍾師杜子春注引呂叔玉云四夏時邁也繁遏執兢也渠思文也鄭君不從以爲詩篇名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去之是以頌不能具是也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者此約穆叔云肆夏繁遏渠

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則頌也元侯大國之君也凡合樂者遍取卑者一節故歌頌合大雅也若元侯自相享亦依此案特縣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鄭云諸侯相燕天子與國君燕與大國之者族國諸及襄公四年公言饗見之者亦然饗同也向來所言皆據升歌合樂有此事申之差若納賓之樂天子與五等諸侯同用肆夏是以燕禮納賓用肆夏禮記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大夫不得用之其諸侯以下同用之也云其笙間之篇未聞者案鄉飲酒禮笙間之樂前與升歌同在小雅則知元侯及國君相饗燕笙間亦同升歌矣而云未聞知謂如由庚由儀之等篇名未聞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注樂正至北面。釋曰鄭知降立西階東北面者以其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故知位在此也鄉飲酒及鄉射大夫禮卑無大師故二告樂備國君禮備有大師告樂備大射不告樂備者是禮主於射略於樂故也）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由便）疏（注不由北方由便。釋曰自此至退立于觶南論立司正之事云不從北方由便者主人席之南上升由下降由上是其常而言不從北方由便者解禮故所以升由下降由上者是由便也）側降（賓介不從）疏（注賓介不從。釋曰側者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上來云人降賓介皆從降此獨不從者以其方燕禮殺故也）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相悉亮反。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爲于僞反懈古賣反惰徒臥反監古銜反）疏（注作使至其許。釋曰上經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爲司正監察賓上之事故使相爲司正也云禮樂之正既成者謂主人與賓行獻酬之禮畢是禮成也升歌笙間合樂三終是樂成也故鄭總言禮樂之正既成也）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

（【疏】注為賓至西階○釋曰此司正升西階適阼階上案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彼此同此不言由楹內者省文也云告賓於西階者鄉射云司正西階上故知也）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疏】注再拜至就席○釋曰凡相拜者當在賓主拜前今相拜云在賓拜下者以經云司正告于主人因即拜賓賓即答拜文理切不得先言相拜故退之在下與賓相拜在賓主拜前是以鄉射云司正告于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是其相拜在前也云賓主既拜揖就席者以鄉射賓主拜訖即揖就席故也知此亦然也）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共九勇反注同○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己帥而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疏】注階間至北面○釋曰云

階間北面東西節也者階間謂兩階之間東西等是東西節也云其南北當中庭者案鄉射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此經雖不言中庭宜與彼同故云中庭也云己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此是論語孔子語季康子之言也彼言子帥指季康子為子此言己帥指司正為己欲見司正退也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者欲見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也云燕禮曰右還北面者燕禮司正降自西階右還北面取不背其君此亦降自西階亦右還北面取不背大夫也故引以為證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絜敬立於其南以察眾【疏】注洗觶至察眾○釋曰執觶興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又此文及鄉射奠空觶皆位南北面奠之燕禮大射皆南面奠之者以國君禮盛儀多故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

（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徧長幼無遺矣○長丁丈反弟大計反【疏】[illegible]至賓席○釋曰自此至司正降復位論堂上堂下徧行旅酬之事云取俎西之觶者謂前一人舉觶奠于薦右今為旅酬而與之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云主人降席不云自南方北方者案下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指此文也○注初起至遺矣○釋曰云凡旅酬也者少長以齒以下並是鄉飲酒義文是以彼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案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者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言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與[illegible]記又云無筭爵然後與者然此旅酬得終於沃洗者鄭解旅酬之大法欲見堂上賓主人之黨無不與故鄭君連引無筭爵旅酬而言終沃洗也其此時未及沃洗也）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

（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鄉許亮反）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疏】注旅酬同階禮殺○釋曰决上正酬時不同階今同階故云禮殺也）賓揖復席（酬主人訖）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疏】注其酌至如之○釋曰知西南面授介者案賓酬主人時於西階上東南面向之則知此主人酬介於西階上西南面可知自此已下旅酬酌者亦如之者謂酬酌此介實觶西南面授之以其旅酬皆如介故也）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相息亮反下同）（旅序也於是介酬眾賓眾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眾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疏】注旅序至別之○釋曰上文作相為司正注云將留賓為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今以賓主及介旅

（酬不監之至衆賓乃監者以其主人與賓介習禮已久又各一位不嫌失禮至於衆賓既不久習禮又同在一位恐其失禮故須監之也云某者衆賓姓也者以某在于上故知是衆賓姓也若單言某則是字故鄉射云某酬某子注云某者字也云同姓則以伯仲別之者但此衆賓之內有同姓同正命之則呼伯仲別之也云又同則以其字別之者為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以其甫且字別之也）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辟音避疏注辟受至北面○釋曰司正初時在堂上西階西北命受酬者訖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者一則案此下文受衆酬者受自左即是司正立處故須辟之二則東面時贊上贊下便也云始升相西階西北面者雖無正文以衆賓之席在賓西南面介酬在西階上司正升相旅當在西階西北面命賓汝知位如此也）受酬者自介右（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疏注由介至故位○釋曰北面以東為右故鄭云由介東也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者凡授受之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即下文衆受酬者是也此受介酬者應自介左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云尊介使不失故位也）衆受酬者受自左（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今文無衆酬也疏注後將至酬也○釋曰言衆受酬者謂上衆賓之內為首者一人自介右受之自第二以下升堂上衆賓皆自左受之言變於介者即是授受之常法也）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疏注辯辯至階上○釋曰引鄉射者彼禮與此同經直言辯不去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者文不具故引以證也）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疏注觶南之位○釋曰復位者以相旅畢堂上無事故降復觶南之位）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

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媵以證反疏注二人至盥洗○釋曰自此至無筭樂論賓主燕坐爵樂無數之事云賓介席末答拜者賓於席西南面答拜介於席南東面答云二人亦主人之吏者亦上一人舉觶是主人之吏以其主人使之故知皆是主人之吏也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以其大夫尊於介故也引燕禮者證此二人舉觶將盥時亦於洗南西面北上以次盥手也）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於席末拜疏注於席末拜○釋曰言席末拜者賓在席西南面介在席南東面以其俱是答拜故同前席末拜也）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疏皆進至其所○釋曰言皆進者一人之賓所奠觶于薦西一人之介所奠觶于薦南○注賓言至異文○釋曰尊者得卑者物言取是以家語云哀公假馬於季氏孔子曰君於臣有取無假故賓尊言取介卑言受也）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弛式氏反疏司正至以俎○釋曰云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此不言阼階上受案鄉射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於賓則此亦同彼云主人曰請坐于賓者亦是使司正傳語於賓也○注至此至貴者○釋曰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於賓也云酒清肴乾者案聘義云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彼上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則是聘射皆有鄉酒禮故此鄉飲酒引之云賓主百拜者樂記文彼是飲酒禮與此同故引而相證但此鄉飲酒之禮雖無百拜舉全數而言也云強有力者亦聘義文言此者欲見自此以前未得安坐飲食也云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者此雜記文略而言之此以弓弩喻行禮之法張而不弛以喻旅酬已前立行禮弛而不張喻無筭爵以後

（坐食一張一弛是文武之道張而不弛弛而不張文武之道故後須坐也云俎者肴之貴者謂骨體而肉賤故云尊之貴者去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自旅以前立行禮是盛自此後無算爵坐以禮謂之殺故今將坐辭以俎不敢以禮殺當賓者案燕禮司正奠觶于中庭請徹俎而坐此禮司正監旅訖二人舉觶後將行無算爵始請坐于賓不同者燕禮司正之前云二人致爵三舉旅得爵多故司正奠時即坐燕此禮由來未行旅酬故使二人舉觶徹俎後乃坐也）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傳丈專反）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疏西階至之義○釋曰云弟子賓之少者以其稱弟子故知是賓之少者西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賓敬主人而使弟子徹俎故云賓之弟也）司正升立于席端（待事疏釋曰司正降階前命弟子徹俎訖即升立于席端弟子仍未徹俎故鄭云待事也）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爲僎或爲全疏賓降至南面○釋曰皆立者將取俎以授人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注皆立至爲全○釋曰云皆立相須徹俎也者須待也受俎之人一時徹而授之也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以鄉射云大夫若有遵者入門左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既云大夫若有遵明士不得有遵又士立于下不得升堂故知此遵是大夫也云或有無者下文云賓若有遵言若者不定之辭故知或有或無也云來不來用時事耳者言來者與不來事在當時故云用時事耳）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

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疏賓取至皆降○釋曰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案燕禮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與此不同者彼公不降故宰夫降阼階此主人降自阼階故弟子降自西階也○注取俎至之位○釋曰云取俎者皆鄉其席者以其俎在席前鄉席取俎還轉授之故經皆言還授也云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者以其下云揖讓如初升既知此降時亦復初入之位位在東階西階相讓也）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吐活反○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今文說爲稅疏說屨至升坐○釋曰自此以下至再拜論燕算爵歡酒禮終送賓之事也云如初升坐者謂賓主初入揖讓而升堂升堂雖同前則升堂立此則即席坐與前異也○注說屨至爲稅○釋曰云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凡堂上行禮之法立行禮不說屨坐則說屨空則不宜陳於側故降說屨然後升坐也云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者案曲禮云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鄭注云近於相鄉敬也案主著屨之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今說之亦北面鄉階主人先坐左賓先坐右亦取近於相鄉敬之義也）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賓也○胾壯吏反鄉許亮反作嚮同疏注羞進至賓也○釋曰知所進者狗胾醢者案下記云其牲狗禮記又云羞不踰牲則所羞者狗胾也但醢異禮作之牲諸經又不見以狗作醢則胾必狗也醢則當象有餘牲也云鄉射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者骨體貴人不食故云致敬胾醢隨人所食故云盡愛也）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皆是疏注算數至皆是○釋曰引鄉射禮者證此無算爵從首至末更從上至下唯醉乃止鄭云皆是者從首至末皆是行無算爵之義）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札壯八切疏注燕樂至無算○釋曰云燕樂亦無數者亦上無算爵也衆上升歌笙間合樂皆三終言）

（有數此所無也云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者以其不言風雅故知或間如上間歌用小雅也或合用二南也言或間或合者於後利用其一但不並用也引春秋者彼是國君禮此是大夫禮見其與也但無筭之樂還尊卑用之案春秋爲季札所歌大雅與頌者但季札請觀周樂魯爲之盡陳又魯周公之後歌樂得與元侯同故無筭之樂雅頌並作也）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罷皮賣反劉音皮）疏（注陔陔至皆出○釋曰云陔陔夏也者周禮鍾師有陔夏故云陔夏也云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者案鍾師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言以鍾鼓者庭中先擊鍾却擊鼓而奏此九夏故云是奏陔夏則有

鍾鼓矣云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者鍾師天子禮有鍾鼓大射諸侯禮亦具有鍾鼓故云天子諸侯備用之云大夫士鼓而已者案鄉射云不鼓不釋明無鍾可知此且語士鍾鼓若用九夏則尊卑不同天子則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王夏得奏其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文用陔夏其餘無文云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者據此奏陔夏之時其鼓約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而知此無正文故云蓋彼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此鄉大夫無東縣直有一鼓而已故縣在阼階之西南此鄉主人也引鄉射者證賓出遠近陔作之義云賓出衆賓皆出者經賓據正賓不言衆賓與介則賓出之時衆賓與介俱出可知）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疏（注門東至終也○釋曰云門東西面拜也者此約主人迎賓之時門東西面拜今送賓還依此位立也云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者於迎賓介時賓介答拜今送賓主人再拜若賓介答拜是行禮無終畢故賓介不答是禮有終也不言衆賓者迎送俱不拜故不言也）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

乃入（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疏（注賓至乃入○釋曰自此已下至不加席論鄉內有諸公大夫來觀禮主人迎之與行禮事也○注不干至之公○釋曰言不干主人正禮也者謂賓主獻酢是也是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乃入若然即是作樂前入而於此篇末乃言之者以其無常或來或不來故於後言之也云遵者諸公大夫也者孤只一人而言諸者案鄭注燕禮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下三監案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王制所陳是殷法言容者周公制禮時因而不改故云容也云大國有孤四命者周禮典命文謂之公者若天子有三公也）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重直龍反○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者遵者亦鄉大夫）疏（注席此至大夫○釋曰言三重再重者席有地可依若衣裳在身一領即爲一重再重三重猶一領三領也云席此二者於賓東者賓在戶牖之間酒尊又在戶東席此二者又在酒尊之東

但繼賓而言耳云尊之不與鄉人齒也者鄉人謂衆賓之席在賓西故云不與鄉人齒案上注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今此言齒者彼云無正齒位者對黨正飲酒鄉人五十已上有齒法鄉飲酒貢士以德爲比故云無正齒位之禮此言齒者謂七已上來觀禮乃有齒法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者案周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彼是天子黨正飲酒法故知天子之國三命不齒此是天子貢人鄉飲酒法鄭引之爲證者欲見天子鄉飲酒三命不齒同也云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此篇及鄉射皆云若有大夫不辨命數故知爵爲大夫則不齒也皆謂鄉射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則與此異案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下文云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注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又飲黨正飲酒云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但文王世子是諸侯之法即諸侯黨正飲酒還與天子同但諸侯之國一命已上至三

（命大夫士具有言一命齒於鄉里者有公侯伯之士一命與堂下鄉人齒以其士立堂下故也子男之士不一命與一命之士同齒於階下子男之大夫一命坐於上六十以上齒於堂再命齒於父族者謂子男之卿與公侯伯之大夫以父族爲賓則與之齒異姓爲賓則不與之齒席於尊東三命不齒者謂公侯伯之卿雖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席於尊東也云不言遵者遵者亦卿大夫者案上文賓若有遵者與諸公大夫雖文異諸公大夫則遵也故鄭云遵者諸公大夫也明此經不言遵者亦卿大夫可知）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如音若出注去起呂反下同○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也辭之席謙自同於大夫疏公如至去之○釋曰此據諸公大夫入賓介與衆賓皆避之降復西階下東面位○注如讀至大夫○釋曰鄭曰如讀若今之若者前無大夫入直以大夫與主人爲禮是其當公則非當故鄭讀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云主人迎於門內者以經公如大夫主人下言出故知迎於門內也云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者大夫再重公三重故辭去一席同於大夫再重）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疏大夫至加席○釋曰云大夫則如介禮者以其公如賓故大夫則如介禮主人迎賓賓厭介此公與大夫同入公亦厭大夫故云大夫如介禮云有諸公則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者大夫再重是其正大夫以公在故謙委加席於席端主人不徹也○注加席至再重○釋曰云加席上席也者以其再重三重席皆一種故云上席也記云蒲筵緇布純明無異也以其鄉大夫賢者公與大夫來觀禮而已故但加重數更無異席也公食大夫禮異國之客有別席是以公食大夫云宰夫設筵加席几又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注云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藻席畫純是與當國之大夫異也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者以其燕私故）

（也大射云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與公侯同者以其大射辨尊卑故也）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朝直遙反下皆同疏注拜賜至鄉服○釋曰鄭知鄉服是朝服者下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也此賓言鄉服其鄉射賓言朝服不同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以公士爲賓謂在朝者朝服是其常此賓是鄉人子弟未仕雖著朝服仍以鄉服言之故鄭云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復扶又反疏注拜賓至乃退○釋曰引鄉射者於此文不具故引以爲證明彼此賓主皆不相見門外拜謝而已造）主人釋服（釋朝服更服玄端也古文釋作舍疏主人釋服○釋曰自此已下至鄉樂唯所欲論後日息司正徵唯所欲更行飲酒之禮○注釋朝至作舍○釋曰言釋朝服更服玄端也者以其昨日正行賓舉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玄端也）乃息司正（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勞力報反長丁丈反疏注息勞至長也○釋曰鄭云勞賜昨日贊執事者案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鄭注云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者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明此時勞可知今獨言司正司正是庭長故獨言之也）無介（勞禮略也司正爲賓疏注勞禮至爲賓○釋曰此勞特司正爲賓當立介以輔賓無介者勞禮殺也）不殺（殺所八反○市買若因所有可也不殺則無俎疏注市買至無俎○釋曰市買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云不殺則無俎者其殺則俎以盛骨體既言不殺故知無俎也）薦脯醢（羞同也疏注羞同也○釋曰以其脯醢與正行飲酒同有此薦故云羞同也）羞唯所有（在有何物疏注在有何物○釋曰羞謂上文正行飲酒之時用狗胾今不殺故言羞唯所有也云在有何物者雜物皆是也）徵唯所欲（徵召也疏注徵召也○釋曰作日正行飲酒不得及親友故今禮食之餘別召知友故言徵唯所欲也）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告）

（也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筋居勲反請至所欲○釋曰案曲禮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先生老人教學者故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也云君子國中有盛德者者此君子則曲禮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也又玉藻云居士錦帶鄭云居士道藝處士亦一也云可者召不召唯所欲者上文云徵唯所欲上下相成鮮也）賓介不與（與音預○禮瀆則褻古文與爲預）疏（注禮瀆至爲預○釋曰賓介昨日正行禮今又召之則是數數則瀆瀆則不敬故云禮瀆則褻是以不與）鄉樂唯欲（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疏（注鄉樂至君也○釋曰云鄉樂周南召南者上注以二南爲鄉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故知二南也但鄉燕同樂上正行飲酒歌小雅今燕不歌鹿鳴魚麗是避國君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韠音畢衣於既反）疏（記鄉至宿戒○釋曰上經直云主人與先生謀賓介不云服衣不云使能及不宿戒之事故記之也○注鄉人至宿戒○釋曰鄉鄉人謂鄉大夫者以鄉大夫爲主人故知鄉大夫知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者玄端即朝服之衣裳又與韠同色屨亦同裳色故知義然也云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又宿戒者此即士冠先戒賓及宿是也此直戒而不宿與冠禮異）

蒲筵緇布純（純之閏反或章允反○筵席也純緣也○緣以絹反）疏（釋曰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此不言常文不具也倍尋曰常丈六尺也）尊綌冪賓至徹之（綌葛也冪覆尊巾）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亨于堂東北（亨普庚反○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疏（注祖陽至萬民○釋曰此據鄉飲酒義而言以正月三陽生之月萬物出地盛於東南故云祖陽氣之所始也引易頤彖辭者義取養賢能而賓舉之事也）獻用爵其他用觶（觶之豉反○爵尊不褻用之）疏（注爵尊不褻用之○釋曰案上獻賓獻衆賓等皆用一升之爵至酬及旅酬之等皆用三升之觶以獻爲初相敬故用爵以酬之等皆用爲相勸故用觶是以鄭云爵尊不褻用之也）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挺大頂反本亦作脡同○挺猶職也鄉射禮曰祭半職職長尺有二寸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職音識朐其于反）疏（注挺猶至右末○釋曰此橫祭于其上者於脯爲橫於人爲縮其挺有五通祭者六故鄉射記云薦脯用籩五職祭半職橫于上職長尺二寸則祭半職者長六寸此脯不言長短者記文不具也云冠禮之饌脯醢南上者欲見此房中之饌亦南上也引曲禮者欲見此脯與曲禮脯羞雖朐挺有異其設之皆橫於人前鄭彼注云屈中曰朐以左手案之右手擘之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疏（注亨狗至東方○釋曰亨狗於東方孰乃載之於俎饌陳於東壁既饌於東方恐由東階升故記辨之云自西階升也）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

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胳音格一音各腠千豆反○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上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捧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胳作骼○脛户定反臑乃報反膞劉音純捧苦圭反骼古白反）疏（注凡牲至作骼○釋曰此序體賓用肩主人用臂介用胳其間有臑肫在而介不用者蓋爲大夫俎故此闕焉是以鄉射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注云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是臑肫爲大夫明矣大夫雖尊不奪賓主正禮故用體卑於主人與賓而尊於介也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若有一大夫即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介用胳故肫胳兩見亦是也云後脛骨二膞胳也者此皆如特牲少牢不取殽也云祭統者據祭祀歸俎之法此據飲酒主人之禮引之者取一邊骨有貴賤之義以其賓用肩主人用臂介用胳前貴於後也）以爵拜者不徒作（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疏（注作起至主人○釋曰經直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鄭知拜

（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者以其拜受爵者有不酢主人法故上經衆賓之長一人受爵而不酢主人故此是拜既爵起必酢主人者也）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降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唯工不從此禮○殺所界反）疏注降殺至此禮○釋曰以工無目故不使立卒爵唯坐卒爵不拜既爵與立卒爵者同故云唯工不從此禮也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欲其妨）疏注不飲至其妨○釋曰奠於左者謂主人酬賓之觶主人奠於薦右客不盡主人之歡奠之於左是不欲其妨後奠爵也將舉於右（便也）疏注便也○釋曰謂若上文一人舉觶爲旅酬使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皆奠於右是其將舉者於右以右手舉之便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疏注於三至不洗○釋曰此記上主人獻衆賓時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爵衆賓長一人降亦進東向辭洗如賓禮是於三人之中復差尊者得辭洗餘二雖爲之洗不敢辭也云其下不洗者謂其堂下立者不爲之洗獻之而已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疏注賢者至於門○釋曰此謂堂下立者鄉人賢者或多或少若少則東面北上統於堂也若多東面立不盡即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也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與音預○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西階東北面）疏注謂其至北面○釋曰云謂其飲之次也者謂樂正與立者以齒受旅是飲之次也云薦者以先飲以薦依飲之次而薦之故明飲也必知飲薦相將者案上經云衆賓之徧有脯醢鄭注云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此言樂正與云者皆薦以齒明受獻乃薦於衆賓在下者同也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illegible]獻賓獻大夫[illegible]工皆有薦）疏釋曰徒空也謂獻賓獻大夫獻工不空以爵獻之而已皆有薦脯醢作大夫不入（後樂賢者）疏注後樂賢者○釋曰大夫之入當一人舉觶之後未樂作之前以助主人樂賓若樂作之後入則後於樂賢者故不入也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疏注明其至三爵○釋曰鄭知上篚三爵者以上經初主人獻賓時云取爵於篚降洗獻賓賓酢主人奠爵于序端酬賓訖又取爵於東序端以獻介受酢訖奠爵于西楹南降三拜衆賓訖猶升取爵於西楹下一獻堂上堂下衆賓訖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是其上篚一爵也此記又云獻工於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是上篚二爵也又鄉射禮獻大夫云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洗獻大夫此篇亦有大夫故知上篚有三爵也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作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古文無上）疏注謂主至無上○釋曰上經主人獻笙於西階上此記人又言之也爲拜送爵而言也故鄭云主人拜送爵也云於工拜于作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者以工坐於西階東主人不得西階上拜送爵故也此笙在西階獻於西階上嫌亦作階拜送故此明之也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縮所六反霤力又反○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鼓在其北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古文縮爲蹙○從子容反縣音玄蹙子六反）疏注縮從至爲蹙○釋曰鄭知此是諸侯之鄉大夫者周禮春官小胥掌樂縣之法而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今諸侯卿大夫合鍾磬俱有今直云磬是以鄭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云射則磬在東者據鄉射而言避射位故在東與西階間異也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疏注席南至由便○釋曰案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注云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是以主人與介席南方爲上故升由下降由上者便也若然席坐在陰以東爲上者統於主人也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疏注司正至薦之○釋曰案下文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

（後與是其燕獻也因舉觶爲前其位故）凡旅不洗（敬禮殺也）疏（注敬禮殺也○釋曰案上二人舉觶皆爲旅始不可不自絜故洗自此以後旅酬皆不洗故云凡旅不洗也）不洗者不祭（不甚絜也）○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疏（注後正至燕矣○釋曰旅謂旅酬所酬獻皆拜拜受故云正禮既旅之後無算爵行燕飲之法非正禮故士不入後正禮故也）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從才用反○送之）疏（釋曰以上文正經賓介遵者之俎直云降自西階無出之文故記之受之必授從者以其己所當得也）主人之俎以東（藏於東方）疏（注藏於東方○釋曰以上文直云主人授弟子俎弟子以降自西階不言以東故記人辨之云藏於東方者以其主人故云藏之）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疏（釋曰陔謂陔夏詩篇名命擊鼓者賓降自西階恐賓醉失禮故至階奏之）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疏（注其西至於公○釋曰若有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賓也）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與音預○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鼏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疏（注贊佐至獻酒○釋曰云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者以其主人之屬故也）無算爵然後與（燕乃及之）疏（注燕乃及之○釋曰以其主人之屬非主人所敬故無算爵乃得酒也）

儀禮注疏卷第四

儀禮注疏卷第五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疏（釋曰鄭云州長春秋以禮會人而射於州序者周礼地官州長職文也鄭引之者證此鄉射是州長射法云謂之鄉者欲見州長射得名鄉射之意云州鄉之屬名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州爲鄉是州屬鄉故云州鄉之屬云鄉大夫或在焉者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則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州長射礼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故名鄉射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礼故云不改其禮案經鄉大夫射於庠云堂則由楹外又云堂則物當楣又云大夫用兕中其礼與士射於序別而云不改者大射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禮及余旅而射爲不改其實亦有少異也鄭云射禮於五禮屬嘉禮者案周礼大宗伯云以嘉礼親萬民丁有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故知屬嘉礼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長丁丈反警音景語魚據反爲于僞反）疏（鄉射至乃請○釋曰自此盡無介論州長將射先戒賓之事案大射前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射前一日樂人宿縣此不言日數則戒賓與射同日矣禮同鄉飲酒也以其鄉射先行鄉飲酒鄉飲酒戒賓與飲酒同日知此鄉射戒賓與射亦同日也○注主人至庶乎○釋曰案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illegible]以經云釋

（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是皆爲此州長射而言是諸侯州長可知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爲之若然記云大夫兕中者爲鄉大夫詢衆庶而言也云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者謂大夫來臨禮之時州長戒賔不自稱稱鄉大夫以戒賔也云出迎出門也者謂出序之學門亦如鄉飲酒出庠門皆有一門入門即至堂耳云不言拜辱者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賔已也者對鄉飲酒主人戒賔賔拜辱者彼爲賔也非爲習民以禮樂故也云不謀賔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者還決鄉飲酒獻賢能故須謀先生而謀賔介禮重對此下獻賢能爲輕故不謀賔也云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者漢時雖無諸侯國而置郡爲守其王之子弟猶名國其君曰相故鄭注禮記如今從大守相臨之禮是也引之者證時節與周異也云周禮至衆庶皆周禮鄉大夫職文引之者證此鄉射中兼有鄉大夫行射禮故有射于堂及兕中之事云五物者案彼云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候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

詢之也是也鄭云和載六德者和是六德之下六德大故舉下以載上也容爲孝者入循孝行則祉行合容故以孝爲容孝是六行中之大故舉上以包下故云容包六行也云主皮六藝之射者但六藝之中射摠言諸射不專據主皮但三物教萬民射唯有主皮此詢衆庶不兼士已上故以主皮爲六藝之射以和容爲禮者禮之用和爲貴又行禮有容儀是以漢特謂禮爲容故以禮爲和容也以樂爲興舞者爲樂必興舞故興舞以表樂也若然六德與六行在身所有故可舉少以兼多六藝施於外非獨身所行不可舉一以包六但六者之中御與書數三者於施化民爲緩故特舉禮樂與射而言之鄭以主皮和容興舞非射及禮樂之正名故云與以疑之）賔禮辭許主人再拜賔荅再拜主人退賔送再拜（退還射宮者録射事(疏)注退還至射事○釋曰射宮者鄉庠州序是也知省録射事者即下文云乃張侯之等是也下言飲酒之事知不爲飲酒事者以飲酒者止爲射事故以射爲主也）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賔之禮畧(疏)注雖先至禮畧○釋曰鄭云雖先飲酒者

自此已下先言飲酒獻後乃射以是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也但鄉飲酒之禮有介一人以輔賔此無介者主於射序賔之禮畧故無介以輔賔也）乃席賔南面東上（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疏)注不言至於序○釋曰自此以下至義定論將射預前設席位尊豐縣及張侯之事也云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者決鄉飲酒在庠以其序無室庠有室此據州長射於序以其無室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言東上亦主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不得以曲禮席南向北向西方爲上因陰陽辭之也）衆賔之席繼而西（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別彼列反(疏)注言繼至殊別○釋曰甫始也言始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此決鄉飲酒三賔之席不屬殊別彼有德之人故各自特不繼有所殊別）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阼階東階）尊於賔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

也○斯如字劉音賜勺上灼反篚方匪(疏)注斯禁至陳也○釋曰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者案州長是士應言禁制不言者其中兼有卿大夫禮故舉大夫斯禁與鄉飲酒同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者經云左玄酒據人設尊北面故以西爲左若據酒則以南面爲上地道尊右以西爲右玄酒在右故云尚之若然云左據設尊又云尚之據酒尊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深申鴆反○榮屋翼也）縣于洗東北西面（縣音玄○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鍾○辟音避(疏)注此縣至無鍾○釋曰云此縣謂磬也者對大射縣鍾磬鎛具有也云縣于東方辟射位也者此言射決鄉飲酒無射事縣于階間也云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鍾者案周礼小胥職云半爲堵全爲肆鄭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鍾磬爲肆諸侯

（之卿大夫判縣者分一肆於兩廂東縣磬西縣鍾若天子之士特縣者直東廂有鍾磬二虡爲一肆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縣於東方爲特縣故云無鍾對大夫乃天子士有鍾若然此既兼卿大夫詢衆庶當爲判縣宜有鍾而總云無鍾者方以禮樂化民雖大夫亦司士特縣也若鄉飲酒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其天子諸侯鍾磬鑮具卿大夫天子士已下亦無鍾知者以其諸侯卿大夫士半天子卿大夫士若有鑮添鍾磬爲二半不得故知卿大夫已下皆無鑮也）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疏（注侯謂至數焉○釋曰此已下論預張侯之事鄭知侯用布案下記云獸侯大夫士皆言布侯則餘賓射大射其侯皆用布此鄉射采侯二正亦用布可知云綱持舌繩也者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故云綱持舌繩也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者無正文蓋目驗當時而言似云中人定揔圖九寸也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或據此而言也云侯象人者案鄭注梓人云上下皆出舌一尋若亦人張手之節也以其張侯之法下兩舌半上舌兩頭綱皆出一尋即是上廣下狹象人張足六尺張臂八尺故云象人也云綱即其足也者謂經下綱象足云是以取數焉者以下綱象足張之六尺是取數於武也）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中丁仲反事未至也）○疏（注事未至也○釋曰案下記云東方謂之右个注侯以向堂爲面也則此左下綱以西畔而言云中掩束之者案記云鄉侯一丈倍中以爲躬躬二丈倍躬以爲左右舌四丈兩舌各出一丈又云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出五尺今將此五尺與下綱不繫者中掩左廂向東特將射乃辭之故云事未至也）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爲于僞反獲如字）疏（注容謂至三丈○釋曰乏參侯道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從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云西五步者據侯之正北落西有五步即三丈也云容謂之乏者案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者

從據王三侯有三容容者以革爲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云乏者謂矢於此匱之不去故云乏也云獲者御矢也者謂唱獲者恐矢至其身故云獲者御矢也云侯道五十步者記云鄉侯五十弓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故鄭云步也云此乏去侯北十丈者五十步計之步六尺五十步則三十丈三分取一爲十丈云西三丈者經云西五步五六三十故云三丈也遠近如此者一得避矢一得去堂二十丈聞唱獲聲是其節也）

羹定（定多佞反○肉謂之羹定猶熟也謂狗熟可食）疏（注肉謂至可食○釋曰云謂狗孰者此與鄉飲酒同亨狗於東方是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朝直遙反○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疏（釋曰自此至當楣北面各再拜論主召賓從已之事此主人與賓俱朝服案鄉飲酒賓主俱不言服者以被賓禮重故戒與速賓俱朝服故不言此習禮輕是故戒時玄端召時乃朝服故須言之也必此戒時玄端者見公食大夫云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注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宜與彼同皆是戒時不言服後速時朝服故知此亦戒時玄端矣且鄉飲酒戒速俱不言服知皆朝服者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戒是也云今郡國邑下引之者欲見與周異也）

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相息亮反○相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傳文專反下傳同）疏（注相主命者○釋曰鄉飲酒云賓及衆賓皆從之彼衆介故云皆此無介故不言皆也云主人一相出迎於門外注與鄉飲酒同此亦主人自迎而言一相者使之傳賓言象相禮也）

揖衆賓（差卑禮宜異）疏（注差卑禮宜異○釋曰此賓與衆賓同是鄉人無爵者而云差卑者作據立爲賓者尊衆賓即爲卑不論有爵無爵也云禮宜異者賓則拜之衆賓則揖之是其異也）

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疏（注以猶至西面○釋曰云以猶與者案左氏傳云蔡人以吳子與楚人戰于柏舉彼以者能東西之曰以以謂驅使前人之稱此言嫌有尊使之稱故以爲與謂主人與賓是以爲平敵之義

（故須訓之云升北入入門右西面者此注亦與鄉飲酒同以其賓入東面故西面待之）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厭一涉反下賓厭同○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今文皆曰揖衆賓）疏（注引手至衆賓○釋曰此經云與鄉飲酒同此云賓少進彼亦宜然不言者文不具也）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疏（注三讓至難也○釋曰言皆行者賓主既行衆賓亦行故云皆行鄉飲酒亦皆不言者文畧也知主人先讓於賓者以其主人之法先升道賓賓後升進宜難禮之當然故知主人先讓賓也此先升一等禮之常燕禮君升一等者尊君故也）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楣亡悲反○主人拜賓至此堂）疏（注主人拜賓至此堂○釋曰知拜是拜至者鄉飲酒義云拜至拜洗公食亦云當楣北面再拜故知拜是拜至）主人坐取爵于

上篚以降（將獻賓也）疏（注將獻賓也○釋曰自此至主人阼階上荅拜論主人獻賓之事凡取爵于篚以降者皆是上篚鄉飲酒不言上者文畧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重以主人事煩賓也今文無阼階）賓對（對荅）疏（注對荅○釋曰鄉飲酒注云賓主之辭未聞此不注從可知）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西坐奠爵于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致潔敬也古文盥皆作浣○浣戶管反）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西）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乃降將更盥也古文壹皆作一）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魚

乙反○疑止也有矜莊之色）疏（注疑止至之色○釋曰鄉飲酒云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之疑正立自定之貌此言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二注相兼乃具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進於賓也凡進物曰獻）疏（注進於至曰獻○釋曰云凡進物曰獻者欲見此賓乃是鄉民而已無尊卑上下猶言獻者此獻直是進物而言獻進之也案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彼據尊敬前人雖卑亦曰獻若齊侯獻捷於魯之類義與此別也）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少辟也○辟婢亦反一音避）疏（注少退猶少辟也○釋曰鄉飲酒文與此同注云少退少辟及下文云賓少退注云少退逡巡義亦與此同）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薦進）賓升席自西方（賓升降由下也）疏（注賓升降由下也○釋曰凡席升由下降由上下文降席不由上者以主人在東敬主人不得降由上又於席西拜便使升降者由下故云升降由下也）

賓乃設折俎（折之設反後皆放此○牲體枝解節折以實俎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郤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離肺上為本下為末）疏（注郤左至為末○釋曰鄭皆約鄉飲酒知之也）尚左手嚌之（嚌才計反○嚌嘗也右手在下絕以授口嘗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挩始銳反啐七內反○挩拭也啐嘗也古文挩作說○拭音式）降席坐奠爵拜告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卒盡）主人阼階上荅拜○賓以虛爵降（將洗以酢主人）疏（注將洗以酢主人○釋曰自此至賓西階上荅拜論賓酢主人之事鄉飲酒不言虛爵直云降洗此直云虛爵降不言洗互見為義相兼乃具也）主人降

（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當東序）◆疏（注從賓至東序○釋曰皆鄉飲酒文也）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注賓北至外來○釋曰對主人自內出南面也上文主人坐取爵適洗南面是也）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反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也）疏（注反位至進也○釋曰云反位從降之位也者即上東序之西南面位云主人辭洗進者經直言反不言進鄭以言反位由前進乃反位故鄭兼之主人辭洗進也）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酢報）疏（釋曰言如初則亦一揖一讓也）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酒亦齊啐）不告旨（酒己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便鄉西反後放此）○疏（注自由至便也○釋曰鄭知義然者亦約鄉飲酒得知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疏（釋曰奠爵于序端此擬下獻衆賓故云取爵于序端與鄉飲酒同也）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觶之豉反下同○將酬賓）疏（注將酬賓○釋曰自此至當西序論酬賓之事）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

遂拜執觶興（酬勸酒）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以將酌已）疏（注以將酌已○釋曰鄭言此者前不辭洗主人自飲至此辭洗以將酌已故辭也）升不拜洗（酬禮殺也○殺所界反）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酢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賓辭辭主人復親酌已○復扶又反）疏（注賓辭至酌也○釋曰此射前獻時親酌已今復親酌已）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酬酒不舉）疏（注酬酒不舉○釋曰不鄉飲酒注引曲禮不盡人之歡之事此不言亦從鄭注可知）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衆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主人西南

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獻賓畢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徧音遍）疏（注三拜至能並○釋曰云三拜示徧也者衆賓無問多少止為三拜而已是示徧也云一拜不備禮也者衆賓人皆一拜是拜不備禮此亦荅大夫拜法以其此禮中含卿大夫法若荅士拜則亦非拜見於特牲也云獻賓畢乃與衆賓拜者自爾來唯與賓拜未與衆賓拜今始拜之故云敬不能並）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丁丈反○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乎○行下孟反）疏（注長其至有乎○釋曰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此衆非賓賢能其衆亦三人在堂上與鄉飲酒數同其堂下與賓無定數故鄭云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云國以多德行道藝為榮者案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此既鄉人則德行亦據六德六行道藝則六藝也此並與鄉飲酒賓介與衆賓之類並來與在射中）

（是以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彼亦據孔子爲鄉大夫習以禮樂之射至於誓之於後僅有存焉亦無常數之事也）主人拜送（拜送爵於衆賓右）疏（注拜送至賓右○釋曰知在衆賓右者約鄉飲酒獻衆賓皆於西階上賓右知之也）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盡）疏（釋曰此還上三人者降復賓南東面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禮彌畧）疏（注自第至彌畧○釋曰此謂堂下衆賓無數者故鄭云自第四以下云又不拜受爵禮彌畧者三賓雖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仍拜受此衆賓非直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又不拜受爵故云禮彌畧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諸於）疏（釋曰此還據堂上三人有席者故云薦諸其席謂席前也）衆賓辯有脯醢（辯音遍○）（薦於其位）疏（注薦於其位○釋曰還據堂下無席者故鄭云薦於其位不云席也）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復用）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疏（釋曰自此以下至舉觶者論旅酬之事）一人洗舉觶於賓（一人主人之吏）疏（注一人主人之吏○釋曰主人之吏亦謂府吏以下非屬官也）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奠觶）賓拜（拜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不授賤不敢也）疏（注不授賤不敢也○釋曰以其是主人之吏既賤故不敢親授奠之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受然）疏（注若親受然○釋曰云若親受然者賓辭即坐取以興故云若親受然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疏（釋曰云反奠于其所者還於薦西以其射後賓北面舉之爲旅酬故不奠于薦東也）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

大夫士非鄉人禮亦入耳今文遵爲僎○僎音遵）於鄉疏（注謂此至爲僎○釋曰云大夫若有遵者言若者或無不定故云若也鄭知是當鄉大夫者以其鄉射既興人行射禮而言大夫者當鄉大夫可知云其士也於旅乃入者下記云士既旅不入明未旅間皆得入是以未旅而射其士皆在也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者以其同是鄉大夫士禮無異故也但異鄉不助主人樂賓爲別也）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賓○別彼列反）疏（注迎大夫至於賓○釋曰鄭知迎大夫於門內者以其上文大夫入門左此經直云主人降不云出故知迎大夫於門內可知）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門內東面）疏（注不敢至東面○釋曰知初位門內東面者上文賓厭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故知也）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疏（注尊東至尊也○釋曰上云尊於賓席之東則在尊西今大夫言席於尊東明爲賓夾尊可知云不言東上統於尊也者席於尊東繼尊而言又不言東上西上是以下云大夫降席東南面降由上故知西上統於尊也）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去起呂反○辭之者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重直容反下同）疏（釋曰云升不拜洗者以大夫尊故不拜洗也云反位者大夫反西階上位云主人大夫之右拜送者謂在大夫之東拜送爵也○注辭之至重席○釋曰云辭之者謙不敢以己尊加賢者鄉射之禮鄉人爲賓記云若大夫與則以公士爲賓亦選賢者爲之故辭加席又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者鄉飲酒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大夫再重禮之正也云賓一重席者鄉人故一重縱公士爲賓亦一重也）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

齊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疏】（注凡所至東方○釋曰云凡所謂經中三事以其殺於賓若然上云不拜洗亦是殺於賓之類也云大夫升席由東方者以其大夫席西上升由下故知大夫升席由東方也）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疏】（注將酢至乃酢○釋曰自此至皆升就席論大夫酢主人訖賓主皆升就席之事知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者此經據一大夫而言故獻大夫即酢案有司徹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衆賓長升拜受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乃升長賓主人酌酢於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注云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賓尸與凡卑飲酒禮同可以相參示是辯獻長乃酢也）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疏】（注盥者至不敢褻○釋曰云盥者雖將酌自飲者以其下文大夫洗爵升授主人爵是主人酌以自酢故云雖將酌自飲云不敢褻者決有司徹主人自酌不盥是此爲尊大夫雖自酢亦不敢褻也）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將升賓）【疏】（注將升賓○釋曰云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者前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酢訖奠爵于東序端將後獻衆賓不得奠于篚中此受大夫酢不奠于篚者爲士於旅乃入擬獻士故奠爵于此也）大夫降立于賓南（雖尊不奪人之正禮）【疏】（注雖尊至正禮○釋曰大夫尊在堂則席之于尊東特尊之今降而在賓下者欲使賓主相對行禮若在其北則妨賓主揖讓之正禮故云不奪人之正禮）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大音泰）【疏】（注言少至射位○釋曰自此至告于賓論作樂之事云席工者謂爲工設席下文乃升席也云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者既言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則在西階東矣復云樂正立于其西則近席西其言從近故知樂正側近西階東則不欲大東辟射位大射亦同此注燕禮注亦然者燕亦容有射法鄉飲酒工位與此同注不言者不射故也）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相息亮反何胡可反○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疏】（工四至乃降○釋曰云工四人二瑟則是二人歌可知經不言相歌二人者以其空相亦與瑟者同故不言直言瑟之難者也○注瑟先至西方○釋曰云瑟先賤者先就事也者案大射大師少歌衆工瑟是知瑟者賤也凡工者皆先瑟後歌是賤者先即事故序亦在前若然得獻亦在前以隨其先後而取之故也云鼓在前變於君也者鄉飲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而後首此臣禮前首故云變於君燕禮與鄉飲酒相對是以燕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變云執越內弦右手相者案鄉飲酒注云內弦側擔之者擔瑟體而言燕禮注云內弦弦爲主者據弦體而說此言內弦右手相由便語異義同也云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者瑟體首寬尾狹內越孔雖長廣狹亦等但弦居瑟上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而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入則近手入則深是以通與燕禮言面鼓則云執之手入淺也大射於鄉飲酒言後首則云挎越手入深故也云相者降立西方者其相者是弟子位在西者是以下文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故知此相工是弟子故降立還於西方也）笙入立于縣中西面（縣音玄○堂下樂相從也縣中磬東立西面）【疏】（注堂下至西面○釋曰云堂下樂相從也者案上文云縣于洗東北西面此云立于縣中明是堂下相從皆在東方也云縣中磬東立西面者謂在磬東當磬之東鄭知不在磬西西面者若磬西西面則笙者背磬不可故知在磬東西面也）乃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如字劉音閤○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間間厠之間大音泰）疏（乃合至采蘋○釋曰言乃者以其作樂之法先歌後乃合樂今不歌不笙不間唯合樂故言乃以見非常故也○注不歌至歌之○釋曰據鄉飲酒燕禮作樂有四節今下歌不笙不間唯有合樂故云志在射畧於樂也云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者上注已云頌及大雅天子樂小雅諸侯樂此二南鄉大夫樂但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為主人故大夫士樂為鄉樂者也云不可畧其正也者二南是大夫士之鄉樂已之正樂故云不可畧其正者也云昔大王已下至鄉飲酒注已說義具於彼此注畧言之耳若然者燕禮與鄉飲酒文同注又與燕禮不異者以其鄉射與鄉飲酒同是大夫士禮鄉大夫士行射禮先行鄉飲酒禮鄉飲酒與鄉射自為首尾故鄉飲酒注具於此畧言燕禮是諸侯禮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與大射自為首尾是以燕禮歌笙間合鄭亦具注之大射又畧言之也）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不興者瞽矇禮畧也○矇音蒙）疏（注不興至畧也○釋曰言正歌者升歌也升歌鹿鳴是上歌諸侯樂非已正樂故以二南為正歌也言備者凡作樂皆三終此備明亦三終也云不興者瞽矇禮畧也者以工告樂正以畢告尊當興今以瞽矇無目不可責其備禮故不興者禮畧也）（於）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注樂正至北面○釋曰言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今歌備故告賓言歌備也言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者以其鄉飲酒燕禮但升歌笙間合樂皆是正歌命畧去升歌笙間三者唯有合樂於堂上故云堂上正樂畢也云正樂者對後無筭樂非正樂也下射辭歌騶虞亦是堂下非堂上故以堂上決之也云降立西階東北面者此無正文約堂上樂正位在西階東北面今降亦當在西階東北面也）主人

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為于偽反○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疏（注尊之至大師○釋曰自此至反升就席論主人獻工笙之事但天子諸侯官備有太師少師瞽人作樂之長大夫士官不備不合有大師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故春秋左氏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時以樂人賜之故鄭云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賓降主人辭降（大夫不降尊也）疏（注大夫不降尊也○釋曰云大夫不降尊也者此賓降大夫若降直與賓共文今不言大夫降鄉飲酒亦云賓降不言大夫降明大夫皆不降以其尊故也）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左瑟辭主人授爵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疏（工不至受爵○釋曰此言工不辭洗及一人拜受爵皆上大師也不言大師言工一人者欲見有大師則大師不辭洗拜受爵若無大師則凡工不辭洗拜受爵故變言工與一人假令大師左瑟先獻若歌則後獻亦先獻工一人是以鄭云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以鄉飲酒獻工時云一人不興受爵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大師為歌者未得獻先獻瑟工之長者也）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相息亮反○人相者）疏（注人相者○釋曰云人相者則弟子相之既相工明祭亦相之可知）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興受爵坐祭坐飲）疏（釋曰云工飲不拜既爵者還是上一人拜受爵者雖不拜既爵仍拜受也下衆工又對上一人拜受爵衆工不拜受爵也○注祭飲至坐飲○釋曰云祭飲不興受爵坐祭坐飲者對上賓立坐祭立飲故云坐祭坐飲亦不拜既爵可知也）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不洗者賤也衆工而不洗矣而衆笙不洗者笙賤於衆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疏（注不洗至洗也○釋曰云衆工而不洗矣而衆笙不洗者笙賤於衆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鄭云此者欲見工在上貴君賜之大師為之洗笙賤位在下正使君賜之笙人猶不為之洗況衆笙乎欲取賜笙人不為之洗之意不取衆

（笙不爲洗也）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疏釋曰此經揔獻笙人雖賤中亦有尊卑故一人升階受爵餘者不升不拜既爵則同也）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疏注亦揖至皆升○釋曰云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者謂亦前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主人共大夫行禮訖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相似故云亦若然上賓降時雖不言衆賓降衆賓卑從降可知故今從賓升也）主人降席自南方（禮殺由便）（疏注禮殺由便○釋曰自此盡未旅論立司正之事也云禮殺由便者對上文主人受酢爵時禮盛故主人降席自北方啐酒於席末亦然今此立司正禮殺故降席自南方故云禮殺由便也）側降（賓不從降）（疏注賓不從降○釋曰側降猶特降故云賓不從降也）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解古賣反監古咸反）（疏注爵備至之史○釋曰云爵備者謂賓及衆賓與尊者并工笙並得獻是爵備也云樂畢者合樂訖是樂畢以無升笙與間故不言樂成而云畢而已也云將留賓以事者下有射事射訖行旅無筭之事故須立司正以監之但中間爲射變司正爲司馬射訖反爲司正以監察儀法也引詩者證監與正爲一物皆察儀法也）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洗觶者當酬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內楹北）（疏注洗觶至楹北○釋曰云受命于主人者謂受主人請安賓之命是以下云請安于賓鄭注云傳主人之命也）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之命）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主人阼

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揖就席（爲已安也今文揖爲升）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奠觶表其位也少立自脩正慎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疏注奠觶至退立○釋曰此云北面坐奠觶鄉飲酒亦然者此二者皆臣禮故北面奠觶燕禮大射皆司正南面奠觶者彼是君禮欲取還之不背君故南面奠觶故大射云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注云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之也又取威儀多此及鄉飲酒在阼非君直此面奠觶又威儀簡故也）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立觶南亦其故擯位）（疏注立觶至擯位○釋曰云立觶南亦其故擯位者案上不有擯位此立擯位者案射禮云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爲司正則此鄉射及鄉飲酒云作相爲司正相即擯者也故知觶南者中庭故擯位也）未旅（旅序也未以次序相酬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疏注旅序至終也○釋曰旅衆也而言序者謂衆以次序相酬心於未旅而射者旅則酬禮終恐不得射故於未旅而射也此大夫士禮將射先行鄉飲酒後行旅酬而已故射前未旅而射後乃始行旅酬燕禮大射國君禮故先行燕禮雖行一獻以其辭尊卑故行四舉旅大射主爲射故再拜訖即射燕禮主爲燕故三舉旅乃射彼皆與此不同也）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使俟事於此）（疏注司正至於此○釋曰自此已下盡樂正北面立下其南論三番射事鄭知司正既立司射即選弟子之中爲三耦俟事於此者經云俟於堂西明此特始選故知既立司正司射乃選弟子俟事於此也故記云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注云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司射適堂

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袒徒旱反決古穴反挾音協一音子協反乘繩證反○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古文挾皆作接○闓音開著丁畧反又直畧反擘補革反韝古侯反見賢遍反鏃子木反又七木反弣芳甫反）

疏注司射至作接○釋曰云司射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者以其司射之弓矢豫陳於西階故司射於堂西袒決遂訖即取弓矢於階西是以下記云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是也云有司請射者此有司謂司馬故大射云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注爲政謂司馬司馬政官主射禮諸侯之州長無司馬官直言有司請射以比司馬也云司射主人之吏也者以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爲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又次之皆是士爲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爲之可知云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者此對大射人君禮有次在東方不須適堂西也云袒左免衣也知袒左者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主人左袒此及大射亦皆袒左不以吉凶相反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是也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者大射注亦然案繕人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決拾鄭注云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無正文故引士喪禮又言與以疑之若然諸侯及大夫生用象死用棘天子無問死生皆用象者蓋取其滑也云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知者以右巨指鉤弦故知著於右大擘指也以右擘著極是以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是也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以遂弦者也者大射注亦云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擘所以遂弦也云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者此篇及大射將射云袒決遂射訖則云說決拾於公雖射亦謂之拾故大射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

從於物彼亦臨射而云拾以公射袒朱襦言拾以是斂衣故變文以見義也云所以蔽膚斂衣也者言斂膚據士斂衣據大夫已上是以下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燕禮記云君射袒朱襦若對君大夫亦與士同亦蔽膚也云方持弦矢曰挾知者下記云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横之是言其方可知引大射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是其方也若側持弓矢則名執故下文云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注云側持弓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於弦尚其鏃是也云乘矢四矢也者下云司射搢三挾一个又詩云四矢反兮是四矢曰乘凡物四皆曰乘也引大射者欲見挾爲方持弦矢

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爲于僞反○言其不能謙也二三子謂衆賓已下）

疏注言其至已下○釋曰二三子謂衆賓以下者謂除三耦之外通射者而言故云謂衆賓以下也者若然投壺禮賓固辭乃許者彼因燕而爲之再辭乃許此爲衆習禮不專爲己故一辭即許大射不請者彼爲擇士而射故不須云許直告射節而已此爲衆庶習禮故云爲二三子許諾亦一辭而許也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少申召反楅音福）

疏注弟子至西面○釋曰鄭知弟子是賓黨之年少者以其賓黨西方東面今以西面命之明是賓黨是以鄭云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也言弟子故知少者知射器弓矢以下者並案下文所陳用者知之也云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者案投壺賓黨及主黨皆爲弟子皆得與投壺者彼燕法主歡心故皆與今此射與鄉人習禮鄉飲酒同上下經文黨皆不與也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倚於綺反括古活反○上堂西廉矢亦北括）

疏釋曰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者以其序在堂上故矢在弓下堂西矢在堂上隨其所宜而已云上堂西廉者以其衆弓在堂西故矢在上者還

（在堂上之廉稜也云矢亦北括者其在堂西序者北括故知堂下亦於上亦北括也）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于東序也矢在其下北括）疏（注亦倚至北括○釋曰上賓大夫弓矢在西序矢在北括此主人弓矢如上也）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吡志反○此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古文曰某從於子○近附近之也）疏（注比選至於子○釋曰言遂以者司射因上階前令弟子納射器不釋弓矢遂比三耦因曰遂故云遂以也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此者本雖各自用乃因選其力相進為宜也）司正為司馬（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為莅酒爾今射司正無事）疏（注兼官至無事○釋曰言兼官者若以諸侯對大夫大夫兼官諸侯具官特以諸侯對天子天子具官諸侯兼官各有所對故云兼官云由便也者使司正為司馬不煩餘官也案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但此篇是州長春秋習射法象士有鄉大夫三年貢士之後以五物詢眾庶射於庠鄉大夫五物詢眾庶而引孔子射于矍相之事則孔子魯之鄉人失也以其天子鄉大夫為之諸侯鄉大夫使之下大夫為之是其差也但鄉飲酒之禮二人舉觶為無算爵案此篇未旅先射射訖行旅酬酬說賓使二人舉觶為無算爵未射時詢眾庶得使公罔之裘序點二人揚觶者揚觶實在射後一酬說始行之今孔子詢眾庶之時借取無算爵時於旅也語故使公罔之裘序點二人揚觶以詢眾庶此篇司射恒執弓矢子路亦執弓矢則子路為司射也射於矍相時云射至司馬此文又云司正為司馬則使子路詢眾庶時當此節也）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說吐活反又始銳反○事至也今文說皆作稅）疏（注事至也○釋曰上張侯時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今弟子說其束不致地遂繫左下綱於植事至故也）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為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疏（注為當至名之○釋曰案下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以記

言之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從明同是西階前也云為當負侯也者下云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是也知獲者亦弟子者堂下位主人之黨在東賓弟子在西下云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言由西方是賓黨弟子可知亦上張侯者也云以事名之者以其唱獲故名獲者也）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當辟射也贊佐也遷徙也○辟音避）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相息亮反）（笴古可反○笴矢幹也今文無南○幹古但反）疏（注笴矢幹也○釋曰言如初入者亦如上升堂時相者亦在左何瑟面鼓內弦右手相如入升時也云笴矢幹也者案矢人法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北面鄉堂不與工序也○鄉許亮反）疏（注北面至序也○釋曰云不與工序也者工西面北上以南北為序樂正北面則東西為列故云不與工序也）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拾其劫反除決拾之外皆同○猶有故之辭拾更也○更音庚）疏（注猶有至更也○釋曰自此盡取扑搢之以反位論司射誘射教三耦射法之事大射有次三耦取弓矢於次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則此無次取弓矢拾者拾更也遞取弓矢見威儀故也云猶有故之辭者前已云司射兼挾乘矢此云猶是有故之辭云此者欲見司射恒執弓矢未改之意）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疏（注有司至俟事○釋曰前有司請射解為司馬此有司為弟子者以有事者皆有司故鄭注解上有司請射與大射為政請射同故解為司馬此經以納射器使弟子不見出文則弟子執射器入者即使守之以授用者故知有司還是弟子是以鄭云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遂授矢（受於納矢而授之）疏（注受於至授之○釋曰此授矢者則上文有司授弓者以其弟子執弓三矢故授弓訖復授矢是以鄭云受於納矢而授之

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未違俟處也搢插也插於帶右○插初洽反下同）

疏（注未違至帶右○釋曰上云三耦俟于堂西又云遂以北三耦於堂西此云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前後皆因前位乃未違俟處下文乃云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是移本位也云搢插也插於帶右者以其左手執弓右手抽矢而射故知插於帶右故詩云左旋右抽是也）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因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復扶又反下復言同）

疏（注爲當至時還○釋曰云因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者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今三耦立定司射卻來向三耦之北東面明司射卻時右還西南東面也）

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豫音榭出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于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下遐嫁反）

疏（注鉤楹至非也○釋曰凡行射禮耦耦各相對揖故司射誘射發東面位揖進當西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訖東行向兩楹間物須過西楹是以豫則鉤楹內北過以記云序則物當棟物近北故過由楹北也堂則由楹外過而東行以記云堂則物當楣物近南故過由楹南也云當左物者以南面爲正東爲左物北面又揖也云鉤楹繞楹而東也者北而東也云序無室可以深也者據州立序而言也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案王制云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左學右學周人東膠虞庠周立四代者通已爲四代也但質家貴右故虞殷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文家貴左故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周所立前代學者立虞夏殷三代大學若然則虞氏上庠則周之小學爲有虞

氏之庠制在西郊也立殷之右學則瞽宗周立之亦在西郊立夏后氏之東序則周之東膠立在王宮之東以其殷東序爲東膠東膠二代名故云周立四代學文王世子亦論四代學中學樂之事云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者與周立虞庠同制故引鄉飲酒義爲證鄉立庠之義也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者則此篇云堂則由楹外又記云堂則物當楣是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室堂相將有室必有堂言此者見庠則室堂俱有對榭則有堂無室也云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者周禮地官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是也云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者案宣公十六年經書成周宣榭火被雖不據學以其無室與爾雅無室曰榭同故引以爲證也云周禮作序者據州長職文云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者鄭廣解榭名爾雅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及成周宣榭及此州立榭皆是無室故云凡以該之不得旋豫及序故云宜從榭也云州立榭者下鄉也者以其鄉之庠有室有堂州榭則有堂無室故云下鄉也云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不從今文者以其虞庠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言亦者古虞文爲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若然禮記學記及州長職幷下記皆作序鄭不破之者以鄉立虞庠依虞有室州立夏序去室猶取序名是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也故不破之也）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方猶幷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幷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幷正其足○幷步頂反）

疏（注方猶至其足○釋曰云志在於射者解足未正先視侯中之意言左足至者解左足履物也右足還幷足則是立也者解經不方足還及正足之言若然還時兼視侯中也此不言畫物早晚案大射納射器之下即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此不言者畢者文略亦當在納射器後即畫之也）

不去旌（去起呂反○以其不獲）

疏（注以其不獲○釋曰以其旌擬唱獲今以三耦誘射不唱獲故不去旌也）

誘射（誘猶教也）將乘矢（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

疏（注將行至四方○釋曰云象有事於四方考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是四矢有事於四方）

執弓不挾右執弦（不挾

（注不挾矢盡○釋曰案上文司射者射時云搢[illegible]三而挾一个又云將乘矢故知矢盡空執弦也）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作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今文曰適序西疏釋曰云出于其位南適堂西者上文司射位設于所設之中之西南東面今乃適位南而北迴適堂西者取教衆耦威儀之法故也云改作一个挾之者此不在西階而在堂西故適堂西即云改取一个也）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撻地達反疏注扑所至教刑○釋曰引書者舜典文也彼謂教學之刑此爲教射法教雖不同用扑是一故引爲證也）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令力呈反中丁仲反疏注欲令至於中○釋曰自此盡搢扑論三耦爲第一番法云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者凡射主欲中侯使獲者舉旌唱獲以是豫使見之望深有志於中也）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俟待也今文俟爲立）

（疏釋曰俟待也而待者謂特司馬命去侯）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作使也疏注還左還也○釋曰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猶間也○間間厠之間疏釋曰云司射反位者反中西南東面位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疏注併東行○釋曰知並行併東行者以其既言升乃言並行故知併東行向物也云少左者言上射先升少左避下射升階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決遂因不射不備疏注不決至不備○釋曰皆左足履物者謂先以左足履物東頭合足而俟司馬命去侯云

（因不射不備此決司射誘射行事袒即決遂執弓挾矢令司馬不射故不備直袒而已也若然大射司馬正不射而袒又復決遂者彼大射志於射故司馬正不射而袒復決遂以其不爲射仍不挾矢也）司馬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弓末也大射曰左執弣揚猶舉也疏注鉤楹至舉也○釋曰鉤楹者於西楹西而北東行過由上射之後乃西南面立于物間者欲取南揚弓向侯便故也右執簫者不可一手揚弓故引大射曰左手執弣左當卻手則右執簫者右當覆手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絶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聲不絶不以宮商不絶而已鄉射威儀省偃猶仆也○省所景反仆音赴疏注聲不至仆也○釋曰云而俟者待射者發矢當坐故下云獲者坐而獲也云鄉射威儀省者決大射云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是其唱諾爲宮商是其威儀多此不者威儀

省故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還劉戶串反一音環○圜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注圜下至去侯○釋曰司馬出上射之後立於物間命去侯訖物間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圜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間西行則似直爲上射命去侯是以下射圜遶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弁）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無射之射食亦反○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傍○傍蒲郎反或作傍疏注射獲至從傍○釋曰云交于階前相左者既云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乃云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則相左之時在西階之西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近故云相左也司射既不升堂不得共司射向北司馬向南而相左也云射獲謂矢中

（人也者人謂獲者亦以事名云獵矢從傍者謂從之傍也）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后後也當從后）疏（注后後至從后○釋曰引孝經說取孝經緯援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為獲也）疏（注射者至獲也○釋曰此未釋筭故下經云獲而未釋獲鄭云但大言獲未釋其筭是也云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為獲也者詩云舍拔則獲謂射著禽獸為獲獲則得也戰伐得囚俘亦曰獲射者正鵠亦曰獲但舉旌以宮大言獲也偃旌以商小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宮為君商為臣聲和律呂相生）疏（注宮為至相生○釋曰宮為君商為臣禮記樂記文宮數八十一數最濁故為君配中央土商數七十二次君故為臣配西方金云聲和律呂相生者以其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初九與九二雖非以次相生大蔟亦由黃鍾所生故云聲和由律呂相生故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不取其餘律呂也）獲而未釋獲（但大言獲未釋其筭）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降下）疏（釋曰此上射下射升與降階上射為先又上射升降皆在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說吐活反又始銳反○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疏（注去扑至之側○釋曰云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者此司射將升堂即賓前故去扑於階西乃升是不敢佩刑器即於尊者之側也大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不升堂亦去扑者國君尊雖堂下亦去扑也）賓揖（以揖然之）疏（注以揖然之○釋曰

大射司射告公三耦卒射見公揖然之者公尊故也）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也）疏（釋曰自此盡加于楅論三耦射訖取矢之事○注揖推之也○釋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故周禮司儀天揖時揖土揖鄭注皆以推手辭之是以推手為揖但揖弓者向侯而推之以其命取矢故也揚弓者向之而揚之以其命去侯故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疏（注俟弟至教之○釋曰此即下文弟子取矢委于楅是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疏（注楅猶至矢者○釋曰云楅猶幅也訓楅為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所以承笴齊矢即下云委于楅北括又大射云既拾取矢梱之注云梱齊等之是其承笴也）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東肆統於賓）疏（注東肆統於賓○釋曰此弟子設楅之時司馬教之故大射云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鄭注云畢所以教助執事者明此亦然云東肆統於賓者然則楅有首有尾故下記云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鄭注云兩端為龍首若然則有首無尾而言西上者麻有刻飾記之為首尾也）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乘成澄反○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言襲矢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拊芳甫反數所主反下侯數同）疏（注撫拊至乃袒○釋曰云司射之南退釋弓者司為在堂西釋弓還依三耦於行之次亦取威儀進止之事故曰司射之南也云委矢于楅北括者嫌射時矢南行

（敎也云撫拊之也者言撫者撫拍之義言拊者取拊近之理故轉從拊也云執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者謂司馬北面就所委矢之南北面以右手撫四矢於東以左手撫四矢於西是四四數而分之也云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者案上文命弟子設楅退特已襲今復言襲進者嫌有事則袒故重言之也云凡事升堂乃袒者堂下雖有事亦不袒若司射不問堂上堂下有事即袒司馬與司射遙行事恐同故明之也）

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索悉各反○索猶盡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應應對之應復扶又反○增故曰加鄉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鄉許亮反又作嚮）疏（注增故至相明○釋曰上言獲者執旌許諾故曰鄉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以其事同互相明也言互者獲者執旌許諾不言弟子許諾則弟子亦許諾此直言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不言獲者應諾則獲者亦應諾可知以其事同省文故互相明之）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為耦（與音預○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繹己之志君子務焉大夫遵者也告賓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疏（注言若至賓射○釋曰自此盡比衆耦辯論次將射比衆耦之事但射禮三而止第一番直司射與三耦誘射不釋筭第二番三耦與衆耦俱射釋筭第三番兼有作樂為射節云言若者或射或否者以若是不定之辭故知或射或否射者繹己之志者禮記射義文繹謂陳己之志意也云大夫遵者也者上云大夫有遵者是也故與賓主同在任情之限云告賓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此約下大夫與士射之辭以賓比大夫以主人比士尊賓之義也）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大夫皆與士為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別也大夫為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別彼列反）疏（注大夫至鄉里○釋曰云大夫為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者上命三耦云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今命大夫云某御于子與上射同者尊大夫也大夫雖為下射其辭不與下射同也云士謂衆賓之在下者言衆賓射與賓俱來者也下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鄭注云公士在官之士則衆賓之內亦有士矣與賓俱至則得主人之所命者也其將射而至者非主人之所命直來觀禮者也但是一命已下莫問先後而至皆齒于堂下故鄭總云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云禮一命以下齒于鄉里者周禮黨正禮下月行此齒位之禮云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案鄉飲酒注云此篇無正齒位之禮則鄉射先行鄉飲酒之禮亦無正齒位之法而云一命以下齒于鄉里者鄉飲酒鄉射雖無正齒位之禮士立于下是以一命者在下與鄉里齒是其常法諸侯之士無再命以上若為公卿大夫自在尊東為遵也言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則堂上三賓不與大夫為耦矣亦皆射故下文云衆賓與射者皆降是也）

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作使）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比毗志反○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衆耦如三耦）疏（注衆耦至三耦○釋曰云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者言大夫之耦唯謂堂下之士言衆賓則兼堂上三賓故下云衆賓皆降云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此即上文命下射之辭也云其命衆耦如三耦者上命三耦云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是也以其俱是士故命辭同）

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言若者大夫士來觀禮及衆賓多無數也）疏（注言若至數也○釋曰言由司馬之南適堂西者上文司馬位在司射之南東面是也云多無數也者以其言若亦是不定之辭故無常數也衆賓若少以南面為正若多不受則西邊東面北上若然大夫來在尊東為遵而此言之者鄭摠簡來觀禮之義不謂大夫觀在此位也）

賓主人與大

夫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見賢遍反）疏（注言未至在射○釋曰言未降後有降階之理故下云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與耦俱升射也言志在射者以其射在於堂上故也）司射乃比衆耦辯（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徧音遍）疏（注衆賓至乃徧○釋曰云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者以上文司射降比衆耦下文乃云衆賓射者皆降鄭恐衆賓堂上後降者不比故兼堂上後降亦比乃徧也）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疏（注反位至遂來○釋曰自此盡爲上論拾取矢并衆耦皆就射位之事云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者下文云三耦拾取矢進立于司馬之西南是也此司射反位不言先下將欲爲下者射司射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鄭注云言先先三耦及衆賓鄉下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以此言之明言先反者對未反位之辭俱有位得言先若一有一無不得言先即此文是以下文注決此也若俱無亦得言先故上云司射比三耦於堂西云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是其皆未有位亦得言先）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疏（注必袒至射事○釋曰立于司馬之西南者案上司射位在中西南司馬位在司射南今立于司馬之西南亦東面北上也云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者始取未有射事而袒決遂者以其取矢訖有射故豫著之故云將有射事也）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者還當上耦如作射）疏（注作之至作射○釋曰案上文司射作射之時左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作取矢亦如之故云還當上耦如作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揖（當福福正南之東西）疏（注當福至東西○釋曰此上耦發位東行時一南一北並行及將至福南下耦在南稍進當前福南俱北面揖其時上射稍西下射稍東東西相當故云當福福正南之東西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

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卻去逆反○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踣蒲北反毋亦作無同）疏（注橫弓至可也○釋曰言順羽且興者謂以左右順羽之時則興故云且興也言左還者以左手向外而西回也東面揖者揖下射使取矢也云橫弓者南踣弓也者覆左手以執弓卻右手以取矢便故知不北踣弓也云以左手在弓表云弓表者表弓背也覆手以執背故云左手在弓表云右手從裏取之便也者覆手在表執弓手卻在裏取矢故云便也云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者案大射云左旋毋周反面揖鄭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此直云左還反位不言毋周明還周可也鄭云下射將背之則上射背左還毋周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覆芳伏反）疏（注覆手至亦便○釋曰云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者上射在西云南踣弓也不云踣弓則亦南踣弓知者以其亦用左手執弓覆右手取矢則執手卻左手可知既仰左手向上執弓而南踣故用右手弓上向下取矢亦便也）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福南鄉當福之位）疏（注福南至之位○釋曰云福南鄉當福之位者上云進當福北面揖今至此位皆還北面也）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疏（注上射至西面○釋曰云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者[illegible]決射時升降上射皆居左彼自堂西不復庭位故[illegible]此復庭位故上射轉在右是以鄭云使其反位也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者以其初北面時東西相當今西行宜並故下射少南行乃西面取並行故也）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相左皆由進者之北）疏（注相左至之北○釋曰云由進者之北者以其進取矢者東行此則西行由進者之北則得相左也）三

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疏）注取誘至之後。釋曰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者上云三耦之中上耦外而言之云取誘射之矢挾五个者以其前拾取矢皆搢三挾一个乃反位此則先取四矢亦搢三挾一个乃并取誘射四矢兼挾之故五个也云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者弟子即納射器者因留主授受於堂西西方位今見下耦將司射矢來向位仍西面弟子即往逆受之訖下射乃反東面故云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謂反向東面位是以鄭亦云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也）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疏）注未猶至禮也。釋曰云未猶不也者若言未謂此第一番射時未有拾取矢禮以其第一番唯有三耦射無賓射注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云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此辭經云衆賓不拾之意有此嫌故明之云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者據第三番衆賓乃射自然有楅上拾取矢禮後文見之也）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去起呂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疏）注猶有至必也。釋曰自此盡共而俟論第二番射之事案大射第二番射司馬去侯云知初此司馬命去侯不言如初者此自禮威儀省司馬初命去侯時獲者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再番[illegible]番命去侯獲者直許諾無不絕聲故不言如初大射之禮威儀多故第二番與前同獲者以宮商後之故云知初於第三番禮殺復不以宮商直許諾又不得言如初云今三耦卒射衆

足以知之矣猶挾矢者君子不必也者三耦教射者三耦卒射衆賓足知射禮猶挾矢教之若君子不必也者案論語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以不必即知故仍教之）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視之當教之（疏）注視之當教之。釋曰云當教之者謂教其釋算安置左右及數算告勝負之事亦教之也）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鹿中謂射於榭也於庠當兕中（疏）注鹿中至兕中。釋曰以州長是士射于榭鄉大夫是大夫爲之射于庠下記云士則鹿中大夫兕中故云鹿中謂射於榭也於庠當兕中也）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共九勇反。興還北面受算反東面實之（疏）注興還至實之。釋曰云設中南當福南北節西當西序東西節云興還北面受算反東面實之者以其所納射器皆在堂西執中與算皆從堂西來向西序之南南面故執中者既東面坐設訖興還向北面受算興向東面實之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古亂反。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古文貫作關。中丁仲反正音征（疏）注貫猶至作關。釋曰言不貫者以其以布爲侯故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是以鄭云貫猶中也中則貫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執所取算（疏）注執所取算。釋曰八算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要須一矢則一算改實八算擬後來者用之）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中丁仲反。委餘算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疏）注委餘至中西。釋曰云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者以釋算者東面爲正依投壺禮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是以上射於右賓黨也下射於左主黨也云委餘算禮尚異也者手中餘算未知有幾

（不可盡中所有餘亦得於後釋要委餘於地別取中内八筭者禮尚異故不用餘者云委之合於中西者筭法多少視射人多少不定要摠委其餘於中西手中餘者與之合也）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疏（注或言至堂西○釋曰上云榭則鉤楹內謂射於榭者也堂則由楹外謂射於庠者也此當有鄉大夫射於庠亦有州長射於序故互見其義互言者今袒決遂則言堂東西見在庠也在榭亦然釋弓說決拾則言序東序西序則榭也在庠亦然故言序東西周公省文欲兩見之也云大夫止於堂西者上賓主人大夫俱降無堂西之文下云大夫袒決遂就其耦故知此時止於堂西故記云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也）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耦於庭下不並行尊大夫也在堂如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疏（注耦於至得申○釋曰言在堂如上射之儀者謂耦先升是如上射身先升法以其近射事故得申也）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請于公及賓）疏（注於是至及賓○釋曰云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許之鄭言此

者若二耦射下即言所作唯上耦則賓主人射作之未可知故於衆賓射訖乃言此明賓主射不作可知故於此乃言所作唯上耦明除賓主矣故鄭云於是言唯上耦嫌賓主射亦作之引大射者公尊公與賓射不作直請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賓升降是雖不作猶爲擯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空手耳俟俟數也）疏（注司射至數也○釋曰云宜終之也者決前番射司射告卒射此二番射不告卒彼獲者告是宜終之也云餘獲餘筭者一耦不必盡中故有餘筭也云無餘筭則空手耳者或賓主八矢盡中釋八筭故空手告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括今文上作尚○題大兮反識申志反楛音戶字又作楛）疏（注兼束至作尚○釋曰自此盡司馬乘矢論取矢之事云束于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者握上則兼取之順持之處今束於握之上取持於中央握之向下順羽便故乘矢摠束之也云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者主人鄉大夫則是大夫官當束之不敢殊別於賓若主人是州長則士自然不束也肅慎氏者國語文引之者證矢有題識以有題識故束者得知是大夫之矢也）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射事已）疏（注釋弓至事已○釋曰凡言遂者因上事司射於上無事而言遂適者以司射與司馬遞行事今以司馬進乘矢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也云射事已此始再番射未已而言已者前番不釋獲今據第二釋獲之功成則爲已是以下記云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注云唯此三事休武主文休武者射訖數筭主文者洗爵獻釋獲者是也）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爲其少南就右獲）疏（注固東至右獲○釋曰釋獲以者在中西東面釋筭之時實黨於右主黨於左今將數筭宜就之是以少南就右獲東東面也）二筭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疏（注純猶至陰陽○釋曰云耦陰陽者陰陽對合故二筭爲耦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古文縮皆爲蹙○從子容反）疏（注縮從至爲蹙○釋曰凡言從橫者南北爲從東西爲橫今釋筭者東面而言從橫則據數筭東爲正是以東西者爲從南北者爲橫故鄭云於數者東西爲從也）每委異之（易校數）有餘純則橫於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疏（釋曰此則以南北爲橫也）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又從之）與自前適左東面（起由中東就左獲少北於故東面鄉之）疏（注少北至鄉之○釋曰云少北於故故則又筭也又移至左筭之後東面鄉之是以云少北於故）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疏（注變於右○釋曰云變於右者右則一一取之於地實于左手此則揔斂於左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變爲敬也）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賔（賢獲勝黨之筭也齊之而取其餘）疏（注賢獲至其餘○釋曰云齊之而取其餘者觧經取賢獲以筭爲獲以其唱獲則釋筭故名筭爲獲左右數齊有餘則賢獲故以告也）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爲儁也假如右勝告曰右賢於左若干純若干奇○中丁仲反）疏（注賢猶至下奇○釋曰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二已上得稱若干奇則一也一外

無若干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奇亦言若干奇言若干者衍字也）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疏（釋曰此將爲第三番射故豫設之或實或委一如前法也）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盖似豆而卑○飲於鴆反）疏（注將飲至而卑○釋曰自此盡徹豐與觶論二爵之事云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者案燕禮君尊有豐此云承爵豐則兩用之燕禮注豐形似豆卑而大此不言大彼以承尊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小耳）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畧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少詩召反下遐嫁反下相下同）疏（注勝者至有事○釋曰知弟子是少者以其執弟子禮使令故知少者也云執弓反射位不待其黨已酌有事者以此弟子由堂西固在射賔中矣黨即衆賔是也案下文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令酌者不待其黨與俱進而先反射位者由已酌酒有事訖其黨未得司射命又無事不得共酌者同就射位故酌者先得反射位也）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賔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疏（注執張至卒射○釋曰云右手執弦如卒射者上文卒射執弓不挾右執弦矣盡故也此非卒射亦執張弓爲無失亦右執弦也故注云如卒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弛尸紙反弣芳甫反○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疏（注固襲至執弦○釋曰云固襲說決拾矣者謂前降堂時既襲說決拾矣云起勝者也者謂至此復言不勝者請以此襲說決拾以不能用也起發勝者袒決遂能

（用也云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者上勝者言執張弓如卒射則左手執弓右手執弦此則云執弣明仲弓於左手之上執弣横之而不得執弦則宜右手共執弓弣故云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也）司射先反位（居前侯所命來）疏（注居前侯所命來○釋曰云居前侯所命來者以衆射者皆止於堂西未向射位而司射先反位於下文衆耦等乃來就射位是得命即來故云侯所命來也來訖司射乃作之也）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也亦相飲之位○辟音避）疏（注先升至之位○釋曰云少右辟飲者也者以其豐在西楹之西正爵西階飲者升少西又當辟豐上之爵故云少右辟飲者也云亦相飲之位者以其相飲者皆北面於西階授者在東飲者在西故云亦相飲之位）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

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疏（注右手至執弓○釋曰此無正文以祭禮皆左手執爵用右手以祭故知此亦用左手執弓右手執觶而知也）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之不由次）疏（注後升至由次○釋曰此對射時升降皆有上射在先今後升先降故云略之不由次第也）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復射）疏（注俟復射○釋曰俟復射者謂俟第三番射也）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于序端）疏（注主人至序端○釋曰以初使勝黨弟子酌酒於豐上以發首故使弟子今云有執爵者明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於豐上以次至終也贊者謂主人之賤不射者此則鄉飲酒云主人之贊者之類也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于序端者謂於上耦既飲訖贊者乃升自西階酌訖奠於豐上如下文贊者即立于序端立于序端文出于大射也）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

如初（每者輒酌以至於徧）疏（注每者至於徧○釋曰云執爵者坐取觶實之者謂初飲訖反奠於豐上贊者取此觶實之反奠于豐上云升飲者如初已下皆如初故鄭云每者輒酌以至於徧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也）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受罰爵者不宜自尊別）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主人飲耦在上嫌其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尊者可以孤無能對）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徹猶除也設豐者反豐於堂西執爵者反觶於篚）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為功得獻也）疏（注鄉人至獻也○釋曰自此盡負侯而俟論司馬獻獲者之節云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為功得獻也者案大射云司馬正洗散遂實

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注云近其所為獻彼國君禮使服不士官唱獲故就其所為唱獲獻之此鄉人獲者賤故獻於侯明以侯為功得獻也）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處昌慮反）疏（注皆三至處也○釋曰三處者下文右與个中是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為上為受爵于侯薦之於位古文白再拜受爵）疏（注負侯至受爵○釋曰知負侯中者以下云適右个又適左个後言中明此居中可知云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者案上文正主獻賓獻衆賓皆北面與受獻者同面今此與受獻不同面故云辟正主也云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為上者獲者據文東面而云西面錯據設人而言以南為上者特牲少牢東面籩豆皆以南方為上故知此亦然云受爵於侯薦之於位者此云負侯北面拜受爵是受爵于侯云薦之於位者下云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是薦之於位也若然不薦亦在侯者以其酒在人

（手可得就侯獻獲者薦乃設之於地若與酒俱在[illegible]所則正祭侯何名獻獲也若大射則獻服不薦俱在[illegible]乃適侯祭之君禮與此異也）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个音幹○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爲設遷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疏（注獲者至新之○釋曰此將祭侯也云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者以獲者卑賤因侯有功乃得獻今還以得獻之酒獻侯故云是以獻也云人謂主人贊者以其前使爲獲者設薦俎是主人之贊者今設使之設薦俎故知人是主人贊者知遷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者以其侯以北面爲正依特牲少牢皆遷在右故知遷在東右廂豆在西左廂可知也云言使設新之者鄭意嫌更使人設之其實薦此者仍前人而云使人設薦俎示新之而已故云言使設也）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爲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疏（注爲侯至大射○釋曰此正祭侯故獲者南面鄉侯祭故鄭云爲侯祭也云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者案大射云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鄭注云二手祭酒者南面於俎之北當爲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此面人焉此祭亦然故云如大射也）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就乏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疏（注不就至北面○釋曰云不就乏者明其享侯之餘也者若就之則已所當得今不就乏近侯者明享侯之餘云立飲于薦右近司馬者辭在薦右之意也知於是司馬北面者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案下文司射獻釋獲者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故知此時司馬亦北面也若然釋獲者在司射之西北面立飲此獲者不北面飲者案大射注此鄉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此亦然故不北面也）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

之南（辟扶亦反注辟之辟舉及下並辟焉同○遷設薦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于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注遷設至之前○釋曰云遷設薦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者前設近侯見享侯之餘此近乏者已所有事之處遷近乏是明其已所得禮故也云設于南右之也者以右取之便也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者言凡見賓辭薦處謂凡燕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獲者負侯而俟疏（釋曰獲者既受獻負侯而俟第三番射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位辟中）疏（注不當其位辟中○釋曰自此盡反位論司射獻釋獲之事此薦脯醢及折俎有肺祭一與獻獲者同但彼三祭此一祭爲異也一祭者亦薦有祭肺俎有祭肺以爲將食而祭故言有祭也云不當其位辟中者以釋獲者位在中西故獻之於其位少南所以辟中也）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筭也亦辟俎）疏（注辟薦至辟俎○釋曰云亦辟俎者上獻獲者訖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設于乏之南此釋獲者受獻訖釋獲者少西辟薦不云辟俎亦辟俎與獲者同可知故云亦辟俎也）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疏（注爲將復射○釋曰自此盡反位論將爲下番射作之使拾取矢之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不言射者

（以當序取矢）疏（注位射至取矢○釋曰云位射位者知是射者下云各以其耦一反於射位故知此是射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者也云不言射者以當序取矢者以此當次序拾取矢而射故不言射位也）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先悉薦反下同）疏（注言先至所先○釋曰言先三耦及衆賓也者此下有三耦及衆賓故知先三耦及衆賓也云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者案前第二番將射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不言先未有位無所先故決之第二番無位者以司射之西南有三耦射位至再番司射反於故位三耦將射拾於司馬之西南拾取矢之位未往之時未有故位三耦猶無故位故司射不得言先故以此決之也凡射大射與鄉射各有三位此鄉射無次有堂西取弓矢袒決遂及比耦之位又有三耦射位在司射位西南又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是三位大射有次次內有袒決遂取弓矢之位又有堂東次比耦之位又有射位并拾取矢之位是亦有三位但君臣禮異故位事不同也）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疏（注以猶至爲與○釋曰訓以爲與者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爲與則平敵之義也）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也）疏（注南面至行也○釋曰言南面者謂賓主各於堂東西南面立相待言揖行者謂各於堂上北面相見而揖揖說行向福也）及福揖拾取矢如三耦（及福當福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疏（注及福至便也○釋曰云及福當福東西也者賓主出堂東西相見揖說東西行至福所也云不北面揖由便也者決三耦及衆賓皆於福南北面揖及福揖此則無福南北面揖賓主各由東西便故也）卒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疏（注亦於三耦爲之位○釋曰經云搢三挾一个與上三耦取矢

說搢三挾一个同又同處故云亦於三耦爲之位也）揖退（皆已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疏（注皆已至反位○釋曰云皆已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者謂賓主北面揖退之時賓主皆左還相背各向堂塗反堂東西之位知左還者約上三耦也）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袒先言主人將襲先言賓尊賓也）疏（注將袒至賓也○釋曰袒是盡敬之事襲是循容之禮故上經將袒先言主人此經襲則先言賓是尊賓故也）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疏（注降袒至取矢○釋曰知於堂西者上文賓主人大夫降賓堂西袒決遂又上文大夫射時堂西袒決遂故知也）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說吐活反又始銳反○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疏（注說矢至拾取○釋曰大夫西面者爲下射故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疏（注兼取至接也○釋曰此大夫與耦取矢踏弓覆手仰手一如上三耦法其揖退之儀亦如上左還而西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於下尊也）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鄉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今文或言作升射）疏（注進前至升射○釋曰自此盡退中與筭而俟論第三番用樂射之事云鄉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者上番將射時云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不言進明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

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樂樂下字音洛○東面於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者遥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傳直專反 疏 注東面至在堂○釋曰知在西階之前不就樂正命之者以經云司射降搢扑即言東面命樂正無行進之事故知西階之前遥命之也云樂正亦許諾知者案大射云司射東面命樂工曰命用樂樂正曰諾是樂正許諾之事此不言者文不具故言之云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者此亦無文樂正位東階東南北面大師位東北西面賓在堂南面樂正猶北面不還西面是以下文將云東面命大師明此時不西面受命矣大射鄭注彼云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與此禮異者雖無正文鄭以義言君在作故也）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 疏 注不與至鼓也○釋曰云鄉射之鼓五節者以鄉大夫士用五節是以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是鄉大夫士同五節云歌五終所以將八矢者下記云歌騶虞若一采蘋皆五終是也云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者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以知樂終始長短也王九節者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故也此節亦取俟道之數故鄭注射人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俟道之數也凡射皆與臣下共爲耦與尊者同耦自然與尊者同節若不與尊者同耦則各自用其節樂當與射義同）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illegible]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illegible]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間若一者重節○[illegible]反 疏 注東面至重節○釋曰云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者以其大師西面樂正北面明知[illegible]大師乃命之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者周禮射向知云取其宜也者騶虞喻得賢者多此鄉射亦[illegible]故云取其宜也云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采蘋是鄉大夫樂節其他謂賓射燕射若州長他賓客自奏采蘩若然此篇有鄉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虞以其同有樂賢之志也云間若一者重節者間若一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乃釋筭降者衆賓 疏 注皆應至衆賓○釋曰云樂正退反位者反工南北面位也云降者衆賓者次當射時賓與主人大夫卒射皆升堂此降者衆賓也）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卒已也今文曰告于賓）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筭獲筭也今文曰視數也）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於弦尚其鏃將止變於射也 疏 注側持至射也○釋曰言猶袒者亦猶故之辭以其常袒恐不袒故言有以連之也云側持弦矢曰執者對方持弦矢曰挾并矢於弦尚鏃將止變於射也者亦是對將射挾矢而言）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

司于堂西（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也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疏（注不挾至禮畢○釋曰云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也者執之如司射兼諸弦弣則與司射異以其司射皆執一个無三矢象於弣三耦以下則執一个并於弦又以三矢并於弣所以異也）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謂賓大夫及衆賓也相俟堂西進立于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于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疏（注謂賓至留下○釋曰知相俟于堂西者以經言辯拾取矢說乃言揖皆升就席則知先取矢者皆相待堂西其主人則在堂衆耦取矢訖乃揖而升堂就席也云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于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者衆賓則三賓也皆依上文獻後升及留在下之次）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疏（釋曰司射之扑在階西今來去扑於堂西之等以其不復射故也）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說吐活反○說解也釋之不復射奄束之○復扶又反）疏（注說解至束之○釋曰上初張侯時云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鄭云事未至也又至將射時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鄭注云事至今言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直言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明未全去備復射故鄭注云諸所退皆俟於堂西備復射也故知此釋之為三番射畢不復射若有射則行燕射旅酬以後乃爲之故於此時中掩左下綱如初張時也）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者旌恒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疏（注諸所至薦俎○釋曰獲者釋獲者亦退薦俎者上獻時皆有薦俎辟之於右今獲者以旌退釋獲者退中故知亦退薦俎也）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當監旅酬○監古銜反）疏（注當監旅酬○釋曰自此盡司正降復位論射訖行旅酬之事故司馬反爲司正鄭云當監旅酬也）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

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疏（注贊工至北面○釋曰前爲將射遷工于東方西面樂正北面今將旅酬作樂故遷升於堂上也云降時如初入者以經直云如其降也降時威儀不見故取上文降時如初入初入則上工四人已下是也云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者上初升於西階之東樂正立于其西合樂訖工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立于西階東北面人將射時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知初入降自西階東北面近其事知不升者以正樂畢上無告請於賓之事宜與正歌備已同也）後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殺所界反）疏（注所不至立飲○釋曰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者謂上一人舉觶于賓賓奠于薦西者也云賓立飲者鄉飲酒當此賓酬主人時云賓不祭立飲是也）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逡遁也○逡七旬反遁音旬）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而同階禮殺也）疏（注旅酬至殺也○釋曰對獻酬之時賓主各於其階故云同階禮殺也）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疏（注其既至所酬○釋曰云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者旅酬恒執此觶以相酬故言以知義然者上文命獲者以旌退鄭注云旌言以者旌恒執也是也云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知者以上賓酬主人阼階上實觶進東南面則知此主人酬大夫西階上實觶而亦進西南面可知也）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丁丈反○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賓）疏（釋曰云若無大夫者鄉人為公卿大夫衆觀禮者為遵或有或無不定故云若有大夫先酬之無大夫則酬長以鄉射無介直有三賓以長幼之次受酬此言酬衆賓則三賓也）司

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畧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疏〕注某者至爲主○釋曰云旅酬下爲上尊之也者以旅酬者少長以齒遂下之道前人雖卑其司正命之飲酒乎之稱謂尊於酬者故受酬者爲某子酬他爲某也云春秋傳曰者案莊十年秋九月經書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云爵最尊也鄭引之者証旅酬下爲上之義酬者稱字受酬者稱子是尊稱云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畧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者此鄉射主於射畧於飲酒故稱酬他者字又稱受酬飲酒者爲子是字不若子飲酒言某子受酬直以飲酒爲主故也）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疏〕注退立至北面○釋曰云始升相立階西北面者鄉飲酒注亦然知者以司正升自西階與西階之酬者立故知始時在西階西北面也）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此異於賓○與音預〔疏〕注在下至於賓○釋曰引鄉飲酒記者欲見賓黨在西主黨在東主黨不與酬之義）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疏〕釋曰自此盡唯賓論舉觶於賓與大夫爲無筭爵之事云司正降復位者司正掌監旅酬訖故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爲無筭始也）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荅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

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坐奠之不敢授〔疏〕注坐奠之不敢授○釋曰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者皆席西南面荅拜云皆進坐奠于薦右者以其將飲者於右故也云坐奠之不敢授者對獻酬時親授主人之贊者卑不敢親授觶也）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辭辭其坐奠觶〔疏〕注辭辭其坐奠觶○釋曰必辭者贊者不敢親授賓與大夫不可自尊故辭之不言取而言受者亦是若親受之然）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崇古文曰反坐〔疏〕注不舉至反坐○釋曰崇重也凡飲酒禮成於酬前已旅酬所盛禮已重今主人復舉觶爲無筭爵盡歡情客不盡主人歡故且奠之未舉之故不奠薦左）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疏〕注長一至之爲○釋曰鄉二人舉觶爲賓與大夫今若無大夫當闕一人故云則唯賓也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者燕禮初二大夫媵觶至旅酬復使二人君命長媵一爵於君與此同故云如燕禮之爲彼旅酬此爲無筭爵不同但一人是同故引爲證也）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已成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疏〕注請坐至倦焉○釋曰自此盡少退北上論請坐徹俎之事云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者此禮記聘義又按彼云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情引之者証此賓須坐之義）賓辭以俎（俎者肴之貴者也辭之者不敢以燕坐褻貴肴〔疏〕注俎者至貴肴○釋曰俎所盛骨體骨體是肴之貴者故辭之也）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俎者主人贊者執以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疏〕注弟子至備耳○釋曰知弟子是賓黨者以其司正降自西階前命之明賓黨弟子在西階東

（面也必使賓黨弟子者徹俎是賓請之故鄭云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徹頓賓意也云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者凡辭皆司正請于主人主人有命司正乃傳告賓今上文云司正請坐于賓直見司正傳主人辭不見主人曰請坐于賓之辭此經直見主人曰請徹俎不見司正傳主人以告賓是互相備也不言互文而云互相備者凡言互文者各舉一事一事自周是互文此據一邊禮一邊禮不備文相續乃備故云互相備者云糗餌粉餈鄭注云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之類也）

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疏（注俟弟子升受俎○釋曰云俟弟子升受俎者下云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注云授賓家從來者也所以學禮之則此弟子升受俎者案下文據大夫與主人而言若賓俎授司正非弟子也）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從才用反注及下從者同○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學禮之）疏（注授賓至禮之○釋曰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學禮之者鄉飲酒燕禮大射賓客皆有俎徹歸客之左右俎是肴之貴是歸其盛者公食大夫既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故據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學禮之也）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疏（注以東至侍者○釋曰云以東授主人侍者弟子是賓黨非主人之贊者故知徹主人俎還授主人侍者歸人於內也）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爲將燕○爲于僞反）疏（注從降亦爲將燕○釋曰賓主人大夫有俎從俎而降此二賓無俎亦從大夫而降亦以賓主人大夫將燕故同降）

（同升也）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說吐活反○說屨者將坐空屨褻賤不宜在堂也說屨則摳衣爲其被地○摳苦侯反被皮義反）疏（注說屨至被地○釋曰自此盡門外再拜論升坐行無筭爵賓醉送出之事云說屨則摳衣爲其被地者曲禮云摳衣趨隅彼謂升席時引之證說屨後身亦然若不摳衣恐衣被地屨之但對文上曰衣下曰裳散文衣裳通此衣即裳也案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戶內一人而已矣鄭注云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彼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戶內自餘說屨於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自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舃在堂矣此乃鄉飲酒臣禮賓主人行敵禮故皆說屨於堂下也）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燕設啗具所以案酒○胾狀吏反啗徒覽反）疏（注羞進至案酒○釋曰云所進者狗胾醢也者以其牲用狗故知狗胾醢醢未必狗以其醢掾造乃成非臨時之物故知非狗連言之也）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二人謂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疏（注二人至復崇○釋曰經賓上有于字者誤以此二觶仍是前二人所舉者今以二人升者舉發使行無筭爵非新觶以鄭注可知故誤有也若然舉觶上屬賓下屬爲句也云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者上正於酬時賓酬主人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今此二人舉觶禮彌殺故云卒觶者固不拜矣嫌坐卒爵者拜既爵者以上獻酬時皆坐卒爵拜既爵嫌此無筭爵飲卒觶亦有拜義故明之云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者此決正行獻酬時在於階下有拜既爵此說屨就席禮既殺不復崇重故無拜爵也）執觶者受觶遂賓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長衆賓長）而錯皆不拜（錯者賓主人之觶以之次賓也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殺也○迭大結反）疏（注錯者至殺也○釋曰云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

（者衆賓之長在賓西者三人大夫則席於賓東若大夫亦三人則與衆賓等恃交錯相酬言其或多者若有一大夫則衆賓二人無所酢直二人送飲而已若大夫四人已上多於三賓自三人之外亦無所酬則亦自相酬送飲而已云皆不拜受禮殺也者上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皆拜受及飲卒不拜是其殺今衆賓與大夫不拜受觶故言禮又殺也）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已尊孤人也其末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洗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疏（注衆賓至復位○釋曰經云辯者謂堂上衆賓已上皆飲故云卒受者謂最末後飲者云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者此亦如堂上之交錯也云不使執觶者酌謂不使二人執觶者酌六以其將旅酬不以已尊孤人也者其堂上皆坐行酒至此立階上旅在下觶經興以旅在下者云其末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謂大夫或少或無則衆賓爲末飲也云若皆大夫者謂大夫多

衆賓偏後二觶並酬大夫則大夫爲末飲也云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者謂二人舉觶酌堂上衆賓也上辯其堂下自酌相旅二人無事故降復于東階前西面北上位也故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必知復位者上下經云執觶者皆與旅是也）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古文曰酬者不拜）疏（注言酬至不拜○釋曰謂堂下或賓黨之長或主人贊者之長受堂上酬酬者不拜鄭云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者嫌堂下異位堂上酬堂下當拜故明之也）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疏（注禮殺至不拜○釋曰堂下卑者受堂上尊者酒當拜也禮殺雖尊者之酬猶不拜也）辯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疏（注主人至有拜○釋曰以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故鄭偏言注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故明之也）執觶者皆與旅（與音預○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

疏（注嫌已至旅也○釋曰此即上文二人舉觶者於西階上已卒觶故鄭云嫌已飲不復飲也）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賓觶觶爲之）疏（注復奠至爲之○釋曰今文此經云執觶者無此執觶又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爲爵云賓觶觶爲之者亦不從也）無算樂（合鄉樂無次數）疏（注合鄉樂無次數○釋曰知合鄉樂二南者約上正歌時不略其正已歌鄉樂但上有次第先歌關雎次歌葛覃卷耳次歌鵲巢采蘋采蘩皆三終有次數今無次數任賓主所好也）賓興樂正命奏陔（陔古才反○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疏（注陔陔至而已○釋曰此賓興即命奏下文賓降乃作樂也云陔陔夏其詩亡者九夏皆詩篇鄭注鍾詩云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云周禮者鍾詩云陔下杜子春云客醉而出奏陔

夏雖非正文亦據周禮而言云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知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是天子法襄公四年穆公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則陔夏奏用鍾矣大夫士尚有鼓明諸侯亦有鼓故摠云天子諸侯以鍾鼓知大夫士用鼓者此鄉射鄉飲酒皆有鼓故知以鼓奏陔而已也）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賓不荅拜禮有終）疏（注拜送至有終○釋曰知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者此約迎賓時於此拜也云不荅拜禮有終者以禮有終故不荅也）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朝直遙反○拜賜謝恩惠也）疏（釋曰自此盡經末論息勞司正之事）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不褻禮也拜辱謝其自屈辱）疏（注不見至屈辱○釋曰不見不褻禮者禮不欲數數則瀆今主人不見恐相褻故不見也）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與賓之徒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

（勞農以休息之○說吐活反勞力報反）疏（注釋服至息之○釋曰主人如賓服則主人亦朝服矣今言釋服謂釋去朝服朝服之下衣則次玄端知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玄端即朝服之下易其裳爲興也月令者彼是十月農功畢勞農以休息之爲息田夫之臘祭引之者證息勞來休息之義也）無介（介音界○勞禮畧貶於飲酒也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疏（注勞禮至異者○釋曰云勞禮畧貶於飲酒也者謂貶於鄉飲酒鄉飲酒禮有介此上正飲酒及此勞禮皆無介是貶於鄉飲酒也云此以下皆記禮之異者謂息司正之禮與上飲酒禮異之事也）不殺（殺如字○無俎故也）疏（注無俎故也○釋曰下文云無俎俎故不殺殺即有俎也）無使人速（速召賓）疏（注速召賓○釋曰若公食使人召之還司正爲賓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賓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筭爵）疏（注言遂至筭爵○釋曰云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者間闕謂間一人舉觶下有工升歌立司正旅酬及二人舉觶及徹俎之事以其闕此數事故云遂無筭爵也云賓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此並依正飲酒禮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筭爵者以其請坐主於無筭爵今言無筭爵自然請坐可知故不須言請坐於賓也）無司正（使擯者而已不立之）疏（注使擯至立之○釋曰不立司正亦是與飲酒禮異）賓不與（與音預○昨日至尊不可褻也古文與作豫）疏（注昨日至作豫○釋曰賓者主人所尊敬不可復召之復召之亦是褻瀆也）徵唯所欲（徵召也謂所欲請呼）疏（注徵召至請呼○釋曰須止則止須召則召在主人之意故云所欲請呼也）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行下孟反）疏（注告請至仕者○釋曰云鄉大夫致仕者也者此即鄉飲酒注云先生謂鄉中致仕者六君子有大德行不仕

者大德行謂六德六行可貢而不仕者此即居士錦帶亦曰處士）羞唯所有（用時見物○見賢遍反）疏（注用時見物○釋曰謂作日所有之餘見物）鄉樂唯欲（不歌雅頌取周召之詩在所好○好呼報反）疏（注不歌至所好○釋曰此即與上無筭樂同而云不歌雅頌者以其上飲酒主於射畧於樂不用小雅此非鄉射而亦不歌雅頌者亦不可過于正飲酒禮故云周召之詩在所好也）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與音預○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疏（注不敢至處士○釋曰據此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爲賓故有大夫來不以鄉人加尊於大夫故易去之使公士爲賓者然鄉飲酒之士法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有大夫來不易去之以其賓擬貢故也云鄉賓主用處士即君子者也）使能不宿戒（能者敏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疏（注能者至習之○釋曰解上賓用處士云能者敏於事者孝經云參不敏鄭云敏猶達也則此通達於事）其牲狗也（狗取擇人）疏（注狗取擇人○釋曰鄉飲酒鄉射義取擇賢士爲賓天子已下燕亦用狗亦取擇人可與燕者）亨于堂東北（亨普庚反○鄉飲酒義曰祖陽氣之所發也）疏（注鄉飲至發也○釋曰陽氣起於東北而盛於南方亨狗于東北飲酒是陽故法之）尊綌冪賓至徹之（綌去逆反○以綌爲冪取其堅潔）疏（注以綌至堅潔○釋曰凡冪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冪不用冪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冪賓故也即士冠禮子昏禮賓贊禮婚聘禮禮賓此等用醴皆無冪是也醮用酒亦無冪者從禮子贊也或以尊獻卑亦無冪燕禮君尊有冪方圓壺則無冪昏禮尊於室內有冪尊於房戶外爲媵御賤故無冪鄉飲酒鄉射有冪者無所獻故也若祭祀之冪冪人云以疏布冪八尊鄭云天地之神尚質以畫布冪六彝鄭云宗廟可以文凡王巾皆黼注云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黼可諸侯無文或與王同其喪中之冪皆用疏布士喪禮小斂用功布大斂亦同上冪用綌冪與古同大夫亦當然也云賓至徹之者巾冪必布執冪賓未至恐塵加賓至徹去不復用以其鄉射飲酒不見更用之文故也燕禮君命徹冪則未命之前重消之者君尊又設恐塵故重覆之

蒲筵緇布純（純之閏反又諸允反注同○筵席也純緣也○緣以絹反）【疏】（注筵席也純緣也○釋曰鄉大夫州長與鄉人習禮雖有公卿之尊無加席唯此一種故記人記之云筵席者鄭注周禮序官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但在下者為筵取鋪陳之義在上曰席取相承藉之義耳）西序之席北上（衆賓統於賓）【疏】（注衆賓統於賓○釋曰衆賓之序繼賓已西南面東上今云西序之席北上者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東面非常故記之也若然此鄉射上設席雖不言衆賓之數上文云三拜衆賓鄭云三拜示徧也則衆賓亦三人矣而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北上統於賓也）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可褻也）以爵拜者不徒作（以爵拜謂拜既爵徒猶空也作起也不空起言起必酢主人）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膱音職○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膱猶脡也為記者異耳祭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膱廣狹未聞也古文膱為胾今文或作植）【疏】（注脯用至作植○釋曰云豆宜濡物也者案王制云一為乾豆鄭云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與此籩者以其豆實則醢也鄭注周禮醢人云作醢及鬱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細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是乾以為豆實醢是也云膱猶脡也為記者異耳者鄉飲酒記云脯五脡此云五膱膱與脡不同非謂之是記者異名不同非別有義故鄭云膱猶脡也云於人為縮者脯法於人為縮者鄉飲酒記引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注曲禮云屈中曰朐取左手案之右手擘之便故於人為縮橫祭半膱橫上於脯為橫於人則為縱也）俎由東壁自西階升（狗既亨載于東方）【疏】（注狗既至東方○釋曰云狗既亨載于東方者上云亨于堂東北今云俎由東壁者亨在東北實俎曰載載則於東方東方則東壁故云俎由東壁也云自西階升者既由東壁恐如祭饌由東階升故記人明之若祭饌則東階升特牲少牢是也尊神故由阼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

右體也進腠（腠七豆反○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離猶捘也腠膚理也進理謂首其本右體周所貴也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捘若王反）【疏】（注以骨至體也○釋曰云以骨名肉者骨為本有名肉為末無名所食即肉故以骨名肉必知骨有肉者特牲乃食舉注云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是有肉也云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者此據前三體而言以其體有肩臂臑禮記祭統云周人貴肩為其顯也賓用肩尊賓也云離猶捘也者案記禮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猶絕也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中央少者即是心也此將食舉肺也云進理謂首其本者此與公食同生人食法少牢進下者是鬼神食法云右體周所貴也者對左殷所貴云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者前有三肩臂臑以次用之賓主已用肩臂有一大夫則用臑二大夫則取後體用膊若有三大夫已上則用胳其脊脅與賓主同故下文云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注云臑若膊胳觳折之以為大夫之餘體是也）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疏】（注謂獻至有薦○釋曰知此三人者以其言三作故知唯此三人而已）凡奠者於左（不飲不欲其妨）【疏】（釋曰謂若酬賓奠於右賓奠之於左）將舉者於右（便其舉也）【疏】（釋曰謂若酬一人二人舉奠之於薦右後舉之者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長丁丈反○尊之於其黨）【疏】（注尊之於其黨○釋曰此獻三賓之時主人唯為長者一人洗爵如經文恐已後更洗故記人明之也）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大國之孤也）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樂正與立者齒（與音預○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鄉飲酒記曰與立者皆薦以齒）三笙一和而成聲（和戶臥反○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疏】（注三人至之和○釋曰云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者案爾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孫氏巢高大又云小者謂之和注云和小笙是也）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

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今文無與笙 疏注奠爵至與笙○釋曰云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者謂堂上不復用無妨堂下更入用之知者獻獲及釋獲者皆取而獻之是也大射獻服不氏用散不用爵者彼君禮與此異也）立者東面北上（賓黨 疏釋曰此謂一命及不命來觀禮者與堂下衆賓當東面北上而立）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於觶南 疏注薦於觶南○釋曰知薦於觶南不薦於觶北者以司正觶南北面立若薦觶北與觶相隔非位前故知觶南位北也）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 疏注弟子至戒之○釋曰云使弟子司射前戒之者謂請射之前戒之以其經云三耦俟於堂西故鄭云前戒謂先射請戒之也）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扑普卜反○便其事也 疏注便其事也○釋曰此矢謂挾一个者初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矢于階西乘矢則誘射之弓矢亦在階西矣若然誘射訖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此一个實在堂西至視筭之時於西階西釋弓矢去扑獻釋獲者此亦在西階西故鄭云便其事也）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並行也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疏注著並至倚旌○釋曰云著並行者謂司射與司馬有不並行事時案上文將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上北面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其時司馬即階前令倚旌此皆同時故鄭云著並行事如上經納射器及此三耦以前司射獨行事後及司正為司馬與司射並行事故記人記之也）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不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其

畫之皆毛物之 疏注此所至物之○釋曰云此所謂獸侯也者周禮梓人云張獸侯以息燕注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是也云燕射則張之者燕禮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諸侯燕用鄉射之禮故云燕射則張之也天子雖無文據記天子燕射記明天子燕射亦用鄉射之法也云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者案周禮射人掌賓射大夫上同二正是賓射二正鄉射無文知亦采侯二正者周禮賓射與賓客為射此鄉射與鄉人習禮亦如賓主行射禮又非私相燕勞故約與賓射同也言采侯者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賓射之侯故云采侯也云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者以天子自用鄉射之禮諸侯自用鄉射之禮大夫士亦各隨其君用鄉射之禮也用鄉射之禮謂張侯道五十步及三耦一與鄉射同云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者謂由是用鄉射法故云獸侯於此鄉記也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者案周禮掌蜃云共白盛之蜃則此以蜃灰塗之使白為地赤質者亦以赤塗之使赤為地云不采者白布也者謂大夫士直云布侯者也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者知皆畫首者以其言貍首者射不來者之首明此獸侯等亦正面畫其頭也云象其正鵠之處耳者案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則三分其侯正居一焉若燕射之侯則獸居一焉故云象其正鵠之處耳云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者禮記郊特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是君陽臣陰又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是一二陰陽之數故云君一臣二陽奇陰耦之數也云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不相犯者三者皆猛獸不尚相下若君臣之道亦獻可者替否者不苟相從輒當犯顔而諫似獸等故用之云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者案內則云麋鹿豕皆有軒並是可食之物故云相養也云其畫之皆毛物之者此無正文但畫五正三正之侯各以其色畫獸侯亦以毛物畫之可知也）凡畫者丹質（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疏注賓射至於赤○釋曰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者此鄉射以采侯二正是賓射之侯也此獸侯也又是燕射之侯故鄭並言之云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者鄭解經凡言畫者皆畫雲氣

（設以雲氣解之也蓋象雲色若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玄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以爲飾也云必先以丹采其地者欲畫此五色三色雲氣時必先用丹采此地乃於其上畫雲氣也天子侯九十步之內更有七十五十步侯畿內諸侯七十步侯內更有五十步侯畿外諸侯者之九十步侯之內更有七十五十步侯其畫之采皆如其數也以侯數非一尊卑又不同故云凡以廣之言凡畫雲氣以丹爲質地者也云丹淺於赤者案月令云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朱與赤互言之即爲一物又案冬官鍾氏云以朱湛丹秫四入爲朱色深而湛丹秫故知丹淺於赤鄭言此者欲見以丹爲地丹上得見赤色雲之義故言此也）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

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疏（注自楹至二寸○釋曰云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知者以其言楹間則是庠則物當楣故知非射於序者也云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者以其楹間南北無限東楹西楹相當故知東西之節也云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者其下有距隨爲橫此言物長又是從迹之稱故知南北之長短也云笴矢幹也長三尺者以矢人職得知也云與跬相應者禮記祭義云故君子跬步而弗忘孝也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步射者履物不過一跬故知以三尺爲限也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者謂上射下射並足處皆然言長武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寸謂橫尺二寸也）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庋○架音駕庋九僞反又九委反）疏（注是制至曰庋○釋曰云是制五架之屋也者庠序皆然但有室無室爲異）命負侯者由其位（於賤者禮畧）疏（釋曰其位正據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遙命者由負侯者賤略之故也對司射

此耦則就其位經無司馬命負侯之位故記之也）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尊者宜逸由便也○）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疏（注旌總至於謝○釋曰云旌總名也者以周禮司常云九旗對文通帛爲旜雜帛爲物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各別今名物爲旌者散文通故云旌總名也云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司常文通帛者通體並是絳帛周所尚赤也雜帛者中絳緣邊白也白殷之正色故鄭彼注云言先王正道佐職也云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者諸侯鄉大夫是大夫詢衆庶射於庠射於謝是諸侯州長是士春秋習射于謝大夫士同建物而云各者鄉同建物仞則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故云各也）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糅女又反杠音江脰音豆韜吐刀反○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者雜也

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今文糅爲縮韜爲翿○翿徒刀反橦直江反）疏（注無物至爲翿○釋曰云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者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大夫一命得建物士不命則無物是以不得與上各以其物同別爲此旌云此翿旌也者據下文士鹿中翿旌也下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此不命士與國君同者士卑不嫌命士以上尊卑自異也云翿亦所以進退衆者此非直用之於獲案喪大記君葬時執翿居前詔儐衞亦所以進退衆人也云七尺曰仞者無正文鄭衆書傳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則雉高一丈禮記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雉高一丈云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曰仞也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仞孔君則八尺曰仞所見不同也云鴻鳥之長脰者也者脰則項也云八尺曰尋者亦無正文冬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殳長尋有四尺長丈二而云尋有四尺除四尺則尋長八尺矣）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將子匠反）疏（注二指至挾之○釋曰云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知左右手

（背挾之者以云二指之間橫之則知左右手也云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者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故知挾矢以第二第三指間第二指爲食指左傳云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爲將指左傳云吳王闔閭傷於將指是也故云食指將指之間挾之知不在無名指間者以無名指短與將指不相應故知不是也）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疏（釋曰經不明言司射與司馬南北相當故明之也）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射食亦反又食夜反復用之復扶又反○君子取人以漸）疏（釋曰始射獲而未釋獲據三耦射時云復釋獲者據第一番射時復用樂行之據第三番射時）

上射於右（於右物射）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厚戶豆反○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直音值乘繩證反）疏（注博廣至於當○釋曰云蛇龍君子之類也者易云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鄭注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蛇龍爲君子之類也云直心背之衣曰當者直通身之言其楅兩頭爲龍首於背上通身著當言當心中央也知丹韋爲之者周尚赤上云凡畫者丹質又周禮九旗之帛皆用絳故知此當亦以丹韋爲之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者若未分時總在於當今則四四在一邊不謂分訖乃置於兩當也）

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髤虛求切○髤赤黑漆也）疏（注髤赤黑漆也○釋曰云南面坐而奠之者取向弟子持矢北面故南面奠之云南北當洗者恐南北不知遠近故記言南北當洗南北節也）

射者有過則撻之（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疏（注過謂至教刑○釋曰云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引書者謂尚書堯典之文彼據教學故彼注云不動道業則撻之引之者於射時司射搢扑亦是教射法故引證撻記禮之過者是以尚書亦云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是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與音預○不以無事亂有事古文與爲豫）疏（注不以至爲豫○釋曰鄉射不得與射者雖聾僅有存焉三賓已上容其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故記者言之也）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疏（注謂反至因也○釋曰云不相因者既自拾取己之乘矢反位東西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爲敬故不相因）

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疏（注擯賓至於射○釋曰云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者必以司射決之者以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司射主射事故使司射也）

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奉芳勇反○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擾而小反）疏（注前足至負也○釋曰服不氏教擾猛獸不堪受負其有合負物者教擾則屈前足以受負若今駞受負則四足俱屈之類也）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尊大夫不使久列於射位）疏（注尊大至射位○釋曰謂主人大夫降時賓主先射大夫則立于堂西其耦在司馬之西射位大夫且立于堂西射至乃取其耦其升射）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襦如朱反○不肉袒殊於耦）

耦少退于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惟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耳然則擯升降不釋）疏（注惟此至不釋○釋曰此一者經文自具記之者以惟此二事釋欲顯出賓主升降時不釋故言之是以鄭云然則擯升降不釋也）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

（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鄉之取也於圃也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主皮之射與平聲 疏 注禮射之獸侯○釋曰云禮射謂以禮樂射也者射時有禮象作樂故連樂言之下言鄉射者鄉射用采侯賓燕中象之故不言也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者此即九節七節五節應於樂節是也云言不勝者降不復升射也者據主皮射者也禮射三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也尚書傳者濟南伏生爲尚書作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者此則周禮山虞田獵虞人植旗於中屬禽焉每禽擇取三十餘將向國以祭謂若大司馬云仲春祭社仲夏享礿仲秋祀方仲冬享烝凡祭乃以餘獲陳於澤宮中卿大夫士共以主皮之禮射取之云雖不中雖中者據內田時也云非所於行禮者云揖讓取即是行禮而云非所於行禮者揖讓雖是禮對大射之等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爲非所行禮也云此主皮之射與者書傳不言主皮以義約同

故云與以疑之也云天子大射已下者案梓人云張皮侯而棲以鵠則春以功即此鄭云天子大射張皮侯也梓人又云張五采之侯遠國屬即此鄭云賓射張五采之侯也梓人又云張獸侯以息燕即此鄭云燕射張獸侯也鄭言此者證此是禮射與主皮異也若然天子有澤宮又有射宮二處皆行射禮者澤宮之內有班餘獲射又有試弓習武之射若西郊學中射者行大射之禮張皮侯者是也澤宮中射將欲向射宮先向澤宮中試弓習正之射此習武之射無侯直射甲革椹質故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而注引圉人職曰射則充椹質是也）主人亦飲于西階上（就射爵而飲也已無後才不可以辭罰 疏 注就射至辭罰○釋曰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云就射爵而飲也者謂西楹西豐上射爵也云已無後才不可以辭罰者以主人尊恐不受罰爵故言此也）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如報反○臑若膞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膞音純胳音格又音各觳苦角反 疏 注臑若至餘體○釋曰上賓主人已用肩臂唯有臑及膞胳觳若脊脅骨多尊

（卑皆有自臑已下各得其一今鄭具言之欲見料取其一不定以其若無大夫獲者得臑則經所云者故臑在肺下欲見無大夫已合得若大夫一人大夫得臑獲者得膞若大夫二人獲者即得胳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觳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餘體也故鄭不云折以大夫之餘體也）東方謂之右个（个音幹○侯以鄉堂爲面也 疏 注侯以鄉堂爲面也○釋曰以其經直云左右个不辨東西故記人明之也）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謂刌肺不離嫌無祭肺○刌寸本反 疏 注皆皆至祭肺○釋曰云以言肺謂刌肺不離者即經中脊脅肺是切肺與祭肺同也云嫌無祭肺者此明記人之意見上已有刌肺不離者即經中脊脅肺是刌肺與祭肺同嫌更不別有祭肺故云皆有祭肺言皆皆獲者欲見釋獲者與主獲者二者皆別有祭肺故云皆也若然上肺即舉肺案公食大夫有切肺與祭肺者優賓使賓祭此二者亦以舉肺爲祭肺者舉賤者之義是以有司徹侑俎羊切肺一侑俎豕亦切肺一鄭云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

禮則是畧賤之類也）大夫說矢束坐說之（說吐活反又始銳反○明不自尊別也○別彼列反）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謂眾賓繼射者眾賓無數也每一耦射歌五終也 疏 注謂眾至終也○釋曰上用騶虞以化民下用采蘋大夫之樂節亦可皆五終者大夫士皆五節一節一終故云五終也鄭言眾賓無數者謂堂下眾賓繼射者故無數若堂上眾賓則二人也）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凡旅不洗（敬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從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入齒於鄉人 疏 注士入齒於鄉人○釋曰以其士立于下故齒於鄉人也）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 疏 注不干其賓主之禮○釋曰賓主及眾賓出後乃出故云不干其賓主之禮）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送拜之 疏 注拜送至拜之○釋曰上文大夫後出是大夫意不干賓主之禮此經主

（人意故鄭云拜送大夫尊之也知主人送賔還入門揖大夫乃出送拜之者以其上經云賔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此記又云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故知主人送賔還入門揖大夫乃出送再拜之也）

鄉侯上个五尋（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 疏 注上个至四丈○釋曰以五尋尋八尺五八四十故四丈也）中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謂中也 疏 注方者至中也○釋曰云方者也者謂侯中也正方十尺云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者鄭意此言十尺用布五幅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為縫幅各二尺在故五幅為一丈也漢法幅二尺二寸亦古制存焉故舉以為況若然周禮鄭志純三尺尺八寸二尺四寸者據縿幅也士喪禮云亡則以緇長半幅注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亦謂緇而幅二尺者而有二種喪禮畧用其狹者故周禮鄭云凡為神之衣物必沽而小是也引梓人者彼揔據三侯侯中皆廣與崇方引之證經十尺是方也）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正二寸骲中之博也今文改弓為肱也○骲苦交反肱古横反 疏 注言侯至肱也○釋曰云言侯中所取數也者謂侯中大小取數於侯道云量侯道以貍步者大射文故彼云以貍步張三侯是用步耳而云弓者六尺為步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故此經云弓也云正二寸骲中之博也者案周禮弓人云骲解中有變焉謂弓弣把中側骨之處博二寸故於此處取數焉）倍中以為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 疏 注躬身至二丈○釋曰身謂中上下中各横接一幅布者故鄭云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也）倍躬以為左右舌（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 疏 注謂上至之舌○釋曰言謂上个者對下个不得倍躬故謂上个也云兩傍謂之个在躬之兩傍則謂之个云左右出謂之舌謂躬外兩相各出一丈名人舒舌故下云下舌半上舌據出者而言也）下舌半上舌（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

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為衰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 疏 注半者至六丈○釋曰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者以其言舌故知半其出者也云用布三丈者上舌兩相各一丈今下舌兩相各五尺通躬二丈故云用布二丈也云侯人之形類也者人形上廣下狹故也云五八四十據上个四丈五六三十據下个三丈以此上下為衰差也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者用布十六丈者中五幅幅一丈用布五丈上下躬各二丈揔四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是揔十六丈也云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者道七十弓弓取二寸二七十四侯中丈四尺七幅幅有丈四尺中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各用布二丈八尺上下揔用布五丈六尺上个倍躬為五丈六尺下舌半上舌上舌出者兩相各出丈四尺下舌半之兩相各出七尺下舌用布一丈四尺通躬二丈八尺揔計用布四丈二尺也通計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云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者弓取二寸九十弓侯中丈八尺侯中用布九幅幅別丈八尺中用布十六丈二尺倍中以為躬上下躬各用布三丈六尺上下揔七丈二尺倍躬以為左右舌上舌用布亦七丈二尺下舌亦半上舌上舌出者丈八尺下舌半之則下舌揔用布五丈四尺以此計之揔用布三十六丈也）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筭也籌八十者畧以十耦為正貴全數其時衆賔從賔○篠息丁反 疏 注箭篠至從賔○釋曰云箭篠也者謂以箭為籌射之耦隨賔多少今言八十舉成數以十耦為正但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以十耦為成數也）長尺有握握素（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刋之也刋本一作膚○刋苦干反 疏 注握本至作膚○釋曰云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之外則此籌尺四寸矣云刋本一作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為一謂刋四寸也）楚扑長如笴刋本尺（刋其可持處）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

答君而俟（答對也此以下雜記也今文君射則爲下）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君尊）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今文皮樹爲繁竪糅爲紛古文無以）（【疏】注國中至無以○釋曰知城中是燕射者以其下有賓射大射不在國中故國中是燕射以其燕在寢故也云以翿旌獲尚文德也者以其燕主歡心故旌從不命之士亦取尚文德之義必知取尚文德者以其以文德者舞文舞羽舞也以武德者舞武舞下舞也此既用羽知取尚文德也）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蹄周書曰北唐以閭析羽爲旌）（【疏】注於郊至爲旌○釋曰知於郊謂大射也者案

大射云公入鶩從外來入此既言於郊故知大射在郊也云大射於大學者據諸侯而言也天子大射在虞庠以其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諸侯不得立大學在國立大學在郊故鄭引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是殷法諸侯用焉故引爲證必知諸侯立大學在郊者見詩魯頌有泮宮禮記云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云頖宮郊之學也則詩泮宮此郊學是也云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蹄周書曰北唐以閭者岐蹄已上山海經文周書見於國語也）於竟則虎中龍旜（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爲旜）（【疏】注於竟至爲旜○釋曰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云尚文章也者亦若翿旌也云通帛爲旜司常文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者正幅爲絳長尋曰旐縿旒曰旆通體皆用絳帛爲之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疏】注兕獸名似牛一角○釋曰下有士則此專據大夫爲文而云各以其物者公侯伯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爲卿大夫其數雖同然依命數不同故云各又下

云士翿旌以獲雖小國之州長不命者則公侯之州長一命有旌亦入物中則各內象之矣故云各兕似牛一角案爾雅及山海經知之）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疏】注臣不至餘否○釋曰天子諸侯皆燕射在國又天子賓射在朝亦在國大夫士燕射賓射不在國大夫又得行大射雖無郊學亦不得任國是以孔子爲鄉射射於矍相之圃是其一隅若然此鄉射亦不在國中亦宜在國外故記於此此見之也）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纁襦厭於君也今文無射）（【疏】注不袒至於君○釋曰上云大夫與士射袒纁襦今與君射爲厭與士同故肉袒也）

儀禮注疏卷第五

儀禮注疏第六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燕禮第六（鄭目録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别録皆第六）疏（釋曰案丁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録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若然目録云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聘使之勞兼王事之勞二者也知臣子賴聘還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事之勞燕者下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知君臣無事有燕者案魯頌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鄭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燕樂以盡其歡是其無事而燕也又知賓及庭奏肆夏是己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者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鄭注云賓朝聘者是異國聘賓入大門奏肆夏故知記云賓及庭奏肆夏者是己之臣子也又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時賜者是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與音預○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為歡也○相息亮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樂音洛語魚據反）疏（燕禮小臣戒與者○釋曰自此已下盡射人告具論告戒羣臣及陳饌之事必使小臣戒與者以其燕為聘使者為主兼與舊在者歡樂之故今戒可與之人使依期而至○注小臣至歡也○釋曰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者案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又案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以下云小臣師下人東在堂下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王君之服位者也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戒與者謂留羣臣也者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云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者此即目録卿大夫有勤勞之功勞使臣即四牡勞使臣也若臣有功即王事之勞也故鄭總云卿大夫勤勞之功若然鄭不言羣臣無事燕者其經云戒與者功勞之外與及之為有事之臣不得云無事燕者故不言之案大射云君有命戒射者以其大射辨尊卑故云君有命明政教由尊者出燕禮主歡心不辨尊卑故不言君有命）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疏（注膳宰至路寢○釋曰以其燕在寢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擬燕時設之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以其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掌君飲食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掌飲食與天子膳夫同故引天子膳夫證之云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者謂卿大夫士之饌總饌之大射亦用燕禮直云官饌不言膳宰與此同下言者文不具云謂酒也牲也脯醢也者案下所設亦有此三者牲即其牲狗也云寢路寢者以其燕在寢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於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故云路寢也案公食大夫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不使膳宰者彼食異國之大夫敬之故使宰夫具饌此燕己臣子故使膳宰卑者具饌必知膳宰卑於宰夫者案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夫于膳夫卑於宰夫則知諸侯膳宰亦卑於宰夫者也）

樂人縣（縣音玄○縣鍾磬也國君無故不徹縣宮縣者為燕新之○為于僞反）疏（注縣鍾至新之○釋曰案大射樂人宿縣在射前一日又具辨樂縣之位者以其大射在學宮學宮不當縣樂射乃設之故射前一日縣之又辨樂縣之位此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言樂人縣者為燕新之而已故不在燕前一日又不辨樂縣之處又直云樂人未知樂人竟是何官案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案樂師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官案序官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以此知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燕作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為之故鄭下注公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大射注亦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若然縣樂之法案周禮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為之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声長之

樂師又監之云縣鍾磬也者案小胥天子宮縣諸侯軒縣面皆鍾磬鎛各一虡大夫判縣士特縣不得有鎛故云鍾磬案下惟有磬而無鍾而云鍾磬者鄭汎解樂縣法故兼言鍾其實諸侯之士特縣磬而已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者案曲禮惟有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不言國君但大夫無故不徹縣則國君無故亦不徹縣可知鄭以燕禮為國君法故以義約之也云宮縣者為燕新之者更整理樂縣之法為新之也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霤力又反罍音雷○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觚音孤）

【疏】（注設此至其文○釋曰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者決膳宰具官饌樂人縣司宮設尊皆言其官獨此不言官故知賤也案少牢司宮設罍水大夫兼官此國君禮或別人為之但無文故鄭不細辨云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者漢特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對大夫士言東榮）

（兩下屋故也云亦南北以堂深者亦士冠禮鄉飲酒等也云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者案下文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是也但君尊不可與臣同篚故別釋之也云亦南陳者亦臣之南肆者也言西面尊之異其文者欲見膳篚西面南肆者亦西面也不言南肆而言西面是尊君之篚故異其文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大音泰綌去逆反錫悉歷反圜音圓○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惟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為緆○甒亡甫反卑如字緆悉歷反）

【疏】（注司宮至為緆○釋曰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者案天官小宰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是小宰掌宮事此諸侯無小宰有司宮明司宮亦當掌宮刑治宮之政令可知是司宮掌宮事與小宰同又案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此司宮亦設酒尊當掌酒事與小宰同是以知此諸侯司宮當天子小宰者也若然案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案彼文則是小宰聽酒正之成要此注云聽酒人成要者案彼注云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云月言其計於酒正者是酒人也酒正月盡總言於小宰則是小宰所聽者並是酒人所言故鄭之此注據酒人而言也云尊方壺為卿大夫也者以其燕總有卿大夫士又別有公尊瓦大兩故知方尊為此入也云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者此決鄉飲酒鄉射皆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此於東楹之西向君設之人君尊專大惠故云予君專此酒也引玉藻者欲見尊面向君順君面非賓主共之意案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面中言鄉人也鄉人者據此燕禮尊面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玄酒在西又鄉射

云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等皆據酌者面而言玄酒在左者據設尊之人又尊面而言即南面以右為尊此燕禮尊面向君據君面以左為尊玄酒在南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尊西東面則酌者之右為上尊是以下文媵爵于公者交與東楹北也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者明堂位文引禮器君尊瓦甒大射亦云膳尊兩甒不引大射而引禮器者鄭欲同此三者之文皆是一物故也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據漢法而知但豆徑尺柄亦長大此承尊之物不可同於常豆故知卑而大取其安穩也云冪夏綌冬錫冬夏異也者夏宜用綌冬宜用錫葛之粗者曰綌案喪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云其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者其冪本為瓦大設今未用陳在方壺之南者不可在方壺瓦大之間相雜故也瓦大不言玄酒者以其上瓦大兩又言南上有玄酒在南可知凡無玄酒者直陳之而已不言上下是以此尊士旅食直云兩圜壺大射亦云兩圜壺特牲尊兩圜壺於阼階西方亦如之皆是無玄酒不言上下）

（也又凡用醴者無玄酒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醴皆無玄酒質故也昏禮房外之尊無玄酒鄭云略之此及大射尊士旅食無玄酒鄭云賤也特牲少牢陽厭納一尊無玄酒鄭注禮殺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無玄酒者以凶變於吉故也特牲東西階兩壺無玄酒者注云優之云士衆食謂未得正祿者以其士大夫已有得正祿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皆正祿此則未得正祿云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者所謂王制文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府史胥徒諸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徒五人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純之閏反又章允反）疏（注筵席至筵也○釋曰云筵席也者案周禮序官司几筵鄭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若然鋪陳曰筵者先鋪一席在地者藉之曰席據重已上相承藉者筵席一也故鄭云筵席通云席用蒲筵緇布純者案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彼有加席故有萑在上此無加席故言席用蒲云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者對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賓有加席禮得申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者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設席）射人告具（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注告事至射也○釋曰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者案公食大夫禮贊者負東房告具以其無射故使贊者此乃射人告具與大射同案下文若射則不獻庶子言若者或射或不故此鄭注云以其或射言或亦是不定之義案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羹定者文不具也）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周禮諸侯胙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莞音官繅音早）疏（注周禮至後也○釋曰自此下盡諸公卿者論君臣位次及命羞者之事注引周禮者司几筵之文也彼諸侯祭祀席及受酢之席此乃燕飲之席引之者欲見燕飲與昏酢席同若饗諸侯來朝則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

即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故君卑席受酢也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者此燕私禮故賤者先即事入射辨尊卑故先設公席後設賓席也）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長丁丈反大音泰闑魚列反）疏（注納者至闑西○釋曰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就君揖位故下經君爾之始就庭位云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云祝史立於門東北面東上者案大射大史在豻侯之東北北面不言祝此言祝史不言大史者大射及下文云大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嫡其位初在此不在豻侯之東北故者大史以明之其餘祝史彼不言者以其大射先行燕禮此燕禮有祝史故於彼不言省文也云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者雖無正文進止由君故知以公命引之云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者對大夫以上小臣引之就門東揖位未就庭位自上以下從而入不次引從大夫而入經即庭位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案夏官大僕之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文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正君之旅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上下是以大射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又云小臣正贊袒者然諸侯小臣正次有小臣師大射禮小臣正袒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南面此燕經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此言小臣師即大僕小臣正一也故鄭以爲當天子大僕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者鄭云凡入門者廣辭賓主人入門之義案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又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言私事即大夫士出入君門一也又與

（此經卿大夫士入君門亦由闑右同公事自闑西者即聘禮聘賓入由闑西是也若然此注云入門而右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左即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近附近之近）疏（注爾近至少前○釋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是以公將揖卿大夫降立於阼階之東南面揖之變揖言爾者爾訓近也移也卿大夫得揖移近中庭也是以鄭云揖而移之近之也云大夫由北面少前者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相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故云大夫猶北面少前）射人請賓（命當由君出也）疏（注命當由君出也○釋曰案大射云大射正擯擯者請賓此直云射人請賓下云爲擯者但射人有大小大者爲大射正其次爲小射正又其次爲司正兼監射事見於大射禮大辨尊卑故云大射正爲擯此燕禮以因燕而射以其禮輕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此二者皆是射人故直云射人請賓不定

尊卑也既當請君不辨射人而位者以其君南面射人北面可知故不言）公曰命某爲賓（某大夫也）疏（注某大夫也○釋曰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爲主人是大夫明賓亦當用大夫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故知是大夫）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禮辭辭不敏也）疏（注命賓至敏也○釋曰鄭知命賓者東面南顧者少儀云詔辭自右明知在君之右東面者向君南顧者向賓便也知禮辭辭不敏者取孝經曾子云參不敏爲義）反命（射人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又復○復扶又反）射人反命（告賓許）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賓禮入）疏（注當更以賓禮入○釋曰前卿大夫從臣禮相從而入故出更以賓禮入是以下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揖之人之也）疏（注揖之人之也○釋曰言人之者公將及升堂故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乃升）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

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圜壺無冪羞膳羞於公謂庶羞）疏（注執冪至庶羞○釋曰云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圜壺無冪鄭知者以其上文冪用綌又承瓦大之下方圜壺不言冪故知義然云羞於公謂庶羞者知羞於公者以其言羞膳據君而言又與執冪者連文冪據君明羞膳據公可知又知是庶羞者以其膷臐稱薦明羞是庶羞）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爲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疏（注以公至之也○釋曰鄭知西階前命之者案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士位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以君命命云東上玄酒之冪爲上也者以其唯瓦大兩有冪玄酒尊於正酒經云東上故知玄酒之冪爲上羞膳者以下盡略之鄭知義然者以經直云執冪者升自西階羞膳者無升文又是東面階西面階婦人之階非男子之所升則羞者升自北階知由堂東者以羞在房又大射士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知房中西面

南上者約士冠禮醴在房中服北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下注云近其事也言略之者辭不由前堂升執冪與羞膳時請者以其諸侯兼官有常職先定亦有臨時命之者是以經與記直云士不言其官不請羞賓者下記約與君同亦用士也）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彌略也禮以異爲敬）疏（注小臣至爲敬○釋曰言彌略者上請賓使射人請執冪使小臣已是其略今羞諸公卿乃使膳宰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略也知膳宰卑於士者周禮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公士爲薦羞膳宰設俎故知膳宰卑也）射人納賓（射人爲擯者也今文曰擯者）疏（注射人至擯者○釋曰自此至賓以虛爵降論賓升堂主人獻賓之事案大射大射正擯此云射人爲擯與上射人請賓義同還是小射正也）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疏（注及至至面時○釋曰鄭知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者以其云賓入及庭賓入謂入門時及庭謂賓入門而出堂塗北面是

其宜公降揖之節故知北面時也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也）疏注以其至之也○釋曰鄭知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者下經云賓升主人亦升是其賓與主人爲禮不得相參之也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爲獻主○伉苦浪反敵也）疏注主人至獻主○釋曰知主人是宰夫者案禮記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者案天官云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屬大宰故云大宰之屬云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者案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引之者證宰夫爲主人之義云其位在洗北西面者案下文獻大夫下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是也云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者此略取燕義文設賓主飲酒之禮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伉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明嫌之義也是君不親爲主人之事也云天子膳夫爲獻主者案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是也案燕義注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則是膳宰膳夫一人也上文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者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各異其賓同也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疏○釋曰此宰夫代君爲獻主升降不由阼階與賓同由西階是降故自西階當洗南北面今西北面者鄭云賓將從降鄉之當西階賓降故也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降洗在階下辭賓降者彼賓主異階故在階下不在洗南也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答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以爵辟正主也古文觚皆爲觶○辟音避觶章豉反）疏注賓少至爲觶○釋曰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者言又辭對前主人辭降今又賓辭洗皆少進違其位也者前賓降賓在階下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以其賓又辭洗宜違本位云獻不以爵避正主也者以此宰夫爲主人非正主故用觚對鄉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每先升尊也）疏注賓每先升尊也○釋曰每先升者前賓初升時先云賓升自西階後云主人亦升自西階此賓揖乃升下云主人升故云賓每先升者尊賓故也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主人復盥爲拜手坋塵也○坋步困反）疏注主人至塵也○釋曰言復盥者前盥爲洗爵此盥爲汙手

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大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疏注君物至賓也○釋曰云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者言君物總衆物之名上云設膳篚設膳尊膳之言善所以別於臣子之尊篚也云酌君尊者尊賓也者大夫爲賓賓亦臣子而酌膳尊賓故也必尊之者立賓以對君故也主人筵前獻賓

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前受觚退復位）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疏注折俎至肩肺○釋曰引鄉飲酒記者燕禮不言賓之牲體之數此燕禮既與鄉飲酒同用狗則與此賓之牲體數同故引以爲證也

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西也告旨美也○嚌才計反挩始銳反啐七內反）疏注降席至美也○釋曰云降席席西也者鄭云降席不言西案前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記則告旨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既爵也）疏注遂拜拜既爵也○釋曰經云坐卒爵又云興坐奠爵遂拜遂拜之文隔坐奠爵嫌遂拜不爲拜既爵故鄭明之云遂拜拜既爵也

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疏注將酢主人○釋曰

（自此已下盡序内東面論賓酢主人之事鄭知將酢主人者下經論酢主人之事故知也）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疏（注上既至爲爵○釋曰公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者上文主人洗觚獻賓云賓以虛爵降此經又云坐奠觚中間言爵者欲見對文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即通觚亦稱爵以此言之此觚即前爵周公作經嫌易之故復言觚也引大射禮者此經直有主人降又云主人東面對不辨主人立處又無少進之文大射先行燕禮與此同故引以爲證）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謙也今文無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

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疏（注賓既至之左○釋曰鄭云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鄭知南面授爵與主人者以經言主人北面拜受爵明賓於東楹之西東面酌膳訖向西階南面授主人可知授爵訖乃之主人之左北面拜送爵故鄭云南面授爵乃之左也）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疏（注辟正至臣也○釋曰案鄉飲酒鄉射皆是正主經直云祭如賓禮亦不見有啐酒之事未知正有啐不此云不啐辟正主者案文可知以燕禮大射啐酒告旨並不爲者經云不啐酒不告旨並言不鄉飲酒鄉射直云不告旨不言不啐酒明主人啐矣有司徹儐尸之禮尸酢主人云席末坐啐酒特牲少牢尸酢主人主人皆有啐酒是其雖不告旨唯有啐酒之事云未薦者臣也者對賓禮獻訖則薦脯醢此主人是臣故獻訖不薦至獻大夫下昔薦主人于洗北是也）不拜酒不告旨（主人之義）疏（注主人之義○釋曰拜酒主人爲告旨者賓拜訖主人告酒美鄉飲酒鄉射正主人不拜酒不告旨主人無自告美故此主人代君爲主不得直云主人故云主人之義）遂

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惡謝賓甘美君物也）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不敢安盛）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内東面（東西牆謂之序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疏（注東西至升賓○釋曰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文引大射禮者證此經云射人升賓之時以得君命）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者東面）疏（注象觚至東面○釋曰自此下盡奠于膳篚論主人獻公之事云取象觚者東面者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又取不得南面皆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胥音湏又思叙反）疏（注薦進至左房○釋曰凡此篇内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公故也

是以下舉旅行酬皆受酬者先拜公乃答拜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是以下云主人受公酢得酌膳燕主歡故也大射主人受公酢者辨尊卑故也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者案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異人以其士尊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必知士尊於膳宰者以其諸侯膳宰當天子膳夫上士二人諸侯降等膳宰則卑故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鄭注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是其士尊也大射主於射略於飲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私主於羞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君之脯醢庶羞同使士尊官爲之大射必使庶子設折俎者案周禮庶子下大夫大射序尊卑變於燕禮故尊官爲之引大射禮者證此經脯醢從左房而來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故得言左房大夫士無右房故言東房而已）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疏（注凡異至賓也○釋曰云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者云凡非一謂膳宰贊授肺立卒爵又

（上文士薦脯醢皆是異於賓故言凡以廣之）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古文更爲受疏更爵至再拜○釋曰自此以下盡主人奠爵于篚論主人受公酢之事主人受公酢而自酌者不敢煩公尊君之義○注更爵至爲受○釋曰獻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者襲因也不敢因君之爵喪服傳云君至尊也故以君爲至尊也）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媵以證反散思旦反注及下同○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爲散今文媵皆作騰疏主人至答拜○釋曰自此盡東南面立論主人酬賓之事案前受獻訖立于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案鄉飲酒大射酬時皆主人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酬前賓皆無迎在席者又以下文賓奠于薦東賓降筵西東南面立以此約之則此無升筵之事或言降筵者並誤○注媵送至作騰○釋曰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者案禮記檀弓下云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季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注云皆罰爵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注云舉爵於也君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若然此注今文媵作騰騰與媵皆是送義讀從檀弓杜蕢揚觶之揚揚訓爲舉義勝與媵夾故讀從之也）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此降於正主酬也疏注辭者至酬也○釋曰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坐卒觶此主人酬賓亦坐飲賓辭之者上文獻君君立卒爵此主人代君酬賓亦宜立飲今主人坐祭遂飲故鄭云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云此降於正主酬也者正主謂鄉射飲酒立主酬處）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殺所

界反）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其酌已）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釋曰此自至薦東此爲酬賓者然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主人實觶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始酌膳時賓已西階上拜者以其燕禮大射皆是主人代君勸酒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主人又不坐奠於薦西賓祭訖遂南面奠於薦東不北面奠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與○弛戶氏反與音餘疏注賓不至類與○釋曰自此盡立于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者案上初賓得獻降升之時序內立是不敢近賓席是禮尊而賓卑至此酬訖立於席西是賓位彌尊禮漸殺故云彌卑也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禮記雜記文案彼孔子謂子貢黨正飲酒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以弓弩喻是一張一弛之法此獻時爲盛是一張也酬時爲殺是一弛也無正文故云是之類與言與以疑之）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長丁丈反○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疏注命長至使者○釋曰自此盡公答再拜論使下大夫媵爵於公之事此旅酬從公而起故須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知非卿大夫最長而云長幼可使者案下文大夫長升受旅是長幼次第非尊最長則此命長亦非最長是長幼之中可使者也）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也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疏注作使至其尊○釋曰案王制上大夫卿是卿爲上大夫云不使之者爲其尊者謂若主人與賓使下大夫不使卿之類也）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

（於西階上踐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疏賸爵至再拜○釋曰西面北上者是來盥相待之位序進盥則北面向洗○注序次至爲上○釋曰云楹北西楹之北也者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故云交而相待於西階之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云以右爲上者謂在洗南西面及階上北面時先者在右地道尊右故也）賸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賸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也疏注待君命也○釋曰云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者以其君尊臣卑雖自飲訖故執觶待于洗南以待君命也）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疏注請使至君也○釋曰案下二人俱致禮法當然是以不敢必君舉也故云一人與二人與取君進止是優君也）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賸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大射禮曰賸爵者皆退反位疏注序進至反位○釋曰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者前二人酌酒降自西階故交于西楹之北此酌酒奠于君所故交于東楹之北交于東楹北者以其酒尊於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弁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及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又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者案鄉射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鄉飲酒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皆奠于薦右今言賸爵於公是將舉旅當奠於薦右而奠於薦左故云不敢必君舉也引大射禮者此經二人階下再拜稽首送觶無反位之文故引大射賸爵者皆退

反門右北面位）公坐取大夫所賸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疏注興以至成然○釋曰自此至奠于篚論公爲賓舉旅之節公坐取大夫所賸觶者取上楹北觶云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者經但云興以酬賓鄭知公就西階者以其賓降拜不於阼階下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往賓西階上也不言西階者以公尊空其文也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者凡臣於君雖爲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當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堂復再拜稽首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升則不云再拜稽首直云成拜以堂下既有再拜稽首則此文是也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稽首則不得升成拜以其堂下未拜即下經云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是也凡臣拜於君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或覩辭或違小臣辭成與不成如上說在於酬酒降下堂拜未即拜待君辭即此下經云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云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篇末無算爵受公賜爵者皆下席堂上拜稽首不堂下拜者禮末又輕於酬時）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于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疏注不言至於君○釋曰云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于君者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于君之左可知經不言拜于君之左者若言再拜于君之左則臣與君敵偶故鄭云不言之者不敢敵偶于君闕其文也）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君尊不酌故也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疏

（注君尊至文也○釋曰云君尊不酌故也者以其君酬賓當親酌以授賓今賓爵自酌者君尊不酌與臣故也云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者於尊者言更謂受尊者之爵及與尊者爵皆言更上文主人獻公訖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酌膳以自酢是受尊者之爵言更也下文云賓酬卿諸膳觶也則降更觶鄭注云言更觶卿尊也是與尊者之爵言更云自敵以下言易者謂與卑者之爵及受卑者之爵皆云易此文公酬賓云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言易者賓尊以公舉觶酬賓是與卑者故言易也上文大夫二人媵爵于公者卒觶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再拜稽首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受卑者之爵合言易而不言者理自明若不言易者奠散觶洗象觶隔再拜稽首故不復言易也若然主人受公酢賓受公酬二者之爵皆從尊者來所以受酢爲受尊者之爵言更受酬爲與卑者之爵言易者以其主人受酢由已獻公公報已已所當得是以爲受尊者之爵言更也賓受公酬以公舉媵觶就西階上以酬賓特爲賓舉旅故以爲尊者與卑者之爵言易案下士舉旅公坐取賓所媵觶往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彼亦是尊者與卑者之爵不言易而言更者旅酬下爲上尊前人故不言易而言更也云更作新者欲見此爵前人已用今不復用更新用一爵故云更作新也云易有故之辭者言此爵我先嘗用今由前人後用已不用亦以爲爵故云易有故之辭也案特牲賓長致爵于主人主婦言更爵酢者欲得嘉賓美客以事其先故言更少牢不賓尸云致爵于主人主婦賓易爵酢者大夫禮尊于賓有君道故言易若然又案少牢不賓尸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更爵酢注云更猶易也若然更與易似不別者但更易不殊以尊卑不同設文有異云不言公酬賓於西階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者以其公就西階是降尊就卑故公不言降尊故空文不言）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疏（注下拜至成拜○釋曰云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云禮殺者謂

若酬時下爲拜賓未拜辭之即升再拜稽首是也云或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不拜直言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升成拜直言再拜稽首而已）公答再拜（拜於阼階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疏（注拜於至侍臣○釋曰云於是賓請旅侍臣者案下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鄭注云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阼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於羣臣必請者不專君惠也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此不言者文不具故記人辨之）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疏（注旅序至飲酒○釋曰此經論旅酬先尊後卑之法仍未行旅下經射人作大夫長乃始旅酬）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疏（注言作至卑後○釋曰遣射人作大夫者燕或射故使之云言作大夫則卿存矣者以其卿稱上大夫言大夫長故知卿亦存在作中矣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賓則旅二卿三卿徧次第至五大夫大夫徧不及士）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在右者相飲之位○飲於禁反）疏（注賓在至之位○釋曰言賓在右者賓在西階上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西今在東故云賓在右者相飲之位也）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酬而禮殺）疏（注酬而禮殺○釋曰此對酢之特坐卒爵拜既爵是禮盛也今旅酬立卒觶不拜既爵故云禮殺也）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觶卿尊也）疏（注言更觶卿尊也○釋曰案上文體例與卑者之爵稱易與尊者之爵稱更雖立爲賓仍是大夫爲之是賓卑於卿故言更觶者卿尊也）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篚復位今文辯皆作徧○辯音遍）疏（注卒猶至作徧○釋曰言不祭者亦是酬禮殺也引大射禮者此經云降奠于篚不言反位故引大射奠爵於篚訖當復門右北面位）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

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別彼列反）疏（釋曰自此盡無加席論主人獻孤卿之節○注酬而至酬也○釋曰此酬非謂尋常獻酬乃是君為賓舉旅行酬以其主人獻君君作主人主人不敢酬君故使二人媵爵于公以當酬處所以覆獻也但君恩既太為賓舉旅飲酒之禮成於酬故酬辨乃獻卿以君尊卿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卷居遠反重直容反○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席自旁來）疏（注言兼至旁來○釋曰此經設三卿之席在於賓東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者若三卿同席則直云卷重席不須言兼今云兼卷則兼三卿重席皆卷之故知每卿皆異席也云重席重蒲筵者案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彼為異國之賓有蒲筵萑席兩重席故稱加上小臣設公席與公食大夫席一及賓皆稱加亦是兩重席兩種而稱加此燕己臣子一種席重設之故不稱加若然案鄉飲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鄉射亦云大夫辭加席案彼二文雖稱加上文云二重再種則無異席故彼記直云蒲筵云加者以上席加於下席故鄭彼云加席上席一也故此下注云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是射諸公大夫席于尊東上統於君也者[illegible]尊此為君尊故統於君而東上也云席自旁來者案公食記云宰夫筵出自東旁故知也）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去起呂反）疏（注徹猶至君也○釋曰云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也者案鄉射云大夫辭加席之等皆是異席而辭之此重席重蒲筵不合辭以君有加席兩重故辭之以辟君）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辟君也卿無俎者燕主於羞）疏（乃薦至復

位○釋曰此云卿薦脯醢下言其人略之故下記辨之云羞卿者小膳宰是也○注不酢至於羞○釋曰案上主人獻公主人酢于阼階下此即不酢故決之云卿無俎者燕主於羞者案大射燕子設俎辨尊卑故與此異）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今文無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先悉薦反○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疏（注諸公至三監○釋曰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知者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侯伯已下不言孤故據大國而言云孤一人者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故此亦云孤一人與司農同云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者以其言諸非一人案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用之周制使伯佐牧不置監周公制禮因殷不改者若士冠醮用酒之類故鄭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云）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大音泰近附近之近昵女乙反坐才臥反）疏（注席孤至之坐○釋曰案上文卿初設重席辭之乃徹此孤至北面初無加席者皆是為大尊屈之也云親寵苟敬私昵之坐者案下記云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以為私昵此孤一者席於阼階之西故為苟敬私昵之坐也）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復又）疏（小臣至如初○釋曰自此至送觶公答再拜論一人致爵于公之事○云二大夫媵爵如初者亦上二人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相似也故言二大夫媵爵如初也）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疏（注命

（長至暇也○釋曰上文小臣請媵爵則此請致者亦小臣也云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者謂優升坐以前公爲賓爲卿爲大夫三舉旅也燕禮之正不待損益而云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者正謂周公作經以優之非實也故云君命長致言君者不定之辭優君之義故唯命長致不然似言皆數以其三舉旅唯有此三觶故也）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處昌慮反）疏（注奠于至勸君○釋曰云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者案前大夫二人媵觶奠于公薦南北上其上觶已取爲賓舉旅下觶仍在今大夫又媵一觶而云奠于薦南明知是所用酬賓觶之處云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者上云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是共勸君酒今始命長致故俱拜以其共勸君故也）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疏（公又至所酬○釋曰自此至奠于篚論爲卿舉旅之事○注一爵至酬賓○釋曰知一爵是先媵者之下觶者以其前大夫二人媵爵皆奠于薦南以其上觶者已爲賓舉旅今又行一爵故知先媵者之下觶也其後媵一觶者留之後爲大夫舉旅也云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者前爲賓舉旅不云若賓若長專爲賓禮盛至此爲卿舉旅不專爲賓舉旅升從其一是賓禮殺也云長公卿之尊者也者有諸公公爲尊若無諸公三卿爲尊長中可以兼此二者云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者釋經若賓若長言若不定或先或後故兩言之）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疏（○釋曰言如初者一如上爲賓舉旅之節）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疏（釋曰自此盡皆升就席論獻大夫之節○注既盡至又殺○釋曰云不拜之者禮又殺者前卿

受獻不酢爵君已是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主人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脀之承反○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脀俎實）疏（注胥膳至俎實○釋曰云胥膳宰之吏也者案周禮有府史胥徒鄭注天官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是庶人在官者所置薦者皆膳宰胥是膳宰之吏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者案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此云大夫之下者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下經云辯獻大夫乃薦此薦文在上是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云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者案此燕禮大夫堂上士在下獨此宰夫言堂上無位者以其主人位在阼階君已在阼故主人辟之位在下是以大射注云不薦於上辟正主也云脀俎實者脀者升也謂升特牲體於俎故云俎實也）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徧獻之乃薦略賤也亦獻而后布席也）疏（注徧獻至席也○釋曰凡大夫升堂受獻得獻訖即降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云徧獻之乃薦略賤也者決上卿與賓得獻即薦旨故也云亦獻而後布席也者亦上獻卿之時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此大夫不言設席明亦得獻後即布席也若然案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席於賓西射禮辯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故此賓西無小卿位）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疏（席工至其西○釋曰自此至降復位論作樂之事此上下作樂之中有四節升歌一笙二間三合樂四○注工瞽至告備○釋曰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者案周禮瞽矇掌播鼗諷誦詩鄭云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彼不依琴瑟闇讀之即爾雅徒歌曰謠此作樂之時依於瑟即詩注云曲合樂曰歌一也故下云工歌鹿鳴之類是也云凡執技藝者稱工者執技藝文出於王制但能其事者皆稱工是以引少牢饋食祝稱工樂記

（師乙爲大師樂官亦稱工至於冬官巧作者皆稱工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知樂正與樂師相當者案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此樂正告樂備故知樂正當天子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樂師小多矣此諸侯樂正亦有大小之名也故大射云小樂正從之鄭注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是其諸侯樂正雖有大小當天子樂師知大樂正不當天子太司樂者以其天子大司樂不告樂備故不得以太樂正當之但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小樂正告樂備此燕主歡心故大樂正告樂備故不同）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何胡我反相息亮反○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内弦弦爲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疏（注工四至同官○釋曰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者鄭言此者決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案公羊傳

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云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者此決鄉飲酒左何瑟後首臣降於君故也引天子大僕二人也者周禮序官文引之者此經小臣相工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僕人以下同官既多遮換相工但大射辨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此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是以別周禮同官人多得相參之意）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講道脩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數戶數反更音庚知音智）疏（注三者至明也○釋曰此經歌詩之類鄭於鄉飲酒已注此注與彼同但以燕禮歌小雅亦合鄉樂下就卑也鄉飲酒升歌鹿鳴之等饗或上取故彼此詩同注亦不異也）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便婢面反）疏（注工歌至於席○釋曰此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者歌詩是其事先施功勞乃於獻之是賤者先就事對工以上下就事而得獻也故大射注云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異也云左瑟便其右者工北面以西爲左空其右受獻乍者酒從東盥之西來故以右爲便案大射云獻工工左瑟鄭注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以其經云僕人正徒相大師無瑟言大師左瑟者爲飲酒之節此與鄉飲酒同無所分別大師或瑟或歌是以不得言節之案鄉飲酒大師則爲之洗則衆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衆工則皆爲之洗爵又案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篇與大射舉工與衆笙皆言祭故知皆爲之洗云工拜於席者以經云工興左瑟即云一人拜受爵不見有降席之文明工拜於席可知）

薦脯醢（輕薦之變於大

夫也）疏（注輕薦至夫也○釋曰案上獻大夫之時云辯獻大夫遂薦之鄭注云徧獻之乃薦略賤也此獻工之長一人即薦脯醢非謂貴工即獻之正是禮尚異變於大夫也）

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疏（注使扶至祭酒○釋曰上云小臣相工則此扶工相祭是小臣也此據相長一人又承受爵薦脯醢之下故知祭薦脯醢及祭酒二事對下衆工祭酒不祭脯醢也）

卒爵不拜（賤不備禮）主人受爵（將復獻衆工也）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遂猶因也古文曰卒爵不拜公）

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疏（注言賜至彌卑○釋曰此燕也飲酒故工歌之後笙奏之間而爲大夫舉旅大射雖行燕禮主於射故笙之間至射乃爲大夫舉旅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者案上爲賓舉旅直云公與以酬賓爲卿舉旅而云若賓若長言若不定科酬其一不專爲賓是君恒漸尊賓禮漸殺雖然猶言酬至此）

（言唯公所賜者以上下言之是君又彌尊賓長彌卑也）卒（旅畢也 疏注旅畢也○釋曰言旅畢者謂爲大夫舉旅酬行於西階之上或從賓或從卿次第盡大夫故云旅畢也）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陔下才反○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奏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風方鳳反重直用反惡音烏父音甫○今按說見鄉飲酒篇 疏注以笙至信也○釋曰此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等經注與鄉射同亦不復重釋但此云笙入立于縣中以其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面已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主人洗升獻

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 疏注一人至于下○釋曰引鄉射禮者證笙一人拜此與鄉飲酒皆直云一人拜不言拜于下故鄉飲酒與此注皆引鄉射以爲證欲見拜者拜於階下）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疏釋曰言不拜受爵降者於階下受爵者亦盡階不升堂云辯有脯醢者亦獻訖薦于位之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間廁之間麗力知反○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

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下遐嫁反纍力追反蔓音萬治直吏反長如字 疏注間代至未聞○釋曰此經注一與鄉飲酒同彼已釋訖不復重解）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雎七徐反覃大南反召上照反蘋音頻○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

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興王如字采七代反被皮寄反 疏○釋曰云遂歌鄉樂者鄉飲酒云乃合樂與此文不同者以其二南是大夫士樂大夫士或作鄉大夫或作州長故名鄉大夫樂鄉飲酒不言鄉樂者以其是已之樂不須言鄉故直言合樂此燕禮是諸侯禮下歌大夫士樂故以鄉樂言之又鄉飲酒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彼經有合樂之字故也此經無合樂之字故闕而不言其實此歌鄉樂亦與衆聲俱作是以彼處解合爲歌與衆聲俱作耳此歌而鮮聲合明同也○注周南至未聞○釋曰自周南以下所注亦與鄉飲酒同亦不復重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師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 疏注大師至成也）

（○釋曰云大師上工也者案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又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已下二百人爲上士也云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者大師職文案彼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又云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云子貢問師乙以下至何歌也者樂記文師乙魯之大師以掌樂事故子貢問焉引之者證大師知樂節故告歌備故鄭云是明其掌而知之也知升歌以下四節皆三終者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故知皆三終彼與此經間歌合樂不獻之者但間歌合樂遂是始升歌笙奏之前已獻故不復重獻云備亦成也者案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故云亦成也）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疏注言由至之北○釋曰言由楹內者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云復位位在東縣之北者案大射者於樂小樂正升堂經有左云正則知亦有大樂正至工西於西階上少東東面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卒管工向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一時鄭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臣位尊東明王升堂時小樂正升大樂正東方西面工來東坫之東南西面時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其小樂正則立於西階下東面此燕禮主於樂故知大樂正升堂今降明復於東縣之北北面也）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監古銜反相息亮反疏注君許至事同○釋曰自此盡皆反坐論立司正遂行所監之事云君三舉爵者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云樂備作矣者歌笙間合四者備作各三終案鄉飲酒鄉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是士鄉飲禮饗禮之法）

（莫問尊卑徧獻之後乃行旅酬此燕禮國君燕其臣子雖一獻以辨尊卑故主人獻君而受酬主人卑不敢酬公獻之禮成於酬故使大夫媵觶於公當酬公君行大惠即舉之爲賓賓得觶請旅諸臣徧卿大夫乃成一獻之禮後獻卿大夫皆爲之舉旅行酬皆其獻但卿大夫皆堂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旅行酬而未立司正作樂後將獻羣士士職卑位在堂下將爲士舉旅恐失禮故未獻之前即立司正監之故不同也）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洗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疏注洗奠至賓也○釋曰云洗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者此奠觶于中庭威儀多決鄉飲酒不奠是以鄉飲酒作相爲司正洗觶執以升自西階是不奠威儀少也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者以主人安客乃安故欲安賓先語卿大夫以我意故須安也云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者鄭意兩解前解主意爲賓故使卿大夫爲賓安或亦其實不專主爲賓兼羣臣共安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爲于僞反疏注右還至位也○釋曰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者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云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者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以其君在阼故也云自嚴正慎其位者以司正監察主爲使人嚴正謹慎故先自嚴正謹慎也）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反奠虛觶不空位也疏注反奠至位也○釋曰必使不空者亦欲使衆人觀知司正嚴正之處）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

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疏（注膳宰至徹然○釋曰云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者臣之升降當西階今見賓親徹膳宰代君徹不降西階而降自阼階當君降處故云若君親徹降自阼然也）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將坐降待賓反也）疏（注以將至東也○釋曰案大射云大夫降復位注云門東北面位不與卿同東面位者彼卿有俎卿取俎以出故大夫不敢獨在西階下故復位復門東北面位此燕卿無俎故大夫與卿同降西階下東面北上位也云以將坐降待賓反者上文賓以俎出當反入升坐故卿大夫待賓反亦升坐也）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說吐活反○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疏（注凡燕至心也○釋曰凡在堂立行禮不說屨安坐則說屨故鄭云凡燕坐必說屨以其屨在足賤不宜在堂陳於尊者之側也云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者左氏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饗在廟立行禮是敬多則不親者也燕在寢以醉爲度是相親之心者也者然直云賓及卿大夫說屨不云君降說屨則君說屨之在堂上席側是以禮記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入而已矣彼據尊者坐在室則尊者一入說屨在戶內今此燕在堂上則君尊說屨於席側可知也）

羞庶羞（謂膷肝膋狗胾醢也骨體所以致敬也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賢之道○膷士鄕反膋音遼胾壯吏反）疏（注謂膷至之道○釋曰案大射云羞庶羞注云所進衆羞謂膷肝膋狗胾醢也或有炮鼈膾鯉雉兔鶉鴽大射先行燕禮明與彼同此注不言炮鼈已下注文不具鄭知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不唯二豆而已案內則爲肝膋取狗肝以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云膋腸間脂此及大射其牲皆用狗故知有肝膋狗胾知有炮鼈膾鯉者詩云吉甫燕喜飲御諸友炮鼈膾鯉又內則及公食大夫上大夫二十豆雉兔鶉鴽禮記王制云庶羞不踰牲此燕用狗必可有此物而已鄉飲酒鄉射亦有狗但經直云羞不云庶是以鄭注云胾醢明二豆無餘物也云骨體所以致敬也者謂未坐以前庶羞所以盡愛據說屨已後也）

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疏（注燕乃至禮也○釋曰不敢於盛成禮謂未立司正之前立行禮受獻之時不祭脯醢祭先是成禮不敢成禮盛時於）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序端）疏（注皆命至序端○釋曰云起對必降席者經云坐不云降明起對必降席既對及反坐也是以孝經云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亦是起對也知司正退立西序端者此無降文見鄉飲酒云司正升相旅退立于序端東面故知此亦然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受觶（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疏（注獻士至作觚○釋曰自此盡立飲論獻士之事云獻士用觶士賤也者對上大夫已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故云士賤也不從今文觚者若從觚與大夫已上何異故不從）

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疏（注他謂至不拜○釋曰云他謂衆士也者上云士長明此士長之外皆衆士也知亦升受爵者以其士尊於坐之長坐之長尚受爵於階上明得升堂受爵也言不拜者以其士長得拜明衆士不拜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爲上）疏（注天子至爲上○釋曰此等皆士而先爲者以其皆有事故先得薦司士亦先薦者案周禮司士掌羣爵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故亦先得薦也鄭引周禮序官射人司士下大夫二人約出此諸侯則上士者天子官尊諸侯卑降一等以是諸侯射人司士得在士位中云其人數亦如之者案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皆明射人則諸侯雖使士爲之人數亦等以其畿外諸侯張三侯與天子同故知射人之數亦同也言此者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故下文注云大射正射人之長是以大射禮大射正及小射正皆有事也云司正爲上

（者雖同是士以其爲府長故設在上先薦之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於衆位衣卷也又士位在西有事者別在觶南北面東上也）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蓋尊之畢獻薦于其位）【疏】（注每已至其位○釋曰云即位于東方蓋尊之者以其庭中之位卿東方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故士得獻即東方卿位是尊之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知畢獻薦之者以其經云辯獻士乃薦士故知當畢獻後乃薦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次士獻之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疏】（注次士至東方○釋曰云次士獻之已不變位者對先獻士士即變位卿東方也云位自在東方者案上設位之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是先在東方也）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略之也亦畢獻乃薦之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鄉許亮反）【疏】（注北面至復位○釋曰云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者案大射旅食尊在西鑮之南北面則此主人在南亦北面以陳尊向君若東楹之西東向設尊亦是向君爲正彼酌者尊後東面酌此亦尊後北面酌南面獻之於尊南也云不洗者以其賤者此乃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輩故云賤略之也云亦畢獻乃薦之者亦上文士此畢獻乃薦可知云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者此約大射獻旅食訖云執虛爵奠於篚復位故知也）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爲樂卿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筭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生於飲酒）【疏】（注大射至飲酒○釋曰此一經論燕末行射之節云大射正爲司射者燕禮輕又不主爲射故射人爲擯又爲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爲司射大射之時略於燕主於射故大射正爲擯又爲司正至射又親其職故不同爲司射也云宜從之者鄉射是卿大夫禮故樂之遲從之也云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筭也者經云如鄉射之禮既從始至末皆如之案鄉射初司射告弓矢既具至三耦射訖而退中與筭故如之也云納射器而張侯者欲見此與鄉射因納射器後即張侯大射納射器之後無張侯之事是以特言之也云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者此燕禮與大射皆國君之禮此燕禮每事皆先請於君大射亦先請於君故曰大射初司射自作階前請於公公許乃命賓及卿大夫鄉射西階上告賓曰弓矢既具乃告於主人遂告大夫大夫是先後異也云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者鄉射將射云司正爲司馬此亦於將射司正爲司馬故云亦也若然則上文射人告具射人請賓又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皆一人也必云司正爲司馬者諸侯有常官嫌與鄉射異故言此也若士射則司正不爲司馬云君與賓爲耦者欲見鄉射賓與主人爲耦此君與賓爲耦亦是異於鄉射也引鄉射記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者謂旌與中異何者彼因記國君三處射旌與中各不同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言國中則此燕射也又云於郊則閭中以旌獲謂諸侯大射在郊

又云於竟則虎中龍旜謂諸侯賓射在竟此皆諸侯禮射鄉記在鄉射皆與鄉射異也云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者此獻士旅食後乃射是燕射於飲酒決大射未爲大夫舉旅之前則射是彼大射主於射故也）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觚依注音觶○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疏】（注此當至誤爾○釋曰自此盡賓反位論賓媵爵於公之節云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者案冬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豆爲斗鄭康成云古者觶角旁氏以觚故誤爲觚時人又多聞觚寡聞觶是以誤爲觚此注與彼同也）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今文曰洗象

（觴〔疏〕注反位至象觴○釋曰知反位是反席者以其堂下無席堂上乃有之而云賓升成拜不云降明上反位者反席可知也）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今文解又為觴〔疏〕注至此至為觴○釋曰自此盡士旅酌卒論君為士舉旅之事云唯公所賜者辭與為大夫舉旅同也云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者以其賓媵升坐之後理當倦今言興明不倦矣）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疏〕注士有至之者○釋曰無筭坐勸酒有執爵行之者今此為士舉旅亦有執爵行之若無筭爵然後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惠均○令力呈反〔疏〕注欲令惠均○釋曰此所命者命大夫也以前三舉旅辯大夫則止今此為士舉旅故及之云欲令惠均者惠均於室及均於庭也士特牲爵止欲得神惠均於室及均於庭此據人君之惠均於庭也）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興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疏〕注興酬至坐位○釋曰此即上文司正所命者也云興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者見禮堂上有席者坐堂下無席者立是以禮記檀弓工尹商陽是士而云朝不坐堂下無坐位者也）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疏〕注祝史至及焉○釋曰知旅食皆及者以士未得獻時於酬不及得獻之後旅則及之旅食亦次士得獻故知亦酬及之其庶子以下未得獻者至獻後無筭爵及焉）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卒〇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

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脩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于工後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于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鑮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疏〕注庶子至薦也○釋曰此一經獻庶子以下之節云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脩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者案周禮諸子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彼入子諸子之官為大子者據諸侯為世子之官引之者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之適子掌事實同故取諸子職解此庶子之事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者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國子脩德學道得與樂正聯事以其樂正亦掌教國子故也言此者欲見膳宰得獻此庶子亦得獻之意云樂正亦教國子以舞者欲見庶子掌國子得與樂正聯事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僕人正以下至北上鄭知義然者見大射禮而知云左右正者據中庭為左右大射禮工遷於東僕人正亦與樂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明是小樂正在西為右也若小樂正不在西大射之禮不得有左右正之文又兩面俱縣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又知僕人正以下在小樂正之北北上者以鄉射弟子相工皆在西今僕人正以下亦是相工之人故知亦在西方也又工堂上西階之東相工者宜近其事故在西方樂正之北也又知北上者以大射鄉射工遷在下之時皆北上統於樂正今相者以工為主明在堂下則宜北統於堂人矣又知大樂正在東縣北者約鄉射云縣于洗東北至射時遷樂於阼階下之東南堂前奇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是得為一證也云若射以下至工後也者案大射將射之時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相者以工為士故知相工陪於東即在工後也工內相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者案天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陰事陰令鄭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彼后之官案云夫人者欲見諸侯夫

（入內小臣亦與后之內小臣職同故雙言之云皆獻於阼階上別與外內臣也者臣云外內者案周禮有外內命夫鄭注云外命夫六鄉以出采內命夫朝廷卿大夫則諸侯臣在鄉遂及采地者為外臣在朝廷者為內臣但外內臣皆獻於西階上此獻於阼階故云別於外內臣也云則磬人以下至盡獻可知也者此據周禮天子有此官諸侯並以下士為之則諸侯亦有此官以其庭中之樂縣別有鍾磬鑮鼓故知也兼言僕人者此經直見僕人正不見僕人師僕人士大射見之內小臣奄人之賤者尚不得獻明此等皆得獻可知也知凡獻皆薦者以經云如獻士獻士有薦凡此等獻訖明皆有薦也）無筭爵（筭數也爵行無次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疏（注筭數至而止○釋曰自此盡無筭樂論酒行樂作無次數之節云爵行無次無數者此對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數也）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席下席西也古文曰公答再拜）疏（注席下至再拜○釋曰自旅酬已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云席下席西也者賓與卿大夫席皆南面統於君皆以東為上故知席下為席西也）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疏（注不敢至來也○釋曰上已言君命所賜至此經云受賜自然惠從尊者來但先君受爵似惠不由君來故後飲然後受虛爵是由尊者來故後飲之也此執爵者皆酌行之以徧唯卒爵者興以酬士自酌與之是以鄉飲酒鄉射皆云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注云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疏（注宴歡至其意○釋曰云成其意者君意欲得皆醉令執膳者酌反奠于君前望當君心故云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也）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予其所勸者）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

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疏（注乃猶而也○釋曰轉乃為而者乃是緩辭將勸士士已升階大夫即飲不可為乃故從而解之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辟音避劉芳益反○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疏（注命徹至受也○釋曰云士旅酌亦如之者亦如大夫相酌之法云公有命徹冪者此君尊在東楹之西尊大惠故待無筭爵乃徹冪鄉飲酒尊在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故賓至則徹之與此異也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者臣之禮當下拜為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筭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云不言賓賓彌臣也者經直言卿大夫皆降不別言賓是燕末賓同於臣言彌者上旅酬云君賓若長猶言賓但言賜不言酬已是賓卑今乃沒賓不言賓是賓彌臣故同臣例也云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者案燕義云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彼釋此也但彼言不虛取於下者據申此燕禮君答拜之事不獨為此言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疏（注卿大至卒之○釋曰云卿大夫降而爵止者上文已云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是大夫飲訖爵止也云於其反席卒之者謂上士受得大夫爵此經云士終旅於上如初是於大夫反席士卒之也）無筭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疏（注升歌至亦然○釋曰此無筭對上升歌笙間合各依次第而三終有次有數此則任君之情無次無數其詩樂章亦無次無數）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甸大練反閽音昏○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為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燋哉約反劉）

（哉妙反共音恭）疏（注宵夜至客出○釋曰凡燕法試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也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夏之日不射未必至宵也云燭燋也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其燎亦名大燭故詩云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鄭云夜未央而於庭設大燭毛鄭並指此甸人執大燭之文也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言樹則大燭亦在地席設之而已此閽人為大燭於門外者亦是大燭在地者案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潛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文出大戴禮也此亦諸侯禮以燕禮輕故不言庭燎設大燭而已云甸人掌共薪蒸者天官甸師氏職文引之者以其內有燭燋故使之在門為大燭也云閽人門人也者案天官閽人掌守王中門之禁諸侯亦然）

當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賜）奏陔（陔陔夏樂章也賓出奏陔夏以為行節也凡夏以鍾鼓奏之○夏戶雅反）疏（注陔夏至奏之○釋曰云陔陔夏者案鍾師九夏之中有陔夏九夏皆是詩詩為樂章故知樂章也云賓出奏陔夏以為行節也者此及鄉飲酒皆於賓出奏陔夏明此為行節戒之使不失禮云凡夏以鍾鼓奏之者案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奏鍾次擊鼓是凡夏皆以鍾鼓奏之）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必賜鍾人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己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賓禮訖是臣也）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使所吏反）疏（注謂四方之使者○釋曰自此盡敢拜賜命論與異國使臣將燕使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事但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唯戒賓為異故於禮末特見之也云謂四方之使者以其云客以寡君對之故知四方使卿大夫來聘主君將燕之也）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腆天典反○右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

（焉之○鮮息淺反）疏（注君使至無之○釋曰云禮使人各以其爵者案公食大夫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以其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爵不同故主君亦以其爵戒之也云上介出請入告者亦約公食使者至館門外客使者上介出請事不告賓但彼食禮重故三辭此燕禮輕故再辭為異耳又彼見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此不言者文不具）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受恩厚也君無所為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疏（注上介至之辭○釋曰云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也者謂君怖懼之事不避危難用勢往決之故云用勢決之辭也）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固如故○重直用反傳丈專反）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為得命今文無使某）致命曰

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命辭也）君既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既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不必辭也）疏（注敢拜至辭也○釋曰主君使大夫往戒只為燕事今客從之者來就燕而云拜主君用燕之命者謙不必有燕事）

記燕朝服於寢（朝直遙反○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睨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illegible]）疏（注朝服至異也○釋曰凡記[illegible]燕處故記人言之也[illegible]相親睨也知燕於寢者以其饗在廟明燕在寢私處可知也引漢法欲見與古異者[illegible]）

（衣今衣皮弁服是其異也）亨于門外東方（亨普庚反○亨於門外臣所掌也疏注亨于至掌也○釋曰此君禮故云臣所掌案公食記云亨于門外東方注云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注不同者以其饗食在廟嚴疑宜親臨視不得臣言所掌故注云大夫之事也鄉飲酒亨狗于堂東北者非君禮是臣於堂東北下在外者宜主人親又法陽氣之所始故三者注皆不同也伙）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食音嗣疏注四方至賓也○釋曰云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者此燕用狗彼用大牢此戒賓在辭彼三辭至於卿大夫立位皆不同而云如公食者謂除此之外如之若然依公食從首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已下至北面再拜稽首皆如之饌具之等不入之也云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亦言此者欲見燕四方賓此等依上文與燕已臣子同亦不如公食以其公食公無席又無入廟之事又公食無請執冪羞膳故別言此也）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脀折俎也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即位如燕也○饗許兩反或作鄉非燕爲之爲于僞反疏注苟且至燕也○釋曰云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者謂行聘享訖禮賓之時君親酌醴進於賓若然前有饗食不言之者饗禮亡無以引證食禮又無酒醴所獻之事故不言而云饗時也云今燕又宜獻焉者案上燕已臣子使宰夫爲主人知此親獻者若不親獻即同已臣子賓何須辭之而爲苟敬故知君當親獻焉云至此升堂而辭讓者若此時升堂不辭即行燕賓之禮故知辭之在初升堂時此云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者此謂在作西北面故云席之如諸公之位也云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但爲辭讓故以命介爲

賓不得敬之今雖以介爲賓不可全不敬於是席之於阼階西且敬也故云苟敬也云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者案此燕禮與大射鄉射皆不嚌啐是諸公如鄉禮今聘卿在諸公之坐亦不嚌不啐是爲似若諸公尊者然也云介門西北面西上者約聘禮而知也云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者此如上文燕已臣子以大夫爲賓者同故云如初禮也云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者若上燕已臣子之待獻賓獻公既即媵觶以酬賓但苟敬之前宜有薦有俎賓與君同明知獻公後即獻苟敬乃可酬賓也云羣臣即位如燕者如上燕已臣子同若然羣臣不待迎賓入乃從君入者以其皆蒙獻酬故因其先至寢門故小臣引之即位入不待賓入後也）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就卑也疏注降尊以就卑○釋曰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云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彼與此事同故鄭引彼經以證出燕已臣子不見有君親受賓酢者燕異國臣子得有專席受酢者獻卿大夫之後依次各爲此三人舉旅獻士之後賓乃媵觶於公賓取所媵觶爲士舉旅應以爲酢君君專席而受之也）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今文無則下無燕○爲于僞反父音甫飲於鴆反堵音者遠于萬反疏注不以至無燕○釋曰此謂與已臣子燕法君與異國賓燕皆用上介爲賓如上說也云公父文伯已下是魯語文此三人皆魯大夫自相燕法云此之謂也者此謂不使所爲燕者爲賓之儀云君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者案禮記燕儀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膳宰卑於士疏注尊君至於士○釋曰經直云請執冪與羞膳不辨其人故記人言之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者言膳宰別小膳宰也以其下云羞卿者小膳宰明於君者士也士尊於小膳

宰也若然士則膳宰之長者故下注小膳宰云膳宰之佐也

羞卿者小膳宰也（宰之佐也）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闋苦穴反○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應應對之應易以豉反）

【疏】注肆夏至樂焉○釋曰自此盡若舞則勺論臣子有王事之勞與之燕之事云若者不定之辭以其常燕臣子無樂王事之勞或有或無故言若也云肆夏樂章也今亡者鄭注鍾師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云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者鍾師云掌金奏鄭注云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又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是奏肆夏時有鍾鎛鼓磬彼經注雖不言磬但縣內有此四者故鄭兼言磬也言所謂金奏也者所謂鍾師掌金奏也云記曰者

此鄭引二記之文何者云入門而縣興是仲尼之文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必引二記文者以燕在寢賓及庭及寢庭與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事相類故引之證賓及庭樂作之義也此肆夏以金奏之故引郊特牲示易以敬證用肆夏之義也不取賓入大門者大門非寢門故也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知者以發首陳君與臣子常燕及聘使之臣燕次論四方賓燕今此言賓及庭奏肆夏則非尋常大夫爲賓與宰夫爲主人相對者謂若賓爲苟敬四方賓之類特奏肆夏其事既重若非有王事之勞何以致此故知是臣有王事之勞者乃奏此樂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

【疏】注新宮至終也○釋曰鹿鳴不言工歌新宮不言笙奏而言升歌下管者欲明笙奏異於常燕常燕即上所陳四節是也今不歌鹿鳴三終與笙奏全別故特言下管新宮乃始笙入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中說下管之義云新宮小雅逸篇也知在小雅者以配鹿鳴而言鹿鳴是小雅明新宮小雅可知

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間也）

若舞則勺（勺音灼○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於鑠上音烏下舒若反）

【疏】注勺頌至功也○釋曰言若者或爲之舞或不爲之舞在於君意故以不定而言云舞則勺者謂爲之舞則歌勺詩以爲曲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者勺詩序文云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鑠美也言於呼美武王之師遵循也循美晦昧之紂三分天下猶服事於殷又曰實維爾公允師者公事允信也言成王代時實維汝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云既合鄉樂者以文承合鄉樂之下故知既合鄉樂也云萬舞而奏之者釋經舞時作周萬舞之舞而奏勺詩宣八年公羊傳云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萬者何干舞也謂秉干舞以奏勺詩也云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者天子諸侯作之是美王侯亦所以勸有功也

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

【疏】注主於至無俎○釋曰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者對大射辨尊卑公卿皆

有俎其牲用狗則同也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

【疏】注授公至受之○釋曰謂若主人獻公賓媵觶於公雖非獻亦釋此辭也

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蹙子六反）

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疏】注其始至升堂○釋曰凡堂及階尊者高而多卑者庳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爲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即聚足也天子以下皆留上等爲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

（此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謂自酌升拜特也擯者作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于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　疏　注既拜至惠也○釋曰云既拜謂自酌升拜特也者此即上賓得君酬酒飲訖自酌降拜升特請旅侍臣云擯者作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者此約大射而知也）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　疏　注謂於至亦士○釋曰云謂於卿大夫以下者以其執冪與羞膳於君是士則知此凡者於卿大夫也云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者鄭意於此言凡總卿大夫於文足矣上文君下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見直言君不須言賓以其賓之薦俎與君同明羞膳亦與君同不使小膳宰故云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也）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酏以支反食音嗣糝素感反糗去久反乾飯屑也劉香久反餌音二餈才私反　疏　注謂羞至粉餈○釋曰云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者天官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餈鄭注云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者籩人職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是也糗熬之亦粉之其粉擣之亦糗之是互相足也）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袒徒早反襦如朱反○君尊）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屬章欲反○君尊不搢矢）不以樂志（辟不敏也○辟音避）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俟復發也不使大射正燕射輕○復扶又反）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笴工但反又工老反）若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如燕媵觚則又夾爵　疏　釋曰交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爲交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纁襦厭於君○厭一涉反　疏　注不纁襦厭於君○釋曰鄉射記大夫對士射袒纁襦此對君肉袒故云厭於君也）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升媵觶于公答恩惠也○卿許亮反　疏　注受賜至惠也○釋曰謂公取二大夫所媵觶上者以酬賓是也云賓降洗升媵觶于公者謂上獻士訖賓媵觶于公是答恩惠也）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相息亮反○辭之也）有房中之樂（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疏　注絃歌至君子○釋曰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者此文承四方之賓燕下而云有明四方之賓而有之知不用鐘磬者以其此二南本后夫人侍御于君子用樂節是本無鐘磬今若改之而用鐘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明表本無鐘磬也若然案磬師云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鐘磬房中樂得有鐘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鐘磬也）

儀禮注疏卷第六

儀禮注疏卷第七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大射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疏（釋曰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以下文出於射義）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疏（注將有至尊者○釋曰自此盡西紘論射前預戒諸官及張侯設樂縣之事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故以儀言之是以射義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是其射容難故稱儀也云將有祭祀之事當射者按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其將祭必射也云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者鄭意不云宰戒百官者宰告君君之使戒乃戒即云戒百官是也云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其經云戒射此戒亦政教之類故以政教言之也）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疏（注宰於至百官○釋曰按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故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故聘禮云宰命司馬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是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也言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周禮大宰職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是鄭之所引以證宰戒之事也）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疏（注射人至射者○釋曰上文宰官尊摠戒此射人司士色別重戒之謂若天官冢宰戒百官宗伯大司寇之等重戒也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文云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者此司士職文云國中之士彼士摠公卿大夫士而言此射人已戒公卿大夫則司士戒士贊者雖有士不兼大夫已上不同者斷章取義故與本職不同也云皆司馬之屬也者射人司士皆屬司馬故云司馬屬也此上下文所云戒者皆謂祭前旬有一日知者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若然卜及戒皆在旬有一日是大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注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其天子又有天地及山川社稷宗廟諸侯直有竟內山川社稷宗廟卜日及戒皆同也按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又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注云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若然卜日在澤宮又至射宮皆同在旬有一日空十日故後日乃齋也）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謂溉器埽除射宮）疏（注宰夫至射宮○釋曰此宰夫戒是再戒之宿不云宿者辟下宿視滌何者宰夫戒是申戒下宿是夕宿是以宗伯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注云宿申戒也皆前有射人戒是七日前期此宰夫戒是申戒又知宿是夕宿者以戒宿同文明不同日以其上云前射三日戒明此非三日是前一日矣云宰夫冢宰之屬者按大宰云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掌百官之徵令者宰夫職文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者小宰職云四曰司馬其屬六十掌邦政是也云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者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將祭而射故使諸侯為耦若其餘射則卿大夫以下為耦也云滌謂溉器埽除者以其諸侯射先行燕禮不視滌器明滌器是射器及埽除射宮也）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參依註音糝素感反干依註音豻五旦反）○（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量

（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貍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經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大夫將祭於己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鵠古毒反疏注量人至不射○釋曰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量人職文量人屬司馬故云司馬之屬也云侯謂所射布也者以其三侯皆以布爲之而以皮爲鵠旁又飾以皮也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者即梓人云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是也云卑者射之以求爲侯者射義云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也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者此云之周禮射人云容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解容乏之義以其容身故得禦矢言乏矢於此乏匱不去也云則此貍步六尺明矣者先鄭注射人貍步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後鄭注引鄉射考工爲證者所以明步爲六尺而非三尺也云大侯

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者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彼畿內諸侯二侯以熊侯爲首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于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故於熊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過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侯糝侯豻侯爲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云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此則以豹皮爲鵠以麋飾其側不用純麋是下天子大夫也以知以豹爲鵠以麋爲飾者天子卿大夫用麋侯諸侯卿大夫亦用麋侯並據己家用之若助祭亦射君之第二侯明君之第二侯用麋飾其側侯以飾得名又畿內諸侯第二侯用豹爲鵠故知畿外諸侯亦以豹皮爲鵠可知云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者亦取捷黠意大夫將祭於己射麋侯者司裘云卿大夫共麋侯是天子卿大夫以孝經云大夫有爭臣三人以有臣故將祭得大射擇士鄭言此者以己射用麋侯又見助君祭亦射君之麋侯云士無臣祭不射者孝經云士有爭友不言臣以僕隸爲友司裘卿大夫下不言士故

祭不言士大射若然士有賓射燕射不得大射雖不得大射得與君賓射故射人注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若然諸侯之士亦然也）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之西十北十凡乏用革（見賢遍反○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

前射三日張侯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疏注巾車至志焉○釋曰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侯高下之法也云設之西十北十者鄉射云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云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此經云西十北十則西與北者六丈不得爲三分居侯黨之一者以其三侯入堂深故也若然此三侯之下摠云西十北十則三侯之乏皆西十北十矣西亦六丈者以三侯恐矢揚傷人與一侯亦異也侯之廣狹取度於侯道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者周禮巾車屬宗伯故云宗伯之屬也云掌裝衣車者天子五路木路無革鞔革路有革無異飾玉路金路象路有革鞔又有玉金象爲飾孤乘夏篆卿乘夏縵皆以物爲飾故云裝衣車者也云侯巾類者侯亦有飾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及正鵠之飾故云巾類也引射義者欲證射以鵠爲主也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并下注云然則所云正者正也此取射義解之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注云內正外直正鵠之名出自此是也云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并下云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

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鄭以正鵠之名有此二義故兩解之也云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三等皆高廣等引之者雖欲解經見鵠之義故先知侯鵠廣狹尺寸也云則大侯之鵠方六尺者以侯道九十弓弓取二寸二九十八侯中丈八尺三分其侯而鵠居一故知鵠方六尺也云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以侯道七十弓弓取二寸則侯中丈四尺三分其侯鵠居其一丈四取丈二三分得四尺又於二尺之內取尺八寸又得六寸又二寸一寸爲三分摠六分取二分二分於三分爲三分寸之二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故云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也云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豻侯侯道五十弓弓取二寸則侯中方一丈三分其侯鵠居一焉一丈且取九尺得三尺一尺取九寸得三寸一寸分爲三分得一分則是三分寸之一則是少半寸故云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云中人之足長尺二寸者無正文以目驗而知云以豻侯計之者以大侯參侯高下無文豻侯云下網不及地武則豻侯下網去地尺二寸以是從豻侯計之也豻侯侯中一丈上下躬及上下舌各二尺合八尺是丈八尺矣又下不及地尺二寸則豻侯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也參侯侯中丈四尺中上中下各四尺得八尺并之二丈二尺也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鵠下亦有四尺六寸大半寸通躬與舌四尺爲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張法參鵠鵠下畔與豻侯之上綱脊所謂見鵠於豻自餘參侯鵠下畔八尺六寸大半寸在掩豻侯亦如之豻侯上綱本去地丈九尺二寸直掩八尺上有一丈一尺二寸在復掩六寸上有一丈六寸有後掩三分寸二唯有一丈五寸三分寸一有少半寸者即三分一寸也言大半寸者即二分寸二也故知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大侯中丈八尺中之上下各四尺卯八尺矣中方丈八尺更加八尺二丈六尺也參侯去地丈五寸少半寸本上綱下綱相去二丈二尺也其舉也上綱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鵠下畔與參侯上綱脊所謂見鵠於參也侯中丈八尺三分之則鵠下亦有六尺下躬身四尺一丈矣則大侯自鵠以下掩參侯一丈也自一丈以下循有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在是大侯下綱去地亦然故注依此數也云前射三日張侯設之如二日者前文云前射三日下云樂人宿

幾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illegible]凡之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

疏　注郊謂至旌門○釋曰自此盡乃出論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郊者亦近郊也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也引小行人職者納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逸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略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禮於聘客諸侯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朝右文不具也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王眂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諸入廟乃裨冕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束帛加璧是諸侯之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享天子皆有束帛配之諸侯玉卑故也此乃行殊舍所用以享禮況之也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者云諸侯則凡之也而云侯氏摠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而云侯氏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摠言諸侯云侯氏也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國之所各自有廬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帷爲宮以受勞禮也云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者謂爲帷宮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爲門之事也案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爲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

（形如鍾而後大以大故特一縣不編之也云奏樂以鼓鎛爲節者按周禮鎛師云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以此言之則先擊鼓後擊鐘鎛皆是與樂爲節故鄭注以鼓鎛爲節不言鐘磬已注解故不言也）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疏（注建猶至君也○釋曰下西面北面建鼓皆言一此建鼓不言一者彼在本方故須言一見無他鼓此鼓本東方以爲君故移來在北方故異其文不言一也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者按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於簨虡也此云以木貫而載之則爲之柱貫中上出一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若然用酒之類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伐鼓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者決下一建鼓在其南東鼓者爲賓復不在東縣北者取順君面故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

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疏（注言成至爲庸○釋曰言春秋傳者亦是外傳文云詠歌九則者謂六府三事九功之德是也以此九則平民使無差忒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者哲人謂后稷后稷以稼穡之功成於季秋土之業以農爲本故云示民軌義謂軌法義理也云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者解先擊朔鼙之義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爲樂賓故先擊朔鼙應之也云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者決上東方言笙鐘應鼙言南鼓此當言頌鐘東鼓義與上又同亦合有而不言者省文也云古文頌爲庸者此疊古文不從亦通義是尚書云笙庸以間笙東方鐘磬西方是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疏（注言

面至軒縣○釋曰云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者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鐘磬鎛直有一建鼓而已故不言南鼓而言南面也云其爲諸侯則軒縣者若與諸侯饗燕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鐘磬鎛）簜在建鼓之間（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疏（注簜竹至於堂○釋曰按禹貢云篠簜既敷注云簜竹故知此簜亦竹也其器則管也是以下云乃管新宮注云管謂吹簜故知竹管也按小師職注云管如邃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簫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大笙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若然笙簫與管器異以其皆用竹故云笙簫之屬也云倚於堂者管擬吹之不倚在兩建鼓間者以不得倚于鼓故知倚於堂也）鼗倚于頌磬西紘（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于紘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疏（注鼗如至將之○釋曰知鼗如鼓而小者按那詩云倚與那與置我鼗鼓傳云倚歎辭那多也鄭讀置爲植植

鼗鼓者爲楹貫而樹之殷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鼗與鼓也鼗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以其鼓人植鼓以木貫之而下有柄鼗亦以木爲柄而貫之但手執而不植爲異故云亦植之類鼗與鼓同文是鼗如鼓而小也知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者按眡瞭職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言擊磬言播播爲搖之可知鼗所以節樂賓至乃樂作故於賓至搖之以奏樂也云紘編磬繩也者紘若天子諸侯冕而朱紘用組之類磬又編縣之用紘故知紘編磬繩也知設鼗於磬西倚於紘者以其鐘磬皆面向東人居其前西面故知鼗在磬西倚之於紘也引王制者證鼗爲節樂之器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所以節樂鼗亦節樂柷大於鼗故賜公侯樂則以柷將命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命自餘樂器陳於外也）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

（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冪覆尊巾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爲冪蓋卷辟綴於篠橫之又反之爲覆勺也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今文錫或作緆絺或作綌古文箭作晉）疏（注膳尊至作晉○釋曰自此盡羹定論豫設尊洗與饌之事按禮記燕義諸侯射先行燕禮自此至東陳皆陳設器物與燕禮同但文有詳略耳云說者以爲若井鹿盧之形即葬下棺碑間重鹿盧之類其形兩頭大而中央小今見井上豎柱夾之以索繞而提之是也云其爲字從豆曲聲者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豐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故云其爲字從豆爲形曲爲聲也云近似豆大而卑矣者既用豆爲形還近似籩豆之豆舉漢法而知但豆口徑尺柄亦長尺口徑小而又高此承尊之物口足徑各亦差寬中央亦大其高尺比於豆而差短故云近似豆而卑但斲一大木爲之取其安穩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必用豐年之豐爲坫者以其時和年豐萬物成熟粢盛豐備以共郊廟神歆其祀祝嘏其福至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或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家富民足人情優暇旨酒嘉肴盈尊滿俎於以講道論政既獻酬脩酢至無筭爵行禮交樂和上下相歡勸飲爲樂故也云錫細布也者喪服記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故知錫是細布也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云惟君面尊者玉藻文注云面鄉尊彼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此大射亦謂人君燕臣下與彼是同專惠之道故皆尊鼻鄉君云言專惠者決鄉飲酒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夾之不得專惠故也）

尊士旅食于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旅衆也士衆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圜壺變於方也賤無玄酒）疏（注旅衆至玄酒○釋曰前設縣時鐏南更有一建鼓今設尊不應在鼓北而云鐏南者其實在鼓南門西北面與燕禮同而云鐏南者遥繼鐏而言必繼鐏者樂以縣爲主故也）

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爲隸僕人巾車摻侯豻侯之獲者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涗于醆酒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泲子禮反涗始銳反）疏（注爲隸至東面○釋曰知爲隸僕人巾車摻侯豻侯之獲者以其此人皆有功又下文以此尊獻之故知也知沙酒濁者以五齊從下向上差之醍沈清於泛醴欝鬯又在五齊之上故知沙酒濁也云特泲之必摩沙者也者此解名沙酒之意云郊特牲曰汁獻涗于醆酒者此以五齊中取醆酒盎齊泲欝鬯之事獻沙也泲欝鬯之特和盎齊以手摩沙出其香汁涗清也泲之使清也此爲隸僕以下卑賤之人而獻欝鬯者此所得獻皆因祭侯謂侯之神故用欝鬯也云服不之尊侯特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知此不爲大侯服不設者按下文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故鄭云侯特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疏（注或言至文也○釋曰云異其文也者洗篚言南陳亦西面膳篚言西面亦南陳其實所從言異尊君故

也）

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亦統於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爲奠虛爵也服不之洗亦俟時而陳於其南）疏（注亦統至其南○釋曰云亦統於侯也者前設尊兩獻酒亦云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統於侯今此設篚在南後設服不之洗在南亦統於侯）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疏（注唯賓至公矣○釋曰知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之於位後者下文更有孤卿大夫席文故知也此實未布而言布之者欲辨尊卑故先言也孤尊而後言之者言若是有無不定故後言也云小卿命於其君者

（也者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若言小卿據次國已下有之云射禮辨貴賤也者案燕禮大小卿皆在尊東西無小卿位彼主於燕不辨貴賤故也云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者成王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三公論道無職此大國立孤一人論道與公同亦無職故云不典職如公也繼鄭不見周官於周禮三公亦無職考工記云或坐而論道亦通及三公矣）官饌（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疏釋曰燕禮宰饌此不言宰而言官者欲見非獨宰故鄭云百官各饌）羞定（亨肉孰也射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大夫在干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為有侯故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注大夫至大命○釋曰自此盡少進論羣臣立位之事云大夫在干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為有侯入庭深也者決燕禮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此不繼門而在士南繼士者為有侯故入庭深也云小臣師正之佐也者小有小臣正正長也故以師為佐云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者小臣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上言大夫誤衍字疏注詔告至衍字○釋曰燕禮言爾以其近門去君遠而言爾爾近也移也揖之使移近此入庭深故不言爾而言揖揖之而已不須移近之也云上言大夫誤衍者以其大夫與公卿面有異故不別言大夫少進明上有大夫誤衍大夫大夫四字也）大射正擯（大射正射人之長疏注大射正

射人之長○釋曰自此盡門外北面論請立賓之事大射正對射人為長若小臣正對小臣師亦為長）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夫名）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辭辭以不敏）反命（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又復）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士可使執君兩甒之冪及羞膳臨燕羞於君者方圜壺獻無冪疏注請士至無冪○釋曰自此盡公卿者論卿大夫庭位及請執冪之事云請士可使者鄭知請士者據燕禮而知云方圜壺獻無冪者方圜壺臣尊獻獲者尊皆無冪）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冪為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命者不升堂略之疏注命者至略之○釋曰知命之在西階前者以其小臣位在東堂下於阼階請公命乃就西階請執冪者以其執冪者士位在西故也云羞膳者從而東者已於燕禮釋訖云不升堂者但不由南方升略之升自北堂是亦升堂矣）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異於君也疏膳宰至卿者○釋曰不言命者對君言命於臣略之）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及至也辟逡遁不敢當盛疏注及至至當盛○釋曰自此盡賓答拜再論主人迎賓拜至及獻賓之事云公辟一等揖賓不言請賓至位就席者亦是以賓與主人為禮禮不參故下請也此言賓辟燕禮不言文略也）公升即席（以賓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奏肆夏（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注肆夏至肆夏○釋曰云肆夏樂章名今亡者按周禮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為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云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

（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云與彼注亦同今此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鄭於此兩解之也云祭山川之樂歌者以其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謂巡守祭當方山川則王制及尚書云望秩於山川是也云明昭有周者美武王有明昭於周云式序在位者式用也位賢用能序之使在官位云我求懿德者懿美也我求取美德之人也云肆于時夏者肆遂也夏大也能如此遂於乙道之大云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者今國君歌此詩延賓入者其欲其著明諸侯宣布王之德以勸賢人使有德言與者鄭以義解之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云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者按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下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鄭注云大饗饗賓客也彼賓客謂諸侯來朝者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以此言之王用肆夏以饗諸侯來朝今引之者證燕時納賓亦奏之按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此亦同彼注也若臣無王事之勞則如當燕無以樂納賓法也又此納賓樂故諸侯亦得用者升歌則不可者賓醉而出奏陔夏與此異也）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於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亢禮）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於洗北辟正主）疏（注賓將至正主○釋曰自此至虛爵降論主人獻賓之事也云不於洗北辟正主者按鄉飲酒鄉射主人降洗洗北南面是正主此宰夫代君爲主故不於洗北南面也）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答）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所辭異宜違其位也獻不用爵辟正主）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每先升揖之）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

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甒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反之覆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疏（注賓既至復位○釋曰云賓既拜於筵前受爵者鄭恐讀者以拜下讀爲句）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疏（注宰胥至於燕○釋曰云不使膳宰薦者不主於賓飲酒變於燕者決燕禮使膳宰薦主於飲酒故也）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肩肺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樂闋（闋止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也）疏（注闋止至上也○釋曰此上經云奠爵拜告旨下經云賓卒爵則此經者是賓啐酒節即樂闋燕禮記亦云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亦據啐酒時按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曰卒爵而樂闋與此啐酒樂闋不同者彼注謂朝聘者故卒爵而樂闋此燕己臣子法故啐酒而樂闋也云尊賓之禮盛於上也者賓及庭奏肆夏至升堂飲酒乃樂止是尊賓之禮盛於堂上者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疏（賓以虛爵降○釋曰自此盡西序東面論賓酢主人之事）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

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疏注賓南至受者○釋曰云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知者以經云主人北面明凡授爵鄉所受者鄉飲酒鄉射獻酬酢皆然故云凡謂南面授與所受者也）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不拜酒（主人之義燕禮曰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崇酒辟正君也崇充也謂謝酒惡相充實）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既受獻矣不敢安盛疏注既受至安盛○釋曰以堂上爲盛故降下下文於酬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注云不立於序內位彌尊燕禮注云位彌尊禮彌卑是未酬已前禮盛者也）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命公命也東西牆謂之序疏注命公至之序○釋曰知公命者命由尊者出故也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東面不言實之變於燕疏注象觚至于燕○釋曰自此盡于篚論主人獻公之事云取象觚東面者鄉公爲敬故也云不言實之變於燕者燕禮云賓之主於飲酒此云酌不云實之主於射略於飲酒故也）公拜受爵乃奏肆夏（言乃者其節異於賓疏注言乃至於賓○釋曰言異者賓及庭奏此君受爵乃奏是其節異故也云乃者緩辭也）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也疏注人君左右房○釋曰以人君左右房故云左房對大夫士東房而已故云東房不言左以無右所對故也）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疏

注凡異至於賓○釋曰言異者使庶子授肺不拜酒立卒爵之等皆異於賓也）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更易也易爵不敢襲至尊古文更爲受疏注更易至爲受○釋曰自此盡于篚論主人受公酢之事）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媵皆作騰疏注媵送至作騰○釋曰自此盡南面立論主人受賓爵之事）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此於正主酬也疏注辭者至酬也○釋曰上文公飲立卒爵此則坐飲故以公決之云比於正主酬也者謂於鄉飲酒鄉射是正主酬賓之節也）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也）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注遂者至舉也○釋曰云不北面也者此決鄉飲酒鄉射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注皆云酬酒不舉引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疏注賓不至彌尊○釋曰案鄉飲酒注云位彌尊禮彌卑引雜記一張一弛此對酬時立于西序之時不降于下禮稍卑位稍尊此在席西東面位彌尊禮彌卑也）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鄉則尊士則卑疏注命之至則卑○釋曰自此盡反位論將爲賓舉旅使二人媵爵之事云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知不取鄉大夫之年長者以其作下大夫不取年長又知不取臣

（中位長者以其不取卿故鄭云卿則尊士則卑故不取之而取下大夫尊卑處中者）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君命）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俠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古文曰降造阼階下）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人與二人與不必君命）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此亦相左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疏（注既酌至君舉○釋曰言亦者亦前酬酌自飲時相左於西楹之北時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向西階右旋北面待後至降也今此二人先者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東向向公前奠之右旋於東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於罇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南過東向於公前奠之是亦交於楹北相左也云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者凡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今奠於薦左是不舉之處故云不敢必君舉也）媵爵者皆退反位（反門右北面位）疏（注反門右北面位○釋曰但大夫初與卿在門右北面得揖少進中庭北面今常反庭中位而立云門右北面位者大夫雖得揖少進乃是門右北面位少進而已故鄭還以門右北面言之）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

（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不成然）疏（注公起至成○釋曰自此盡復位論爲賓舉旅下及大夫之事云小臣長辭變於燕者燕禮直使小臣辭亦是燕主歡此射禮辨尊卑故使小臣長辭異於飲酒禮故云變於燕也）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就拜禮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疏（注不言至下拜○釋曰自此已下皆云公答拜不言再拜燕禮皆言公答再拜不同者燕主歡不用尊卑故公拜皆再拜此射禮主辨尊卑故直云答拜答一拜此一拜者正禮也故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頓首平敵相拜法三曰空首君答臣下拜後不爲再拜即七曰奇拜是也云下亦降也者此非訓下爲降故以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直因降有上文即云下也經云公卒觶賓下拜者公尊不拜既爵賓降拜若爲君拜既爵也）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賓進以臣道君受虛爵君不親酌凡爵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不易君義也不洗臣禮也）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序也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以長幼之次先孤）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在人洗酬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司宮

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疏（司宮兼卷重席○釋曰上文設席之下注謂惟賓及公席布之其餘則捲之於位後至獻卿乃布之則此于兼卷者不謂至是始卷之直是鋪設之時兼卷而設之也）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辭之辟君）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臑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疏（注卿折至禮尊○釋曰云卿折俎未聞者以燕禮卿無俎故云未聞又云蓋用脊脅臑折肺者案鄉射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又尊者之俎折脊脅肺臑彼注云臑若膞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以此言之則此賓俎亦用脊脅肩肺君俎亦脊脅臂肺前體有肩臂臑後體有膞胳觳尊卑以次用之故卿宜用臑若有公公用臑卿宜用膞也云卿有俎者射禮尊者對燕禮不辯尊卑故公卿等皆無俎也）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捝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陳酒者君之惠也不嚌肺亦自貶於君）疏（釋曰案燕禮在不亦不啐者彼爲臣有功君與之燕恩及於卿故卿不敢啐也卿有無俎者自然不嚌也）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復西面位不酢辟君）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爲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不能舉自優暇）疏（釋曰自此盡奠于篚論舉旅之事）一人待于洗南（不致者）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

公荅拜（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奠於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卿之尊者也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疏（釋曰燕禮爲卿舉旅言若賓若長唯公所酬燕禮主於飲酒此言所賜是以次之也）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疏（主人至復位○釋曰自此盡就席論獻大夫之事○上大夫至備禮○釋曰此注云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燕禮注云禮殺者兩注相兼其義乃足對公卿拜既爵此不拜此獻卿後是禮殺亦是賤不備禮）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薦于上辟正主脀俎賓）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辯獻乃薦略賤也亦獻後布席也）疏（注辯獻至席也○釋曰既言辯獻大夫遂薦之後乃云繼賓以西東上以下云云者上揔言辯獻大夫大夫乃一時薦之下文更明布席位次就席之儀故云辯獻乃薦略賤也略賤則是獻訖降階獻辯擯者乃揔升之就席就席訖乃薦之）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疏（注工謂至衆也○釋曰自此盡西面北上坐論作樂及獻工之事云六人者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皆揔文而言也云禮大樂衆也者對燕禮工四人而言也）僕人

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注徒空至貴賤○釋曰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者以正爲長師爲衆故云僕人正爲長僕人師爲佐也云士其吏也者以其在僕人之下故知僕人之吏吏則府史之類也云天子視瞭相工者見於眂瞭職文云大師少師工之長也者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少師是樂工之長也云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者禮記檀弓文引之者證大師爲樂工之長也云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者對燕禮主歡不明貴賤故不分別工貴及相賤）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謂相上工者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也內弦挎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古文後首爲後手）後者徒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疏（注謂相至出入○釋曰上列官之尊卑此陳先後之位亦是以明貴賤者上列官之尊卑謂先言僕人正與太師後言僕人士與上工是列官尊卑也此陳先後則上工與瑟在前太師少師在後是先後之位既據入時行位既然則升堂與坐先後之位亦依此也云凡相者以工出入者欲見入時如此出時亦然）小樂正從之（從太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注從太至師也○釋曰云從太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者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者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六人）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于西縣之北）疏（注相者至之北○釋曰鄉飲酒注云降立于西方近其事以取近其事故在西縣之北也）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疏曰云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者決燕禮工四人樂正升立于工之西在西階東不統于工此雖六人衆於彼猶統于階而云西階東不變者使小樂正通之於工恐工

位移近西故猶統于階也）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與之飲者樂嘉賓之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與諸事）疏（注鹿鳴至諸事○釋曰云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者據四牡勞使臣此不用之云與諸事者謂皇皇者華有諸謀諸度諸詢之事亦略之也）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與左瑟（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別正主也獻不用觶工賤異之也工不與不能備禮左瑟使其右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疏（注工歌至節也○釋曰云洗爵獻工辟正主也者案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謂君賜之樂者其餘工不爲之洗是正主法今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云辟正主也必知同洗者以其更無別獻之文故知同洗也云獻不用觶工賤異之也者燕禮大射獻賓獻卿大夫皆用觶而獻工用爵故云異之鄉飲酒鄉射獻同用爵者變於君故也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者上言獻工下云一人拜受爵則六人皆在工內而云工不與左瑟於是明大師亦入左瑟中故須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以其六人摠當獻酒之節故摠入左瑟文不謂有瑟也）一人拜受爵（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工拜於席）疏（注謂大至於席○釋曰云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者鄉飲酒鄉射云人師一則爲之洗則知此一人謂大師不言大師對君工賤不異其文故同之而云一人也）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輒薦之變於大夫）疏（○釋曰案上文云辨獻大夫遂薦之此工得獻不待辯輒薦之故云變於大夫也）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薦祭酒）疏（注使人至祭酒○釋曰知祭薦祭酒者此文承一人受爵薦脯醢之下明二者皆祭也若下文衆工直祭酒不祭脯醢也）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相者相其祭酒而已）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

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于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考工記曰鼓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疏注鼓北至六寸○釋曰知鼓北是西縣之北者以其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可知云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者案前列樂縣之時鼓在鐘南今不言在鐘磬之北遷擽鼓而言之者欲取形大又面向東工亦面向東故遷取鼓面也言餘長在後者欲見鼓長六尺六寸工面與鼓面齊鼓有餘長在人後矣言此者工與鼓前面齊後面不齊之意也云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者大師少師二人上工四人今若立特三人爲列大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故云三人爲列也云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于其南北面者亦約遷樂於東方工西面樂正北面言亦者亦東方也云工立僕人立于其側坐則在後者亦約遷樂東方時面位得知也云考工記曰鼓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者彼云韗人爲皐陶先鄭云韗書或爲鞠後鄭謂鞠者以皐陶名官鞠即陶字從革今云鼓人者韗當作鞠人鞠人掌鼓後人誤言鼓人自在地官掌教六鼓矣云爲皐陶者鼓木之名其窮隆二十板謂鼓木長六尺六寸賈侍中彼解爲晉鼓引之者証鼓東西長齊前面於後有餘之義也**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立于東縣之中疏注管謂至之中○釋曰云管謂吹簜者此云管上云簜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云其篇亡其義未聞者以其堂下詩故與由庚由儀之等同云但上由庚由儀之等有序無詩同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則辭義皆亡故云其義未聞云笙從工而入者案燕禮云笙入立于縣中有笙入之文此上下不見笙入之文故知笙從工而入也上云簜爲竹謂笙簫之屬竹即管也今此經云管已解簜爲管復云笙從工而入者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則吹管者亦吹笙故兼言笙欲見笙管相將也云立于東縣之中者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則於此縣而言北辟射位故知立于東縣之中也**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于其南疏

不言至其南○釋曰工人[illegible]不[illegible]遷于東者爲所作不以無事亂有事故待卒管大師乃東坫西北上坐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鄭射遷工作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云不言縣北統於堂也者上云鼓北不統於堂者彼權立非正位故也**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疏注三爵至法也○釋曰自此盡北面立論將射立司正察儀安賓之事**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奠觶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疏注奠觶至多也○釋曰燕禮及此射禮司正不以觶升而奠之於地比鄉飲酒及鄉射爲顯其威儀多自此已後還與二鄉同也**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以我安者君意殷勤欲留之以我故安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奠於中庭故也**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作不背之也**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帷席爲之耦次在洗東南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箸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也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弣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古文挾皆作接疏注司射至作挾○釋曰自此至于次論射事將至誓射者及比三耦之事云司射射人也者案燕禮射人告具注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又云射人納賓又云射人請

（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則射人司正一人也大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夫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此篇云射人告具又曰大射正擯自此以後皆止云擯者自作階下請立司正公許遂為司正則此篇司正與大射正為一人也下云公說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注云太射正射舍司正觀其職乃薦司正注云司正大射正是也云耦次在洗東南者此無正文案鄉射記云設福擯奉之南面坐奠之南北當洗此下云三耦出次西行拾取矢又當北行向福則次在洗東南矢云方持弦矢曰挾者以矢橫為方鄉射記云凡挾矢於二指間橫之是也）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為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疏注為政至射禮○釋曰云為政謂司馬也者案大宰云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是為政謂司馬也云司馬政官主射禮者其屬有射人主射事故司馬政官主射禮也）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因告選三耦於君御由侍也大夫與大夫為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為耦也今文於為于疏注因告至為于○釋曰云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為耦也者是以曲禮云君使士射注謂以備耦是也）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納內也疏釋曰命謂司射命之也言有司則前文司士戒士射與贊者注云謂士佐執事不射者是也鄉射西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言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故東面右顧者以其有司是士士在西階南東面是以右顧向之）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俟（中閭中筭器也籌筭也豐可奠射爵者衆弓矢三耦及鄉大夫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衆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福承矢器今文俟作待疏注中閭至作待○釋曰云中閭中筭器也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據此大射故知閭中中所以盛筭故云筭器也云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者下文云司射卒誘射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是也若然司射有矢無弓

在堂西有弓者設或則撫司[illegible]釋發者適阼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脫決拾是射弓在西堂下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射正司射之長疏注工人至之長○釋曰知工人士與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冬官雖士不知官屬之號見今考工記有三十官有梓人之官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事故知冬官亦亡時篇司空也云能正方圓者以工巧之能知也續人職云大以圓土以黃其象方梓人職張五采之侯之類是知方圓也云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者則上文橫與距隨是也但未知從者橫者若為用丹若為用墨或科用其一云午十字謂之先以左足履物右足隨而並立也云度尺者即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疏注埽物至堂下○釋曰知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雖無正文南方不見有位其人升降自此階明位在此堂下）太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中未設也太史俟焉將有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疏注中未至東面○釋曰注引鄉射者欲見太史位之所在此也）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大史許諾（誓猶告也古文異作辭疏注誓猶至作辭○釋曰卑者與尊者射不異侯言此者以其誓云君射大侯大夫射參侯士射于侯恐與尊為耦亦各射己侯故覆言此賓與君為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為耦同射參侯以其既與尊者為耦不可使之別侯別侯者則非耦類故也）遂比三耦（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疏注比選至東面○釋曰云不言面者以下云面故決之云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者以依朝位以其設朝之班位以來其位不改明知司射命誓及比次須遷依舊位司射面皆向之

（而比次也若耦及侯數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則二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賓射皆三侯三耦但諸侯畿外畿內各有一申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申於天子同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而已以其燕私屈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略言之數備禮記射義也）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未知其耦今文俟爲立）疏（注未知至爲立○釋曰云未知其耦者下經始命之故云未知其耦若然此經已言面位者爲三耦雖未知與誰爲耦要知爲三耦故立於此）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疏（注取弓至蔽處○釋曰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者對鄉射堂西顯露之處拾取矢也）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

誘射（搢扱也挾一个挾於弦也个猶枚也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誘猶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疏（注搢扱至誘人○釋曰自此至東面論司射誘射之事此射人誘射與鄉射同但鄉射在階西取弓矢此則入次取弓矢爲異然此云入次搢三挾一个則已前皆挾乘矢不改鄉射亦然引論語者彼夫子教弟子學問事司射教人射事雖不同同是教法故引爲證也）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將行也四矢象有事於四方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卒射北面揖（揖於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爲不背卿）疏（注不南至背卿○釋曰案鄉射誘射卒南面揖者彼尊東或公或卿大夫位同不別故司射不待尊之此大射辨尊卑尊東惟有天子命卿其餘小卿及大夫皆賓西故特尊之不背之也）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矢示有事也）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扑普卜反○扑所以撻犯教者也於是言立著其位也鄉射記

曰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疏（注扑所至之西○釋曰云於是言立著其位者案鄉射司射先立所設中之西南三耦從之立於西南司射却就之搢三挾一个乃誘射此則誘射卒乃始來就位者由此有次就次取弓矢大射說無事乃於此立故云於是言立著其位也引鄉射記者此不言司射倚弓矢之處引之證此與彼記文同也）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與侯中也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爲旌）疏（注司馬至爲旌○釋曰自此盡而俟論司馬師命服不負侯之事也引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者欲見諸侯亦三侯亦使服不氏與徒爲獲者也云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作使也）司射反位（釋曰此不言先反位者爲三耦始出次未有次前位無所先故不言先也）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

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中猶間也）疏（注上射至間也○釋曰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者鄉射亦云上射在左不云便射位者彼東面位上射在北故在左不取便射位之義此次北西面位亦上射在北居左故上射須在左以其發位並行及升北面就物位皆言居左獲物南面上射乃在右故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干中十尺）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司馬正政官之屬簫弓末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於物間）疏（注司馬至物間○釋曰云司馬正政官之屬者

（非大司馬大司馬之下屬大司馬故云司馬屬案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為司馬正也知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者案鄉射司馬命去侯時由上射後過至下射西西南面揚弓命去侯故引鄉射證此亦在物間西南面也）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宮為君商為臣其聲和相生也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古文聲為磬）疏（注宮為至為磬〇釋曰云宮為君商為臣樂記文云聲和相生者宮生徵徵生商而云相生者雖隔徵亦是相生之義也云聲和者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彈宮則商應故云聲和也引鄉射者彼臣禮直云諾聲不絕不言宮南引之證與此不同之意）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古文獲皆作護非也）疏（注大侯至非也〇釋曰云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者上注引周禮服不

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是以鄭分之於三侯之上大侯尊故使服不氏與一徒居乏自餘徒三人分之於二侯徒以少一人不得相代也引鄉射者此文不具宜與彼同）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拾遂也鄉射禮曰司馬反位立于司射之南）疏（注拾遂至之南〇釋曰引鄉射者於此司馬不言位宜與鄉射同故引為證）司射進與司馬正交與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為獵）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獲者坐而獲（坐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等言獲也）獲而未釋獲（但言獲未釋筭古文釋為舍）疏（注但言至為舍〇釋曰云但言獲未釋筭者鄭注鄉云但大言獲此注不言大省文也）卒射

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右挾之右手挾弦）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與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袒）疏（注上射至皆袒〇釋曰云上射降三等者諸侯階有七等言三等者欲明下射中等是降一等之上下下射過向西畔由「右故上射至地待之乃得二人並行上射與左也云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者降射者仍南行故得階前交往來也云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者此鄭解在階下而上射得在左之意由下射階上少右向西畔乃降上射於地待之故並行時得上射在左也云凡射皆袒者案鄉射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取弓遂至卒射云脫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此則前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不言袒至此亦言襲故須言凡射皆袒決在此不見袒亦袒可知也）三耦卒射亦如之〇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

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疏（釋曰云司射去扑倚于西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者案鄉射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注云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此不升堂而在阼階下而亦去扑者尊公故也）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出出於次也袒時亦適次）疏（注出出至適次〇釋曰自此至興反位論取矢設楅之事云出于次也袒時亦適次者以此而言則袒時入次今更出次知不在位上袒而入次取弓者凡袒襲皆於隱處鄉射無文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矢不在位此大射有次明入次袒不在位可知）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俟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此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之）疏（釋曰

（以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之者鄉射文此亦然故引爲證也）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畢所以教助執事者鄉射記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疏注畢所至東肆○釋曰云畢所以教助執事者以畢遞助載畢實之物故司馬執弓爲畢以指授若周禮執矢以爲儀度然引鄉射禮文者證經設楅故亦當洗）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乘四四數之）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左右撫分上下射此坐皆北面）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倚扑者將即君前不敢佩刑器也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也疏注倚扑至聞也○釋曰自此盡未降請君行第二番射并命耦之事云倚

扑者將即君前不敢佩刑器也者上以去扑告君不注于此乃注者彼告在阼階下遠君故不注至此升堂乃注義與彼同也上不升者以告三耦卒射事緩故在下此告欲諸公卿大夫徧聞也故升但升者是其正故鄉射升堂夫射告公故前在堂下此升者欲公卿聞之故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告諸公卿於堂上尊之也）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疏注適次至面立○釋曰云告于大夫曰請降者以諸公卿在上故請大夫降鄉射降告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又曰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注云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大夫未降者彼經禮主人與賓皆卑故大夫未降與此異也云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者上云司射等適次謂入次中以適次者大夫降自西階東行適次所過向堂東西

面立因過次爲適次非入次也）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士也）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爲上居羣士之上疏注爲上至之上○釋曰云爲上居羣士之上也者若是士與大夫之尊者爲耦故居羣士之上也鄭云羣士之上者既爲上射恐在大夫之上故云羣士之上是以下注云士雖爲上射其辭猶尊大夫也若然國皆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爲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之法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士雖爲上射其辭猶尊大夫）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注言未至在射○釋曰言未者後當降故云未也若終不射不得言未是

以鄉射記云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不以無事亂有事是不射不得云未也）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此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出當作取矢事未訖疏注此命至未訖○釋曰自此盡襲反位論命拾取矢之事鄭知此是命入次之事者上未有三耦入次袒決遂之事又下文乃云一耦出明此是命入次之事若然司射命訖當反位不言者以其三耦入次出乃當作取矢待作取矢即是事未訖故不言反位也仍未知令入次之後未出之間且在西方位且在階下位二者雖無文以事緩急言之三耦入次出則作之宜在階下位於義可也又鄉射云司射反位者司射反位則有三耦位得言反位此曰射位在西方去次遠又曰射位若階下去次亦遠不得言反故不言也）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三耦同又次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司射作之乃揖行也當楅楅正南之東西）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

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横弓者南踏弓也郤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古文且爲阻）疏（注横弓至爲阻○釋曰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者毋周者左還行至位即位右還而反東面是還不周也云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者上射左還已還背君而據下射而言者上射去君遠故據下射而言以其下射若右還周爲背君若左還向東覆即右還西面是不背君周即背故也）下射進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横弓亦南踏弓也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横覆手自弓上取矢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便也）疏（注横弓至便也○釋曰云横弓亦南踏弓也者謂南踏弓以左手仰執弓裏以覆右手於弓表向下取矢便也上射下射俱南踏弓者取背君向南爲順故也）既拾取矢捆之（捆齊等之也古文捆作魁）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上以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疏（注內還至可也○釋曰云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者若上下俱向內是相向爲順若上射左還是不故背君若下射右還背君少亦左還初時面向君轉身南向背君多似故背君故不左還也云上以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者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左手還取東相陽方爲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相陰方爲內隨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福南鄉當福之位也）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注以猶至東面○釋曰云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者揖不須言以今云以者必有義意故鄭云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謂成於此拾取矢以其取矢後一番了更無事故云成於此人

意相存耦也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者位在次北西面是以上射居左至次北右還西面便也云上射少北乃東面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福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有司納射器因留主授受之）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猶守故之辭於此言之者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北面立于所設中之南當視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先猶前也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鄉射禮曰横委其餘于中西南末）疏（注先猶至南末○釋曰此不見執筭之人案鄉射命釋獲者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彼臣禮官少釋獲者自執中設之尚使人執筭況國君官臣多大史不自執中宜得自執筭明亦使人執之云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者其位已見篇首也引鄉射者證筭以南末爲順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中丁仲反○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綃綃網耳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爲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鵠而著古文梱作魁）疏（注離猶至作魁○釋曰中謂侯主不言可知云離猶過

（也獵也者謂矢過獵因[illegible]者[illegible]云[illegible]網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者案梓人云上網與下網出舌尋縜寸焉注網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旁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縜籠網者維持侯者若然則網與維皆用繩爲之又以布爲縜籠網然後以上个下个邊綴著縜兩頭以網繫著植維者於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繫著植故矢或離網或離維也云或曰維當爲綃綃網耳者鄭更爲一解綃則維也云綃網耳者以綃爲網耳離著綃也云衆當中鵠者大射鵠則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是也）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値中一侯則釋獲）疏（注値中至釋獲○釋曰云中三侯皆釋獲則離維網及揚觸捆復亦釋之不言者以中爲主也）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疏（注傳告至所命○釋曰據在人侯而言告服不則參侯于侯告可知舉遠見近）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釋筭古文貫作關）疏（注貫猶至作關○釋曰案上文離維網公則釋獲言之則此云不中不釋筭者據除君而言也）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攺實八筭興執而俟（執所取筭）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委餘筭禮貴異）又取中之八筭攺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不敢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疏（注不敢至事畢○釋曰自此盡共而俟論第二番射三耦說次公卿大夫之事但此賓先降取弓矢即升堂者以其不敢與君並待告故下云司射告射于公小射正取公之決拾并授弓拂弓是君得告乃取弓矢是不敢與君並俟告也云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者案下又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是君事畢君事畢賓降袒決遂乃更升若然賓於此不即袒決遂者去射時遠故不可即袒也）諸公卿則適次

繼三耦以南（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疏（注言繼至大夫北○釋曰言適次者[illegible]射位在堂東次在洗東南今諸公卿東南適次前北至其三耦之南以次西面立云繼三耦明在大夫北者以其三耦在北大夫在南而言繼三耦明在大夫之比也）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君尊若始焉）疏（注君尊若始焉○釋曰云君尊若爲始者案上始時司馬命負侯三耦將射司馬命去侯今三耦卒射君將射司馬使更命負侯是君尊若始焉）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新之）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告當射也今文曰阼階下無適）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塵）疏（注授弓至去塵○釋曰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不同者今行射禮大射正一人爲上司射次之或云小射正者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此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與此一人此又云小射正授弓與取決拾別則小射正二人也云授弓當授大射正者下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明此小射正授弓者當授大射正也）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不敢與君併笴矢幹東面立鄉君也）疏（注不敢至君也○釋曰云公將射則賓降者案前文賓降適堂西取弓矢無賓升堂之文但文不具其實即升矣是以此文云賓降云笴矢幹者案周禮矢人矢幹長三尺則此賓立於物北三尺矣）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疏（注還右至右還○釋曰云還右還君之右也者君爲下射賓爲上射司馬在君之西南揚弓命去侯訖還君之右東而南西向降自西階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

（者由如上文初將射時司馬立於物間南揚弓命去侯訖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前後是同故取彼解此云今文曰方還不從右還者若右還則右還於上射不得還君故不從也）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笥萑葦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疏（注笥萑至其職○釋曰前解大射正與司射別人案此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則大射正與司正為一人又案上文司舍請立司正遂立司射為司正則司射以與大射正為一人與上解似相違者以大射正與射人俱掌射事相當則大射正與司射別若通而言之射人不對文射正射人亦名大射正故此以射人為大射正也）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

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疏（注既袒至襦上○釋曰案上文設決訖乃云公袒朱襦始云小臣正贊設拾拾當拾斂膚體宜在朱襦之上故鄭云既袒乃斂拾拾當以韝襦上鄉射云袒決遂以其無襦故遂與決得俱時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遂亦當在袒後）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隈烏回反揉而九反○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今文順為循古文揉為紐）疏（注順放至為紐○釋曰云順放之也者以袂向下於弓隈順放之云觀其安危也者案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危者以弓弱者為危其弓強者為安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弓之強弱）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屬之玉反○內拂恐塵及君也稍屬不搢矢）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留不至也）

（揚過去也方出旁也）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疏（注公下至尊也○釋曰案上三耦射者上射射訖乃次下射此公為下射當後射今君射前於賓故鄭云先發不留尊也）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階西東面賓降位）疏（注階西至降位○釋曰案上文賓受獻訖降立於階西東面此云反位於階西東面故云反位也）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

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疏（釋曰此公與賓復升即位者公卿以下當繼射公與賓當觀之故升就位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司射不言告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無所執古文曰餘筭）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福如初（司馬司馬正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疏（釋曰自此盡就席論射訖取矢委於福之事○注司馬至乘矢○釋曰知司馬是司馬正司馬師亦坐乘矢者此經皆言如初案上番射別司馬正與司馬師乘矢故以知也）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

（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疏（注與求至殊之也○釋曰公卿皆異束但言大夫者公卿自相對其夫俱來之及其脫之亦拾取但三耦之內大夫以士耦之士矢不束大夫束之故曰尊殊之下注云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知者以其小臣取矢明取之以授矢人）實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是言矢人則納財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福）疏（注此卞至於福○釋曰云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福者案上文司馬降釋弓如初在小臣委矢之上其司馬降釋弓之時卿大夫即升就席委矢當依司馬命取矢之下不失其故故不即見卿大夫升事是以於此特言司馬降釋弓與卿大夫升爲大夫節耳故鄭亦言其次第也）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射事已也）疏（釋曰自此盡共而俟論數筭之事直言去扑不言去矢矢亦去之是以下文司射執弓挾一个搢扑明此時去矢後更挾之）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南就右獲）二筭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古文縮皆作蹙）每委異之（易效數）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之）興自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更端故起）東面坐（少北於故）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也）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于公（賢獲勝黨之筭也執之者齊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若干奇）若左

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疏（釋曰自此盡徹豐與觶論二番射說行射爵之事）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略之）疏（注弟子至略之○釋曰自此以上其疏見於鄉射於此不復言云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略之者案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注云觩陳設貌觥罰爵不手授此飲射爵亦不手授故云猶罰爵也案獻酬之爵皆手授之此不手授故云略之也若然士以下飲罰爵者取於豐大夫已上皆手授尊之故下注云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其三耦之內雖大夫亦取於豐者以其作三耦與衆耦同事故不復殊之）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挾弦）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無所挾也）疏（注固襲至挾也○釋曰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者起勝者射畢之時夅堂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故云固襲今復言之者以其勝者更於決遂故復言不勝襲說決拾欲與勝者相起復發故復言之也）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入次而來飲）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無不飲）疏（注不勝之黨無不飲○釋曰以其經云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者言升之明知不勝之黨無不飲但大射者所以擇士以助祭今若罰爵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以其飲罰據一黨而言取其助祭取一身之藝義故不同也）小射正作升飲

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疏注先升至禮然○釋曰云亦因相飲之禮然者案鄉飲酒鄉射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故云亦也）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疏注立卒至執弓○釋曰案鄉飲酒皆祭坐卒爵拜既爵故此决之受罰不備禮也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以其執弛弓不釋於地明知未飲時兩手執弓令受罰爵右手執爵爲便左手執弓可知）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也降而少右復並行疏注後升至並行○釋曰云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也者案上文勝者先升此文不勝者先降故云畧之不由次云降而少右復並行者見下文與升飲者相左明降至堂下此二人少右復並行以其辟升者在左故也）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辯爲之酌）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疏注此耦至尊也○釋曰知此耦謂士者以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經云耦不升故云此耦謂士也是以鄭解其意云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以大夫在堂上故云不降席云重恥尊也者解上不升大夫已上不降席意以其卑者對飲尊者是可恥之事不對飲是重恥尊者也）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疏注雖尊至夫也○釋曰云不可

以已尊在正罰也者正罰謂上文飲者在左勝者在右於西階之上北面跪取豐上之觶飲之是也今雖不取於豐亦於西階北面是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禮也疏注侍射至禮也○釋曰云侍射賓也者以其賓與君對射耦自相飲故知侍射者賓也云飲君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禮也者罰爵如上文罰者飲之而已今則從燕臣致爵於君之禮下文所謂夾爵者是也但此經云角觶與上文觶皆是三升曰觶觶與角連故謂之角觶或單言角或單言觶是以禮記少儀云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爵而請不角注云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文詩云我姑酌彼兕觥毛傳云兕觥罰爵箋云兕觥罰爵是其角觶兕觥皆罰爵此角觶以兕角爲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若然此角觶對下文飲君云象觶故云角爵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夾爵亦所以恥公也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疏注賓復至夾爵○釋曰云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者言所謂鄉射文彼云燕者則此經夾爵也）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不祭象射爵疏注不祭象射爵○釋曰案上文受罰者取爵於豐飲之不祭此云君爵不祭是以賓飲夾爵亦不祭皆與射同故云也）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擯者司正也今文席爲筵）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爲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徹除也）司

宫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獻素多反○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從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疏〕注爲大至五升○釋曰自此盡侯而侯論設尊獻服不之事云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若然此設大侯之獲者君不射則不設之不豫設者不敢必君射案上張侯先設大侯君射大侯張之以君射者但聖人射決一與一奪以大射者爲祭擇士所以助祭人君不射可不親故奪其尊使之必射故豫張大侯至此設大侯之尊君射訖乃設之者許其自優暇容有不射之理是以不射則不設射乃設之云散爵名容五升者案韓詩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其散容五升也）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擾而小反〔疏〕注言復至西面○釋曰云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者自此已前皆以事名之於此而言服不著其官言尊大侯故也云服不司馬之屬者以其服不在大司馬下六十官之屬者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猛獸熊羆之屬教之使擾馴人意象王者服不服諸侯使歸服王者云洗酌皆西面者以其設尊設洗皆東面故知洗爵酌酒皆西面向之也若然獻旅食尊後酌者爲背君與西面不嫌背君以其南統於侯故也）服不俟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近其所爲獻〔疏〕注近其所爲獻○釋曰云近其所爲獻者以其服不得獻由侯所爲故不近之而近侯獻之故云近其所爲獻也）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不俟卒爵畧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從乃反位〔疏〕注不俟至反位○釋曰云不俟卒爵畧賤也者案上文獻服不訖又案下文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若然卒爵禮祭諸侯訖令司馬反位在未祭侯之前故畧賤也云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者但大侯尊服不與其徒二人共在獲所獻服不亦兼獻其徒此經唯見獻服不不見獻其徒即司馬反位明獻徒後始

反位是以知反位者終言之其實獻徒後乃反位故下司馬正皆獻之是也）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疏〕注宰夫至脅肺○釋曰云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者諸侯宰夫是士而宰夫有司明是宰夫之吏府史也引鄉射記者此俎實無文故引之爲證）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賓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疏〕注不言至右个○釋曰云國君大侯服不賓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者案上注云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鄭言容二人者欲見服不與徒二人皆得獻故鄭云司馬正皆獻之云適右个由侯內者以其既祭左个次祭右个乃祭於中故云適右个由侯內）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爲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天子祝侯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疏〕注祭俎至未聞○釋曰云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者言祭俎者謂祭俎上肺但肺有二種此云祭是祭肺也非是離肺知者案鄉射記云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又曰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則此俎祭肺亦離肺若然凡祭祭肺皆不奠爵是其常云此不奠爵不備禮者但祭肺離肺兩有祭肺皆不奠爵若空有祭肺亦不奠爵今祭俎不奠故云不備禮云天子祝侯曰以下周禮梓人文云諸侯以下祝辭未聞知諸侯不與天子祝辭同而云未聞者以本所射侯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若天子云抗而射女諸侯則不得云抗而射女是以知祝辭有之但未聞耳）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先祭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鄉射禮曰獻獲者俎與薦皆三祭〔疏〕注先祭至三祭○釋曰以其左右及中故三者皆三祭非謂一處有三祭）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北鄉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

（爲侯卒爵）疏（注北鄉至卒爵○釋曰云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者前服不受獻之時侯西北面者欲歸功於侯故也今卒爵雖同舊處而東面者以其前受獻爲已今卒爵還爲已卒爵故東面是以云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也）設薦俎立卒爵（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鄉射禮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疏（注不言至立飲○釋曰云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者決鄉射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此則不言之以其司馬在對司馬不拜既爵司馬已反位不拜既爵可知故不言引鄉射禮者此不言立位之處當同鄉射薦者東面立）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干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疏（注隸僕至可知○釋曰云隸僕人埽侯道者謂君射時初埽之時亦是隸僕人也云巾車張大侯者舉尊者而言其參侯干侯亦張之是以上文司馬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此直云大侯舉尊而言也云及參侯干侯之獲者以其上文已獻大侯服不獲者明知是參侯干侯之獲者可知云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知者以其隸僕人巾車素無其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是以鄭云功成於大侯也云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者案上張侯之時先言量人後言巾車君射之時乃有隸僕人埽侯道受獻先言隸僕人後言巾車是自後以及先隸僕而得獻明量人在巾車之先得獻可知）卒司馬受虛爵奠于篚（獲者之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少南爲復射妨旌也隸僕人巾車量人自服不而南）疏（注隸僕至而南○釋曰知自服不而南者雖無正文以其受獻於服不之位明繼服不而南可知）服不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去扑者扑不升堂也少南辟中）疏（司射至少

南○釋曰自此盡反位論獻釋獲者之事○注文武不同○釋曰言文武不同者以其獻獲者於侯西北面受獻歸功於此侯是其武獻釋獲者升堂酌酒東面獻之就釋筭之所是其文故云文武不同）薦脯醢折俎皆有祭（俎與服不同唯祭一爲異）疏（注俎與至爲異○釋曰云俎與服不同者以其服用一俎云唯祭一爲異者上祭侯之俎引鄉射獲者俎與薦皆三祭鄭鄉射注云祭侯三處至此獻釋獲者不主祭侯正唯一祭俎耳故云唯祭一爲異）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疏（注祭俎至備禮○釋曰上祭侯之時祭俎不奠爵不備禮至此祭俎亦祭肺不奠爵賤亦不備禮）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筭亦辟俎也）疏（注亦辟俎也○釋曰以其薦俎相將薦既辟俎亦辟可知）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疏（注爲將復射○釋曰自此盡于公知初論司射請公爲三番射事）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疏（注不升至可知○釋曰云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者決前司射升堂諸射于公升令不升者諸公卿大夫前已射聞之矣）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鄉言拾是言序互言耳）疏（注鄉言至言耳○釋曰自此盡襲反位論三耦與鄉大夫取矢之事云鄉言拾者謂第一番射時三耦云拾取矢云是言序者謂序出次時三耦先後互者皆次序出次在庭拾取矢）司射先反位（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即反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歸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疏（注言先至先也○釋曰云歸不

（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列位無所先也者此言反位者謂前已有位今乃反之是命禮反於舊位舊位事一番之時三耦次外位舊無位司射雖先有位不得言先反位是以次之）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疏（注小射至代之○釋曰云禮殺代之者決第一番不言小射正作取矢）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疏（注皆進至從初○釋曰云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者言凡繼射命耦者前三耦卒射後大夫降至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云云至公即席後揖升階復位還遂而後卿大夫繼射後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注云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既司射注司射所作唯上耦是與文小射正但作三耦拾取矢公以下亦無作拾文故曰不作取矢從初從三耦法也）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說矢束自同於三耦謙也）疏（注說矢至謙也○釋曰云自同於三耦謙也者以其三耦是士之束既是大夫若束則異於三耦故云說矢束自同於三耦謙也卿射坐說矢束注云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彼不言同三耦者彼三耦升大夫故也）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己上下位）疏（注大夫至下位○釋曰諸公卿大夫自爲耦者拾取矢在前大夫與士耦者說矢束拾取矢在後今待大夫反位公卿乃升就席者以其上大夫與下大夫同是大夫爵但上下有異耳故上大夫待大夫反位乃後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疏（注請奏至者乎○釋曰云請奏樂以爲節也者請若天子騶虞九節諸侯貍首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蘩皆五節云始射獲而未釋獲者謂第一番三耦射中特雖唱獲未釋算云復釋獲者謂第二番衆耦皆射釋算未作樂云復用樂行之者謂第三番射非直釋算復用樂爲云射用應樂爲難者但禮射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乃須中於侯名爲應樂節云孔子曰者禮記射義文引之者證射用應而爲難之意）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樂正在工南北面）疏（注言君至北面○釋曰云樂正在工南北面者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面司射在西階下東面經云命樂正者東面遥命之）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疏（注不與至下五○釋曰引學記者證鼓得與樂爲節之事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者射之鼓節多少無文案今禮記投壺篇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爲投壺節盡用之爲射節是投壺存者云周禮射節天子九以下者是射人樂師皆有此文引之者證射節多少）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

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問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

疏 注樂正至重節○釋曰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者以其貍首是篇名曾孫是章頭知也以其射義上文云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以類言之騶虞采蘋是篇名貍首篇名可知射義下文諸侯君臣盡志於射文云彼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注云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上云貍首下云曾孫曾孫章頭也是以鄭云曾孫其章頭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云後世失之謂之曾孫者以曾孫爲篇名是失之云曾孫其章頭也是正世人與云小大莫處已下則燕則譽以上皆射義文彼注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是也云問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者謂九節七節五節中間相去或希疏或密數中間使

如一必疏數如一者重此樂故也

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不敏也志意所擬度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疏（注不以至其目○釋曰此經云如初者皆如上第二番射法唯作樂爲異耳云辟不敏也者若以樂志不與樂節相應則是君不敏今不以樂志遲速從心其發不以應樂是辟不敏也引春秋傳者定八年左氏傳文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其時魯人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服氏注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引之者證志是意所擬度也）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

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兼矢於弦尚鏃將止變於射也）疏（注側持至射也○釋曰上文皆云挾一个此經云執一个故上注云方持弦矢曰挾以其將射故也此注云側持弦矢曰執謂鏃向上故云兼矢於弦而鏃向上將止變於射也案鄉射禮云矢不挾兼諸弦附不言面鏃此言面兼弦附各舉一邊省文之義言兼弦附者一矢兼弦三矢兼附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

襲反位（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解猶釋也今文司馬師無司馬）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疏（注諸所至薦俎○釋曰云皆俟備君復射者但射已三番於後或射或否但臣不敢必君射故備擬於君也云釋獲者亦退其薦俎者前釋薦俎今既退中於筭薦俎不可虛留明亦退之可知）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疏（釋曰此一節論射訖爲大夫舉旅之事）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燕坐）疏

（釋曰自此盡反位坐論徹俎升坐安燕之事）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自其從者）大夫降復位（門東北面位）疏（注門東北面位○釋曰云大夫降者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堂故降復位云門東北面位者謂初小臣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案下文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謂在西階下知大夫不復在西階下位者以其言復位者復前位其西階下舊無位故知升西階下若然公卿入西階下鄭云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者也大夫以公卿未入不可猶居西階故在門東北面也）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降自阼階若親徹也以東去藏）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鄉命以我安臣於君

尚鞠踧踖至此乃敢安）羞庶羞（羞進也庶衆也所進衆羞謂膷肝膋狗胾醢也或有炮鼈膾鯉雉兔鶉鴽）疏（注羞進至鶉鴽○釋曰知有膷肝膋者此大射先行燕禮燕法其牲唯有狗又案內則云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燕其膋不蓼注云膋腸間脂故知此羞中有肝膋也又知有狗胾醢者以其公食大夫有牛胾炙羊胾炙豕胾炙此燕無三牲故知胾醢亦用狗知有炮鼈膾鯉者案六月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又云飲御諸友炰鼈膾鯉故知有此也公食大夫有王事之勞乃有之故六月詩鄭注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是有王事之勞乃有之無王事之勞則無故公食大夫不見也又知有雉兔鶉鴽者公食大夫二十豆有此四者此仍引內則上大夫二十豆者不引二十豆盡以其二十豆有三牲之物此狗故唯引此四者）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疏（注燕乃至成禮○釋曰云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者此大夫卑不敢與公卿同時於盛成禮者）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

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皆命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鄉其位也與對必降席敬也司正退立西序端）疏（注皆命至序端○釋曰云與對必降席者經直云與不言降席鄭知降席者以為反坐故知降席也言敬也者決上文司正命賓與大夫以我安雖未坐不云降而對故以此為敬若然上不降席者彼知云安未盡慇懃故不降此命使醉是盡懃故與降加敬也知司正退立西序端者案司正監酒此將獻主事未訖亦如鄉飲酒監旅時立于西序端也）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疏（注獻士至作觚○釋曰自此盡奠于篚論獻士乃祝史等之事云獻士用觶士賤也者言獻士用觶對上獻大夫用觚觚二升觶三升用人者賤用小者尊故云士賤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其他謂衆士也升不拜受爵）疏（注其他至受爵○釋曰上云長謂士中之長次云士

謂長已下下云其他謂衆士者亦謂二十七士以其下經旅食謂庶人在官故知此非府史以下）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暑其佐）疏（注司正至其佐○釋曰案燕禮薦同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二人文不具）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既獻易位者以尊大夫在堂臣位尊東也畢獻薦之略賤）疏（注士既至略賤○釋曰云畢獻薦之略賤者案上獻士立飲是畢獻訖乃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是獻士又獻司正已下若然薦士當在乃薦司正上至此言之者其實薦士在乃薦司正上今此連言上得獻訖立在東方立畢乃薦不畢獻待司正薦乃薦士也是以薦司正言乃者受辭明司正已下薦在士後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辯獻乃薦也祝史門東北面東上）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

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illegible]酌西面士旅食北面[illegible]之不洗者於賤畧之也）疏（注主人至畧之○釋曰知主人既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之者以其不可背君南面授故知位之如此若然大史等亦北西則亦西面授酒也其小臣師等案上文位在阼階東面自然北面授）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今文觶爲觚公答拜無再拜）疏（釋曰自此盡旅酌論賓舉爵爲士舉旅行酬之事○注賓受至再拜○釋曰云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者上文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皆臣自致爵今此其賓爲士舉旅行酬因得爲賓致爵於君故鄭云序賓厚意也）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

反位（反位反席也此觚當爲觶）疏（注反位至爲觶○釋曰自此已前賓位在西階下東面無席戶牖之間位則有席此賓升成拜不言降反位明反位者反於戶牖之間席位云此觚當爲觶者凡旅酬皆用觶獻士尚用觶故知觚當爲觶下經觚亦當爲觶）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疏（注上有至授之○釋曰知士有盥升者以其爲公卿大夫使行旅不可不絜知是士者案下文云士有執膳散爵者有執爵者故知是有盥升上酌授之）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拜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惠均）疏（注欲令惠均○釋曰云欲令惠均者以堂上公卿大夫旅徧并堂下之士也）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

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興酬士者士立堂下與上坐者異）疏（注興酬至異也○釋曰云興酬士者決向來堂上相旅皆坐相酬執爵者行之大夫未能受酬者輒興西階上故鄭云士立堂下與上坐者異也）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疏（注祝史至及焉○釋曰鄭知祝史以下階得旅酬前得獻祝史與旅皆得獻明此旅酬得獻之可知）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自酌相酬無執爵者）疏（注旅序至爵者○釋曰云無執爵者對上文卿大夫等有執爵者以其坐故也士無執爵者以其賤不坐故以次自酌以相酌無執爵者也）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獻庶子則正禮畢後無事）疏（注獻庶至無事○釋曰獻酬之禮庶子以下最後得獻若獻庶子之後正禮畢不得更有射事故命復射在獻庶子之前）司射命射唯欲（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疏（注司射至心也○釋曰此乃三番射後爵行無算非直懈怠復有辭者是以不可恣心所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疏（注拜君至在上○釋曰云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者謂初酬賓直言賓再舉旅言若長不尊於賓也是禮殺第三舉旅云唯公所賜若賓若長至此賓士舉旅直云唯公所賜復不言若賓若長賓至此降殺不言賓是賓禮以漸而殺且從羣臣禮在上矣）壹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亦多尚勸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疏（注其功至中者○釋曰上云第二番第三番唯公得中三侯皆釋獲至此燕後復射禮殺臣與君同是以鄭云和者益多尚歡樂也云其功一也者謂三侯所中皆是功故云一也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卿大夫主射參侯士主射豻侯其中或湯觸容中別侯皆與釋）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

（舞器與懸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工遷於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於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掌與其師士降立于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則階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獻三官於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鐘人鎛人鼓人僕人師僕人士盡獻可知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疏（注庶子至西上○釋曰云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者工在西謂遷樂於下時大師少師上工立於鼓北也云工遷於東則東面者案上遷樂於東之時直云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不見小樂正從之明留在西縣之北東面向工矣云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者案上文司射東面命樂正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既東面命之則大樂正元立於東矣以其工在西階下故知西面向之矣云工遷於東則北面者案上文樂正及位大師既西面明樂正北

面可知是以鄉射工遷於東西面北上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此亦與彼同北面也云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言此者人君路寢之廷樂縣不釋樂正與僕人正同掌樂事是君之近官也云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者以其雖同獻於阼階上獻有前後故更爵洗之是以云時事不聯也云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者案公食堂上夾北有宰夫內宰在東北此射禮堂上夾北無宰位又案執事者堂上又非樂人不得在樂正位以其與小臣師同名小臣故知小臣師之東也又云少退西上者見公食在宰東北少退故知此亦少退知西上者以此位皆西上故也）無筭爵（筭數也爵行無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疏（釋曰自此盡無筭樂論爵與恣意無數之事）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席下席西）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

然後飲（酬之禮爵代卑令爵並行嫌不代也並行猶代者明勸惠從尊者來）疏（注酬之至者來○釋曰凡行酬之法轉爵遞飲令膳散兩有宜得即飲猶特公卒爵乃飲猶代飲然明惠從公來嫌得即飲不代故必卒爵然後飲故曰嫌不代）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燕之徹在飲酒成其意也）疏（注燕之至意也○釋曰云燕之徹在飲酒者諸安燕之徹正在於飲酒故受公爵者更酌反奠於公所擬公更賜爵是其徹燕成其意也）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其所徹者）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疏（注乃猶而也○釋曰鄭轉乃為而者乃是緩之辭於禮不切故為之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命徹冪者公意殷勤

欲盡酒）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於將醉正臣禮）疏（注升不至臣禮○釋曰於例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得小臣以君命辭其拜不成當升成拜令直升不成拜者以其拜於下定臣之正禮故鄭云於將醉正臣禮）士終旅於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疏（注卿大至卒之○釋曰上文卿大夫酬辯始酬士公命徹冪公卿以下降而爵止是以卿大夫升反席士以下相酬而卒之）無筭樂（升歌間合無次數唯意所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其位廣也為作也作燭俟賓出）疏（宵則庶子執燭○釋曰自此盡篇終論禮畢容公卿出入之事）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之賜）奏陔（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

霤遂出（必賜鍾人鍾人以鍾鼓奏陔夏賜之脯明雖醉志禮不忘樂）疏（釋曰案鄉飲酒鄉射賓出無取脯賜鍾人之事者彼是臣禮此謂君臣去故詳畧不同）卿大夫皆出（從賓出）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交歡嫌亢禮也）疏（注臣也至禮也○釋曰案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卿來安燕交歡君若送之是臣與君亢禮故君不送賓也故燕禮注云賓禮訖臣禮是也）公入驁（驁夏亦樂章也以鍾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疏（注驁夏至入也○釋曰云驁夏亦樂章也者案周禮鍾師有九夏皆樂章其中有驁夏如陔夏故云亦樂章也云以鍾鼓奏之案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故云以鍾鼓奏之者云其詩今亡者鄭注鍾師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是其今亡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者天子射在虞庠周之小學在西郊案鄉射記於郊則閭中鄭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故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也鄭知燕在路寢者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與羣臣賓客讌不合在燕寢故知從路寢也此篇所詳多不具者以其諸侯大夫射先行燕禮大射三番多依鄉射是以與禮同者於此不復重釋之也）

儀禮注疏卷第七

儀禮注疏卷第八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盧陵陳鳳梧編校

聘禮第八

（鄭目録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録第八）疏（釋曰鄭云大問曰聘者則此篇發首所論是也云久無事者案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若有事事上相見故鄭據久無事而言云小聘使大夫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也周禮曰者大行人文鄭彼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時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然歲相問殷相聘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也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旜孤卿建旜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必見侯伯之卿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上東面○朝直遙反）疏（注圖謀至東面○釋曰自此盡官具論聘人及用幣之事云謀聘故及可使者謀聘者爲久無事明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若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言及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即經云遂命使者是也其總一二事皆須謀者也言謀事者必因朝者欲取對衆共謀之意云其位君南面以下知面位然者此儀禮之內以見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之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二朝）

（面位同案燕禮大射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是以知正朝面位然也若天子三朝射人見射朝司士見正朝不見燕朝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遂命使者（使所吏反下以意推之○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疏（注遂猶至使卿○釋曰云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者謂謀其人人亦在謀事之中故云因命即上注可使者是也云聘使卿者以其經云及竟張旜周禮司常云孤卿建旜故知使卿也若然使者自其謀內審知所聘之國遠邇何以下記云使者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多少但所謀之時經云出聘不言其國使者不得審知故更問之是以左氏吳公子季札遂聘齊晉衛鄭之等下文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是亦有歷聘之事也）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敏）疏（注辭以不敏○釋曰云辭以不敏者鄭取孝經曾子曰參不敏之辭爲義也）君不許乃退（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疏（注退反至必進○釋曰知受命者必進者以其云退故知進乃有退法是受命前進近也）

君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易以豉反）疏（注既已至於介○釋曰既謀事乃命介在謀後別命之謀使者是難謀後命介是易也）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逆猶受也）疏（注宰上至受也○釋曰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是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故禮記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是其諸侯并六卿爲三諸侯以司徒爲冢宰義與此同宰上卿貳君事諸侯謂司徒爲宰者也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衆介也云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者故不敢辭）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疏（注書聘至之用○釋曰宰即上命司馬官者也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謂聘鄉國享君及夫人問卿之等幣周禮司儀云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鄭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是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案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以使之書幣也）命宰夫官具（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疏（注宰夫至宜齎○釋曰所命者冢宰司徒命之以宰夫屬司徒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故命諸官云官具者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幣在官之府其司非一故言衆官幣謂享幣及問大夫問卿揔具之及所宜齎者謂行道所用多少皆是）及期夕幣（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疏（注及猶至聘也○釋曰自此盡受書以行論陳幣付使者之事云夕幣先行之日夕知者下云厥明釋幣于禰是行日明此夕是先行之日夕也云視之者正謂賓及衆介視之故下云使者朝服帥衆介夕注云視其事是也）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古文帥皆作率）管人布幕

于寢門外（幕音莫○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數）疏（注管猶至作數○釋曰云管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者案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云爲帷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揔言之也云布幕以承幣者即下文官陳幣是也云寢門外朝也者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illegible]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illegible]乘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纁許云反乘[illegible]反）疏（注奉所至無則○釋曰云官陳幣者即上文[illegible]具者也館人布幕於地官陳幣以其上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者所奉朝後享時奉入以致命故知是以下文享時所致束帛加璧以享[illegible]加琮以享

（矣入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主用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記云皮馬相間可也注間猶代也云士物有宜也云馬入則在幕南者以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也是馬在幕南故下展幣時云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也知皮馬皆乘者案下賓覿時云總乘馬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是皆乘也）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疏注既受至幕南○釋曰云既受行同位者對未受命行已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是以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鄭注云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其左少退別其處臣也是也知在幕南者幣在幕上使者須視幣故在幕南也）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大夫西面辟使者○辟音避）（疏注大夫至使者○釋曰此讀處者大夫常北面今與卿同西面故云辟使者）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鄉許亮反下以意求之○入告入路門而告）（疏注入告至而告○釋曰朝在路門外故知入路門至路寢而告君以其在路寢聽政處故也）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賈音嫁後同掌物價之官）（疏注展猶至之也○釋曰知史幕東西面者以其君南面使者北面故知幕東西面讀之可知是以鄭云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知賈人撫幣者以其賈人主幣行者故知賈人撫幣受之其幣謂官具之者并直所奉而已若然賈人當在幕西東面撫之亦欲使君與賓俱見之也）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疏注史展至北面○釋曰云展幣畢以書還授宰者以其宰在幕東西面史居前西面讀書展幣展幣訖明迴還授宰宰以書授使者云其受授皆北面者當宰以書授使者之時宰來至使者之東北面授使者使者北面授介三者皆北面向君故也）公揖入（揖禮羣臣）（疏釋曰以展幣授使者訖禮畢故入於寢也）官載其幣舍于朝（待旦行也）

（疏注待旦行也○釋曰此云官謂官人從賓行者又兼官陳幣者異必知行者以下文入竟又展之又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是也云待旦行者下文厥明釋幣遂行是也）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畢乃出○監古銜反）（疏注監其至乃出○釋曰經直云上介視載者注云監其安處之畢乃出不言餘人出則上文舍於朝不出待旦則行以其須守幣故也）所受書以行（爲當復展○爲于僞反復扶又反下以意求之）（疏注爲當復展○釋曰書謂前宰授使者此書將行爲當復展故也）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禰乃禮反○告爲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疏注告爲至如祭○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與上介將行告禰之事云朝服者卿大夫朝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諸侯出告羣廟案彼下文又云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是天子與諸侯同告羣廟之事云大夫告禰而已者大夫三廟降天子不得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知者下記云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以此言之明初行時公在釋幣於祖廟可知案昭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云布几筵於莊共之廟而來服氏云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是大夫並告羣廟者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古者大夫得因聘而娶故傳云且娶於公孫段氏是也云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者案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爲制則告無牲直用幣而已但執幣須繫當有洗而盥手其設洗如祭祀之時亦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必知無祭事者下文還時云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鄭云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是其差也）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稱尺證反）（疏注更云至行也○釋曰云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者上云賓至此更云主人是廟中之稱故特牲少牢皆稱）

（主人對聘稱賓也）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率音律只音紙）疏（注祝釋至八尺○釋曰知祝釋幣者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命無哭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奠幣於殯東則知此亦大祝釋之可知也云凡物十曰束者案昏禮玄纁束則無卷二丈自餘行禮云束者每卷一丈八尺為制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於脯十脡亦曰束故云凡物十曰束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言率皆如是也玄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云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者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玄荅云古積畫誤為四當為三三咫則二丈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五兩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疏（注少頃至於神○釋曰案士虞禮無尸者出戶而聽若食間此無祭事故云有俟於神也）又入

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笲音煩器名○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盛音成）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躐力涉反）疏（注告將至禮乎○釋曰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此謂平治道路之神云古人名未聞者謂古人教人行道路者其人名字未聞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祀行是也言此者欲見大夫雖三祀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至於出城又有軷祭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見祭法文云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檀弓文案彼文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下文周柩入毀宗雖不云躐行亦有行可知所毀者廟門西而云躐行明行神在廟門西矣不云埋幣可知者承上宗廟埋之此亦埋可知云今時民春秋祭神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者鄭以行神無正文雖約檀弓猶

引漢法為况乎者猶疑之矣若然城外祭山川之神有軷壇此祭行神亦當有軷壇是月令冬祭行注云行至廟門外之西為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遂受命（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疏（注賓須至復入○釋曰下云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是其賓須介來乃受命也云自是出不復入者自釋幣於門不復更入若然則待介於門矣）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禰與行）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俟待也待於門外東面北上）疏（注俟待至北上○釋曰自此盡歛旜為使者與介向君朝受命即行之事知待於門外東面北上者上云賓釋幣訖不復入明介待賓於大門外賓出則向君也言東面北上者依賓客門外之位）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旜之然反○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為旜又曰孤卿建旜至於朝門使者北面東上古文旜皆為膳○識如字疑當音志）疏（注旜旌至為膳○釋曰云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者也人見旌旜則知是孤卿為使之事是表識其事也云周

禮曰者司常文云至於朝門者凡諸侯三門皐應路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臣皆朝列位乃使卿進使者使者乃入至朝即此朝門者皐門外矣知北面東上者還依展幣之位也）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已）疏（注進之至使已○釋曰此還依展幣之位知大夫與卿同西面避賓下文使者還亦同展幣北面東上）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近附近之近）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櫝大木反函也繅音早注繅同○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今文繅作璪）疏（注賈人至作璪○釋曰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謂若王制云庶人之在官府史胥徒之類以知物賈故名賈云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者故覲礼記云奠圭于繅上是也但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

（二采爲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爲繅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若韋版爲之者尊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絢組爲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繅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案向來所注皆以韋版繅藉解之者鄭意以承玉及繫玉二者所據雖異所用相將又同名爲繅是以和合解之故以韋版爲之者以解絢組之繅也）

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疏（注屈繅至之義○釋曰云自公左贊幣之義者禮記少儀云詔辭自右贊幣自左取地道尊右之法是贊幣之義故於公左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注同面至其左○釋曰知宰就使者北面者以經言同面不見使者進文使者既先北面故知就使者北面並面授之既授與使者即言受命明知則出命矣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者據此宰由其右授使者使者受由其左又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莫至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覿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宰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疏（注述命至失誤○釋曰上文授玉訖君出命命辭雖不知何語要知使者既受命使者又重述君命爲述命述命者重失誤）

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疏（注賈人至北面○釋曰云衆介不從者以上介送圭向外與賈人反來故衆介不從以待之云賈人將行者知者經言授賈人使受之則是行人圭掌此玉故知將行者對上云賈人出玉者是留者也知在門外北面者以其使者在門外時皆北面此賈人不入明依本北面可知）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璋音章○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

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繒自陵反瑑大轉反）疏（注享獻至覜聘○釋曰此經中三事上經已受聘君圭此經受享君束帛加璧又受聘夫人璋又受享夫人琮案上文夕幣時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鄭注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則知所陳直陳束帛及玄纁不陳璧琮是以此經受璧而連言束帛玄纁者以其享時束帛加璧於其上玄纁加琮於其上以相配之物故兼言束帛玄纁若然璧琮右受者以其璧琮與圭璋同類尊之故也云帛今之璧色繒者周禮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注亦然又案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即幣帛禮天之璧用蒼色則幣帛之色亦蒼色是璧色繒於漢時云璧色繒者亦因周法則此束幣亦與璧色同以其相配但未知圭用何色耳云聘用璋取其半圭知半圭曰璋者案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以上向下差之以兩圭半四圭璧半兩圭璋邸射又半圭璧是半圭曰璋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聘義云圭璋特達德也鄭云特達謂以朝聘也言瑞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以下皆是瑞故尚書云班瑞於群后言特達者不加束帛也云璧琮有加往德也者謂加於束帛之上言往德者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謂以束帛加璧致厚往爲主君有德故以玉致之君子於下此無故言往德也往德義出於此鄭言此者從見朝置享用玉之意也周禮曰玉人之文云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者欲見此篇聘賓不用君之所執圭璋以其公則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臣出聘圭璋璧琮則瑑之而已無此桓信躬穀蒲之文又所執皆降其君一等故引之爲證也）

遂行舍於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疏（注於此至於家○釋曰言遂行者受命則行不留停故云遂行言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上文云賓朝服告禰及遂朝君受命至此衣服來故鄭注云吉時道路深衣則此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故云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引曲禮者見受君命及君言言別有告請之

（事逆行舍於郊則彼云不宿于家也）歛旜（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歛藏也）疏（注此行至藏也○釋曰云此行道耳未有事也者案下文云及竟張旜是有事也故此自郊已後未有事歛藏也）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請道之道音導）疏（注至竟至當由○釋曰自此盡執策於其後論過他國竟假道之事云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者案左氏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不假道於晉爲晉所敗是其不假道直經過天子之師行過無假道以其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故也天子微弱則有之是以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爲于僞反）疏（注言遂至命也○釋曰云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者幣本爲行禮非爲求許若因許道受幣當云出許受幣不須言遂今不以許道受幣云遂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此幣不得命遂受之故云遂也）

饔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餼許氣反積子賜反○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馬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少時照反秣音末）疏（注凡賜至秣馬○釋曰此謂主國所致禮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言凡者摠解諸文案此下經云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云餁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陳于門西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是牲生曰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爲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藏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二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爲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爲腥又不爲牲生者鄭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餼猶稟也給也者餼爲稟稟者受也於主人爲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

者尊卑有常差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經不言上介知與賓同大牢者若上介與羣介同當爲介者皆少牢是以下文大夫餼賓云上賓上介皆太牢米八筐衆介皆少牢米六筐是上介與賓同之義也云米皆百筥以下盡二十車皆約下文君使卿致饔餼禮若然上介與賓同太牢依大夫餼賓禮米不依大夫餼賓與上介米八筐而依者致饔餼者以此經有芻禾大夫餼無賓禮芻禾故還依主國歸饔餼之禮也案下歸饔餼上賓上介米[illegible]于門內衆介米百筥設於門外鄭不言者略而不辨之也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者案大夫餼賓禮使老牽牛以致之上介亦如之不依此依歸饔餼者以其彼此皆是國君禮唯牽以行道之間不依歸饔餼之法致之帛用束宜與歸饔餼同也云羣介則牽羊焉者致礼於士無用束帛之法但歸餼則用太牢禮盛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衆介皆少牢當與大夫餼賓少牢亦牽羊以致之同也無正文故言則也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亦與下歸饔餼同也者然太牢則上介與上賓同芻禾不同者以經上賓云唯芻禾言唯著異用上介無也但下文設飧時大夫之禮禾視死牢而已此餼賓用生牢不用死牢得有禾者此過國致禮異於常禮故生致而有芻禾也以芻薪倍禾故禾十車芻二十車也）

士帥沒其竟（沒盡）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筴音策○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使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掠音亮從才用反）疏（注此使至示罰○釋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止而誓言今在士帥沒其竟之後言之者此文因上設彼國禮法說乃更却本而才之不謂此士帥沒竟後是以鄭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言賓南面專威信者此聘禮雖非軍事亦是閫外之事使專威信故南面若君然也知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者以經言衆介北面則言史讀書明亦北面與衆介同北面又賓南面復對之也故云君行師從已下定四年召陵之會祝佗辭引之者此聘使有旅從恐暴掠也）

未入竟壹肄（肄以二反○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肄習也習聘之威儀重

（失誤）疏（注謂於至失誤○釋曰自此盡私事論雖未至主國預習聘享威儀之事此與下文爲目所習之禮事在下文謂於所聘之國者鄭解未入境境謂所聘之國境也未入也）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壝以垂反一以恣反壇大丹反封土曰壇畫音獲注同○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垣音袁）疏（注壝土至垣也○釋曰案覲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壝土爲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云帷其北宜有所鄉依者舉不立主人賓介習禮宜有所向故帷其北也云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者不壝土爲宮是畫外垣垣墻壝土爲外營也今則不畫宮也）朝服無主無執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疏（注不立至而已○釋曰云不立主人主人尊也者主人則主國君使聘享者不立臣作君故云主人尊也）介皆與北面西上（與音預○入門右之位也古文與作豫）疏（注入門至作豫○釋曰此旅習之禮不習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禮者以其於外威儀少而易行故略之但習入廟聘享揖讓升降布幣受玉之禮是以直云此面西上之位也云入門右之位者案下文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右北面西上是也）習享士執庭實（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疏（注士士至之節○釋曰享時庭實旅百獻國所有非止於皮如所執是皮者以其金龜竹箭之等皆列於地不執之所執者唯有皮而已是以下聘時賓升致命授玉之時執皮者張之以見文是以將言執也是以云皮有攝張之節）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命者也）疏（注公事致命者也○釋曰云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者以其行聘君訖則行聘夫人行享君訖即行享夫人還君受之一如受君禮故云亦如之也云習公事者謂君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鄭云公事致命者是以下文行君聘享及夫人聘享訖擯出請賓告事畢鄭注云公事畢又問卿聘云卿大夫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鄭注云致其君之命皆公事致命者也私事者謂私覿於君私面於卿大夫或下文賓覿入門右注云私事自闑右是又問卿訖賓西面如覿幣入門

右大夫辭賓遂左注云見私事雖敵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是也若然本未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君禮不謂非公事）及竟張旜誓（及至也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張旜謂使人維之）疏（注及至至維之○釋曰自此盡入境斂旜論賓至主國之境謂關人見威儀之事云張旜明事在此國者以其行道斂旜及境張旜明所聘之事在此國故張旜以表其事也是以鄭云明事在此國也云張旜使人維之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大夫杠五刃齊於較較崇八尺人又長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但大常十二旒人有六則一人維持二旒鄭云維之以縷周縷維之大夫無文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以譏異服識異言）疏（注謁告至異言○釋曰古者竟上爲關者王成十二門則亦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關諸侯未知幾關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云關譏異服識異言者案王制云關譏而不征注亦云譏異服異言二注皆無正文案周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鄭以出入不物幾之則不物中含有此異服異言云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則是異也但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但司關爲都揔主十二關居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者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爲之告王故司關職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是也）關人問從者幾人（從才用反幾居豈反○欲知聘問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委於僞反積子賜反）疏（注欲知至之具○釋曰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者不敢輕問尊者故問從者云欲知聘問者問得從者即知使者是大聘亦知使者是小聘知者以君行師從一州之民卿行旅從一黨之人若大夫小聘當一族之百人也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賓客入竟當於廬宿市設少曰委多曰積是爲行道之具也）以介對（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疏（注以所至二等○釋曰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者上問從者幾人當爲卿行旅從

（對今不云而以介與受命者對是謙也聘禮上公之使七介至三介皆礼記聘義文而云聘禮者聘義亦得言聘禮也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者證國大小節級與之介以副使者是貴之也引周禮者彼見貴之禮下其君二等而已也鄭注周禮二等謂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疏（○注請猶至道之○釋曰君得關人告即知為聘來使士迎之故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是也而云使士請事者不必人故知而猶問也云遂以入竟者若然向來賓之問猶停關外君使士請訖乃道以入竟）入竟斂旜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斂旜變於始入）疏（注復校至始入○釋曰自此盡賈人之館凡三度展幣之事云重其事者亦恐有脫漏失錯故云重其事不可輕也斂旜變於始入者上及竟張旜注云事在此國也此則入竟後乃斂之者謂若初出至郊斂旜鄭云行道耳未有事也此亦及竟示有事於此國張之始入張之夫國遠更是行道未有事故鄭云變於始入始入將示有事於此國今是行道去之故云變於始入也）

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音式○拭清也側幕而坐乃開櫝○清或才性反）疏（注拭清至開櫝○釋曰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於前誓特示威信也知賈人側幕者以其幕所陳皆賈人所主此圭雖不陳亦宜側近於幕以開圭也知賈人坐者亦大聘將於廟門外賈人開圭坐授上介故知此亦坐）遂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疏（注持之而立告在○釋曰此經告說下文乃云上介北面視之則此所告者告賓云在上介乃視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違位）疏（注言退至違位○釋曰鄭言此者見經直有退文不見其進故云則視圭進也違位之言出於曲禮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鄭云禮以變為敬今此進違位亦是敬也）退圭（圭璋尊不陳之）疏（注圭璋尊不陳之○釋曰尊不陳對下文拭璧加于左皮上陳之為卑故也上不言璋直言圭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升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

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會合也諸於也古文曰陳幣北首）疏（注會合至北首○釋曰璧言合諸幣者享時當合故今亦合而陳之故小行人云合六幣六幣亦是所享之物故也）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皆前幕上）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放方往反）疏（注展夫至之類○釋曰知面位如此者其賈人北面在幕南上介亦北面明賈人既拭夫人聘璋享琮說乃迴身南面告上介上介於是還東面告賓可知也云所謂放而文之類者所謂禮器云有放而文也注云謂若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是天子衣放象日月以下而為文今夫人聘享展說但上介不視至於賈人南面告上介東面告賓放象君礼而為文變是其類也）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羣幣至自告○釋曰云羣幣私覿及大夫者上展君及夫人幣訖此言有司展羣幣故知是私覿及大夫者私覿者行君夫人聘享訖賓以私礼己物見主君云大夫者亦謂賓以己物面主國之卿必知私覿之幣是賓介自將己物者以經記上下唯有君及夫人聘享及問大夫聘之幣付使者之文不見有付賓介私覿之幣文案下文賓將還使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還至本國陳幣于朝云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注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禮於君者不及陳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至於賓反命說君使宰賜使者及介幣以此言之彼國所報私覿之幣還與賓介明知私覿是賓介私齎行可知也夏告校人云凡國之使者答然其幣馬[illegible]齎使者所用私覿若然彼使者謂天子使卿大夫存覜省問諸侯之事使者得之行私覿私覿之馬校人無之與諸侯禮異也）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疏（注郊遠至半之○釋曰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

（禮大司徒云制其畿方千里據周禮而言其自殷已上亦畿方千里商頌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夏虞亦千里王制云天子縣內方千里鄭注夏時禹貢方千里曰甸服據唐虞畿內是也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王畿方千里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為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云近郊各半之者亦約周天子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亦無正文尚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自驗知之若然天子近郊半遠郊則諸侯近郊各半遠郊可知也）

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于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勞力到反）

（疏注館舍至疾也○釋曰案周禮遺人職云十里有廬二十里有宿伍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畿內道路皆有候館鄭云遠郊之內有候館若此據候館在遠郊之內指而言之不謂於此獨有也以行道之間偃息故云小休止沐浴又得展幣也云展幣不于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者若并在賓館則事煩不疾者展幣於賈人之館其賓館受勞問是以就賈人之館展幣便疾也案大行人諸侯朝天子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孤不問一勞諸侯自相朝無過如朝天子遣臣相聘無過一勞此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乃遠郊之內得有此勞問已者謂同姓舅甥之國而加恩厚者別有遠郊之內問勞也）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疏注請行至朝服○釋曰自此盡遂以賓入論主君使大夫及卿行請勞之事入近郊張旜者示將有事以自表也知皆朝服者以卿勞禮重尚朝服明上以外士大夫輕者朝服可知也故舉後以明前也）

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

（疏注出請至彌錄○釋曰云入北面告賓也者此時賓當在賓館阼階西面故上介北面告賓也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者道皆有廬宿市來之舍前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是先卑後尊今復見此言故云賓彌尊事彌錄也）

勞者不答拜（凡為人使不當其禮）

（疏注凡為至其禮○釋曰言凡者非直此卿為君勞賓不敢當其禮不答拜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賓辟不答拜也如此之類皆然故云凡以該之至後儐勞者與之答拜為己故也）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

（疏注不受至於堂○釋曰知公之臣受勞於堂者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勞於堂之事）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東面鄉賓）

（疏注東面鄉賓○釋曰賓在館如主人當入門西面故勞者東面向之也）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

（疏注北面至降拜○釋曰云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者下文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面再拜稽首是此象之也若然此行尊卑禮詩受法歸饔餼時堂上北面受幣此在庭亦當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可知也）

授老幣（老賓之臣）

（疏注老賓之臣○釋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

出迎勞者（欲儐之）

（疏注欲儐之○釋曰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此言儐者欲見賓以禮禮使者故云欲儐之）

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乘繩證反後此類皆同○設於門內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

（疏注設於至皮也○釋曰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今以儐勞者在庭故設於門內也云皮麋鹿皮者鄭於下注云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者以無正文知用麋鹿皮者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法用麋鹿皮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隅也）

賓用束錦儐勞者（儐必刃反○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

（疏注言儐至為賓○釋曰云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者凡言儐者謂報

（於賓今以賓館故賓者主人故云賓勞者即以勞者為賓故也）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國賓也）【疏】（注稽首尊國賓○釋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拜法三曰空首首至手君答臣下拜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下賓亦稽首送者以是為君使故亦稽首以報之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疏】（注受送至階上○釋曰知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者此經面位無文案歸饔餼賓儐大夫時賓楹間北面受幣大夫西面受此賓亦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若然云受送拜皆北面者誤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也）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疏】（注揖皮至而出○釋曰知東面揖執皮者以其執皮者在門內當門勞者在執皮之西故知東面揖皮可知揖之若親受之又執皮者是賓之使者執皮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是以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公侑食以束帛庭實設乘

皮賓受幣賓出揖庭實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從者亦訝受可知也）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簋音甫或作簠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簠○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圜音圓）【疏】（注竹簋至方耳○釋曰自此盡以賓入論夫人勞賓之事夫人勞使下大夫者降于君故不使卿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筥者寒具見籩人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實以冬食故謂之寒具筥圓此方者方圓不同為異也案玉人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有玉案并有竹簋以盛棗栗故彼引此為證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故無案直有竹簋以盛棗栗）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疏】（注兼猶至執栗○釋曰云兼猶兩者謂一人執兩事知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者見下文云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則

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illegible]右手執棗可知必用右手執棗先度之者鄭注士喪禮云棗美故用右手執棗也）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慎之也）【疏】（注受授至之也○釋曰知兩手俱用既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聘一手不慎也今右手授棗訖即兩手共授栗不游手為謹慎也）賓之受如初禮（如卿勞之儀）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導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疏】（注出以至不拜○釋曰云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導之者儐下大夫知前有束錦則此大夫亦受得束錦經言遂以賓入明知有辭請導之雖無文鄭以意言之大夫在西明出時授束錦與導己從者乃得因東面釋請導之辭也云然則賓送不拜者以其云遂以賓入即從之明賓送不拜謂若公食大夫使人戒賓不拜送遂從之其類也案上君使士請遂以賓入鄭云因導之鄭不言賓送不拜者士請事空手無幣賓亦不儐請導賓從入無再拜送之理故鄭不言賓送不拜此大夫勞儐與卿同有拜送之理故云賓

送不拜也覲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拜送大夫夫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腆他典反拚方問反謂掃洒○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疏】（○釋曰自此盡俟間論賓初至主君請行聘禮賓之請俟間之事云至于朝者鄭云賓至外門者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朝亦謂大門外為外朝也云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夫人勞賓導賓入者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者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鄭云且使即安不即言欲受之者彼天子以諸侯為臣故使且安此鄰國聘賓下臣人之臣敬言不敢稽賓也云遷主所在曰祧者此總解天子諸侯稱祧也云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者案周禮大宗伯序官守祧職云奄八人鄭注云遠廟曰祧又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云廟謂大祖之

（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云奄八人廟有一奄周有七廟通姜嫄廟爲八故奄八人祭法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不毀之也云遷主所藏曰祧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諸侯無二祧遷主藏于太祖廟故此名太祖廟爲祧也云既拚者少儀云埽席前曰拚拚也埽除之名云諸侯五廟王制與祭法文云則祧始祖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下文迎賓於大門揖入及廟門受賓聘享皆在廟此云先君之祧明下文廟是太祖廟可知是以於太祖廟受聘享以尊之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此鄭義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祖爲二祧非鄭義也）賓曰俟閒（閒如字劉音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聞命○卒寸忽反齊側皆反）疏（注賓之至聞命○釋曰此鄭以意解之上文以意解主君不欲揖留於賓此經解賓意不欲奄卒主人故云俟閒以知有齋戒沐浴者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沐浴彼謂臣見己君入廟必須齋戒沐浴此有齋戒沐浴可知也云未敢聞命者謂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之命不敢聞之也）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疏（注致至至之也○釋曰自此盡送再拜論主君遣卿致館之事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者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案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云三辭拜受拜受謂拜受幣又云致館亦如之鄭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亦是有幣可知又云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是五等相待致館同有幣矣天子待諸侯無幣則其臣來無幣可知據此文侯伯之臣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司儀諸侯之臣相爲國客亦皆有幣與此同若諸侯遣大夫小聘曰問下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注云記貶於大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雖不言不致館略之也亦不致也又諸侯朝覲不

（子天子無禮以致猶賓尊主使又五等自相朝王國皆有禮皆有儐故司儀云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此等皆主君親致館又云致館亦如之亦如郊勞時亦有儐矣以此言諸臣致者皆有儐也若諸侯遣卿大夫聘臣國有用幣致館無儐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是也）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飧音孫注同熟食曰飧）疏（注卿不至禮也○釋曰云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但文略耳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言卿致命者亦東面致君命也云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下直云宰夫朝服設飧不言致則此卿致館兼致飧矣致館有束帛致飧不以辭致君命無束帛者案下記云飧不致鄭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若然卿以空拜致飧既即退不待宰夫設畢也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云非大禮也者對下聘曰致饔鄭云意歸大禮也若然此侯伯之卿禮其公之臣亦以幣帛致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飧也聘禮曰飧不致賓不拜是也其子男之臣不致可知又案司儀云君親致館至於致飧如致積之禮鄭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以此言之致館致飧似別人者但致積在道致飧在館所致別人若致館與致飧同將致館者兼致飧無嫌也言俱使大夫者言積與飧同使大夫決君不親之義何妨致館與致飧一人也其臣致飧無幣其五等諸侯致飧則有幣案司儀諸侯相於致飧如致積有幣知致飧亦有幣也）宰夫朝服設飧（食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食魚飧皆謂是）疏（注食不至謂是○釋曰云食不備禮曰飧者對饔餼也生與腥飪俱有餘物又多此飧唯有腥飪而無生餘物又少故云不備禮也引詩傳者案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毛云熟食曰飧鄭云讀如魚飧之飧則詩飧與傳魚飧同是直食魚與飯爲飧彼少牢小禮中不備此則兩太牢大禮中不備不同是故引證一邊不備其實禮有異也春秋傳曰方食

（魚飧者案宣六年經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傳曰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靈公使膳宰以熊膰不熟公殺之盾入諫公見盾再拜盾拜稽首歸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門不見人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是魚飧之事）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飪而審反○中庭之饌也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注中庭至曰陪○釋曰云中庭之饌也者對下又是堂上及門外之饌也云象春秋也者腥之言生象春物生飪熟也象秋物有成熟故云象春秋也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云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者如其死牢故掌客云諸侯之禮饔餼九牢七牢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凡介行人皆有飧饔餼此則如介禮也死飧之死牢與饔餼死牢實與飧陳同亦於東階西階也云羞鼎則陪鼎也知是一物者此云羞鼎下饔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膷臐膮是也）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爲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鉶音刑【疏】注八六至饔餼○釋曰堂上與西夾所陳六八非一知六八是豆者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鄭云凡饌以豆爲本無妨六八之內兼有餘饌故鄭言簋鉶之等也凡鄭所云皆約饔餼故云亦如饔餼也鄭必約與陳饔餼同者以其陳鼎饔餼同故知餘亦同也）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槀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槀古老反刈魚廢反【疏】注禾槀至門西○釋曰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皆十車者案掌客云上公之禮飧五牢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車米視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視死牢牢十車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

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皆米視生牢牢十車禾視死牢牢十車是其義也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知然者見下歸饔餼五牢饔三牢餼二牢饔三牢死牢也門外米禾皆三十車與死三牢同不取餼二牢生之數故知義然也云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者此亦約下歸饔餼知之上皆云陳如饔餼此不云如饔餼者至下經與薪芻并云凡此之陳亦如饔餼是也）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饔餼）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西鼎七無鮮魚鮮腊【疏】注西鼎至鮮腊○釋曰六者與賓西夾數同但言堂則西夾無矣云西鼎七無鮮魚鮮腊者此亦約饔餼時賓飪鼎數故下文賓腥鼎七無鮮魚鮮腊此亦鼎七故知無鮮魚鮮腊也）衆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孰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疏】注亦飪至無簠○釋曰知亦飪者依上介知然知鼎五者以賓九上介七衆介當五降殺以兩又約少牢五鼎此亦少牢故知亦五鼎也知鼎實有羊豕魚腊與腸胃者以上介無鮮魚鮮腊此又無牛故從羊豕以下數之得五案少牢有膚此無者生人食與祭異故玉藻朔月少牢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案上注皆不言新至尚熟於此言之者上文賓與上介皆言飪一牢在西下歸饔餼亦言飪一牢在西此衆介直言少牢不言飪下文歸饔餼亦直言餼一牢無飪恐衆介飧饔前後皆無飪故特言之新至尚熟對後無饔直有餼不尚熟也必知少牢是飪者承上介一牢飪知此亦飪云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知數如此者以賓與上介降殺以兩故然也知無簠者以賓簠有二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非歲凶大夫食粱大夫當食六夫禮多與賓同簠盛稻粱則上介亦二簠與賓同士非貴不合食粱差降亦無簠也）厥明訝賓于館（訝五嫁反○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疏】注此訝至皮弁○釋曰自此盡每曲揖論將行聘禮主君迎賓向廟之事云此訝下大夫也者案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爲之此訝下大夫非掌訝也案下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

（[illegible]士皆有訝又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訝下大夫訝也天子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賓不使掌訝為訝直以尊卑命數為訝故云此訝下大夫也言以君命迎者凡舉皆是以承君命故知迎賓待君命也云亦皮弁者下文君及賓皮弁明此大夫亦皮弁服也）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俟辦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辦蒲莧反辦具之辦）疏（注服皮至為之○釋曰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周禮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亦云侯氏裨冕在廟覲天子此諸侯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申其上服入己廟不可以冕服又不可服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服諸侯以為視朔之服在廟視朝聘之賓是相尊敬故也知此皮弁是諸侯視朔服者以其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者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以賓位在西故知也）乃陳幣（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俟）疏（注有司至而俟○釋曰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者案下文行聘時幣在主國廟門外知在此也知有幕者以言陳幣如展幣明亦布幕陳幣也云圭璋賈人執櫝而俟者案下文云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鄭注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說有其事也是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擯為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

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面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二丈六尺者門容二撤參个旁加各二步也今文無擯○所為于偽反下為其皆同闑魚列反閾音域而上之上時掌反）疏（注擯謂至無擯○釋曰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君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從門向南陳為繼而出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周禮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之禮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今以諸侯待聘賓用天子待己之擯數者以諸侯自相待無文鄭以意解之但天子尊得分辨諸侯尊卑以待之諸侯卑降天子不敢分辨前人故據己國大小而為擯數且春秋又有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又有卿出並聘之事則小國有朝大國法無大國大國下朝小國之禮若相聘問大小皆得若然待其臣據此文與待君等天子待諸侯之臣亦宜與君同也又案周禮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覲禮嗇夫為末擯若待子男三人足矣若侯伯少一人待上公少二人一人二人皆以士充數也引聘義者案彼鄭注質謂正自相當故設擯介通情乃相見是敬之至引之者證須擯介之意也云既知其所為來之事者在道已遣士請事大夫問行郊勞致館之等是足知來事矣云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者亦解所以立擯介通情及進相見之義也云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者案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謂朝君又云賓入不中門此謂聘賓云不中門則此闑西北面者若然聘賓入門還依作介入時同亦拂闑也云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者主位在東故賓在闑西上擯在闑東以擯位並門東西面故上擯亦西面向君也云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依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所下者介與賓主之間是以步數與介數亦降二等也云此旅擯耳者案司儀云三問旅擯鄭云旅陳陳擯介不傳辭故鄭此云不傳命也若然上注下注皆引聘義云介紹而傳命者若交擯傳命則是賓介傳命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來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交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其異矣是以司儀云及將幣交擯鄭注亦

（引聘義介紹而傳命爲證以其皆是相連繼於位也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此謂賓直闕西北面主君在門內南面列位時云西北東南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此邪陳擯東面向邪陳也云各自次序而下者賓之介或七或五或三從南向北次序上次下至末介主人之擯或五或四或三從承擯向南上次下至末擯也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云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者謂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遙揖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云止揖而請事者二人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爲來之事云還入告于公者賓對訖上擯入告公公乃有命納賓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此引聘義文自此以下論天子諸侯交擯法云紹者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案曲禮注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秋冬受贄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若春秋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則迎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注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是正朝無迎法若然覲禮無迎法此云朝覲彼言覲者覲雖無迎法饗食則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故連覲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下故云亦如之如此三廻爲交擯三辭此則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交擯三辭者也諸侯伯子男相爲賓如諸公之儀其交擯則周也云此三丈六尺者此則卻計前云相去三丈六尺云門容二徹參个者冬官匠人云天子五門匠人直計應門直舉應門則皐庫推亦同云二徹參个者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壹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隙二丈四尺爲三丈六尺）**公皮弁迎賓**

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揖○別彼列反揖西歷反）疏（注公不至皆揖○釋曰云降于待其君也者案司儀諸公相爲賓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出大門此於門內是降以待其君也云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春秋之義卿稱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是總無別也云於是賓主人皆揖者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執龜玉襲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未執圭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裼也）**賓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相息亮反）疏（注內賓至相君○釋曰知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者約下文入廟行聘享時衆介入廟隨賓入門左北面西上少退不敢與賓齊也知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者亦約衆介統於賓北面西上明擯者北面東上亦約朝君揖位亦北面東上而知之也知上擯進相君者鄉黨云君召使擯鄭云有賓客使迎之彼擯初迎賓時至於入門之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公再拜**（南面拜迎）疏（注南面拜迎○釋曰知君南面者經雖不見君面位主君尊於外國臣猶南面故鄉飲注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故知君南面也）**賓辟不答拜**（辟音避下以意推之○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疏（注不敢當其禮○釋曰云不敢當其禮者以卿奉君命使不敢賓辟當相酬允之禮故不答拜直逡循而已）**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後戶逗反下同行戶郎反棖直庚反爾雅謂之楔門兩傍木也）疏（注每門至之擯○釋曰諸侯三門皐應路則應門爲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二則闕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

（則相讓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是以司儀亦云每門止一相亦據閤門而言也云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以賓主不敵是以玉藻云於異國之君稱外臣某故知聘賓後於主國君也言凡者非直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禰廟燕禮向路寢皆當後於主君故言凡以廣之云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者言並上擯與上介並次擯與次介並末擯與末介並各自鴈行於後也云既入則或左或右者東行賓介於左君擯於右也云相去如初者初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振與闑之間士介拂振鄭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經謂聘客鄭君并引朝君欲見卿大夫聘來還與從君為介時入門同故并引之也云君入門介拂闑又云門中門之正又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若然聘為一闑言之君最近闑亦拂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闑而過所以與君同行者臣自為一列主君既出迎賓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闑之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振與闑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振如是得君入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闑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又云賓入不中門者此謂聘賓大聘大夫故鄭卿大夫並言入門之時還依與君為介來入相似賓入還拂闑故上注賓自闑西擯入時拂闑西故也云中門門之正也者謂兩闑之間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者士以大夫為尊大夫以上介為尊上介以君為尊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擯者欲見擯介鴈行不別也）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疏（注公揖至俟之○釋曰自此盡公揖降立論行聘之事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為席彼卿大夫士禮是以鄭注云雖君亦然省內事即請入為席之類也云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言得君行一臣行二者案下文三揖言之初揖注云將曲揖謂在內雷之間在主君先立無過近於內雷間若然去門既近去階又遠也以

此不得君行一臣行二下文發玉于東楹之間彼為君行一臣行二矣下文又云公升二等賓升君堂七等君升二等賓升一等已上仍有五等亦不得為君行一臣行二與此同欲見君行近臣行遠之義皆據大判而言不可細分之矣言於禮可者以其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言於禮可也云公迎賓於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上初命拜迎賓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廟矣及賓來大門外陳介之時主君之擯亦在大門外之位君在大門內時其卿大夫不以無事亂有事當於廟中在位矣必知義然當見行事之時公授宰玉又云士受皮又云宰夫授公凡皆是於外無事在廟始有事更不見此官等命入廟之文明君未入廟時此官已在位而俟公食大夫以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

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塾音熟近附近之近）疏（注接猶至於士○釋曰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宮文云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對在大門外時未與注君交禮直使擯傳命故去門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此與君交禮故近門也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以上文入竟展幣時布幕賓西面介北面東上統於賓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北面西上統於賓也云上擯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者案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更不見上擯別入之文明隨公入可知也知門東有士者案公食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云統於門者非其正位也故知此亦然以上擯者是卿文相君故知進於士在士前也）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依前之依於豈反本又作扆繢戶內反純章允反）疏（注有几至彫几○釋曰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者此對不在廟受不几筵故下文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几筵注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下小聘不几筵注云記貶於聘是以記云唯大聘有几筵覲禮

（不云几筵文不具也又案曲禮注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諸侯無此法四時皆在於廟亦無四時朝覲之別名同皆曰朝也又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此對公食宰夫設筵加席几而後迎賓彼食禮與此異也知在扆前者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王位依前南鄉設筵几覲禮亦云依前諸侯亦然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但天子以屛風設於扆諸侯無屛風爲異席亦不同也云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者上入竟士請事近郊下大夫請行皆是謙問不敢必來之己國不正言之至此正問之而言請命是其事至言信矣云周禮至彫几者周禮司几筵文彼諸侯祭祀席三重上更有加莞席紛純不引之者文略可知引之者證此所設者設常祭祀之席也）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繅有組繫也○鄉音向下同）疏（注賈人至繫也○釋曰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者上文賓入次乃陳幣在門外言者

彼賈人未有事今此有事故就此言面位以此東面明初亦東面矣故舉此明前東面也云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者以賈人是庶人在官者故云賤不與爲禮爲禮當起而授也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者若不賤以垂繅當裼以賤故不裼也云繅有組繫也知有組者下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絇組是也）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屈繅幷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疏（注上介至則襲○釋曰上介裼於賈人處垂繅受得圭而不襲者鄭云以盛禮不在於己故也以賓執圭升堂致命爲盛禮在己者也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上介本位北面故北面受圭賓東面故上介西面授賓引曲禮者彼記人據此絇組尺爲繅藉不據韋衣木板畫以五采之繅藉也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據此賈人垂繅以授上介上介不襲受之時也云其無藉者則襲者據此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之時也記人直記裼襲之義不論盛禮在己之意故各舉一邊而言也）賓襲執圭

（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盡津忍反）疏（注執圭至襲也○釋曰云執圭盛禮者玉藻云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若然云盛禮者以其圭瑞以行禮故爲盛禮也云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者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注云臣於君所今聘賓於主君亦是臣於君所合裼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爲敬君又盡飾而裼則掩執玉之敬故不得裼也云服之襲美也充美也者彼注云充猶覆也云是故尸襲者爲尸尊故去飾也不裼云執玉龜襲也者彼注云重寶瑞也以龜玉爲寶瑞若裼則盡飾爲蔽敬故引之證不裼也）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注擯者至尊讓○釋曰知擯是上擯者案上相禮者皆上擯故知此亦據上擯又云圭贄之重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君之所執又云以禽作六贄臣之所執摠而言之皆是贄故左氏傳文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但君之所執爲贄之重者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致尊讓鄉飲酒義文彼爲賓主三辭三讓是致尊讓此辭玉亦是致尊讓之

事故引之爲證也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主人無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闑西）疏（注公事自闑西○釋曰案玉藻文云公事自闑西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闑東注云覿面也故鄭引之以證此入門左是聘享賓入自闑西入門左也）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今文無門）疏（注隨賓至無門○釋曰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疏（注君與至碑揖○釋曰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一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門至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在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是以鄭云君行一臣行二非謂

（行一臣行二也）至于階三讓（讓升）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先悉薦反）疏（注先賓至行二○釋曰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一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非謂即君行一臣行二此云出齊語晏子辭）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擯者退中庭（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疏（注鄉公至相也○釋曰上文公揖入立于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擯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疏（注當拜○釋曰言左還北鄉者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廻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擯者進（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疏（注進阼至拜也○釋曰知阼階西者以其擯者在中庭公立處直言進則進至阼階西不得更向阼階前亦不可更進西階故知進阼階西釋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公當楣再拜（楣亡悲反○拜貺也貺惠賜也楣謂之梁）疏（注拜貺至賜也○釋曰拜貺之言文出聘義彼云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是也）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疏（注三退至授之○釋曰案上文賓入門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又下文云賓許受几於筵前公一拜送賓以几辟皆言辟此不言辟故決之也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客登拜客三辟授幣注云客三辟三辟三退負序也者彼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故也）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見賢遍反下以意求之坫丁念反）疏（注側猶至行二○釋曰云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案大射云公卒射小臣正贊襲是其贊為之也云凡襲於隱者案士喪禮小斂主人袒於戶內襲于序東喪禮還於事尚襲於序東況吉事乎明知襲於隱者也云公序坫之間可知也者士喪襲于序東謂於堂東北上北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坫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坫北可也無正文故云可也云中堂

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者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架謂之楣則楣北有二架楣南有一架今於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乃入堂深尊賓事故也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兩楹之間為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賓降介逆出（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疏（注使藏至序端○釋曰鄭知授於序端者凡公授受皆於序端是以下文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故知此亦授于序端也）裼降立（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為溫表之為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擯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古文裼皆作賜○麛音迷或作麑同豻五旦反胡地野犬也褎本又作褏詳又反絞戶交反為溫為其皆去聲襢音旦）疏（注裼者至作賜○釋曰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者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若然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言見裼衣者謂袒前上服見裼衣也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玉藻云襲充美是也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者玉藻云執玉龜襲是禮之盛者充美為敬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是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據此二者是禮尚相變也引玉藻者證禮不盛者以裼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引論語素衣麑裘又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鄭一并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朝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

（還用麛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朝君臣同素衣爲裼故鄉黨云素衣麛裘彼一篇是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朝之服是其君臣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是以鄭總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者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用絞衣爲裼也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亦同素積以爲裳白舄臣用白屨也云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者案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是裘爲溫云表之者則裼衣是也裼衣象裘色復與上服色同也云凡禮裼者左者言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云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知降立俟享也者下文賓行享是也）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䟽注不必至有無○釋曰自此盡以束帛如享禮論享禮之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之）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攝之涉反○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并必性反或如字䟽注皮虎至可也○釋曰知皮是虎豹皮者經云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是有文皮之皮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齎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爲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諸侯歸已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下云皮右首故云右手執前兩足必以一手執兩足者取兩足相向得掩毛在內俱放又得毛向外故鄭云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知入設參分庭一在南者見昏禮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故知此亦然但此右首彼左首者昏禮象生故與此異也云則者或以馬也者以其皮馬相間有皮則用皮無皮則用馬故云則見其不定故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者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若使卿贈如覲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故云凡也

臣於君謂私覿庭實設四皮及介用儷皮此皆有麋鹿皮故亦云凡也若然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彼所執以爲贄與庭實不同故得用虎豹皮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䟽注張者至文也○釋曰案昏禮記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注云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此亦然下受皮以授幣爲節也）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䟽注自由至而出○釋曰云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者此約下私覿時牽馬者自前西向出相類故云亦也）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于賓䟽注象受于賓○釋曰云坐攝之者向張皮見文今攝之者還如入時執前後足內文也）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䟽注如入至生也○釋曰云公側授宰幣者云公側襲側猶獨也此以上側亦獨無人贊之也云如入左在前者皮四張二人入門時并者北面在左西頭爲上餘取皮向東者亦左在前向東爲次第也云皮右首者變于生也者曲禮云執禽者左首士相見贄用雉左頭奉之下大夫執鴈上大夫執羔如執雉皆左首雉雖死亦不可生服執之如羔鴈亦從左首象陽今此皮則右首變於生昏禮左首昏禮取象生與此異也）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于中庭以下）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䟽注有言至實也○釋曰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者言有所告即告糴之類是也請即乞師之類是也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是也鄭據傳而言有此三事皆是有言有言之即記云有故一也去有言即有書致之故記云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也云春秋臧孫辰告糴者事在莊公二十八年也云公子遂如楚乞師者事在僖公二十六年也云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事在成公八年也此三者皆是春秋經引之者證此有言

（以求帛加書之事也云無庭實也者以經直云束帛以享禮則陳束帛之外更無所有故知無庭實也國語云臧孫辰以鬯圭玉磬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實也又哀七年左傳云邾茅夷鴻以束帛自請救于吳求救非法故有乘韋爲庭實也）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覿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疏（注覿見至特來○釋曰自此盡從者訝受馬論賓將私覿主人不許而行禮賓之事云鄉將公事者聘享是也云是欲交其歡敬也者聘是公禮非是交歡此行私禮爲交歡敬也案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鄭注私覿是外交也者彼謂臣爲君介而行私覿是外交若特行聘則得私覿非外交也故彼上經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也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謂因爲君聘使而行私見故用束錦非特來若特來則卿用羔也若然案士相見卿初仕見已君及卿皆見以羔見他君得有羔者案尚書有三帛二生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彼見天子法從朝君而見得有羔若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見主君可知其爲君聘則不得執羔見主君也故鄭云因使而見非特來案定公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左傳云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亦是從君見主君法也）擯者入告出辭（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疏（注客有至待之○釋曰云客有大禮即上行聘享是也云未有以待之者謂主人未有以待之以禮待之即下禮賓是也故止客私覿即下文是行禮賓也）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告賓許也）宰夫徹几改筵（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萑音完與音餘）疏（注宰夫至几與○釋曰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對上宰夫設飧今又主酒食以禮賓也云賓席東上者對前爲神而西上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及萑席此筵上下大夫也者以公食蒲筵萑席二者是爲上下大夫法又引周禮者鄭欲推出上下大

夫用漆几也案司几筵云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彤几聘者彤几但司几筵是天子之官几筵又是諸侯之法又鄭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是諸侯與朝聘天子法則孤卿大夫是諸侯之臣也以此言之則天子孤卿大夫几筵與諸侯之臣同可知若然公食大夫筵上下大夫禮同用蒲筵莞席與此席不同鄭注此國賓中卿大夫得與孤同者鄭欲廣國賓之義其實此國賓中唯有諸侯與孤無卿大夫也鄭必知卿大夫漆几者司几筵有五几從上向下序之天子玉几諸侯雕几孤彤几卿大夫漆几下有素几喪事所用差次然也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疏（注公出至端也○釋曰云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者前聘享俱是公禮故不出迎此禮賓私禮改更其端序故公出迎也）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今文無升）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坋蒲悶反）疏（注內拂至授君○釋曰知几自東箱來者案覲禮記云几俟于東箱又此經直云進不言升明不從下來從東廂來可知也）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進就賓也）疏（釋曰宰夫奉几兩端故公中攝之復擬賓用兩手自公手外取之故也）擯者告（告賓以公授几）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文訝爲梧○梧五故反）疏（注未設至爲梧○釋曰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公壹拜送（公尊也古文壹作一）疏（注公尊至作一○釋曰賓再拜稽首公乃壹拜當空首故注云公尊也）賓以几辟（辟位逡遁）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几賓左几）疏（注不降至左几○釋曰云不降以主人禮未成者案鄉飲酒義云啐酒成禮也於席末據此而言則啐酒爲成禮此設几主爲啐酒今不啐醴故云禮未成也云几賓左几者對神右几也）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柶音四枋彼命）

（反○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擸不訝授也○擸以涉反）疏（注酌以至授也○釋曰宰夫亦洗升實觶者經無宰夫升降之文以理亦當然上授几時從下而升東箱取几進以授君今亦從下升東箱酌醴進以授君故亦之不言宰夫升降者賤略之也云以醴自東箱來者下記云禮尊于東箱瓦泰一有豐是也云不面擸不訝授也者公西面向賓宰夫自東箱來在公傍側並授與公是以下文公側受醴不訝受故不面擸也）公側受醴（將以飲賓飲於鴆反）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者醴賓以少爲貴）疏（注賓壹至爲貴○釋曰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今賓於上下皆再拜稽首獨此壹拜故鄭據大古之醴質無玄酒配之故壹拜以少爲貴也）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疏（注事未至夫也○釋曰云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者案上文擯者退中庭又云擯者進事未畢在中庭可知此下文亦云擯者進相幣

事亦未畢而在東塾故决之若然以有宰夫主飲食之事宰夫所注已雖事未畢猶得負東塾以其間有宰夫相已無事故也若無宰夫則在中庭矣）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庭實乘馬）疏（注庭實乘馬○釋曰鄭知乘馬者下文賓執左馬以出故知也）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啐七內反尚與上通○降筵就階上）疏（注降筵就階上○釋曰以左手執觶右手以柶祭醴訖降筵北面以柶兼并於觶兩手奉之尚擸不作上字者尚古今通用也云降筵就階上者以鄉飲酒賓主有禮獻酢卒爵皆各於其階此降筵啐醴明亦在西階之上）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亦受之于序端）疏（注致幣至序端○釋曰上文郊勞賓用束錦擯勞者下文歸饔餼於上介云大夫用束帛致之皆亦云用獨於此言用尊之可知今君親用束帛禮賓故言用尊于下也云亦受之于序端者上公側受几於序端則知此幣亦受之於序端也）建柶北面奠于薦東（禮醴不啐）擯者進相幣（贊以辭○相息亮反）賓降

辭幣（不敢當公禮也）公降一等辭（辭賓降也）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疏（注栗階至連步○釋曰凡栗階者其始升亦連步於上栗階不過二等今云不連步者謂不從下向上皆連步其始升連步則有之也）降拜（拜受）公辭（不降一等殺也殺所界反）疏（注不降一等殺也○釋曰案前賓辭幣君降一等今不降故言殺）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於己己臣也）疏（注亦訝至臣也○釋曰前行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禮己己臣也故北面受異於聘享時也若然上受几受醴亦是己之禮以禮未成故不北面也此禮成故北面也）退東面俟（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疏（注不俟至禮也○釋曰此賓主俱謙公本欲再拜賓見公一拜則降不敢當公不止遂再拜也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者前受几及醴公送皆一拜注云公尊也今事畢成

禮不可亦自尊亢故送幣亦再拜也）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靮下歷反）疏（注受尊至出也○釋曰案下歸饔餼於賓賓儐大夫庭實設乘馬賓用束錦乘馬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覿禮侯氏至郊王使人用璧勞訖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受幣降以左驂出二者皆是尊國賓故也此上文郊勞賓儐勞執幣揖皮者皮是死物異於馬故也云效馬并左右靮授之者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猶呈見故謂牽馬人爲效馬者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以是主人庭實出門乃有從者訝受馬明主人牽者從出可知）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才用反○從者士介）疏（注從者士介○釋曰鄭云從者士介下記文案公食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鄭注從者府史之屬不爲士者彼公食是子男之大夫小聘一介其餘皆府史以下故知從者是府史之屬也既又云賜馬兩士受馬鄭云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受馬彼據一廟下士不應更有其屬士故以爲胥徒之長言之也昏禮記云士受皮鄭注士謂若中士

（下士不命者以其主人為官長擯上士而言也）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間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辟音避扣音口）疏（注不請至覿也○釋曰自此盡公降立論行私覿之事云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者云不請賓不請不辭主君不辭所以不辭者鄉時已請覿已人辭之以禮賓故今不復請亦不辭之也云覿用束錦辟享幣也者以上文享主君用束帛享夫人用玄纁束帛以今用束錦是辟享幣也云總者至扣馬也者賓總八轡在前牽之二人贊者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手扣一匹故別在馬間扣馬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者玉藻云公事自闑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闑東注云覿面也此行覿禮故引之也云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者謂由闑東介又不從又自牽馬又不升堂入幣皆是以臣禮見也云贊者賈人之屬者既行臣禮不使介從明贊者是賈人之屬從行者云介特覿也者主君辭賓

（賓入門左則介五人隨入門西北面西上其介五人行覿禮各自特行無介從為特覿也）擯者辭（辭其臣）賓出（事畢）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于庭北面）疏（注將還至北面○釋曰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賓出之時贊扣馬者未得出待人受馬乃得出所以然者幣可奠之於地其馬不可散放故待人受之乃可以出故云有司受馬乃出也云凡取幣于庭北面者言凡非止此時辭賓更出取幣後門右禮說又取幣皆北面又衆介奠幣擯者取亦北面故云凡以廣之也）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贊者受馬）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疏（注庭實至牽之○釋曰云庭實先設客禮也者對前入門右時賓奉束錦總乘馬一時入無先後之別是臣禮入此入設下經乃云賓奉幣是先設庭實客禮也云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者

（如四人者若如前贊者一人則不得云右之既言右之明人牽一匹不須賓客牽之事得申人牽一匹賓不總牽是也引曲禮者欲見凡牽馬在右禮之常彼效馬效羊謂尊者之物使養之今來呈見此取一邊牽之法義不與故同也）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入可從也）疏（注以客至從介○釋曰對入門右行臣禮不得以從介也）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疏（注公再至之也○釋曰臣禮見謂初入門右是以今再拜新之也知此不為拜至者下記云禮右拜至鄭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私覿固非始至而為再拜明為臣禮見新之也）賓三退反還負序（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疏（注反還至圭同○釋曰云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者上行聘時三退負序不言反還故決之也）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不言君受略之也）疏（注不言至之也○釋曰此決聘享皆言公受此乃私覿故略之不言其公受也）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

（還戶串反○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受馬自前變於受皮）疏（注自由至受皮○釋曰此庭實之馬四匹在庭北面西上牽馬者亦四人各在馬西以右手執馬而立士受馬從者東方來由馬前各適牽馬者之前還遶其後適牽馬者之東馬西而受之牽馬者自前行而出之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者鄉飲酒之等於西階之上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今乃受馬者不自左而由其右受者使受馬者授訖右迴其身於出時為便故鄭注云便其已授而去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鄭注云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從東而來由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自由也）疏（釋曰四馬並北面牽馬者皆在馬西士既受馬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不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於馬前而出故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據以三人而言也）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幣于階也以君在堂鄉之）疏（注拜送至鄉之○釋曰此言賓拜送

（幣者私覿已物故也前享幣不拜送者敬君命非已物故也）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疏（注君乃至敬也○釋曰經上文拜送而云君辭君辭復云拜也是其君乃辭之賓由拜者敬主國君故也）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疏（注此禮至明說○釋曰云此禮固多有辭矣者謂此儀禮之內賓主之辭固多有辭矣但周公作經未有顯著明言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云未敢明說者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餘辭亦可以意量作但疑事無質未可造次明說故上注云其辭未聞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爲敬）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清）疏（注朝中宜清○釋曰云公側授宰幣不言出言馬出者以廟中宜清絜出就廐幣不言出與上皮幣同皆以東入藏之故記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馬出當就廐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是幣不出之義也）公降

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縟音辱）疏（注玉錦至便也○釋曰自此盡舉皮以東論上介衆介行私覿之事云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者案聘義孔子論玉而云縝密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纖縟似玉之密致者云禮有以少文爲貴者禮器直云有以文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無少文爲貴之語但有以作爲貴以文爲貴明亦有以少文爲貴故鄭以義而言之也）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麋鹿皮○儷音麗）疏（注上介用皮變於賓○釋曰賓用馬今上介用皮故云變於賓也）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皆衆介也贊者奠皮出）疏（注贊者奠皮出○釋曰鄭知贊者奠皮出者下云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無人授之明贊者奠訖出可知）擯者辭（亦辭其臣）介逆出（亦事畢也）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

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請受請于上介也擯[illegible]門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疏（注此請至而俟○釋曰云此請受請于上介也者對前擯者請上介亦不請衆介也知擯者出即西面位請之者以其上介等先立門西東面故擯西面對之云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中門而俟者以其請受之下經云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故知當請之時亦立于中門可知言隨者謂相隨從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隨入注云爲門中阨狹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明此出時亦隨出而立也案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則二丈一尺闈東明不得並出也）委皮南面（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復扶又反）疏（注擯者至當門○釋曰云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皮者以前文云舉皮者從其幣出皮在後可知隨立門中之時未得委皮明執幣者進即位乃得委皮也云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南門者此決執幣者西面其皮不西面委之者以皮亦若首右先故南面横委於門中當門北止執皮

者北面受之而乃入便故也）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請于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疏（注請于至文也○釋曰上文擯者執上幣注云請受請于上介也此雖衆介所請亦請上介上介尊故也云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者上云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是其次也此言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是其位也言互者此言西面北上則上當有北面東上之文下云士介覿幣時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是也此宜有士執衆幣立於南面之文如是者互文也言約者雖互見其文文猶不備若欲備文當取上歸饔幣之文下歸士介幣之文以理推約之乃備也若然上當言擯者執幣士四人北面東上坐取幣從有司二人坐舉皮從其幣出隨立於門中擯者出門西面于東塾南請受士執幣者進立擯南西面北上執皮者南面委皮於門中北上如是乃爲文備也）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疏（注此言至授之○釋曰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者案上受享皮及擯私覿之馬並不

（云皆此獨言皆者嫌擯者獨請上介請先授上介幣故言皆明不一一授同時訝受可知也享幣無門外授先後之法故不言皆）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先皮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古文重入○重直用反）疏（注先皮至重入○釋曰云介至揖位而立者謂賓覿時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賓至此待揖而後進明此介亦至揖位而立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皆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不奠於地以其得覿授主人有司此奠之不敢授故下二人坐舉皮明不授也）公再拜（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疏（注拜中至賤也○釋曰知拜中庭者上云公降立不見更有進退之文自受享以來降立皆在中庭故知此公拜亦中庭可知也）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疏（注進者至行也○釋曰介初在揖位君在中庭奠皮近西故介發揖位經皮西北出三分庭一乃東行北向當君乃北行至君所乃授幣故云自皮西進北面授幣也）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受介禮輕）疏（注不側授介禮輕○釋曰案賓覿禮云側授宰幣此不云側授故云介禮輕宰自公左受即是側不云側者當有贊者於公受轉授宰故云介禮輕也）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納者出道入也○道音導）疏（注納者出道入也○釋曰自此盡序從之論士介行私覿之事云納者出道入也者謂若燕禮大射小臣納卿大夫出道入之也）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疏（注終不至禮見○釋曰上介奠幣訖辭之終以客禮是士介卑奠幣出私覿即了然不敢以客禮見也）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疏（注禮請至夫也○釋曰知固衍字當如面大夫者案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固衍字當如士

介面大夫）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于門中闑外西面公乃遙荅拜也相者贊告之）疏（注擯者至告之○釋曰鄭知擯立門中闑外西面者以公在內賓在門外之西東面擯者兩處相之明居闑外西面向賓告之也）士介皆辟（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俟擯者執上幣來也）疏（注俟擯至來也○釋曰上文擯者執上幣以出賓辭之士介皆辟之乃云士三人取幣立擯者執上幣始來明士三人立俟之可知也）擯者進（就公所也）疏（注就公所也○釋曰以公在庭故擯者自門外來進向公左授幣與宰也）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受于士敬之差）疏（注使宰至之差○釋曰云使宰夫受于士者以上文士三人取幣明此宰夫所受受於士也知受之于公左者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是以凡受幣皆於公左也云賓幣公側授宰者即上文公側授宰幣于序端是也云上介幣宰受於公左者即上云庭中宰自公左受之是也云士介幣宰夫授于士者即經文是也在公左受之是尊卑不同敬之差也公所受之雖不同及其以東其藏并是宰夫宰夫幣所主故也）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疏（注賓既至出也○釋曰自此盡不顧論事畢送賓之事云衆介逆道賓而出也者介爲首賓爲卑謂逆道也必知有逆出者上文聘訖云賓降介逆出又聘夫人私覿亦介逆出諸聘禮之等皆逆出故知此亦逆出可知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間亦六步）及大門內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也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疏（注鄉以至類也○釋曰云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者案上賓初入門左鄭注云由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今賓出宜入

（門之位將北面拜君而後出故知其位亦當初入門之位此位前後皆約聘享入廟北面西上之位也云時承賓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者亦約常入門門東北面東上之擯位上擯往來相君自是其當引論語者彼雖非聘亦是大夫使入往來法問夫子何爲亦是問君之類故云之類也）賓對公再拜（拜其無公拜賓亦辟○羊亮反疏注拜其至亦辟○釋曰案爾雅釋言憂也言亦者亦不迎賓入門主君拜賓辟故云亦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力到反下同○勞以道路之勤）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行下孟反躩屈縛反又驅碧疏注公既至顧矣○釋曰云賓不顧擯上擯送賓復廻謂君云賓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爲證若然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

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同謂）賓請有事於大夫（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近附近之近疏注請問至告之○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請問大夫說即諸卿大夫勞賓介之事云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對文大聘曰聘小聘曰問總而言之問聘一也不得云問卿若言問近君矣故云有事于大夫也擯者反命因告之者但從朝以來行聘享行禮賓之事事已煩矣今日即請未可即行故云反命因告之告之使知而已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饔餼之事明日乃行問卿之禮也賓所請問卿宜云問某子故下記云幣之所及皆勞鄭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是也）公禮辭許（禮辭一辭）賓即館（少休息也即就也疏注少休息也○釋曰言休息者據此一日之間其事多矣明旦行問卿暫時止息故云少休息也）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己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疏注以己至辭之○釋曰以己公事未

行者其聘享公事已行仍有問大夫之等公事未行故不敢見云上介以賓辭辭之者以經云賓不見明上介以賓辭辭之可知是以下言上介受明此上介辭也）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于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疏注不言至執羔○釋曰云周禮者案周禮秋官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卿皆見以羔侯伯四積卿皆見以羔是主國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引之證主國卿見聘客不得執羔與大夫同用鴈不見朝君故也）勞上介亦如之○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牲殺曰饔生曰餼今文歸或爲饋○韎音昧又亡拜反疏注變皮至爲饋○釋曰自此盡無擯論主君使卿歸饔餼於賓介之事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者案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今行聘享之事等皆皮弁至歸饔餼則韋弁故云敬也云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者鄭知弁用韎

韋者案司服注鄭引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又云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故知用韎韋也韎即亦色以赤韋爲弁也云兵服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故云兵服也云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爲異故云取相近耳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志解此跗注以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鄭云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鄭以意量之此賓而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下可純如兵服故爲韎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弁同白舄故以素裳解之此言素裳又與鄭志同若然唯變其衣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殺曰饔生曰餼者周禮有內饔外饔皆掌割亯之事詩云有母之尸饔故知殺曰饔生曰餼者以其對饔是腥飪故知餼是生故下云餼二牢皆陳之也）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疏注朝服至尊服○釋曰鄭知義然者案下云賓皮弁迎

（夫是受之用皮弁爲尊服明此着朝服朝服畢於皮弁是示不受言示不受終受之也）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疏（注入賓至其積○釋曰案上文直云致館及即館不辨廟與正客館之名案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皆是大夫士之廟下文又云揖入及廟鄭據此而言明陳之於廟也曾子問孔子文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即卿大夫士之廟一也孔子又云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鄭注云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自在大夫廟多少不定兩言之也案大行人及掌客積與饔餼各別此注以饔餼爲陳其積者對文饔餼與積別散文摠是委積故云積也）饔（謂飪與腥）疏（注謂飪與腥○釋曰知者上言摠饔餼五牢下陳有三處據此饔下云飪一牢腥二牢下又別云餼二牢故知饔別飪腥二者也若然飪與腥共以饔目之者以其同是死列于以鼎故也）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腊音昔扃古螢反鼏亡狄反膷音香牛臛也臐許云反羊臛也膮許堯反豕臛也○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臛火各反字林火郭反燖劉音尋一本作燂音潜窆彼驗反）疏（注陪鼎至用木○釋曰案公食大夫庶羞也以非正饌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云當內廉辟堂塗也者正鼎九雖大判辦階而言其云于階前則階東稍遠故陪鼎猶當內廉而辟堂塗之內也云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鄭言此者以其膚是豕肉腸胃是腹內之物而在肉前者以其腸胃出於牛羊故在膚前列之也云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者君子不食圂腴犬豕曰圂若然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且豕則有膚豚則無膚故士喪禮豚皆無膚以其皮薄故也故縱豕以四解亦無膚故既夕大遣奠少牢無膚以比豚解故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

重大禮詳其事也者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案設後直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直言西九東七不言次陳位後是小禮略之故也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言宮必有碑者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識日景者周禮匠人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者自是正東西南北此識日景唯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又云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盛也五月日北至景南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也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云凡碑引物則識日景引陰陽皆是引物則宗廟之中是引物但廟碑又有麗牲麗繫也案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以其鸞刀以取血毛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象爲此事也云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此雖無正文以義言之葬碑取縣繂紼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其宮廟之碑取其妙好又須久長用石爲之理勝於木故云宮廟以石窆用木也是以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時魯與大夫皆僭言視桓楹桓楹宮廟兩楹之柱腥是葬用木之驗也）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有腥者所以優賓也）疏（注有腥至賓也○釋曰云優賓者案下文士四人皆餼大牢無腥是不優之也）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韭音九菹莊居反醓他感反○戶室戶也東上變于親食賓也醓醢汁也屈猶錯也今文並皆爲併）疏（注戶室至爲併○釋曰云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者謂其東上醓醢醓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案周禮天官醢人朝事之豆有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葵菹蠃醢此經直云韭菹

（醯醢屈如此昌本以下八豆者案公食下大夫六豆非菹醯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又云上大夫八豆鄭注云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豆數加葵菹蝸醢以充八豆若然案朝事八豆菁菹鹿臡下仍有茆麇臡不取而取饋食葵菹蝸醢者案少牢正祭用韭菹醯醢葵菹蝸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之明此賓上大夫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以充八豆可知云東上變於親食賓也者案公食大夫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云屈猶錯也者猶下經錯黍此經菹醢不自相當皆交錯陳之故云錯也）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黍在北）疏（注黍在北○釋曰云繼者繼八豆以西陳之云八簋者此陳之次第與八豆同故鄭云屈猶錯也八豆言屈八簋言錯者以八豆之實各別直次第屈陳之則得相變故云屈也八簋唯有黍稷二種雖屈陳之則間雜錯陳之使當行黍稷間錯不得並陳設亦相變故鄭下注凡饌屈錯要相變是也）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鉶羹器也）疏（注鉶羹器也○釋曰此不言綪屈錯

者綪文自具故不言之也案此文上下綪屈錯似各別鄭此注屈猶錯士喪禮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綪注云綪猶屈又似不別者云綪屈二者下手陳之少異屈者向而屈陳之綪者直屈陳之不爲句陳說則相似故注士喪禮云綪猶屈言錯者間雜而陳之與綪屈同或句屈陳而錯此文是也或綪陳如錯公食大夫是也故公食大夫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是其直綪錯之也）

兩簠繼之粱在北（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疏（注凡饌至相變○釋曰凡豆及簋之數皆耦兩自相對而陳之屈錯不相對者欲使陳設者其要殺各得相變不使相當其六鉶綪者牛及豕一者相變羊豕相當不相變以其太牢牛羊豕不耦故羊豕不得變也）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雜錯爲味）疏（注壺酒至爲味○釋曰鄭云蓋稻酒粱酒也者以下夫人歸醴酏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六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不得各二壺各三者各三壺則九壺

不合八數止有稻粱無[illegible]文故云蓋以疑之鄭知不[illegible]有稻黍而爲稻粱者[illegible]粱是加相對之物故爲稻[illegible]也此陳饔餼堂上及東[illegible]西夾簋有二十簋六上文[illegible]飧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其對則簋十四簋四案掌[illegible]設飧公侯伯子男簋同十二公簋十侯伯簋八子[illegible]簋六又皆陳饔餼其死牢如飧之陳如何此中飧之簋數及饔餼之簋數皆多於君者彼是君禮自上下爲差此乃臣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彼相並又此中致饔餼於賓醯醢百甕米百筥周禮上公甕筥百二十侯伯甕筥百子男甕筥八十子男少於此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益此其類也）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醯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疏（釋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醯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此陳還取朝事之豆其六簋四鉶兩

簠六壺東陳其次可知義復與前同也）

饌于東方亦如之（東方東夾室）西北上（亦韭菹其東醯醢也）疏（釋曰云西北上者則於東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醯醢次昌本次南麋臡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麋臡亦屈錯也上西夾饌六豆直言北上不云西北上此東夾獨云西北上者以其西夾言北上其東醯醢是西北上可知此東夾饌若不言西北上恐東夾饌從東壁南陳以東北爲上其西有醯醢與西夾相對陳之故云西北上見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是以鄭云亦韭菹其東醯醢也）

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墉下統於豆）

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甕烏弄反○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疏（注夾碑至陰也○釋曰案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鄭注云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旊人云簋實一觳又云豆實三而成觳四升曰豆則甕與簋同受斗二升也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云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即此壺大一石也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上陳鼎云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下腥鼎

亦如之此言夾碑自然在鼎之中央可知云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者醯是釀穀爲之酒之類在人消散故云陽醢是釀肉爲之在人沉重故云陰也大宗伯云天産作陰德地産作陽德注云天産六牲之屬地産九穀之屬以六牲爲陽九穀爲陰與此醯是穀物爲陽違者物各有所對六牲動物行蟲也故九穀爲陰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又以籩豆醯醢等爲陰鼎俎肉物揔爲陽者亦各有所對以鼎俎之實以骨爲主故爲陽籩豆穀物故爲陰也有司徹注又以庶羞爲陽内羞爲陰者亦羞中自相對内羞雖有糝食是肉食其中有糗餌粉餈食物故爲陰庶羞肉物故爲陽也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疏注餼生至其左○釋曰先言饔後言餼者陳者先以熟爲主是以先陳饔饔下即陳熟物變之故六豆以下相次此餼是生物其下米陳芻薪米禾之等物變也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以不噬齧人用右手便也言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也云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也豕束縛其足寢北首寢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云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左上右士喪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寢右者當外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筥居呂反行戶郎反下同○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列當醯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疏注庭實至深也○釋曰云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者上享時直言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故知南北之中也上文公立於中庭宰受幣於中庭皆南北之中也知北上東西爲行者以經云北上黍粱稻皆兩行稷四行若南北縱陳止得言東西不得言北上何者以黍粱稻一及稷當行皆一種無上下故也明横陳可知黍兩行在北次粱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列以不用稻爲上者稻粱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爲上端稷爲下端以見上下而稻粱居其間亦相變亦上綍居錯之義云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者陳鼎上當其碑南向陳之醯醢夾碑在鼎中央亦南向陳之今米爲筥在醯醢之南北之中則碑近北可知言堂深者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相似若然碑東當洗矣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籔劉色縷反一音速注不數之數同卷末放此○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逾劉音余後同說文大溝反疏注大夫至爲逾○釋曰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者上文餼一牢腥二牢是三牢死故米禾皆三十車并下米二十車亦是視死牢也云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者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爲八斛揔二十四斛也云籔讀若不數之數者鄭君時以籔爲數名數名有數有不數故云不數之數也從音讀其字仍竹下爲之猶爲十六斗爲籔故下記注云今江淮之閒量名亦爲籔者是十六斗量器之名

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秅丁故反四百秉爲秅字林文加反○秅數名也三秅千二百秉疏注秅數至百秉○釋曰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三四十二爲千二百秉也

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新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輈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輈丁留反車轅疏注倍禾至焉爾○釋曰云新從米芻從禾者以其新可以炊爨故從米陳之芻可以餧食馬故從禾陳之鄭倍此者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輈者以其内向爲正故也引聘義者欲見主君享禮聘賓外内皆善故引爲證也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大夫使者卿也疏注大夫使者卿也○釋曰云外門外者謂於主人大門外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北云不答拜者亦以爲君使不敢當故也云大夫使者卿也者即上卿韋弁者也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于

（門內諫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大祖之大音泰）疏（注賓與至夫廟○釋曰云使者止執幣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明此賓揖入時使者止執幣可知云賓俟之于門內謙也者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云門內即宁下故下賓門卿云及廟門大夫揖入鄭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下是也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大祖廟者案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官于士士館于工商鄭注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太尊也以此差之諸侯無正文鄭注舍于諸公廟者諸公大國之孤云大夫行舍于大夫廟者謂卿舍于大夫也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卿廟也）大夫奉束帛（執其所以將命）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疏（注皆猶至主人○釋曰云使者尊不後主人者主人則賓所在若主人也然君與使者行當後君也）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古也古文曰三讓○下戶嫁反後下君○下朝皆同）疏（注讓不至三讓○釋曰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者是三讓三辭成也今賓三讓大夫即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者即此經主人讓大夫先升是也云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者經雖言讓大夫先升大夫之讓不明故鄭君兩言之但使尊於先升若主人三讓使人亦三讓主人又讓則主人四讓使者乃升故鄭復言此也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饔餼如勞之禮即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不從者周禮則三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據屈曲行事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二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云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者此據公爲主人亦有三讓故上行聘時云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亦是公先讓先升故成三讓是以聘義云三讓而後升公尊必三讓者不下賓客主人之義故也）[illegible]從

升堂北面聽命（北面于階上也）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疏（注大夫至禮也○釋曰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五牢及陳豆壺車米之等今賓拜饔三牢及庭實又別拜餼二牢及門外米禾殊拜之者敬主君以重禮故也）大夫辭升成拜（尊賓）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儐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先升敵也皆北面）疏（注賓先至北面○釋曰前大夫奉君命歸饔餼故先升一等今賓私儐使者無君命體敵故賓先升在館如主人之儀故也知皆北面者以其體敵又下如云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明此北面可知）庭實設馬乘（乘四馬也）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止不降使之餘尊）疏（注止不至餘尊○釋曰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不言致命非君命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疏（注稽首至辭也○釋曰賓主既行敵體之禮當行頓首今大夫稽首於賓爲拜君之拜尊君客故也致者賓致幣當有辭對者大夫對亦當有辭所以無辭者文不具故也）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北面授尊君之使）疏（注賓北至之使○釋曰此賓儐使者體敵之義經云受幣于楹間南面知賓不南面並授而云賓北面授者凡敵體授受之義授由其右授由其左今尊君之使是以大夫南面賓北面故知賓北面授幣）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疏（注出廟至受之○釋曰言亦者上賓受禮時受幣馬云賓降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亦從者訝受馬故云亦也）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

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疏（注拜謝至弁服○釋曰知拜謝在大門外者以其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若然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引周禮者秋官掌訝職云賓客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凡賓客之治令訝治之引之者欲見賓客發館至朝來往皆掌訝前驅為之導知此拜亦皮弁者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故公食大夫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故朝服受還朝服拜則知此皮弁受亦皮弁拜可知）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疏（釋曰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之事○注飪鼎至異館○釋曰云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者對上賓九鼎九鮮魚鮮腊也云賓介皆異館者案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彼云卿即此賓一也彼云大夫即上介也彼云士即此衆介也故知賓介各異館必異此館者所陳饔餼厚無所容故也）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夾之數）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疏（注凡所至介也○釋曰云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案下云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是上介有不與賓同者前經不言如上賓獨此經言如上賓以其此饔餼大禮西夾筥及甕如上賓以其客此上介如上賓之禮也）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飪以下）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儐之兩馬束錦疏（釋曰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儐禮如卿使者受賓儐禮當庭同不言如上大夫者省文也）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疏（注牢米至西上

○釋曰自此至無儐以論使宰夫歸餼於衆介之事上文賓與上介米陳[illegible]門餼陳門內此不入門者鄭云略之也云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彼亦當門此直云設於門外不云東西明當門北上與賓同云牢在其南西上者以此餼本設於庭在門內由士介賤不得入門且賓與上介門東有米三十車薪六十車門西禾三十車芻六十車皆統門為上此餼本非門外東西之物制不在門外東西宜當門陳之云牢在其南西上知如此設之者以其賓上介餼在米南門西東上明知此牢亦在米南而西上為異耳）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執紖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士介西面拜迎○紖直軫反）疏（注執紖至拜迎○釋曰案下記云士館于工商則此致者在工商之館宰夫從外來即為賓客宜在門西東面此就太宰之中取以致餼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決上賓與上介皆皮弁有束帛故以為略之也云士介西面拜迎者以其士介為主人故西面每上賓與上介米禾皆視死牢且有芻薪米禾此士直有生餼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也）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疏（注受於至從者○釋曰知自牢後適宰夫右受者以其牢東北面拜明在宰夫東南從牢後來適宰夫至宰夫之後受取牛便故也必知在宰夫右受者見前君使士受私覿之馬適其右受知此亦有右受也若然君使士受私覿由前此由宰後與受馬不同者牛畜擾馴與馬有異故得從其後適宰夫右取便也云由前東面授從者於宰夫之後受牛遂由宰夫之前東授從者是取便也）無擯（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疏（注既受至於朝○釋曰言無擯者決上賓與上介皆有擯士介賤故略之知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者案下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賓受如受饗之禮儐之乘馬束錦右歸禮於上介上介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鄭注云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夫人歸禮介尚從拜則君饗餼介皆從拜可知）賓朝服問卿（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疏（注不皮至三人○釋曰自此盡無儐論賓聘享問主國卿之事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對上文行聘享私覿皆皮弁此朝服降一

（等故鄭注云別於十六君云卿每國三人者每國三卿是其常鄭言此者欲見三卿皆以幣問之其主國下卿大夫曾受向己國得幣問之與卿異）乃卿受于祖廟（重賓禮也祖王父也）疏（注重賓至父也○釋曰卿受鄰國君所問之禮不辭讓者以其初君送客之時賓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故下記云大夫不敢辭云祖王父也者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太祖廟非別子也并立曾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於大廟王廟及曾祖廟而受於祖廟以其天子命於文王廟諸侯受於太祖廟大夫下君則受於王父廟）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疏（注無事至見之○釋曰行聘享於主國君時主君擯者三人以上并有士擯者又設介今直云大夫擯無上擯者以其設擯介多者不敢質亦行事有漸但賓行聘享於主君之時卿以與賓相接故急見之不須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宁

直呂反）疏（注入者至宁也○釋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卿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墻墻皆開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云入者省內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爲席是也云既而俟于宁者宁門屋宁也知俟于宁者下云賓入三揖皆行鄭注云皆猶並也賓與卿並行以卿俟于宁故得並行與卿三揖不俟于庭者下君也案曲禮云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主人肅客而入卿既入不重出迎客者彼曲禮平常賓客故重出迎客此聘問之賓與平常賓客異上君揖賓不重出此卿亦不重出與彼同但在庭與在宁不同矣）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疏（注亦從至君也○釋曰亦者亦君受聘時擯者從君而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此擯者亦從卿而入省內然後出請）庭實設四皮（麋鹿皮也）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皆猶並也古文曰三讓）疏（注古文曰三讓○釋曰下從古文者亦是不成三故賓先升一等大夫從升堂故不從三讓也）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北面聽命（賓先升使者尊）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不擯賓辟君也）疏（注不擯賓辟君也○釋曰上文賓行聘享訖而君禮賓有束帛乘馬敵者曰擯今卿不擯賓者辟國君也）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見如字）疏（注面亦至質也○釋曰自此至授老幣論賓行私面於卿之事賓私面於卿其幣多少與私覿於君同故云如覿幣賓私覿之時用束錦乘馬則此私面於卿亦用束錦乘馬可知也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者覿面並文其面爲質若散文面亦爲覿故鄭司儀注云私面私覿也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以乘馬入匹私面鄭伯是也）賓奉幣庭實從（庭實四馬）疏（注庭實四馬○釋曰以其言如覿幣故知庭實四馬也）入門右大夫辭（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疏（注大夫至迎之○釋曰知階下

辭者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知迎者下文揖讓如初明迎之可知）賓遂左（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復就西階）疏（注見私至西階○釋曰云爲若降等者主人是大夫客是士降等法士就東階今此賓與卿覿者就門右者士於大夫降等引曲禮者主人辭賓賓迎左就門右西階復正也）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中旋並行）疏（注大夫至並行○釋曰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者賓初入門右大夫階下辭賓賓遂門左大夫至庭中迎賓大夫廻旋與賓揖而並行北出言如初者大夫亦不出門唯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先升道賓）大夫西面賓稱面（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注受幣至面授○釋曰知賓北面授者以云大夫南面退西面立言退明賓不得南面又見下文賓當楣再拜明北面授因拜可知云受

（幣楹間敵也者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楹間南面注云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間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跡只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人前致饔餼擯使者於楹間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敬見以前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覿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決疏文解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疏注特面至從之○釋曰自此盡再拜送幣論上介私面於鄰國卿之事云特面者異於主君者介初覿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於鄰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故云特面者異於主君也云士介不從而入者對覿君時衆介從而入故鄭云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云上賓則衆介皆從之者上介言特面則賓問卿與私面介皆從可知）皮二人贊（亦儷皮也）（疏注亦儷皮也○釋曰案經文幣如覿則上介私面亦與私覿於君幣同故云亦儷皮也）入門右奠幣再拜（降等也）（疏注降等也○釋曰云降等者主人是卿上介是大夫故入門右不敢自同賓客）大夫辭（於辭上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于上介也）（疏注出還于上介也○釋曰不言反皮出還於上介皮出可知但文不具）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疏注大夫至入設○釋曰云亦者亦上賓行私面大夫升一等賓乃升此上介私面亦然故云亦也）介升大夫再拜受（亦於楹間南面而受）（疏注亦於至而受○釋曰亦者賓行私面大夫受幣於楹間南面故云亦得在楹間爲敵法上介是下大夫與卿小異大同明得行敵禮在楹間可知）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爲士介辭○爲于僞反）（疏注賓亦爲士介辭○釋曰自此至拜辱論士介私面於鄰國卿之事云賓亦爲士介辭者亦者亦士介私覿於主國君時故云亦也）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相息亮反○不顧言去）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也）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己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疏注嘗使至忘舊○釋曰自此盡于卿之禮論主國下大夫嘗使至己國者聘君使上介以幣問之事諸侯之國皆有三卿五大夫其三卿不問至己國不至己國皆以幣及之上已論訖其五大夫者或作介或時行至彼國者乃以幣及之略於三卿故也言君子不忘舊者此大夫嘗與彼國君相接即是故舊也今以幣及之故云君子不忘舊也）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疏注上介至禮也○釋曰云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下大夫小聘之禮據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介小國之卿三介小聘使大夫一介也曲禮云擬人必於其倫故問下大夫還使上介是各於其爵易以相尊敬者也）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大夫若不見（有故也）（疏注有故也○釋曰自此盡不拜論主國卿大夫有故不得親受聘君之幣之事言有故者或消病疾或有哀慘不得受其問禮）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則使卿大夫也）

（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疏（注各以至禮也○釋曰云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者若然經云君使大夫大夫中有卿大夫惣名也云各以其爵亦是易以相尊故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者案周禮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鄭注云宗伯代王為祼拜送則王亦此類拜是致敬之事不可代人之拜故直受之而已不當主人之禮拜之）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今文歸作饋下及記同○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疏（注夕問至小君○釋曰自此盡賓拜禮於朝論主君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之事云夕問卿之夕也者案下記云聘曰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其問卿之夕也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歸饔餼使卿此夫人使下大夫故云下君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案隱二年傳九月紀裂繻來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又云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其致辭於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疏（注籩豆至六豆○釋曰言籩豆六東陳者其饌自戶東為首二以並東陳先於此設脯即於脯南設醢東設脯以次屈而陳之皆如上也云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者君歸饔餼八豆此六豆故云下君也設於戶東又辟饌位故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者此約君禮設豆法云韭菹其南醢醢屈故知此醢在南屈陳之又知籩豆各六者下文上介四豆四籩降殺以兩明夫人多二六豆六籩可知）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醙所九反○醙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醙白酒尊先設之○間間廁之間）疏（注醙白至設之○釋曰其設壺於東序自北向南而陳稻黍粱皆一一壺並之而陳也故言醙黍清皆兩壺也云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者醙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白稻黍

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醙即是稻清即是粱也故言互相備也三酒一匹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醙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疏（注致夫至君也○釋曰案周禮掌客云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是朝君來時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於君也）疏（注四壺無稻酒○釋曰知者案上致於賓六壺稻黍粱皆有清白今上介四壺明從上去之無稻米之酒清白俱去之故四壺也）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今文禮為醴○從才又反）疏（注於是至為醴○釋曰鄭解若於上文賓下言之則介從拜之事不明故於上介之下乃云明日賓拜禮於朝則介從賓拜可知）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疏（注其陳至君也○釋曰自此至牽羊以致之謂主國大夫餼賓及上介之事云陳於門外知者經無牢米入門之文故明是門外可知與君餼士介同云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者案上使卿歸饔餼之時米百筥設於中庭十以為列北上稻粱黍各二行稷四行此云八筐黍粱稷亦宜法其行數故知黍粱各二筐稷四筐知二以並南陳者以其君筥米北上故知此亦北上南陳知二以並者以其陳筥米粱黍稻不雜陳則知此筐米亦不雜陳二以並可知云無稻者見記云此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是也云牲陳於後東上者此與君餼士介略同餼士介時不言門東西鄭注云當門則知此門外亦當門君餼賓米在庭牲在門西辟不可當米南亦得牲在其南故知此牲陳亦在門米南可知如賓上者君餼賓時陳於門西東上也云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者案上君致饔餼籩豆在堂牲牢米等在庭此在門外故云辟君也若然案掌客鄭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太牢有筐米者彼為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賓

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室老大夫之貴臣 疏 注老室至貴臣○釋曰案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即此室老貴臣者家相邑宰之屬故爲貴臣也）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粱也士亦大夫之貴臣 疏 注米六至貴臣○釋曰言又無粱也者上文入筥無稻從上去之明知此亦從上去之無粱其稻粱是加故去之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者即是大夫邑宰也以其大夫使之故知大夫之貴臣也）公於賓壹食再饗（食音嗣注及下同○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亨普庚反飲於鴆反 疏 注饗謂至爲鄉○釋曰此篇雖據侯伯之卿聘使伍等諸侯其臣聘使牢禮皆同無大國次國之別是以掌客五等諸侯相朝其下皆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又云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鄭注云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三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豊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者以其饗禮與食禮同食禮既亨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引公食饗與食互相先後者此經先言食後言饗則食在饗前公食言設洗如饗禮則饗在食前饗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先後不定也）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俶昌叔反始也○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文俶作淑○鶩音木 疏 注羞謂至作淑○釋曰案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皆有常數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爲一不得相決知羞謂禽羞鴈鶩之屬者案下記云禽羞俶獻故知是禽知成熟煎和者以其言羞腥之類故知成熟煎和者也知禽是鴈鶩之屬者案下記云宰夫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鄭注乘禽乘行之禽也亦云鴈鶩之屬以無正文故以意解之）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疏 注饗食至之也○釋曰不言從食者公食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是不得從食矣知從饗者下記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爲介注云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故知介從饗案襄二十七年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爲趙孟介而得從饗是其義也云復特饗之即此經是也）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侑音又○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儐以已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 疏 注君不至宜往○釋曰案上文云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賓儐之今君有故不親食使卿生致其牢禮亦於賓館但無儐爲異云謂有疾及他故也者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云非必命數也者依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經云各以其爵故知不依命數云無儐以已本宜往者饔餼之等不宜召賓故君使人致禮賓則儐使者此饗食之禮主君無故合速賓之來就主君入廟賓無儐禮今主君有故生致於賓亦無儐故云本宜往此篇據侯伯之卿來聘使是卿致禮鄭兼云於大夫使大夫者小聘使大夫來使大夫致禮也若然經直言使大夫者大夫中兼有上人大夫兼卿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琥音虎 疏 注酬幣至諸侯○釋曰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者鄭以饗之酬幣無文故約上主君禮賓之時用束帛乘馬此饗賓酬幣亦不過是故云亦不是過引禮器者案彼經云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鄭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彼經不云天子諸

（侯相酬之幣故此注云壹言酬幣侯者公侯伯周號於子男用擯引之者證與此酬卿大夫下同之義）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疏（注作使至同之○釋曰此一經論主國卿大夫饗食聘賓及上介之事此直言饗食不言燕亦有燕是以鄭詩羔裘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鄭注云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君有之因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君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是也又昭二年左傳云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譏云明鄰國大夫有相燕之法又此大夫相禮饗食有常數雖有燕之亦無常數亦無酬幣矣）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疏（注玉圭至終也○釋曰自此盡賓送不拜論主君使卿詣館還玉及報享之事云玉圭也者舉聘君之圭云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弁相切厲之義並聘義文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二年大聘相厲以禮又云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又云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是其義也云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者既以玉比德德在於身不取於人彼此將玉來似將德於已已不可取彼之德故還之不取德也既不得取而將玉往來者相切磋相磨厲以德而尊天子故用之也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者始謂受聘享在廟時今還以皮弁還玉是終之也）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帥道也今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為率）疏（注迎之至為率○釋曰云帥大夫以入者大夫即卿卿亦大夫也云不純為主也者客在館如主人卿往如賓今不拜迎是不純為主也決上君使卿歸饔餼時賓拜迎是純為主人故也）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云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疏（注鉤楹至外也○釋曰云不東面以賓在下也者決歸饔餼時大夫東面致命行聘時賓亦東面致命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若然不在楹外近之者以初行聘時在堂上楹內故今還在楹外也）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逡遁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鄉許亮反）疏（注聽命至南面○釋曰云聽命於下敬也者此決賓受禮時公用束帛賓西階上聽命歸饔餼時賓作階上聽命此特於下聽命故云敬也云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者以鄉飲酒獻酢之時授者在右受者在左故右大夫也且並受者欲取如向君前然也云若向君前耳者謂於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一邊不異故云若向君前耳云退為大夫降逡遁者以大夫降為之逡遁亦退因即負右房南面而立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於作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作階下西面立）疏（注大夫至面立○釋曰云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者以其大夫授賓圭訖降自西階將出門至中庭不止今云大夫降出中庭者大夫中庭賓乃降故鄭云為賓降節也云授於作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者賈人至上啓櫝者是掌玉之人此時無事在堂東待此玉故賓向作階東得見之云賓還作階下西面立者以其賓在館如主人在階下西面立是其常處立者以待授璋也）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疏（注唯升堂至改也○釋曰案上文云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是其升堂由西階也云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者以其賓唯升自西階明介猶在東方故上文授上介于作階東也故言未有改）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賄呼罪反紡敷罔反○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縳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縳息絹反一作繻劉音須說文云縳鮮支也屠擇反）

（聲類以為今正絹字）疏（注賄予至至也○釋曰此則未知何用是財者是報享之物不應在禮玉之上今言此束紡者以其上圭璋是彼國之物下云禮玉束帛報聘君之享物彼君享禮於此此亦當為禮於彼故特加此束紡是以鄭云相厚之至也云賄予人財之言也者案下記云賄在聘于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鄭注周禮云布帛曰賄是賄為財物是與人財物謂之賄也云紡紡絲為之者因名此物為紡云今之縳也者鄭注周禮內司服亦云素紗者今之白縳也則此束紡者素紗也故據漢法況之）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疏（注禮禮至作醴○釋曰云禮禮聘君也者此謂報享之物以其彼特享物來禮此主君亦以物禮彼君故云禮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彼以物享此君此君亦以物享彼君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今以來而往是相享之法故云報享也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上文聘賓行享之時束帛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此玉則琮也以其經言玉故以玉

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案下記云賄在聘于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則此禮也）

大夫出賓送不拜○公館賓（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疏（注為賓至朝服○釋曰自此盡賓退論明日賓將發主君就館拜謝聘君使臣來禮己國之事云公朝服者以其行聘享在廟之時相尊敬重故著皮弁此拜謝之禮輕故著朝服）

賓辟（不敢受國君見己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造七到反）疏（注不敢至乃下○釋曰云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者此言亦者亦勞賓時故上文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其不見故遣上介聽命故知此賓亦不見凡言辟者將見而不見則謂之辟此本不見而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外雖不見而亦言辟故鄭云敬也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者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此館則是諸臣之家案公食記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又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以此言之君車入大門矣大夫士有兩門入門東行則至廟門矣既至廟門須與賓行禮故鄭云造廟門乃入也）

上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疏（注聽命至之老○釋曰云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者案前受上介幣之時賓因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注云立門中闑外西面此中賓不見使介聽命明如相拜然取其視外便也必知在門中西面者以其君來如賓禮東面介西面向公可知云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者以其君尊不自出辭以是故君之擯者每事贊君出辭則曰敢不承命者謂上介答君之辭知告賓云告于寡君之老者案玉藻云擯者曰寡君之老注云擯者之辭主於見他國君今上介當擯者之處故知告于賓稱告于寡君之老）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疏（注拜此至北面○釋曰云聘享者謂賓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聘享者謂賓聘夫人以璋享夫人以琮問大夫者問三卿及常聘彼國之下大夫送賓以登路云拜此四事者君禮一夫人禮二大夫禮三送賓禮四四事皆再拜云公東而者公如賓禮門西

東面擯者向公向介故知北面為相向而言也）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為于偽反）疏（注賓從至之意○釋曰云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者案司儀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此經不言拜辱而言請命凡言請者得不由君君聽則拜此下經直云公辭賓退不見拜文是君不受其謝故云請命者以己不敢斥尊者之意故不言辱而言請）

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旦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疏（注辭其至遂行○釋曰云退還館裝駕者以明旦將發故裝束駕乘引周禮者證明日客拜禮賜遂行之事鄭彼注云禮賜者謂乘禽即此下文賓拜乘禽是也）

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疏（注發去至不識○釋曰自此盡送至于竟論賓介發行主國贈送之事云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者以其乘禽是禮以細小尚記識而致之況饔餼食禮之大者記識可知故云大小無不識）

遂行舍于郊

（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軨力丁反）疏（注始發至展軨○釋曰曲禮云已駕僕展軨鄭注云其視也彼是君車故使僕展之此卿大夫故鄭云自展軨恐不得所故也）公使卿贈如覿幣（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今文公爲君○好呼報反見賢遍反）疏（注贈送至爲君○釋曰所以好送之者勞而不往非禮以禮來往皆是和好之事故云好送之也云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者以其贈之多少一如覿幣故鄭云見爲反報也）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勞力到反○不入無儐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疏（注不入至同節○釋曰言不入無儐對歸饔餼入設而有儐此則不入無儐明賓去禮宜有已云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者賓來勞之去有贈之皆在近郊禮又不別故言同節也）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言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惡烏路反）疏（注郊近至得入○釋曰自此盡拜其辱論使者反命之事知郊是近郊者以下文云朝服載旜鄭云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者初行云舍於郊斂旜今至此載旜而入故知近郊也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者以其使者至所聘之國謁關人明此至郊告郊人使請可知引春秋者案閔二年公羊傳云鄭伯惡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何休云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彼無大夫文言大夫者鄭君加之也）朝服載旜（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其正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旜作旃）禳乃入（禳如羊反○禳祭名也爲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疏（注禳祭至災凶○釋曰案春官小祝云掌侯禳禱祠之祝號鄭注云禳禳卻凶咎故鄭此云禳是祭名也）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

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衆從者○從才用反）疏（注皆否至從者○釋曰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者於君所得爲公幣於卿大夫所得爲私幣賓之公幣有八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饔餼三也夫人歸禮幣四也侑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贈賄幣八也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曰公幣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贈則十九也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饔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於賓者以其上介無郊贈幣又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也上介私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贈如其面幣通前則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已國者聘亦有幣及之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士介四人直有郊贈報私幣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面士介私幣數不甚明云禮於君者不陳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經云公幣又云上介公幣他介皆否若禮於君者一純於賓不得云介之幣故知禮於君者不陳必禮於君不陳禮於已始陳者以其禮於君者是其正故不陳之禮於已者以其榮故陳之是以下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是其義也若然聘君以幣問卿而其卿不見報聘君之幣者以其尊卑不敵若報之嫌其敵體故也）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疏（注不加至多也○釋曰此決初夕幣時束帛皆加于左皮上今不言加於皮上者若加於皮上相掩蔽故不加於皮上榮其多也）公南鄉（亦宰告于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疏（注亦宰至南鄉○釋曰此陳幣當如初夕幣之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此上宰告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是以鄭此注亦依夕幣而言之）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士介亦

（隨入並立東上）疏（注此至東上○釋曰案上行聘禮之時上介屈繅授賓賓襲受之今此賓執圭垂繅賓則錫變於彼國致命時也上介執璋屈繅者變於賓故也必變之者反命致敬少於鄰國致命時故賓於君前得錫見美爲敬也云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者此言亦者亦初行受于朝時君使卿進使者入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此中雖不云士介入明亦隨入可知）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疏（注君亦至辱命○釋曰云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者亦謂亦受命於朝位立定特君揖使者乃進受命明反命亦然云某君某國名者若云鄭國君齊國君云某宮若言桓宮僖宮者左傳有桓宮之楹宮是廟名其受聘享於廟故以宮言之但受聘享在太祖廟不在親廟而云桓宮僖宮者略舉廟名而言也）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疏

（注亦於至使也○釋曰此言亦者亦於出使初受玉時宰自公左授使者圭同面並云此面並授之凡並授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中受由其右者因東藏之便故鄭云不右使者由便也）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某宮可知略之）疏（注變反至略之○釋曰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君與夫人聘於鄰國君與夫人各有所當聘鄰國君受命於君今使者還反命於君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使者還反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雖聘夫人亦君命之今使還反命不云反命於君變反言致命者若本非君命猶夫人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若然夫人既無外事而承君命聘鄰國夫人者以其夫婦一體共事社稷故下記云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是賓主相對之辭也云致命曰已下聘夫人反命無文此鄭君依記上云反命於君之辭而言之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者以其夫人受聘享皆因君聘享同時同宮故略之也）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疏（注某子至外也○釋曰此賄幣者即上文賄用束紡是也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案閔公二年冬經書齊高子來盟僖三十三年經書齊國歸父來聘左傳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者是也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者以上受上介璋是上介授賓明其餘皆上介取以授之云賄幣在外者以其上文云禮於君者不陳此賄幣即是禮於君前明在外也）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束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後取皮也）疏（注亦執至皮也○釋曰此即上云禮玉束帛乘皮鄭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言亦亦上文行享時以束帛加璧也云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束皮者自此約初行享之時公側受宰幣士受皮皆自後右客今執享皮幣玉宰受之可知言宰授之士隨自後者謂自士介後其在東上者不須云自後其餘三人皆後乃得左之必左士介者取向東藏之便故也云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後取皮也者此亦初享之時賓奉束帛加璧是上介取以授賓明士介後取皮可知）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盡津忍反○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疏（注禮幣至於贈○釋曰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謂從郊勞已後至於贈賄入自度禮賓皆有幣是自郊勞爲初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者此則郊勞也）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女音汝）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不授宰者當復陳之○復扶又反）疏（注授上至陳之○釋曰云不授宰者當復陳之者此幣皆先陳之今賓執以告君賓辭君曰勤勞使於四方故授上介幣當入拜答君言此幣不授與宰者當復陳之於本處此幣入拜於已者故此幣不授宰也上賄幣禮君者反命訖皆授宰故以此決之）私幣不告（亦略卑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路勤苦）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爲惠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爲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

（獻忠孝也疏注言此至孝也○釋曰此獻物謂入賓者故下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猶以君命致之則是賓亦言有私獻於彼君則彼君亦有私獻報賓則此獻者也云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者案下曲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彼私行出疆反必有獻此以公聘出疆反亦有獻故云大夫出反必獻此以入已之物獻於君者忠孝也事君言忠事父言孝此獻君忠也而無言孝者忠臣出孝子之門故連言孝也）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己也疏注不必至己也○釋曰言君其以賜乎者大夫所獻之物議不必當君所須此君其以賜臣下乎言乎者或當君意或不當君意故言乎以疑之云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己也者士拜國君國君不拜士賤故也大夫拜國君國君即答拜大夫尊故也故云不拜者爲君之答己拜若然自反命以來盡於賜禮之等或拜或不拜無答己之嫌獨此不拜爲君之答己者自此以前皆是彼國報君之物賓直告事而已君受之而無言故賓不拜君有言及己者乃拜之拜君言也此獻是彼國君賜與己理須拜送是以玉藻云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又郊特牲云大夫有獻弗親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亦此類故鄭云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己若然玉藻不親此親者此因反命故親獻也）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不執其幣）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答壹拜又賤也疏注士介至賤也○釋曰鄭此旅答士介共一拜者君勞上介上介再拜稽首君答拜不言再拜則君答上介一拜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總答一拜矣勞賓君答再拜勞上介君答一拜對賓再拜已是賤矣今此士介四人共答一拜故云又賤也此一拜答臣下則周禮大祝辨九拜十曰奇拜是也是以彼注云一拜答臣下也案曲禮云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上者以其新行反命君勞苦之故答拜異於常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疏注以所至授之○釋曰云禮臣子人賜之

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受之如更受賜也者案內則云婦或賜之衣服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臣子於君父亦然云此者證此經君使宰以所獻之物反賜使者使者辭不得命再拜稽首受之如更受賜云既拜宰即以上幣授之者以其上文云執禮幣授上介者是執上幣不執下幣明知宰所執授之者是上幣可知）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乃退（君揖入皆出去疏注君揖入皆出去○釋曰知君揖入皆出去者初賓將行君前受命訖君揖入揖賓介出故知此君退者亦反命訖賓介出可知）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于門反又送于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長丁丈反疏注將行至禮也○釋曰云將行俟於門是出之禮初行之時介皆至賓門俟賓同行今行反又送至于門是入之禮故云與尊長出入之禮）乃退揖（揖別也）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疏注再拜上介三拜士介○釋曰上介是大夫與己同類故知再拜士卑與己異類各一拜故言三拜士介）釋幣于門（門大門也主于闑布席于闑西閾外東面設洗于門外東方其餘如初于禰時出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疏注門大至見也○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上介使還禮門神及奠於禰之事知門是大門者以其從外來先至大門即禮門神故知門是大門也案特牲筮時云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故知此亦席于闑西閾外知東面者神居東面爲正故也云設洗于門外東方者以其廟學設洗皆云洗當東榮故在門外亦在東方也云其餘如初于禰時者初出亦釋幣於行云如之者以其初出於廟禮文具設于見其文略故此云如禰時也言如者謂釋幣於祝先入已下擯于兩階東是也云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者出時自廟出先見行即告行入時先見門故告門出入皆告一故云不兩告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告反也薦進也疏注告反也薦進也○釋曰云筵几于室者還以特牲少牢司宮設席于奧東面右几但無牲牢進脯醢而已以告祭非常故也）觴酒陳

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疏注主人至入也○釋曰云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者但云主人獻當言奠今不言奠而言陳者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以備三獻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以其三時次第皆列于坐者也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以其特牲少牢皆先薦饌乃後獻奠于鉶南此與彼同故云先薦後酌祭禮也云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者必略出謹入者出時以禱祈入時以報故不同也

席于阼

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疏注為酢至於祭○釋曰鄭知祝取爵酌者案特牲少牢尸酢主人祝取爵以酢主人但此無尸為異也不酢於室異於祭者此決特牲少牢皆於室內尸東西面受酢此乃於外行來告反故在阼不在室知與鄭祭異也又於正祭時有尸尸飲卒爵以尸爵酢主人此告祭無尸爵無奠故別取爵以酢主人亦異也

薦脯醢

成酢禮也疏注成酢禮也○釋曰此奠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酢時皆席于戶內有薦俎此雖無俎亦薦脯醢于主人之前以成酢禮也

三獻

室老亞獻士三獻也

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疏注室老至酢也○釋曰鄭注喪服云室老家相士邑宰知無主婦而取士者以其自外來主於告反即釋奠於禰廟故知主婦不與而取士備三獻必知有室老與士者以其前大夫致饔餼於賓時使老牽牛以致之鄭注云皆大夫之貴臣為獻此亦貴臣為獻也云每獻奠輒取爵酌者此通二獻皆獻奠訖別取爵自酢故云輒取爵酌也別云主人自酢者對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今此無尸皆自酢獨云主人者主人為首正故舉前以包後

一人舉爵

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疏注三獻至舉也○釋曰云三獻禮成者大夫士家祭三獻特牲少牢禮是也云更起酒者此欲獻酬從者不得酌神之尊是以特牲行酬特設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鄭注云謂酬賓及兄弟則此亦當然故知別取酒也云主人奠之未舉者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觶未舉待獻介衆賓後乃行酬亦然也

獻從者

從才用反注同○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辟音避

疏注從者至君也○釋曰知升飲於上者案特牲禮獻衆賓及兄弟之後皆升飲於西階上故此獻從者亦於階上可知云不使人獻之避國君者若正祭獻國君亦自獻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君洗瑤爵獻大夫之等若然則告祭非常今獻從者從燕法案燕禮使宰夫為獻主是國君不親獻此大夫親獻故云避國君也

行酬乃出

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辟室老亦與焉也○辟音避疏注室老亦與○釋曰知者案燕禮使者勞者在亦與故知此宰老亦與不言士者文不具亦與可知

上介至亦如之○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疏注遭喪至則反○釋曰自此盡卒殯乃歸上陳告行聘之事此以下論或遭主國君喪或聘君薨於後或使者與介身卒安不忘危故見此非常之事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或夫人薨或世子死行饗禮之事云以國為體者謂公羊傳宋人執鄭祭仲使之逐忽而立突仲以逐忽則國存不逐則國滅故逐忽而立突是以國為體但聘君主以聘國

故君雖薨而遂入關人未告則反者聘使者關乃請關人入告君君知乃使士請事已入關自然入矣者關人未告君君不知使者又未入關主國君死理當反矣

不郊勞

子未君也疏注子未君也○釋曰案文公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然云子未君公羊傳云但彼據踰年即位後此據新遭父喪引之者以其同是子未君故也

不筵几

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疏注致命至神之○釋曰不筵几致命不於廟決正聘設几筵也就尸柩於殯宮者國君雖以國為體主聘其國但聘則為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也云又不神之者以其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為廟則設几筵亦可矣但知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几筵也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告殯殯東有几筵者鄭云明繼體也然則尋常則殯東不設几筵當在室內矣

不禮賓

喪降事也疏注

（降事也○釋曰云不禮者謂既行聘享訖不以醴酒禮賓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食音嗣疏注賓所至饗食○釋曰知歸禮中兼有饗食者主人有故雖饗食亦有生致法故主人亦歸之且下文云賓雖饔餼之受文明本并饗食亦歸賓乃就中受饔餼若本不歸饗食空歸饔餼何須云饔餼之受明其時并致饗食也）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疏注受正不受加也○釋曰饔餼大禮是其正自饗食之等是其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為之不備○殺色界反疏注喪殺禮為之不備○釋曰云不賄者皆據上文謂不以束紡不禮玉者謂不以束帛乘皮以報享不贈者賓出至郊不以物贈之也）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疏注夫人至所降○釋曰云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者案禮記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鄭注云言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故云君為喪

主既為喪主是以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皆闕之）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揜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純諸允反又之閏反去起呂反衰七回反疏注遭喪至義也○釋曰此經揔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於大夫主人即大夫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云長衣素純布衣也者此長衣則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故云長衣素純布衣也此長衣之緣以素為之故云素純也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故云去衰易冠也云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聘禮是純吉禮為君三升衰裳六升冠為夫人世子六升衰裳九升冠是純凶禮麻經與纓不易直去衰易冠而已故云不以純凶接純吉云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揜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鄭言此者欲廣解長

衣中衣深衣三者之義此三者之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為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故云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與長衣繼皆揜尺者案玉藻云長中繼揜尺鄭注云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此鄭云吉時之服純袂寸半者純為衣裳之側袂為口緣皆寸半表裏共三寸案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衣綵純素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以此言之則長衣中衣皆用素純云君喪不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者其疏見於上若然臣為君斬為夫人世子期輕重不同今受鄰國之聘禮同用長衣練冠者但接鄰國者禮不可以純凶故權制此服略為一節耳向來所釋皆是君主始薨設令君薨踰年嗣子即位鄰國朝聘衣吉禮受之於廟故成十七年經書邾子貜且卒十八年邾宣公來朝傳云即位而來見踰年可以朝他國他國來朝亦得以吉禮受之於廟矣雖踰年而未葬則不得朝人人來朝已亦使人受之於廟於夫人世子亦然以其本為死者來故也）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疏注既接於主國君也○釋曰自此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遭已君之喪行非

常之禮事云接於主國君者謂謁關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君矣故入竟則遂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疏注未至至作訃○釋曰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以其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主國云未可為位者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為位受人弔禮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經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者下云受饔餼之禮故知先行聘享乃後受禮以其主國未得赴告故自若吉也）受禮（受饔餼也疏注受饔餼也○釋曰上文遭主國之喪賓唯饔餼之受受禮亦饔餼之也）不受饗食（亦不受加疏注亦不受加○釋曰上文遭主國之喪云唯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加即此饗食也故此云亦不受加也）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疏注禮為至事也○釋曰云禮為鄰國闕者案襄二十三年春秋左氏傳云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

（大微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服注云鄰國尚爲之闕樂況舅甥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唯稍受之（稍稟食也）疏（注稍稟食也○釋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稟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稟爲稍）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疏（注復命至亡同○釋曰自此盡即位踊論使者還執圭還國復命之事云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者案禮記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於殯亦升自西階法生時出必告反必面故云臣子於君父存亡同也）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注將有至哭位○釋曰云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者案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案上文稱世子此文單稱子是知其君薨故君不稱某而與此既葬同號者以其記不得稱世子略云子而已故不言某其正法稱子某是以雜記在殯待鄰國之使皆稱某云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但臣子一例上下文唯言子不言羣臣與子同知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此亦然）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疏（注自陳至無勞○釋曰言辯復命如聘者上文君存時使者復命自陳幣以下至賜告之等今復命於殯所亦盡陳之故言辯知無勞者勞主君出命今君薨不可代君出命知故無勞也）子臣皆哭（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疏（注使者至皆哭○釋曰此據子在位哭亦兼羣臣故鄭云子與羣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別彼列反）疏（注北鄉至朝夕○釋曰使者升階復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二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內爲入故言與介入北鄉哭也云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者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則於朝夕也）出袒括髮（悲哀變於外臣也○括古活反）疏（注悲

（哀變於外臣也○釋曰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於西階東是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於外者臣故也）入門右即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疏（注從臣至喪禮○釋曰案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即位踊襲經於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經於序東故鄭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疏（注私喪至不反○釋曰自此盡從之論使者有父母之喪行聘禮之事云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者解哭于館又云凶服干君之吉使者亦取不[illegible]解之言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凶服干君之吉使也引春秋傳者案宣八年經書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云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踰疾者喪猶不還而況疾乎是也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衰而居）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注已有至深衣○釋曰云已有齊斬之服者以其私喪之內有爲父斬爲母齊衰故齊斬並言之也云不忍顯然趨於往來者解經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意經云歸據反國時無云往者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不敢即反亦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故往來並言云在道路使介居前者謂去向彼國時云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者此謂還國至近郊使人請反命君許入猶使介居前徐行於後隨介至國也云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

（公門外哭而歸亦云其亡如喪奔之禮明之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內釋服此朝服可以著出門乃釋服爲異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云吉時道路深衣者以其朝服之下唯有深衣庶人之常服既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爲于僞反又如字下爲之棺同○具謂如死至殯所當用）疏（注具謂至當用○釋曰自此盡卒殯乃歸賓介死之事云賓入竟而死遂也者若未入境即反來云主人爲之具而殯者謂從始死至殯所當用者主人皆供之鄭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直云至殯爲節主人供喪具以其大斂訖即殯故連言殯故下文歸介復命之時柩止門外明斂於棺而已）介攝其命（爲致

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爲于僞反）疏（注爲致至聞命○釋曰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鄭解介得代賓致命之意以其命出於君初賓受命於君之時賓介同北面上介接聞君命矣以是介死得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注雖有至尊也○釋曰云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姻不爲主人以其介尊故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疏（注當中至賓禮○釋曰賓既死主人所歸禮與幣必以當喪者之用云當中奠贈者解經中小斂大斂之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者具謂襲與小斂大斂之解經幣云不必如賓禮者不必如致饔餼之禮束紡皮帛之類不堪喪者之用故也）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疏（注介受至辭之○釋曰云介受主國賓已之禮者謂公幣私幣之屬故鄭云當陳之以反也言無辭者雖無三辭以其賓受饔餼之時禮辭受食三

辭明介亦有禮辭云無所辭也者以有賓喪嫌介有三辭故云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疏（釋曰案上遭君喪受饔餼不受饗食鄭云受正不受加此云不饗食介不就君受饗食明受饔餼正禮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注門外至忠心○釋曰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皐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皐門外經直云止於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於大門外外朝之上是以上賓拜賜皆云於門外亦在外朝矣故鄭云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也）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卒殯成節乃去）疏（注卒殯成節乃去○釋曰當介復命之時賓之尸柩在外朝上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賓之家殯柩入殯於兩楹之間君往就弔卒殯者謂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謂君與大夫盡去）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疏（注不言至士也○釋曰云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者案經大夫介卒

據大聘上介是大夫而言今鄭以經不言上介則大夫介卒中兼有聘使大夫其卒亦如之故鄭云不言上介小聘上介士也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未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士介死爲之棺斂之（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疏（注不具至服也○釋曰以其士介卑其禮降於賓與上介非直具棺他衣物亦具之此士介直具棺不具他衣物也其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君不弔焉（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疏（注主國至親往○釋曰云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者對上經賓死君弔介爲主人此士云不弔者明不親弔使人弔之可知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疏（注未將至君命○釋曰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經更說賓至朝俟間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之事故鄭云俟間之後是以鄭云以柩造朝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則知上介國外死不以柩造朝可知）若介死

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享本又作饗○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疏注記貶至覿也○釋曰自此盡三介論侯伯行小聘之事云不享者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云不禮者聘訖不以齊酒禮賓面不升者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此對大聘時升堂受若然不言私覿而言面者對大聘言覿故辟之而言面也）其禮如為介三介（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疏注如為至上介○釋曰云其禮如為介者謂特問使大夫得主國之禮多少如大聘卿此大夫為上介之時即上文介之禮飧饗餼及食燕之等三介者大夫降於卿二等故也舉此侯伯之小聘則公之臣子男之臣小聘禮數其義可知也）記久無事則聘焉（聘匹正反訪也○事謂盟會之屬疏注事謂盟會之屬○釋曰此云久無事則聘焉者則周禮殷聘也是以周禮大

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云事謂盟會之屬者案春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以春秋有會而不盟明以因會者有盟會相見故云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注故謂至板也○釋曰云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者此即上經云若有言一也言災患上注引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此云及時事者即上注引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也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者鄭注論語亦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許氏說文亦然此者欲見經云名者即今之文字也云策簡方板也者簡者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是以左傳云南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是其衆簡相連之名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

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稠直由反處昌慮反璽音徙疏注受其至璽之○釋曰云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者上經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文承聘享之後故知此讀諸門外故云既聘享也鄭知人是內史者案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此云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者亦是四方事書故知人是內史也知書必璽之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故知此書亦璽之也）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為書報也疏注為書報也○釋曰此為書報上有故之事彼以束帛加書將命此亦以束帛加書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疏注既報至疾也○釋曰昨日為書報之今日君始就館送客者書問之道尚疾

故也必須尚疾者以其所報告請多是客事是以鄭云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幾居豈反○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齎○齎子兮反疏注資行至作齎○釋曰使者受命於君但知出聘不知遠近故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以遠近故問宰行糧多少即知遠近也故知須問之）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於其處臣也疏注謂前至臣也○釋曰云既受行日者謂已受命日夕幣之前使者及介朝君之時皆位北面東上在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故鄭云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以別處臣也）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軷蒲末反○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

（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軷作祓○騎其義反難乃旦反餞在淺反轢力狄反祓芳弗反）疏（注祖始至作祓○釋曰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者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是以委土為山象國中不得軷名國外即得軷稱引詩傳曰者證軷祭道路之神也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左氏傳子太叔云軷涉山川蒙犯霜露引之者證軷是山行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鄘詩云大夫軷涉我心則憂毛傳云草行曰軷水行曰涉云是以委土為山者案月令冬祀行鄭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為軷壤大小與之同鄭注夏官大馭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云或伏牲其上者案周禮犬人云掌犬牲凡祭祀供犬牲命牲物伏瘞亦如之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故知有犬牲其上云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者案周禮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祀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彼天

子禮使馭祭此大夫禮故使者自祭祀軷而去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也者案詩云飲餞于禰是處者送行人而飲酒名曰餞也云遂行舍于郊也者即上經云舍于近郊是也云其牲犬羊可者犬人職云伏瘞亦如之是也犬也詩云取羝以軷是用羊也是犬羊冬用其一未必並用之言可者人君有牲大夫無牲直用酒脯若然此見出行時祭軷案韓奕詩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韓侯入覲天子出京城為祖道又左氏傳鄭忽逆婦媯于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鄭志以祖為祭道神是亦將還而後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版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三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疏（注圭所至作璪○釋曰云圭所執以為瑞節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又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是以其圭為瑞又案周禮掌節有玉節之節即是節與瑞別矣今此云瑞節但連言節者案節不得言瑞瑞亦皆節信故連言節也云剡上象天圜地方也者下不剡象地方上剡象天圜案雜記贊大行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經直剡上寸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凡圭天子鎮圭公桓圭侯信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唯長短依命數不同云雜采曰繅者凡言繅者皆象水草之文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皆是雜采也云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者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但木板大小一如玉制然後以韋衣色之大小一如其板經云三采六等注云二色再就者就即等也是一采為再就三采即六等也是以鄭注典瑞云一匝為一就典瑞云侯伯三采三就者以一采雖有再匝併為一就覲禮注云朱白蒼為六色者亦是一采一匝為二色三采故六色三采據公侯伯子男則二采故典瑞云子男皆二采再就是也所以薦玉重慎者玉者寶而脆今以繅藉薦之是其重慎也）問諸侯朱綠繅八寸（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疏

（注二采至相備○釋曰此諸侯使臣聘繅藉之等云二采再就者上云三采六等此二采不云四就者此臣禮與君禮異此二采雖與子男同但一采為一匝二采為再匝為四等今臣一采為一就二采共為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是以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亦是臣二采共當君一采一匝之處云降於天子者案典瑞王執鎮圭繅藉伍采伍就言五就者據一采為一等若據一采一匝而言即五采十等此二采二等是降於天子也此亦降於諸侯而言降於天子也此鄭君指上文朝天子而言故言聘諸侯降於朝天子也云於天子曰朝者據上文所以朝天子是也則諸侯自相朝亦同圭與繅九寸侯伯以下亦依命數云於諸侯曰問者諸侯遣臣自相問若遣臣問天子圭與繅亦八寸是以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案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無所依據則於天子諸侯同言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侯伯之臣則六寸子男之臣則四寸各降其君一等若然經言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也）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繫音計又胡帝反長直亮反絢呼縣反又胥倫反又音巡組音祖○采成

（文曰絇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今文絇作約○約音劬）疏（注采成至作約○釋曰上文繅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云采成文曰絇鄭注論語云成章曰絇與此語異義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者無事謂在櫝之時亦以繫玉因以為飾此組繫亦名繅藉即上文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又曲禮下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亦云藉謂繅也彼據有繅無繅之時是其因以為飾云皆用五采組者以其言絇絇是文章之名經又言皆復無尊卑之別故知皆用五采組也云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者以其皆用五采而經直云玄纁為地上加以五采上下皆據垂之為上下知上玄下絳者上玄以法天下絳以法地故也經云纁注云絳者爾雅三入赤汁為纁絳則赤也故舉絳以解纁）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齎皮馬（齎子兮反注同○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幣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古文肆為肆○行戶郎反肆以一反）疏（注肆猶至為肆○釋曰知載大夫幣是宰夫者以其初宰使官具幣故知載幣於郊付使者亦是宰夫可知云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者以其幣是財賄易可陳列故言肆不言齎亦付使者皮馬是難陳之物故直言齎亦付使者亦陳之是因其宜互文也）

辭無常孫而說（孫音遜說音悅○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注受命不受辭○釋曰受命謂受君命聘於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以辭無常故不受之也）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史謂策祝）疏（注史謂策祝○釋曰案周禮大史內史皆掌策書尚書金縢云史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為文史）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至極也今文至為砥）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疏（注辭至不敢○釋曰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辭故易旅卦初六云瑣瑣斯其所取災鄭云瑣瑣猶小小又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為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為賓之人為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為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敢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是其義也）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疏（注館者至而已○釋曰云館者必於廟案上歸饔餼云於廟明其禮皆在廟可知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者以其在廟尊則尊矣故就降等而已者又在敵者之廟以上是其大尊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謂中士下士是其官師有廟知廟有寢案周禮隷僕云掌五寢之埽除鄭注云五寢五廟之寢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奕奕相連之貌故左傳云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其前曰廟後曰寢工商則寢而已者案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則堂又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曰但有大室是其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是也）

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

飧不致（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疏（注不以至具輕○釋曰君不以束帛致命者對饔餼以束帛致之此不以束帛致草次飧具輕者以其客始至則致之故言草次也對聘日致饔餼生死俱有禮物又多為重故以此物為輕而不致）

賓不拜（以不致命）疏（注以不致命○釋曰云不拜者宰夫朝服設食賓無拜受之文以其不以束帛致故也）

沐浴而食之（自絜清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沐浴可知）疏（注自絜至可知○釋曰云記此重者沐浴可知者以其食禮輕尚沐浴而食饔餼食重者可沐浴而食可知）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訝五嫁反○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眾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疏（注卿使至護客○釋曰云卿大夫訝者謂大聘使卿主人使大夫訝小聘使大夫主人使士訝言皆有訝者自介已下皆迎之云卿使者大夫上介士眾介也者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實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所迎者謂初行聘及饗

（食皆迎之故鄭忍無所指定）賓即館訝將公命（使已迎待之命 疏 注使已迎待之命○釋曰案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此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又見之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 疏 注又復至執雉○釋曰云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者禮掌訝舍于賓之館門外此大夫士君使爲訝雖非掌訝之官亦爲次舍于賓之館外宜相親故執贄以相見大夫訝者執鴈上訝者執雉案士相見及大宗伯云也）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群介執雉各以見其訝 疏 注既已至其訝○釋曰云以公事聘享問大夫者此並行君聘享主國君及問大夫故云公事也云復報也者向有報訝者以贄私見今還以贄私報之知使者及上介同執鴈不執羔者見上文主國卿大夫勞賓同執鴈則知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鴈可知各以見其訝者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上訝者）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疏 注言國至璋琮○釋曰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以下人執之以曰瑞又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謂禮神曰器此四者人所執不言瑞而言器者對文執之曰瑞禮神曰器散文則通雖執之亦曰器是以尚書云五器卒乃復與此文皆稱器云言國獨此以爲寶者案周禮天府職凡邦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注云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是以下稱寶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是據上經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而言此據公侯伯之使者用圭璋璧琮若子男使者聘用璧琮享用琥璜）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 疏 注主國至常處○釋曰主國門外以其以行朝聘陳賓介皆在大門外故次亦在大門外可知云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以其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

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聘侯大聘小聘又各降二等其次皆依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未行禮之時止於其中至將行禮賓乃出也凡爲次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故云皆有常處）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愼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疏 注愼之至不克○釋曰此謂當時將聘於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之節引曲禮者彼器即此玉欲證執玉如重之義也）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勝音升上示掌反蹜所六反 疏 注皇自至作王○釋曰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將授志趨謂賓執玉向楹將授玉之時念鄉入門在庭時執玉徐趨今當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謂若曲禮云凡奉者當心下又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注云謂高於心國君則平衡注云謂與心平則此亦執國君器也故引之爲證孔子之執圭者鄉黨論孔子爲君聘使法彼足蹜蹜如有循謂徐趨撙入彼國廟門執玉行步之時以足容重退之在降堂之下與此趨同故爲證也）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隊直類反 疏 注重失至後也○釋曰授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云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者以上文次言之此下如送者止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故云下如送也君廻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卷去阮反豚大本反 疏 注發氣至如也○釋曰云下階發氣怡焉者即論語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者謂降時再三舉足故又趨進翼如也云發氣舍息者以將授玉屏氣似不息今既授玉降階縱舍其氣怡然和悅也云至此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者是釋志趨爲徐趨此舉足爲

（疾趨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疏（注容色至威儀○釋曰此謂聘畢將更有享而出門時云心變見於威儀者以其貌從心起觀威儀省禍福觀貌可以知心故也）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記異說也）疏（注記異說也○釋曰亦謂方聘執圭入廟門時云鞠躬焉則鞠躬如也如恐失之者即執輕如不克也云記異說者以上文已記執圭此又記執圭之儀以同記事而言有差異人記事說有不同也）及享發氣焉盈容（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疏（注發氣至容色○釋曰云及享發氣焉盈容者即孔子行享禮有容色一也故注引爲證也此發氣即上注云舍息一也）眾介北面蹌焉（蹌七羊反○容貌舒揚）疏（注容貌舒揚○釋曰此謂賓行聘眾介從入門左北面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鄭云皆行容止之貌故此注亦云容貌舒揚也但彼大夫云濟濟諸侯云皇皇上文賓入門皇得與諸侯同者以其執君圭璋志在重玉故行容得與君同若尋常行則大夫濟濟也）私覿愉愉焉（愉羊朱反容貌和敬）疏

（注容貌和敬○釋曰上文享時盈容對聘時儀戰色顏舒緩此私覿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疏（注威儀至鴈鵝○釋曰此出廟門之外行步如鵝又紓緩於愉愉也云舒鴈鵝者爾雅釋鳥文）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玉異說）疏（注復記執玉異說○釋曰上已二度記執玉行步之法今又云皇且行是則有人更記此執玉行法故云復記執玉異說也）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間厠之間○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間作干）疏（注隨入至作干○釋曰云左先者以皮馬以四爲禮北面以西頭爲上故左先入陳也云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案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言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并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云畜獸同類可以相代者畜謂馬獸謂虎豹爾雅釋云在家曰畜在野曰獸云同類者爾雅又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若然則馬畜亦是四足之獸故云同類可

以相代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廐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疏（注馬出至內府○釋曰云馬出當從廐也者若有皮之國用皮則不出亦從餘物東藏也知東藏之內府也案天官內府職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注云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亦當有內府諸侯自朝聘其貢獻珍異亦入內府故注依之也）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疏（注貨天至爲德○釋曰此經主論聘享所用圭璋璧琮不得過多之事也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鄭注周禮九職亦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故此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下注云幣人所造成幣則布帛曰賄對金玉是自然之物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云云重禮也亦聘義文云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者以玉比德故朝聘用之相屬以德不取重賓珍美之意若多之則是主於貨物不取相屬以德是傷敗其爲德是以圭璧聘享主國君璋琮聘享主國夫人各用以而已也）幣美則沒

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受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疏（注幣人至見也○釋曰此主論享時用束帛故享君用束帛享夫人用束錦皆不得過美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者案禮記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可傳乎是知自覆者覆忠信而已若更美則主意於財美而禮不見故沒禮也云受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者禮記檀弓云愛之斯錄之矣彼據愛父母而作重此亦微改之但此云受之斯欲衣食之兼言食謂以幣欲之君子之情則忠信）賄在聘于賄（于注讀作爲○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古文賄皆作悔○稱尺證反）疏（注賄財至作悔○釋曰鄭轉于作爲者欲就司儀之文爲解故也云言主國儐賓者釋經則是主國禮賓也云當視賓之聘禮者釋經在聘謂在賓聘財

（多少云而爲之財也者釋經于賄也謂主人禮賓多少爲財賄報賓云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者凡行禮用財者取不豐不儉取於析中若苟且豐多則傷於貪財引周禮者按官司儀職文案彼注云幣謂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鮮經各稱其邦而爲之幣彼又注云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之禮鮮經以其幣爲之禮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是也）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疏（注藉謂至藉玉○釋曰凡繅藉有二種若以木爲中幹於延五采三采者此繅常有不得云無藉今此云無藉者襲據尺絢組繅藉而言若廟門外賈人啓櫝取玉垂繅以授上介上介裼受上介屈繅以授賓賓即襲受即此執玉無藉者是也此文與曲禮同故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是也）禮不拜至（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爲醴）疏（注以賓至爲醴○釋曰此文承執玉帛之下聘臣事據鄉飲酒賓主升堂主人有拜至之禮此賓昨日初至之時主人請賓行禮賓言俟間此時賓已至矣故聘時不拜至是以鄭云以賓不於是始至）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

（大音太○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薦脯五職祭半職橫之（○職音職職脯如脡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脡大頂反）疏（注職脯至貌焉○釋曰此脯禮賓時所用薦脯是也案鄉飲酒禮云薦脯五脡故云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扱初洽反卒謂後扱）○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疏（注此謂至從者○釋曰此主人之庭實者謂主人禮賓時設乘馬也經云賓執左馬以出三馬在後主人從者牽之遂從賓以出於門外賓之士介迎受之故鄭云此謂餘三馬也知士是士介從者以其經云從者訝受爲此既云士故知士介從者也）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疏（注時有至致之○釋曰云猶以君命致之者以經云將命是以知雖是私獻已物與君物同皆云君命致之臣統於君故也）擯者入告出禮辭（辭其獻也）賓東面

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疏（注送獻至禮輕○曰云奉物禮輕者以奉私獻入則是主於覿傷敗於享覿故不入）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請受（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疏（注東面至客[illegible]○釋曰擯[illegible]面坐取獻舉以入告者謂擯者從門東適南方西[illegible]賓北東面坐舉幣入告於君及出一讓於賓[illegible]云出禮請受云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者[illegible]門外擯者出受之擯者與賓敵故云宜並受[illegible]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案上受享之時受[illegible]後右客鄭注云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illegible]皮也此賓門西東面奠獻擯者從東由賓南自客後居賓左取獻物故亦自後右也）賓固（辭[illegible]）再拜（拜受於賓也固亦衍字）疏（注固亦衍字○釋曰知固是衍字者以其上擯者禮請受不二知賓不固辭故云固衍字云亦者亦士介私擯者覿時賓固辭鄭注云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闑外以相拜賓辟（相貴也古文闑爲蹙）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東[illegible]既[illegible]）

（覿）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問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疏（注兄弟至夫人○釋曰云兄弟謂同姓者若魯於晉鄭之等同姓也云若昏姻甥舅有親者者若魯取齊女以爲甥舅齊則以魯爲甥是有親者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以其經云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則非兄弟問不及夫人可知）若君不見（君有宮若他故不見使者）疏（注君有至使者○釋曰云他故者病之外或新有哀慘也）使大夫受（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疏（注受聘至卿也○釋曰知受聘享者以其在後雖有覿獻之法聘享在前是以據在先者而言云大夫上卿也者以其卿上大夫故以卿爲上大夫必知使卿不使者大夫者以其君無故君親受今既有故明使上卿代君受之）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今文無而）疏（注此儀至處耳○釋曰經上使大夫還玉於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

原書有殘損

（降中庭賓降自碑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此中與彼還玉皆升自西階此非易處也但還玉時賓自大夫左受之此中大夫於賓左受之其賓主之位皆易處於還玉時故云易處也）不禮（辟正主也）疏（注辟正主也○釋曰案上聘享及私覿訖主君禮賓此大夫代君不禮故云辟正主也）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于己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己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疏（注以與至某子○釋曰云不可以不速也者釋經不釋服即注云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以其經云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故知所不及者是大夫未嘗使者也云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己往有嫌也者此勞賓在後賓請有事於大夫在聘日云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同類謂幣所及者故鄭云既聞彼爲禮所及云則己往有嫌者彼國幣及己若以禮加於己今勞賓者是以禮報之若幣不及己若往勞賓則是己有禮於賓是譏賓無禮於己之嫌是以不往勞之故云己往有嫌也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者當賓請事於大夫之時顯此張子李子之等使受禮者預知爾時不道己姓則知己乃幣所不及）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古文羹爲羔飪作腍○腍而甚反劉音審）疏（注羹飪至作腍○釋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饔餼故筮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故也昭穆言若者以其昭穆不定故云若也云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上致饔餼之時云上介饔餼三牢則飪腥餼三者皆有故云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無飪可祭故知士介不祭也）

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祝祝上之六反下之又反○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疏（注僕爲至官也○釋曰經並云孝孫孝子皇祖皇考以其不定故兩言謂上經若昭若穆亦兩言之云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若然諸侯不攝官使祝祝策侯案定四年祝佗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君到主國祭饗之時得不攝官乎諸侯亦使人攝是以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云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大夫使僕攝祝則是亦無祝官與諸侯異矣其諸侯禮大祝不行知不使小祝行者以其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是諸侯從官不言祝明大小祝俱不行矣）

如饋食之禮（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疏（注如少牢至無之○釋曰云如少牢饋食之禮者案少牢禮有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陰厭陽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上大夫又有正祭於室儐尸於堂此等皆宜有之至於致爵加爵及獻兄弟弟子等固當略之矣）

假器於大夫（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疏（注不敢至祭器○釋曰案曲禮云大夫士去國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注云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後還若然卑者不得用尊者之器是以此大夫聘使不得將己之祭器而行致饔餼雖是祭器人臣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是以聘使是大夫還於主國大夫假祭器而行之）

肦肉及廋車（肦音班廋所求反○肦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辟也古文肦作紛）疏（注肦猶至作紛○釋曰此謂祭訖歸胙在下云廋廋人也車巾車也者案周禮天子夏官有廋人職掌養馬春官有巾車職諸侯雖兼官亦當有廋人巾車是故引周禮爲證）

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曰問夫人也）

夕夫人歸禮（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

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稍所教反○稍稟食也乘謂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其賓與上介也古文既爲餼）疏（注稍稟至爲餼○釋曰云既致饔旬而稍者以其賓客之道十日爲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遭凶變或上人留之不得時反即有稍禮故下文云以將公事賓請歸注云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饗無日數盡殷勤也是主人留之是以周禮稾人亦共賓客之稍禮注云稍禮非饔饗之禮留問主稍所

（給賓客者猶入所給亦六飲而已諸侯相待亦如之是其留問致稍者也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別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言如其饔餼之數者一牢當二雙故聘義云乘禽日伍雙是此饔餼五牢者也云鴈鶩之屬者案爾雅二足而羽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也士介一牢則一雙也羽謂之禽故以禽為鴈鶩之屬云其賓與上介也者以其下文別有士介故也）士中日則二雙（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止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疏（注執一至門外○釋曰云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者此乘禽而云凡獻宜約私獻私獻擯者取獻以入士舉其餘此若上介受入明其餘可舉從入可知云不辭拜受于庭者以其經無辭文又饔餼云禮辭明此禽禮輕無辭受於庭可知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者此亦約私獻私獻之時擯者取獻以入又云擯者立于闑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是其約也云上

介受亦如之者以其受饔餼之時上介受已知賓禮故知受乘禽亦如賓也云士介拜受於門外者以其受饔餼在門外此受乘禽在門外可知）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疏（注比放至時賜○釋曰云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以其稱羞謂若庶羞內羞之等故稱禽則以鴈鶩等為之故以成熟解之聘義謂之時賜者案聘義云燕與時賜無數時賜謂四時珍異以賜諸賓客與此俶獻是一物故引以為證）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各以其爵朝服（此句宜在凡致禮下○今依注移入）疏（注此句至禮下○釋曰云宜在凡致禮下者以其各以其爵朝服為致禮而言故知義然）士無饔無饔者無擯（謂歸餼也）疏（注謂歸餼也○釋曰案上經直云宰夫朝服以致之是其無饔宰夫退去士介不賓之是也）大夫不敢辭

君初為之辭矣（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疏（注此句至之下○釋曰此謂賓問卿之時卿不敢辭者以賓聘享訖出大門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君初為之辭故卿不辭也）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甕筐饗禮今亡）疏（注凡致至今亡○釋曰云其其賓與上介也者案上經賓一食一饗上介若食若饗唯士介不言饗故知其中唯有賓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甕筐者案致饗餼醯醢是豆實實于甕明此之豆實亦實于甕可知也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以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此中致饗有加籩豆者饗使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云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云饗禮今亡者以其食禮在知其豆數饗禮亡無文以知之）無饔者無饗禮（士介無享禮）疏（注士介無饗禮○釋曰無饔者無饗禮文承饗下故鄭以無饗禮辭之以其賓與上介饔餼俱

有故有饗士介唯有餼而已無饔故無饗禮也）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疏（注謂大至大略○釋曰案上經云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衆介米八筐不辨大小故此記人辨之云筐五斛云器寡而大略者以其君歸饔餼于賓與大夫介皆米小而多者是尊者所致以多器為榮今大夫致禮於賓介器寡而大是略之於卑者也）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疏（注謂已至勤也○釋曰云已問大夫者請問三卿與下大夫嘗使於彼同聘所及皆是君命及以君物行禮者皆是公事事訖請歸也云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亦謂至旬賓乃將歸主君乃留賓有此饗食燕獻之等故燕禮注云今燕又宜獻焉是也云無日數者謂行此饗食之等初去希數無常日數盡主人殷勤也）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唯稍不拜）疏（注拜拜至不拜○釋曰案上經云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又案司儀云明日客拜禮賜遂行是臨行大小禮皆

（拜賜則知唯米禾芻薪不拜也）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己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介大夫也雖爲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疏〕（注饗食至以上○釋曰云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者其饗食在廟爲賓故君親爲主至後燕禮在寢又以酬爲度崇於恩殺於敬故賓辭而使介爲賓也以苟敬爲小敬者以阼階西近主位諸公坐位故云小敬對戶南面爲大敬云更降迎其介以爲賓者介在廟門內西北面降至庭迎之云不與亢禮也者略取燕義文解君不親爲獻主而使宰夫之意也云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者謂兩君相見兩大夫兩士以上則主人親獻也）宰夫獻（爲主人代公獻）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疏〕（注無行至反幣○釋曰云重其賄即上賄在聘于賄是也反幣謂上禮玉束帛乘皮是也云秦康公者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云云是也此特來非歷聘歷聘則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聘齊聘魯是也）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疏〕（釋曰此及下三經即上經云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注云拜此四事彼見其拜此見其贊辭也）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疏〕（注此贊至之辱○釋曰云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釋經云社稷故以其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取夫人爲社稷主士婦人無外事天地社稷后夫人雖不與以夫婦一體故夫人亦得云社稷主是其云社稷故者見夫人與君體敵今夫人使致禮來主人不敢當下文云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是與君不敵敢當之也）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

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此宜承上君館之下）〔疏〕（注拜送至之下○釋曰此即上經君即館拜送賓故鄭云此宜承上君館之下）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曰老）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不敢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疏〕（注不致至敬也○釋曰君不拜主宜致主人敬賓宜拜皆是崇敬若然與拜即是崇新敬故不爲君鄉飲酒送賓賓不答禮有然相類也）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爲禮）〔疏〕（注樂與嘉賓爲禮○釋曰案鹿鳴序燕羣臣嘉賓此無罪饗之亦是樂與賓爲禮者也）過則餼之（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疏〕（注餼之至執之○釋曰云過則餼之謂禮有失誤故引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春秋之義聘賓有罪皆執之若然上經云無罪饗之有罪非但不饗又執之此過則餼之雖不饗猶生致過輕故也若然上言罪下云過互見其義也）其介爲介（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疏〕（注饗賓至禮也○釋曰謂饗賓於廟之時還以聘之上介爲介若然上經上介主人別行饗則是從賓爲介之外復別饗也云賓尊行敵禮也者若鄉飲酒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卑不與尊齊禮）〔疏〕（注卑不至齊禮○釋曰此據聘禮而言而無君朝之事若然則前有小國之卿大夫來聘將行饗食有大國卿大夫來聘則廢小國饗食之禮以其卑不與尊齊禮並行之）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疏〕（注謂受至神位○釋曰案上經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者行聘享及私覿禮畢云宰夫徹几改筵是行聘享爲神位今小聘不爲神位故也）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藪者今文藪爲逾○量音亮）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秉有五藪）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陽

（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〇穧才計反 疏 注此秉至斂穧〇釋曰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也對上文秉爲量名也引詩者證此秉爲盈手穧即此筥亦一穧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稯音總〇一車之禾二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二十稯也古文稯作緵〇稯宰孔反字林子工反緵音總 疏 釋曰云一車之禾三秅即經致饔餼時云禾三十車車三秅也）

儀禮注疏卷第八

儀禮注疏卷第九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疏 釋曰鄭知是小聘大夫者案下文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於醬東設黍稷六簋又設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若然聘義據侯伯之大聘此篇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爲義案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鄭注云此以命數爲差九謂再命者十一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他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男以此言之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先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見大聘小聘或先或後不常之義）

公食大夫之禮〇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敬者易以相親敬〇易以豉反 疏 注戒猶至親敬〇釋曰自此盡如聘論主君使大夫就館戒聘客使來行食禮之事云各以其爵者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爲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上介出請入告（問所以爲來事〇爲于僞反下爲既爲幷爲公爲賓同 疏 注問所以爲來事〇釋曰據大夫就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三辭（三息暫反又如字〇爲既先受賜不敢當 疏 注爲既至敢當〇釋曰既先受賜者謂聘日致饔受賜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但主人饗之時禮辭而已至於饗食皆當三辭）賓出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己）大夫不答拜將命（不答拜爲人使也將猶致也）賓再拜稽首受命大夫還

復於賓不拜送遂從之（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疏注不拜至終事○釋曰案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不答拜云禮有終此賓不拜送爲從之不終事故賓不拜送也若然鄉飲酒鄉射戒賓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覲禮使者勞賓於門外侯氏再拜送送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于次俟疏注於是至次俟○釋曰云大門外如聘者則賓上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也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初時謂賓發館時服玄端若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注云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以此言之亦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即玄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也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入于次者俟辦則此入次亦俟主人辦也若然聘禮重賓發館即皮弁此食禮輕及大門乃朝服）

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疏注主人至之外○釋曰云擯者俟君於大門外者饌即位之事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者以其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內之位則知此具饌物時皆在廟門外也故鄭下文注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故不在大門內是其義也）

羹定（定多佞反○肉謂之羹定猶孰也著之者下以爲節疏注肉謂至爲節○釋曰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云著之者下以爲節者羹定與下文陳鼎之節爲目也）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編必綿反○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爲賓統於外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疏注七鼎至作密○釋曰云七鼎一大牢也者案聘禮致饔餼與饗餼皆九鼎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此食禮輕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也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案天官有甸師氏兼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人職云掌共

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若然案少牢羹定饔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饔人陳鼎也既夕士禮云甸人抗重又云甸人築坅坎以士無臣使屬吏攝甸人之事非謂置此官也云凡鼎鼏蓋以茅爲之者諸文多言鼎鼏皆不言所用之物此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所用之體故鄭云蓋以疑之然必知用茅者詩曰白茅包之尚書孔傳云苴以白茅茅是絜白之物故疑用茅也）

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疏注必如至作鄉○釋曰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鄭據此文行食禮而云如饗明先饗設洗訖乃後食故鄉前如之是先饗後饗也案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則食在饗前矣不言如燕禮者饗食在廟燕在寢則是饗食重先行之故二者自相先後是以不得用燕禮決之也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燕與饗食同故無饗禮引燕禮而言也）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匜以支反○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注爲公至服位○釋曰知此爲公盥者按特牲尸尊不就洗盥用槃匜故知此所設槃匜亦爲公盥不就洗也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位者按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如大僕之法此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設筵加席几（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湆醬可以略此疏注設筵至略此○釋曰云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又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故也云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湆醬可以略此者決聘禮禮賓時公親授几者以無設湆醬之事故也故下記云不授几鄭云異於醴也）

無尊（主於食不獻酬）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截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先言漿別於六飲也疏注飲酒至飲也○釋曰云飲酒清酒也者按周禮酒正注先鄭云清酒祭祀之酒後鄭從之則此賓客用之者優賓故也云漿截漿也者截之言截以其汁滓相截故云截漢法有此名故也云其俟奠於豐上也者下云飲酒實於觶加于豐是也此云奠即彼加也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者以

（其鄉飲酒燕禮等獻酬之酒皆不言飲飲之可知此擬酳口故言飲是異於獻酬酒故也是以酒人云共賓客之禮酒飲酒鄭注云禮酒饗燕之酒不言飲食之酒云飲亦是其義也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者按漿人云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彼先云六飲後云水漿與此先云漿不同故云先云漿別於六飲必別於六飲者彼六飲爲渴而飲此漿爲酳口不爲渴故異之）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疏注凡非至在堂○釋曰云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者以其酒漿常在堂若不特言之則凡中不含之言謂酒漿仍在堂故上特言之）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不出大門降於國君疏注不出至國君○釋曰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論主君迎賓入拜至之事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按周禮司儀云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又云致饔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大夫納賓（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左西方賓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公揖入賓從（揖入道之）及廟門公揖入（廟禰廟也疏注廟禰廟也○釋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是以昬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昬昕受諸禰廟以此而言則言廟皆禰廟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禮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賓入三揖（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至于階三讓（讓先升疏釋曰按曲禮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即就西階者此君與客食禮禮亦正彼謂大夫士以小小燕食之禮故與此不同也）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君疏注遠下人君○釋曰言遠下人君者亦取君行一臣行二之義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注東夾至於堂○釋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序已西爲正堂序東者東夾室今大夫立于夾室之南是東於堂也）士立于

門東北面西上（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疏注統於至在此○釋曰按燕禮大射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不統於門又在門東北面宜東統於君今在門東西上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非正位故也）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疏注宰宰至南上○釋曰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者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也云宰宰夫之屬者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若然宰尊官反在小臣之下者以其小臣位在此堂南故先見之非謂尊卑先後爲次也）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疏注夫人至無事○釋曰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者經云內官按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已下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也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者按前聘時君迎賓于大門內特卿大夫已下入廟即位者受聘事重非饗食之事故先入廟即位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二牲士庶羞之等皆助君食賓非已之事故後入也）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疏注西上至東上○釋曰云然則承擯以下立于士西少進東上者以其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以下既是有事之人承擯是大夫又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疏注楣謂至降矣○釋曰自此盡稽首論公拜至賓答拜之事云公再拜賓降矣者釋經賓降在至再拜下公再拜上以其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猶下儐幣之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注云賓不敢俟成拜也若然鄭云公再拜賓降矣者解經至再拜者賓降也）賓西階東北面

答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疏（釋曰自此盡稽首論賓降答拜之事云答拜下云拜也並據公未降之前賓爲一拜以其賓始一拜之間公降一等故間在一辭之中是以鄭云賓降再拜釋經北面答拜及拜也云公降擯者釋辭矣者解釋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鄭注云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者按下文賓栗階升不拜升既不拜則於下雖辭賓猶終降再拜稽首也若然擯者辭拜於下之時其位在下故下記云鄭解由下注云不升堂是也按下文云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無事又云擯者進相幣然則擯者有事則進無事則退故負東塾也）擯者辭（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興起也）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辵勑畧反）疏（注自以至曰辵○釋曰云自以已拜也者於堂下終爲再拜稽首故於堂上不拜也云栗實栗也者謂疾之意也云不拾級連步者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拾當爲涉聲之

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此涉級聚足連步鄭云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其連步據足而言涉級據階而說其實一也此等尋常升法此栗階趨君命而上故燕禮記云凡君所辭皆栗階注云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又曰凡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足栗階之法也云不拾級而下曰辵者凡升降有四種云辵者君臣急諫諍則越二等爲辵階越一等爲歷階又有連步又有栗階爲四等也並已具於燕禮記疏也）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疏（注賓降至不成○釋曰按論語孔子云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是以上文主君雖辭賓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士舉鼎去冪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今文奠爲

委古文待爲持）疏（注入由至爲持○釋曰自此盡逆退復位論鼎入已載之事云去冪於外次入者次入爲序入也故少牢云序入去冪於外者以其入當載於俎故去之也士喪禮皆入乃去冪者喪禮變於吉故也）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疏（注旅人至多也○釋曰云旅人雍人之屬者即燕禮云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鄭云士旅食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引王制解之者是也云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者雍人言入亦退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去故云文互相備也云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者按少牢云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是大夫官少故每人象執也若然特牲云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士虞亦云匕俎從士昏禮亦云匕俎從設彼注云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不言舁合者士官彌少舁合可知不言者文不具或匕禮又異於大夫執鼎人

象執匕俎故士喪禮小斂大斂奠與鼎者兼執俎也若依前釋則士喪禮畧威儀故也）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長以長幼也序猶更也前洗南）疏（注長以至洗南○釋曰云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鄭云前謂洗南但言前不云北鄉飲酒鄉射賓盥北面則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云長以長幼也者若燕禮云命長之類皆據長幼爲長不謂衆中之長者也）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之）疏（注載者至載之○釋曰前去左人待載其時鼎東南面今大夫鼎北面南匕之左人當載故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矣俎正當鼎南則載者在鼎南稍東也）魚腊飪（飪孰也食禮宜孰饗有腥者）疏（注飪孰至宜孰○釋曰上文直云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以食禮尚孰故皆飪也○注饗有腥者○釋曰雜記云大饗而俎腥魚鄭注云以腥魚爲俎實不臑孰之是饗禮有腥也又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

（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又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以此觀之明饗有腥以饗禮用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載體進奏（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个疏注體謂至七个○釋曰云牲與腊皆載體直言體不辨體形及數以下魚腸胃倫膚皆言七則此亦七體故鄭云下大夫體七个若然七个此不言體形按士虞記云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彼喪禮用左又按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胖進腠則此亦用右胖肩臑臂肫胳脊脅可知既用右胖則左胖爲庶羞其庶羞者此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是也若致飧及歸饔餼腥鼎皆無庶羞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雖同用狗一牲以其亨亨亦皆有庶羞也云奏謂皮膚之理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下鄭云變於食生是也）魚七縮俎寢右（右首也寢右進鬐也乾魚進腴多骨鯁疏

注右首至骨鯁○釋曰云縮俎者縮縱也魚在俎爲縱於人亦橫云寢右鄭云右首也寢右進鬐也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腴鄉南鬐脊也進脊在此鄉賓以脊鄉賓者鄭云乾魚近腴多骨鯁故不欲以腴鄉賓取脊少骨鯁者鄉賓優賓故也若祭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腴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腴是也）腸胃七同俎（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腴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疏注以其至十八○釋曰云以其同類也者釋經同俎以其牛羊同是畜類也云不異其牛羊腴賤也者以牲體則異俎及此腸胃即同俎以其腴賤故畢之同俎也云此俎實二十八者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但此腸胃與牲或同鼎同俎或別鼎別俎何者據此下文七鼎腸胃與牲別鼎別俎是其正法取其鼎俎奇也少牢五俎腸胃與牲同鼎者以其有鮮獸若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并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也者以其與牲體別鼎故取數於牲亦七少牢并腸胃於牲鼎故云腸三胃三取數於脊脅各二三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既夕盛陳奠故腸胃五也）倫膚七

（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今文倫或作論疏釋曰倫膚謂豕之皮革爲但此公食大夫爲賓用爲美故膚與腸胃皆別鼎別俎特牲腥有三鼎魚腊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而已羊豕魚皆一鼎故膚還從於牲鼎也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下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疏注順其至俎拒○釋曰腸胃得在牲而垂膚亦云順牲之性者從多而言云垂及俎拒者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是也）大夫既七七奠于鼎逆退復位（事畢宜由便也士七載者又待設俎疏注事畢至設俎○釋曰士七載者又待設俎者以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可知也）公降盥（將設醬疏注將設醬○釋曰自此盡各卻于其西論公與宰夫爲賓設正饌之事云將設醬者下云公設之是以盥手也）賓降公辭（辭其從己）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

皆一揖於初古文壹皆作）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疏注授授至和醬○釋曰按記云蒲筵常長丈六尺於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云醯醬以醯和醬者按歸饔餼醯醢別知此醯醬不別而以醯和醬者此經所陳物具者皆別器此醯醬下但言醬不別言醯明以醯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公設之（以其爲饌本）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疏注東遷至故處○釋曰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阼階上示親饌疏注不立至親饌○釋曰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者以其君之行事皆在阼階上今近阼北者以其設饌在戶西近北今君亦近北是示親監饌故也）賓立于階西疑立（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今文曰西階）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

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醓醢醢有醓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臡菁蓂菁菹也今文臡皆作麋）（疏注醓醢至作麋○釋曰云醓醢醢有醓者按周禮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巳下依此爲次彼注云醓肉汁也則此醓醢是肉之汁昌本者彼注云昌蒲根又按彼注齏菹之稱菜肉通又云細切爲齏全物若䐑爲菹又按彼經爲菹者經言菹不言齏菹者即是齏也彼言昌本亦即齏也此注云菹者齏菹麤細爲異通而言之齏亦得爲菹故云菹也云醢有骨者謂爲臡案爾雅釋器云肉爲之醢有骨者謂之臡又鄭司農云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也云菁蓂菁菹也者即今之蔓青也）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亞次也不言綪錯俎尊也○綪側耕反）（疏注亞次至尊也○釋曰云不言綪錯俎尊者上設豆綪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綪不錯者俎尊故也）膚以爲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疏注直豕至牲賤○釋曰云出下牲賤者以豕在牛羊之下賤膚豕之所出故云出下牲賤特之於俎東也）

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疏釋曰前旅人以匕入加於鼎退出今還使之取匕前士舉鼎入今不使士舉鼎出者以其士載訖遂設俎於賓前事未畢故甸人舉鼎而出也）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並併也今文曰併古文簋皆作軌）

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大羹湆煑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鐙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有蓋者饌自外入爲風塵今文湆爲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疏注大羹至無升○釋曰云以蓋降出入反位者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云大羹湆煑肉汁也大古之羹者謂是大古五帝之羹云不和無鹽菜也大古質故不和以鹽菜對鉶羹調之以鹽菜者也云瓦豆謂之

鐙詩云于豆于登毛亦云木曰豆瓦曰登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云宰夫之長也）

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亦東遷所）（疏注亦東遷所○釋曰言亦者亦前醬東遷所以醬既東遷所今於醬西遷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處也）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鉶菜和羹之器）（疏注鉶菜和羹之器○釋曰云鉶菜和羹之器者下記云牛藿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以鉶盛此羹故云之器也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

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於左）（疏注食有至於左○釋曰云食有酒者優賓也者按下文宰夫執漿飲賓興受惟用漿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是優賓也引燕禮者彼據酒主人奠於薦左賓不飲取奠於薦右此酒不用故亦奠於豆東酒義雖異不舉是同故引爲證也按燕禮無此文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凡奠者於左舉者於右不同之而引燕禮記者此必轉寫者之誤鄭本引鄉飲酒鄉射之等也）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郤于其西（會簋蓋也亦一一合郤之各當其簋之西）（疏注會簋至之西○釋曰云亦一一合郤之者郤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郤合故云一一郤合之各當其簋之西爲兩處亦者亦少牢故少牢云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也）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負東房負房戸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疏注負東至賓也○釋曰自此盡醬湆不祭論賓所祭饌之事經直云負東房鄭知負房戸而立者以公在東序內賓在戸西雖告具于公凡欲使賓聞之故知於房近西是以鄭云得鄉公與賓也）

公再拜揖食（再拜拜賓饌具）賓降拜（荅公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降未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

間祭（擩猶染也今文無于）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與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 疏注取授至不坐○釋曰此所授者皆謂遠賓者故菹醢及鉶皆不授以其近賓取之易故不言授曲禮云殽之序辯祭之故知雖不授亦祭可知也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者按少牢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故知於豆祭也云獨云贊與優賓者欲見賓坐而不興是優賓其實俱興也引少儀者欲見贊興賓亦興之義以其賓坐贊亦坐故也）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肺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 疏注肺不至作一○釋曰云肺不離者刌之也者按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猶絕也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此即為食而舉肺也少牢云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之是祭肺切舉肺不切也云不言刌刌則祭肺也者是與祭肺同其實舉肺云祭離肺者絕肺祭也者此鄭解舉肺將祭之時絕末而祭之與祭肺異也凡舉肺有二名一名離肺亦名舉肺祭肺亦名刌肺也）賓興受坐祭（於是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扱以柶扱其鉶菜也挩拭也拭以巾 疏注扱以至以巾○釋曰此云上鉶之間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間此鉶別自祭鉶間云挩拭也拭以巾者案內則左佩紛帨帨即佩巾而云挩拭拭手以巾似帨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為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此有四鉶而云扱上鉶辯擩則唯有一柶優賓故用一柶而已少牢二鉶祭神故宜各有柶也）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湇不祭（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 疏注不祭至盛者○釋曰此不祭者以在正饌之內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湇醬非盛者故不祭也若入庶羞則祭之故下文云士羞庶羞皆有大又云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少儀云祭膴膴詁為大魚肉之臠是亦祭之也）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湇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 疏注既告至上也○釋曰自此盡除出論設加饌粱與庶羞之事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知粱東上者下文宰夫膳稻于粱西是以粱在東為上也）公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階西 疏注位序內階西○釋曰按上公設醬時立于序內賓立於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宰夫膳稻于粱西（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 疏注膳猶至以簠○釋曰知進稻以簠者下記云簠有蓋冪鄭注云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上云設黍稷簋云卻會此稻粱不云卻會者先於房去之故也）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羞進也庶眾也進眾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為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湇右執豆左執蓋 疏注羞進至執蓋○釋曰云皆有大者中有二物三物之內兼有魚也云魚或謂之膴膴大也者有司徹云尸俎五魚橫之人皆一魚皆加膴祭于其上是也少儀云膴祭也云唯醢醬無大者鄭注周禮醢人作醢之法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何大臠之有也醬則醢亦無大臠也）先者反之（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一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云二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一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簋二豆下為先者也）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則授於階上復出取也）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並也間容人者賓當從間往來也 疏注簋西至來也○釋曰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稻南陳之是稻與庶羞俱是加饌南北相繼俱在黍稷正饌之西是下不與正豆併也云間容人者賓當從間往來也者下文賓左擁簋粱右執湇以降公辭升反奠于其所是賓往來也）旁四列西北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羨蔵中別 疏注不統至中別○釋曰云所謂羨蔵中別）

（者按曲禮云左殽右胾彼云殽骨體也此肉謂之羹亦一也殽爲正饌胾爲切肉則庶羞云左殽右胾則曰此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間容人同故謂所謂羹胾中別也）膷以東臐膮牛炙（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膷作香臐作薰）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先設醢繹之以次也內則謂鮨爲會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疏（注先設醢繹之以次也○釋曰此云先設醢繹之以次而特牲注云以有醢不得繹惧與此先設醢繹之以次違者大凡醢配胾是其正而醢卑于胾今牛羊豕胾皆在醢下者直是繹之次非尊卑之列特牲以一有醢若繹之當醢在胾上不成錯故不得繹少牢四豆羊胾醢故得繹而錯與此同也）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蔥秋用芥）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騰當作媵媵送也授授先者一人）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

疏（釋曰自此盡兼一祭之論贊告饌具賓祭之事）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疏（注以公至升席○釋曰前設饌訖贊者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賓者以其禮殺故也是以上文正饌公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公公答拜爲異也）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即就也祭稻粱不以以豆祭祭加於加）疏（注即就至於加○釋曰云祭稻粱不以豆祭祭加宜於加者按下文云賓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又云不以湆醬注云不復用正饌也則此湆醬是正饌而云加者但湆醬與粱皆是加故公親設之下文爲正饌而云此加者爲湆醬雖是加以在正饌之上得與正饌爲本故名正饌其實是正饌之加故公親設之也）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膷臐之間以異饌也）疏（注壹壹至饌也○釋曰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若次上三牲之脯祭之今此祭庶羞祈之故云輕也云自祭之於膷臐之間以異饌也者不云於豆祭而云於膷臐之間以祭宜於加故也）賓降拜（拜庶羞）疏（注拜庶羞○釋曰自此盡魚腊不與論賓正食受洧幣至於食終之事）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爲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者之事）疏（注奠而至之事○釋曰云成其意者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也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疏（注箱箱東至之處○釋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俟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揖退于廂而俟賓食即待事之處也）擯者退負東塾而立（無事）

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疏（注贊者至優賓○釋曰知云贊者以告公公聽之者公既在序外賓食在戶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贊者告公也云重來優賓者若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雖重來而不來則優饒賓也）賓三飯以湆醬（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肴優賓）疏（注每飯至優賓○釋曰每飯歠湆以殺擩醬者按曲禮三飯主人延之有胾然後辯殽鄭注云先食胾後食殽殽尊此先食殽者彼鄭云大夫士與客燕食之法其禮食宜放公食大夫禮公若然此爲禮食故先食殽彼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胾故不同又按昏禮同牢云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注云皆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歠湆呼醬而不食殽者此公食賓禮辭體折節明食殽可知彼歠辭者皆不食故彼不食殽也是以彼又云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故不食殽也但湆言啜淡故也醬言擩醎故也云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者解三飯而止故下宰夫進醬是不求飽故引論語學者食不求

（飽爲證也云不言其餕優賓者案特牲少牢尸食時舉餕皆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漱也非爲卒食爲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賓挩手興受（受觶）宰夫設其豐于稻西（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疏注酒在至右漿○釋曰云酒在東者案上飲酒賓于觶宰夫設于豆東是酒在東也云漿在西者即此經設於稻西是也云是所謂左酒右漿者按曲禮云酒漿處右鄭云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云兩有者據此公食而言左酒右漿也）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飲漱）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疏注束帛至序端○釋曰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按上文公設醬公立于序內西鄉此經亦云西鄉立故知亦在序內位也云受束帛于序端者按大射禮公凡受於序端故每云公之所受者皆約之受於序端）

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北面於西階上疏注以君至階上○釋曰云以君將有命者謂有束帛侑食之命故賓降筵北面於西階上以待主君之命）擯者進相幣（爲君釋幣辭於賓）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釋許辭疏注降辭至許辭○釋曰云主國君又命之升知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東階升聽命是也）降拜（當拜受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退西楹西東面立（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疏注俟主至將降○釋曰按聘禮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逡巡也不言辟者以執主將進授之彼皆當楣再拜故賓退負序此亦爲公拜送幣但存楹西耳故賓在階西不負序以將降故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不敢俟成拜）介逆出（以賓事畢）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示親受）公降立（俟賓反）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

（反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今文曰梧受疏注從者至梧受○釋曰云從者府史之屬知非士介者此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已受賓幣故知訝受者非士介是府史之屬也）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疏注便退至此退○釋曰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此鄭緊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侑幣更入以終食禮故還庭實而後入是以鄭云便退則食禮未卒解經賓入之意云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顧再拜稽首將辭之意是以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者待公設辭留賓之意也）公辭（止其拜使之卒食）揖讓如初（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疏注賓揖介入復位○釋曰上文云介逆出下更云介逆出明知中間介復入可知但復入之節當此賓入之時也）賓降辭公如初（將復食）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疏注卒已至稻粱○釋曰知會飯是黍稷者見上文云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於其西此云食會飯故知會飯者是黍稷也前賓三飯不云會以其簋盛稻粱以其稻粱無會故鄭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矣）

不以醬音（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後也後言湆或時後用疏注不復至後用○釋曰云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者按上文賓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是正饌稻粱是其加此云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鄭意以黍稷是其正庶羞是其加互相成而已言相成者既非互文直取饌食互相成而已云後言湆或時後用者前文賓三飯以湆醬先言湆後言醬是先用湆此後言湆或容前三飯後用湆故作文有先後也）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疏注示親至侑幣○釋曰云不以出者見士昏禮賓取脯出以授從者彼是已所當得此非直已得侑幣下文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亦是已所當得）

（鄭不言二牲而言侑幣者據已得者而言之）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於辭）疏（注卒食至於辭○釋曰云卒食拜也不北面者按上文賓受侑幣出更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其時辭欲退公留之卒食故決之以其待公留故北面此卒食禮終故東面爲意有異故面位不同是以鄭云不北面者異於辭也）公降再拜（荅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介逆出

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畧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疏（注初來至還也○釋曰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者知擯者告公者按經公送于大門內公不見賓矣而云賓不顧明知擯者告公公還入寢也此擯者告賓不顧即論語云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但彼據聘享訖此據食禮訖事雖不同復命云賓不顧矣卽不異）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于篚他時有所釋故）疏（注卷猶至釋故○釋曰云歸俎者實于篚者此食禮無肵俎而言卷三牲之俎不言用俎惟云實于篚按士虞禮亦無肵俎尸舉牲體皆盛於篚吉凶雖不同無肵俎是以故知同用篚也云他時有所釋故者辭三牲之俎言卷案特牲及士虞尸卒食取俎歸於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彼注云釋猶遺也遺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也）魚腊不與（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爲施惠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朝謂大門外）疏（注朝謂大門外○釋曰自此盡訝聽之論賓拜謝主人之事云朝謂大門外者以其經云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又聘禮以柩造朝亦無入之文皆言朝故云朝謂大門外也若然案閔二年左氏傳云季友將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注兩社周社亳社之閒朝廷執政所在但諸侯左宗廟右社稷在大門之內則諸侯外朝不在大門內者但外朝在大門外兩社之閒遙繫外朝而言執政所在又此食禮拜侑幣聘禮歸饔餼直言拜

饔與篚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之）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疏（注受其至士訝○釋曰云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訝也）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疏（注記公至無特○釋曰云豆加葵菹蝸醢者案周禮醢人朝事之豆云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案上文下大夫六豆用鹿臡以下仍有茆菹麋臡在今上大夫八豆不取茆菹麋臡而取饋食之豆葵菹蝸醢者鄭以特牲少牢參之彼二篇俱以饋食爲始皆用周禮饋食之豆特牲兩豆用饋食葵菹蝸醢少牢四豆二豆與特牲同兩豆用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注云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以此觀之故此公食大夫兼用饋食之豆亦是豐大夫禮也云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膚此云九俎明加鮮魚鮮腊云無特者陳饌要方上七俎者東西兩行爲六俎一俎在特于俎東此九俎爲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亦爲下）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疏（注此以至子男○釋曰云此一命數爲差也者案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爲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爲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惟有上下二大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尊爲上大夫爵卑爲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伯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欲見此經惟見三命以下案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一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謂上下大夫也古文毋爲無）疏（注謂明上至爲無○釋曰云文云庶蓋亦四列此上大夫饌內言庶羞西東毋過四列則東西一橫行上下大夫皆四以爲行下大夫四四十六東西一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西四行南北五行矣）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鴽無母）疏（注鴽無母○釋曰云鴽無母者案爾雅釋鳥云鴽鵪母郭氏曰鵪也青州人呼曰鵪母莊子曰田鼠化爲鶉淮南子云蝦蟆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爲鴽然則鴽鶉一物也）若不親食（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疏（注謂主至他故○釋曰自此盡聽命論主君不親食使大夫致禮於賓節之事疾病之外別云他故者君有死喪之事故聘禮云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謂畢致饗食但賓不受之）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執幣以將命）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陳甕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

饌同列耳甕北陳者變於食甕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並作併）疏（注陳甕至作併○釋曰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案上文正食之時黍稷亦南陳今於楹間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此時饌陳是同列也云甕北陳者變於食者上文正食之時宰夫自東方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陳之今於楹間二以併北陳故云變於食也云甕數如豆者以菹醢各異物不可同甕故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甕下大夫六豆則六甕云醢芥醬從焉者以其三牲不殺生列於門內醢經百日乃成不由不殺故有醢庶羞之醢同是醬數故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甕是芥醬宜亦一甕知有芥醬者以其有生魚故知有也云筐米四者上文上大夫八簋今乃生致之黍稷宜各一筐稻粱又二筐故云筐米四）庶羞陳于碑內（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不陳于堂辟正饌）疏（注生魚至正饌○釋曰云生魚者上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案鄭注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爲所實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胾炙俱設今胾炙在碑未設膾全不設可知若然庶羞之

內象羞俱有鄭獨云生魚者以其胾炙在此不設於此無多雖有乾腊雉兔之等以生魚爲主故云生魚也云魚腊從焉者雖無三牲之肉有乾魚腊可知云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者以其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腊上大夫九鼎加鮮魚鮮腊可知雉兔鶉鴽亦生致之矣云不陳于堂辟正饌者以其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也若然不陳於碑南者以其本合在堂今宜近堂故在碑北）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疏（注執乘至近內○釋曰執乘皮者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者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而陳之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者參分庭一在南今云碑外繼碑而言近北矣彼參分庭一在南陳之者謂在主人之庭參分庭一陳之擬與賓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於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故在內也）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疏（注爲其至近外○釋曰案上庶羞與庭實在碑之內近內陳之此牛羊豕陳於門內繼門言之云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也若然致饔餼

牛羊豕亦在此此云使近外者以饔餼有腥有熟故略其生者近門是其常此既不殺牛羊豕宜近內故異之也）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朝服食禮輕也）疏（注朝服食禮輕也○釋曰云朝服食禮輕者以其歸饔餼時卿韋弁賓皮弁受此食禮賓朝服受不皮弁故云食禮輕）無儐（以已本宜往）疏（注以已本宜往○釋曰云以已本宜往者明主君無故速賓在廟行食禮而有侑幣賓無儐法主君有故致食禮幷有侑幣亦不合有儐故云以已本宜往）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食侑幣）疏（注賜亦謂食侑幣○釋曰云亦者亦上速賓食時幷食與侑幣今亦然故云亦）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疏（注記異至召之○釋曰自此盡大夫之禮論主國大夫食賓之禮別於主君之事云記異於君者案下文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故如自此已下皆記異於君法是以此經大夫親戒速決君不親戒速此則異於君也以其下諸文皆異故云記異於君者也云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

（之者以其戒具而有皆親爲之入故爲此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二文皆云戒賓既歸布筵設尊乃親速賓是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古文饗或作鄉）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賓止也（主人三降賓不從疏注主人三降賓不從○釋曰云主人三降者案上文鄭注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皆自阼階降此鄭云主人三降即上三者不數主人降盥者案鄉飲酒所言降盥者皆爲洗爵故賓從降此降盥不爲洗爵故鄭不數之案聘禮致饔餼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此賓不降者雖賓主敵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處疏注不敢食於尊處○釋曰此兩大夫敵故之西序端上公食大夫大夫降階下臣卑故也）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敵也疏注敵也○釋曰案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案左氏傳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於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臨己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釋曰云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湆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一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于堂無儐（與受君禮同）

（疏注與受君禮同○釋曰云與受君禮同受致饔幣云堂中西北面注趨主君之命也堂中一中央之西此雖無賓受幣亦與之同也）記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疏注食禮至一日○釋曰祭祀散齊七日爲戒致齊三日爲宿此則與祭祀異此不宿戒者謂不爲三日之戒又不爲一日之宿故鄭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若然必知三日之戒一日之宿者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少牢辟人君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食禮輕故知有三日之戒一日之宿既無前日之事宜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爲之故皆不言日數故下注云食賓之朝宿與戒之賓則從戒而來不復召是也）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與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不授几（異於醴也疏注異於醴也○釋曰決禮賓時公親授几也）無阼席（公不坐）亨于門外東方（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疏注必於至主陽○釋曰案上經甸人亨人之等亨人是主官不得言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辭亨在門外之禮也燕禮注云亨於門外臣所掌也言臣亦是大夫事少牢廩爨饔爨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者以其無廩人主之故在內若然鄉飲酒雖是大夫之事以其取祖陽氣之始故亦於門內）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爲莞疏注司宮至爲莞○釋曰云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案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注雖不同其義一也但燕禮司宮云設尊故以小宰辭之此司宮設几筵故以太宰之屬辭之案太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正文案周禮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六寸既建而迆之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

（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矛皆以四尺爲差以是約之即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也云萑細葦者以類言之其實全別是以詩云葭菼注云葭蘆菼薍則葦一名蘆一名薍一名萑一名菼此萑又與莞蒲之莞不同彼莞謂蒲也云有以識之者席無異物爲記但識之自有首尾可爲記識耳云必以長筵者以有左右饌者實在戶牖之間南面上陳饌時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長筵也）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疏注筵本至右房○釋曰上云司宮具几筵具之在房宰夫敷之而已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也）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疏注賓車至節也○釋曰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同姓金路之等乘墨車以朝墨車亦云不入大門與此亦同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云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者案少儀云僕於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注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於西方鄉外云賓及位而立北面者案玉藻云賓立不當門彼亦謂聘使也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案大行人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者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彖云大夫皆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卿同當車前故連言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者案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若然如諸侯則依命數臣下其君二等則不得依命數矣而云依命數皆依命數據君而言其臣依君命數而降之故鄭總以命數言之也）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藿豆

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今文苦爲芐疏注藿豆至爲芐○釋曰云滑堇荁之屬者案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云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贊者盥從俎升（俎其所有事疏注俎其所有事○釋曰直言此者豆亦從下升不言從豆升者贊者不佐祭豆直佐祭俎故云俎其所有事是以上經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若然黍稷亦贊祭不從黍稷升者黍稷設之在後故也黍稷雖後升先祭者以其先食黍稷後食肉故也）簠有蓋冪（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今文或作冪疏注稻粱至作冪○釋曰簠簋相將簠既有會明簋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郤會於敦南簠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至於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凡炙無醬（已有鹹和疏注已有鹹和○釋曰云凡者欲辭儀禮一部之內牛羊豕炙皆無醬配之云已有鹹和者若今人食炙然）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疏注謂三至純也○釋曰經云上大夫不辨命數則子男之卿再命其席亦同下大夫鄭言謂三命大夫者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同公之孤四命其席則異鄭據三命而言云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者案周禮司几筵云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云左彤几與此記三命已下席不同故知彼國賓謂筵孤也無正文故云則也）卿擯由下（不升堂也疏注不升堂也○釋曰此謂上擯擯詔賓主升降周旋之事故云不升堂）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疏注上謂至爲名○釋曰案上經云贊者皆告具於公而贊賓食故云上贊使下大夫爲之）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疏注於食至優賓○釋曰案上經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此記人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飯之時得兼食庶羞又食會飯及庶羞之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故鄭云於

（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所以然者優賓故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

儀禮注疏卷第十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盧陵陳鳳梧編校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疏（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按曲禮下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據此而言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鄭又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覲而行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覿私覿後即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況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既有私獻則四時常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見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之間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禮省故略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即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為義者苟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也）

覲禮〇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

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疏】注郊謂至旌門○釋曰自此盡乃出論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郊者亦近郊也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也引小行人職者納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逸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

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禮於聘客王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右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右文不具也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入廟乃裨冕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束帛加璧是諸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以就享皆有束帛配之諸侯玉卑故也此乃行勞所用以享禮況之耳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言諸侯則凡之摠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摠言諸侯而云侯氏也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關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帷爲宮以受勞禮也云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者謂爲帷宮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爲門之事也案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爲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從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

（從徒衆多故於帷宮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又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彼亦是諸侯相朝當爲壇以爲帷宮受勞之事也）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疏】（注不答至聽之○釋曰云升者升壇者以帷宮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升壇也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知面位如此者並約下文就館賜侯氏車服而知也）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俟之也還玉重禮）【疏】（注左還至重禮○釋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

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儐使者及聘禮私覿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以其東面致命而左還明左還者南面也未降而南面示將去故也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俟之者經云而立即云侯氏還璧故知立者見侯氏將有還玉之事於己故俟之不降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報之所以輕財重禮彼以璧琮不還則爲輕財者以其璧琮加束帛故爲輕財不還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爲重禮也）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疏】（注侯氏至席也○釋曰自此盡遂從之論侯氏儐使者遂從入朝之事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行賓禮是賓客之禮是以賓在館爲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爲賓賓後升以敵云禮統焉謂賓統有此堂也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者安大宰云贊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伏者亦不坐而設几據云所以

儐厚也聘禮卿勞受儐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故不與此同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者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鄭云上介出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出請事又見此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故知使上介止使者也云則已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席之所設惟在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故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疏注儐使至其階○釋曰云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賓不還束帛賓儐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儐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者此賓與使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各於其階也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騑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二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疏注騑馬至於朝○釋曰知左驂設在西者陳四馬與人以西爲上然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又知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者亦案聘禮禮賓執左馬以出記云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侯氏在館如主人明主馬亦侯氏之士以出授使者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使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其義同故知義然也

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擯今文賜作錫）疏注以其至作錫○釋曰自此盡乘馬論賜侯氏舍館侯氏儐使之事云賜舍猶致館者案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也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知小行人爲承擯者案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爲承擯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

眡館將幣爲承而擯是其義也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女音汝○此使者致館辭）疏注此使者致館辭○釋曰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者案下文謂同姓大國率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於內）疏注王使至於內○釋曰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者決聘禮卿無禮致館賓無束帛擯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其賓猶擯使者用束帛乘馬故云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者案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館而云賓迎再拜卿退賓送再拜則聘禮致館不在外此不見大夫帥至館即云天子賜舍是侯氏受舍于外可知與聘禮異也知既則儐使者於內者以其既受館則爲已所有明儐使者在內可知也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今文帥作率）疏注大夫至作率○釋曰自此盡再拜稽首論天子使大夫戒侯氏期日使行覲禮之事知大夫是卿爲訝者以其周禮秋官掌訝職云諸侯有卿訝故知大夫即卿爲訝者云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者以其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使但循故事之常也

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疏注言諸至同姓○釋曰此一經論前朝一日諸侯各遣上介受次於朝之事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者上注云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於此言諸侯凡之者以其諸國同時遣上介故言來朝者衆矣若其行禮自有前後故鄭云顧其入覲不得並耳云受舍於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者以其春夏受

贄於朝無迎法其享於廟有迎禮秋冬受贄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旣受覲於廟故在大門外受次知在文王廟門外者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旣拚以俟則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大祖之廟以其諸侯者無二祧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爲祧案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大廟有二祧又案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以尊而子卑故知在文王廟也者然先公木主亦於后稷廟受覲遇不在后稷廟者后稷生非王故不宜在焉云言舍者尊舍也者此賓以帷爲次非壘舍尊天子之次故以是舍言之是尊舍也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卽賓客者皆有外次卽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云天子使掌次爲之者案周禮掌次云掌王次舍之法以待張事故知使掌次爲之諸侯秉官無掌次使舘人爲之故聘禮云舘人布幕于寢門外鄭注云舘人掌次舍帷幕者是也云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知使上介者案下文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二百步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明知此亦使上介也云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秋曰覲鄭注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互舉一邊而言其實早來勤王通有也故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變覲言朝也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者案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案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此皆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爲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鄭注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面見天子時引春秋者案隱十一年經書滕侯薛侯來朝左傳曰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也若然彼服注云爭長先登授玉此位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卽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爲證

侯氏裨冕釋幣于

禰禰乃禮反裨婢支反下同○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

疏　注將覲至之東○釋曰此經明諸侯之在館內將覲於王先釋幣告於行主之禮知將覲質明時者案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故知此亦質明時也云裨之爲言埤者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埤義衮冕以下皆爲裨故云其餘爲裨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卽司服所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以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焉者亦據司服而言諸侯雖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衮冕以下故鄭云此差司服所掌也云上公衮無升龍者案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宜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案玉藻諸侯玄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是以鄭注司服云諸侯自於其家則降若然諸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後皆不得用衮冕鷩冕毳冕則此等及孤卿大夫絺冕玄冕者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云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鄭注云爲將廟受亦斯之類也云禰謂行主遷主矣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諸侯行亦然以其皆有遷廟木主若然大夫無木主聘禮賓釋幣于禰者大夫雖無木主以幣帛主其神亦爲行主也而云禰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者案聘禮將行釋幣于禰此禰無文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卽出行故云將受命釋

（幣于禰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祧則祝幣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聘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此亦無彼同云祧者諸侯遷主藏於始祖之廟諸侯既以始祖之廟爲祧遷主歸還入祧廟故知此幣埋於祧西階之東也）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韣音獨繅音早○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璧繅或爲璪　疏　注墨車至爲璪○釋曰自此盡乃出論諸侯覲館至天子廟門之外以次行覲禮之事云墨車大夫制也者案周禮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故知墨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對玉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並得與天子同據在本國所乘下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路象路等是也既

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也云弧所以張縿之弓也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爲縿故以弧弓張縿之兩幅故云張縿之弓也云弓衣曰韣者案月令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言帶以弓韣韣是弓衣可知云瑞玉謂公桓圭之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云繅所以藉玉至爲六色其義疏已見於聘禮記）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依於豈反○依如今綈素屛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疏　注依如至黼純○釋曰云依如今綈素屛風也者案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屛風爲斧文置於依地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屛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是也言綈素者綈赤也素白也漢時屛風以綈素爲之象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法爲况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周禮繢人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白黑斧以此方繡次爲之故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云斧謂之黼者據繡次言

之白與黑謂之黼即爲此黼字也據文體形質言之用白而畫黑則爲此斧字故二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故知此几是玉几也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又案大宰云贊玉几鄭注云玉几主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但几雖須凭又几坐時所以凴依今左右及立而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云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席紛純等鄭注云紛純者紛如綬有文而狹繅席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者謂畫雲氣次席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此次席即顧命所謂篾席也篾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說是以顧命云牖間南鄉敷重篾席孔傳曰桃枝竹義與鄭同）天子衮冕負斧依（衮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疏　注衮衣至俟見○釋曰云負斧依者負謂背之南面也云衮衣者裨之上也者但裨衣者自衮冕至玄冕五者皆裨衣故云裨之上也上文云裨衣者揔五等諸侯指其衣有三等不得

定其衣號故言揔裨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衮冕云繢之繡之爲九章者衣繢而裳繡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爲繢次第在下爲陰陰主沉深故刺之爲繡次是以尚書衣言作繢裳言絺繡爲九章者鄭注司服云禹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几九也云南鄉而立者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又云當扆而立在廟在廟皆云立故知此南面而立以俟諸侯之見也）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　疏　注嗇夫至夫馳○釋曰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云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爲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

（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今入故下注云君乃許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畧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並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爲上擯者案大宗伯職六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爲承而擯此文嗇夫爲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若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門則肆師爲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鄭注云爲承擯是其義也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爲末擯之意也）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疏（注言非至作賀。釋曰此經直云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法若然案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者覲遇雖無迎法至於饗即與春夏同故連言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注入門至不授。釋曰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者案士昏禮云壻執鴈升奠鴈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擯者謁（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疏（注謁猶至其升。釋曰云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者此又不見謁告之辭鄭注云上擯告以天子前一辭者謂擯者謁以上辭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

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是擯者於門外傳王辭告之使入此擯者謁告還用彼辭所改易者唯改入字爲升故云伯父其升也以其喚使外門堂親受之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疏（注擯者至進也。釋曰云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者以經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者以其賓升堂擯者不升若特牲少牢祝延尸使尸升祝從升與此文同皆是從後詔禮之事）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疏（注四當至致之。釋曰自此盡事畢論侯氏行覲禮訖相隨即行三享之事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知四當爲三者諸文唯謂三享無四享之事所以誤作四由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皐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云此篇又多四字者下有四儐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束帛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由此致誤爲四字也引大行人者欲證三享爲文也云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聘禮小聘曰問不享大聘雖有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案大行人五等諸侯皆同三享若然三與一及不享是其禮之差是無取於四之義故從三爲正云初享或用馬或虎豹之皮者案下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故知初享以此二者爲先言或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間可也以聘禮經夕幣時皮則左首後幣時更云馬則幕南北面此下經亦用馬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爲初享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是以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

（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諸侯國王爲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與以其因覲即助祭即致享物若不當三年祫祭即特致三享也云皆以璧帛致之者案聘禮束帛加璧享君束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享天子與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因朝而貢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因朝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是也皆有璧帛以致之案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若如此言鄭知五等享玉各如其瑞者見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公依命數與瑞等則侯伯子男之享玉亦如其瑞可知又知五等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者又見玉人職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兼言聘者欲見聘使亦下君之瑞一寸與君同直言瑑琮享夫人不言瑑璧以享君亦文不具若然後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可知圭璋瑑二王後享天子與后者五等諸侯既用璧琮二王後尊明用圭以享天子用璋以享后可知又知二王後自相享亦琮璧琮者以五等諸侯降於享天子明二王後退用璧琮可知自男自相享用琥璜者以其子男瑞用璧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若然自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故也又知五等之臣聘享之玉皆降其君一寸者又見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八寸據上公之臣則侯伯子男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後稱公大國稱侯則二王之後爲公而則前謂公者案典命云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上公者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若然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加一命爲二伯則周公召公是也大國猶稱侯則魯侯燕伯是也）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疏（注卓讀至敬也○釋曰云中庭西上者案聘禮云參分庭一在南又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注云參分庭一在南又案昔設于中庭鄭注云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則此云中庭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卓王孫是司馬相如之妻文君之父也於十馬之內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故訓卓爲的也云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者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産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此爲庭實故用十匹案康王之誥二伯率諸侯而入皆布乘黄朱而陳四匹者彼據二王之後以國所有享新王享物陳於庭用圭以馬致享馬不得上堂亦陳於庭直以主升堂致命乘馬若乘皮故以四爲禮非所享之物故用四馬與此異也）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親受之）疏（注亦言至受之○釋曰云亦言王欲親受之者亦上親受之也）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疏（注王不至益臣○釋曰云授宰幣王既撫玉不受幣帛即束帛加璧等王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爲幣此單言宰即大宰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云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爲重禮璧琮不受還之爲輕財是以圭璋覲受璧琮初即不受爲輕財故也云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侯氏牽馬而出馬隨侯氏之後）

（出發王人於外也云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illegible]者亦受贄于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illegible]之不然賓主至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illegible]已是王尊爲君禮臣卑爲臣禮王猶親[illegible]其[illegible]今[illegible]于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使自執其馬王下使人受之於庭者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故也聘禮享用皮及賓私覿馬皆使人受之者見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故與此異也若然聘禮享君尚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是以隱七年左氏傳云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報於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是諸侯朝天子亦有聘及公卿大夫之事也）事畢（三享訖）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无咎）疏（注右肉至无咎○釋曰自此盡降出論侯氏受刑王免之降出之事刑袒於右者右是用事之便又是陰陰主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左袒者無問吉凶禮皆袒左知者士喪禮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禮記云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間葬訖左袒故云凡以該之引易曰折其右肱无咎者案易豐卦九三云折其右肱无咎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注云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无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之義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者加得宰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爲者得非罪之事也正是罪不一辭解擬受刑之意又解云告王以已無罪引下文伯父無事解之不辭之甚也）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辭謂告寧安也乃猶女也）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屛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勞力報反○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屛而襲之也天子外屛勞之勞其道勞也）疏（注王辭至勞也○釋曰云當出隱於屛而襲之也者以屛外不見天子爲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屛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屛南即是外屛云天子外屛取禮緯之文故禮緯云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疏（注賜車至外也○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王使人賜侯氏車服之事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案周禮巾車掌五路自玉路至木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云同姓以封象路云異姓以封革路云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袞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袞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爲總名皆乘木路而已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略之也云服則袞也鷩也毳也據司服而言案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六下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疏（注路謂至十兩○釋曰云凡君乘車曰路者鄭注周禮云路大也君之車以大爲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引春秋者閔二年左氏傳云狄人伐衛又云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鄭引之證重賜無數在車南也）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大音泰○言者公者王同）

（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

疏注言諸至氏也○釋曰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其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觀者衆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者案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伯華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祁奚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而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鄭引此者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云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大史卑明然特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大史乃居其右故云是右謂於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知並立者以其在公右宣王命故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疏注大史至之類○釋曰引春秋者僖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之等于葵丘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鄭引之者證此大史述王辭侯氏下拜亦如此辭之類也但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也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

疏注既云至遂言○釋曰云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者經云侯氏送再拜者事勢宜終故連言之其實儐使者在拜送前必以之儐後略言者以擯有成禮可依故後略言案上擯以來每有儐禮皆是成篇之法是成禮也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

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疏注據此至而言○釋曰案周禮冢宰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者彼經或邦國連言或單言國則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以邦在國上故云大曰邦小曰國雖王建國是邦之所居亦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此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鄭曰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定之意云據此云伯父者即上文云伯父此文即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是以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也據文則不要同姓與大國案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州牧而稱叔父鄭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亦以此為尊是也又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者唯據此禮而云伯父而言不據他文故鄭此注決為不定之意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疏注禮謂至一燕○釋曰云禮謂食燕也者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所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鄭言此者欲辯經饗食燕而言饗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故言饗禮云略言饗禮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之禮致之食燕公之禮見王有故以幣之禮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者見五等諸侯饗食燕皆具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之義也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鄭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彼是諸侯自相待法此鄭引之證經天子待諸侯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案掌客云王巡守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存覜省至諸侯之禮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與諸侯同可知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故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又云其他皆眡小國之君鄭注云他謂貳車及介牢禮

（賓之主問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禮故知饗食燕亦有幣也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知致饗無擯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又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飲食饗饗食有幣若然發首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於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若然天子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諸侯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會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壝以善反埒音劣疏注四時至侯也○釋曰自此盡四傳擯論會同王為壇見諸侯之事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者案曲禮下經言之春見朝宗在朝不在廟而言四時朝覲皆在廟者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之也云此謂時會殷同也者以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與此為一事則合者合諸侯也故知此為壇見諸侯謂時會殷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此注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而獨云四時朝覲在廟者以其周禮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以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則有當朝之歲者復有

原書有殘損

不當朝之歲者若不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亦云既朝乃於壇者六服之內若以當歲者即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王服自甸男采衛要五服若以十二歲王巡守總合親服不得獨在廟在壇朝故鄭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為壇於國外也朝事儀未在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未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云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者經直言為壇鄭知逐四方為之者案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鄭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鄭引此文下及朝事儀而言故知為壇皆依方為之但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共侍之事則無常數云八尺曰尋者依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從軫差之知尋長八尺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者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者謂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名則此樂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云所謂明神也者所謂秋官司盟之職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是也云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案春秋襄十一年經書公會晉侯宋公之等伐鄭鄭人懼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明神殛之注云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盟司察盟者是為天之司盟也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以其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為之故云猶宗廟之有主無正文約同之故云乎以疑之雖同四方為之但宗廟主止一神而已此下文以六色為六神用以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而已云王巡守至於）

（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宫以見之案下文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瘞鄭注云升沉必就祭者也則是謂王巡守諸侯之盟祭也者是王巡守在方岳亦爲此宫可知是以司儀注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宫亦如此以其與宫同也案司儀云王合諸侯令爲壇據時會而言其巡守據王就方岳殷國此王有故不行諸侯同來此二者其壇文約與時會同故云與以疑之是以鄭注大宗伯云殷同王亦爲壇於國外亦時會有文者也引司儀者彼此同是一事但文有詳畧此文言者取司儀以足之云南鄉見諸侯也者王在堂上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玉拜皆升堂授王乃降也）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疏（注六色至著之○釋曰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彼文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今於四方還依宗伯唯上不用璧下不用琮故鄭云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禮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案宗伯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鄭云非天地之貴其天地之貴即昊天崑崙是也既非天地之貴即日月之神故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也若然日月用圭璧者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四方用圭璋之等案大宗伯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餘三方皆據天帝人帝人神則此亦非彼神也以其下文有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迎拜以爲明神故知非天之等是以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鄭注云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明日月山川之等非天帝也若然四方壇神還用圭璋琥璜非天神還用禮玉者尊此明神而與天神同故用之也云刻其木而著之者雖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非置於坐以禮神於上下猶

（南北爲順刻木於四方亦順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故知義然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宫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疏（注置於至作上○釋曰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者此雖不言前期鄭云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則亦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鄭雖不解鄭注夏官中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銘旌及在軍徽識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爲之也云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爲上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者以其侯伯別階相對子男雖兩門亦相對皆以東爲上故云侯先伯子先男也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者案下注云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則此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者是二伯初帥之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雖無應門亦二伯帥諸侯初入宫門或左或右亦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必知王有降揖之事者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又知王土揖庶姓之等者此是司儀職王在壇揖諸侯之事彼與此同鄭彼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揖故爲此解也若然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以其覲禮廟門設擯此則壇壝門設擯是以雖繼覲位之下覲禮無降揖法此與諸侯對面相見故有降揖之事）四傳擯（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

（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傳）疏（注王既至作傳○釋曰知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者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擯者延之升堂以下約上覲禮之法云王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是以同儀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鄭云將幣享也又云及請事勞皆如覲禮者請事謂上文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受刑後王勞之故云皆如覲禮云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者以其面位同故各自設擯云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以其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并一位設擯故有四傳擯云至庭乃設擯者對上覲禮門外設擯案此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云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云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約顧命而知之）

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旆大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疏（注此謂至祝號○釋曰自此盡西門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者案下文於南門北門西門之外禮日月四瀆會同以夏秋冬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故知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為龍者是周禮廋人職文案彼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云大旆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則旂與常別此既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旆者九旂各有定稱亦有通名故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服氏注云九旂之總名故大常亦謂之大旂是以諸侯建交龍為旂亦謂之常大行人云五等諸儀亦曰建常九旂亦是通稱也云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知義然者以其先言日月後言龍故知縿首畫日月依爾雅說旌旗云正幅為縿長尋曰旒謂旌旗身也其下屬旒乃畫日月交龍案左傳云三辰旂旗服注云三辰謂日月星孔君尚書傳亦云畫日月星於衣服旌旗鄭注司服亦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若然大常當有星所以司常及此直云日月不云星者既言三辰則日月星俱有周禮司常不言星者司常九旂皆以二字為名故畧不言星案文大常之上又有交龍則諸侯交龍為旂無日月王之大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司常不言交龍亦是於文畧引朝事儀以下至朝諸侯此亦同法故引之證此拜日於東門之事云天子冕而執鎮圭者案玉藻天子玄冕拜日於東門之外則知此亦玄冕也搢大圭者則周禮玉人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云乘大路者則周禮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飾之以玉故猶以大路為名云樊纓十有二就者案巾車鄭注云樊馬大帶纓馬鞅就成也以五采罽飾之一帀為一成樊與纓各飾為十二帀十二就也云貳車十有二乘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而天子十二以為節故十二乘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常亦飾之以玉使人乘之少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是也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者朝日即拜日一也以其朝朝必有拜云所以教尊尊也者天子至尊猶往朝日是教天子尊敬其所尊者故云教尊尊也云退而朝諸侯者朝日於東郊退就壇使諸侯朝已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一者諸侯朝事儀與此覲禮其朝事儀朝日退及始朝諸侯此覲禮如方明於壇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王乃四傳擯見之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故云由此二者言之若然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覲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明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於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如方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不言祀方明之事鄭云已祀方明者據此覲禮上下有盟誓而言此天子乘龍及下文禮日之等若有盟

誓文當在言方三百步之上令退文在下者欲見盟誓非常尋常無盟誓之事直朝日而已故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者左氏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此者解此經反祀方明之意反祀方明者爲不協而盟故也故引司盟證之云既盟則藏之者盟誓既訖爲此盟辭頒之於六官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云言北面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欲合爲一事故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形象可告以其方明有四方四色是其象無正文以義約爲一事故言乎以疑之云又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對前祀方明加於壇上祀訖退而乃朝諸侯訖又加於壇上以載辭告之云詛祝掌其祝號者案春官祝職云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注云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又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邦國之信是也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疏注此謂至信也○釋曰知此謂會同夏秋冬者以經禮日月山川之等各於其門外上經禮日於東門之外已是春會同明知此是夏秋冬也既所禮各於外爲壇亦各合於其方是以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鄭注云天子春率諸侯拜日於東方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四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上經云拜日無盟誓不加方明於壇直拜日敬尊尊而已此經三時皆言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瀆及山川之事故言禮是以或言拜或言禮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者鄭據經三等先北後西不以次第以其祭地於北郊祭月四瀆亦於北郊與地同但日者太陽之精故於東郊南郊於陽方而禮之以月是地神四瀆與山陵俱是地神以山陵出見爲微陰故配西方四瀆爲極陰故月同配北方又以月尊故先言之而又祭於北郊也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爲其著明也

者以山川是著見日月是其明故同爲明神也引詩者日明詩人以爲明證引春秋者定元年二月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即云云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引之者山川神爲盟神義也不言月者諸文無以月爲明神之事故不引據此觀禮言日以月明爲盟神可知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殪○揭苦蓋反）

疏注升沈至作殪○釋曰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之禮於國之四郊拜禮於日月山川之神以爲盟主已備

於此今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於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爲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升沈必就祭者也者對上經山川丘陵但於四郊望祭之故不言升沈之事此經言升沈必是就山川丘陵故言升沈案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不言升此出丘陵云升者升即庪縣也此祭川直言沈不言浮者以牲體或沈或浮不言浮亦文畧也云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此經主爲天子春東郊夏南郊皆禮日即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即此經祭山丘陵升是也冬北郊即此經祭川沈祭地瘞也以其川即四瀆也鄭兼言諸侯之盟者以其諸侯自盟亦祭山川爲神主故兼言之此經兼有王官之伯以月爲神主不言者無正文故不言也云其盟揭其著明者亦如上釋以日月爲明山川爲著也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禋祀實柴槱燎是歆神始未終而言禮終者以其祭禮有三始樂爲下神始禮柴爲歆神始牲體爲薦饌始燔柴是樂爲下神之神是下神之禮終故云禮終案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柴與瘞相對則瘞埋亦是歆神若然則升沈在柴瘞之間則升沈亦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爲下神

（之後而爲祭禮終矣或可周禮此三者爲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柴瘞沈之事若今特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者也引郊特牲者案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以後始日長於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又云大報天而主日也者鄭按云天猶偏謂郊天之特祭尊可以及卑日月以下皆祭以日爲主又云大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已與此經燔祭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日非正祭天神以其日亦是天神故以祭天言之是以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以其前文天子在國祀日月燔祭餘是日祭地是月可知亦非正地神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爲方明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云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者案彼注以爲告至案祀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注爲考績燔燎柴此又爲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以爲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幷此文瘞有柴之文故注不同互見爲義明著有是以此引王制之柴以爲祭日引春秋者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爲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引之證諸侯之盟用山川爲主此不言宋仲幾者所引之言皆是諸侯之事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者鄭注周禮九嬪職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此二處俱是緯文鄭言此者證王官之伯臣中最尊奉王使出與諸侯盟其神主月以其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鄉來所解諸侯以山川爲主王官之伯以月爲主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亳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彼非直有山川兼有二司則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三官之伯非直奉王使出會諸侯而盟若受弓矢之賜得專征伐亦與諸侯爲盟）

記。几俟于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疏（注王即至之處○釋曰云王即席乃設之也者案公食大夫記宰夫筵出自東房則此天子禮几筵亦在東房其席先敷其几且俟于東箱待王即席乃設之謂若聘禮賓即席乃授几若然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席几同時預設者公親設湆可以畧几故以几與席同時設之若爲[illegible]几筵亦同時而設故聘禮几筵設擯者出請命乃[illegible]箱東夾之前者案上文覲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王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據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案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云相翔待事之處者翔謂翔翔無事故公食賓將食辭於公親臨己食公揖退於箱以俟賓食是相翔待事之處也）

偏駕不入王門（左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尸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疏（注左旁至館與○釋曰云左旁與己同曰偏者依周禮巾車掌王五輅玉輅以祀不賜諸侯金輅以賓同姓以封象輅以朝異姓以封革輅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輅者天子所乘爲正四路者諸侯乘之爲偏兄據諸侯在旁與王同爲偏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文而言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偏駕既云不入王門又云乘墨車而至門外諸侯各停於館明舍在館無異文故言與以疑之）

奠圭于繅上（謂釋於地也）疏（釋曰此解侯氏入門在奠圭釋於地時當以繅藉承之乃釋於地此繅謂以韋衣木版朱白蒼與朱綠畫之者非謂絢組尺爲繫者彼所以繫玉使固者也）

儀禮注疏卷

儀禮注疏卷第十一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彦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

〔疏〕釋曰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若然本亡之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唯士喪禮在若然據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故鄭目錄云天子以下相喪衣服親疏之禮喪服之制成服之後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在士喪之上者以喪服總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故在士喪之上是以喪服爲第十一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今之所釋且以十章明之第一明黄帝之時朴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爲限第三明三王以降澆僞漸起故制喪服以表

哀情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爲序第六明作傳之人并爲傳之意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義一明黄帝之時朴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者案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此乃伏羲之時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謂黄帝之時也又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於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在黄帝九事章中亦據黄帝之日言喪期無數是其心喪終身者也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爲限者案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鄭注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也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注云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又云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云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據此而言則聖人初欲爲父母期加隆焉故爲父母三年必加隆至三年者孔子荅宰我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以子爲之三年報之三年問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注云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既云喻前世行之久則三年之喪實知其所從來但喻久爾故虞書云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心喪三年未有服制之明驗也第三明三王已降澆僞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者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已上曰大古又曰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據此而言唐虞已上吉凶同服惟有白布衣則白布冠而已故鄭注云白布冠爲喪冠又案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爲喪冠又案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注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内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據此喪服記與郊特牲兩注而言則

鄭云後世聖人夏禹也是三王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爲喪服矣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者案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又案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爾雅曰崩薨卒不祿皆訓死也是士以上爲義稱庶人亦死得其總名鄭注曲禮云死之言澌精神澌盡又案檀弓孔子云喪欲速貧春秋左氏傳魯昭公出居乾侯齊侯唁公於野井公曰喪人其何稱是喪棄亡之辭棄於此存於彼是孝子不忍言父母精神盡澌雖棄於此猶存於彼以此鄭義言之其喪字去聲讀之人或以平聲讀之者雖不同義亦通也死者既喪生人爲制服服之者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禮記問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見諸外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下又云斬衰三升三升半齊衰四升以下是其孝子喪親以衣服表心但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淺深布有精粗不同者也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爲叙者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異者斬有二義不同爲父以

三升為正為君以三升半[illegible][illegible]其冠同六升三年[illegible]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是以畧為節有正而已父在為母與為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為夫之昆弟之子長殤是義其餘皆降服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為天子皆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因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有正有義如前釋總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也自斬以下至總麻皆以升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此升數為殺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

注云在小功之上者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為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為次第也第六明作傳之人又明作傳之義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為案公羊傳是公羊高所為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為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為曷為等之問師徒相習語勢相連以弟子却本前師此傳得為子夏所作是以師師相傳蓋不虛化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証已意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為傳獨為喪服作傳者但喪服一篇揔包天子以下五服差降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為傳辭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辭之云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玄字康成漢僕射鄭宗八世孫也後漢徵為大司農而不就年七十四卒於家云注者注義於經傳之下辨其義意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雖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又在傳下注皆須題云玄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玄義可知或云注或云傳出注述之者意耳或有解云前漢以前云傳後漢以後云注止若然王弼王肅之等後漢之人云傳此說非也

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衰七回反苴七餘反經大結反絞户交反一如字菅古顏反屨九具反）

○者者明為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疏喪服至屨者○釋曰題此二字於上者與此一篇為總目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為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知者案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深淺是斬者痛深之義故云斬也若然斬衰先言斬下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疏衰先作之後齊之故後云齊斬齊既有先後是以作文有異也云苴經杖絞帶者一以苴目此三事謂麻苴為首經要經又以苴杖竹為杖又以苴麻為絞帶知此三物皆同苴者以其冠繩纓不得用苴明此三者皆用苴又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又絞

帶與要經象大帶與革帶二者同在要要經既苴明絞帶與要經同用苴可知又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故退在帶下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義也云菅屨者謂以菅草為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為菅濡韌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漚者也已下諸章並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衰創鉅而已是以衰設人功之疏經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已下非直見人功之疏又見經去麻之狀親舉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然此以經為次若此者以先喪而後服故服在喪下又先斬後乃為衰裳故斬文在衰裳之上經杖絞帶俱蒙於苴故苴又在前經中經有二事仍以首經為主故經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摯於苴故退文在下屨乃服中之賤者最後為宜聖人作文倫次然○注者者至用布○釋曰云者者明為下出也者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

（經所陳服者明爲下人所出故服下出者明臣子爲君父等所出也案下諸章皆言者鄭止一解餘皆不釋義皆如此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言凡者鄭欲總解五服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捴號爲衰非正當心而已也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亦謂之爲衰也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知一經而兼二者以子夏傳要首二經但解禮記諸文亦首要並陳故士喪禮云要經小焉故知一經而兼二文也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檀弓云經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案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之等皆是心內苴惡貌亦苴惡服亦苴惡是服以象貌貌以象心是孝子有忠實之心若服苴而貌美心不苴惡者是中心不相稱無忠實之心者也云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者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屬於缺鄭注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之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此所象無正文但喪服法吉服而爲之吉時有二帶亦時有二經以要經象大帶明首經象頍項可知以後頍項爲吉時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固之今喪之首經與冠繩纓別材而不相綴今言象之者直取經法象頍項而爲之至於喪冠亦無笄直用六升布爲冠一條繩爲纓與此全異也云要經象大帶者案玉藻云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辟以玄黃士則練帶裨下末三尺用緇是大帶之制今此要經下帶明爲帶明象吉時大帶也云又有絞帶象革帶者案玉藻鞸之形制云有革帶博二寸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經之外別有絞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喪禮云苴經大搹要經小焉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經以此而言則婦人吉時雖云女鞶絲以絲爲帶而無頍項人於喪禮哀痛甚亦有二經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經具陳於上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服也云齊衰以下用布者即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若然此經喪服皆依舊名唯衰與經特制別名者案禮記檀弓云有以故興物者鄭云衰經之制以經表孝子忠實之心衰明孝子有哀摧之義故制此二者而異名見其哀痛之甚故也）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經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緝七入反蕡扶云反搹音革去起呂反擔市豔反○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屬音燭衰並如字升鄭音登登成也菲扶弗反鍛丁亂反○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倚於綺反廬力居反苫失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本又作凷說文云塊俗凷字歠昌悅反粥之六反劉音育溢如字王肅劉逵皆云滿手曰溢與鄭異柱丁主反楣亡悲反疏食音嗣○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猶麤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素猶故

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闇烏南反壘劣委反又力水反墼古狄反劉薄力反塈劉其既反疏傳曰至無時○釋曰云斬者何問辭以執所不知故云者何云不緝也者答辭此對下疏衰裳齊齊是緝此則不緝也云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案爾雅釋草云蕡枲實孫氏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言牡者對蕡爲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若然枲是雄麻蕡是子麻爾雅云蕡枲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云簞笥亦舉其類也下傳云牡麻枲麻也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欲見苴經別於苴杖故下傳別云苴杖後傳牡麻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彼無他物之嫌獨有經故不須連言經也云苴經大搤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此同彼此皆云苴經大搹連言苴者但經連言苴經經中有此二言經大搹先據首經而言也雷氏以搹搤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爲搤非鄭義案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爲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案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其父是陽左亦陽言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爲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云去五分一以爲帶者以其首經圍九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寸爲五分總二十分去四分餘十六分取十五分五分爲寸爲三寸添前四寸爲七寸并一分總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云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者以其大小同故疊而同之也云去五分一以爲帶者謂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中五分去一爲齊衰之帶今計之以七寸中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一寸寸分爲二十五分二寸合爲五十分餘一分者又破爲五分添前爲五十五分亦五分去一總云一十一分餘四十四分在又二十五分爲一寸餘十九分在齊衰之帶總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云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夫五分一以爲帶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五分破寸今大功百二十五分破寸則以十九分者各分破爲五分十九分總破爲九十五與百二十五分破寸相當就九十五分中五分去一去十九餘七十六則大功之經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則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又云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

五分一以爲帶者又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中五分去一前百二十五分破寸今亦四倍如之以六百二十五分破寸然後五分去一爲小功帶又云緦麻之經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帶則亦四倍如之前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今則三千一百二十五分破寸五分去一取四以爲緦麻之帶經帶之等皆以五分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然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小功成人與殤各有二等緦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者使絰帶各依升數則參差難等是以子夏則傳五服各爲一節計之似周禮掌客云舉介行人宰史各以爵等爲牢禮之數鄭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此經亦然也士喪禮云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鄭注云經帶之差自此出焉謂子夏言經帶之差出於士喪之經故鄭指而言之也但斬衰之經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傳意見經唯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因釋之云削杖者桐也若然經言苴杖因釋削杖唯上下二章不通於下是以兼釋之至於經帶五服自明故不兼釋然爲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桐杖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案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鄭注云如要絰也鄭云如要絰者以其先云絰五分爲殺爲要絰其下即云杖大如絰明如要絰也如要絰者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絰同處故如要絰也云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云皆下本者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云杖者何爵也者自此以下有五問五答皆爲杖起文云者何者亦是執所不知以其吉時五十以後乃杖所以扶衰今爲父母之喪有杖有不杖不知故執而問之云爵以爵答之以其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云無爵而杖者何問辭也庶人無爵何亦得杖云擔主也者答辭也以其雖無爵無德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

云非主而杖者何問辭也云輔病也者荅辭也鄭云謂衆子辟非為主子為父母致病是同亦為輔病也云童子何以不杖者案此子夏之問辭有不同或云者何或云何以或云何如或云孰後或云孰謂或云何大夫或云曷為有此七者荅有義意凡言者何皆謂孰所不知故隱元年公羊傳云元年者何休云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即問杖者何是也稱何以者皆據彼所決即下云父為長子何以三年據期章為衆子期適庶皆子長子獨三年是據彼決此也此即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即位何休云據文公言即位隱不稱即位是也云何如者問此類之辭如下傳云何為而可為人後者同宗則可為人後是其問此類也云孰後者不問比類依不杖章子夏傳云孰後後大宗禮後有大宗小宗故問誰為後云孰謂者亦是問比類但舊君有二等一是待放之臣二是致仕之臣俱為舊君是以齊衰三月章云舊君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由其有二等故問比類也即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何大夫者亦是據彼決此即齊衰三月章云為大夫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由其大夫有致仕者有待放者不同故與可大夫之問也云曷為者亦是據彼決此故不杖章云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云謂據大夫於姑姊妹出嫁宜降不降者舉曷為之問也今云童子何以不杖問辭也不能病也荅辭也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未冠首加免而已故問喪云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言何以者據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不杖故云何以決之也知當室童子杖者案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案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此上下皆釋杖故言杖不云餘也其實皆無直有衰裳經帶而已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者此盖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陳其服下陳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苴杖又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重故為喪主則亦杖矣然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雷氏以為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婦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此說非何者此四等婦人皆在杖科之內何得不杖又禮記諸文說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也云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為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為絞帶如要經焉鄭不言當依王義雷氏以為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去一為帶但首經象頍頭之布又在首要經象大帶用繒又在要故須五分去一以為帶今絞帶象革帶與要經同在要一則無上下之差二則無麤細可象而云去要經五分一為絞帶失其義也但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以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冠繩纓條屬者喪用繩為纓屬著也著之冠垂之為纓也云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而向外攝之也云鍛而勿灰者以冠為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治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也云菅屨者菅菲也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云外納者案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云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盖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為之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若然此下有臣為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宮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又雜記朝廷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堊室見諸侯之臣為其君之禮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苫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苫編藁塊堛也彼又云不說經帶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若然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

苫者哀親之在草故也此云衰三升挖據大夫若士則大夫適子為士者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齊晏平仲為其父麤衰斬枕草是也但平仲讓為父服士服耳云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者孝子遺父母之喪當為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必三日許食者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食猶節之便朝夕各一溢米而已也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失禮之法故子思非之云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是禮之常法也云寢不脫絰帶者案雜記孔子云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與此同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絰帶在衰裳之上而云不脫則衰裳在內不脫可知此據未葬前故文在虞上既虞後寢有席衰絰脫可知也云既虞翦屏柱楣者案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云虞安也葬時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反哭之時入廟中上堂不見入堂又不見乃至適寢之中舊殯之處為虞祭以安之禮記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是也依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今傳言既虞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間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鄭云芐今之蒲苹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云疏食水飲者未虞以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以為粥今既虞之後用麤疏米為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足為度云飲水者未虞以前渴亦飲水而在既虞後與疏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酪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云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喪服之中三無時哭外唯此

卒哭之後未練之前一期之間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言其不足之意云既練舍外寢者謂十三月服七升冠男子除首絰而帶獨存婦人除於帶而絰獨存又練布為冠著繩纓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也云始食菜果飯素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肉間傳云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曲禮云父母之喪有疾飲酒食肉疾止復初皆為不以死傷生也云哭無時者此三無時哭中謂練後至祥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皆在哭無時之限也○注盈手至興數○釋曰云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者鄭五服之內外數至多若經帶象升數降殺參差難等若五服服為一節則降殺易明故鄭云象五服之數也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上也者案白虎通云天子爵號又夏殷之士無爵周之道爵及命士通大夫自然皆爵也是天子以下皆曰爵也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者案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為武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廂各至耳於武纓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也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升外畢是也云布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云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者案鄭注儀禮之時古今二禮並觀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今此注而云今之禮皆以登為升與諸注不同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也若然論語云新穀既升升亦訓為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絍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繒布登義強於升故從登也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喪之際朝服縞冠當纓武異材從古法也云右縫小功以下左縫者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小功已下額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大門北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二辟積鄉右為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緦麻衰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額額然逆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落項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

屈之縫於武而為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者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禮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古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然則十二斤為一斗取十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為十六兩二斤為三十二兩升取三十兩十升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為十九兩餘二兩兩為二十四銖二兩為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一銖為十絫八銖為八十絫十升升得八絫添前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絫於二十兩仍少十九銖二絫則别取一升破為十九兩四銖八絫分十兩兩為二十四銖則為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為二十四銖則九兩者二百一十六銖升四銖八絫添前四百六十銖八絫總為二十四分直取二百四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絫在以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有四銖八絫四銖銖為十絫總為四十絫通八十絫為四十八絫二十四分分得二絫是一升為二十四分分得十九銖添前四銖為二十三銖將二絫添前八絫則為十絫則十絫為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為二十四銖為一兩一兩添十九兩總二十兩曰溢云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所謂書傳[illegible]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即此柱楣者也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者今至練後不[illegible]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雖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門為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言屋下壘墼為之者東壁之所[illegible]本無屋而云屋下為之者謂兩下為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云不塗墍者謂翦屏而已不泥塗墍飾也云所謂堊室者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堊室彼練後居堊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堊室也云謂復平生時食也者此食為飼讀之不得為食讀之

知者天子已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疏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為食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云斬衰不書受月者云云凡喪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服乃隨哀以降殺故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辭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之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即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其大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虞在前月已多是以虞卽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喪服總包天子以下若言七月唯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皆不該上下故周公設經沒去受服之文亦見上下俱合故也

父　疏　釋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即此文父已下是為其人服上之服者也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忠臣出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又下文諸侯為天子妻為夫妾為君之等皆兼舉著服之人於上乃言所為之人於下若然此父與君直單舉所為之人者餘者若直言天子臣皆為天子故舉諸侯也若直言夫則妾於君體敵亦有夫義妾為君若直言君與前臣為君文不殊已外亦有嫌疑故兼舉著服之人子為父臣為君二者無嫌疑故單舉所為之人而已云

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疏　釋曰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者言何以者問比例以父母恩愛等母則在齊衰父則入於斬比並此例故問何以斬不齊衰答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故為之斬也

諸侯為天子　疏　釋曰此文在父下君上者以下文君中雖言天子兼有諸侯及大夫此天子不兼餘

（君卜最尊上故特著文於上也）傳曰天子至尊也（疏釋曰不問而直答之者義可知故直答而云天子至尊同於父也）君（疏釋曰臣為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鄭注曲禮云臣無君猶無天則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於父為至尊但義故還著義服也）傳曰君至尊也（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注天子至曰君○釋曰卿大夫承天子諸侯則）天子諸侯之下有地者卿大夫皆曰君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若魯國季孫氏有費邑叔孫氏有郈邑孟孫氏有郕邑晉國三家亦皆有韓趙魏之邑是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其有地則有臣故也天子不言公與孤諸侯大國亦有孤鄭不言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則大夫中含之也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為其喪弔服加麻不服斬也

父為長子（長丁丈反後長子長殤皆同○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疏父為長子）○釋曰君父尊外次長子之重故其父在此○注不言至以長○釋曰言長子通上下則適子之號唯據

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君言天子亦不通上下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云言妻見大夫已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則大子下及大夫之子不通士君言世子亦不通上下雖據天子諸侯之子是以鄭云不言世子通上下非直長子得通上下家子亦通上下故內則云家子則太宰注云家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是家子亦通上下也云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也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唯據第一者若云長子通立適以長故也）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疏傳曰何至祖也○釋曰云何以者亦是問比例以其俱是子不杖章父為衆子期此）章長子則為之三年故發何以之問也不問斬而問三年者斬重而三年輕長子非極尊故舉輕以問之

輕者尚問明重者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云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者此是荅辭也以其父祖適適相承於上為已又是適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云又乃將所傳重者為宗廟主是有此二事乃得三年云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此明適相承故須繼祖乃得為長子三年也○注此言至共廟○釋曰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者經云繼祖只是為祖後乃得為長子三年鄭云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不同者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適孫猶同庶孫之例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為長子三年是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也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者解經正體於上又云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者釋經傳重也云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者謂見得為父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是為父後者之弟不得為長子三年此鄭據初而言其實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也云言庶者遠別之也者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云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下之

士祖禰共廟則此容祖禰共廟據官師而言若然小記所云祖禰并言者是適士二廟者也祖禰共言不言禰直言祖舉尊而言也鄭注小記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者鄭前有馬融之等解為長子五世鄭以義推之已身繼祖與禰通已三世即得為長子斬長子唯四世不待五世也此微破先師馬融之義也以融是先師故不正言而云不必而已也若然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適孫為後是也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鄭注云謂夫有廢疾也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婦既小功不大功則夫死亦不三年期可知也）為人後者（疏釋曰此後）出大宗其情本疏故設文次在長子之下也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大宗即下文為宗（子齊衰三月彼云後大宗者則此所後亦後大宗者也）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

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後之親如親子疏釋曰云何以三年者以生己父母三年彼不生己亦爲之三年故發問此例之傳也云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者答辭也雷氏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云何如而可爲之後問辭同宗則可爲之後答辭此問亦問此類以其取後取何人爲之答以同宗則可爲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又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問辭云支子可也答辭以其他家適子當家自爲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言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一已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若然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也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已下之親至若子謂如死者之親子則死者祖父母則當己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謂死者之妻即後人之母也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並據死者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後人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若然上經直言爲人後不言爲父此經直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及妻及死者外親之等不言死者緦麻小功大功及期之骨肉親者子夏作傳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骨肉親者如親子可知也）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疏釋曰自此已下論婦人服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案曲禮云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后以下皆以義稱士庶人得其總名妻者齊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是言妻之尊卑與夫齊者也若然此經云妻爲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同爲夫斬衰也傳言夫至尊者雖是體敵齊等夫者猶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則天夫又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其男尊女卑之義故云夫至尊同之於君父也）妾爲君傳曰君至

尊也（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釋曰妾賤於妻故次妻後案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云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是名妾之義但其並后匹適則國亡家絕之本故深抑之別名爲妾也既名爲妾故不得名婿爲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爲君也亦得接於夫又有尊事之稱故亦服斬衰也云君至尊也者既名夫爲君故同於人君之至尊也○注妾謂至亦然○釋曰云不得體之加尊之也者以妻得體之得名爲夫妾雖接見於夫不得體敵故加尊之而名夫爲君是以服斬也云雖士亦然者案孝經士言爭友則爲隸不得爲臣則士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無異是以雖士妾得稱夫爲君故云雖士亦然也）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疏注女子至許嫁○釋曰自此盡爲父三年論女子子爲父出及在室之事制服又與男子不同云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者男子女子各單稱子是對父母生稱今於子女別加一字故雙言二子以別於男子子者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者鄭意經直云女子子爲父得矣而別加在室者關已許嫁關適也已許嫁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又云十有五年而笄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謂女子子年十五笄四德已備許嫁與人即加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死而不殤則同成人矣身既成人亦得爲父服斬也雖許嫁爲成人及嫁要至二十乃嫁與夫家也）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總子孔反笄音雞髽側瓜反○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篠素了反紒音計著丁略反幓七消反冠古亂反疏注此妻至無衽○釋曰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至此言之者上以衰摠故淩其布名與年月至此須言之故也一以其笄既用箭則總不可不言用布又上文經至練有除者此經三者既與男子有殊並一終三年乃始除之矣案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

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亦終三年矣故以三年言之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鄭據經上下婦人服斬者而言若然周公作經越妻妾而在女子子之下言之者雷氏云服者本爲至情故在女子子之下爲文也若然經之體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之異在下言之者欲見與男子同者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故設文與常不例也以上陳服下陳人則上服之中亦有女子子今更言女子是言其異者若然上文列服之中冠繩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是以爲文以易之也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者鄭解此經云布總者只爲出紒後垂爲飾者而言以其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對故知據出見者而言是以鄭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云箭笄篠也者案尚書禹貢云篠簜既敷孔云篠竹箭是箭篠爲一也又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者髽有二種案士喪禮曰婦人髽于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是婦人

髽之制也三種者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者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即此經注是也云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者案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髺髮與免用布有文婦人髽用麻布無文鄭以男子髺髮婦人髽同在小斂之節明用物與制度亦應不殊但男子陽以外物爲名名爲括髮婦人陰以內物爲稱稱爲髽爲異耳鄭引漢法幓頭況者古之括髮其髽之狀亦如此故鄭注士喪禮云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也引喪服小記者彼男子冠婦人笄相對有二時一者男子二十而冠婦人許嫁而笄吉時相對也一者成服後男子喪冠婦人箭笄喪中相對也今此小記所云參上下文是據喪中冠笄相對而言引之者證經箭笄是與男冠相對之物也云男子免而婦人髽者亦小記之文此免既齊衰以下用布爲免則髽是齊衰以下亦同用布爲髽相對而言也但男子陽多變斬衰名括髮齊衰以下名免耳婦人陰少變故齊斬婦人同名髽案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亦引小記括髮及漢幓頭爲說則括

髮及免與髽三者雖用麻布不同皆如著幓頭不別若然成服以後斬衰至緦麻皆冠如著幓頭婦人皆露紒而髽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者以其男子殊及裳是以衰綴於衣衣統名爲衰故衰裳並見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衰亦綴於衣而名衰故直名衰無裳之別稱也云衰如男子衰者婦人衰亦如下記所云凡衰外削幅以下之制如男子衰也云下如深衣者如深衣六幅破爲十二闊頭鄉下狹頭鄉上縫齊倍要也云深衣則衰無帶下者案下記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既縫著衣不見裏衣故不須要以掩裳上際故知無要也云又無袵者又案下記云袵二尺有五寸注云袵所以掩裳際也彼據男子陽多變故衣裳別制裳又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衣是此須袵屬衣兩旁垂之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袵以掩之也案深衣云續袵鉤邊注云續猶屬也袵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如今曲裾也彼吉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袵此婦

人之服之衰下連裳雖如深衣不得盡如深衣并有袵故鄭總云下無袵則非直無喪服之袵亦無吉服深衣之袵也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長直亮反○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疏）釋曰云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者此斬之笄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用惡笄鄭以爲榛木爲笄則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榛以爲笄是也吉時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爲笄〻於喪中唯有此箭笄及榛二者若言寸數亦不過此三等以其斬衰尺吉笄尺二寸檀弓南宮縚之妻爲姑榛以爲笄亦云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容差降鄭注小記云笄所以卷髮既直同卷髮故五服略爲一節皆同一尺而已是以女子子爲父母既用榛笄卒哭之後折吉笄之首歸於夫家以榛笄之外無可差降故用吉笄也若言總不言吉而笄言之者以其喪中有用吉笄之法故小記無折笄之法當記文故小記折吉笄之首是也○注總六至飾也○釋曰云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也上云男子冠六升此女子子總用布當男

子冠用布之處故同六升以同首飾故也十五升首飾尊故言服之冕三十升亦倍於朝服十五升也云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鄭知者若據其束本入所不見何寸數之有爲故鄭以六寸據垂之者此斬衰六寸南宮縚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緦麻小功同一尺言總當尺二寸與笄同也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疏 子嫁至三年○釋曰不言女子子直云子嫁者上文已云女子子別於男子此承上故不須具言直云子嫁是女子子可知直云反爲父足矣而云反在父之室者以其出時父已死初服齊衰不與在室同既服齊衰後反被出更服斬衰即與在室同故須言在室也言三年者亦有事須言以其初死服朞服死後被出向父家更服斬衰三年與上在室者同言三年也○注謂遭喪至適人○釋曰鄭知喪後被出者若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是遭喪後被七出者云始服齊衰者以其遭父喪時未出即不杖期麻屨章云女子子嫁爲父母是也云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若不被出則虞後以其冠爲受嫁女在室爲父五升衰裳八升總今未虞而出是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衰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總七升與在室之女同故云受以三年之喪受也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者未虞已前未被出至受後受以出嫁之受以八升衰裳九升總今既虞後乃被出至家又與在室女同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八升此被出之女與之同故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者此謂既小祥而出者以其嫁女爲父母朞至小祥已除矣除服後乃被出不復爲父更著服故云既除而出則已也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者曰適人案齊衰三月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嫁於大夫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是行於大夫曰嫁不杖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雖不解喪服本文是士故知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庶人謂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名曰庶人

至於民庶亦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行大夫以上曰嫁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爲夫斬仍爲父母不降知者以其外宗內宗及與諸侯爲兄弟者爲君皆斬明知女雖出嫁反爲君不降若然下傳云婦人不二斬猶曰不二天今若爲夫斬又爲父斬則是二天與傳違者彼不二天者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欲使一心於其天此乃尊君宜斬不可以輕服服之不得以彼決此若然外宗內宗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豈不爲夫服斬乎明爲君斬爲夫亦斬矣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厭一葉反 疏 注士卿至其正○釋曰云士卿也者以其在公之下大夫之上尊卑當卿之位故知是卿士也不言公卿言士者欲見公無正職大夫又爭副於卿士之言事卿有職事之重故變言士見斷義也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者鄭解公卿大夫天子諸侯並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下皆有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下若有貴臣衆臣若然天子諸侯下有公卿大夫周禮典命及大宰具有其文此諸侯下公卿與命大夫立孤一人是也以其諸侯無公故以孤爲公卿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注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其孤爲公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除其衆臣布帶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絰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衰同其繩屨則與大功等也云貴臣得伸不奪其正者下傳云室老士貴臣故云貴臣得伸得伸者依上文絞帶菅屨故云不奪其正也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相息亮反閽音昏守門人也 疏 傳曰公至菲也○釋曰云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者傳以經直云衆臣不分別上下貴賤故云室老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也云有地者衆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衆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公卿大夫其貴臣衆臣[illegible]之

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公卿大夫其君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注室老至借也○釋曰云室老家相也者左氏傳云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是家臣稱老云家相者案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以大夫稱家是室老相家事者也云士邑宰也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與此同皆謂邑宰爲士也若然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之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則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等諸侯之臣而有貴臣衆臣之事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案鄭志答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則天子下有無地者也有采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可知云近臣閽寺之屬者周禮天子宮有閽人寺人閽人掌守中門之禁晨夜開閉墨者使守門者也寺人掌外內之通令奄人使守居之宮門者也是皆近君之小臣又與衆臣不同無所降其服又得與貴臣等不嫌相逼也是以喪服小記云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彼亦是近君小臣與大臣異也云君嗣君也者釋傳云君服但其君已死矣更有君爲死君之服故知是嗣君若然案王制畿內諸侯不世爵而世祿彼則天子公卿大夫未得命得有嗣君者以世祿降未得爵亦得爲嗣君況其中兼畿內諸侯下卿大夫也且詩云維周之士不顯亦世左氏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皆是臣有世功子孫得襲爵故雖畿內公卿大夫有嗣君也云絕菲今時不借也者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牡茂后反疏猶麤也）疏注疏猶麤也○釋曰此齊衰三年章輕於斬衰章故次斬後疏猶麤也衰者案上斬衰章中爲君三升半麤鄭注雜記云微細焉則屬於麤則三升正服斬不得麤名三升半成布三升微細則得麤稱麤衰爲在三升斬內以斬爲正故沒義服之麤至此四升

如見麤也若然爲父哀極直見深痛之斬不沒人功之麤至於義服斬衰之等乃見麤稱至於大功小功更見人功之顯緦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爲衰有深淺故作文不同也斬衰先言斬者一則見先斬布乃作衰裳二則見爲父極哀先表斬之深重此齊衰稍輕直見造衣之法衰裳既就乃始緝之是以斬衰斬在上齊衰齊在下牡麻絰者斬衰絰不言麻此齊衰絰見麻者彼有杖杖亦苴故不得言麻此經文杖不象杖故得言麻也云冠繩纓退在絞帶下使不蒙苴齊冠布纓無此義故進之使與絰同處此布纓亦如上繩纓以一條爲武垂下爲纓也云削杖布帶者並不取蒙苴之義故在常處但杖實是桐不言桐者以斬衰杖不言竹使蒙苴故闕竹字此既不取蒙苴亦不言桐者欲見母比父削殺之義故亦沒桐文也布帶者亦象革帶以七升布爲之此即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也齊斬不言布此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繩故此須言用布之事也疏屨者取用草之義即爾雅云疏不熟之疏猶麤者直釋經疏屨之疏若然斬衰章言菅屨見草體者以其重故見草體舉其惡貌此言疏以其稍輕故舉草之總稱自此以下各舉差降之宜故不杖章言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緦麻輕又沒其屨號言三年者以其爲母稍輕故表其年月若然父在爲母降至期今既父卒直申三年之衰猶不申斬者以天無二日家無三尊也是以父雖卒後仍以餘尊所厭直申三年不得申斬也云者者亦如斬衰章文明者爲下出也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枲思似反沽音古後同藨皮表反劉扶表反蒯古怪反草也○沽猶麤也冠尊加麤麤功大功也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疏注沽猶至異數○釋曰緝則今人謂之爲緶也上章傳先云斬者何不緝也此章言齊對斬故亦先言齊者何緝也云牡麻者枲麻也者以枲對上章苴苴是惡色則枲是好色故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云牡麻絰右本在上者上章爲父左本在下者陽統於內則此爲母陰統於外故右本在上也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者藨是草名案玉藻云屨蒯席則蒯亦草類云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

（也者此鄭雖據齊衰三年而言冠尊加服皆同是以衰裳升數恒少冠之升數恒多冠在首尊既冠從首尊故加飾而升數恒多也斬冠六升不言功者六升雖是齊之末未得沽稱故不見人功此三年齊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沽功始見人功沽麤之義故云麤功見人功麤入不精者也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者其義說與斬章同故云亦也）

父卒則爲母（尊得伸也）

疏（注尊得伸也○釋曰此章專爲母三年重於期故在前也直云父卒爲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也必知義如此者案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注云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爲母期爲父三年二十三而嫁可知若前遭父服未闋即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知者假令女年二十二月嫁娶之月將嫁正月而遭父喪并後年正月爲十三月小祥又至後年正月大祥女年二十二欲以二月將嫁又遭母喪至後年

正月二十五月大祥女年二十三而嫁此是父服將除遭母喪猶不得爲申三年況遭父喪在小祥之前何得即申三年也是父服未除不得爲母三年之驗一也又服問注云爲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五升衰裳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爲之受衰八升是父卒爲母未得伸三年之驗二也間傳云爲母既虞卒哭衰七升者乃是父服除後乃爲母申三年初死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之受衰七升與此經同是父服除後爲母乃申三年之驗三也諸解者全不得思此義妄解則文說義多塗皆爲謬也云尊得伸者得伸三年猶未伸斬）

繼母如母

疏（釋曰繼母本非骨肉故次親母後謂己母早卒或被出之後繼續己母喪之如親母故云如母但父卒之後如母明父在如母可知下期章不言者舉父沒後明父在如母可知慈母之義亦然皆省文也故皆舉後以明前也若然直言繼母載在三年章內自然如母可知而言如母者欲見生事死事一皆如己母也）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

疏（注因猶親也○釋曰傳發問者以繼母本是路人今來配父輒如己母故發此問答云繼母配父即是胖合之義既與己母無別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

慈母如母

疏（釋曰慈母非父胖合故次後也云如母者亦生禮死事皆如己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謂大夫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疏（傳曰至命也○釋曰傳別舉傳者是子夏引舊傳證成己義故也欲見慈母之義舊己如此故須重之如己母也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子今無者失子之妾有恩慈深則能養他子以爲己子者也若未經有子恩慈淺則不得立後而養他子也云君命妾曰而云父者對子而言父故言父也必先命母者容子小未有所識乃命之或養子是然故先命母也云若是則

生養之終其身者案內則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彼終其身爲終孝子之身此終其身下乃云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則以慈母輕於繼母言終其身者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以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云如母貴父之命也者一非骨血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唯貴父之命故也傳所引雖言妾之子與妾相事者案喪服小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鄭云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也庶子爲後以云即庶子爲後世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若然此父命妾之父象有庶母祖庶母但不命女君與妾子爲母子而已○注此謂至伸也○釋曰鄭知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案下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沒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爲母子爲之三年乎故知主謂大夫士之妾與妾子也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者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彼謂適妻子備三母有

（師母慈母保母慈居中服之則師母保母服可知是庶母服小功下云其不慈已則緦可也是大夫之適妻子不命爲母子慈已加服小功若妾子爲父之妾慈已加服小功可知若不慈已則緦麻矣士爲庶母緦麻章云士爲庶母傳曰以名服也故此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者之服可也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爲其母是大功也云士之妾子爲其母期矣者期章云父在爲母不可言士之妾子爲其母鄭知者推究其理大夫妾子厭降爲母大功士無厭降明如衆人服期也云父卒則皆得伸也者士父在已伸矣但大夫妾子父在大功者父卒則與士皆得伸三年也）

母爲長子疏（釋曰長子卑故在母下但父爲長子在斬章母爲長子在齊衰以子爲母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子故亦齊衰也若然長子與衆子爲母父在期若夫在爲長子豈亦不得過於子爲己服期乎而母爲長子不問夫之在否皆三年者子爲母有降屈之義父母爲長子本爲先祖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屈至期明母爲長子不問夫之在否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不敢降者不敢以已尊降祖禰之正體）疏（傳曰至降也○釋曰云何以三年者此亦問比例父母爲衆子期爭是子此何以獨三年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者斬章又云何以三年荅云正體於上將所傳重不降故於母亦云不敢降故荅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若然夫不敢降妻亦不敢降而云父母者以其父母各自爲子故父母各云何以三年而問之是以荅各據父母爲子而言不據夫妻也○注不敢至正體○釋曰云不敢以已尊降祖禰之正體者上傳於父已荅云正體於上是以鄭解母不降亦與父同以夫婦一體故不降之義亦等）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疏（釋曰案下章不言疏衰已下者還依此經所陳唯言不杖及麻屨異於上者此章疏衰已與前章不殊唯期一字與前三年有異今不直言其異而還具列之者以其此一期與前三年懸絕恐服制亦多不同故須重列士服者也但此章雖止一期而禫杖具有案下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

父在爲母即是此章者也母之與父恩愛本同爲父所厭屈而至期是以雖屈猶申禫杖也爲妻亦申妻雖義合妻乃天夫爲夫斬衰爲夫報以禫杖但以夫尊妻卑故齊斬有異也）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緣以絹反注同○問之者斬衰有三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疏（傳曰至其冠○釋曰云問者曰何冠也者此選子夏之問荅而言問者曰者子夏欲起發前人使之開悟故假他問荅已之言也云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服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死冠升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冠其

受也大功亦然云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者以其降服小功衰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義疏備於下記也云帶緣各視其冠者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內中衣緣用布緣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視猶比也各比擬其冠也然本問齊衰之冠因荅大功與緦麻小功并荅帶緣者子夏欲因問博陳其義是以假問荅異常例也○注問之至布纓○釋曰云問之者見斬衰有三其冠同者下記云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冠六升是其冠同也云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者下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七升冠八升唯見此降服齊衰不見正服義服及三月齊衰一章不見以不知其冠之異同故致此問也云緣如深衣之緣者案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喪服之內則是中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衣有篇目者而言之案玉藻云其爲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若然中衣與長衣袂皆手外長一

（又案檀弓云練時鹿裘衡長袪注云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横廣之又長之又爲袂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若然此初喪之中衣緣亦狹短不得如玉藻中衣繼袂揜一尺者也但吉時麛裘卽凶時鹿裘吉時中衣深衣目録云大夫以上用素士中衣不用布緣皆用采況喪中緣用布明中衣亦用布也其中衣用布雖無明文亦當視冠若然直言緣視冠不言中衣緣用采故特言緣用布何妨喪時中衣亦用布乎云今文無冠布纓者鄭注儀禮從經今文者注內疊出古文不從古文若從經古文不從今文此注既疊出今文明不從今文從經古文有冠布纓爲正也）

父在爲母（疏釋曰斬章直言父卽知子爲之可知今此言母亦知子爲之而言父在爲母者欲明父母恩愛等爲母期者由父在厭故爲母屈至期故須言父在爲母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釋曰上章已論斬衰不同說故傳直言何以期而不三年決之也屈也者答辭以家無二尊故於母屈而爲期是以云至尊在

不敢伸其私尊也解父在母屈之意也言不敢伸其私尊明子於父母本尊若然不直言尊而言私尊者其父非直於子爲至尊妻於夫亦至尊母則於子爲尊夫不尊之直據子而言故言私尊也若然夫妻敵體而言屈公子爲母練冠在五服之外不言屈者舉尊以見卑屈可知大夫妾子爲母大功亦斯類也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者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不云心而言志者心者萬慮之總喜怒哀樂好惡六情皆是情則爲志母雖一期哀猶未終是六情之中而哀偏在故云志也不云心也左氏傳晉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大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 疏 妻傳曰至親也○釋曰妻卑於母故次之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母同故同章也以其出嫁夫夫爲天斬故夫爲之亦與父在爲母同傳曰何以期也者傳意以妻擬母母是血屬

得期妻惟義合亦期故發此何以之傳也此問異於常例上問母直云何以期今云爲妻乃云何以期者雷氏云妻卑以擬同於母故問深於常也云妻至親也者若以妻至親故同於母言妻至親者妻既移天齊體與己同奉宗廟爲萬世之主故云至親也○注適子至庶子○釋曰云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者不杖章之文也又引服問者鄭彼注云言妻見大夫已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若士卑爲此三人爲喪主可知若然至此經爲妻非直是庶子爲妻欲見兼有適子父沒爲妻在其中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者案喪服小記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可知也引之者證經云是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父皆不爲庶子之妻爲喪主故大夫皆爲妻杖得伸也）

出妻之子爲母（出猶去也 疏 釋曰此謂母犯七出去謂去夫氏或適他族或之本家子從而服者也七出者無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妬忌六也惡疾七也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不出唯有六出耳雷氏云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也）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朞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施以豉反○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絶道 疏 傳曰至親也○釋曰云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者傳意是言出妻卽是絶族故於外祖可以無服恐人疑爲之服故傳明言之也又云傳曰者子夏引他舊傳證成己義云絶族者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絶故云絶族也無施服者傍及爲施以母爲族絶卽無傍及之服也云親者屬者舊傳解母被出猶爲之服也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者舊傳釋爲父後者謂父沒適子承重不合出母服意云傳曰者子夏釋舊傳意云與尊者爲一體者不言與父爲體而言與尊者上斬衰章已有傳云正體與上將所傳重釋相承父祖已上皆是尊者故不言父也但事宗廟祭祀者不欲聞見凶人故雜記云有死於宮中三月不祭況有服可得祭乎是以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已與母無親子獨親之故云私親也○注在旁

至絶道○釋曰云在旁而及曰施者詩云莫葛藟
施于條枚蔦與女蘿施于松上皆是在旁而及曰施
此以母爲主旁及外祖今母已絶族不復及在旁故
云無施服也云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絶道者屬猶續
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謂母子爲屬
對父與母義合有絶道故云母子至親無絶道父卒
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爲于僞反）疏（釋曰云父卒繼母嫁者欲見此母爲父已服斬）
衰三年恩意之極故子爲之一期得伸禫杖但以不
生已父卒改嫁故降於己母雖父卒後不伸三年一
期而已云從爲之服者亦爲本是路人暫時與父牉
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乃著服故生從爲之文也
報者喪服上下并記云報者十有二無降殺之義感
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服母以子
（恩不可降殺即生報文餘皆放此）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
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疏（注此亦至於上○釋曰案上斬章布總箭笄亦）
是異於上鄭不言之至此乃注者從亦是異於上不
言者以下文更有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

屨亦是異於上同是斬衰而有二文皆異故不得言
異於上直注云此妻妾女子子異於男子而已此則
雖是別章唯此二事異於上故得言之也此不杖章
輕於上禫杖故次之又云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
不同其正服齊衰裳皆同五升而冠八升則不異也
必知父在爲母不衰四升冠十升與上三年衰同者
見鄭注雜記云士以臣從君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
弟是父在爲母與兄弟同正服五升八升驗也又鄭
注服問云爲母既葬衰八升是初死衰五升冠八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八升冠九升是亦爲母同正
服衰五升之驗也又案此章云不杖麻屨鄭云言其
異於上則上章下疏衰之等亦同又是爲母同正服
五升之驗也案下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及間傳云
爲母既虞受衰七升者惟據上章父卒爲母齊衰三
（年老也）祖父母疏（釋曰孫爲之服喪服條例皆親而尊者在先故斬章先父三年齊衰先母）
此不杖期先祖亦是其次然此章有降有正有義
服之本制若爲父期祖合大功爲父母加隆至三年
（祖亦加隆至期是以祖在於章首得其宜也）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釋曰）

云何以期也至尊也者此據母而問所生之母至親
答期而已祖爲孫正大功孫爲祖既疏何以亦期答
云至尊也者祖爲孫降至大功似父母於子降至期
祖雖非至親是至尊故期若然不云祖至尊而直云
（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故直云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疏（釋曰世叔既卑）
於祖故次之伯言世者欲見繼世爲昆弟之子亦期
不言報者以昆弟之子猶子若言報爲疏故不言報
也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
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
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
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
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
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

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
名服也（旁劉薄浪反牉普半反辟音避○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也資取也爲姑在室亦如）
之疏（傳曰至服也○釋曰傳發何以期問比例者當氏云非父之所尊嫌服重故問也不直云何以）
言世父叔父者以經總言而傳離釋故二文各別問
也云與尊者一體也者雖非至尊既與尊者爲一體
故服期不言與父爲一體者直言尊者明父爲一體
也爲與二尊故期也云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
者以世叔父與二尊爲體故加期昆弟之子無此義
何以亦期故怪而致問也云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
故報之也者凡得降者皆由己尊也故降之世叔非
正尊故生報也云父子一體已下云云傳云此者上
既云一體故傳又廣明一體之義凡言體者若人之
四體故傳解父子夫妻兄弟還比人四體而言也云
父子一體也者謂子與父骨血是同爲體因其父與
祖亦爲一體又見世叔與祖亦爲一體也云夫妻一
體也者亦見世叔母與世叔爲一體也云昆弟一體
者又見世叔與父亦爲一體也故馬云言一體者

昆是至親因父加於世叔故云昆弟一體因世叔加於世叔母故云夫妻一體也因上世叔是旁尊故以下廣明尊有正有旁之義也人身首足為上下父子亦是尊卑之上下故父子比於首足則父子[illegible]見祖孫故馬云首足者父尊若首加祖在期子卑若足曾孫在緦也云夫婦牉合也者郊特牲云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是夫婦牉合子胤生焉是牉合為一體也云昆弟四體也者四謂二手二足在身之旁昆弟亦在父之旁故云四體也云故昆弟之義無分者此傳兄弟有合離之義以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若昆弟共成父身亦不可分別是昆弟之義不合分也云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者昆弟理不合分然而分者則辟子之私也使昆弟之子各自私朝其父故須分也云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者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朝事父母若兄弟同在一宮則尊崇諸父之長者第二已下其子不得私其父不成為人子之法也云故有東宮有西宮云云案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云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者二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生母名既有母名則當隨世叔而服之故云以名服也○注宗者至如之○釋曰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大宗繼別子之後百世不遷之宗在五服之內者族人為之月筭如邦人如為齊衰三月重宗子是也小宗有四皆據五服之內依常著服五世別高祖則別事親者今宗子在期章之內明非大宗子是世父為小宗典宗事者也云為姑姊妹在室亦如之者大功章云為姑嫁大功明未嫁在此期章若然不見姑者雷云不見姑者欲見時早出之義也

大夫之適子為妻（適丁狄反本又作嫡）

疏釋曰云大夫之適子為妻在此不杖章則上杖章為妻者是庶子為妻父沒後適子亦為妻杖亦在彼章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疏傳曰至不杖○釋曰怪旅以期發比例而問者大夫衆子為妻皆大功今適子為妻期故發問也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大功章有適婦注云適子之妻是父不降適婦也云子亦不敢降者謂不敢降至大功與庶子同也云何以不杖也者既不降仍不杖故發問也父在為妻不杖者父為適子之婦為喪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是大夫為適婦為喪主也故其子不杖也若然此適子為妻通貴賤今不云長子通上下而云適子唯據大夫者以五十始爵為降服之始婦降適婦其子亦降其妻故明舉大夫不降天子諸侯雖尊不降可知○注大夫至出降○釋曰云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者此解經文所不降適子之婦對大夫為庶子之婦小功是尊降也云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者謂依五服常法服之云降有四品者鄭因傳有降不降之文遂總解喪服上下降服之義云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即大夫為衆子大功之等是也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此非身自尊受父之厭屈以降無尊之妻下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父卒乃大功是也大夫之子即小功章云大夫之子為從父昆弟在小功者是也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者此亦非已尊旁及昆弟故亦降其諸親即小功章云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是也案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母妻昆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若然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旁尊又為餘尊厭也云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者謂若下文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下文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為父後者此二者是出也凡大夫之服例在正服後今在昆弟上者以其妻本在杖期直以父為主故降入不杖章是以進之在昆弟上也

昆弟（昆兄也為姊妹在室亦如之）

疏注昆兄至如之○釋曰昆弟卑於世叔故次之此亦至親以期斷云昆兄也者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為稱弟第也以其小故以次第為名云為姊妹在室亦如之者義同於上姑在室也

為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別彼列反）

疏注衆子至其首

〇釋曰衆子卑於昆弟故次之注爲云女子之義如上姑姊妹但上鄭注云在室此不云在室可知故略不言也昆弟衆子及下昆弟之子者皆不發傳者以其同是一體故無異問姊妹女子子在室不見者亦如上姑不見雷氏云欲見出當及時又大功章見姑姊妹女子子嫁大功明此在室可知故略之也云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者經不云士鄭云士者喪服本文是士故言士可知也云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者下文大夫之子皆云庶子降一等故大功云天子國君不服之者以其絕旁親故不服若然經所云唯據士也引內則者案彼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以見於父若冢子生則見於正寢其口夫妻共食具視朔食天子則大牢諸侯則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執右明授之室事退入夫之燕寢乃食下去其非冢子皆降一等云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者不授室事故也而鄭注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言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彼言適子謂適妻所生第二已下庶子謂妾子也引之者證言庶子是別於適長者也）昆弟之子〇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疏)（注檀弓至進之〇釋曰昆弟子疏於親子故次之世叔父爲之此兩相爲服不言報者引同己子與親子同故不言報是以檀弓爲證言進者進同己子故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疏)（注兩言至爲弟〇釋曰此大夫之妾子故言庶若適妻所生第二已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云兩言之者以其適妻所生適子或長於妾子或小於妾子故云兩言之適子或爲兄或爲弟是以經昆弟並言之）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疏)（傳曰至降也〇釋曰云父之所不降者即斬章父爲長子是也云子亦不敢降者於此服期是也發何以傳者餘兄弟相爲皆大功獨爲適服期故發問比例之傳也〇注大夫至爲之〇釋曰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者釋傳父之所不降云適子爲庶昆弟已下鄭廣明大夫與適子所降者以大夫適子得行大夫禮故父子俱降庶庶又

自相降亦如大夫爲之皆大功也）適孫(疏)（釋曰孫卑於昆弟故次之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爲之期）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疏)（傳曰至如之〇釋曰傳云何以問比例者亦爲衆孫大功此獨期故發問也云有適子者無適孫者謂適子在不得立適孫爲後也云孫婦亦如之亦謂不立之故云亦如之也〇注周之至期也〇釋曰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者此釋祖爲孫服重之義言周之道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適子死弟乃當先立故言周之道也云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者既適子在未得立孫明同庶孫之例云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者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是以鄭云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非長子皆期明非長子婦又於非適孫傳重同於庶孫大功可知也若然長子爲父斬父亦爲斬適孫承重爲祖斬祖爲之期不報之斬者父子一體本有三年之情故特爲祖斬祖爲孫本非一體但以報期故不得斬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疏)（釋曰此謂其子後人反來爲父母在者欲其厚於所厚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若然既爲本生不降斬至禫杖章者亦是深抑厚於大宗也言報者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來相報之法故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

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後如字又音侯算素管反劉音選大祖音泰〇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由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踈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疏（傳曰至大宗〇釋曰問者本生父母應斬及二年今乃不杖期故問此例也云不貳斬也者答辭又不二斬者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此解不貳斬之意也此問荅雖兼母專據父故荅以斬而言案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謂若魯桓公適夫人文姜生太子名同後爲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別子別子者皆以臣道事君先兄弟相宗之法與太子有別又與後世爲始故稱別子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別子之子適者爲諸弟來宗之即謂之大宗自此以下適適相承謂之百世不遷之宗五服之內親者屬籍如邦人五服之外皆來宗之爲之齊衰齊衰三月章爲宗子之母妻是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後生者謂別子之弟小記注云別子之世長子兄弟宗之第二已下長者親弟來宗之爲繼禰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兄弟又從父昆弟亦來宗之爲繼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爲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來宗之又有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爲繼高祖小宗也更一世絕服不服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內繼高祖已下者也四者皆是小宗則家家皆有兄弟相事長者之小宗雖家家盡有小宗仍世事繼高祖已下之小宗也是以上傳云有餘則歸之宗亦謂當家之長爲小宗者也云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者此問小宗大宗二者與何者爲後後大宗也案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與此義同也又云後大宗者降其小宗此則繼爲人後爲父母父母尚降明餘皆降也故大功章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是降小宗之類也云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者此問必後大宗何意也明宗子尊統領族人是以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

以昭穆既有族食族燕齒序族人之事是以須後不可絕也故云尊之統也云禽獸已下者因上尊宗子遂廣申尊祖以及宗子之事也云禽獸知母不知父者爾雅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彼對文而言之也若散文言之獸亦名禽禽獸所生唯知隨母不知隨父是知母不知父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者野人謂若論語鄭注云野人粗略與都邑之士相對亦謂國外爲野人野人稍遠政化都邑之士爲近政化周禮云野自六尺之類者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者士不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義禮者總謂之爲士也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者此學士謂鄉庠序及國之大學小學之學士文王之世子亦云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知四術閑知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禮故敬父遂尊祖得與大夫之貴同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皆是爵尊者其德所及遠之義也云大宗收族以下謂論大宗立後之意也云適子不得後大宗者以其自當主家事并承重祭祀之事故也〇注都邑至然也〇釋曰都邑之士者對天子諸侯曰國采地大夫曰都邑故周禮載師家邑小都大都春秋左氏諸侯下大夫采地亦云邑曰築都曰城皆文天子已下皆名都邑都邑之內者其民近政化若然天子諸侯施政化民無以遠近爲異但近者易化遠者難感故民近政化者識深則知尊父遠政化者識淺不知父母有尊卑之別也大祖始封之君者案周禮典命云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爵皆加一等加一等者三公爲上公九命卿爲牧爲侯伯七命大夫爲子男五命此皆爲大祖後世不毀其廟若魯之周公齊之大公衛之康叔鄭之桓公之類皆是大祖者也云始祖感神靈而生若后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所由出謂祭天者謂祭所感帝還以始祖配之案大傳云王者帝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后稷感東方青帝靈威仰所生契感北方黑帝汁光紀所生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生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則王者建寅之月祀所感帝於南郊遂以感生祖配祭周以后稷殷以契配之故鄭云謂祖配祭天也又鄭注大傳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后稷與契而已但后稷感青帝所生即生民詩云履帝武敏歆據鄭義帝嚳後世妃姜嫄履青帝大人跡而生后稷殷）

（之先母有娀氏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此二者文著故鄭據而言之其實帝嚳皆有所感而生也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者下文子始祖諸侯及大祖並於親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案然此論大宗子而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者欲見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又上祭別祖子大祖而不易亦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五服之內是尊統近故傳言尊統遠近而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又云大宗者收族是大宗統遠之事也引大傳者案彼稱姓謂上姓若殷子周姬之類綴之以食者以食禮相連綴使不相踈若宗子於族人行族食族燕者也云百世婚姻不通周道然者對殷道則不然謂家不繫之以正姓但五世絕服以後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通也引之者證周之大宗子統領族人序以昭穆百世不亂之事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疏（釋曰女子子卑於男子故次男子後）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二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期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疏（傳曰至服期也○釋曰經重言父母傳特問父不問母者家無二尊故父在為母期今出嫁仍期但不杖禫而已未多懸絕故不問女子子在室斬衰三年今出嫁與母同在不杖齊屨懸絕故問云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答辭云婦人不貳斬者何更問不貳斬者意也云婦人有三從之義已下答辭前斬章云為人後不云丈夫不貳斬至此女子子云婦人不貳斬者則丈夫容有二斬故有為長子皆斬又喪服四制云門內之治恩揜義

門外之治義斷恩至於君父別時而喪仍得為父中斬則丈夫有二斬至於女子子在家為父出嫁為夫唯一無二故特言婦人是異於男子故也若然案雜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是婦人為夫并為君得二斬者然則此婦人不貳斬者在家為父斬出嫁為夫斬為父期此其常事彼為君不可以輕服服君非常之事不得决此也言婦人有三從之義者欲言不貳斬之意婦人從人所從即為之斬若然夫死從子不為子斬者子為母齊衰母為子不得過齊衰故亦不斬也云婦人不能二尊者欲見不二斬之意云曰小宗故服期者欲見大宗子百世不遷婦人所歸雖不歸大宗宗內丈夫婦人為之齊衰三月小宗宗內兄弟父之適長者為之婦人之所歸宗者歸此小宗遂為之期與大宗別傳恐人疑為大宗故辨之曰小宗故服期也○注從者至大宗○釋曰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知義然者若父母在嫁女自當歸寧父母何須歸宗子夏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故鄭據父母卒而言若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其人君絕宗故許穆夫人衛侯之女父死不得歸賦載馳詩是也云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者鄭解傳意言曰小宗者傳重釋歸宗是乃小宗也云明非一者欲見家家皆有也云小宗有四者已於上釋云丈夫婦人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者謂各如五服尊卑服之無所加減云避大宗者大宗則齊衰三月云丈夫婦人五服外皆齊衰三月五服內月筭如邦人亦皆齊衰無大功小功緦麻故云避大宗也）繼父同居者疏（釋曰繼父本非骨肉故次在女子子之下案郊特牲云夫死不嫁終身不改詩共姜自誓不許再歸此得有婦人將子嫁而有繼父者彼不嫁者自是貞女守志亦有嫁者雖不如不嫁聖人許之故齊衰三年章有繼母此又有繼父之文也）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

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適人施豉反穉直吏反○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絶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疏（傳曰至異居○釋曰何以朞也者以本非骨肉故致問也傳曰已下並是引舊傳爲問答自此至齊衰朞謂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貨爲此子築宮廟使此子四時祭祀不絶三者皆具即爲同居子爲之朞以繼父恩深故也言妻不言母者已適他族與己絶故言妻欲見與他爲妻不合祭己之父故也云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者此一節論異居繼父言異者昔同今異謂上三者若闕一事則爲異居假令前三者皆具其後或繼父有子即是繼父有大功之內親亦爲異居矣知此父死爲之齊衰三月入下文齊衰三月章繼父是也云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者欲見前時三者具爲同居後三者一事闕即爲異居之意云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謂子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已有大功內

親或繼父不爲己築宮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在繼父家亦名不同居繼父全不服之矣○注妻穉至服之○釋曰鄭知妻穉謂年未滿五十者案內則妾年五十閉房不復御何得更嫁故未滿五十也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者案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亦云十五已下知者見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十五則受征役何得隨母則知子幼十五已下言已下則不通十五以其十五受征明據十四至年一歲已上也云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下記云小功已下爲兄弟則小功已下疏故得兄弟之稱則大功之親容同財共活可知云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以其中門外有已宗廟則知此在大門外築之也必在大門外築之者神不歆非族故也若在門內於鬼神爲非族恐不歆之是以大門外爲之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祭法云庶人祭於寢也神不歆非族大戴禮文云夫不可二者據傳云妻明據繼父而言以其與繼父爲妻不可更於前夫爲妻亦祭故云夫不可二也云此以恩服爾者并解爲繼父朞與三月云未嘗同居）

（則不服之者以其一同居與異居有服明未嘗同居不服何知）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釋曰此以從服故次繼父下但臣之妻皆稟命於君之夫人不從服小君者欲明夫人命亦由君來故臣妻於夫人無服也不直言夫之君而言爲者以服之君從服輕故特言爲夫之君也傳曰何以期者問比例者怪入疏而同親者故發問云從服也以夫爲君斬故妻從服期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疏（釋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雖矜之服期不絶於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女子子閒在上不言報者女子子出適大功反爲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故不言也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適反爲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爲之降至大功今還相爲期故須言報也）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疏（傳曰至主者也○釋曰云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者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

喪主或取五服之內親又無五服親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今無主者謂無祭主也故可哀憐而不降也○注無主至降也○釋曰云人之所哀憐者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哀愍況姪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若然除此之外餘人爲之服者仍依出降之服而不服加以其餘人恩疏故也不言嫁而云適人者若言適人即謂士也若言嫁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故云適人不言嫁）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釋曰此亦從服輕於夫之君及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故次之言爲者亦如爲夫之君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傳曰至者服斬○釋曰云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期若然君之母當在齊衰與君父同在斬者以母亦有三年之服故并言之云妻則小君也者

（欲見臣爲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者傳辭經臣爲君之祖父母服期若君在則爲君祖父母從服期○注此爲至曾祖○釋曰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者若周禮典命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出封皆加一等是五等諸侯爲始封之君非繼體容有祖父不爲君而死君爲之斬臣亦從服期也云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者此祖與父合立爲廢疾不立己當立是受國於曾祖若然此二者自是不立今君立不關父祖又云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者此解傳之父卒耳鄭意以父祖有廢疾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取受國於祖祖薨則群臣爲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若然曾祖爲君薨群臣自當服斬若君之祖薨君爲之服斬臣從服期也若然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則君之祖亦是廢疾或早死不立是以君之父受國於祖復早卒今君乃受國于曾祖逆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也）

妾爲女君（疏）（釋曰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也以其妻旣與夫體敵妾不得體夫故名妾妾接也接事適妻故妾稱適妻爲女君也）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疏）（傳曰至姑等○釋曰傳意謂妾或是妻之姪娣同事一人怨爲之重服故發問也答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者婦之事舅姑亦期故云等但並后匹適傾孼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娣使如子之妻與婦事舅姑同也○注女君至則嫌○釋曰云女君於妾無服者諸經傳無女君服妾之文故云無服者鄭解其不服之意是以云報之則重還報以期無尊卑降殺大重也云降之則嫌者若降之大功小功則似舅姑爲適婦庶婦之嫌故使女君爲妾無服也）

婦爲舅姑（疏）（釋曰文在此者既欲抑妾事女君使如事舅姑在下欲使文情出於婦故婦文在後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釋曰問之者本是路人與子判合則爲重服服夫之父母故問也云從服也者答辭既得體其子爲親故重服爲其舅姑也）

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是）（疏）（注男女皆是○釋曰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故二母爲之亦如己子服期也云男女皆是者據女在室與出嫁與二母相爲服同期與大功故子中兼男女但以義服情輕同婦事舅姑故次在下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疏）（釋曰報之者二母與子本是路人爲配二父而有母名爲之服期故二母報子還服期若然上世叔之下不言報至此言之者二父本是父之一體又引同己子不得言報至此本疏故言報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疏）（釋曰二妾爲其子應降而不降重出此文故次之）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疏）（傳曰至遂也○釋曰傳嫌二妾承尊應降今不降故發問答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者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爲衆子大功其妻體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妾賤皆不得體君君不厭妾故自爲其子得伸遂而服期也○注此言至同也○釋曰云雖爲長子三年更云其餘謂已所生第二已下以尊降與妾子同諸侯夫人無服大夫妻爲之大功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疏）（釋曰章首已言爲祖父母兼男女彼文據成人之女此言女子子謂十五許嫁者亦以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疏）（傳曰至祖也○釋曰祖父母正期也已嫁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降也故云不敢降其祖也○注經似至不降○釋曰知經似在室者以其直云女子子無嫁文故云似在室云傳似已嫁者以其言不敢則有敢者敢謂出嫁降旁親是已嫁之文此言不敢是雖嫁而不敢降祖故云傳似已嫁也經傳互言之欲見在室出嫁同不降故鄭云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也云出道者女子子雖十五許嫁始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四禮即著笄爲成人得降旁親要至二十

（乃行請期親迎之禮以其辭而未出故云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不直言出而言道者曾未出故云出道猶鄭注論語云辭不得祿亦猶祿之道是亦未得祿而云之道亦此類也）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為者凡六命夫六命婦）疏（釋曰此言大夫之子為此六命夫六命婦服斯不降之事其中雖有子女重出其文其餘並是應降而不降故次在女子為祖下但大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皆合降至大功為作大夫與己尊同故不降還服期若姑姊妹女子子若出嫁大功適士又降至小功今嫁大夫雖降至大功為無祭主哀憐之不忍降還服期也○注命者至命婦○釋曰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者見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案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以命侯氏是命者加爵服之名也云自士至上公凡九等者不據爵皆據命而言故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

邦國之位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伯則分陝二公者是九等者也以其與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國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二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天子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此經雖無士鄭總解天子諸侯命臣后夫人命妻之事故兼言士也君命其夫者君中總天子諸侯云后夫人亦命其妻矣者案禮記云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由昭公娶同姓不告天子天子亦不命明臣妻皆得后夫人命也鄭言此者經云命夫命婦不辨天子諸侯之臣則天子諸侯下但是大夫妻皆是命婦也云此所為者凡六命夫六命婦者六命夫謂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一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子子六也）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

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適如字朝直遙反○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唯據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為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已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己同婦貴於室從夫爵也）疏（傳曰至室矣○釋曰云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者鄭兼言命婦欲見既為命婦不降又無祭主更不降服期之意也傳云何以言唯子不報也鄭云子中兼男女傳唯據女子子鄭不從也云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欲見此經云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降與不降一與父同故傳據其父為大夫為本以子亦之也云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已下欲見大夫是尊同大夫妻是婦人非尊同亦不降者傳解妻亦與夫同尊卑之意是以云夫尊於朝妻

貴於室以其大夫以上貴士以下賤此中無士與主妻故以貴言之也○注無主至爵也○釋曰云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者鄭言此者經六命婦中有世母叔母故鄭辨之以其世母叔母無主有主皆為之期故知唯據此四人而言也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者以其男女俱為父母三年父母唯為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故知子中兼男女是知傳唯據女子子失之矣云大夫曷為不降命婦者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者此亦六命婦卯有三母故鄭辨之也云夫尊於朝已下鄭亦解姑姊妹女子子之夫貴與己同之義若然案曲禮云四十強而仕五十艾服官政為大夫何得大夫子又為大夫又何得為弟之子為大夫者五十命為大夫[illegible]是常法大夫之子有德行茂盛者豈待五十乃命之乎是以為小功有大夫為其昆弟之長殤大夫既冠兄弟殤謂是幼為大夫舉此一問不得以常法相難也）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疏（釋曰祖與孫為士卑故次在此也）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

祖與適也（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疏（注不敢至親也○釋曰大夫以尊降其旁親雖有差約不顯著故於此更明之經云不降祖與適明於餘親降可知大夫降旁親明矣）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疏（釋曰以出嫁爲其父母亦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云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士謂一妻一妾中間猶有孤猶有卿大夫妾不言之者舉其極尊卑其中有妾爲父母可知）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疏（傳曰至遂也○釋曰傳曰何以期也以公子爲君厭爲已母不在五服又爲已母黨無服公妾既不得體君君不厭故妾爲父母得伸遂而服期也○注然則至明之○釋曰鄭欲破傳義故據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體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言與猶不正執之辭也云春秋之義者案桓九年左傳云紀季姜歸于京師杜云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是王后猶不得降父母是子尊不加父母傳何云妾不得體君乎豈女君降其父母是以云傳似誤矣言似亦是不正執故云似其實誤也云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者雜記文也云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者鄭既以傳爲誤故自解之鄭必不從傳者一則以女君不可降父母二則經文兼有卿大夫士何得專據公子以夫父母乎是以傳爲誤也）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疏（疏衰至受者○釋曰此齊衰三月章以其義服日月又少故在不杖章下上皆言冠帶此及下傳大功皆不言冠帶者以其輕故略之至正大功言冠見其正猶不言帶緦麻又直言緦麻餘又略之若然禮記云齊衰居堊室者據期故譙周亦云齊衰三月不居堊室○注無受至繩屨○釋曰云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者凡變除皆因葬練祥乃行但此服至葬即除無變服之理故云服是服而除若大功已上至葬後以輕服受之若斬衰三升冠六升葬後受衰六

升是更以輕服受之也云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者大夫士三月葬此章皆三月葬後除之故以三月爲主三月者法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但此經中有寄公爲所寓又有舊君中兼天子諸侯又有庶人爲國君鄭云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也但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爲之齊衰者皆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是以不得言少以包多亦不得言多以包少是以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故也小記者彼記人見此喪服齊衰三月與大功皆不言屨故解此二章同繩屨是以鄭還引之證此章著繩屨也）寄公爲所寓（寓音遇○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疏（注寓亦至君服○釋曰此章論義服故以疏者爲首故寄公在前言寓亦寄者詩式微云黎侯寓於衛寓即寄其義同故云寓亦寄也作文之勢不可重言寄故云寓也）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疏（傳曰至同也○釋曰傳依上例執所不知禰者何問比例者尊是諸侯各有國土而寄在他國故發問也失地之君也答辭也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數有讓黜爵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詩式微黎侯寓於衛被爲狄人所追逐寄在衛黎之臣子勸以歸是失地之君爲衛侯服齊衰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葬訖乃除也云言與民同也者以客在主國得主君之恩故報主君與民同則民亦服之三月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既葬訖乃除也○注諸侯至除之○釋曰上以釋變除要待葬後諸侯五月葬而言三月故知三月藏服至葬更服葬後乃除可知不於章首言之欲就三月之下解之故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疏（丈夫至母妻○釋曰此與大宗同宗親如寄公爲所寓故次在此言丈夫婦人者謂同宗男子女子皆爲大宗子并宗子母妻齊衰三月也○注婦人至宗也○釋曰此經爲宗子繼與大宗別高祖之下皆服三月也案斬章女子子在室及女反在父室[illegible]杖章中歸宗婦人爲當家小宗親者[illegible]期爲大宗[illegible]者三月也

（云宗子繼別之後者案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繼別為大宗又云有五世則遷之宗小宗有四是也有百世不遷之宗繼別為大宗是也云所謂大宗也者即上文大宗者尊之統是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疏（傳曰至服也○釋曰傳以丈夫婦人與宗子服絕而越大功小功與曾祖同怪其入重故問此例何以服齊衰三月云尊祖也至之義也皆辭也祖謂別子為祖百世不遷之祖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云尊祖故敬宗者是百世不遷之宗大宗者尊之統故同宗敬之云敬宗者尊祖之義也者以宗子奉事別子之祖是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者謂宗子父已卒宗子主其祭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與則母七十亦不與今宗子母在未年七十母自與祭母死宗人為之服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為宗子妻服故云然也必為宗子母妻服者以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其母妻亦燕食

族人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為之服也）

為舊君君之母妻 疏（釋曰舊君舊蒙恩深以對於父今雖退歸田野不忘舊德故次在宗子之下也但為舊君有二一則致仕二則待放未去此則致仕者也不云舊臣而云舊君者若云舊臣言謂舊君為之非喪服體例故云舊君若斬章云父君者則臣子為之此不復言臣法如君也）

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疏（傳曰至君也○釋曰云為舊君者孰謂也者此經上下臣為舊君有二故發問云孰謂也云仕焉而已者也者答辭也傳意以下為舊君是待放之臣以此為致仕之臣云何以服齊衰三月者怪其舊服斬衰今服三月也云言與民同也者以本義合但今義已斷故抑之使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者雖前後不得同歸者是小君故齊衰三月恩深於民故也○注仕焉至於民○釋曰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

仕者也者此解仕焉而已有仕已者者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云有廢疾者謂未七十而有廢疾亦致仕之[illegible]有二也云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者下文庶人為國君無小君是恩淺此為小君是恩深於民也）

庶人為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疏（注不言至如之○釋曰案論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云民者冥也其見人道遠案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庶人謂府史胥徒經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據在官者而言之禮引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士大夫為君杖則庶人不為君杖斬則下同於民三月也云天子畿內之民亦如之者以其畿外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已下其民皆服君三月則畿內千里是專屬天子故知為天子亦如諸侯之境內也）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在外待放已去者）疏（注在外待放已去者○釋曰此大夫在外不言為本君服與不服者案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以其尊卑不敵若然其君尊卑敵乃反服舊君服則此大夫已去他國不

言服者是其君尊卑不敵不反服者也是以直言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知是待放已去者對上下文而知以其上傳以為仕焉而已下傳云而猶未絕此傳云長子言未去明身是已去他國與本國絕者故鄭云待放已去者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疏（傳曰至去也○釋曰并服而問者怪其重何者妻本從夫服君今夫已絕妻不合服而服之長子本為君斬者亦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從父而服之今父已絕於君亦當不服矣而皆服衰三月故發問也○注妻雖至無服○釋曰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者鄭欲解傳曰妻言與民同之意以古者不外娶是當國娶婦婦是當國之女今身與妻俱出他國大夫雖絕而妻歸宗往來猶是本國之民其歸者則期章云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曰小宗者是也云春秋者案春秋公羊傳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彼云

（婦此云女鄭以義言之以其未至夫家故云女引之者證古者大夫不外娶之事云君臣有合離之義者謂諫爭從臣是有義則合三諫不從是無義則離子既隨父故去可以無服矣）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疏（注嘗同居今不同○釋曰此則期章云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者初但嘗皆有傳惟庶人爲國君及此繼父不傳者以其庶人已於寄公與上下舊君釋訖繼父已於期章釋訖是以皆不言也）曾祖父母疏（釋曰曾高本合小功加至齊衰故次繼父之下此經直云曾祖不言高祖案下緦麻章鄭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是以此注亦兼曾高而說也若然此曾祖之內合有高祖可知不言者見其同服故也）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疏（傳曰至尊也○釋曰云何以齊衰三月也者問者怪其三月大輕齊衰又重故發問也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案下記傳云凡小功已下爲兄弟是以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傳釋服齊衰之意也○注正言至殺也○釋曰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者自斬至緦是也云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者據爲父期而言故三年問云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彼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是本爲父母加隆至三年故以父爲本而上殺下殺也是故言爲高祖緦麻者謂爲父期爲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緦麻又云據祖期是爲父加隆三年高祖宜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故鄭云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此鄭總釋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其中含有高曾二祖而言之也又云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者曾祖中既兼有高祖是以云曾孫玄孫各爲之齊衰三月也云重其衰麻尊尊也者既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云重其衰麻謂以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此尊尊者也云減其日月恩殺也者謂減五月

爲三月者因曾高於已非一體恩殺故也）大夫爲宗子疏（釋曰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是以大夫雖尊不[illegible]子爲之三月宗子既不降毋妻不降可知）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疏（釋曰以大夫於餘親皆降獨不降宗子故并服而問答云不敢降其宗也言於餘親則降也）舊君（大夫待放未去者）疏（注大夫待放未去者○釋曰此舊君以重出故次在此也鄭知此舊君是待放未去之大夫者鄭據傳而言也案上下兩經皆爲舊君不言國庶人爲國君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言國此舊君又不言國者據繼在土也而爲之服正如爲舊君止是不敢進同臣例故服之三月非爲土地故不言國庶人本繼土地故言國也其妻長子本爲繼土地故言國此待放未去本爲君歸其宗廟爲服不繼土地故不言國也）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疏（傳曰至絕也○釋曰此爲舊君服斷前已去不服舊君此雖未去已在境而爲服故依其重所以并服而問也又餘皆不并人問直云何以齊衰惟此與寄公并人而問者所惟深重者并人而言至如寄公本是體敵一朝重服并言寄公此待放之臣已在國境可以不服之故并言大夫也○注以道至若民也○釋曰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者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待玦則去如此者謂之以道去君有罪放逐若晉放胥甲父於衛之等爲非道去君云未絕者言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者下曲禮文爵祿有列謂待放大夫舊位仍在出入有詔於國者謂兄弟宗族猶存吉凶之事書信往來相告不絕引之者證大夫去君歸其宗廟詔使宗族祭祀爲此大夫雖去猶爲舊君服若然君不使歸宗廟爵祿已絕則是得玦而去則亦不服矣云妻子自若民也者此鄭還約上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也上下舊君皆不言並者上仕焉者有士可知是以

（傳亦不言大夫次云大夫在外言大夫者以其士妻亦歸宗與大夫同其大夫之子父在則長子得行大夫禮亦去爲君服斬若士之長子與衆子同父去子歸來去卽無服矣與大夫長子異該詳○大夫也此不言上者此主爲待放未絕大夫有也法七雖有諫不從未國之時案曲禮踰竟素服乘髦馬不蚤鬋不御婦人三月而後卽向他國無待放之法是出國卽不服舊君矣是以舊君唯有大夫也若然不言公卿及孤者詩云三事大夫則三公亦號大夫則大夫中總兼之矣）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疏釋曰問者以大夫尊於降旁親今怪其服故發問經不言大夫傳爲大夫解之者以其言曾祖爲士者故知對大夫下爲之服明知曾孫是大夫）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疏釋曰此亦重出故女在男子曾孫下也但未嫁者同於前爲曾祖父母今并言者女子子有嫁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疏注言嫁至所降○釋曰云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者以舉尊以見卑欲明適士者以下不降同知也云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者以其云成人明據二十已笄以醴禮之若十五許嫁亦笄爲成人亦得降與出嫁同但鄭據二十不許嫁者而言之案上章爲祖父母本無降理不須言不敢及女子子爲祖父傳亦不敢言降其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其祖乎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尚不降況祖父母重者不降可知是舉輕以見重也云此者不降明有所降者案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如此類是有所降也　綠者皆不次）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疏大功至受者○釋曰章次此者以其本服齊衰斬爲殤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也不云月數者下文有纓絰無纓絰須言七月九月故已見月數於此略之但纓絰與前不同

前期章具文於前杖章下不杖章直言其異者此殤大功章首爲文略於正具文者欲見殤不成人故前略後具亦見相參取義云無受者以傳云殤文不縟不以輕服受之○注大功至沽之○釋曰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者斬齊皆不言布與功以其哀痛極未可言布體與大功至此輕可以見之言大功者斬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但麤沽而已若然言大功者用功麤大故沽疏其言小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小）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疏注殤者至殤也○釋曰子女子子在章首者以其父母於子哀痛情深故在前云殤者男女未冠笄者案禮記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故知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爲殤者女子笄與男子冠同明許嫁笄雖未出亦爲成人不爲殤可知兄弟之子亦同此而不別言者以其兄弟之子猶子明同於子故不言且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唯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縟音辱樛居虯反○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降之以子關適庶也疏傳曰至不哭也○釋曰云何以大功也問者以成人皆期今乃大功故發問也云未成人也者答辭以其未成人故降至大功云何以無受也問者以其成人

（至葬後皆以輕服受之今喪未成人即無受故發問也云殤成人者其文縟已下答辭遂因廣解四等之殤年數之別并哭與不哭具列其文但此殤次成人足以從長以及下與無服之殤又三等殤皆以四年爲差取法四時穀物變易故也又以八歲已上爲有服七歲已下爲無服者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齔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齔齒今傳據男子而言故八歲已上爲有服之殤也傳必以三月造名始哭之者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眄人所加憐故據名爲限也云未名則不哭也者不止依以日易月而哭初死亦當有哭而已○注縟猶至庶也○釋曰云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者成人之喪既葬以輕服受之又變麻服葛緦麻者除之至小祥又以輕服受之男子除於首婦人除於帶是有變除之數也今於殤人喪象物不成則無此變除之節數月滿則除之又云不樛垂者不絞帶之垂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帶大功以上散帶之垂者至成服乃絞之小功以下初而絞之今殤大功亦於小斂服麻散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故與成人異亦無受之類故傳云盖未成人也引雜記者證此殤大功有散帶要至成服則與成人異也云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者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既於子女子子下發傳則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云殤而無服哭之而已者此鄭總解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之事也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者以其成人同是期與衆子同今經傳不言者以其亦猶子故也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者謂若期章云子又云昆弟之子是子中兼男女也及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關通也爲子中通有長之適若然成人爲之斬衰三年今殤死與衆子同者以其殤不成人與穀物未熟故同入殤大功也故別言子見斯義也王肅馬融以爲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緦麻之親者則以三日爲制若然哭緦麻三月喪與七歲同又此傳承父母子之下而哭緦麻孩子踈失之甚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

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疏)叔父至中殤○釋曰自此盡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是成人齊衰朞長殤中殤殤降一等在大功故於此總見之又皆尊卑爲前後次第作文也云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皆是正統成人斬衰今爲殤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於此不言唯言適子也若然二適在下者亦爲重出其文故也○注公君至如之○釋曰云公君也者直言公恐是公士之公及三公與孤皆號公故訓爲君是五等之君故言諸侯言天子亦如之者以其天子與諸侯同絕宗故也）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絰無纓也(疏)注絰有至無纓也○釋曰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云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者以經云九月纓絰七月不纓絰故知絰有纓爲其情重故也自大功已上絰有纓此鄭廣解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諸文唯有冠纓不見絰有纓之文鄭檢此經長殤有纓法則知成人大功已上絰有纓明矣鄭知一條繩爲之者見斬衰冠繩纓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故知此絰之纓亦通屈一條屬之絰垂下爲纓可知小功已下絰無纓也者亦以此經中殤七月絰無纓明小功五月已下絰無纓可知）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疏)注受猶至喪也○釋曰此成人大功章輕於前殤章既略於此具言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者以於斬章釋訖言此者欲見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虞而受服若然經正言三月者以其天子諸侯絕旁朞無此大功喪以此而言經言三月者主於大夫士三月葬者若然大夫除死月數亦

（得爲三月也云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者彼國自以五月葬後服此諸侯爲之月以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故云主於大夫士也）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也又受麻經以葛經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疏（注此受至麻同○釋曰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者此章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十一升者正小功傳以受服不言降大功與正大功直言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之下正據受之下發傳者明受盡於此義服大功以其小功至葬雖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之服之法故傳據義大功而言也云又受麻經以葛經者言受衰麻俱受而傳唯發衰不言受麻葛故鄭解之云又受麻以葛經引間傳者證經大功既葬其麻經受以小功葛者以其大功既葬變麻爲葛五分去一大功與小功初死同即間傳云大功之葛小功之麻同一也故引之爲證耳）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疏（釋曰此等並是本朞出降大功故次在此）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疏（傳曰至出也○釋曰問之者以其本朞今大功故發問也○注出必至之者○釋曰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鄭取以爲說若然女子子出降亦同受我而厚之皆是於彼厚夫自爲之禪杖朞故於此從薄爲之大功也）

從父昆弟（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疏（注世父至如之○釋曰昆弟親爲之朞此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次之姊妹之下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者義當然也謂之從父昆弟世叔父與祖爲一體人而己父爲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降於親兄弟一等是其常故不傳問）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疏（釋曰在此者以其小宗之後大宗欲使厚於大宗之親故抑之在從父昆弟之下）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疏（釋曰案下記云爲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音故大功也若然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也）

庶孫（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疏（注男女至婦人同○釋曰

卑於昆弟故次之庶孫從父而服祖朞故祖從子而服孫大功降一等亦是其常故傳亦不問也云男女皆是者女孫在室與男孫同其義然也引殤小功者欲見彼殤既男女同證此成人同不異也）

適婦（適婦適子之妻）疏（注適婦適子之妻○釋曰疏於孫故次之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婦言適者從夫名）疏（釋曰此傳問者以其適庶之子其妻等是婦而爲庶婦小功特爲適婦服大功故發問也者不降其適故也若然父母爲適長三年今爲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直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疏（釋曰前云姑姊妹女子子出適在章首者情重故至此女子子反爲昆弟在此者抑之欲使厚於夫氏故次在此也爲本親降一等是其常故無傳也云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者不杖章所云是也）

姪丈夫婦人報（爲姪男女服同）疏（注爲姪男女服同○釋曰姪卑於昆弟故次之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者姑與姪在室出嫁同以姪女言婦人見嫁出因此謂姪男爲丈夫亦見長大之稱是以鄭還以男女解之）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疏（釋曰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者名雅對姑生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疏（釋曰以其義服故次在此記云爲夫之兄弟降一等此皆夫之朞故爲之大功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治直吏反注同○道猶行也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己則是亂）

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疏傳曰至慎乎○釋曰問者怪無骨肉之親而重服大功故致問也答從服也從夫而服故大功也若然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爲此妻著何服也案下緦麻章云夫之諸祖父母報鄭注謂夫所服小功者則此夫所服不服報王肅以爲父爲衆子朞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朞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明妻同可知夫之昆弟何以無服已下總論兄弟之妻不爲夫之兄弟服夫之兄弟不爲兄弟妻服之事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此二者尊卑之叙並依昭穆相爲服即此經爲夫之世叔父母服是也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二者欲論不著服之事若著服則相親近于淫亂故不著服推而遠之遠乎淫亂故無服也又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者欲明母之與婦本是路人今來嫁于父子之行則坐母婦之名旣名母婦即有服有服則相尊敬遠于淫亂者也是母婦之名人理之大可不慎乎當慎之若然兄弟

之妻本無母婦之名名兄妻爲嫂者尊嚴之稱名弟妻爲婦與子妻同號者推而遠之下同子妻也是兄弟妻旣無母婦之名今名爲嫂婦者假作此號使遠于淫亂故不相爲服也○注道猶至有別○釋曰云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者使下同子妻則本無婦名假與子妻同遠之也云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因弟妻名爲婦以發斯問言不可也云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者叟有兩號若孔注尚書西蜀叟叟是頑愚之惡稱若左氏傳云趙叟在後叟是老人之善名是以名爲嫂嫂婦人之老稱故云老人之稱云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者謂不名兄妻爲母是次序昭穆之別也云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者此解不得之意何者以弟妻爲婦即以兄妻爲母而以母服服兄妻又以婦服服弟妻又使妻以舅服服夫之兄又使兄妻以子服服已夫之弟則兄弟反爲父子亂昭穆之次序故不得以兄妻爲母者也故聖人深塞亂源使兄弟之妻本無母父之名不相爲服也引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謂大宗子同是正姓姬姜子類屬聚也合聚族人於宗子

（之家在堂上行食燕之禮即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是也又云異姓主名治際會者主名謂母與婦之名治正也際接也以母婦正接會聚則宗子之妻食燕族人之婦於房是也云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謂母婦之名明著則男女各有分別而無淫亂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子謂庶子疏注子謂庶子○釋曰大夫爲此八者本朞今以爲士故降至大功亦爲重出此文故次在此也云子謂庶子者若長子在斬章故謂庶子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疏注尊同至服期○釋曰尊同謂亦爲大夫者經言大夫爲之明尊同是亦爲大夫也云親服期者此公者並見期章是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疏釋曰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者此二人各自爲母妻爲昆弟服大功此並受厭降卑於自降故次在自降人之

下○注公之至子也○釋曰若云公子是父在今繼兄而言弟故知父卒也又公子父在爲母妻在五服之外今服大功故知父卒也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者以其繼父而言又大夫卒子爲母妻得伸今但大功故知父在也云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以其爲妻昆弟其禮並同又於適妻君大夫自不降其子皆得伸今在大功明妾子自爲己母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疏傳曰至降也○釋曰問者怪此等皆合重服期今大功故發問也答云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者此直答公之庶昆弟以其公在爲母妻厭在五服外公卒猶爲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其大夫之子據父在有厭從於大夫降一等大夫若卒則得伸無餘尊之厭也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此傳云[illegible]降丞）

（言不降者欲此傳總文承大夫下亦兼解公之昆弟未悉公爲何人不降弟公不降子亦不降與大夫同也○注言從至適也○釋曰以大夫尊少身在降一等身沒其庶子則得伸如國人也云昆弟庶昆弟也者若適則在父之所不降之中故知庶昆弟也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者言舊讀謂鄭君已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今皆易之在上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亦厭而爲昆弟大功是知宜蒙此傳則昆弟二字當在傳上與母妻宜蒙此傳同爲厭降之文不得如舊也云父所不降謂適也者不指不降之人而云謂適者欲見適中非一謂父爲適妻適子之等皆是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疏（注皆者至如之○釋曰此文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上二人爲此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以其二人爲父所厭降親今此從父昆弟爲大夫故此二人不降而服大功依本服也言皆者鄭云互相爲服者以彼此相爲同是從父昆弟相爲著服故云皆互相見之義故也云其爲士者降在小功者降一等故也云適子爲之亦如之者雖適不降同故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疏（注婦人至恩疏○釋曰此亦重出故次從父昆弟下此謂世叔母爲之服在家期出嫁大功云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者女在家室之名是親也婦者事人之稱是見疏也今不言女與母而言夫之昆弟與婦人子者是因出見恩疏故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疏（注下傳至亦期○釋曰妾爲君之庶子輕於爲夫之昆弟之女故次之引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者彼傳爲此經而作故云指爲此在下者鄭彼云文爛在下爾故也云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者妾從女君服得與女君同故亦同女君三年又云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者以其女君從夫降其庶子大功夫不厭妾

故自服其子期是異於女君也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謂亦得與女君期者亦是與己子同故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疏（注舊讀至服也○釋曰此是女子子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於此知逆降者此經云嫁者爲世父已下出嫁大功自是常法更言未嫁者亦爲世父已下非未嫁逆降如何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者此馬融之輩舊讀如此鄭以此爲非故此下注破之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疏（釋曰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此二者依鄭爲世父已下七人本服皆期未嫁者逆降之服大功也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此傳當在上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爛脫誤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六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鄭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之句不是解義言辭也云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者此鄭欲就舊章讀破之案不杖期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也又云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自爲其親皆言其以明妾爲私親今此不言明非妾爲私親一人逆降一人合降不得合云二人是一人爲此七人等逆降亦又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者彼二人爲曾祖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此則爲旁親雖未嫁亦逆降聖人作文是同足明之明是二人爲此七人不得以

（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下文為世父以下為妾自服私親也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者此傳為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而發應在女子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韋編爛斷後人錯置於下是以舊讀將為本在於此是以遂誤也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者此鄭依經正解之以其嫁者降旁親是其常例云未嫁者成人未嫁亦降旁親者謂女子子十五已後許嫁笄為成人有出嫁之道是以雖未出即逆降世父已下旁親也云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者謂女子子年十九後年二月冠子娶妻之月其女當嫁今年遭此世父已下之喪若依本服期者過後年二月不得及時逆降在大功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則於二月得及時而嫁是以云明當及時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疏（釋曰此等姑姊已下應降而不降又無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

旁親姑姊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為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為大夫妻又降在緦麻假令彼姑姊妹亦為命婦唯小功耳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為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等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國君絕期已下今為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

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一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疏（傳曰至不敢服也○釋曰云何以大功也問者以諸侯絕旁服則大夫降一等今此大功故發問也答曰云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者大夫與諸侯所以亦為服者各自以為尊同故服之也若然大夫之下則云命婦大夫之子國君之下不云夫夫世子亦同國君不降可知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已下因傳同遂廣說尊不同之義也但諸侯之子適適相承象賢而旁支庶已下並為諸侯所絕不得稱諸侯子變名公子案檀弓注云庶子言公卑遠之是以子與孫皆言公見疏遠之義故也云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謂若周禮典命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公之子孫或為天子臣出封為五等諸侯是公子有

封為國君之事云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者謂後世將此始封之君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謂不後祀別子也云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其初升為君諸父是祖之一體又是父子之一體其昆弟既是父之一體又是己之一體故不臣此二者仍為之著服也云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其諸父尊故未得臣仍為之服昆弟卑故臣之不為之服亦既不臣當服本服期其不臣者為君所服當服以皆與諸侯為兄弟者雖在外國猶為君斬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明諸父昆弟雖不臣亦不得以輕服服君為之斬衰可知云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者繼世至孫斬為貴重故盡臣之不言不降而言不臣君易絕宗之人親疏皆有臣道故雖未臣子孫終是為臣故以臣言之云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者此欲釋臣與不臣君之子與君同之義云君之所為服者謂君之所不臣者君為之服者子亦服之故云子亦不敢不服也云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者然此謂君所臣之者君不為之服子亦不敢服之以其子從父升降故也○注不得至義云○釋曰云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

立其廟而祭之也者鄭恐人疑傳云不得禰不得祖今單別之不得將為禰祖故云不得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名為不得也以其廟已在適子為君者立之旁支庶不得立廟故云不得也六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鄭言此者欲見公子公孫若立為卿大夫得立三廟若作上士得立二廟若作中士得立一廟並得祭其祖禰先君當立別子下以其公子公孫並是別子若魯桓公生世子名同者後為君慶父叔牙季友等謂之公子公子並為別子不得禰先君桓公之廟慶父等雖為卿大夫未有廟至子孫已後乃得立別子為大祖不毀廟已下二廟祖禰之外大第則遷之也故云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也雖得祭祖禰但不得禰祖先君也又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此謂祭祖禰但不得禰禰先君也此謂鄭疊傳文也云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者此鄭解義謂以其後世為君祖此受封君解世世祖是人不得祀別子解不祖公子者也以其別子卑始封君尊是為自尊別於卑者也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者此解始封君得立五廟者太祖一廟與高祖已下四廟今始封君後世乃下毀其廟為太祖於此始封君未有太祖廟唯有高祖以下四廟則公子為別子者得入四廟之限故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謂自禰已上至高祖以次立四廟云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禰者謂始封君死其子立即以父為禰廟前高祖者為高祖之父當遷之又至四世之後始封君為高祖父當遷之時轉為太祖通四廟為五廟定制也故云後世遷之乃毀其廟也云因國君以太祖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者自諸臣之子已下既非經語而傳說此說降與公子之義以云終說也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繐音歲）

疏釋曰此繐衰是諸侯之臣為天子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其天子七月葬既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縷雖如小功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也此不言帶屨者舉下傳云小功之繐也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

疏注治其至鄧繐○釋曰傳何問者正問縷之麤細不問升數多少故荅云小功之繐也若然小功繐細知不據縷麤細非升數者下記人記出升數而繐衰四升有半鄭彼注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故云注亦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也云細其縷者以恩輕也者以其諸侯大夫是諸侯臣於天子為陪臣唯有聘問接見天子禮之而已故服此服是恩輕也云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諸侯為天子服至尊義服斬縷如三升半陪臣降君改服至尊加一升四升半也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者凡喪服謂之繐由繐而疏若非喪服細而疏亦謂之繐故云凡以繐之云今南陽有鄧繐者謂漢時南陽鄧氏造布有名繐言此者證凡布細而疏即是繐之義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疏釋曰此經直云大夫則大夫中有孤卿以其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故大行人云諸侯之孤以皮帛繼子男故知大夫中兼孤卿

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見賢遍反○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疏注接猶至可知○釋曰傳問者怪其重此既陪臣何意服四升半而七月乃除荅云以時接見乎天子者為有恩故服之云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者案周禮大宗伯有時見曰會彼諸侯聘時見曰會無常期曰時會此鄭云以時會見者直據諸侯大夫時復會其問覜天子禮此即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鄭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是天子有事乃遣大夫來聘彼又注云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此時雖有侯服一服朝故餘五服並使卿來見天子此並是以時會見天子天子待之乃禮皆有委積飧饔饗食燕與時賜加恩既深故諸侯大夫報而服之也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上文云庶人為國君注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即知畿外之民不服可知今又言之者以畿外之民庶於天子有服無服無明文今因畿外諸侯大夫接見天子者乃有服不聘天子者即無服明民庶不為天子服可知故重明之若然諸侯之士約大夫不接見天子則無服明士不接見亦無服可知其士與卿大夫聘時作介者雖亦得禮介本副使不得天子接見亦不服可知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澡音早○澡者治去莩垢不絶其本也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其本屈而反以報之○去起呂反莩音敷）疏（小功至月者○釋曰此殤小功章在此者本齊衰大功之親為殤降在外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也但言小功者對大功是用功麤大則小功是用功細小精密者也自上以來皆帶在絰下今此帶在絰上者以大功已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絶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絰上倒文以見重故與常例不同也且上文多直見一絰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絶本與絰不同故兩見之也又殤大功直言無受不言月數此直言月不言無受者聖人作經欲互見為義大功言無受此亦無受此言五月彼則九月七月可知又且下章言即葛此意不言即葛亦是兼見無受之義也入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纓者當與下章同言纓無約也○注澡者至報之○釋曰云澡者治去莩垢者謂以象麻又治去莩垢使之滑淨以其入輕竟故也引小記者欲見下殤小功中有本是齊衰之殤故特言下殤者大功下殤則入緦麻是以特據下殤云屈而反以報之者謂先以一股麻不絶本者為一條展之為繩報合也以一頭屈而反鄉上合之乃絞重必屈而反以合者見其重故也引之者證此帶亦不絶本屈而反以報之也若然此章亦有大功長殤在小功者未知帶得與斬衰下殤小功同不絶本不來服問云小功無變也又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彼云小功無變據成人小功無變三年之葛有本得變之則知大功殤長中在小功者輕帶無本也以此而言經注專據齊斬不殤小功重者而言與中無有大功之殤在小功帶麻絶本者以若斬衰章兼有義服傳直言衰三升冠六升不言義服衰三升半者也若然姑姊妹出適降在小功者以其成人非所哀痛帶與大功之殤同亦無本也）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釋曰此經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下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以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以尊者在前卑者居後云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此二者以本服大功今長殤小功故在此章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注問者至求之○釋曰不直云何以而云問者曰者以其傳總問大功小功所問非一故云問者曰與常例不同鄭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者以其緦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見從父昆弟之長殤唯中殤不見故致問是以據從父昆弟也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與小功之殤據服其成人可知也若然此經大功之殤唯有為人後者為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長殤中殤在此小功其成人小功之殤中從下自在緦麻於此言之者欲使小功與大功相對故兼言之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者以此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而言則大功重者中從上齊衰重於大功明從上可知故謂舉輕以明重也又云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者鄭以此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為夫之族類此謂丈夫為殤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此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下文發傳在婦人為服之親下故知義然也云凡不見者以求之也者周公作經不可具出略舉以明義故云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疏（注不見至下也○釋曰夫之叔父義服故次在此成人大功故長殤降一等在小功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者下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此婦人為夫之黨類故知中從下在緦麻也）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為姪庶孫丈夫婦人

之長殤（疏釋曰云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者此皆成人爲之齊衰期長中殤在大功故下殤在此小功也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者謂姑爲姪成人大功長殤在此小功不言中殤中從上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亦是見恩疏之義庶孫者祖爲之大功長殤中殤亦在此小功言丈夫婦人亦是見恩疏也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者謂此三人爲此六種人成人以尊降至大功故長殤小功中亦從上此一經亦尊卑爲次敘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疏注大夫至大夫○釋曰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者凡爲昆弟成人期長殤在大功今大夫爲昆弟長殤小功明大夫爲昆弟降一等成人大功長殤中殤在小功若昆弟亦爲大夫用等期不降今言降在小功明是昆弟爲士若不仕者也云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者已爲大夫則冠矣大夫冠而不爲殤是以知大夫無殤服矣若然大夫身用士禮已二十而冠而有兄姊殤者己與兄姊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己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已得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子有盛德謂若甘羅十二相秦之等未必要至五十是以得有幼爲大夫者也若然曲禮云四十強而仕則四十然後爲士今云殤死者爲士若不仕則爲士而殤死亦是未二十得爲士者謂若士冠禮鄭目錄云士之子任士職居士位二十而冠則亦是有德未二十爲士者謂若士冠禮至二十乃冠故鄭引管子書四民之業士亦世爲是也云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者經云公之昆弟多兼言庶此特不云公之庶昆弟直云公之昆弟者若爲母則兼云庶以其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爲母則厭不申今此經不爲母服爲昆弟已下並同長殤故不言庶也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者若言大夫庶子爲昆

弟謂言適子不服之若不言庶子則兼適庶是以鄭云不言庶子者關適子關通也通適子亦服此服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者舊疑大夫與公之昆弟尊卑異今案此經云公之昆弟與大夫同降昆弟已下成人大功長殤同小功則知此二人尊卑同故云猶大夫也）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庶子）（疏注君之庶子○釋曰妾爲君之庶子成人在大功已見上章今長殤降一等在此小功云君之庶子者君適長則成人隨女君三年長殤在大功與此異故言君之庶子以別之也）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間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疏注即就至約也○釋曰此是小功成人章輕於殤小功故次之此章有三等正降義共衰裳之制澡絰等與前同故略也云即葛五月者以此成人文縟故有變麻從葛故云即葛但以日月爲足故不變衰也不列冠屨承上大功文略小功又輕故亦不言也言日月者成人文縟故具言也云即就也者謂去麻就葛也引間傳欲見小功有變麻服葛法既葬大小同故變同之也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者以小功輕非直衰服不見屨諸經亦不見其屨以輕略之是以引舊說爲証約者案周禮屨人職屨舄皆有約繶純純者於屨口緣繶者牙底接處縫中有絛約者屨鼻頭有飾爲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約喪中無行戒故無約以其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其大飾故無約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祖父之昆弟之親）（疏注祖父至之親○釋曰此亦從尊向卑故先言從祖祖父母以上章已先言父次言祖次言曾此從祖祖父母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從祖父母者是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之親故鄭并言祖父之昆弟之親云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爲服故云報也）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疏注父之至之子○釋曰此是從祖父之子故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己之再從兄弟以上三者爲三小功也）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疏注父之昆弟之女○釋曰此謂從父姊妹在家大功出適小功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

（及出嫁也）孫適人者（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疏（注孫者至功也○釋曰以女孫在室與男孫同大功故出適小功也）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疏（注不言至可知○釋曰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案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注云先姑後姊尊姑也是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尊故云不言姑舉姊妹親者也）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釋曰發問者是傳之不得決此以云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今乃小功故發問云以尊加也者以言祖者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言爲者以其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爲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之姊妹）疏（注從母母之姊妹○釋曰功之姊妹與母一體從於己母而有此名故曰從母言丈夫婦人者母之姊妹之男女與從母兩相爲服故曰報云丈夫婦人者馬氏云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若然是皆成人長大爲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

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注外親至女同○釋曰云以名加也者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云外親之服皆緦也者以其異姓故云外親以本非骨肉情疏故聖人制禮無過緦也言此者見有親與母名即加服之意耳注云外親異姓者從母與姊妹子男與外祖父母皆異姓故總言外親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降）疏（注夫之至從降○釋曰夫之姑姊妹夫爲之期妻降一等出嫁小功因恩疏略從降故在室及嫁同小功若此釋恐謂未當報然文不爲娣姒設以其娣姒婦兩見更相爲服自明何言報也既報字不爲娣姒其報於娣姒上者以其於夫之兄弟使之遠別故無名使不相爲服要娣姒相爲服亦因夫而有故娣姒婦下云報使娣姒上蒙夫字以冠之也）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稺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疏（注娣姒至姒婦○釋曰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者此二字皆從女爲形弟爲聲則據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爲娣故云娣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爲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是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據夫年爲小大之事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疏（注從父至士者○釋曰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此三等以尊降入小功姑姊妹女子本期此三等出降入大功若適士又降一等入小功也此等以重出其文姑姊妹又以再降故在此鄭云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以經女子子下總云適士鄭恐人疑故鄭別言之以其從父昆弟及庶孫已見於大功章今在此故三等人降親一等故知此文亦謂爲士者也）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疏（注君之至大功

○釋曰此云適人者謂士是以本在室大功出降故小功鄭云嫁於大夫亦大功者直有出降無尊降故也）庶婦（夫將不受重者）疏（注夫將不受重者○釋曰經云於支庶舅姑爲其婦小功鄭云夫將不受重則若喪服小記注云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舅姑皆爲其婦小功則亦無此婦也）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疏（注君母至姊妹○釋曰此亦謂妾子爲適妻之父母及君母姊妹如適妻子爲之同也）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疏（注不敢至適子○釋曰何以發問者以既本生己母又非骨肉故爲小功故發問也答云不敢不從服者言無情實但畏敬故云不敢不從服也云君母不在者或出或死故直云不在容有數事不在也鄭云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者以解不敢意也云如適子者則如適妻之子非正適長而據君母在而云如若君母不在則不如若然君母在既爲君母父母其己母之父母或亦無服之若馬氏義

（君母不在乃可申矣）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疏注君子至妻子○釋曰鄭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者禮之通例云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公子尊卑比大夫故鄭兼而言焉又國君之子爲慈母無服士又不得稱君子亦復自養子無三母具故知此二人而已必知適妻子者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故也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殁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疏注云君至其子○釋曰云爲庶母何以小功也發問者以諸侯與士之子皆無此服唯此貴人大夫與公子之子猶有此服故發問也答云慈己加也故以緦麻上加至小功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者以其言子繼於父故云父在且大夫公子不繼世身死則無餘尊之厭如凡人則無三母慈己之義故知父在也云父沒則不服之矣者以其無餘尊雖不服小功仍服庶母緦麻也如士禮故鄭又云以慈己加則君子以士禮爲庶母緦也是其本庶母緦麻也內則已下至非慈母也皆內則文彼文承國君與大夫士之子生之下鄭彼注云爲君養子之禮今此鄭所引證大夫公子養子之法以其大夫公子適妻亦得立三母故也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者鄭注云特掃一處以處之更不別室還於側室生子之處也云擇於諸母與可者諸母謂父之妾即此經庶母者也云可者傳御之屬也謂母之外別有傳母御妾之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寬謂寬弘裕謂容裕慈謂恩慈惠謂愛溫謂溫潤良謂良善恭謂恭恪敬謂敬肅慎謂能謹慎寡言謂審詞語有此十行者得爲子師師終與子爲模範故取德行高者爲之也故彼注云子師教示以善道者至其次爲慈母知其嗜欲者德行稍劣者爲慈母即此經慈母是也又云其爲保母者德行又劣前者爲保母彼注云保母安其居處者云皆居子室者以皆是子母是以居子之室也云他人無事不往者彼注云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彼注云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案下章云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者若然大夫三母之內慈母有他故使賤者代慈母養子謂之乳母死則服之三月與慈母服異引之者證三母中又有此母也君與士皆無此事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者謂此經庶母慈己則內則所云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傳姆之屬也者傳姆謂女師鄭注昏禮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注內則云可者傳御之屬與此注不同者無正文故注有異相兼乃具云其不慈己則緦可矣者覆解子爲三母之服謂諸母也傳云以慈己加者不慈己則不加明本當緦也云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者周公作經舉中以見上下故知皆服之矣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者引此者彼既總據國君與卿大夫士養子法向來所引雖據大夫與公子養子法故更見國君養子之禮但國君子之三母具如前說三母之外別有養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幷取之案彼注謂先有子者以其須乳故也劬勞三年子大出見公宮則勞之以束帛此經慈母以其無服故也知國君子於三母無服者案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以此而言則知天子諸侯之子於三母皆無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此亦內則文取之者以其君大夫養子已具故因論士之養子已具故云賤（不敢使入也）

緦麻三月者（緦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

疏注緦麻至省文○釋曰此章五服之內輕之極者故以緦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經帶故曰緦麻也三月者凡喪服變除皆法天道故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故三月也云緦麻布衰裳者緦則絲也但古之緦絲字通用故作緦字直云而麻經帶也案上殤小功章云澡麻經帶況緦服輕明亦澡麻可知云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者據上殤小功言經帶故成人小功於此緦麻有經帶可知

（故云略輕服省文也）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緦冠繰纓○朝直遥反後放此）疏（注謂之至繰纓○釋曰云緦者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緦而疏服最輕故也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案下記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不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若然則二衰皆同升數但錫衰重故治布不治縷哀在內故也此緦麻哀治縷不治布哀在外故也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者以其麤細與朝服十五升同故細如絲也云或曰有絲者有人解有用絲爲之故云緦又曰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者此鄭以義破或解朝服謂諸侯朝服之布衣及天子朝服皮弁服白布衣皆用布至於喪衰何得反絲乎故不可也引雜記緦冠繰纓者以其斬衰纓纓重於冠齊衰已下纓纓與冠等上傳曰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則此云緦冠者冠與衰同用緦布但繰纓者以灰繰治布爲纓與冠別以其冠與衰皆不治布纓則繰治以其輕故特異於上也）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疏（注族曾至明矣○釋曰此即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名爲四緦麻者也云族曾祖父母者己之曾祖親兄弟也云族祖父母者己之祖父從父昆弟也云族父母者己之父從祖昆弟也云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弟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耳云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者欲推出高祖有服之意也以己之祖父與族祖父相與爲從昆弟族祖父與己之祖俱是高祖之孫此四緦麻又與己同出高祖己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見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父母不言高祖以爲無服故鄭從下鄉上推之高祖有服可知上章不言者鄭彼注高祖皆有小功之差服同故舉一以見二也然則又云族祖

父者鄭意以族祖父者上連祖父之從父昆弟爲族祖也故下亦高祖之孫也明己之祖父即高祖之正孫族祖父高祖之旁孫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注庶孫至下也○釋曰庶孫之婦緦者以其適子之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云庶孫之中殤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者則長中殤皆入小功章中故云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者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緦麻之殤中從下謂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爲下也）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中從下）疏（注不見至從下○釋曰此一經皆本服小功是以此經或出適或長殤降一等皆緦麻云不見中殤中從下者以其小功之殤中從下故也其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者也）外孫（女子子之子）疏（注女子子之子○釋曰云外孫者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從

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中從下）疏（注言中至從下○釋曰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下殤在此章也姪者爲姑之出降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也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在此以下傳言之婦人爲婦之族類大功之殤中從下故鄭據而言之也）從母之長殤報　疏（釋曰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殤在此中下之殤則無服故不言云報者以其跡亦兩相爲服也案小功章已具從母報服此殤又云報者以前章見兩俱成人以小功相報此章見從母與姊妹子亦俱在殤死相爲報服故二章並言報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疏（釋曰此爲無家適惟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爲其母緦也）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

（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疏（傳曰至緦也○釋曰傳發問者怪其親重而服輕故問引舊傳者子夏是有成文引以爲證云與尊者爲一體者父子一體如首足者也云不敢服其私親也者妾母不得體君不得爲正親故言私親也云然則何以服緦也又發此問者前荅既云不敢服其私親即應全不服而又服緦何也荅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也云有死宮中者縱是臣僕死於宮中亦三月不舉祭故此庶子因是爲母服緦也有死即廢祭者不欲聞凶人故也○注君卒至衆人○釋曰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是也以其先君在公子爲母在五服外記所云是也先君卒則是今君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今庶子承重故緦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者以其父在大功父卒無餘尊所厭故伸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者士卑無厭故也鄭并言大夫士之庶子者欲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後則皆緦故并言之也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案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案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申故鄭云申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

士爲庶母疏（釋曰上下體例文皆士君非士則顯其名位傳云大夫已上爲庶母無服則爲庶母是士可知而經云士者當云大夫已上不服庶母庶人又無庶母爲庶母服者唯士而已故詭例言士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疏（釋曰發問者除士以外皆無服庶母服獨士有服故發問荅云以名服也以有母名故有服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者以其降故無服此傳解特據士之意也）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

則爲之緦無子則已）疏（貴臣貴妾○釋曰此貴妾謂公士大夫爲之服緦以等非南面故服之也○注此謂至則已○釋曰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云若士則無臣又不得簡妾貴賤天子諸侯又以此二者無服則知爲此服者是公卿大夫之君得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也云貴臣室老士也者上斬章鄭已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云貴妾姪娣也者案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姪娣不具卿大夫有姪娣爲長妾可知故曰貴妾姪娣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以其絕朞已下故也云士卑無臣者孝經以諸侯天子大夫皆云爭臣士有爭友是士無臣也云妾又賤不足殊者以大夫已上身貴妾亦有貴士身賤妾亦隨之賤者故云妾又賤不足殊也云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者喪服小記文）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疏（釋曰發問者以臣與妾不應服故發問之也荅曰以其貴也以非南面故簡貴者服之也）

乳母（謂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己）疏（注謂養至慈己○釋曰案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彼注亦引此云喪服所謂乳母以天子諸侯其子有三母具皆不爲之服士又自養其子若然自外皆無此法唯有大夫之子有此食母爲乳母其子爲之緦也云爲養子者有他故者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乳母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釋曰怪其餘人之子皆無此乳母獨大夫之子有之故發問也荅以名服有母名即爲之服緦也）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爲之服）疏（注族父母爲之服○釋曰云從祖昆弟之子者據已於彼爲再從兄弟之子云族父母爲之服者據彼來呼已爲族父母爲之服緦也）

曾孫（孫之子）疏（注孫之子○釋曰據曾祖爲之緦不言玄孫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其曾孫玄孫爲曾高同曾高亦爲曾孫玄孫同故二章皆略不言高祖玄孫也）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疏（注歸孫至姊妹○釋曰案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謂姪之子爲歸孫是以鄭據而言焉）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釋曰傳問者怪外親輕而有服者荅云以名服者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

（云以名服也必知不因兄弟名以其昆弟非尊親之號是以上小功章云爲從母小功云以名加也爲外祖父母以尊加也知此以名者亦因從母之名而服其子爲義）

甥（姊妹之子）疏（注姊妹之子○釋曰云甥者男爲姊妹之子）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疏（釋曰發問者五服未有此名故問之荅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以其父之昆弟有世叔之名母之昆弟不可復謂之世叔故名爲舅舅既得別名故謂之姊妹之子爲甥亦爲別稱故云何以緦也報之也者此恠其外親而有服故發問也荅曰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緦舅亦爲甥以緦也）

婿（女子子之夫也）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疏（釋曰發問之者恠女之父母爲外親女之夫服荅云報之者婿既從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遂報之服前疑姪及甥之名而發問此不疑婿而發問者姪甥本親而疑異稱故發問而婿本是疏人宜有異稱故不疑而問之也）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妻而服之）疏（注從於妻而服之○釋曰傳發問者亦恠外親而有服荅曰從服故有此服若然上言甥下次言舅此言婿次即言妻之父母者舅甥本親不相報故在後別言舅此婿本疏恐不是從服故即言妻之父母也）

姑之子（外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釋曰云外兄弟者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也外兄弟傳發問者亦疑外親而服之故問也荅云報之者姑之子既爲舅之子服舅之子復爲姑之子兩相爲服故云報之也）

舅（母之兄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疏（注從於母而服之○釋曰傳發問者亦疑於外親而有服荅從服者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既是母之懷抱之親不得言報也）

舅之子（內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釋曰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明也傳發問者亦以外親服之故問也荅云從服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爲舅既言從服其子相於亦不得言報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疏（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爲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

夫之諸祖父母報（諸祖父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疏（注諸祖至服緦○釋曰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爲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以其本疏兩相爲服則生報名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者此依小功章夫爲之小功者也云或曰曾祖父母者或以解諸祖之中兼有夫之曾祖父母凡言報者兩相爲服曾祖爲曾孫之婦無服何得云報乎鄭破或解也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者此鄭既破或解更爲或人而言若今本不爲曾祖齊衰三月而依差降服小功其妻降一等得有緦服今既齊衰三月明爲曾孫妻無服）

君母之昆弟疏（釋曰前章不云君母姊妹而云從母者以其上連君之父母故也此昆弟單出不得直云舅故云君母之昆弟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注從於至服也○釋曰傳發問者恠非己母而服之荅云從服者雖本非己親敬君之母故從於君母而服緦也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者君母之昆弟從服與君母之父母故亦同取於上傳解之也皆徒從之故所從亡則已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疏（釋曰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此二人本皆小功故長殤在緦麻中殤從下殤無服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緦麻也）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傳曰至從下○釋曰何以緦發問者以本路人夫又不服之今相爲服故問之荅云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者以大功有同室同財之義故云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者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乃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法則此一等二等之傳雖文承上男子爲

殤之下要是傳為下婦人若殤服而發之若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也○注同室至哀之○釋曰云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者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以上小功章娣姒婦發傳而云相與居室此從父昆弟之妻相為即云相與同室是親疏相并同室不如居室也故輕重不等也云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者以其無殤在齊衰之服明據成人齊衰既是成人明大功亦是成人可知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者則舉上以明下上殤小功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彼注舉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之義故言一以包二也云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者此傳又承婦人在夫家相為著服之下又上文殤大功章已發傳據大功小功不據齊衰以其重故據男子為殤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齊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為夫之親而發也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者以其婦人為夫之親從夫服而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以此求也章意盡可知前章注為大夫而言此章更為婦人出故兩衰並見也

記疏（釋曰儀禮諸篇有記者皆是記經不備者也作記之人其疏已在士冠篇）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麻者緦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為妻縓冠葛絰帶妻輕）疏（注公子至妻輕○釋曰云練冠麻麻衣縓緣者以練布為冠麻者以麻為絰帶又云麻衣者謂白布深衣云縓緣者以緇為縓色與深衣為領緣云為其妻縓冠者以布為縓色為冠云葛絰帶者以葛為絰帶云麻衣縓緣者與為母同皆既葬除之者與緦麻所除同也云公子君之庶子也者則君之適夫人第二已下及公妾子皆名庶子云其或為母謂妾子也者以其適夫人所生第三已下為母自與正子同故知為母妾子也云麻者緦麻之絰帶也者以絰有二麻上麻為首絰腰絰如一麻而含二絰者斬衰云苴絰鄭云麻在首要皆曰絰故知此絰亦然知如緦之麻者以其此言麻緦麻又見緦服弟服環絰鄭云大如緦之絰則此云子為母雖在五服外絰亦當如緦之絰故鄭以此麻為緦言之也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知者案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朞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諸侯妾子父在小功是其差次故知已當小功布也云為不制衰裳變也者此記不言衰明不制衰裳變者以其為深衣不與喪服同故云變也詩云麻衣如雪者彼麻衣及禮記檀弓云子游麻衣幷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皆云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深衣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禮之通例麻衣制同但以布緣之則曰麻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則曰長衣又以采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人以此為異也皆以六幅破為十二幅連衣裳則同也云縓淺絳也者案三入為纁為淺絳云一染謂之縓者爾雅文案彼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也云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知者引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注云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為中衣之飾[illegible]重服三年變服後為中衣之飾也此公子為母在五服外輕故將為人初死深衣之飾輕重有異故不同也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申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者諸侯尊絕朞已下無服公子被厭不合為母服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權為制此[illegible]麻衣縓衣者麻衣大祥受服縓緣[illegible]受飾[illegible]特容有三年之哀故也云為妻縓冠葛絰帶妻輕者以縓布為冠對母用練冠以葛是[illegible]為絰帶對母用麻皆是為妻輕故也）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疏（注君之至而葬○釋曰傳發問者怪親母與妻其服大輕故問之答云君之所不服者以尊降諸侯絕旁朞已下故不服妾與庶婦也公子以厭降亦不敢私服母與妻又云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者謂君之正統者也注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者解傳意還釋上公子為母與妻者也云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者

以緦故不降也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者大戴禮文鄭不於上經辟之下注之至於此傳下乃引之者鄭恐注傳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下乃辭妾有貴賤禦有早晚故至此引之見此意也云妻貴者謂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娣二媵與夫人之娣三人爲貴妾餘五者爲賤妾也卿大夫三月而葬之王制文**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注兄弟至求之○釋曰此三人所以降者大夫以尊降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是以總云降一等上經當已言訖今又言之者上雖言之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是以鄭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者以下云小功已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已下得降故曰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小功已下猶族親所容廣也**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爲亦如子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疏注言報至不降○釋曰謂

支子爲大宗子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者此等之服其義已見於斬章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者以其出降本親又宗子尊重恐本親爲宗子有不降服之嫌故云報以明之言報是兩相爲服者也**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疏注皆在至早卒○釋曰云在他邦加一等者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一不死相愍不得辭於親眷故加一等也云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各有父母或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共居而死亦當愍其孤幼相育特加一等云皆在他邦謂行仕者孔子身行七十二國不見仕者以古者有出他國之理故云謂行仕也又云出遊者謂若孔子弟子朋友同遊他國兄弟容有死者又云若辟仇者周禮調人云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皆有兄弟共行之法也云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者或遺腹子或幼小未有知識而父母早死者也**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

功以下爲兄弟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疏注於此至財矣○釋曰發問者上經及記已有兄弟皆是降等唯此兄弟加二等故怪而致問引舊傳者以有成文故引之云小功已下爲兄弟者以其加一等故也鄭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者也鄭亦據於此兄弟加一等發傳者嫌大功已上親則親矣以加之故於小功發傳也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者不可復加者也云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據經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既親重則財食是同雖無父母恩自隆重不可復加也**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云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疏注謂服至而已○釋曰謂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或共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袒之節則爲之袒而免與宗族五世袒免同云歸則已者謂在他國袒免爲兄者無

主歸至主家自有主則止不爲袒免也鄭云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者以其有親入五服今言朋友故知是義合之輕無親者也所知在外明爲之非主可知云每至袒時則袒者兄喪至小斂節主人素冠環絰以視斂投冠括髮將括髮先袒乃括髮括髮據正主人齊衰已下皆以免代冠以冠不居肉袒之體故也云舊說云以爲免象冠廣一寸者鄭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引喪服小記曰齊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頟上卻繞紒也是著免之義也云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本以在外爲無主與之爲主今至家主若幼少不能爲主則朋友猶爲之主未止引小記者證主幼小不能主喪朋友爲主之義以雖有子是三年之人小不能爲主大功爲主者爲之再祭謂練祥朋友輕爲之虞祔而已以其有無大功已下之親此朋友自外來及在家朋友皆得爲主虞祔乃去彼鄭注以義推之又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是親疏差降之法也**朋友麻**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禮記曰群居則絰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反

弔當事則弁絰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緦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冠素委貌

疏　注朋友至委貌○釋曰云朋友麻者上文據在他國加袒免今此在國相爲弔服麻絰帶而已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者案禮記禮運云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朋友成之又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論語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此而言人須朋友而成也故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故爲之服知緦之絰帶者以其緦是五服之輕爲朋友之絰帶約與之等故云緦之絰帶也云檀弓曰群居則絰出則否者彼注群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彼亦是朋友相爲之法云居則絰絰謂在家居止則爲之絰出家行道則否引之者證此亦然也彼又云孔

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是爲師出行亦絰也云其服弔服也者以其不在五服之列唯有弔服故即引周禮弔服之等也周禮者司服職文彼云凡弔事弁絰服鄭注亦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言爵弁者制如冕以木爲中幹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一寸二分以三升布上玄下纁爵弁之體廣長亦然以三升亦布但染作爵頭色赤多黑少之色爲之於版上今則以素爲之又加環絰者以股麻爲骨又以股麻爲繩纏之如環然謂之環絰加於素弁之上彼注云絰大如緦之絰是弔服之絰但此文云朋友麻鄭引周禮王弔諸臣之絰及三衰證此者以其王於諸臣諸侯於諸臣皆有朋友之義故泰誓武王告諸侯云我友邦家君是謂諸侯爲友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是王以諸臣爲朋諸侯於臣亦有朋之義可知故引周禮弁絰與三衰證此朋友麻也若然弁絰唯一衰則有三則一弁冠三衰也云其服有三錫衰也緦麻也疑衰也者案彼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玄

蓋謂無事其縷哀在內有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者案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注云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是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也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及弁絰非此則皮弁是辟天子也云士以緦衰爲喪服者士卑無降服是以緦爲喪服既以緦爲喪服不得復將緦爲弔服故下取疑衰爲弔服也舊說者以士弔服無文故舊說云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云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者前有此二種解者故鄭引論語破之云論語曰緇衣羔裘言此者欲解緇衣羔裘與下羔裘玄冠爲一物並是朝服是以云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此破舊以言朝服不合首加素委貌又布上素下是近天子之朝服又不言首所加故非之也云然則二者皆有似也者以其未小斂已前容有著朝服弔法則子游曾子弔是也但非正弔法之服又布上素下近士之弔服素下故云二者皆有似色云此實疑衰也者總破二者也云弁絰

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者以其三衰共有弁絰當事著皮弁亦同故知二者如卿大夫然也云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者諸侯及卿大夫不著皮弁辟天子此諸侯之士不著疑衰裳而用素又辟諸侯也云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者是鄭正解士之弔服云庶人不爵弁者則其冠素委貌不言其服其服則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始死未成服已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也向來所釋皆據鄭君所引而言案司服諸侯如王之服言之者則諸侯皆如王亦有三衰服問直云君弔用錫衰未辨緦衰疑衰疑衰所施用案文王世子注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皆然案士喪禮君若有錫焉則視斂注云錫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此注又與文王世子違者士喪禮既言有恩惠則君與此士有師友之恩特加與卿大夫同其諸侯卿大夫則有錫衰士唯疑其天子卿大夫士既執贄與諸侯之臣同則弔服亦同也天子孤與卿同六命又亦名爲卿諸侯孤雖四命與卿異以其聘之介數與卿降君二等等同則孤弔服皆與

（卿同也天子三公與王子母弟得稱諸侯其弔服亦與畿外諸侯同三衰也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絰不言帶或有解云有絰有帶禪弔服既著衰首有絰不丁著吉時之大帶吉時之大帶既有采矣既不如是采采可得加於衣服乎明不可也案此經注服緦之絰帶則三衰絰帶同有可知其以三衰所用者于明文故知凡弔皆有帶矣首言環絰則有帶亦必如環但亦五分去一爲帶糾之矣其弔服除之案雜記云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君未吉則凡弔服亦當依氣節而除並與緦麻同三月除之矣爲士雖比殯而舉樂其服亦當既葬除矣）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疏（注公士至之君○釋曰天子諸侯絕朞今言爲兄弟服明是公上大夫之君於旁親降一等者室老家相降一等不言士士邑宰遠臣不從服若然室老似正君近臣敬從君所服也）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疏（釋曰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母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者以其與尊者爲一體既不得服所出母是以母黨皆不服不言兄弟而繫尊親之名者雷氏云爲父後者服其本族若言兄弟於本族亦無服故況著其尊親之號以別於族人也）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筭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疏（注言孤至者同○釋曰宗子謂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收族者也云孤爲殤者謂無父未冠而死者也云大功衰小功衰者以其成人齊衰故長殤中殤皆在大功衰下殤在小功衰也云皆三月者以其衰雖降月本三月去一時不可更服故還依本三月也云親則月筭如邦人者上三月者是絕屬者若在五屬之內親者月數當依本親爲限故云如邦人也注云言孤有不孤者鄭以記文云孤明對不孤者故曲禮注云是謂宗子不孤被不孤對此孤也云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者以父在猶如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以其父在無適子則不爲適孫服同於庶孫明此本無服父在亦下爲之服殤可知也云不孤謂父有廢疾者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是子不孤謂父有廢疾不立其子代父主宗事云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案曲禮云七十曰老而傳注云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不孤是父年七十子代主宗事者云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者謂宗子親昆弟及伯叔昆弟之子姑姊妹在室之等皆是也自大功親以下盡小功親以上成人月數雖依本皆服齊衰者以其絕屬者猶齊衰三月明親者無問大功小功緦麻皆齊衰者也既曾齊衰故三月既葬受服乃始受以大功小功齊衰也至於小功親也已下殤與絕屬者以其成人小功王小殤即入三月是以與絕屬者同皆大功衰小功衰三月故與絕屬者同云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者以其絕屬者爲宗子齊衰三月緦麻親亦三月是以成人及殤死皆與絕屬者同也）

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之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疏（注謂墳至除之○釋曰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者鄭解改葬之意云他故者謂若遭水潦漂蕩之等墳墓崩壞將亡失尸柩故須別處改葬也云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者直言棺物毀敗而改設不言衣服則所設者唯此棺如葬時也云其奠如大斂者案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云如大斂奠即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斂奠士用肫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

（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大牢可知云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者即說奠之禮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輁軸大夫已上用輴不用蜃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故云禮宜同也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知者若更言餘服無妨更及齊衰已下今直言緦之輕服明知據據極重而言故以三年也不言妾爲君以不得體君差輕故也不言女子子婦人外成在家又非常故亦不言諸侯爲天子諸侯在畿外差遠改葬不來故亦不言也云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者君親死已多時哀殺已久可以無服但親見君父尸柩暫時之痛不可不制服以表哀故皆服緦也故云三月而除者謂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亦三月除也若然鄭言三等舉痛極者而言父爲長子子爲母亦與此同也）童子唯當室緦（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疏（注童子至服也○釋曰此云當室者周禮謂之門子與宗室往來故爲族人有緦服云童子未冠之稱者謂十九已下案內則年二十敦行孝弟十九已下未能敦行孝弟非當室則無緦服以當室故服緦也云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以其言當室是代父當家事故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則族內四緦麻以來皆是也云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者以其童子未能敦行孝弟故云恩不至與族爲禮而爲服故服之也若然不在緦章者若在緦章則外內俱報此當室童子直與族人爲禮有此服不及外親故不在緦章而在此記也）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疏（釋曰記自云唯當室緦自然不當室則無緦服而傳言之者案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但是孫子皆不純以采曲禮言之者嫌當室與不當室異故言之此齊恐不當室與當室者同故明之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女子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者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疏（注嫌厭至降也○釋曰妾言凡者總天子以下至士故凡以該之也云嫌厭降之也者解記此之意君與女君不厭妾族恐嫌厭之其實不服故記人明之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者以其兄弟總外內之稱若言私兄弟則妾家族親也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以其女君與君體敵故得降其兄弟旁親之等子尊不加父母雖不降父母則可降其兄弟旁親云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者此等皆得降其兄弟旁親也云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者雖得降其兄弟此不爲父後皆不得降容有歸宗之義歸於此家故不降）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疏（注弔於至則否○釋曰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者鄭恐以記云大夫弔命婦者以爲大夫死其妻受弔於命婦故云命婦死也知弔命婦不爲命婦夫死者以其記人作文宜先弔大夫身然後弔其婦故以命婦死弔其夫辭之也引小記者以記人直言身上衰不言首服故引小記也言諸侯弔必皮弁者言諸侯不言君謂諸侯因朝弔異國之臣著皮弁錫衰雖成服後亦不弁絰也引服問者有己君并有卿大夫與命婦相弔法云以君者在家服之出亦如之出行不至喪所亦服之云當事則弁絰者謂當大小斂及殯皆弁絰也云大夫相爲亦然者一與君爲卿大夫同爲其妻降于大功出則否引之者證大夫與命婦相弔服錫衰同也）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疏（注謂之至素總○釋曰問者先問其名答云麻之有錫者也答以名錫之意但言麻者以麻表布之縷也云錫者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其縷之多少與緦同云無事其縷有事其布者事猶治也謂不治其縷治其布以哀在內故也緦則治縷不治布哀在外以其王爲三公六卿重於畿外諸侯故也鄭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以治解事以滑易解錫謂使錫錫然滑易也云恐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者也是士輕）

（無服弁絰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衰而已見其不以之意也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爲異姓之士疑衰同姓之士緦衰今言士與大夫又同錫衰者此言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者朋友麻是朋友服也上注云弔服用疑衰素裳冠首服麻弔亦朋友服也云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者上文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未辭首服至此乃辭之者婦人弔之首服無文故特傳釋錫衰後下近婦人吉笄無首布總乃辭之必知用吉笄無首素總者下文女子子爲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布總此弔服用吉笄無首素總有男子冠婦人笄相對婦人喪服又笄總相對上注男子弔用素冠故知婦人弔亦吉笄無首素總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折之設反○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著丁略反疏注言以至明矣○釋曰此二者皆期服但婦人以飾事人是以雖居喪內不可頓去修容故使惡笄而有首至卒哭女子子哀殺歸于夫氏故折吉笄之首而著布總也案斬衰章吉笄尺二寸斬衰以箭笄長尺檀弓齊衰笄亦云尺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不可更變故折吉笄首而已其總斬衰已六升長六寸鄭注總六升象冠數正服齊衰冠八升則正齊衰總亦八升是以總長八寸笄總與斬衰長短爲差但笄不可更變折其首總可更變宜從大功總十升之布總也云以髽者則髽有著笄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時無笄則髽亦無笄矣但免髽自相對不得以婦人與男子有笄無笄相對故鄭以經云惡笄有首以髽笄連言則髽有著笄明矣）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壯乙反○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笄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榛莊巾反鏤劉音陋摘他狄反大音泰劉唐我反疏注櫛笄至之恩○釋曰案記自云齊笄之有首也即惡笄自有首明矣而傳更云笄有首重言之者但惡者直木理麤惡非木之名若然斬衰笄用櫛俱是惡傳恐名通於箭故重疊言之名不通於箭直謂此齊衰櫛木爲桑木也又云惡笄者櫛笄也者既疊不通箭乃釋木名故云櫛木之笄也云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者以記折笄首足承惡笄之下恐折惡笄之首故傳辨之以折首去飾不可以初喪至時有首至卒哭哀殺之後乃更去首嫌輕更重於義不可故傳以爲初死惡笄須首至卒哭更著吉笄嫌其大飾乃折去首而著之也又云吉笄者象笄也者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案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鄭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者此櫛亦非木名案玉藻云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鄭云樿白理木爲櫛櫛即梳也以白理木爲梳櫛也彼樿木與象櫛相對故鄭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云或曰榛笄者案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彼爲姑用榛木爲笄此亦婦人爲姑與彼同但此用樿木彼用榛木不同

耳蓋二木俱用故鄭兩有之也云笄有首者若今刻鏤摘頭矣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爲之此笄亦在頭而去首爲大飾明首亦刻鏤之故舉漢法況之也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于夫家[illegible]以出適女子與在家婦俱著惡笄婦不言卒哭折吉笄首女子子即言折吉笄之首明女子子有所[illegible]折笄首其所爲者以女子外成既以哀殺事人可以加容故著吉笄仍爲大飾折去其首故以歸于夫家解之若然喪大記云女子子既練而歸與此注違者彼小祥歸是其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故云可以權許之耳云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婦人之事人不可頓凶居喪不可盡飾故著吉笄又折笄首是婦人事人之義異於男子也若然案服問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此云笄尊者彼男女相對故云婦人重要者婦人不同對男子然亦是上體尊於下體故云笄尊也云據在夫家宜言婦者傳辭記文女子適人猶云子折笄首云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子對父母生稱婦對舅姑立名出適稱婦故雖出適猶稱子終初未出適之恩也）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疏釋曰妾爲女君之服得與女君同爲長子亦三年但爲情輕故與上文婦事舅姑齊衰同恐并有首布總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袧劉音鉤又恪侯反○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殺色界反劉色例反大音泰（便婢面反辟音壁）

疏注削猶至幅也○釋曰自此下盡袪尺二寸記人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也云凡者總五服而言故云凡以該之云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內削幅者亦謂縫之邊幅向內云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爲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攝之以其士幅二尺二寸幅皆兩畔各去一寸爲削幅則二七十四丈四尺若不辟積其要中則束身不得就故須辟積要中也要中廣狹任人麤細故袧之辟攝亦不言寸數多少但幅別以三爲限耳鄭云大古冠布衣布者案禮記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是大古冠布衣布也云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者此亦唐虞已上黃帝已下故禮運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謂黃帝已前下文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後聖謂黃帝是黃帝始有布帛是特先知爲上後知爲下使體者邊幅向外於體便有飾者邊幅向內觀之美也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者又案郊特牲云緇布冠而敝之可也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以此言之唐虞以下冠衣皆白布吉凶同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三代改制者更制牟追章甫委貌爲行道朝服之冠緇布冠三代將爲始冠之冠白布冠質三代爲喪冠也若然此後世聖人指夏禹身也以其三代最先故也云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者案曲禮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則此言袧者亦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幅別皆然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服謂諸侯與其臣以玄冠服爲朝服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爲朝服祭服者六冕與爵弁爲祭服不云玄端亦是士家祭服中兼之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不須辟積其餘要間已外皆辟積無數以

喪冠三辟積無數也然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者前爲陽後爲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

疏注齊緝至展之○釋曰據上齊斬五章有一斬四齊此據四齊而言不一斬者上文已論五服衰裳縫之外內斬衰裳亦在其中此據衰裳之下緝之用針功者斬衰不齊無針功故不言也言若者不定辭以其止有斬不不齊故云若也言裳內衰外者上言衰外削幅此齊還向外展之上言裳內削幅此齊還向內展之並順上外內而縫之此先言裳者凡齊據下裳而縫之裳在下故先言裳順上下也鄭云齊緝也者據上傳而言之也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者謂齊衰至緦麻並齊衰既有針功緝之名則沒去齊名亦齊可知也言展之者若今亦先展訖乃行針功者也

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

疏注負在至一寸○釋曰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適辟領即下文適也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總尺八寸也

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疏注博廣至知也○釋曰此辟領廣四寸據兩相而言云出於衰者謂比背前衰而言出也云博廣也者若言博博是寬狹之稱上下兩旁俱名爲博若言廣則唯據橫闊而言今此適四寸據橫故博爲廣見此義爲云辟領廣四寸者據項之兩相向外各廣四寸云則與闊中八寸也者謂兩身當縫中央總闊八寸一邊有四寸并辟領四寸爲八寸云兩之爲尺六寸也者一相闊與辟領八寸故兩之總一尺六寸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者以兩旁辟領向前望衰之外也云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者以衰廣四寸辟領橫廣總尺六寸除中央四寸當衰衰外兩旁各出衰六寸故云不著寸數可知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疏注廣袤至不在○釋曰衰長者據上下而言也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云前有衰後有負板者謂負廣出於適寸及衰長六寸博四寸云左右有辟領者謂左右各四寸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者以衰之言摧孝子有哀摧之志負在背者荷負其悲哀在背也云適者以哀戚之情指適緣於父母不兼念餘事是其四處皆有悲痛是無所不在也）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廣古曠反． 疏 注衣帶至際也○釋曰謂衣要也云衣者即衰也但衰是當心廣四寸者取其衰推在於偏體故衣亦名為衰今此云衣據在上曰衣舉其實稱云帶者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者也云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横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足為限也云足以掩裳上際也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之間露見衰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疏 注衽所至五寸○釋曰云掩裳際也者對上要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云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玉藻文案彼士已上大帶垂之皆三尺又云有司二尺有五寸謂府史紳即大帶也紳重也屈而重故曰紳此但垂之二尺五寸故曰與有司紳齊也云上正一尺者但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横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其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袂屬幅（屬音燭劉又音蜀○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 疏 注屬猶至不削○釋曰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為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為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横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故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二尺二寸亦足以運肘也）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 疏 注此謂至四寸○釋曰云此謂袂中也者上云袂據從身向袪而言此衣據從上向掖下而言云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者袂所以連衣為之衣即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齊二也故云與身參齊云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者案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鄭注肘不能不出入故云肘此云肱也凡手足之度鄭皆據中人為法故云中人也云衣自領已下云云者鄭欲計衣之用布多少之數自領至要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為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故云倍之為四尺四寸也云加闊中八寸者闊中謂闊去中央安領處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若去一相正去四寸若前後據長而言則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三尺二寸也云而又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并計之故云又倍之云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唯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者彼當文尺寸自具又有不全幅者故皆不言也）袪尺二寸（袪魚起反○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併步頂反又拱九勇反 疏 注袪袖至右手○釋曰云袪袖口也者則袂末接袪者也云尺二寸者據複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袪同故云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者案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我則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云喪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是其吉時拱尚左喪時拱尚右也以袪攝既與深衣尺二寸既據攝而言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緣口深淺亦與深衣同寸半可知故記人略不言也）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 疏 注衰斬至差也○釋曰自此至篇末皆論衰冠升數多少也以其正經言斬與齊衰及大功小功緦麻之等並不言布之升數多少故記之也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者衰冠同者以其三升半謂縷如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其冠同六升也云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者據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衰更以七升布為冠以其葬後哀殺衰冠亦隨而變輕故也云衰斬衰也者總二衰皆在斬衰章也云或曰三升半

（者義服也者以其斬章有正義子爲父父爲長子妻爲夫之等是正斬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此三升半是實義服但無正文故引或人所解爲證也上章子夏傳亦直云衰三升冠六升亦據正斬而言不言義服者欲見義服成布同三升故也云六升齊衰之下也者齊服之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以其六升是義服故云下也云齊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下注云重者輕之故也云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者以父與君尊等恩情則別故恩深者三升恩淺者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云少差也）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疏（注言受至父母○釋曰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也云言受以大功之上也者以其降服大功衰七升正服大功衰八升故云大功之上云此謂爲母服也者據父卒爲母而言若父在爲母在正服齊衰前已解訖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者以斬言三升主於父此言四升主於母正服以下輕故不言從可知也）

緦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緦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疏（注此謂至尊也○釋曰云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緦衰也者是正經文也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者據升數合在杖期上以其升數雖少以縷精麤與小功同不得在杖期上故在小功之上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據縷如小功小功已下乃是兄弟故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至尊則天子是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値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疏（注此以至著之○釋曰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者以其小功大功俱有三等此唯各言二等故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以此二小功大功衰受二大功之冠爲衰二大功初死冠還用二小功之衰故轉相受也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値者以其七升乃是殤大功殤大功章云無受此主於受故不言七升者也云欲其文相値値者當也以其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與降服小功衰十升同既葬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其冠十一升與正服小功衰同既葬以其冠爲受受冠十一升冠十二升初死冠皆與小功衰相當故云文相値也是冠衰之文相値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鄭言此者既解爲文相値又覆解文相値之事若然降服既無受而亦覆言之者欲見大功正服與降服冠升數同之意必冠同者以其自一斬及四齊衰與降大功冠皆挍衰三等及至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冠與降大功同上挍二等者若不進正大功冠與降同則冠宜十一升義大功衰九升者冠宜十二升則小功緦麻冠衰同則降小功衰冠當十二升正服小功冠衰同十三升義服小功當冠衰十四升緦麻冠衰當十五升十五升即與朝服十五升同與吉無別故聖人之意進正大功冠與降服大功同則緦麻不至十五升若然正服大功不進之使義服小功至十四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豈不得爲緦乎然者若使義服小功十四升則與疑衰同非五服之差故也又云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者聖人之意重者恐至滅性故抑之受以輕服義服齊衰六升是也輕者從禮者正大功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受以降服小功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升受以正服小功二等大功皆不受以義服小功是從禮也是聖人有此抑揚之義也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者此鄭云皆以即葛及無受文出小功緦麻章以其小功因故衰唯變麻服葛爲異也其降服小功已下升數文出間傳故彼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鄭注云此）

者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鄭彼注顧此文故多少而言云服主於受據此文不言降服大功小功緦麻之受以其無受又不言正服義服齊衰者二者雖有受齊斬之受主於父母故亦不言皆然此言十升十一升小功者為大功之受而言非小功有受彼注云是極列衣服之差者據彼經總言是極盡陳列衣服之差降故其言之與此異也

儀禮注疏卷第十二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盧陵陳鳳梧編校

士喪禮第十二（鄭目録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録第十二）

疏釋曰鄭云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者自從也既已也謂從始死已殯之後未葬之前皆録之是以下殯後論朔奠筮宅井槨卜葬日之事也又云喪於五禮屬凶者案周禮大宗伯掌五禮吉凶賓軍嘉此於五禮屬凶若然天子諸侯之下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賜不言王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大斂陳衣與喪大記不同鄭亦云彼天子之士此諸侯之士以此言之此篇諸侯之士可知伯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一命與不命皆分為三等各有上中下及行喪禮其節同但銘旌有異故下云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物謂公侯伯之士一命已上生時得建旌旗亡謂子男之士生時無旌旗之物者唯此為異又鄭直云士喪父母不言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故下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是禮同故得同赴於君之臣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於父死故記不言也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適丁狄反幠火吳反斂力驗反後皆同○）

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有牀衽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

疏注適室至死衣○釋曰自此盡帷堂論始死招魂綴足設奠帷堂之事云適室正寢之室也者若對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卿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之適寢故下記云士處適寢總而言之皆謂之正寢是以莊三十二年秋八月公薨于路寢公羊傳云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亦云路寢正寢也言正寢者對燕寢與側室非正處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以此言之妻皆與夫同處若然天子崩亦於路寢是以顧命成王崩延康王於翼室

翼室則路寢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薨於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云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死而遷之當牖下有牀衽者此並取下記文但文有詳畧文次不與本同云疾者齊故于正寢焉以其齊須在適寢是以故在正寢鄭彼注云正情性也任是臥席故彼云下莞上簟設牀焉云憮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者經直云衾不辨大小鄭知非小斂衾是大斂衾者鄭云小斂之衾當陳者不用小斂衾以其大斂未至故且覆尸是以小斂訖大斂之衾當陳即用夷衾覆尸是其次也此所覆尸尸襲後將小斂乃去之是以下襲訖亦云憮用衾鄭注云始死時斂衾必覆之者為其形褻言大斂所用之衾者案喪大記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死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至大斂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故云大斂所并用之衾引喪大記者欲見加斂衾以覆尸以去死衣鄭彼注云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是也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簪側林反劉左南反何戶我反又音河扱初洽反劉初輒反○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為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純其允反纁許云反）

疏 注復者至連也○釋曰言復者一人者諸侯之士一命與不命並皆一人案雜記云復西上者鄭注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若然案典命諸侯卿大夫三命再命一命天子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皆依命數九人以下則天子宜十二為節當十有二人也云復者有司者案喪大記復者小臣則士家不得同僚為之則有司府史之等也不言所著衣服者案喪大記小臣朝服下記亦云復者朝服則尊卑皆朝服可知必著朝服者鄭注喪大記云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復者庶其生氣復既不蘇方始為死事耳愚謂朝服平生所服與精神識之而來反衣以其事死如事生故復者皆服也若然天子崩復者皮弁服也云招魂復魄也者出入之氣謂之魂耳目聰明謂之魄死者魂神去離於魄今欲招取魂來復歸于魄故云招魂復魄也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

屬者案周禮天官夏采職云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鄭注云求之王平生嘗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又夏官祭僕職云大喪復於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又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鄭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此不言隸僕以其隸僕與祭僕同僕官之屬中兼之案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云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是諸侯復法言庫門據魯作說若凡平諸侯則皋門舉外門而言三門俱復則天子五門及四郊皆復不言者文不具卿大夫以下復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婦人無外事自王后以下所復處亦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云諸侯則小臣為之者喪大記文也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案士冠禮云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是也士用爵弁者案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士服爵弁助祭於君玄冠自祭於家廟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故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鄭注云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如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則衮冕之類若然冕服者有六除大裘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上公衮冕而下侯伯鷩冕而下子男毳冕而下皆爵弁若然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爵弁士爵弁而已天子孤卿大夫士其衣亦與之同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其服亦同若然大裘是祭天地之服又與四郊建綏而復不用大裘而冕則門及廟寢等用衮冕以下與上公同但復者依命數衣服不足復取上服重用之以充其數王后以下案雜記云復衣夫人稅衣揄狄鄭鞠衣展衣褖衣至揄狄是侯伯夫人案周禮內司服掌五后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王后及上公夫人二王后及魯之夫人皆用褘衣下至褖衣侯伯夫人與王之三夫人同揄翟以下至褖衣子男夫人與三公夫人自闕狄以下至褖衣孤之妻與九嬪鞠衣展衣褖衣卿大夫妻與王之世婦展衣褖衣士妻與女御褖衣而已云禮以冠名服者案士冠禮皮弁爵弁並列於階下執之而空陳服於房云皮弁服爵弁服是以冠名服鄭言此者欲見復時唯用緇衣纁裳不用爵弁而經言爵弁服是禮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若凡常時衣服衣裳各別此招

（鬼取其便故遠蒙於衣）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中如字劉丁仲反○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疏（注北面至稱字○釋曰案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簴之類有林麓謂君與夫人有國有采地者無林麓謂大夫士無采地者則此升屋之時使狄人設梯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北面者求諸幽之義也者禮記檀弓文以其死者必歸幽暗之方故北面招之求諸幽之義引喪大記者證經復時所呼名字云男子稱名者據大夫以下若天子諸侯則云皐天子復若諸侯薨則稱皐某甫復若婦人稱字則尊卑同此經含有男子婦人之喪故言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案喪服小記云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是也）

受用篚升自阼階以衣尸（篚方鬼反本或作篋苦協反衣於旣反注及衣尸同○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復之若得魂反之）疏（注受者至反之○釋曰鄭知受之於庭者以其降衣于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受之於堂下在庭可知云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者以其服唯一領明知各一人也自再命以上受者亦各依命數云人君則司服受之者案喪大記云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以其大夫士無司服之官明據君也云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者此復衣浴而去之不用襲歛故喪大記云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歛衾去死衣鄭注云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彼又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鄭注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歛謂小歛大歛而云覆之直取魂魄反而已）

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厞扶味反本或作厞皆非）疏（注不由至死事○釋曰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者凡復者緣孝子之心望得魂氣復反復而不蘇則是虛反今降自後是不欲虛反也云降因徹西北厞者案此文及喪大記皆言降自西北榮皆不言徹厞鄭云徹厞者案喪大記將沐甸人爲垼于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

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諸文更不見徹厞薪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故鄭云降因徹西北厞也西北名爲厞者案特牲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以爲陽厭而云厞用筵鄭云厞隱也故以西北隅爲厞也必徹毀之者鄭云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者復而不蘇下文楔齒綴足之等皆是行死事也）

楔齒用角柶（楔息結反○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含戶暗反本亦作唅）疏（注爲將至急也○釋曰案記云楔貌如軛上兩末鄭云事便也此角柶其形與扱醴角柶制別故屈之如軛中央入口兩末向上取事便也以其兩末向上出入易故也）

綴足用燕几（綴丁劣反劉張歲反○綴猶拘也爲將屨恐其辟戾也今文綴爲對○辟音壁下力計反）疏（注綴猶至爲對○釋曰案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以此言之几之兩頭皆有兩足今豎用之一頭以夾兩足恐几傾倒故使御者坐持之案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又案周禮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則自天子以下至於士其禮同言燕几者燕安也當在燕寢之內常憑之以安體也）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疏（注鬼神至依之○釋曰案檀弓曾子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鄭注云不容改新也則此奠是閣之餘食爲之案下小歛一豆一籩大歛兩豆兩籩此始死俱言亦無過一豆一籩而已下記云若醴若酒鄭注云或卒無醴用新酒此醴酒雖俱言亦科用其一不並用以其小歛酒醴具有此則未具是其差）

帷堂（事小訖也）疏（注事小訖也○釋曰云事小訖也者以其未襲歛必帷之者鬼神尚幽闇故也）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疏（注赴告至有恩○釋曰此乃下經論使人告君之事云臣君之股肱耳目者案虞書云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注云大體若身云死當有恩是以下有弔及贈襚之事也案檀弓云父兄命赴者鄭注云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是尊卑禮異也）

有賓則拜之（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疏（注賓僚至哭矣○釋曰此謂因

命赴者有賓則拜之若不因命赴者則不出是以下云唯君命出鄭云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是也云賓僚友羣士也者同官爲僚同志爲友羣士即僚友也以其始死唯赴君此僚友未蒙赴及即來是先知疾重故未赴即來明是僚友之士非大夫及疏遠者若有大夫則經辨之而稱大夫是以下文因君襚即云有大夫時特拜之是也云其位猶朝夕哭矣者謂賓弔位猶如賓朝夕哭位其主人之位則異於朝夕而在西階東南面拜之拜訖西階下東面下經所云拜大夫之位是也　入坐于牀東

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俠古洽反○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疏　注衆主至在前○釋曰自此盡北面論主人以下哭位之事云入坐者謂上文主人拜賓訖入坐于牀東是其衆主人直言在其後不言坐則立可知婦人雖不言坐案喪大記婦人皆坐無立法言俠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言也案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此義恐錯此經有不命士喪大記無不命士又與大記文不同釋亦不合子姓皆坐于西方注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除主人之外不坐者此據命士彼據不命之士知者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是大夫喪尊者坐卑者立是知此非主人皆立據命士大記云尊卑皆坐據不命之士云婦人謂妻妾子姓者下云親者在室其中有姑姊故此注直言妻妾子姓也喪大記兼言姑姊妹者彼無別文見親者在室故注總言之也言亦適妻在前者亦主人在衆主人前也

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子姓在此者）疏　注謂大至此者○釋曰知親者謂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相親昵之理下有衆婦人戶外據小功以下疏曰故知此爲大功以上也云父兄姑姊妹在此者上注據死者妻妾之姓也此注據主人之兄弟姑姊妹子姓而言若然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從父昆弟姑謂主人之姑姊姊謂從父姊妹子姓謂主人之孫於死者謂曾孫玄孫曾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當在大功親之內故云子姓在此者　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疏　注衆婦至

以下○釋曰案喪服記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玄謂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者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是大功以上爲親者則上文是也是以知此婦人在戶外是小功以下可知若然同是小功以下而男子在堂下者以其婦人有事自堂及房不合在下故男子在堂下婦人戶外堂上耳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扂之事畢則下之○扂劉羌豫反閉也）疏　注使人至下之○釋曰自此盡不辭入論君使人弔襚之事鄭知禮使人必以其爵者案聘禮使人歸饔餼及致禮皆各以其爵此君使入弔朝士明亦以其爵使士可知此儀禮見諸侯弔法若天子則不以其爵各以其官是以周禮大僕職云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又小臣職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又御僕職掌羣吏之弔勞又案宰夫職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幣器注弔事弔諸侯諸侯异其皆以官不以爵也云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者將命謂傳賓主人之言擯者也案下小斂後云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注云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若然則此雖有擯者未用辭故此下經不云主人出迎經不云擯者鄭探其意使者使人入將命所使之人入將命即包主人擯者也云寢門內門也者以其大夫士唯有兩門有寢門者外門者以其下云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故知此寢門內門也云徹帷扂之者謂褰帷而上非謂全徹去知事畢則下之者案下君使人襚徹帷明此事畢下之可知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疏　注主人至不淑○釋曰上云主人迎于寢門外此云弔者入謂入寢門以其死在適寢云主人不升賤也者對大夫之喪其子得升堂受命知者案喪大記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言拜于下明受命之時得升堂必知大夫之子得升堂受命者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君即位于序端主人房外南面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鄭注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

（斂下文又云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以君常視士殯故訝君不在君有恩賜君視大斂則不得知大夫言君不在者謂士之子不升堂在君側以此言之士受君命不得升堂以其賤明大夫之子得升受命乃降拜可知是以太戴禮云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是也云致命曰以下鄭知有此辭者案雜記諸侯使人弔鄰國之君喪而云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彼據鄰國之君故稱寡此使士弔己國之士故直云君不言寡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　疏　注稽顙至者三○釋曰云稽顙頭觸地者案禮記檀弓曰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爲稽首之拜但觸地無容即名稽顙云成踊三者三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告殯云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凡九踊也）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襚音遂衣服曰襚要一遙反後放此○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遺唯季反　疏　注襚之至某襚○釋曰云主人如初者如上弔時迎於寢門外以下之事也云襚之言遺也者謂君有命以衣服遺與主人云衣被曰襚者案左傳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是也云致命曰君使某襚者亦約雜記文此君襚雖在襲前主人襲與小斂俱不得用君襚大斂乃用之知者案喪大記云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注云無襚者不陳不以斂謂不用之爲小斂至大斂乃用之故下文大斂之節云君襚不倒注云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是也）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

也　疏　注唯君至禮也○釋曰云主人拜如初者亦如上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云襚者入衣尸出者案既夕記襚者委衣于牀不坐衆襚者委于牀上不坐則此襚者左執領右執要以衣尸亦不坐云唯君命出者欲見孤卿大夫士雖有弔襚來皆不出故云唯著異也云遂拜賓者因事曰遂以因有君命故拜賓若無君命則不出戶云大夫雖不辭入也者謂主人小斂後賓致辭云如何不淑乃復位踊今以初死大夫雖不辭主人升入室云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者言唯君命出明大夫已不待來弔襚不出可知經云拜大夫者以因君命出見故也云未忍在主人位也者至小斂後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也云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者總辭不爲之踊以雖不辭而入二事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即陳陳在房中　疏　注大功至房中○釋曰自此盡適房論大功兄及朋友弔襚之事云大功以上謂并異門齊衰故云以上云即陳陳在房中者下云如襚以適房故知此陳陳在房中也）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即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襚拜于位室中位也　疏　注庶兄至位也○釋曰知庶兄弟即衆兄弟者見上文云親者在室又云衆兄弟堂下北面云是小功以下又云親者襚此云庶兄弟襚以文次而言故知庶兄弟即衆兄弟也云變衆言庶容同姓耳者以同姓絶服者有襚法鄭必知變衆言庶即容同姓者見喪服不杖麻屨章士言衆子大夫言庶子鄭云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别也是庶者疏遠之稱故知言庶容同姓云將命曰某使某襚者某謂庶兄弟名使某襚者名但庶兄弟是小功緦麻之親在堂下使有司歸家取服致命於主人若同姓容不在始來弔襚也云拜于位室中位也者以其非君命不出故知拜于室中位也）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别於君襚也　疏　注親以至從也○釋曰云别於君襚也者上文君襚之時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此朋友襚主人徒哭不踊故云别於君襚）徹衣者

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疏〕注凡於至徹衣○釋曰云執衣如襚者上文君襚之時襚者左執領右執要此徹衣者亦左執領右執要故云如襚也云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者案此徹衣之文在諸襚者之下言之故雜記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訖乃云主人有司故云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爲柩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旗識識之上音試下音志〔疏〕注銘明至旆也○釋曰自與至西階上論書死者銘旌之事此士喪禮記公侯伯之士一命亦記子男之士不命以此銘旌總見之也云爲銘各以其物者案周禮司常大夫士同建雜帛爲物今云各以其物而不同者雜帛之物雖同其旌旗之杠長短則異故禮緯云天子之旗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但死以尺易刃故下云竹杠長三尺長短不同故言各以別之此據侯伯之士一命者也云銘明旌也者檀弓文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者此司常文也言雜帛者爲旗旌之縿以絳帛爲之以白色之帛裨緣之鄭彼注云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是也云以死者至錄之矣者檀弓文案彼自銘明旌至錄之矣引之者事恰盡重與奠自爲下事之別不得以周禮小祝之職杜子春解熬爲重鄭不從其義故以證破子春又鄭注檀弓云謂重與奠以引銘證旌者鄭君兩解之以彼兼有重與奠亦是錄死者之義此銘旌是錄死者之名故兩注不同案周禮小祝云設熬置銘杜子春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斷錄之矣子春亦爲此解云無旗不命之士也者謂子男之士也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經直云長半幅不言廣則亦三寸云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則廣三寸總結之但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鄭君計侯與深衣皆除邊幅一寸此亦兩邊除二寸而言之凡書銘之法案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鄭注云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

原書有殘損

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以此而言除天子諸侯之外其復男子皆稱姓名曰人以此云某氏某之柩云在棺爲柩者曲禮文以其銘旌表柩不表尸故據柩而言）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杠音江○杠銘橦也宇梠也○橦大江反〔疏〕注杠銘至梠也○釋曰此始造銘訖且置於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以此銘置於重又下文卒塗始置於肂若然此時未用權置於此及於重也云宇梠也者案爾雅釋宮云檐謂之樀郭云屋梠謂當檐下故特證記云饎爨在西壁鄭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是也）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甸大練反掘其勿反又其月反垼音役鄉許亮反○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垼塊竈西牆中庭之西今文鄉爲面〔疏〕注甸人至爲面○釋曰自此盡西階下論掘坎爲垼饌陳沐浴之具此坎不論深淺及所盛之物案既夕記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下文沐浴餘潘及巾柶等棄埋之於此坎也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士無臣所行事皆有司屬吏之等言主田野者案周禮甸師其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是掌田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云垼塊竈者案既夕記云垼用塊是以塊爲竈名爲垼用之以煑沐浴者之潘水知在中庭之西者經直云于西牆下不繼階宇明近南宇定之西也）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敦劉音對又都愛反重直容反鬲音歷濯丈角反造七報反○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承渜濯瓶以汲水也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濯滌溉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渜奴亂反縣音玄〔疏〕注新此至事遽○釋曰云盆以盛水者案下文祝淅米時所用槃以盛渜濯者謂置於尸牀下時餘潘水名爲渜濯知以此槃盛者下文別云士有冰用夷槃彼是寒尸之槃故知此承渜濯云瓶以汲水也者下文管人汲用此瓶也知廢敦敦無足者若有足直名敦故下文徹朔奠云敦啓會面足注云面足執之令足間鄉前也是其有足直名敦凡物無足稱廢是以士虞記云主人洗廢爵主婦洗足爵繶爵注云爵無足是也云所以盛米也者以下文而知云重鬲鬲將縣於

重者也下文鬻餘飯乃縣於重此時先用煮潘云將縣重者也以其事未至故言將也云以造言喪事遽者以其不言饌造者造是造次故以造言之喪事遽也**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綪注作綪側庚反○襲事謂衣服也綪讀為綪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為綪古文綪皆為精疏注襲事至為綪○釋曰自此至繼陳不用論陳襲所用之事云襲事謂衣服也者此先陳之至下文商祝襲時乃用之但用者三稱而已其中庶襚之等雖不用亦陳之以多為貴案下小斂大斂先陳先用後陳後用依次第而陳此襲事以其初死先成先陳後成後陳喪事遽備之而已故不依次也云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者所陳之法房戶之內於戶東西領南上以衣裳少從南至北則盡不須綪屈知戶東陳之者取之便故也云江沔之間者案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南東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南有江水北有沔水故云江沔之間以縈收繩索為綪引之證取綪屈義也**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為圭潔也疏注所以至潔也

○釋曰案下記云明衣裳用幕布注云幕布帷幕之布則此布用帷幕之布但升數未聞知親身者下浴訖先設明衣故知親身也云為圭潔也者以其言明明者潔淨之義故知取圭潔者也**鬠笄用桑長四寸縵中**鬠劉音膾又戶膾反縵音曼一音何侯反○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縵笄之中央以安髮疏注桑之至安髮○釋曰以鬠為鬠義取以髮會聚之意云桑之為言喪也者為喪所用故用桑以聲名之是以云取其名也云長四寸不冠故也者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即此笄是也一是為冠笄皮弁爵弁笄惟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皆長不惟四寸而已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笄長矣此注及下注知死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喪鬠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笄今死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云縵笄之中央以安髮者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故云以安髮也**布巾環幅不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

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為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廣袤上古曠反下音茂為于僞反下同惡烏路反疏注環幅至作還○釋曰此為飯含而設所以覆死者面云廣袤等也者布幅二尺二寸鄭計布廣狹例除邊幅二寸以二尺為率則此廣袤等亦二尺也云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者下經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是士之子親含此經云不鑿明反其巾而已也又知大夫以上賓為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者案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鄭云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為飯焉則有鑿巾以此經去不鑿則大夫以上鑿謂若士月半不殷奠則大夫以二月半殷奠可知以其大夫以上有臣臣為賓賓飯含嫌有惡故鑿之也**掩練帛廣終幅長伍尺析其末**掩裹首也析其末為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疏注掩裹至項中○釋曰掩若今人幞頭但死者以後二腳於頤下結之與生人為異也此陳之耳若設之案下經云商祝掩瑱設幎目注云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是也**瑱用白纊**瑱他

瑱他見反○瑱充耳纊新綿疏注瑱充耳纊新綿○釋曰案下記云瑱塞耳詩云充耳充即塞也生時人君用玉臣用[illegible]又著詩云充耳以素充耳以黃之等注云所以懸瑱則生時以黃以素又以玉象等為之示不聽讒今死者直用纊塞耳而已異於生也云纊新綿者案禹貢豫州貢絲纊故知纊新綿對編是舊絮也**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幎音縈經丑貞反○幎目覆面者也幎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為可結也疏注幎目至結也○釋曰鄭讀從葛藟縈之之縈者以其葛藟縈于樛木此面衣亦縈於面目故讀從之也云組繫為可結也者以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故有組繫也**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握於角反劉烏豆反牢音樓○牢讀為纋纋為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摟為纋旁為方疏注牢讀至為方○釋曰名此衣為握以其在手故言握手不謂以手握之為握手云牢讀為摟摟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者經云廣五寸牢中旁寸者則中央廣三寸廣三寸

（中央又容四指而已四指一寸則四寸四寸之外仍有八寸皆廣五寸也讀從擠者義取擠斂挾少之意云削約者謂制之使約少也）○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纊極二（擇音澤○決猶闓也挾弓以横執弦詩云決拾既佽正善也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為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為三今文擇為澤世俗謂王棘矺鼠○挈苦結反劉本作契苦計反矺劉音託）疏（注決猶至矺鼠○釋曰云挾弓以横執弦者方持弓矢曰挾未射時已然至射時還依此法以闓弦故云挾弓以横執弦也引詩者證決是闓弦之物云王棘與擇棘者利用其一皆得不謂兼用二者云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者謂以此二者與決為籍令弦不夬挈傷指耳云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者大射所云朱極三者是也彼但為君設文引證此士禮則尊卑生時俱三皆用朱韋死者尊卑同二用纊也）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冒亡報反齊如字又才計反殺所界反劉色例反○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而上士掌反）疏（注冒韜至三尺○釋曰云制如直囊者下經云設冒橐之故云如直囊云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者案此經以冒為總目下別云質與殺自相對則知上曰質質正者以其在上故以正為名引喪大記君與大夫士皆以冒對不云質則冒既總名亦得對殺為在上之稱皆云綴旁者以其冒無帶又無紐一定不動故知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尊卑降殺而已云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者凡人著服先下後上又質長與手齊殺長三尺人有短者質下覆殺故後韜質也）爵弁服純衣（純莊其反○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所衣於既反）疏（注謂生至不冠○釋曰云謂生時爵弁之服也者凡襲斂之服無問尊卑皆先盡上服生時服即士之常服以助祭者也云纁裳者士冠禮文云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者以死者不冠而經云爵弁皮弁此直取以冠名服不用其冠故云此也）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疏（注皮弁至裳也○釋曰云皮弁所衣之服也者亦見死者不冠不用皮弁冠直取以冠名服是皮弁所以著之服也知其服白布衣素裳者士冠禮注云衣與冠同色裳與屨同色以皮弁白而白屨故士冠禮云素積白屨是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則皮弁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十五升布也）褖衣（褖他亂反○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古文褖為緣○禪音丹稱尺證反）疏（注黑衣至為緣○釋曰知此褖衣是黑衣裳者此褖衣則玄端知者以其士是冠禮陳三服玄端皮弁爵弁有玄端無褖衣此士喪襲亦陳三服與彼同此無玄端有褖衣故知此褖衣則玄端者也玄端有三等裳此喪禮質畧同玄裳而已但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變名褖衣也若然連衣裳者以其用之以表袍袍連衣裳故也是以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曰不襲婦服被曾子譏用纁袡不譏其稅衣是稅衣以表袍故連衣裳而名褖衣引喪大記者欲見褖衣以表袍之意若然雜記云繭衣大記云袍不同者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鄭云衣有著之異名也其實連衣裳一也云赤緣謂之褖者爾雅文彼釋婦人嫁時褖衣此引之者證此褖衣雖不赤緣褖衣之名同故引為證也○褖或作稅）緇帶（黑繒之帶）疏（注黑繒之帶○釋曰上雖陳三服同用一帶者以其士惟有此一帶而已案玉藻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繒之帶據裨者而言也但生時著服不重各設帶此襲時三服俱著共一帶為異也）韎韐（韎音妹韐古答反○一命縕韍○縕音溫韍音弗）疏（注一命縕韍○釋曰韎者據色而言以韎草染之取其赤韐者合韋而為之故名韎韐也云一命縕韍者玉藻文但祭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士一命名為韎韐亦名縕韍不得直名韍也但士冠禮玄端爵韠皮弁素韠爵弁服韎韐合亦三服共設韎韐者以其重服亦如帶矣）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今文笏作忽）疏注笏

所至作忽。釋曰云笏所以書思對命者亦玉藻文引玉藻者證天子以下笏之所用物不同及長短廣狹有異言公侯不言伯子男亦與公侯同案彼鄭云謂之珽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或者或玉人職文鄭又云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推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注云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前後皆詘故云無所不讓彼疏不言士士與大夫同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繶於力反純諸允反劉之閏反綦音其一音其記反踵諸勇反。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柎方于反疏注冬皮至之綦。釋曰云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者案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用皮今此變言白者欲互見其義以夏言葛冬當用皮冬言白明夏亦用白又士冠禮云爵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以三服各自用屨屨從裳色其色

自明今死者重用其服屨唯一故須見色者然三服相參帶用玄端屨用皮弁韎韐用爵弁各用其一以當三服而已云此皮弁之屨者以其色白即所引士冠禮曰素積白屨者爲證是也引緇絇繶純者欲解士冠禮繶絇純同用緇此經繶雖在緇上明亦用緇可知繶謂條在牙底相接之縫中絇在屨鼻純謂緣口皆以條爲之但舄則對方爲績次屨則比方爲繡次爲異耳云綦屨係也者經云繫于踵則綦當屬于跟後以兩端向前與絇相連于腳踵足之上合結之名爲繫于踵也云讀如馬絆綦之綦者此無正文蓋俗讀馬有絆名爲綦綦拘止馬使不得浪去此屨綦亦拘止屨使不縱誕也庶襚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疏注庶衆至爲貴。釋曰直云庶襚即上經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皆是故云庶襚云繼陳謂繼襲衣之下陳之云不用不用襲也者以其繼襲衣而言不用明不用襲至小斂則陳而用之唯君襚至大斂乃用也云多陳之爲榮者庶襚皆陳之是也少納之爲貴者襲時唯用三稱是也貝三實于笲笲音煩。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

笲竹器名疏注貝水至器名。釋曰自此盡夷槃可也論陳飯含沐浴器物之事此云貝三下云稻米則士飯含用米貝故檀弓云飯用米貝亦據士禮也按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飯與沐米同則天子之士飯用粱大夫用稷諸侯用粱鄭又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則飯亦用黍可知但士飯用稻不言兼有珠玉大夫以上飯時兼用珠玉也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案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彼據諸侯而用璧唯大夫含無文哀公十一年左氏傳云公會吳子伐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示必死者春秋時非正法若趙簡子云不設屬辟之類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何休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禮緯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竟未釋周大夫所用以玉蓋亦異代法云貝水物者按書傳云紂囚文王散宜生等於江淮之間取大貝如車渠以獻于紂遂放文王是貝水物出江水也又云古者以爲貨者漢書食貨志云五貝爲朋又云有大貝牡貝之等以

爲貨用是古者以爲貨也知笲是竹器名者以其字從竹又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蒸栗婚禮婦見舅姑執笲以盛棗栗此雖盛貝云盛棗栗其笲並竹器也稻米一豆實於筐筐丘方反。豆四升疏注豆四升。釋曰昭公三年晏子辭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笲綌去逆反。巾所以拭汙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疏注巾所至麤葛。釋曰云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此士禮上下同用綌按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彼據大夫以上分別上下爲貴賤故上用細下用麤也櫛於簞櫛莊乙反簞音丹笥也。簞蒂笥疏注簞笥。釋曰按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注云圓曰簞方曰笥則是簞笥別此注簞笥者舉其類按論語云顏回一簞食注云簞笥也亦舉其類謂若蕢與枲麻雖異而鄭注云蕢枲麻也亦舉其類也浴衣於篋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裁在代反又音才疏注浴衣至通裁。釋曰知浴衣已浴所以之衣者下經云浴用巾挋用浴衣是既浴所著之衣用之以晞

（身明以布爲之云如今通裁者以其無殺即布單衣漢時名爲通裁故舉漢法爲況）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者皆具以下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疏（注皆者至之堂○釋曰謂從序半以北陳之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云中以南謂之堂者謂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以其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即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即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當言之即下文淅米于堂是也其實戶外房外皆是堂故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是室外皆名堂也）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管如字劉又音官說土活反劉[illegible]反繘均必反劉俱必反○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疏（注管人至縈也○釋曰自此盡明衣裳論沐浴及襲尸之事云不說繘屈之者以具喪事遽則知吉尚安舒汲宜說之矣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士既無臣所行事者是府史故知管人是有司也聘禮記云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云不說繘將

以就祝濯米者以下經云祝淅米明此管人將以就堂授祝濯米可知）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淅西歷反○祝夏祝也淅汰也）疏（注祝夏至汰也○釋曰知是夏祝者是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是也）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潘芳元反重直龍反○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疏（注盡階至爨之○釋曰云盡階者三階上也云用重鬲者以其先煑潘後煑米爲鬻縣于重故煑潘用重鬲也云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此薪即復人降自西北榮所徹者也）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盛音成○復於筐處也○處昌慮反）疏（注復於筐處○釋曰敦即上廢敦也云復於筐處者向未淅實于筐今淅訖盛于敦所置之處還於筐所以擬飯之所用也）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第有枕○造七到反襢之善反第壯矣反）疏（注謂夏至有枕○釋曰謂

夏月者以周禮凌人職云夏頒冰據臣而言月令二月出冰據君爲說云而君加賜冰也者喪大記云上無冰用水此云有冰明據士得賜者也云夷槃承尸之槃者案喪大記注禮自仲春之後尸既小斂先內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是也引喪大記已下欲證士有賜乃有冰又取用冰之法案彼注造猶內夷槃小焉第爲簀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特欲通冰之寒氣若然凌人云大喪共夷槃冰則天子有夷槃鄭注凌人云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寸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其大夫言夷槃此士喪又用夷槃卑不嫌但小耳故鄭云夷槃小焉）外御受沐入（外御小臣侍從者沐管人所煑潘也）疏（注外御至潘也○釋曰自此外御者對內御爲名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者故尚書冏命云令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者也知沐管人所煑潘也者以其上文管人煑潘此外御受沐入明所受之於管人也）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象平生沐浴裸裎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襢第○裸力果反裎

直真反）疏（注象平至襢第○釋曰云象平生沐浴裸裎者裸謂赤體裎猶袒也將浴尸裸袒無衣故子孫不在旁主人出也大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鄭云抗衾爲其裸裎蔽之也以浴尸特袒露無衣故抗衾以蔽之也云而襢第者又大記云襢第鄭袒也袒簀去席盝水便是也）乃沐櫛挋用巾（挋之慎反劉居吝反○挋晞也清也古文挋皆作振）疏（注挋晞至作振○釋曰挋謂拭也而云晞也清也者以其櫛訖又以巾拭髮訖又使清淨無潘瀾拭訖仍未作紒下文待蚤揃訖乃鬠用組是其次也）浴用巾挋用浴衣（用巾用拭之也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枓音主）疏（注用巾至用枓○釋曰枓酌水器受五升方有柄令[illegible]水匏不方用挹盆中水以沃尸又案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盆明沐浴俱有盤及枓此沐浴盤枓亦皆有也引喪大記者證人之數及浴之器物也）渜濯棄于坎（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古文渜作緣荊沔之間語）疏（注沐浴至間語○釋曰潘水既經溫煑名之爲渜已將沐浴謂之爲濯已沐浴訖餘潘水棄于

（於知巾櫛浴衣亦棄之者以其已經尸用恐人褻之若棄杖者棄于隱者故知亦棄于坎云古文澳作緣荆沔之閒語者禹貢云荆河惟豫州則鄭見豫州人語澳爲緣是以古文誤作緣也）蚤揃如他日（蚤依注音爪下鬢蚤司揃子前反◯蚤讀爲爪斷爪揃鬢也人君則小臣爲之他日平生時）疏（注蚤讀至生時◯釋曰鄭讀蚤從爪者此蚤乃是詩云其蚤獻羔祭韭古早字鄭讀從手爪之爪知人君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爪足注云爪足斷足爪是也）髻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爲括）疏（注用組至爲括◯釋曰髻紒乃可設明衣以蔽體是其次也）主人入即位（已設明衣可以入也）疏（◯釋曰自此盡反位論布襲衣裳笄飯含之事）商祝襲祭服祿衣次（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疏（注商祝至一牀◯釋曰云商祝祝習商禮者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云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者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尊而不親言尊敬故知殷人教以敬是以使之襲於接神宜若然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爲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徹之者皆下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殷人教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其間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惟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案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天子以下喪禮云亦當喪祝行事也云襲布衣牀上者喪大記云襲一牀故知襲時布衣牀上也此雖布衣未襲待斂含說乃襲下經爲此是也云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者以其爵弁從君助祭宗廟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是也皮弁從君聽朔之服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云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之服有二種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積素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朔

之凡二皮弁時衣[illegible]大蜡當[illegible]緣之禮凶服也此上[illegible]不服此素服引者欲見郊特[illegible]送終之服非此襲時所用者[illegible]牀之東者以其死于北墉下遷[illegible]于[illegible]而飯含引大記云含一牀襲一牀遷[illegible]者喪事所以即遠故知襲牀次含牀[illegible]也者衽臥席下莞上簟扱一牀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君大夫士一也故知衽如初含時也）主人出[illegible]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扱初洽反劉初輒反從劉才用反◯俱入戶西鄉也今文宰不言執）疏（[illegible]俱入至言執◯釋曰云扱[illegible]面之右者面前也謂袒左衽扱於右腋之下帶[illegible]取[illegible]云洗貝執以入者洗訖還於笄内執以[illegible]建于米者亦於廢敦之内建之鄭知俱入戶[illegible]鄉[illegible]以下經始云主人與宰牀西東面故知此[illegible]西鄉也）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爲飯上如僞反下扶脫反首手又反）疏（注當牖至明矣◯釋曰云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笄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鄭云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者知尸當牖者見既夕記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遷尸於上是尸當牖今言當牖北面故知值尸南可知云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者但士之子親含發其巾不嫌穢惡今設巾覆面者爲飯時恐有遺落米在面上故覆之也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者舊有解云遷尸於南牖時北首若[illegible]首則祝當在北頭而南鄉以其爲徹枕設巾要須齊尸首便也[illegible]商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已前不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于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尚幽闇鬼道事之故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此首[illegible]）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疏（注不敢至足也◯釋曰云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者前文祝入當牖北面足由尸首故受主人貝奠之并受米奠于尸西故主人空手由足過以

（其口實不可由促恐褻之故也）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疏（注米在至飯事○釋曰云米在貝北便扱者以其祝先奠貝于尸西祝又受米從首西過奠于貝南便矣今不於貝南奠之而奠于貝北故云便主人之扱也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者此不敢取詔辭自右之義直以米在主人之右故宰亦在右故亦當佐飯事也）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疏（注于右至而已○釋曰云于右尸口之右者尸南首云右謂口東邊也云唯盈取滿而已者以經左右及中各三扱米更云實米唯盈則九扱恐不滿是以重云唯盈也）主人襲反位（襲復衣也位在尸東）疏（注襲復至尸東○釋曰云襲復衣也者以其鄉袒則露形今云襲是復著衣故云復衣知位在尸東者以其鄉者在尸西今還尸東西面位也）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約

（跗方于反約其于反○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約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坼恥格反）疏（注掩者至坼也○釋曰自此盡于坎論襲尸之事云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者經先言掩後言瑱與幎目鄭知後結項者以其掩有四腳後二腳先結頤下無所妨故先結之若既以前二腳向後結于項則掩於耳及面兩邊瑱與幎目無所施故先結頤下待設瑱塞耳并施幎目乃結項後也云跗足上也者謂足背也云約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者以漢時刀衣鼻況約在屨頭上以其皆有孔得穿繫于中而過者也若無約則謂之鞮屨是以鄭注周禮鞮鞻氏云鞮屨者無約之屨云以餘組連之者以其屨繫既結有餘組穿連兩屨之約使兩足不相離故云止足坼也）乃襲三稱（稱尺證反杜預云衣禪複具曰稱○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衣於既反）疏（注遷尸至大異○釋曰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者以其上文已布衣於含東牀上而未襲今已飯含訖乃遷尸以衣著於尸故云遷尸於

（襲上而衣之也云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者案喪大記云大斂小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注云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云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者此對大斂小斂有衣尸訖皆言遷尸于斂上以其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其處有異故也此襲牀與含牀並在南牖下小別而已無大異故不言設牀與遷尸也若然疾者於北牖下廢牀始死遷尸於南牖即有牀故上文主人入坐於牀東主婦牀西以其夏即寒尸置冰於尸牀之下雖不言設牀有牀可知故將飯含尸祝以米貝致於牀西也大記唯言含一牀襲一牀大斂不言牀者以大小斂衣裳多陳於地故不言牀襲衣裳少含時須濃水又須寒尸故並須牀也此士襲三稱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案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喪大記云小斂十有九稱尊卑同大斂君百稱五等同大夫五十稱以下文士三十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命數雖殊稱數亦等三公宜與諸侯同）明衣不在筭（筭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數所主反）疏（注筭

數至稱也○釋曰云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者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其褖衣雖禪以袍爲表故云稱明衣禪而無裳不稱故不數也）設韐帶搢笏（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古文韐爲合也○見賢遍反）疏（注韐帶至合也○釋曰云韐帶韎韐緇帶者案上陳服之時有韎韐有緇帶故云是韎韐緇帶也云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者本正言韎韐帶亦同得爲省文今言韎韐者用革帶也以其生時緇帶以朿衣革帶以佩韍玉之等生時有二帶死亦備此二帶是以雜記云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注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是也案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今死則加以五采士生時二色死更加二色是異於生若然又雜記朱綠帶注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色案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以此而言生時君大夫二色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

（素爲之彼是帶衣之帶非大帶諸侯禮則士大夫亦宜有之此不言文不具也但人君衣帶用朱綠與大帶同此則大夫士飾與大帶同也云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者以右手取之便故也）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掔烏亂反○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掔作捥○爲于僞反彄苦侯反擐音患捥烏亂反）疏（注麗施至作捥○釋曰云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者以下言大擘本鄉掌爲內端屬紐子鄉手表爲外端屬橫帶也云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者以鄭言之大指短其著之先以紐擐大擘本然後因沓其彄於指乃以橫帶繞手一二貫紐反向手表結之鄭雖云結于擘之表且內於帶間未即結此橫帶即上紐繫是也云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者案上文握手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於手表以連

宜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乃以繫繞手一帀當手表中指向上鉤中指反面而上繞取繫鄉下與決之帶餘連結之云此謂右手也者以其右手有決今言與決同結明是右手也下記所云設握者此謂左手鄭云手無決者也）設冒櫜之幠用衾（櫜古刀反劉[illegible]反○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者始死時斂衾今文櫜爲橐○橐音托）疏（注櫜韜至爲橐○釋曰云取事名焉者此本名冒而云櫜櫜是韜盛之名今以此冒韜盛尸故名爲櫜是取盛物之事名焉云衾者始死時斂衾者篇首始死云幠用斂衾注云大斂之衾今雖襲訖仍用大斂衾以其襲時無衾小斂之衾陳之與前未襲同不言斂衾單言衾是斂衾可知故不言也）巾柶鬊蚤埋于坎（鬊音舜蚤音爪○坎至此築之也將襲辟奠既則反之○辟婢亦反又音避）疏（注坎至至反之○釋曰云坎至此築之也者上文直云坎渜棄于坎不言埋以其未築故也至此言埋者事訖當築之故也必至此乃築之者以其斂事遂無假用坎又應更有須埋者故至此復尸訖乃埋之前爲坎者是甸人也則此埋之亦甸人也云將襲辟奠既則

反之者言此者以初死脯醢醴酒之奠爾來不言恐不知所安之處但始死設于尸東方襲事必當辟之襲訖反之於尸東以其不可空無所依故也案下記云小斂辟奠不出室彼還是此奠辟小斂則此辟襲奠亦不出室仍不言處大斂時辟小斂奠于序西南則此宜室西南隅至大斂辟小斂奠則言前序西南有文可知也若然此奠襲後因名襲奠故下鄭注云將小斂則辟襲奠）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重直容反○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疏（注木也至三尺○釋曰自此至于重論設重之事云木也縣物焉曰重者解名木爲重之意以其木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重名云鑿之爲縣簪孔也者下云繫用靲用靲內此孔中云簪者若冠之簪謂之簪使冠連屬於紒此簪亦相連屬於木之名也云士重木長三尺者鄭言士重木長三尺則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擔埶之者橫者宜半之鄭不言大夫以上無正文故也）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鬻本又作粥之六反飯扶晚反○夏祝祝習夏

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養羊亮反）疏（注夏祝至同差○釋曰云于西牆下者西牆下有竈即上文甸人爲垼是也云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者案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書傳畧說亦云夏后氏王教以忠是夏人教以忠也曲禮云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鄭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若忠不盡歡忠亦飲食故此飲食使夏祝忠者養宜也前商祝奠米飯夏祝徹之今乃鬻之而盛於鬲云重主道也者檀弓文彼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即是虞祭之後以木主替重處故云重主道也引之者證此重是木主之道也云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也者亦無正文鄭言之者以其同盛黍稷故知同差也案特牲用二敦少牢用四敦同姓之大夫士用簋故皆以簋言之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詩云陳饋八簋皆天子禮自上降殺以兩明諸侯六祭統諸侯禮而云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二簋留之歡不用飯故不言也）冪用疏布久之

繫用軨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軨賀之結于後（○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軨竹䈴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古文冪皆作密○鬲音歷辟音璧【疏】注久讀至作密○釋曰云冪用疏布久之者鄭久讀爲灸塞義謂直用麤布蓋鬲口爲塞也云軨竹䈴也者案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篾席即此軨篾一也謂竹之青可以爲繫者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者據人北面以席先於重北面南掩之然後以東端爲下向西西端爲向東是爲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爲左衽右衽然後以篾加束之結於後也）祝取銘置于重（祝習周禮者也【疏】○釋曰以銘未用待殯訖乃置於肂今日置於重必且置于重者重與主皆是録神之物故也）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絞戶交反○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從子容反【疏】注綪屈至爲三○釋曰自此盡東柄論陳小斂衣物之事云厥明者對昨日始死之日爲厥明此陳衣將陳幷取以斂皆用篋是以喪大記云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是也云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此總解大小斂之絞若細而分之則別故鄭注喪大記云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折用之以爲堅之急也云以布爲之知者下記云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注云倫比也此絞直言從橫幅數不言長短者人有短長不定取足而已引喪大記證絞爲三折之事）緇衾赬裏無紞（赬丑貞反赤也紞丁敢反○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識申志反【疏】注紞被至幅也○釋曰云斂衣或倒者案下文云祭服不倒則餘服有倒者皆有領可記也云被無別於前後可也者被本無首尾生時有紞爲記識前後恐於後互換死者一定不須別其前後可也云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者此無正文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衾是紟之類故知亦五幅）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疏】注爵弁服皮弁服○釋曰凡陳斂衣先陳絞紟

於下大陳祭服於下故云祭服次至大斂陳衣亦先陳絞紟衾次陳君襚祭服所以然者以絞紟爲裏束衣故皆絞紟爲先但小斂美者在內大斂美者在外故小斂先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斂則先布祭服後布散衣是小斂美者在內大斂美者在外也襲時美者在外是三者初變也）散衣次（散息但反○褖衣以下袍繭之屬【疏】注褖衣至之屬○釋曰袍繭有著之異名同入散衣之屬也）凡十有九稱（祭服與散衣【疏】○釋曰士之服唯有爵弁皮弁褖衣而已云十九稱當重之使充十九必十九者案喪大記小斂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注云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則天子以下皆同十九稱言法天地之終數者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云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稱數尊卑共爲一節也）陳衣繼之（庶襚【疏】注庶襚○釋曰知庶襚者以其襲時陳衣訖乃云庶襚繼陳不用此亦陳衣訖乃云陳衣繼之明亦是庶襚）不必盡用（盡津忍反○取稱而已不務多【疏】釋曰襲時言庶襚繼陳則全不用此陳衣繼之下云不必盡用則兼用之不必盡而已以其小斂用衣多主人自盡不足故容用之也云取稱而已不務多者衣服雖多不得過十九耳）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饌劉狀轉反一音士眷反後同○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古文奠爲尊○坫丁念反【疏】注功布至爲尊○釋曰知功布鍛濯灰治之布者案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七升已下鍛濯灰治之是以殤大功章云大功布衰裳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則云功布者大功之布故云鍛濯灰治之也云凡在西堂下者南齊坫知者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若然則凡設物於東西堂下者皆南與坫齊北陳之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疏】注爲奠至洗也○釋曰云爲奠設盥也者謂爲設奠人設盥洗及巾云喪事略故無洗也直以盆爲盥器也下云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即是於此盥也但諸文設洗篚者皆不言巾至於設洗篚不言巾者以其設

洗篚盥內有巾可知故不言凡不就洗篚皆言巾者旣不就洗篚恐揮之不用故言巾是以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篚及此喪事畧不設洗篚皆見巾是也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

苴七如反鬲音革又作搹同絰大結反苴絰斬衰之絰也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服重者尚麤惡絰之言實也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服輕本於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爲上○差初賣反

疏注苴絰至爲上○釋曰此陳絰帶者以其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故也云亦散帶垂者不言尺寸亦與苴絰同垂三尺云苴絰斬衰之絰也者案喪服斬衰章云喪服斬衰裳苴絰杖故知此苴絰斬衰之絰云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者案禮記間傳云斬衰貌若苴彼據人之形貌若苴麻明麻之形貌亦苴可知故此指麻之貌苴者以爲絰云服重者尚麤惡者對齊衰已下服輕不尚麤惡故間傳云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是不尚麤惡也云絰之言實也者檀弓云絰也者實也鄭注喪服云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是明孝子之心與服相稱不虛服此服也云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者此無正文喪服及此皆言苴絰大鬲鬲是搤物之稱故據中人一搤而言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故言大也云絰帶之差自此出焉者案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自此斬衰之帶差至緦麻之帶故云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者謂斬衰統於內以斛本在下而本陽以解在左對齊衰之絰右本在上絰服本於陰而統外案雜記云親喪外除鄭云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注云日月未竟而哀已殺此言統內統外者亦據哀在內外而言本陽本陰者亦據父者子之天爲陽母者子之地爲陰而言也云要絰小焉五分去一者亦據喪服傳而言首絰圍九寸五分之五寸正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每寸爲五分四寸爲二十分去四分得十六分取十五分爲三寸餘一

分在總得七寸五分寸之一彼傳因此分之至緦麻云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以其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又去五分一以爲帶七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彼二寸一寸爲二十五分二寸爲五十分一分爲五分添前爲五十五分總去十一分餘有四十四分二十五分爲一寸添前四寸爲五寸仍有十九分在是齊衰之帶總有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彼又云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以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又去五分一以爲帶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者一分爲五分十分爲五十分又九分者爲四十五分添前五十總爲九十五分去一者五十去十四十五去九總得七十六據整寸破之而言此四寸而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以爲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以下仍有小功之帶但小功之帶以小功之絰又五分去一下至緦麻之帶皆以五倍破寸計之可知耳又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者按喪服齊衰大功皆言牡麻絰小功又言澡麻則齊衰以下皆牡麻絰傳曰牡麻者枲麻也對苴絰爲麻之有蕡色如苴黎則此雄麻色好者故間傳云齊衰貌若枲是以鄭云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云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者此小斂絰有散麻帶垂之至三日成服絞之對婦人陰質初而絞之與小功以下男子同知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爲上者以其對下牀第夷衾之等在西坫南故此亦在東坫南也若然絰直言東方知不在東堂下東方者以其小斂陳饌皆在東堂下若此亦在東堂下當言陳于饌東饌其何須言東方乎明此非東堂下也知苴絰爲上者以其經先言苴絰明依此爲首南陳之也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

疏注婦人至絰也○釋曰知婦人亦有苴絰者喪服首云苴絰杖下絰男子婦人俱陳則婦人亦有苴絰禮記服問之等每云婦人麻絰之事故知婦人亦有苴絰今此經不言婦人首絰者記其異諸男子帶有散麻婦人則結本是其異者男子小功緦麻小斂有帶則絞之亦結本婦人帶結本可以乘之亥云此齊衰婦人者以其牡麻宜言齊衰以下至緦麻皆同牡麻也云斬衰婦人亦苴絰也者此亦據帶而言以其帶亦苴絰則喪服云苴絰杖鄭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彼經既兼男子則婦人有苴麻爲帶經

（可知經不言者以義可知故省文也此帶牡麻纍男子小功以下陳之則別處以其男子陳之于坫南北經云在房明知異處也）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第簀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介反）疏（注第簀至冒也○釋曰云夷衾覆尸之衾者小斂訖奉尸夷于堂幠用夷衾矣故陳之於西坫南案曲禮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此夷衾小斂以往用之覆尸柩今直言覆尸者鄭據此小斂未入棺而言云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對小斂已前用大斂之衾今小斂以往大斂之衾當陳之故用夷衾證小斂不用之義明夷衾之制鄭云小斂以往則此夷衾本為覆尸覆柩不用入棺矣是以將葬啓殯覆棺亦用之矣云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案上文冒之材云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注云上曰質下曰殺此作夷衾亦如此上以緇下以赬連之乃用也其冒則韜不韜上記乃為緣旁使相續此色與形制大同而連與不連則異也）西方盥如東方（為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堂下）疏（注為舉至堂下○釋曰云為舉

者謂將舉尸者則下經士盥二人是也云西堂下知者以其東方盥在東堂下則知此西方亦在西堂下可知）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鬄託歷反蹄大皮反胉音博劉音百又音魄脅也扃古螢反○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去蹄去其甲為不潔清也胉脅也素俎喪尚質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今文鬄為剔胉為迫古文鼏為密○髀步啓反又必彌反下文同辟婢亦反）疏（注鬄解至為密○釋曰此亦為小斂奠陳之鼏用茅為編言西末則茅本在東方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者凡牲體之法有二一者四解而已此經直云四鬄即云去蹄明知殊肩髀為四段案士冠禮云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下文大斂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豚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略者但喪終之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既夕葬奠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鄭總釋喪中四解之事故云喪事略若禘郊大祭亦雖吉祭亦先有豚解後

為體解是以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國語亦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俎親戚燕飲則有殽脀者若然禘郊雖先有全脀後有體解豚解禮運所云者是也若然此經云四鬄并兩胉脅與脊摠為七體若豚解皆然也云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者即始死之奠襲後改為襲奠以待小斂事故知辟襲奠前襲時已辟之今將小斂亦辟之亦當於室之西南隅如將大斂辟小斂奠於序西南也凡奠在室外經宿者皆辟之於序西南是以小斂奠與祖奠等皆辟之於序西南朝廟遷祖之奠不設於序西南以其以再設為褻是以遷之即設新之也）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舉尸也今文並為併）疏（注立俟舉尸也○釋曰舉尸謂小斂從襲牀為遷尸於戶內服上即下文士舉遷尸反位是也）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傎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

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傎本又作顛倒丁老反）疏（注斂者至稱也○釋曰云斂者趨方或顛倒衣裳者以其襲時衣裳少不倒小斂十九稱衣裳多取其要方除祭服之外或倒或否云祭服尊不倒者士之助祭服則爵弁服皮弁服并家祭服玄端亦不倒也云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者以其斂衣半在尸上今於先布者在下則後布者在中可知云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者欲見祭服又在散衣之下即是後布祭服祭服則是善者復云善者在中則祭服之中更有善者可知故云每服非一稱以其總十九稱之中善者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疏（注衽寢至上簟○釋曰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云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是衽為臥席云亦下莞上簟者詩斯干宣王寢席而言下莞上簟是尋常寢席無問貴賤皆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音

（憑後皆同○馮服齊之）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髺音括劉音活免音問後放此○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歛變又將初喪服也髺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髺髮宜於隱者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髺作括○雞斯所買反劉霜綺反下作纚同紒音計著丁略反幓七消反絻音問）【疏】注始死至作括○釋曰知始死將斬衰者雞斯者案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鄭注云雞斯當爲笄纚以成服乃斬衰是始死未斬衰故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也云將齊衰者素冠者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冠笄相對問喪親始死男子云笄纚明齊衰男子素冠可知云今至小歛變者謂服麻之節故云變也云又將初喪服也髺髮者去笄纚而紒者此即喪服小記云斬衰髺髮以麻爲母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母雖齊衰初亦髺髮與斬衰同故云去笄纚而紒紒上著髺髮也云衆

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若此亦小歛節與斬衰髺髮同特此字據男子若婦人斬衰婦人以麻爲髽齊衰婦人以布爲髽髽與髺髮皆以麻布自項而向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免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爲異也云于房于室釋髺髮宜於隱者笄下文婦人髽于室兼言之也婦人髽于室（髽側瓜反○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髺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縚他刀反毋音無縱范音揔劉又在紅反扈扈並音戶）【疏】注始死至頭然○釋曰知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者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冠笄相對將斬衰男子既去冠而著笄纚則婦人將斬衰亦去笄而纚可知又知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者上引男子齊衰始死素冠則知婦人將齊衰骨笄而纚也云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者謂今至小歛節亦如上將斬衰男子去笄纚而髺髮則此將斬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麻髽齊衰婦人去骨

笄與纚而布髽矣鄭不云斬衰婦人去纚而云去笄纚者專據齊衰婦人而言文略故也鄭所以云而紒紒即髽也故喪服注亦云髽露紒也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者謂從小歛著未成服之髽至成服之笄猶髽不改至大歛殯後乃著成服之髽代之也云髽之異於髺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者古者男子婦人吉時皆有笄纚有喪至小歛則男子去笄纚著髺髮婦人去纚而著髽髽形先以髮爲大紒紒上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其著之如男子髺髮與免故鄭依檀弓縱縱扈扈之後乃云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既髺髮與髽皆如著幓頭而異爲名者以男子陽外物爲名而謂之髺髮婦人陰內物爲稱而謂之髽也但經云婦人髽于室者男子髺髮與免在東房若相對婦人宜髽于西房大夫士無西房故於室內戶西皆於隱處爲之也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侇音夷○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笫上也今文侇作夷）【疏】注侇之至作夷○釋曰云侇之言尸也者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

夷牀此經侇尸不作移字皆作侇者侇人旁作之故鄭注喪大記皆是移尸爲言也云幠用夷衾者初死幠用大歛之衾以小歛之衾當陳今小歛後大歛之衾當擬大歛故用覆柩之夷衾以覆尸也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拜賓鄉賓位拜之也即位踊東方位襲絰于序東東夾前○鄉許亮反夾古洽反劉古協反）【疏】注拜賓至夾前○釋曰云衆主人東即位者雖無降階之文當從主人降自西階主人就拜賓之時衆主人遂東即位於阼階以主人位南西面也於時阼階空故婦人得向阼階上西面也云復位者復阼階下西面位云拜賓鄉賓位拜之也者經云主人降自西階即云主人拜賓明不即位而先拜賓是主人鄉賓位拜賓可知云即位踊東方位者謂主人拜賓訖即鄉東方阼階下即西面位踊訖襲絰也云襲絰于序東東夾前者經云主人降自西階[illegible]無外降之文而云序東東夾前者主人即位踊[illegible]而去襲絰

（于序東謂鄉堂東東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北謂執堂上東夾前也云復位者復阼階下西面位）乃奠（祝與執事為之）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錯七故反下及注同○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攝持也西面錯錯鼎於此宜西面錯俎北面俎宜西順之○便婢面反）疏（注舉者至順之○釋曰右執匕左執俎者謂鄉北入內東方為右人西方為左人故鄭云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各用內手舉鼎外手執匕俎故云便也云錯鼎於此宜西面者對在門外時北面陳鼎鄉內為宜也）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抽扃取鼏加扃於鼏上皆右手今文扃為鉉古文予為于鼏為密）疏（注抽扃至為密○釋曰云抽扃取鼏加扃於鼏上皆右手者以其經云左執匕即云抽扃予左手兼執之不言用右手故鄭明之以其右人用左手執匕即知抽扃已下用右手似若左執爵用右手祭脯祭薦取殽也）

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朼必李反柢丁計反後同○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為塵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古文朼為匕髀為脾今文胉為迫柢皆為胝○為髀必爾反又畢支反為胝劉音帝）疏（注乃朼至為胝○釋曰此七體者前左右肩臑屬焉後有左右髀肫胳屬焉并左右脅通脊為七體也案下文大斂豚合升言合升則髀亦升之矣凡言合升多言皆并髀升非獨喪禮諸體解升者皆髀不升鄭云近竅賤也云皆覆為塵者諸進體皆不言覆此言覆者由無尸而不食故覆之也云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今以始死故未異於生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從劉才用反○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疏（注執事至受之○釋曰云

甸人徹鼎巾者以其空無事故徹案公食大夫云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謂當門也或云徹鼎者誤何者前陳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鼏奠用功布實于簞何徹之有也云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者此執者不升唯據執巾者故鄭云祝既錯醴將受之當以覆酒醴故下云祝受巾是也）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俟後錯要成也）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面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巾並如字劉下居覲反重直龍反○巾之為塵也東反其位）疏（注東反其位○釋曰云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者主人位在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為踊之節也云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者此奠者奠訖主人見之更與主人為踊之節也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為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注云東反其位者其位蓋在盆盥之東南上）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廟門外也）疏（注廟門外也○釋曰廟門者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為廟也）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挈苦結反縣音玄）疏（注代更至代哭○釋曰此經論君及大夫士於小斂之後隨尊卑代哭之時注云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者案喪大記云君喪縣壺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注云自以親疏哭也此注不言大夫舉人君與士其大夫有大記可參以官可知故不言也云三日之後哭無時者禮有三無時之哭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殯後葬前朝夕入於廟阼階下哭又於廬中思憶則哭是二無時既練之後在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一哭是三無時練前葬後有朝夕有阼階下哭唯此有時無無時之哭也引挈壺氏者證人君有縣壺為漏刻分更代哭法大夫士則無縣壺之義也）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

主人待于位（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疏（注喪禮至請事○釋曰云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者案上文始死云有賓則拜之君使人弔皆不云擯者出請入告之事至此乃云擯者出請入告是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也云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者此約雜記諸侯使人弔鄰國諸侯之喪嗣君在阼階之下使擯者出請云孤某使某請事此亦宜然故引爲證也）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須亦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疏（注須亦至須矣○釋曰云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者此約雜記辭爲證也）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疏（注朋友至主人○釋曰云朋友親襚如初儀者謂初死時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朋友襚親以進親之恩是也云西階東北面哭踊一降主人不踊者案前初死朋友襚親以進退哭不踊注云主人徒哭不踊以爲朋友不哭主人徒哭此朋友堂上北面哭據朋友哭如上文退哭非朋友哭者前文朋友君命俱來君之使者不哭朋友亦不哭故退哭據主人此朋友特來無君命故哭與彼異不可相決）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褶音牒劉持獵反○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古文褶爲襲○複方服反禪音丹）疏（注帛爲至爲襲○釋曰案喪大記云小斂君大夫複衣複衾大斂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若然則士小斂大斂皆同用複而襚者用褶者所以襚主人未必用之襚耳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者此決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乃爲一稱以其絮褻故須表此雖有表裏爲褶衣裳別則裳又無絮非褻故有裳乃成稱不須表也言雖複與禪同者案喪大記君大夫士褶衣與複衣相對有著爲複無著爲褶散文褶亦爲複也案喪大記有衣必有裳乃成稱據禪衣祭服之等而言此褶雖複與禪同亦得裳乃成稱也云不用表也者見異於袍繭也云藏以待事也者以待大斂事而陳之也）宵爲燎于中庭（燎力召反或力弔反○宵夜也燎火燋○燋劉哉約反以祖堯反又一音哉益反一本作爝）疏（注宵夜也燎火燋○釋曰案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云未爇曰燋古者以荆燋爲燭故云燎火燋也或解庭燎與手執爲燭別故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夫士無文大燭或云以布纏葦以臘灌之謂之庭燎則此云庭燎亦如之云大者對手執者爲大也）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筭不必盡用（紟其鴆反劉居鴆反下皆同盡慈忍反○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復扶又反）疏（注紟單至者三○釋曰云君襚祭服散衣者士祭服有助祭爵弁服自家玄端服散衣非祭服朝服之等云庶襚者謂朋友兄弟之等來襚者也云紟不在筭者案喪大記紟五幅無紞鄭云今之單被也以其不成稱故不在數內云不必盡用者案周禮守祧職云其遺衣服藏焉鄭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即此不盡用者也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者此大斂之衾二始死幠用斂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之故用大斂衾小斂已後用夷衾覆尸故知更制一衾乃得二也云小斂之數自天子達者案喪大記君大夫小斂已下同云十九稱則天子亦十九稱鄭注云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案易繫辭生成之數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十九爲天地之終數云大斂則異矣者案此文士喪大斂三十稱喪大記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數畧則上下之大夫及五等諸侯各同一節則天子宜百二十稱此鄭雖不言襲之衣數案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其無文推約爲義故云與以疑之）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

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䵎亡甫反毼苦曷反蠃力禾反縢大登反脡大頂反○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毼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為芋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特牲饋食禮有籩巾今文蠃為蝸古文縢為甸○緣倪面反緄古本反劉古竈反）疏（注此饌至為甸○釋曰云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者案上小歛之饌云于東堂下此直言東方則亦東堂下鄭云亦者亦上小歛也云齊人或名全菹為芋者案於周禮醢人注云細切為韲全物若䐑為菹若然凡菹者全物不得芋名此云齊人名全菹為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葵長者自然切乃為菹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為芋之解也引詩者欲見縢為緣義云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者彼小歛一豆一籩籩豆不具故無巾若然籩有巾豆無巾者以豆盛菹醢濕物不嫌無巾故不言其實有巾矣案此注引特牲記籩巾鄭彼注云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此言盛之不同引之者以其彼為尸尸食故云優尊者此為神神不食故云盛之引之直取證有巾覆之同）奠席在饌北歛席在其東（大歛奠而有席彌神之）疏（注大歛至神之○釋曰云彌神之者以其小歛奠無巾大歛奠有巾已是神之今於大歛奠又有席是彌神之也）掘肂見衽（掘其勿反又其月反肂以二反劉音四見賢遍反衽而甚反○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要一遙反輴勑倫反欑在官反暨其器反）疏（注肂埋至二束○釋曰云肂埋棺之坎也者肂訓為陳謂陳尸於坎鄭即以肂為埋棺之坎也知於西階上者檀弓孔子云夏后氏殯於東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士亦殯于西階之上此殯時雖不言南首南首可知鄭注上文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檀弓又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運云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亦據葬後而言則未葬已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故朝廟時北首故旣夕云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

注云是時柩北首必北首者朝事當不背父母以首鄉之故也引喪大記者云畢塗屋者畢蓋也四面及上盡塗之如屋然云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者大夫不得如人君於西階雖序而四面欑之大夫但就西序以木幬覆棺欑置於西序云塗不暨于棺者彼注云欑中狹小裁取容棺暨及也但欑木不及棺而已云士殯見衽塗上者即此經掘肂而見其小要於上塗之而已云帷之者鬼神尚幽闇君大夫士皆同也云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者古者棺不釘彼鄭注云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棺蓋每一縫為三道小要每道為一條皮束之故云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士降于君故二衽二束大夫有漆士無漆也引之者證經肂與衽之義也）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大六反○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輁九勇反輓音晩本又作挽）疏（注軸輁至而行○釋曰云輁狀如牀軸其輪者此注文畧案旣夕云遷于祖用軸注云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熬五刀反○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為舉者設盆盥於西○蚍音毗蜉音浮）疏（注熬所至於西○釋曰喪大記云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注云熬者煎穀也塗將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引此上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云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則此士二筐首足各一筐其餘設於左右可知也云為舉者設盆盥於西者以小歛既云設盆盥饌于東方明大歛用西方之盆盥矣以其先陳盥後陳鼎故於鼎上言之也）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鱄市轉反劉市專反鮒音附胖音判○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匕俎之陳如小歛時合升四鬄亦相互耳）疏（注合升至互耳○釋曰云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匕俎之陳如小歛時者謂豚七體之等一依前歛時也云合升四鬄亦相互耳者小歛云四鬄四解為七體亦左右體合升今升

（左右體亦辭可知也故云相互也）燭俟于饌東（燭燋也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疏】（注堂雖至曰燭○釋曰云堂雖明室猶闇者前小歛陳衣于房無燭者近戶得明故無燭此大歛於室之奧故有燭以待之云在地曰燎者謂若郊特牲云庭燎之百又詩曰庭燎之光如此之類皆在地曰燎此云執之曰燭及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此之類皆是人之手執燭也庭燎且燕禮亦謂之大燭也司烜氏亦謂之墳燭也）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歛之奠者小歛設盥于饌東有巾大歛設盥于門外彌有威儀）【疏】（注祝徹至威儀○釋曰此直云祝徹盥于門外者不知有特設此案上小歛陳饌記即言設盥則陳大歛饌訖亦設盥於門外也）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為大歛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醴也）【疏】（注授執至醴也○釋曰云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者此巾前為小歛奠巾之今祝徹巾還為大歛奠巾之前小歛奠亦自阼階設于尸東祝受巾於阼階下而升今大歛奠亦升自阼階設于奧亦宜受巾於阼階下而升故知祝授巾於執巾者使先待於阼階下也又知祝還徹醴者下文徹饌先取醴故也）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北面立相待俱降）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為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疏】（注為求至去之○釋曰云堂謂尸東也者謂如尸東堂上陳設之次第故云尸東也云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者言凡奠謂小歛奠大歛奠遷祖奠祖奠但將設後奠則徹先奠於西序南待後奠事畢則去之故小歛奠設之於此不巾以不久設故也）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執醴尊不為便事變位）【疏】（注如初至變位○釋曰前設小歛奠于尸東特醴酒先升北面西上執豆俎者立於俎北西上至此執豆俎者豆北東上為便事事從向東為便故東上變位以執醴者尊仍西上是不得為便事變位也）乃適饌（東方之新饌）【疏】（注東方之新饌○釋曰以其將設大歛新饌於室故知是新饌也）帷堂（徹事畢）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袒大歛變也不言髽免髺髮小歛以來自若矣）【疏】（注袒大至若矣○釋曰知袒為大歛變者前將小歛袒今言袒下文即行大歛事故知為大歛變也云不言髽免髺髮小歛以來自若矣者決前小歛袒男有髺髮免婦人有髽今大歛袒不言者自小歛以來有此至成服乃改若如也自如常有故不言之也）士盥位如初（亦既盥並立西階下）【疏】（注亦既至階下○釋曰亦言者亦如小歛時士盥二人並立于西階下以待遷尸也）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為少南○鋪普吳反又音孚）【疏】（注亦下至少南○釋曰布席如初初謂小歛時下莞上簟云鋪於阼階上者案喪大記云小歛於尸內大歛於阼是也云於楹間為少南者取南北節以其言阼階上故知於楹間為少南近阼階也）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疏】（注至此至自盡○釋曰云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者喪大記君無襚大夫士注云不陳以歛彼無襚大夫士止謂不陳為小歛用之故云無襚大夫士以其上文士喪始死君使人襚何得云君全無襚大夫士也故以不陳不以歛解之至大歛乃用君襚於小歛所用主人先自盡也）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以方歛非歛時則當降拜之）【疏】（注後來至拜之○釋曰案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喪大記云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歛則出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上文有君命則出迎於門外是始死唯君命出若小歛後則為大夫出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若士來即成踊乃拜之也）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歛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疏】（釋曰士舉遷尸謂從尸外夷牀上遷尸於歛上）主人奉尸歛于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歛尸焉所謂殯也檀

（弓曰殯於客位）【疏】（注棺在至客位○釋曰云奉尸斂于棺謂從阼階上遷尸鄉西階斂於棺中乃加蓋於棺上也云棺在肂中斂尸焉者欲見以棺入肂中乃舉尸入棺中云所謂殯也者即所引檀弓殯於客位者是也以尸入棺名斂亦名殯也）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北面於西階東）【疏】（注北面於西階東○釋曰小斂後主人阼階下今殯後拜大夫後至者殯訖不忍即阼階因拜大夫即於西階東北面視肂而哭也）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阼階上下之位）【疏】（注阼階上下之位○釋曰衆主人與婦人於賓無事故殯後即鄉東阼階上下之位也）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爲銘設柎樹之肂東○爲于僞反柎方于反）【疏】（注爲銘至肂東○釋曰上文始死則作銘訖置于重今殯訖取置于肂上銘所以表柩故也云肂東者以不使當肂於東可也）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從才用反奧一報反○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疏】（注執燭至席右○釋曰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其設席于奧當先照之爲明也云自是不復奠於尸者以其自始死已來襲奠小斂奠皆在尸旁今大斂奠不在西階上就柩所故於室內設之則自此以下朝夕奠朔月薦新奠皆不於尸所總解之知執燭南面者以其燭先入室南面照之便故也云巾委於席右者以巾爲神故知委於席右也）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鬐巨之反○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朼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古文首爲手鬐爲耆）【疏】（注如初至爲耆○釋曰云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者案公食右首進鬐此云左首則與生異而云亦未異於生者下文注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彼公食[illegible]右首據席而言此左首據載者統於執若設

於席前則亦右首也云不致死也者檀弓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今進魚不異於生則亦是之死不致死之故引爲證也）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先升）【疏】（注如初祝先升○釋曰以其小斂祝執醴在先此云如初故知祝先升也）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亦如初）【疏】（注亦如初○釋曰以其小斂之醴酒先升北面西上此經亦言北面則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謂如小斂經不言如初文略也）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右菹菹在醢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疏】（注右菹至脯南○釋曰云設豆右菹者凡設醢菹常在右今特言之者此從北鄉南而陳嫌先設者在此故言右言右菹則醢自然在左是以鄭云右菹菹在醢南也云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者鄭以上文魚言左首據載者統於執故云左首及設則右首此言設豆右菹據設者統於席前若執來則左菹也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者以其陳饌要成尊者後設故先設栗脯於北乃於南設醴酒酒在東故醴在栗南酒在脯南也）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闔戶臘反○爲神馮依之也○爲于僞反）【疏】（注爲神至之也○釋曰鄭解丈夫見奠者至重即踊者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疏】（注小功至存焉○釋曰云北面哭殯者案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注云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啟後也此哭不言杖者文略也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者案喪服記云小功以下爲兄弟則此兄弟可以歸男女也云異門大功亦存焉者大功容有同門有同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爲兄弟但大功亦容不同門不

（問財之義以異門跡至此亦可以歸故云亦存焉謂存在家之法也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注云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者大功亦可以歸是也）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堊音於各反）疏（注次者至可也○釋曰凡言次者廬堊室以下總名是賓客所在亦名次也故引禮記間傳爲證案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凷不說經帶齊衰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齊衰既居堊室故大功以下有帷帳也）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疏（注賜恩至錫衰○釋曰案雜記云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注引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此經上下不言改新者文不具也云斂大斂者案喪大記云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此經云若有賜明君於士視大斂也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者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諸侯不言君者以其彼是弔異國之臣法弁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不見君弔士服案文王世子注君爲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此據成服後今大斂未成服之緣弔異國之臣有服皮弁之法則君弔士未成服之前可服皮弁襲裘之文出檀弓子游弔小斂後襲裘帶經而入此小斂後亦宜然也云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亦約服問君弔卿大夫之法若然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以異姓之士疑衰不同者彼謂凡平之士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也）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疏（注不哭至私恩○釋曰案喪大記云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乎常出門時此迎君宜哭）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

祝王弔則與巫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執音列又音例）疏（注巫掌至曰廟○釋曰云巫掌招弭以除疾病者周禮春官男巫職文彼注云招招福也弭讀爲敉安也謂安以禍也云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夏官小臣職文云男巫王弔則與祝前者亦男巫職文云祝者則周禮春官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是也引之者證經巫祝小臣之事也引檀弓者證彼與此經異故云皆天子之禮也以其巫祝桃茢具故爲天子禮也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者此據喪大記而言案彼云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文與此經同文有詳畧耳云小臣君行則在前後者非直爲弔喪則凡平行皆有此小臣從以其與君爲儀衛者云君升則俠阼階案顧命云二人雀弁夾階是其類也云凡宮有鬼神曰廟者以經云廟謂適寢爲廟故云有鬼神曰廟）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采七代反○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疏（注釋采至爲謔○釋曰引禮運者證君無故而入臣家故將入必禮門神也彼注引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是君臣相謔致禍之事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疏（注祝南至益北○釋曰祝必負墉南面鄉君者案喪大記云君稱言視祝而踊鄭注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故須鄉君也云主人中庭進益北者前主人先入門右中庭之南今云中庭明益北至庭也）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事）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使之升）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曰吾公在壑谷○壑火各反）疏（注公大至壑谷○釋曰案

（與命云公之孤四命故云大國之孤四命也引春秋者襄三十年左氏傳文鄭為伯爵不合立孤但良宵）
（鄭之公族大夫貴重之極以比大國之孤故臣子尊其君之亦號為公引之者證經公是公之孤也以其天）
（子有三孤副貳三公大國無公唯有孤亦號為公是以燕禮亦謂之為公也）卒公卿大夫
逆降復位主人降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疏（注逆降至之位）
（○釋曰卒者謂卒斂也云主人降出者亦是不敢久留君先出下文君反主人主人反鄉中庭君乃撫尸）
（主人乃拜稽顙踊出出謂主人出鄉門外位）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
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手案之凡馮尸興必踊今文無成）疏（注撫手至）
（無成○釋曰云凡馮尸興必踊者喪大記文此經直云君坐撫當心主人直踊又不言馮尸而鄭云凡馮）
（尸興必踊者欲見撫即馮之類與亦踊故得與主人拾踊也是以喪大記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
（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馮尸不當君所又云凡馮尸興必踊是馮為總名故君撫之）

（亦踊也）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辟婢亦反○以）
（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疏（注以君至之東○釋曰云君反之復初位初位即中庭位知者以其）
（文承中庭位故也云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者下文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則君降當在阼階下）
（西面命之故衆主人辟君東壁南面南面則西頭為首者當堂角之坫故云當坫之東也）君降西
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
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奉尸斂于
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
（趨疾不敢久留君○便婢面反）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
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庭位）疏（注亦復中庭位○釋曰經云入門右注復）
（中庭位謂在門右南北當中庭也）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疏（注以君在阼○釋曰）
（以其凡奠皆升自阼階是為君在阼故辟之而升自西階也）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
（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注節謂至時也○釋曰云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
（南東時也者案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
（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
（讙囂聒尊者也○讙火官反又許元反囂許驕反劉五高反聒古活反）君出門廟中哭
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辟婢亦反○辟逡遁辟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
（曲禮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逡七句反遁音旬辟音避乘繩證反俛音免）疏（注辟逡至馬尾○釋）
（曰君入臣家至廟門乃下車則貳車本不入大門下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者明出大門矣云辟逡遁）
（辟位也者案曲禮云君出就車左右攘辟則此云辟亦是主人攘辟故云逡遁辟位也云古者立乘者以）
（其坐乘則不得式而小俛故云古者立乘也知式是禮主人者曲禮云式宗廟曾子問卿大夫見君之尸）

（必式是凡式皆是禮前物為式引曲禮者欲見式小俛彼注巂猶規也車輪轉之一帀為一規案周禮冬）
（官輪崇六尺六寸圍三徑一三六十八一帀則一丈九尺八寸五規則五箇一丈九尺八寸總為九丈九）
（尺六尺為一步總十六步半凡平立視前十六步半者小俛為式則低頭視馬尾故連引曲禮云式視馬）
（尾也）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
（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輅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疏（注貳車至必式○釋曰云其數）
（各視其命之等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故知視命數也云君）
（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者禮記坊記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彼謂御者同在一車為御於車）
（右者也此經云貳車畢乘明亦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可知云君弔蓋乘象輅者案周禮巾車職王有五）
（輅玉金象革木諸侯則同姓金輅已下異姓象輅已下四衛革輅已下蕃國唯有木輅若然唯王與同姓）
（異姓得弔乘象路今云蓋乘象輅者以諸侯言之唯緣上公與侯伯於王有親者得用象輅弔臨其臣以）

（巾車又云象輅以朝釋曰王以朝以燕出入雖不言弔臨然弔臨亦是出入之事故云蓋以疑之若四衛諸侯侯伯已下與王無親者亦各乘已所賜之車革輅木輅之等今鄭於貳車之下言所乘車者以其言貳車其飾皆與正車同故於貳車以下言君之所乘車也引曲禮者乘車則貳車是也以其與君爲副貳即是君之乘車也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此乘車亦居左以其人君皆左載無御者在中鄭注周禮亦有車右也云左必式者不收立相禮者常爲式耳）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而後來者疏注後至至來者○釋曰知布衣而後來者若未布衣時來即入前卿大夫從君之內今承上君大夫之下別言拜大夫之後至者明布衣後來不得與前卿大夫同時從君入者故鄭以布衣之後解之）賓出主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疏注自賓至之儀○釋曰上經君在之時卿大夫士從君者不得與主人爲禮君出後有賓來即乃得別與主人爲禮故云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也）三日成服杖拜君命

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曲禮曰生與來日疏注既殯至來日○釋曰云既殯之明日者上厥明滅燎者是三日之朝行大歛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云全三日始歠粥矣者謂成服日乃食粥除此日已前是未全三日不食至四日乃食也案喪大記云三日不食謂通死日不數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經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數故云三日而食也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者案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注云拜君命是也引曲禮者彼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引之以證此士喪禮與大夫以上異也）朝夕哭不辟子卯（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疏注既殯至闕焉○釋曰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也此據殯後阼階下朝夕哭廬中思憶則哭云不代哭也者決未殯以前大

夫以上以官代哭士以親疏代哭不絕聲云子卯桀紂亡日者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云乙卯昆吾稔之日昆吾與夏桀同時誅則桀以乙卯亡案尚書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以甲子日死王者以爲忌日云凶事不辟者即此經是也云吉事闕焉者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闕也）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辟婢亦反○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疏注外兄至則閉○釋曰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案下注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是也云外兄弟異姓有服者謂若舅之子姑姊妹從母之子等是皆有服者也云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者有事謂朝夕哭及設奠之時無此事等則閉之鬼神尚幽闇故也）婦

人拊心不哭（拊芳甫反○方有事止讙囂疏注方有事止讙囂○釋曰云方有事者謂經徹大歛奠朝奠之事也）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疏注先西至拜也○釋曰知先西面後東面者以經云旁三右還入門故知先西面後乃東遂北面入門以一面故云旁）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直音值下直西同○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疏注賓皆至特拜○釋曰既云如外位又案外位主人之南有外兄弟其南及有賓此內位主人之南即有卿大夫不言兄弟者以外

（云雖在主人之南以少退故卿大夫繼主人而言也云諸公門東少進者謂門東有士故云少進少進於士此所陳位不言士之屬吏者案大夫家臣位在門右則士之屬吏亦在門右又在賓之後也云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者以其云外位明拜之亦右還如外位也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者以其大功已上親無門外內位但主人哭則亦哭矣小功緦麻疏故入即進前於士之列也云異爵卿大夫也者以主人是士明異爵是卿大夫也云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則者以經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亦當前於士位也云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者以其異爵則亦卿大夫故知特拜一一拜諸其位也）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徹大斂之宿奠）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序次也）疏（注序次也○釋曰序次者次第入使相當此經所言先後則祝執醴在先次酒次豆籩次俎爲次第也）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特復奠）疏（注遂先至復奠○釋曰云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者以其云遂先先即祝不得復位遂適東相新饌也）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不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疏（注入入至巾之○釋曰云入入於室也者以其設奠在室中故也云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者以其大斂有俎籩豆又多今言如初設直豆籩酒醴見用者先後次第耳云不巾無菹無栗也者以大斂奠兼有菹栗則巾之是以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其大斂皆有俎俎有祭肉故巾之也若然朝廟之奠亦是宿奠無菹栗有巾者爲在堂而久設塵埃故也）錯者出立于戶西西

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今文無拜）疏（注哭止至無拜○釋曰云祝闔戶先降者以其出戶時祝闔戶在後故須云祝先降也云哭止乃奠者謂朝夕哭止拜賓乃奠奠則禮畢矣是以檀弓云朝奠日出是也）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斂時）疏（注朔月至斂時○釋曰知大夫以上月半又奠者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士不者大夫以上則有之謂若下文云不述命大夫已上則有之又若特牲云士不諏日大夫已上則諏諸士言不者大夫已上則皆有之故知大夫以上又用月半奠也云如初者謂大斂時者以其上陳大斂奠此言如初故知如大斂時也）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黍稷併於甒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併補郢反又必姓反）疏（注黍稷至祭焉○釋曰云於是始有黍稷者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云於是始有黍稷也云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者謂猶生時朝夕之常食也案既夕記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若然彼謂下室中不異於生時殯宮中則無黍稷今至朔月月半乃有之若朔月月半殯宮中有黍稷下室則無故既夕記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是也是以云猶平常朝夕決之也云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者士虞禮禪月吉祭猶未配是大祥之後得四時祭若虞祭之後卒哭之等雖不四時亦有黍稷是其常也）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徹宿奠也）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

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疏（注俎行至之次○釋曰云俎行者俎後執
執俎者行鼎可以出者案下文設特豆錯俎錯黍稷後設則俎宜在黍稷前今在黍稷後而言俎行者欲
見俎雖在黍稷前設以執之在後欲與鼎匕出爲節故云俎行即匕鼎出也云其序升入之次者謂如經
醴已下次第也）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
會郤諸其南醴酒位如初（會古外反○當籩位俎南黍稷東稷會蓋也今文無
敦）疏（注當籩至無敦○釋曰知當籩位俎南黍稷東稷者依特牲所設爲之也）祝與執豆
者巾乃出（共爲之也）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
半不殷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疏（注殷盛至尊者○釋曰云下尊者以
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也）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疏（注薦五至
出者○釋曰案月令仲春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云薦鮪于寢廟孟夏云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云羞以

含桃先薦寢廟皆是薦新如朔奠者牲牢籩豆一如上朔奠也）徹朔奠先取醴酒其
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會古外反○啓會徹時不復蓋
也面足執之令足間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疏（注啓會至蓋也○釋曰以前設時即不蓋
至徹亦不蓋今經云敦啓會據先蓋至徹時啓之故云不復蓋也）其設于外如于室
（外序西南）筮宅冢人營之（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
○度大各反）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爲葬將北首故也）疏（注爲
葬至故也○釋曰云爲葬將北首者解掘中南其壤爲葬時北首故壤在足處案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
三代之達禮也是葬時北首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免如
字又音勉○兆域也新營之處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處昌慮反）疏（注兆域至純凶○釋曰案雜記
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下又云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

筮占者朝服彼有司與占者之服不純吉亦不純凶此乃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不純凶也）命筮
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由右出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少詩召反）疏（注命
尊至自右○釋曰云命尊者宜由右出也者對贊幣卑者在左故引少儀爲證也）筮者東面
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韇音獨函也○韇藏筴之器也兼與筴執之今文無
兼）疏（注韇藏至無兼○釋曰云抽上韇者則下韇未抽待用筮時乃并抽也）命曰哀子
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爲于僞反）
（○某甫其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
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文無兆基作期）
疏（注某甫至作期○釋曰云某甫其字也者謂二十加冠時且字云若言山甫孔甫矣者此亦二十加
冠所稱故士冠禮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鄭亦以孔甫之字辭某甫則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

之是其字也是以諸侯薨復者亦言某甫鄭云某甫其字是爲之造字也引孝經卜其宅兆者證宅爲葬
居又見上大夫以上卜而不筮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史練冠鄭注云謂下大夫若
士也則卜者謂上大夫上大夫卜則天子諸侯亦可知但此注兆爲域彼注兆爲龜兆不同者以其周
禮大卜掌三兆有玉兆瓦兆原兆者經亦云兆基或此文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兆爲營域之處義得兩全
故鄭注兩解俱得合義）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
筮卦者在左（還劉户串反一音旋○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畧凡筮因
會命筮爲述命中封中央壤也卦者識爻卦畫地者古文述皆作術○畫音獲）疏（注述循至作術○釋
曰云不述者士禮畧者但士禮命筮辭有命龜辭有二大夫巳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
有一者即上經是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即席西面命筮辭是命筮辭雖有一也下文卜日有族長涖卜
爲事命龜述云哀子某以下又有即席西面一命龜述云不述命亦士禮畧是士命龜辭有二又知大夫

（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者案少牢是大夫筮禮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一事命筮下文云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是直云孝孫某來日丁亥已下將即西面命筮冠於述命之上共爲一辭通前爲士命筮有二若卜則有爲事命龜通述命又有卿當席西面命爲三知大夫龜亦有述命士云不者士喪禮士之卜筮皆云不述命士云不者大夫已上皆有謂若士月半不殷奠大夫則殷奠之類如大夫命龜不將述命與即西面命龜共爲一命龜亦知有二者案此士喪注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對少牢述命與命龜爲二通三若然則天子諸侯亦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可知也知士不述命非爲喪禮畧者特牲之士禮亦云不述命故知士吉凶皆不述命非爲喪禮畧也）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從猶吉也）疏（注卒筮至吉也○釋曰經云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

不言主人注云寫卦示主人不言命筮者其實皆示經直云命筮者以命筮人於卦吉凶審故據而言之是以下覆告命筮與主人二人并告明與前不異也云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案洪範卜筮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吉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以其龜有三兆玉兆瓦兆原兆筮有三易連山歸藏周易連山者夏家易以純艮爲首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故易名連山歸藏者殷之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歸藏於地故易名歸藏周以十一月爲正月一陽爻生爲天統故以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於四時故易名周易也）主人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明非常）疏（注易位至非常○釋曰朝夕哭當在阼階下西面今筮宅來北面哭者是易位非常故也）既井槨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槨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還劉戶串反○既已也匠人爲槨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矣主人還槨亦以既朝

哭矣○竁昌絹反）疏（注既已至哭矣○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將葬須觀知槨材與明器之材善惡之事案禮記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注云木工宜乾腊則此云井槨及明器之材布之已久故云既已也久須作之豈今始獻材也但至此將用故主人親看視是以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也云匠人爲槨刊治其材者此解經主人拜工之事以其冬官主百工百工之內匠人主木工之事所云者拜匠人以其爲槨刊治其材者有功故主人拜之也云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者以下文獻材於殯門外則此亦在殯門外此不言下言者以明器之材多并有獻素獻成之事故具言處所也反位拜位者謂反西面拜位知既哭施之竁中者以其文承筮宅以下見其即入壙故也知主人還槨亦以既朝哭矣者以其筮宅與卜日皆在朝哭訖明還槨既朝哭言亦者亦彼二事也）亦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徧音遍○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疏（注材明至爲成○釋曰上經已言槨此經

言材故鄭言明器之材也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明器與材別言故彼言材爲槨材者又此下別言素與成則此明器之材未斲治先獻之驗其堪否也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知義然者以其言素據是未加飾之名又經言獻材是斲治明素是形法定斲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此明器須好故有三時獻法上槨材既多故不須獻直還觀之而已）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焞存悶反劉吐敦反又徒義反又音純燋劉哉約反又祖堯反一作哉盜反○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燃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挈以待卜事凡以明火爇燋遂灼其焌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鑽子官反一本作灼炬也音巨菙時髓反掌共音恭挈本又作契苦計反劉苦結反爇之悅反焌劉音俊又存悶反又子悶反）疏（注楚荊至役之○釋曰云楚荊也者荊本是草之名以其與荊州之荊名同楚又是荊州之國故或言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古法鑽龜用荊謂之荊焞也云燋

炬也者謂存火者爲炬亦用荆爲之故鄭云所以燃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者鄭彼注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玄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人是初焞與契爲一皆謂鐏龜之焌讀爲戈鐏之鐏者取其鋭頭爲之灼龜也）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長丁丈反涖音利又音類○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疏（注族長至東上○釋曰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者以其言族長故知掌族人親疏也云吉服服玄端也者案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又云如筮則史練冠長衣此宗人直云吉服不言服名則士之吉服祭服爲吉服士之祭服爲玄端而此宗人掌禮之官非卜筮者著玄端則筮史亦服練冠長衣雜記所云是衣吉故筮者不純凶也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案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此三兆者當代之別名及占之又有體色墨坼之等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凶吉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體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是其卜專據此三兆也云在塾西者南面東上者以其取堂南行事明不得背之北面故知南面取近爲尊故知東上也）闑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扉門扉也）席于闑西閾外（闑魚列反閾音域劉呼逼反○爲卜者也古文闑作槷閾作蹙）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疏（注涖卜至命卜○釋曰云涖卜族長也者上文所云是也以其改鄉西面幸文受龜受視受命訖即云命曰哀子某則族長非直視高兼

行命龜之事也故云當代主人命卜也周禮天子卜法則與士異假使大事則大宗伯涖卜小宗伯陳龜貞龜命龜大卜眡高作龜次事小事以下各有差降也）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疏（注既奠至待之○釋曰云卜人抱龜燋者謂從塾上抱鄉闑外待也先奠龜於西上乃復奠燋在龜北云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者鄉時先奠龜次奠燋既奠燋又取龜執之以待待者卜經授與宗人宗人受之是也）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疏（注以龜至卜也○釋曰凡卜法案禮記云禎祥見乎龜之四體鄭注云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今云腹甲高者謂就龜之四體腹下之甲高起之處鑽之以示涖卜也）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卻也）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近附近之近○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旧葬龜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疏（注考登至者乎○釋曰云某甫者亦上孔甫之類且字也云龜神上下者總指一切神無所偏指也云咎悔者亦謂冢塋有所崩壞也）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畧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疏（注宗人至兆也○釋曰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畧者以少牢述命此云不述命故云士禮畧云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者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述命與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即席西面命龜者大夫以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言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對筮時述命命筮同筮輕威儀少云俟龜之兆也者以下文告于主婦哭是也）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興起也）疏（注作猶至起也○釋曰周禮卜師凡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此據小事故不使大卜眡高作龜）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

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復執之也古文曰爲日）疏○注不釋至爲曰○釋曰云不釋龜者似元執不釋注云復執之也者以釋後重執之二疑之問謂宗人退東面旅占之時授人傳占占訖授宗人宗人復執之與本不釋打似故經云不釋龜也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不執龜者下主人也）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衆賓僚友不來者也）疏○釋曰上云既朝哭皆復外位外位中有異爵卿大夫等故就位告之云使人告于衆賓者既言使人也明不在此故鄭云不來者也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儀禮注疏卷

儀禮注疏卷第十三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既夕第十三

（鄭目録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啓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大戴第五小戴第十四別録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疏○釋曰鄭目録云士喪禮下篇者依別録而言以其記下士之始死乃記葬時而總計之故名士喪禮下篇也鄭又云先葬二日與葬間一日者驗經云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明旦夙興開殯即遷于祖一日又厥明即葬故知是葬前二日與葬間一日也云必容者請啓期在葬前二日中間容朝廟一日故云必容焉鄭又云此諸侯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者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故三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差次可知

既夕哭（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疏注既已至位時○釋曰此經論既夕哭請啓期之事夕哭者是主人朝夕哭在殯宮阼階之下禮將請啓殯之時主人於夕哭訖出殯門復外位故鄭云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也鄭知復外位時者見上篇卜日禮云既朝哭皆復外位朝夕之哭其禮並同明知此請啓期亦在復外位時若然上篇卜日禮云既朝哭皆復外位此不於既朝哭而待既夕哭者謂明日之朝始啓殯又不可隔夕哭故於既夕請也但復外位之時必有異賓來亦在外位故請期因告賓也請啓期告于賓（請音七井反○將葬當遷柩於祖有司於是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今文啓爲開○肂以二反劉音四）疏注將葬至爲開○釋曰云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於是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者鄭解時未至而豫前二日夕哭之後出於門外位請期者明旦須啓肂以柩朝于祖故有司於此時請啓肂之期告賓使知而來赴弔之事也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祖王父也下祖禰共廟）疏注祖王至共廟○釋曰自此盡階間論豫於祖廟陳饌之事言夙興者謂夕哭請期訖明日早旦豫設盥盥於

（[illegible]門外[illegible]鼎之人[illegible]小斂[illegible]東堂大斂設盥於門外彼下言[illegible]方約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也二祖王父也者案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此云王父王父之言出於彼云下士曰祖禰共廟者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宗下記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則此經所廟據一廟者而言設盥于祖是下士一廟祖禰共廟據尊者而言也）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疏注皆皆至之奠○釋曰案上文殯後大斂之陳三鼎有豚魚腊在廟門外西面北上此陳鼎亦如之云東方之饌亦如之者彼大斂時云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故今云東方之饌亦如之云皆皆三鼎也者以其言皆明非一鼎皆三鼎可知又不言外內即門外及陳于阼階下亦西面北上外內同云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者以其大斂於阼階即移于柩而殯之殯訖乃于室中設大斂之奠即大斂奠在殯後恐於殯時別有奠故

明之云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也）侇牀饌于階間（侇音夷本亦作夷饌劉士轉反○侇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朝直遙反疏注夷之至此牀○釋曰云夷之言尸也者遷尸於堂亦言夷尸盤衾皆依尸而言故云夷之言尸也云朝正柩用此牀者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故名夷牀也）二燭俟于殯門外（早闇以爲明也燭用蒸○蒸之承反新也疏注早闇至用蒸○釋曰自此盡夷衾論啓殯及變服之事二燭者以其發殯宮二者下云燭入注云炤徹與啓殯者故於此豫備之云燭用蒸者案周禮甸師氏云以薪蒸役外內饔注大曰薪小曰蒸又案少儀云主者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燋即蒸故云燭用蒸也）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髽側瓜反散悉但反○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免音問括古活反疏注爲將至外位○釋曰云爲將啓變也者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髽皆當小斂之節今於啓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故云爲

將啓變也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者[illegible]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文夫況其人不[illegible]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引喪服小記者證見未成服已前男子免而婦人髽既成服已後男子冠婦人笄若然小斂之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不言男子括髮者欲見啓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知者按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云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以此而言先啓不免則啓當免矣又喪服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注云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注直言不散麻貶於既啓之後則主人著免不貶矣以此言之啓後主人免可知若啓後著免亦是貶矣若然後至卒哭其服同矣以其反哭之時更無變服之文故知同也云婦人髽及婦人笄者若未成服之時婦人髽無笄故空云髽成服之後婦人髽即有笄故喪服斬衰婦人云箭笄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蓋榛以爲笄是成服有

笄明矣是以婦人成服云笄也云散帶垂者小斂節大功以上男子皆然若小功以下及婦人無問輕重皆初而絞之云如初朝夕哭門外位者但經直云即位如初知如門外位者以下經始云主人拜賓入即位明矣此未入門在門外如朝夕哭位也）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袒音但○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也○讙火官反囂許驕反劉五高反疏注此至囂也○釋曰云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者案上篇朝夕哭云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此主人入門不哭婦人不哭不踊故不得蒙如初也云將有事者謂將有啓殯之事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三息暫反○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今文免作絻疏注功布至作絻○釋曰云功布灰治之布也者亦謂七升以下之布也云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者拂仿猶言

（拂拭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告神而用功布拂[illegible]者謂拂[illegible]去凶邪之氣也云三有聲存神也者案曾子問亦云祝聲三鄭云警神也即此存神也云舊說以為聲噫興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燭入（照徹與啟肂者）疏（注炤徹與啟肂者○釋曰上云二燭此鄭云炤徹與啟肂則一燭入室中炤徹奠一燭於堂照開殯肂也）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夏戶雅反祝之六反後階放此重直龍反後放此○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為啟肂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文銘皆作名）疏（注祝降至作名○釋曰此祝不言商夏則周祝也燭既入室時周祝從而入室徹宿奠降降時下祝自下升取銘降置于重為妨啟殯故也云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者謂昨暮所設夕奠經宿故謂之宿奠也此宿奠擬朝廟所用即下云重先奠從者是也此奠所徹所置之處雖不言案上篇大斂遷小斂奠于序西南此亦序西南可也云吉事交相左者則鄉射大射皆云降與射者交於階不相左是也云凶事交相右者此凶事不言交相左者以凶事反於吉明交相右可知交相右者周祝降階時當近東夏祝升階當近西是交相右也云今文銘皆作名者此銘及下陳明器云取銘置于茵二者皆銘但銘書作名亦通一塗也）踊無筭（主人也）疏（注主人也○釋曰下文云商祝拂柩則踊無筭當知開棺柩之時以其踊為哀則號之已甚故知主人也）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幠火吾反○拂去塵也幠覆之為其形露○去起呂反）疏（注拂去至形露○釋曰開柩已出時是棺南首夷衾本擬覆柩故歛時不用今得覆棺於後朝廟及入壙不言用夷衾又無徹文以覆棺言之當隨柩入壙矣）遷于祖用軸（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輪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輁九勇反轔音鄰軹音紙著丁略反輴勑倫反）疏（注遷徙至以龍○釋曰自此盡由足西面論以柩朝廟之事云遷于祖用軸者謂朝廟之時從殯宮遷移于祖廟朝將用輁軸載之案士

喪禮將殯云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則遷于祖時以升輁軸於階上載之挩柩而下若然未升輁陳之當在堂下是以下記云夷牀輁軸于西階東注云明階間者位近西夷牀饌于祖廟輁軸饌于殯宮而言階間明在堂下也云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者殷人將殯之時先朝廟訖乃殯至葬時不復朝也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殯于路寢至葬時乃朝朝訖而遂葬引之者證經將葬朝祖之事云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是也案聘禮大夫將出聘告于禰乃行介無告禰之事故不得象之云軸輁軸也者下記云夷牀輁軸是也云軸狀如轉轔者此以漢法況之漢時名轉軸為轉轔轔輪也故士喪禮云升棺用軸注云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是以輪為轔也云刻兩頭為軹者以軸頭為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云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者此輁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為之兩畔為孔皆金釧於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於其中言桯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為桯也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者大夫殯葬雖不用輴士朝廟用輁軸則大夫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為龍謂之龍輴檀弓諸侯云輴天子云菆塗龍輴是也此輴者有四周為輴故名為輴也）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從十用反後以意求之○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疏（注行之至在後○釋曰此論發殯宮鄉祖廟之次序柩之前後皆有燭者以其柩車為闇恐闇故各有燭以炤道者至廟燭在前者升炤正柩在後者在階下炤升柩故下記云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是也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者經直云主人從者以主人為首者而言故鄭總舉男子婦人并五服而言以知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者以內則云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云地道尊右故謂古時此雖凶禮亦依之也云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者假令昭親則在先昭疏則在後穆亦同昭穆之中又以年之大小為先後男從主人後女從主婦後云男賓在前女賓在後者謂無服者亦各從五服男子婦人之後為序也）升

自西階（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疏（注柩也至阼也○釋曰云猶用子道不由阼也者案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以柩朝祖故用子道不由阼也）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也）疏（注俟正柩也○釋曰既升階當正之於夷牀之上北首既正乃設奠故云俟正柩也）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東方之位）疏（注東方之位○釋曰主人主婦從柩而升言婦人升東面不言主人西面衆主婦東面主人西面可知故下文云主人西面也云衆人東即位者唯主人主婦升自衆主人以下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鄉許亮反）疏（注兩楹至北首○釋曰云兩楹間象鄉戶牖也者以其戶牖之間賓客之位亦是人君受臣子朝事之處父母神之所在故於兩楹之間北面鄉之若言鄉戶牖則在兩楹間而近西矣故下記云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饌夷牀俟正柩而言西階東則正柩于楹間近西可知矣云是時柩北首者既言朝祖不可以足鄉之又自上以來設奠皆升自阼階今此下文設奠升降皆自西階下鄭注云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以此而言此時柩北首明矣）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如殯宮時也）疏（注如殯宮時也○釋曰主人主婦從柩升即當西面東面鄉柩主婦上文即言東面至此乃言主人西面者以其主婦東面位不改故從柩升因言東面男子在柩東西面既改西面位故待正柩訖乃言西面也其重依上文序從之時重先不先置者以其上待正柩訖乃置之云如初者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故鄭云如殯宮時也）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巾如字劉居覲反○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為禦當風塵）疏（注席設至風塵○釋曰此論設宿奠於柩西云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者如當西階以其柩當戶牖之南席北鋪之自然當西階之上云從奠設如初東面也者謂如殯宮朝夕奠設于室中者從柩而來此還是彼朝夕奠脯醢醴酒篆中東面設之於席前也云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者謂不近柩也近柩則統於柩為神不西面故不近東統於柩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西面可知云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者此亦據神位在奧不在東而言也若然小斂奠設于戶東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室中亦不統於柩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云巾之者為禦當風塵者案禮記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據小斂大斂之等也有牲肉故不保露故巾之以此宿奠脯醢醴酒無祭肉巾之者以朝夕奠在室不巾此雖無祭肉為在堂風塵故巾之異於朝夕在室者也）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疏（注設奠至房中○釋曰云降拜賓即位踊襲者賓位在殯宮者主人開殯朝祖之賓襲者主人從殯宮中降拜賓入即位袒至此乃襲者先即位踊踊訖乃襲絰于序東云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者如婦人戶西南面案下記云將載柩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則知此設之時婦人辟之亦戶西南面待設奠訖乃由柩足鄉柩東西面不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在柩東待設奠訖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若然云親者西面則大功以上相隨向西面也又云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者以其言親者西面明疏者小功以下不得堂上西面為堂上迫狹自然在房中西面矣）薦車直東榮北輈（輈竹求反○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疏（注薦進至中庭○釋曰自此盡還出論薦車馬設遷祖奠之事薦車者以明旦將行故豫陳車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者案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是生時將行陳駕今死者將葬亦陳車象之也云今時謂之魂車者鄭舉漢法況之以其神靈在焉故謂魂車也云輈轅也者周禮考工記有輈人為輈輈亦謂之轅故云輈轅也云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者此車既非載柩之車即下記云薦乘車道車稾車以次言之則先乘車次陳道車次陳稾車知東陳西上者下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明

器繼乘車而西明乘由丁在上巳東有道車槀車故云知三者西上也乘車既當東榮則三者不當中庭而云中庭者據南北之中庭不據東西爲中庭也何者以下經云薦馬入門三分庭一在南馬右還出薦馬者當車南在庭近南明東近此當中庭矣）質明滅燭（質正也）疏（釋曰自啓殯至此時在殯宮在道及祖廟皆有二燭爲明以尚早故也今至正明故滅燭也）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徹者辟新奠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爲褻）疏（注徹者至爲褻○釋曰云新奠者謂遷祖之奠將設新故徹去從奠以辟新奠也云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爲褻者謂徹從奠不設于序西南爲再設褻瀆故不設也其在設者啓殯前夕時一設至此朝廟又設是再設也）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爲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疏（注爲遷至其足○釋曰云爲遷祖奠也者謂遷從朝祖之奠也云如初者亦於柩西當階之上東面席前爲之則同其饌則異以其上三鼎及東方饌皆大斂之奠是也云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者以前大斂小斂及朝奠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今此遷祖奠升不由阼階故云辟足辟足者以其來往不可由首又飲食之事不可褻之由足故升自西階也若然徹時所以由足者奠畢去之由足無嫌也）主人要節而踊（節升降）疏（注節升降○釋曰云節升降者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每車二疋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絲條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汚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疏（注駕車至在南○釋曰薦馬并薦纓者纓爲馬設故與馬同時薦之案下記云薦乘車又云纓轡具勒縣于衡又云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注云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若然薦車之時纓縣于衡此薦馬得有纓者以薦車時縣于衡至此薦馬時又取而用之故兩見之也云駕車之馬者即上文薦車之馬也云每車二疋者下經云公賵兩馬士制也故知此車有三乘馬則六疋矣云纓今馬鞅也者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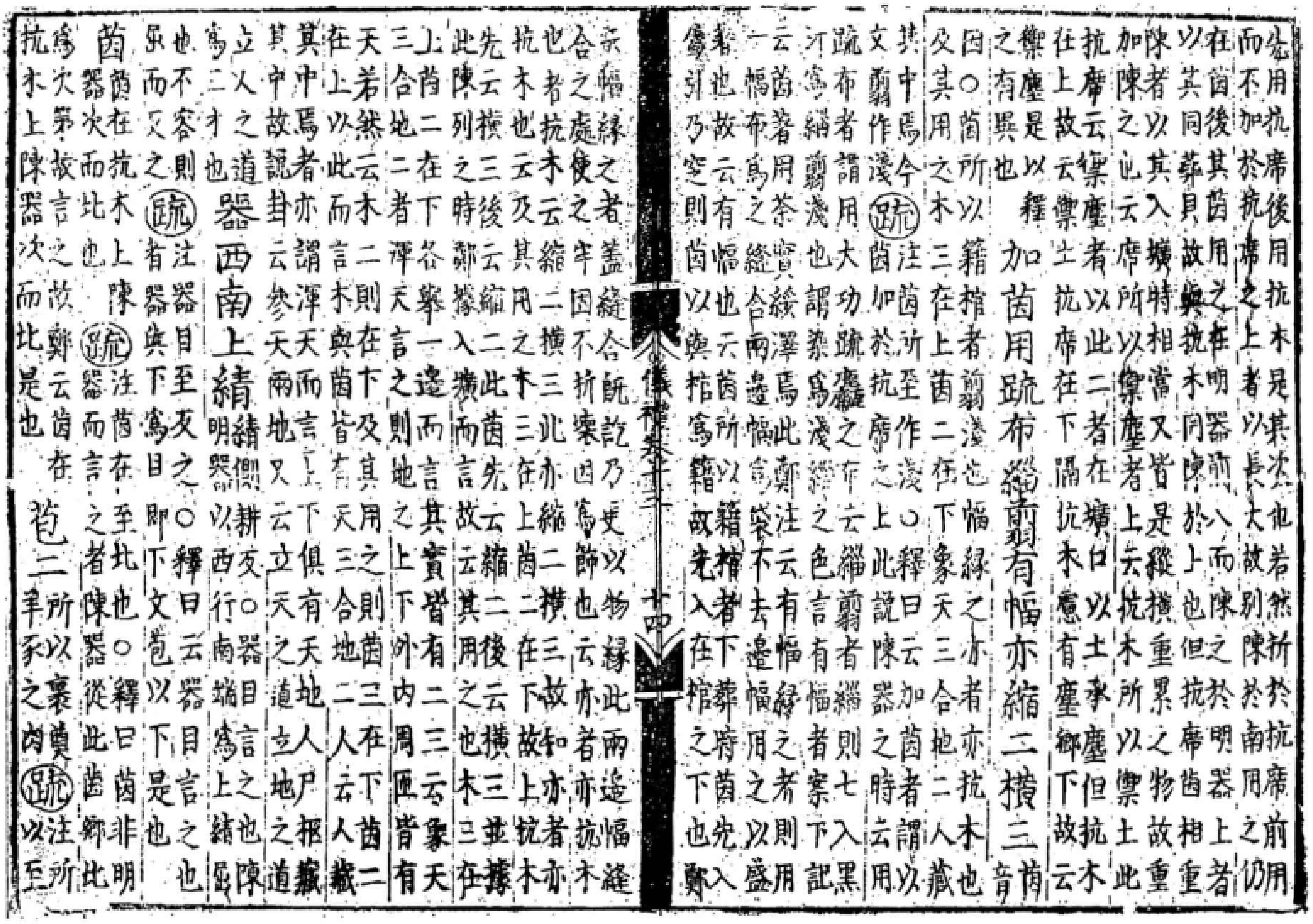
謂之纓漢時謂之鞅故舉漢法爲況也云諸[illegible]不飾纓以三色而三成者以此下士薦馬纓三[illegible]依命數則大夫亦同三色知者案巾車上公纓九就侯伯纓七就子男纓五就諸侯之臣不得與子男同五就故知與士同三就此三色則如聘禮記三色朱白蒼也云知此三色者蓋條絲也者謂以絲爲絛無正文故云蓋以擬之云著之如罽然者鄭注巾車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其下金路九就象路七就注皆云五色罽飾之此則三采絲爲條飾之但著之則同故云其著之如罽然此云天子之臣如其命數者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出封皆加一等命數雖卑於諸侯以王人雖微猶序諸侯之上故得與同依命數就依命數其色則無過五采罽以其金路以下與諸侯其飾與王同諸侯之臣既同三色明天子大夫已上亦五采罽與諸侯同但天子之士三命以下不得依命少於諸侯之臣當同色與諸侯之臣同矣若然公之孤四命以降於天子大夫宜與三卿同三色也云王之革路絛纓者王革路木路不用罽而用絛絲爲纓與此纓三色皆同故引爲證也云圉人養馬者案周禮校人職云乘馬一師四圉是圉人以養馬以其養馬故使之薦也云在左右曰夾者以車三乘馬則六匹每馬二人交轡牽之故云在左右曰夾云既奠乃薦者爲其踐汚廟中者車馬將祖之物前薦車在奠上今此薦馬在奠後者欲其既薦即出恐踐汚廟中故後薦之也云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者大斂陳事在庭分爲三分一分在北則繼堂而言一分在南則繼門而言此既繼門故云三分庭一在南又不言門左門右則當門之北矣）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疏（注主人至薦馬○釋曰云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者以其車得馬而成故前薦車時主人不哭踊至薦馬乃哭是由車成於薦馬故也主人哭踊訖馬則右還而出右者亦取便故也）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疏（注亦因至始也○釋曰自此盡屬引論祖時飾柩車之事此賓即上來弔主人啓殯者朝廟事畢而出主人送之云亦因在外位請之者上既夕哭訖因

（外位請啓期故云亦也此經不言告賓知告賓者若不告賓時至則設何須請啓故知擬告賓故云當以告賓也云每事畢輒出者有司請期之禮每皆待事事畢因主人猶在外位乃請之言每事者篇首云請期此云請祖期下文請葬期皆因出在外位請之故云每事也云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者案詩有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爲之清酒百壺又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皆是將行飲酒曰祖此死者將行亦曰祖爲始行故曰祖也）曰日側（側昳也謂將滿中之時）〔疏〕（注側昳至之時○釋曰此主人辭以上文有司請主人祖期主人答之曰日側者昃是傍側亦爲特義轉爲昃者取差跌之義故從昃也云過中之時者則尚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昃昃即側也）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袒爲載變也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疏〕（注袒爲至此車○釋曰云袒爲載變也者將載主人先袒乃載故云爲載變也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者卻猶卻也鄉柩在堂北首今卻下以是鄉前下堂載於車故謂之爲卻也云束束棺於柩車者案禮記喪大記云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檀弓曰棺束縮二橫三彼是棺束此經先云載乃云卒束則束非棺束是載柩訖乃以物束棺使與柩車相持不動也云殯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者案下記云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此經不辨納車時節故鄭明之）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疏〕（注下遷至後也○釋曰卒束乃云降奠則未束以前其奠使人執之待束訖乃降奠之當束也云當前束猶當尸腢也者下記云即牀而奠當腢彼在尸東此在柩車西當束束亦當腢故取而言也云束有前後也者以經既言前束則有後束可知故云有前後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䞓後緇齊三采無貝（紐女九反䞓丑貞反齊如字劉才計反注同○飾柩爲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霤力又反笭力丁反）

（衣以於既反縣音玄揄音遙絞戶交反蕤汝誰反）〔疏〕（注飾柩至有貝○釋曰此並飾柩車之事其柩車即周禮蜃車也四輪迫地其舉亦則狀如長牀兩畔豎軨子以帷繞之上以荒一池縣於前面荒之爪端荒上於央加齊云飾柩爲設牆柳也者即加此荒是也云巾奠乃牆下記文鄭引之者以此經直云飾柩不言設牆時節故記人辨之以巾覆奠乃牆謂此飾柩者也云牆有布帷柳有布荒者案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鄭注云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此注牆柳別[illegible]喪大記注又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總名爲柳者案縫人云衣翣柳之材鄭注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若然對而言之則帷爲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爲之柳以其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總而言之皆得爲牆巾奠乃牆及檀弓云周人牆置翣皆牆中兼有柳縫人衣翣柳之材柳中兼牆矣鄭注喪大記云荒蒙也取蒙覆之義云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者生人宮室以木爲承霤仰之以承霤水死者無水可承故用竹而覆之直取象平生有而已云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者此鄭依漢禮而言云一池縣於柳前者案喪大記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君三池三面而有大夫二池縣於兩相士一池縣於前面而已云士不揄絞者案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揄者依爾雅釋鳥云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者[illegible]上又畫鷂雉之形縣於池下[illegible]名振容故喪大記云大夫不[illegible]振容者車行振動[illegible]有銅魚縣之[illegible]大夫有魚躍拂池士則無鄭注云士則去魚云左右面各有前後者柩車左右以有帷分兩相各有前後故云前䞓後緇云齊居柳之中央者雖無正文以其言齊若人之齊亦居身之中央云若今小車蓋上蕤矣者漢時小車蓋上有蕤在蓋之中央故舉以爲說云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者案聘禮記云三采朱白蒼[illegible]先朱次白下蒼者用三采亦當然以取以爲義也云著以絮者當人所觀見故知以絮著之使高知元士以上有貝者案喪大記云君齊五采五貝大夫齊三采三貝士）

（齊三采一貝鄭注云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謂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是彼士爲天子元士元士已上皆有貝也此諸侯之士故云無貝也）設披（披彼義反○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今文披皆爲藩）疏（注披輅至爲藩○釋曰云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者案喪大記注云戴之言値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此注云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以此而言則戴兩頭皆結于柳材又以披在棺上輅過然後貫穿戴之繫棺束者乃結于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一畔有二爲前後披故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是也人君則三披各三人持之備傾虧也引喪大記者證披連戴而施之也云二披用纁者與戴所用異大夫與人君則戴與披用物同故喪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是其用物同也云今文披皆爲藩者言此文披及下文商祝御柩執披并下記執披者三字皆爲藩今不從之也）屬引（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疏（注屬猶至之三○釋曰云引所以引柩車者引謂紼繩屬於柩車云在軸輴曰紼者士朝廟時用軸大夫已上用輴故幷言之言紼見繩體言引見用力故鄭注周禮亦云在車曰紼行道曰引云古者人引柩者雜記乘人專道而行又云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皆是也言古者人引對漢以來不使人引也引春秋者案定公九年左氏傳云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死之齊侯與之犀軒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注云坐而飲食之此鄭畧引之云坐引者亦謂飲食之而哭之三者亦謂公親推之三也引之者證古者入引也）陳明器於乘車之西（乘繩證反注及下注乘車同○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於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簴陳器於乘車之西則重之北也○味武鬲反劉音妹）疏（注明器至北也○釋曰云明器藏器也者自筲以下皆是藏器故下云器西南上綪又云茵注云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則自包筲以下總曰藏器以其俱入壙也引檀弓者案彼注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

也又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注云無宮商之調又云有鍾磬而無簨簴注云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簴云陳器乘車之西則重之北者無正文上薦車云直東榮縮廇屋而言上注云中庭不得云近北明車近不在重今東陳於乘車之西明重北可知）折橫覆之（折之設反後皆同○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二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紵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庋九委反窆彼驗反綼側耕反見賢遍反）疏（注折猶至面也○釋曰云折橫覆之者鄭云蓋如牀則加於壙上時南北長東西短今經云橫明知其長者東西陳之言覆之見善面則折加於壙時擬鄉上看之爲面故善者鄉人今陳之取鄉下看之故反覆善面鄉上也云折猶庋也者以其窆畢加之於壙上所以承抗席君庋藏物然故云折猶庋也云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者此無正文以經云橫覆之明有從對之旣爲縱橫即知有長短廣狹以承抗席故爲如牀解之又知縮者三橫者五亦約茵與抗木但於壙口承抗席宜大於茵與抗木故知縮三橫五也知無簀者以其縮三橫五以當簀處故無簀也知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者下葬時窆事畢云加折卻之加抗席復之是折窆事畢加之壙上承抗席也云橫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紵于其北便也者鄭解折不縮者南北順陳而橫陳之意爲折橫陳則東西廣是以苞筲陳之於北便也）抗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疏（注抗禦至掩壙○釋曰云所以禦止土者以其在抗席之上故知以禦土也其橫與縮各足掩壙者以其壙口大小雖無文但明器之等皆由羨道入諸侯已上又有輴車亦由羨道入壙口唯以下棺則壙口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也）加抗席三（抗古良反劉音剛後皆同○席所以禦塵）疏（注席所以禦塵○釋曰旣陳抗木於折此又加此抗席三領於抗木之上知抗木不在折上者以抗木直言橫三縮二不言加明別陳於折北抗木之下而此云加加於抗木之上可知抗席之下而云加茵明又加於抗席之上此三者以後陳者先用故云先陳抗木於下次陳抗席而後陳茵先用取後陳於上者使故也是以下文及葬時茵先入壙窆事訖加折壙上則



（必用抗席後用抗木是其次也若然折於抗席之前仍用而不加於抗席之上者以長大故別陳於南用之在茵後其茵用之在明器前入而陳之於明器上者以其同葬具故與抗木同陳於上也但抗席茵相重陳者以其入壙時相當又皆是縱横重累之物故重加陳之也云席所以禦塵者上云抗木所以禦土此抗席云禦塵者以此二者在壙口以土承塵但抗木在上故云禦土抗席在下隔抗木意有塵鄉下故云禦塵是以釋之有異也）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茵音因○茵所以籍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翦作淺）疏（注茵所至作淺○釋曰云加茵者謂以茵加於抗席之上此說陳器之時云用疏布者謂用大功疏麤之布云緇翦者緇則七入黑汁爲緇翦淺也謂染爲淺緇之色言有幅者案下記云茵著用荼實綏澤焉此鄭注云有幅緣之者則用一幅布爲之縫合兩邊幅爲袋不去邊幅用之以盛著也故云有幅也云茵所以籍棺者下葬時茵先入屬引乃窆則茵以與棺爲籍故先入在棺之下也鄭云幅緣之者蓋縫合既訖乃更以物緣此兩邊幅縫合之處使之牢固不折壞因爲飾也云亦者亦抗木也者抗木云縮二横三此亦縮二横三故知亦者亦抗木也云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故上抗木先云横三後云縮二此茵先云縮二後云横三並據此陳列之時鄭豫入壙而言故云其用之也木三在上茵二在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皆有二三云象天三合地二者渾天言之則地之上下外內周匝皆有天若然云木二則在下及其用之則茵三在下茵二在上以此而言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二人云人藏其中焉者亦謂渾天而言上下俱有天地人尸柩藏其中故說卦云參天兩地又云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爲二才也）

器西南上綪（綪側耕反○器目言之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疏（注器目至反之○釋曰云器目言之也者器與下爲目即下文苞以下是也）

茵（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疏（注茵在至北也○釋曰茵非明器而言之者陳器從此茵鄉北修次第故言之故鄭云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是也）

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疏（注所以至

此處缺葉

（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注云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以此不云言則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士禮略無祭器空有明器而實之大夫以上尊者備故兩有若兩有則實祭器不實明器宋襄公既兩有而并實之故曾子非之）有燕樂器可也（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疏注與賓至器也○釋曰言可者許其得用故云可也云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者則升歌有琴瑟庭中有笙縣縣磬也）役器甲冑干笮（笮側白反矢箙也○此皆師役之器甲鎧冑兜鍪干楯笮矢箙○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矛楯當允反又音允疏注此皆至矢箙○釋曰此役器中有干笮無弓矢示不用故不具上用器是常用之器故具陳之也云甲鎧冑兜鍪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為名故也但上下役用之器皆麤沽為之故下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注云設之宜新沽示不用乃矢云沽餘雖不言皆沽可知也但此笮是送死之具下記云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者是薦車所載象生者與此別也）燕器杖笠翣（笠音立翣所甲反扇也○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簦蓋也翣扇疏注燕居至翣扇○釋曰云燕居安體之器也者以杖者所以扶身笠者所以禦暑翣者所以招凉而在燕居用之故云燕居安體之器也云笠竹簦蓋也者簦竹青之皮以竹青皮為之）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於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為神馮依之久也疏注巾席至久也○釋曰自此盡入復位論還車為祖奠之事此徹遷祖奠者為將還遷車更設祖奠云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者以下經云祖還車還車訖布席設祖奠則布此巾席也故巾席俟祖奠在西方也云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者案上篇徹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無升降之事直有往來經云要節而踊明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云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云猶阼階升時也徹設於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是男子婦人並有踊文則

文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云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東南者凡奠於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亦由重北象升來降自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但設奠於柩車西而東面則徹者由奠東而西面徹之也云不設于序西南者非宿奠也者以其大斂小斂奠及夕奠乃皆經宿故皆設之于序西南為神馮依此遷祖奠旦始設之今日側徹之未經宿即徹故不設于序西南也）祖（為將祖變疏注為將祖變○釋曰下經商祝御柩乃祖是將祖故此主人祖祖即變也）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為還柩車為節○還劉音患疏注亦執至為節○釋曰云商祝御柩者謂居柩車之前却行詔傾虧使執披人知其節度云亦執功布者下經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故此亦知之而執功布）乃祖（還柩鄉外為行始疏注還柩至行始○釋曰商祝既執功布為御乃還柩車使轅鄉外也祖者始也為行始去載處而已也）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束南疏注主人至束南○釋曰前祖為祖變今既祖訖故踊而襲云主人也者前袒是主人則此襲亦主人也經云少南鄭云則當前束南者以其車未還之時當前束近北今還車亦當前束少南）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疏注為柩至東上○釋曰婦人降者以柩還鄉外階間空故婦人從堂上降在階間云為柩將去有時者去有時即明旦遲明行之是時也今此為行始也云位東上者以堂上時婦人在阼階西面統於堂下男子今柩車南還男子亦在車東故婦人降亦東上統于男子也婦人于鄉車西者以車西有祖奠故辟之在車後）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己南上疏注祖有至南上○釋曰祖還車者為載時鄉北今為行始故須還鄉南故鄭云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不還器者鄭云器之陳自己南上者即上文茵下注云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是也）祝取銘置于茵（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疏注重不至茵上○釋曰初死為銘置于重啓殯祝取銘置于重祖廟又置于重今將行還于茵者重不藏擬埋于廟門左茵是入壙之物銘亦入壙之物故置于茵也是以鄭云重不藏故於此移

（銘加於重上也士無飾旌唯有乘車所建攝盛之旐行此銘旌而已大夫以上有飾旌通此二旌則皆備三旌也）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疏注重與至便也○釋曰云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者以車馬至中庭之東以右還鄉門爲便重在門內西鄉北入在其南以左還鄉門爲便是以二者相反各由其便）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疏注車已至祖奠○釋曰云主人要節而踊者祖奠既與還祖奠同車以又皆從車而來則此要節而踊一與還祖奠同云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者奠本爲柩設其柩未安不得設奠今車既還名之爲祖柩已定可以爲奠也云是之謂祖奠者下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是謂彼祖奠）薦馬如初（柩動車還宜新之也疏注柩動至之也○釋曰上已薦馬今又薦馬者以柩車動而鄉南爲行始宜新之故薦馬如初也）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亦因在外位時疏注亦因在外位時○釋曰云亦因在外位時者亦上啓期祖期事畢在外位故此亦因事畢出在外位時請葬期也）入復位（主人也自死至於殯自啓至於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疏注主人至內位○釋曰云主人者以其送賓據主人入今送賓訖入復位明主人也云自死至於殯自啓至於葬主人及兄弟常在內位者自死至於殯在內位據在殯宮中自啓至於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異故總言之云在內位者始死未小斂已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自啓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公賵玄纁束馬兩（賵芳鳳反車馬曰賵○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疏注公國至繁乎○釋曰自此盡入復位揔論國君賵法之事云公國君也者公及大夫皆有臣比皆尊其君呼之曰公故左氏傳備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今此云公則國君非大夫君也以下云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與喪大記如此迎送者皆據國君也云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者案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賵施于生及送死者故下注云賵奠於死生兩施是也云兩馬士制也者制謂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

從及征伐則乘駟馬其大夫以上則常乘駟馬故許異義云天子駕駟尚書康王之誥康王始即位云諸侯皆布乘黃朱詩云駟騵彭彭武王所乘魯頌云六轡耳耳僖公所乘小雅云四牡騑騑大夫所乘是大夫以上駕駟之文也引春秋者左氏傳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又云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注云輿衆也又云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注云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又云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注云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引之者證公有賵馬助人之事）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疏注尊君至西面○釋曰云尊君命也者謂釋杖迎入是尊君命也故下文賓賵擯者出告須注云不迎則此經皆是尊君命故鄭無所指屬君命故鄭解經不哭又前文袒襲皆據主人此則衆主人亦袒亦是尊君命云衆主人不迎賓明自若西面者以其主人一人迎賓入門門東而右其餘衆主人不迎賓明自若常位柩東西面可知也）馬入設（設於庭在重南疏注設於庭在重南○釋曰以馬是庭實故云設於庭知在重南者以庭實法皆三分庭一在南設之又重北陳明器不得設馬故知在重南也）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輅音路○賓使者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間少前三分庭之北輅有前後疏注賓使至前後○釋曰云賓使者即士也知者士喪禮君使人弔注使人士也禮使人各以其爵故知是士也云輅轅縛所以屬引者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故名轅縛也云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者以經直云當前輅不言輅之東西及前後鄭以義言之以其馬在重南當門柩車在階間少南亦當門賓由馬西北行當前輅致命明在輅西可知云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者以賓當輅西經云北面致命明當奠柩之南北面是得鄉柩與奠也云柩車在階間少前三分庭之北者案下記云遂匠納車于階

（問是柩車在階間也云少前者上經祖還車說云少南歸人降即位于階間明柩車少南是少前也云三分之北者以其中庭陳明器不得在中庭故知在三分庭之北謂三分庭在北分之北此觧賓致命之處云輅有前後者以經云前輅明有後以對前故此輅有前後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奠如字劉音定棧士板反劉才產反注輚同○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今文棧作輚）疏（注棧謂至作輚○釋曰主人哭拜者仍於門右北面以賓致命訖遂哭拜也云成踊者三者三凡九踊云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者此棧車即柩車以其賓由輅西而致命云奠幣於棧者明此棧車柩車即蜃車四輪迫地無漆飾故言棧也云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者按聘禮宰授使者圭時云同面使者在左宰在右而授其右也此車南鄉以東爲左尸在車上以東爲右故也左服客授尸之右也）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疏（注柩東至藏之○釋曰云柩東主人位者觧經由主人之北以幣在主車東主人在車東故宰由主人位北而鄉左服上取幣以東藏之於內也但此時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人餘有定位故宰由位北而取幣不得假主人之位故由主人之北也）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疏（注此士至可也○釋曰云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不得爲屬士者以其受幣者宜尊受馬者宜卑故知受馬是胥徒之長以其受馬故知有勇者也若然婚禮記云士受皮注云士謂中士下士不爲胥徒者彼主人親受幣明受皮非胥徒是正上也引聘禮者欲見此用皮亦可也）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疏（○釋曰主人既送賓還入廟門車東復位杖也）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也）疏（注賓卿大夫士也○釋曰自此盡知生者賵論賓及兄弟賻奠之事云賓卿大夫士也者以其上云君下有兄弟則此賓是國中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知言將命者身不來遣使者將命告主人）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不迎告曰孤某須）疏（注不迎至某須○釋曰案雜記諸侯使卿弔鄰國諸侯主人使擯者告賓云孤某須矣故引之爲義）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初公使者）主人拜于位不踊（柩車東位也既啓之後與在室同）疏（注柩車至室同○釋曰云既啓之後與在室同者案上篇始死時云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此主人亦拜于位俱是不爲賓出故云與在室同至于有君命亦出迎也）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賓出在外請之爲其復有事）疏（注賓出至有事○釋曰云賓出在外請之爲其復有事者以其賓既行賵訖出更請之爲其復有事若無事賓報事畢遂去也）若奠（賓致可以奠也）疏（注賓致可以奠也○釋曰謂賓不辭此釋所致之物[illegible]可堪爲奠於祭祀者也）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士[illegible]謂胥徒之長又復也）疏（注士亦至復也○釋曰以其受羊與馬同是畜類故知[illegible]徒之類但受羊不須勇力故[illegible]不言也）若賻（賻音附○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疏（注賻之至曰[illegible]○釋曰云貨財曰賻者公羊傳文也）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出者賻主[illegible]於主人）疏（注主人至主人○釋曰鄭知施於主人者以下經云知生[illegible]是施於主人也案春秋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譏一人兼二事此實所以兼事者彼[illegible]一人[illegible]行不與介各行故譏若雜記云上客弔即其介[illegible]行含襚賵則不譏則卿大夫士禮一人行數事可也）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坐委之明主人哀感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疏（注坐委至後位○釋曰鄭知反位反主人之後位者以主人在門東西面而云宰由主人之北卿賓奠幣之處舉幣明宰位在主人之後故得由主人之北西行是以宰位在主人之後也）若無器則捂受之（捂五故反○謂對相授不委地）疏（注謂對至委地○釋曰以堂上授有並受法以其在門外若有器盛之則坐委於地若無器則對面相授受故云捂受之捂即逆也對面相逢受也）又請賓告事畢

拜送入贈者將命（贈送）擯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出告須）（疏）注如其至告須○釋曰謂如上賓賵時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也賓奠幣如初（亦於棺左）若就器則坐奠于陳（陳如字劉直刃反下同○就猶善也贈無常惟玩好所有陳明器之陳）（疏）注就猶至之陳○釋曰知贈無常者下記云凡贈幣無常注云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言玩好者謂生時所玩好之具與死者相知者所以贈死者故此經云若就器則坐奠于陳者就器則是玩好之器也云陳明器之陳者以其廟行所陳者唯明器陳于車之西以外或言薦或言行無言陳者故指明器而言也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疏）注雖知至人意○釋曰云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意無必無固之言也兄弟賵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疏）注兄弟至兩施○釋曰知兄弟有服親者喪服傳云小功以下為兄弟既言兄弟明有服親者也知非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言有同財之義無致賵奠之法云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者若然此所知許其賵不許其奠兄弟許其賻賵兼奠而上經亦賓而有賵有奠有賻三者彼亦不使行得見之見三禮之中有則任行其一者故總見之云賵奠於死生兩施者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賵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所知則賵而不奠（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疏）注所知至不奠○釋曰云所知通問相知也者所知明是朋友通問相知言降於兄弟者許賵不言許奠也云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者但賵與奠皆生死兩施其奠雖兩施施於死者為多知者以其言奠為死者而行故知多所知為疏不許行之也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各主於所知）（疏）注各主於所知○釋曰云各主於所知者以其贈是玩好施於死者故知死者行之賻是補主人不足施於生者故知生者行之是各施於所知也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行並戶郎反）（疏）注方版至五行

○釋曰以賓客所致有賻有賵有贈有奠直云書賵者舉首而言但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書遣於策（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疏）注策簡至以下○釋曰云策簡者編連為策不編為簡故春秋左氏傳云南史氏執簡以往上書賵云方此言書遣於策不同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贈物名字少故書於方則盡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贈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書之於策策書明器之物應在上文而於此言之者遣中并有贈物故在賓客賵賻與賵之下特書也乃代哭如初（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斂時）（疏）注棺柩至斂時○釋曰案喪大記大夫以上官代哭士無官以親疏代哭云初謂既小斂時者案喪大記小斂之後乃代哭初死直主人哭不絕聲士二月小斂小斂主人倦怠容更代而哭也宵為燎于門內之右（為哭者為明）（疏）注為哭者為明○釋曰燎大燭必於門內之右門東者奠於柩車西鬼神尚幽闇不須明柩車東有主人皆間有婦人故於門右照之為明而哭也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大斂奠時）（疏）注鼎五至奠時○釋曰自此盡主人要節而踊論葬日之明陳大遣奠於廟門外之事知五鼎是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者以下經云羊左胖豕亦如之魚腊鮮獸皆如初與少牢禮同故知也云士禮特牲三鼎者特牲饋食禮陳三鼎故知也云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者以其常祭用特牲今大遣奠與大夫常祭用少牢同是盛此葬奠故加一等用少牢也云如初如大斂奠時者以其上遷祖奠時云如殯謂如大斂明此云如初亦如大斂在廟門外及東方之饌也雖如大斂大斂鼎數仍不同以其大斂三鼎此則五鼎然大小斂時無黍稷朔月則有黍稷此葬奠又無黍稷者大斂前無黍稷者以其初死至朔月乃有之故鄭注云至此乃有黍稷今葬奠更無黍稷者以其始死至殯自啓至葬其禮同故無黍稷亦同也凡牢鼎數或多或少不同若用特豚者或一鼎或三鼎若士冠禮醮子及昏禮盥饋并小斂之奠與朔禰之奠皆一鼎也三鼎者昏禮同牢士喪大斂朔月遷祖及祖奠皆三鼎而以魚腊配之是也其用少牢者無

三鼎或五鼎三鼎者則有司徹云陳三鼎如初以其釋祭殺之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非三也五鼎者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此葬奠士攝之奠用少牢亦五鼎聘禮致饔餼衆介皆少牢亦五鼎玉藻諸侯朔月少牢亦五鼎其用大牢者或七或九或十或十二其云七鼎九鼎者公食大夫下大夫大牢鼎七上大夫鼎九是也鼎十與十二者聘禮致饔於賓飪一牢鼎九羞鼎三是十二也又云上介飪一牢鼎七羞鼎三是其十者然案鄭注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與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各別數則爲奇數也

其實羊左胖（胖音判○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疏注反吉至骨也○釋曰云反吉祭也者以其特牲少牢吉祭皆升右胖此用左胖故云反吉祭也云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者欲言左胖則左邊共爲一段故云體不殊骨雖然下云髀不升則除髀以下膞胳仍升之則於上肩臂臑別升則左胖仍爲三段矣而云體不殊骨據脊骨以上膞胳已下共爲一亦得爲體不殊骨也

髀不升（髀步禮反又方爾反○周貴肩賤髀古文髀作脾）疏注周貴肩賤髀○釋曰云髀不升者則膞已上去之取膞胳已下云周貴肩賤髀者案祭統云殷人貴髀周人貴肩故云髀不升

腸五胃五（亦盛之也）疏注亦盛之也○釋曰亦盛之者以其不用特牲而用少牢是盛葬奠案少牢用腸三胃三今加至五亦是盛此奠也

離肺（離搚○搚苦圭反）疏注離搚○釋曰此非直升腸胃又升離肺離肺者案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云提猶絕也搚離之不絕中央少許使易絕以祭耳此爲食而舉亦名舉肺也

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肫劉音純又之春反溷音患又戶困反）疏注如之至溷腴○釋曰亦如之鄭云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者謂豕與羊同者左胖雖同仍與羊異以其羊則體不殊骨上下共爲二段此豕之左胖則爲四段矣故鄭云豚解豚解總有七段今取左胖仍爲四段矣云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者鄭欲爲四段與羊異也云君子不食溷腴者禮記少儀文彼鄭注云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引之者證不取腸胃之義也

魚腊鮮獸皆如初（鮮新殺者士腊用兔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疏注鮮新至略之○釋曰云士腊用兔者謂此腊是其乾者有云鮮新殺者二者皆用兔必知士腊用兔者雖無正文案少牢禮大夫腊用麋鄭云大夫用麋士用兔與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此亦云士腊用兔雖不云與亦同疑可知但士腊宜小故疑用兔也云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者以葬奠用少牢攝盛則當有膚與少牢同以豕既豚解四段葬事略則無膚者亦略之而加鮮獸也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脾劉音毗注同一音婢支反析思狄反蜱皮佳反蠃力禾反○脾讀爲雞脾肶之脾析百葉也蜱蜯也今文蠃爲蝸○肶尺之反蜯步講反蝸力禾反又古華反）疏注脾讀至爲蝸○釋曰陳鼎既訖又陳東方之饌于主人之南前輅之東其豆有四脾析一蜱醢二葵菹三蠃醢四案周禮鄭注醢人云細切爲齏全物若腜爲菹又云齏菹之稱菜肉通以經不云菹者類皆是齏則此經云脾析者即齏也云脾讀爲雞脾肶之脾者鄭讀之欲見此脾與雞脾肶之脾同正謂百葉名爲脾析故讀音從雞脾肶之脾時俗有此語故讀從之也案醢人注云脾析牛百葉也此不云牛者鄭夫子禮祭有牛此用少牢無牛當是羊百葉故不云牛也云蜱蜯也者即蛤也知蜱即蛤者以周禮鼈人云[illegible]注云蜃蛤也此注云蜱蜯也以蜱蛤是一物故知蜱即蛤也

四籩棗糗栗脯（糗去九反○糗以豆糗粉餌○餌而志反）疏注糗以豆糗粉餌○釋曰云糗以豆糗粉餌者案籩人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者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之不言互文而云互相足者凡言互文者是二物各舉一邊而省文故云互文此糗與粉唯一物分爲二文皆語不足故云互相足也又案籩人羞有二籩糗餌及粉餈此經直言糗則兼糗以見餌而無餈故鄭云糗以豆糗粉餌也

醴酒（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疏注此東至巾之○釋曰鄭知義然者案下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云既祖祝乃饌以此言之祝饌祖奠即是還

（柩鄉外仍饌之于主人之南自還柩車至此饌葬奠柩車未動則此葬奠東方之饌亦饌于主人之南當與前同處故注云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但祖奠與大斂奠同二豆二籩此葬奠四豆四籩籩豆雖不同而同處耳云北上者蓋兩甒在北次南饌四豆豆南饌四籩也）陳器（明器也夜斂藏之）疏（注明器至藏之○釋曰陳饌已訖又陳明器也本作夜斂適似寫誤云適斂者以其上朝祖之日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由朝祖至夜斂藏之至此厥明更陳之也）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照徹與葬奠也）疏（注照徹與葬奠也○釋曰昨日朝祖日至夕云宵為燎于門內之右至此滅燎既滅二人執燭俠輅北面一人在輅東一人在輅西輅西者炤徹祖奠輅東者炤葬奠之饌故注云炤徹與葬奠也）賓入者拜之（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疏（注明自至出禮○釋曰此時有弔葬之賓主人皆不出迎但在位拜之所以不出迎者既啓之後既親尸柩不可離位以迎賓唯有君命乃出故注云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也）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於柩車西北亦曰序西南）疏（注猶阼至西南○釋曰云徹者入者謂將設葬奠先徹祖奠故云徹者入入謂祝與執事徹祖奠者亦既盥乃入由重東而主人踊至徹訖設柩車西北則婦人踊也云猶阼階升者謂徹小斂奠者門外盥其入升自阼階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云自重北西面而徹設於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者此徹祖奠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小斂大斂朔月奠設于序西南也）徹者東（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疏（注由柩至之饌○釋曰以其徹訖當設葬奠故徹者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取而設于柩車西也知由柩車北而東者以其徹者設于柩車西北而云徹者東若柩車南不得云徹者東故知在柩車北東行也）鼎入（舉入陳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疏（注舉入至如初○釋曰以其徹者既東當設葬奠故五鼎皆入陳也云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者以其上篇小斂奠舉鼎入阼階前西面錯大斂奠云舉鼎入西面北上又朔月奠云鼎入皆如初其還祖奠云陳鼎皆

如殯則北在阼階下西面北上今此但云鼎入不言如初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既疑而知在重東北西面北上者以其奠祭在室掌設者皆陳鼎於阼階下西面如大小斂故可知也）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籩蠃醢南辟醴酒也○辟音避）疏（注籩蠃至酒也○釋曰云籩蠃醢南辟醴酒也者如上所饌則先饌脾析於西南次北脾醢次東葵菹次南蠃醢陳設要方則四籩豆亦宜設於脾析已南綪之為次今不於脾析已南為次而發蠃醢已南為次故知辟醴酒醴酒當設在脾析之南可知也）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古文特為俎○併步頂反）疏（注成猶至為俎○釋曰知俎二以併不綪者若綪則宜先設羊於西南次北設豕次東設魚次南設腊今於西南設羊次北豕以魚設于羊東設腊于魚北還從南為綪是不綪也其鮮獸在北北無偶故云特也是以鄭云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也）醴酒在籩西北上（綪於豆也）疏（注綪於豆也○釋曰云綪於豆也者豆即脾析也以其云北上上謂醴醴酒繼豆言北上故云綪於豆也）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為節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疏（注亦以至南東○釋曰自上以來堂下設奠徹奠皆云主人要節而踊注皆云往來為節此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為節奠來時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饌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來者禮之常也）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倚於綺反○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闑魚列反）疏（注還重至由此○釋曰自此盡徹者出踊如初論將葬重及車馬之等以次出之事云道左倚之者當倚於門東北壁云還重不言甸人者上云二人還重不言甸人至此乃言甸人也云重既虞將埋之者雜記文彼注云就所倚處埋之但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未虞以前以重主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即安於寢不假重為神主

（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以初虞卽埋之也云不由闑[illegible]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者恒出入則闑東闑西也云道左主人位者檀弓云重主道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則重主死者故於主人之位埋之也鄭云今時以下者引漢法證重倚道左之事也）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槀古老反）疏（注南上至序從○釋曰云南上者謂於門外之時南上云便其行也者以其葬於國北在路則南上上者常在前故云便其行也云行者乘車前道槀序從者案下記云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是序從也）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脛户定反劉故孟反个古賀反臑乃到反骼音格劉一音各）疏（注苞者至爲哀○釋曰云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案雜記盛而言之云取下體者脛骨象行者以父母將行鄉壙故取前脛後脛下體行者以逆之故云象行也云又俎實之終始也者此盛葬奠用少牢其載牲體亦當與少牢同案少牢載俎云肩臂臑肫骼在兩端又云肩在上以此言之則肩臂臑在俎上端爲俎實之始肫骼在俎下端爲俎實之終今取此兩端之脛骨苞以歸父母直取脛骨爲象行又兩端爲俎實之終始也云士苞二个者自上之差案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彼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以此而言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士有一包而云包三个鄭又云个謂所包遣奠則士一包之中有三个牲體故云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者若然大夫云遣車五乘包五个則一包之中有五个五五二十五一太牢而爲二十五體則亦取下體前脛取臂臑後脛取骼三牲有九體又就九

體折分爲二十五个五包包各五个諸侯亦太牢而包七个天子亦太牢又加以馬牲牲別有三體則十二體就十二體中細分爲八十一个九包包各九个大夫以上皆不得全體謂若少儀云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之類亦爲不全體也云亦得俎釋三个者羊俎上注云體不殊骨也其脾又不升則骼別爲一段在俎今前脛折取臂臑其肩仍著胖爲一段後脛折取骼仍有肶一節在俎則羊俎仍有兩段在豕則在胖豚解爲四段在俎今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仍有四段在俎若然羊俎有二段豕俎有四段相通則二俎有三段在故得爲俎釋三个案特牲俎釋三个注云爲改饌於西北隅遣之則此奠雖不改爲饌西北隅留之亦爲分禱五祀也引雜記者案彼云曾子謂或人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注云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取此者以證此包牲歸父母亦是賓客父母之事也）不以魚腊（非正牲也）疏（注非正牲也○釋曰云非正牲也者正牲謂上三牲魚腊升正牲故不以魚腊載之故云非正牲）行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疏（注目葬至之次○釋曰包牲訖明器當行鄉壙故云行器云目葬行明器者卽下云茵苞已下是也故云目葬行也）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疏（注如其陳之先後○釋曰此直云序從者序從卽上文器西南上茵苞已下是也故此亦言茵苞以其爲首故也）車從（次器）疏（注次器○釋曰上陳明器訖於列車以從明器故云次器也）徹者出踊如初（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疏（注於是至柩車○釋曰徹者謂包牲訖當徹去所釋者出廟門分禱五祀者徹者出時主人踊云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者以其上文明器及車馬鄉壙者皆出唯有柩車在廟未出故云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也）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毋音無○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炤書便也古文筭皆爲筴）疏（注史北至爲筴○釋曰自此盡滅燭出論讀賵

（遂文鄭經直云史請讀賵鄭知史北面請者以其主人於柩東北面所讀者柩前於主人明史北面問之故知史北面也又知在主人之前讀之對面當柩故知在主人之前西鄉柩也請訖乃西面請時及入時書在前筭在後則史西面之時筭在史南西面今燭在史北面史照書爲便君有左則隔筭不便也）讀書釋筭則坐（必釋筭者榮其多）（疏注必釋至其多○釋曰讀書者立讀之敬也釋筭者坐爲釋之便也云必釋筭者榮其多者以其所賵[illegible]之物言之亦得今必釋筭顯其數者榮其多故也）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卒已也）（疏○釋曰言逆出則入時長在前出時長在後燭言滅不言出者以其燭已滅不得言燭出其人亦出可知）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疏注公史至俠輅○釋曰知公史是君之典禮書者以其言公史故知君史案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則讀侯史亦掌典禮

可知云成其得禮之正以終者以其死葬之以禮是死者得禮之終事故以君史讀而成之也知燭俠輅者上陳設葬奠云執燭俠輅北面故知也）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八人今文無以○仰五郎反）（疏注居柩至無以○釋曰自此盡杖乃行論柩車在道發行之事云執功布者謂執大功之布麤者也云以御柩執披者葬時乘車故有柩車前引柩者及在傍執披者皆御治之故云御柩執披也云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者道有低謂下阪時道有仰謂上阪時傾虧謂道之兩邊在車左右轍有高下云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者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知下阪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知上阪云左右者謂道傾虧高下則左右其布使知道之有傾虧也若東轍下則下其布向東西邊執披者持之西轍下則下其布向西東邊執披者持之若然鄭云使引者執披者知之者執披者知其左右引者知其上下也知士執披八人者案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是士執披者八人也）

主人袒乃行踊無筭（袒爲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疏注袒爲至之序○釋曰云乃行謂柩車行者經云乃行文承主人袒下嫌主人行故云乃行謂柩車行以行處據柩爲主柩車行主人行可知故擧柩車行也云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者上遷于祖時注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此從柩向壙之序一如遷于祖之序故如之也）出宮踊襲（哀次）（疏注哀次○釋曰云哀次者以經云出宮踊襲以出宮有此踊者止爲出宮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故主人至此感而哀此次是以有踊踊訖即襲襲訖而行也故檀弓云哀次亦如之注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是也）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邦門城門也贈送也）（疏注邦門至送也○釋曰云邦門者案檀弓云葬于北方北首二代之達禮也此邦門者國城北門也贈用玄纁束帛者即是至壙窆訖主人贈死者用玄纁束帛也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主

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去起呂反○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疏注柩車至柩車○釋曰此謂宰夫將致命主人乃去杖不哭由柩車前輅之左右者然在廟柩車南鄉左則在東此出國北門柩車鄉北左則在前輅之西也賓由右致命則在柩車之東矣經蓋云左右鄭必知據前輅左右者以柩車在廟門時賓在柩車右主人在柩車左故知此亦當前輅左右也云當時止柩車者下記云雖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注云不敢留神明此宰夫致命時柩車止也）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若親受之然復位反柩車後）（疏注升柩至車後○釋曰賓既致公贈命訖主人乃哭拜稽顙賓乃升車實幣于棺之蓋中者彼贈幣生死兩施故奠于左服此贈專爲死者故實于蓋中若親授之然云復位反柩車後者上在廟位在柩車東此行道故在柩車後也）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統於壙）（疏注統于壙○釋曰自此盡拜送

（論至壙陳器及下棺訖送賓之事云統于壙者對廟中南上此則北上故云統於壙也）

茵先入（當籍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疏（注當籍至茵焉○釋曰云當籍柩也者解茵先入之意以其茵入乃後屬引下棺於其上以須籍柩故茵先入云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者元士謂天子之士葬時先以輁軸由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中知元士葬用輁軸也者檀弓云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注云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也者以此言之天子諸侯殯葬皆用輴朝廟用輴可知大夫雖殯葬不用輴朝廟亦用輴以其士殯葬不用輁軸朝廟得用之明大夫朝廟得用輴故上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以其大夫朝廟得用輴故言之也諸侯之大夫有三命再命一命殯葬不得用輴天子之元士亦三命再命一命葬得用輁軸者春秋之義王人雖微猶在諸侯之上明天子之士尊謂之爲元元者善之長故得用輁軸不與諸侯大夫同也）

屬引（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古文屬爲燭○說土活反緘古咸反劉古陷反）疏（注於是至爲燭○釋曰云於是說載者謂柩車至壙解說去載與披及引之等除飾者解去帷荒池紐之等然後下棺云更屬引於緘耳者案喪大記云君窆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云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横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今齊人謂棺束爲緘以此而言則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束有前後於束末皆爲緘耳以紼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於横木之上以屬紼也）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俠羨道爲位）疏（注俠羨道爲位○釋曰主人袒者爲下棺變婦人不言北上亦如男子北上可知不哭者爲下棺宜靜云俠羨道爲位者羨道謂入壙道上無負土爲羨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土爲隧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請隧弗許是也）

乃窆主人哭踊無筭（窆下棺也今文窆爲封）疏（注窆下棺也○釋曰主人哭踊不言處還於壙東西面也云窆下棺者春秋謂之堋皆是下棺之名也）

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一制合之束十制五合）疏（注丈八至五合○釋曰云丈八尺曰制者朝貢禮及巡狩禮皆有此文以丈八尺爲制昏禮幣用二丈取成數凡禮幣皆用制者取以儉爲節聘禮云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此注云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者則每一端丈八尺二端爲一匹五匹合爲十制也）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拾其業反劉其據反後放此○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即位反位也）疏（注主婦至反位○釋曰卒謂贈卒更袒拜賓云反位者各反羨道東西位其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

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疏（注相問至中焉○釋曰鄭知賓是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此舉中者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注云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問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以此而言此經既葬而退是相問遺之賓舉中以見上下五者去即皆拜送可知）

藏器於旁加見（見賢遍反○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周人牆置翣）疏（注器用至置翣○釋曰云器用器役器也者用器即上弓矢耒耜之等役器即上甲冑干笮之屬此器中亦有燕器不言者省文知有用器役器者以下別云苞筲之等則所藏者是此器也云見棺飾也者飾則帷荒以其與棺爲飾是以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此柩入壙還以帷荒加於柩故鄭注云及壙中也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者以其雖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柩不復見也云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者以用器役器近身陳之是不自逸也引檀弓者見帷荒在柩外周人名爲牆若牆屋然其外又置翣爲飾也）

藏苞筲於旁（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椁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柷尺六反）疏（注於旁至

（客甒○釋曰云於旁者在見外也者以其加見乃云藏笣筲故知見外也云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者以其陳器之法後陳者先用先用甕甒後用笣筲笣筲藏明甕甒先藏可知故云相次可知云四者兩兩而居者謂笣筲居一旁甕甒居一旁故云兩兩而居也云喪大記者欲見椁內棺外所容寬狹得容器物之意也）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宜次也）疏（注宜次也○釋曰云宜次也者宜謂折上陳之美面鄉上今用即美面鄉下抗席又覆之又折宜承席席宜承木皆是其宜也次者木則先陳後用席則後陳先用是其次也）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疏（注謝其勤勞○釋曰案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注云非鄉人則少長皆反以此而言於時主人未反哭鄉人並在故今至實土三徧主人拜謝之謝其勤勞勤勞者謂在道助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土也）即位踊襲如初（哀親之在斯）疏（注哀親之在斯○釋曰謂既拜鄉人乃於羨道東即位踊無算如初也云哀親之在斯者以親之在斯故哀號甚踊無算）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疏（注西階至神位○釋曰自此盡門外拜稽顙論主人反哭賓弔之事反哭者拜鄉人說反還家哭於廟入升自西階東面哭云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者案檀弓云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注云親所行禮之處是也云反哭者於其祖廟者謂下士祖禰共廟故下經賓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于殯宮適士二廟者自殯宮先朝禰後朝祖今反哭則先于祖後于禰遂適殯宮也案春秋僖八年經書用致夫人左氏云凡夫人不殯於廟者春秋之世多行殷法不與禮合也云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者以特牲少牢主人行事升降皆由阼階今不於阼階故決之以西方神位知者特牲少牢皆布席於奧殯又在階是西方神位主人非行事直哭而已故就神位）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辟主人也）疏（注辟主人也○釋曰反哭之禮主人男子等先入主婦婦人等後入故婦人入丈夫升位者皆踊婦人不升西階者由主人在西階故以鄭云辟主人）主婦

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更音庚）疏（注入于至更也○釋曰案檀弓云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鄭注云親所饋食之處哭也但士人既在西階親所行禮之處以婦人無外事故於饋食之處哭也云出即位堂上西面也者自小斂奉尸侇于堂已後主婦等位皆在阼階上西面是以知出即位者阼階上西面也云拾更也者凡成踊而拾皆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故云更也）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弔者衆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于位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古文無曰字）疏（注賓弔至曰字○釋曰知賓弔是衆賓之長者以其弔賓皆在堂下今升堂釋詞故知賓中爲首者賓之長也云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者亦檀弓文引之證周人反哭而弔哀之甚也云弔者北面者以經云賓弔者升自西階即云曰如之何不見弔者改面之文明升堂北面可知云主人拜于位者拜于西階上東面位知者以其上經云主人升自西階東面故知仍東面位也云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者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於賓東主人位特牲少牢助祭之賓主人皆拜送于西階東面故於東面不移以其亦主人位故也）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釋曰此於雜記五賓當相見之賓故鄭上注云舉中焉明五賓皆依節而弔也）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疏（注啓位至即位○釋曰案士喪禮朝夕哭位云婦人即位于堂南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啓殯時云主人位如初又云主人入即位則出如啓位婦人亦即位于堂東面主人即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直東序西面即中庭位也）兄弟出主人拜送（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疏（注兄弟至以歸○釋曰丈夫婦人在殯宮拾踊既訖兄弟入門者出主人拜而送之知兄弟小功以下也者此兄弟等始死之時皆來臨殯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葬開殯而來喪所至此反哭亦各歸其家至虞卒哭祭還來預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云異門

（大功亦可以歸者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爲異門則恩輕故可歸也）衆主人出門哭止
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次倚廬也）疏（注次倚廬也○釋曰云衆主人
出門者則主人拜送兄弟因在門外云闔門者鬼神尚幽闇云次倚廬也者以未虞以前仍依於初東壁
下倚木爲廬齊衰居堊室大功張帷喪服傳云既虞柱楣翦屛此直云倚廬據主人斬衰者而言）猶
朝夕哭不奠（是日也以虞易奠）疏（注是日至易奠○釋曰自啓殯以來常奠今反哭至
殯宮猶朝夕哭如前不奠耳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故不奠也）三虞（虞喪
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疏（
注虞喪至日離○釋曰云虞喪祭名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皆檀弓文案彼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又
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喪祭則三虞也云虞安也者主人孝子葬之時送形而往迎魂而
返恐魂神不安故設三虞以安之云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者案檀弓云延陵季子葬其長子於嬴

博之間既窆左袒右還其封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實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
之之事言此者欲見迎魂而反以虞祭安之是以鄭云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云朝葬日中而虞即
檀弓所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又下士虞記亦云日中而行事是也）卒哭（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
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疏（注哭卒至而已○釋曰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者三
虞者再虞用柔日後虞改用剛日又隔柔日卒哭用剛日故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也云始朝夕之間哀
至則哭至此祭止也者始死主人哭不絕聲小斂之後以親代哭無不絕聲至殯後主人在廬廬中思憶
則哭又有朝夕於阼階下哭至此爲卒哭祭惟有朝夕哭而已言其哀殺也然則喪有三無時哭者始死
至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卒哭祭後惟有朝夕哭爲有時至練祭之後又止朝
夕哭唯有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一哭通前爲三無時之哭也是以檀弓云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是
據練後哭無時也）明日以其班祔（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

而屬）疏（注班次至屬之○釋曰云班次也者謂昭穆之次第云祔卒哭之明日祭名者以卒哭用
剛日祔用柔日是以下士虞記云卒哭祭即云明日以其班祔故云卒哭之明日祭名云祔猶屬也祭昭
穆之次而屬之者以其孫祔於祖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於祖而就祖而祭之也）記疏（釋曰
凡記者皆是經不具記之使充經文理備足也）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首手又反墉音庸○將有疾乃寢於適室今文處爲居于爲於）疏（注將有至爲於○釋曰云將有疾乃
寢於適室者以士喪篇首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適室一也故互見其文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
疾乃寢卧于適室故變室爲寢也云東首者鄉生氣之所云墉下者牆謂之墉喪大記謂之北墉下此在
北墉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士喪禮論其死事故不云疾此記人記其不備凡人死皆
因疾故記其疾之所在也）有疾疾者齊（齊側皆反本又作齊○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
其室）疏（注正情至其室○釋曰云有疾者既有疾當齊戒正情性故也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者案

鄉黨孔子齊居必遷坐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皆在適寢但散齊得鄉外故云於外耳是其齊居
適寢也）養者皆齊（養于亮反○憂也）疏（注憂也○釋曰案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
行不翔笑不至矧怒不至詈不飲酒食肉疾止復故男女養疾皆齊戒正情性也）徹琴瑟（去樂
○去起呂反）疏（注去樂○釋曰君子無大故琴瑟不離其側今以父母有疾憂不在于樂故去之案
喪大記云疾病內外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注云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
琴瑟者不命之士亦謂子男之士不命者也）疾病外內皆埽（埽素倒反○爲有賓客來
問也疾甚曰病）疏（注爲有至曰病○釋曰云疾甚曰病者則外內皆埽爲賓客來問疾自潔清也）徹
褻衣加新衣（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注故衣至惡之○釋曰此文承疾病者及養病
者則徹褻衣據死者而言則生者亦去故衣服新衣矣徹褻衣謂故玄端已有垢汙故爲人穢惡是以徹
去之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

（[illegible]服者明其終於正也互者褻衣是玄端新衣是[illegible]言新則褻衣是故玄端言褻朝服是深不褻矣各[illegible]一邊而言明皆有兼也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illegible]服者案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養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即朝服故知臨死所著新衣則朝服也故鄭云終於正也）御者四人皆作持體（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疏注為不至之人○釋曰案喪大記云體一人注云為其不能自伸屈也若然四體各一人亦為不能自轉側詩云輾轉反側據身云不能自屈伸據手足二文相兼乃具云御者今時侍從之人者士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人終於其手也）近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屬纊以俟絕氣（屬音燭纊音曠○為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疏注為其至新絮○釋曰喪大記云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亦[illegible]注相兼乃具云纊新絮即新綿禹貢豫州貢纖纊明纊新綿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

（備褻疏注備褻○釋曰案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為其相褻若然疾時使御者持體并死于其手故喪大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僖公三十三年冬公薨于小寢左氏傳曰即安也注云小寢夫人寢也禮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今僖公薨于小寢幾其近女室是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備褻也）乃行禱于伍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疏注盡孝至曰行○釋曰云盡孝子之情者死期已至必不可求生但盡孝子之情故乃行禱五祀望祐助病者使之不死也云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者祭法文今博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衆其言五祀則與諸侯五祀同則祭法云諸侯二祀是也）乃卒（卒終也疏注卒終也○釋曰自此盡遷尸論上篇始死遷尸於南牖之事曲禮與爾雅皆云大夫曰卒士不祿今士不言不祿而云卒者義取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故變云卒終也美言之使與大夫同稱也）主人啼兄弟哭（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疏注哀有至易之○釋曰云哀有甚有否者嗁即泣也檀弓云高

柴泣血三年注云言泣無聲如血出則啼是哀之甚發聲則氣竭而息之聲不委曲若往而不反對齊衰以下直哭無啼是其否也知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注云雞斯當為笄纚上衽深衣之裳前是其親始死雞纚服深衣也引檀弓者證服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第側几反衽而甚反又而鴆反○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事相變衽臥席古文第為茨疏注病卒至為茨○釋曰直云士死于適室幠用斂衾不云此第之事故記人言之也云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是其始死亦因在地無牀復而不蘇乃設牀於南牖下有枕席是病卒之間廢牀於是設之云事相變者謂疾病時去牀既死設牀是生死事相變也云衽臥席者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云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是衽為臥席昏禮注云衽臥席也）遷尸（徙於牖下也於是幠用斂衾疏注徙於至斂衾○釋曰云徙於牖下者即上文牀第當牖者也於是幠用斂衾者釋士喪禮幠用斂衾之時節也）

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朝直遙反要一遙反○衣朝服服未可以變○衣於既反○疏注衣朝至以變○釋曰云招而左者以左手執領還以左手以領招之以左者招魂所以求生左陽陽主生故用左也復者士之有司著[illegible]服左執領謂爵弁服也云衣朝服[illegible]未可以變者謂始死未可以變之服凶服以其復所以求生故也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彼言小臣據君則上下尊卑復者皆朝服也）楔貌如軛上兩末（軛於革反○事便也今文軛作厄疏注事便至作厄○釋曰云如軛者軛謂如馬鞅軛馬領亦上兩末今以屈處入口取出時易故鄭云事便也此用柶異於古時辦用也）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校劉胡飽反一音苦交反○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古文校為枝○辟必亦反疏注校脛至為枝○釋曰云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者古者几兩頭各施兩足今則夾以竪用之尸南首足鄉北故以几腳鄉南以夾足恐几敧側故使生存侍御者一人坐持夾之使足不辟戾可以著）

（褻也）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腢古口反劉五候反○腢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卒七忽反）疏（注腢肩至新酒○釋曰即就也謂就尸牀而設之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此即檀弓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云用吉器器未變也者謂未忍異於生故未變至小斂奠則變甒豆之等爲變矣云或卒無醴用新酒者釋經若醴若酒科有其不得並有之事以其始死卒未有醴則用新酒若然醴酒俱有容有醴則用之下更用酒以其始死不備故也若小斂以後則醴酒具設甒二醴酒是也）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長丁丈反○赴走告也今文赴作訃）疏（注赴走至作訃○釋曰云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士名下某是母妻長子假令長子則云長子某甲母妻則婦人不以名行直云母與妻也云赴走告也者言赴取急疾之意故云赴走告也云今文赴作訃者雜記作訃者義取以言語相通亦一塗也）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

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別彼列反）疏（注別尊[illegible]也○釋曰云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者若無命夫命婦則皆立可知此士喪禮故鄭云別尊卑也尊謂命夫命婦案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以外皆立若大夫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以外皆立也士之喪主人父兄主婦姑姊妹皆坐鄭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命夫命婦之外立而不坐者此謂有命夫命婦來兄弟爲士者則立若無命夫命婦則同宗皆坐也）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不二主）疏（注不二主○釋曰經直云主人雖君命出不言衆主人故記人辨之云衆主人不出在尸東耳云不二主者曾子問云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爲非禮不云不二孤而云不二主者彼廟主與喪孤相對此孤不對廟主孤亦是喪主故以主言之也）襚者委衣于牀不坐（牀高由便）疏（注牀高由便○釋曰云牀高由便者曲禮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此委衣於牀者不坐委之以牀高亦如授立不坐之義云由便也）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始死時也）疏（注始

死時也○釋曰云始死時者謂未小斂之前尸在中戶西故北面致命若小斂之後奉尸夷於堂則中庭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淅西歷反差七何反又初佳反劉藏何反盛音成○差擇之）疏（注差擇之○釋曰經直云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不言夏與盛之故記人言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笫（抗古浪反劉音剛襢之善反抗衾爲其裸裎蔽之也襢袒也○笫簀去席盝水便盝音祿）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鬠古外反○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疏（注內御至冠也○釋曰云內御女御也者以婦人稱內故以女御爲內御婦人不死男子之手故知內御女御也周禮九嬪注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亦曰女御與此別也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者喪服小記云男子冠婦人笄士喪禮男子免不冠此婦人不笄與男子不冠同故云猶丈夫不冠也）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若今之褌幓○褌音昆幓音衫）疏（注中帶至褌幓○釋曰經直云設明衣不辨男子與婦人故此記人云設明衣者男子其婦人

則設中帶鄭云中帶若今褌幓者鄭舉目驗而言但男子明衣之狀鄭不明言亦當與中帶相就有不同之處故別雖名中帶亦號明衣取其圭潔也）卒洗貝反于笲實貝柱右顱左顱（笲音煩柱丁主反顱丁千反○象齒堅）疏（注象齒堅○釋曰經直云實貝於尸左右及中不言遠近故記人辨之云右顱左顱謂牙兩畔最長者象生時齒堅也）夏祝徹餘飯（徹去鬻）疏（釋曰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瑱塞耳（瑱他殿反○塞充窒）疏（釋曰經直云瑱用白纊用掩之不云塞耳恐同主人縣于耳旁故記人言之也）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掘其勿反又其月反○南順統於堂輪從也今文輪爲軨）疏（釋曰經直云甸人掘坎于階間不辨大小故記人明之）堊用塊（塊堛也古文堊爲役）疏（注塊堛也○釋曰云塊堛者爾雅釋言文孫氏云堛土塊也）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疏（注幕布至

深也○釋曰云明衣裳用幕布則衣裳同用幕布云袂屬幅長下膝者惟據衣而言以其下別云裳故也云幕布帷幕之布者周禮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鄭云帷幕皆以布為之幄帟皆以繒為之以其帷幕所以張之於外恐不相勝舉故須用布鄭亦取此文用幕布為義也故此云帷幕之布云升數未聞者以其不云䟽布直云幕布故云未聞也云屬幅不削幅者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為二寸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繚使相著還一袂二尺二寸云長下膝者謂為此衣長至膝下云又有裳於蔽下體深者凡為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言深下故云於蔽下體深也蔽下體解此經衣至膝下也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辟必亦反劉又薄歷反轂苦角反又戶角反○不辟積也轂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疏注不辟至被土○釋曰云不辟積也者以其凡男子裳不連衣故皆前三幅後四幅辟積其要間示文今此亦前三後四不辟積者以其一幅不動又假上衣下見也云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者他服謂深衣等深衣云短毋見膚注云衣取蔽形又云長毋被土

注云為汙辱是也此裳及轂至是跗亦是不被土故引為證也

縓綼緆縓七絹反又倉亂反綼毗支反劉音畢緆他計反劉羊鼓反○一染謂之縓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疏注一染至曰緆○釋曰云一染謂之縓者爾雅云謂一入赤汁染之即漢時紅故舉以為況也云飾裳在幅曰綼者案深衣云純袂純邊注云純謂緣之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此在幅亦衣裳之側緣注如彼也

緇純純諸允反劉之門反○七入為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緅象天地也

設握裹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握如字劉烏豆反中如字劉丁仲反掔烏亂反○掔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疏注掔掌至結之○釋曰手無決者以其經巳云設握麗于掔與決連結據右手有決者不言左手無決者故記之云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者案上文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今云裹親膚據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於掌後節中

甸人築坅坎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疏注築實至一坅○釋曰經直云甸人掘坎不云還役甸人隸故記人明之還使甸人築之也

隸人涅廁涅乃[illegible]反塞也○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illegible]塞也為人復往褻之又亦鬼神不用○復扶又反疏注隸人至不用○釋曰知隸人罪人者案周[illegible]司隸職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者則中國罪人對夷隸蠻隸貉隸之等是征四夷所得也故鄭舉漢法今之徒役作者也云為人復往褻之又亦鬼神不用者若然古者非直不共偪浴亦不共廁故得云死者不用也

既襲宵為燎于中庭宵夜疏釋曰士之喪死日而襲經不云中庭設燎故記明之也

厥明滅燎陳衣記節疏注記節○釋曰云記節者為小斂陳衣當襲之明旦滅燎之時故記節正經不云故記人以明之也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凡凡小斂大斂也倫比也今文無紟古文倫為輪疏注凡凡至為輪○釋曰言凡非一之言以其惟小斂至大斂有絞大斂又有紟故知凡中有大

小斂也言類如朝服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是也

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棜於慮反齊如字劉才計反坫丁念反勺上灼反○棜今之轝也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古文角觶為角柶疏注棜今至角柶○釋曰自此盡出室論陳大小斂奠記經不備之事云角觶四木柶一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者以其大小斂之奠皆有醴酒醴一觶又用一柶酒用一觶計醴酒但用二觶一柶矣而觶有四柶有二者朝夕酒醴以器別設不同器朝夕二奠各饌其器也云籩豆二以併則是大斂饌者以其小斂一豆一籩大斂乃有二豆二籩故知二謂大斂饌云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者鄭意大斂饌不在大斂節內陳之而在小斂節陳之者以其陳此籩豆之外皆與小斂同故就小斂節內陳之取省文之義也云同

（陳者謂多少同陳不謂大斂饌陳之亦有小斂節內也）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籩豆偶而爲具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疏（注籩豆至不巾○釋曰云實具設皆巾之者謂於東堂實之於奠設之二處皆巾故云皆巾之云籩豆偶而爲具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者此鄭指解大斂之實饌於堂東之時巾之加飾對小斂之實於堂東不巾不加飾云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者以其云籩豆具擧大斂奠二豆二籩實與奠二處皆巾明小斂奠一豆一籩堂東饌時不巾若然小斂奠設于牀東巾之爲在堂經久設塵埃加故雖一豆一籩亦巾之即曲禮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以其有牲肉故也）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枋彼病反錯七故反○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疏（注時朝至逮日○釋曰言此者記人恐饌時已酌於觶故記云俟時而酌也引檀弓者謂時是朝夕之時必朝奠待日出夕奠須日未沒者欲得父母之神隨陽而來故也）小斂辟奠不出室（辟婢亦反劉芳益反注辟襲奠同○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于序西南畢事而去之○遠于萬反辟音避）疏（注未忍至去之○釋曰云未忍神遠之也者釋奠不出室之義始死猶生事之不忍即爲鬼神事之故奠不出室云辟襲奠以辟斂者以經云小斂辟奠故知辟襲奠只爲辟斂也云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者又解襲奠不出室若將大斂則辟小斂奠於序西南此將小斂辟奠於室至此既小斂則亦不出於室設于序西南故言不出室若然奠不出室而既斂而言者也云事畢而去之者斂事畢奉尸夷于堂乃去之而設小斂奠于尸東）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疏（注其哀未可節也○釋曰自死至此爲節賓主拾踊有三者三有踊節而云無踊節者除三者三之外其間踊皆無節即上文踊無筭是也云其哀未可節也亦謂三者三之外無踊節而言也）既馮尸主人袒髺髮絞帶衆主人布帶（髺音括○衆主人齊衰以下）疏（注衆主至以下○釋曰小斂于戶內訖主人袒髺髮散帶垂絰不云絞帶及齊衰以下布帶事故記者言之案喪服苴絰之外又有絞帶鄭注云要

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齊衰無等皆是布帶也知衆主人非衆子者以其衆子皆斬衰絞帶故知衆主人齊衰以下至緦麻首皆免也）大斂于阼（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疏（注未忍至賓之○釋曰經大斂時直云布席如初不言其處故記云大斂于阼阼是主人位故鄭云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云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者喪事所以即遠斂訖即奉尸斂于棺賓客之故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則猶賓之是也）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視斂）疏（注視斂○釋曰知視斂者以其文承大斂下故知大夫升爲視斂也）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中庭西面位）疏（注中庭西面位○釋曰知大夫位在中庭西面者上篇朝夕哭云主人入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其南卿大夫與主人同西面向殯故知大夫位在中庭西面也）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巾奠而室事已）疏（注巾奠而室事已○釋曰上篇大斂奠時直云乃奠燭升自阼階無執燭降由主人之北東也云巾奠而室事已者既巾訖是室事已故執燭者出也）既殯主人說髦（說土活反劉特悅反髦音毛○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鬌丁果反又徒禍反）疏（注既殯至未聞○釋曰自此盡乘車論孝子衣服斂食乘車等之事云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者案上篇云主人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拜大夫後至者北面視肂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云復位者從西階下復阼階下位也凡說髦尊卑同皆三日知者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乃斂卒斂主人馮之主人袒說髦髺髮以麻注云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是尊卑同三日也必三日說髦者案禮記問喪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以髦是子事父母之飾父母既不生故去之云今文說皆作稅者此及下經不說絰帶二字皆作稅凡釋今古之文皆在注後此在注中者以其釋經義盡

者於注未言之以文更有義者釋今古字說乃更況說即此注已解今古字說更釋髦義是也云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者內則文彼注云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引之者證髦象幼時鬌之義故云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少之心是以舜年五十不失孺子之心者也云髦之形象未聞者案詩云髧彼兩髦鄭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以其云髧髧者垂之貌又云兩髦故以髮至眉解之其狀則未聞

三日絞垂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散悉但反疏注成服至垂者○釋曰以經小斂日要經大功以上散帶垂不言成服之時絞之故記人言之云成服日者士禮生與來日則除死三日則經云三日成服此云三日絞垂之日也小功緦麻初而絞之不待三日也

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縪音必劉又扶結反屬音燭厭一涉反○縪謂縫着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著直畧反疏注縪謂至伏也○釋曰云冠六升者據斬衰者而言齊衰以下冠衰各有差降云縪謂縫著於武者古者冠吉凶皆冠武別材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於武若吉冠則從武上鄉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若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縪故云外之者外其餘也云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者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以一繩從前額上以兩頭鄉項後交通至耳各綴之於武使鄉下纓結之云屬之冠者先爲纓武訖乃後以冠屬著武故云屬也云厭伏也者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冠在武下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但此文上下據斬衰而言也

衰三升衣與裳也疏注衣與裳也○釋曰經直云衰鄭兼言裳者以其衰裳升數同故經舉衰而適裳但首對身首爲尊故冠六升衰三升裳同三升也是以吉時朝一服十[illegible]而[illegible]升之至於麻冕鄭亦爲二十升布與服一[illegible]

屨外[illegible]納收餘也疏注納收余也○釋曰案喪服斬衰而言此菅屨也云外者納謂收余末鄉以爲之取麤惡不事飾故也

杖下本竹桐一也順其性也疏注順其性也○釋曰案喪服爲父斬衰以苴杖竹爲母斬衰以削杖桐杖桐竹皆下本謂根本鄭云順其性者謂下其根本順木之性但爲父杖竹者義取父者子之天竹性自然圓象天父子自然至孝爲母杖桐者義取桐者同也同之於父言至孝同之於父故喪服服於父非自然之意也

居倚廬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注倚木至北戶○釋曰知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者案喪服傳云居倚廬既虞翦屏既練舍外寢鄭彼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塈所謂堊室鄭以子夏傳以既練堊室而言外外爲中門外則初死居倚廬倚廬亦知中門外可知也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明廬在中門外亦東方鄉殯是以主人及兄弟鄉大夫外位皆西面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頭至北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

寢苫枕塊苫失占反枕之鴆反○苫編藁塊堛也疏注苫編藁塊堛也○釋曰孝子寢臥之時寢於苫以塊枕頭必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枕塊者哀親之在土云苫編藁者案爾雅白蓋謂之苫郭云白茅苫也與此不同者彼取潔白之義此不取潔白故鄭因時人用藁爲苫而言編藁云塊堛也者亦爾雅文

不說經帶哀戚不在於安疏注哀戚不在於安○釋曰云不說經帶者冠衰自然不說以其經帶在冠衰之上故舉經帶而言也

哭晝夜無時哀至則哭非必朝夕疏注哀至至朝夕○釋曰此謂殯後在廬中除朝夕入哭於廬中思憶則哭無時節故鄭云哀至則哭非必朝夕也

非喪事不言不忘所以爲親疏注不忘所以爲親○釋曰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大夫士是臣降於君言而事行若然此士禮亦言而行故於喪非喪事不言也孝經云言不文亦據大夫士也云不忘所以爲親者則喪事也是以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事而言亦兼此也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歠昌悅反粥之六反劉音育溢音逸劉音實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疏注不在至曰蓏○釋曰云不在於飽者案周禮廩人云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三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一食

[illegible]二升有餘是不在於飽又案檀弓云必有草[illegible]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彼薑桂爲滋味此[illegible]以[illegible]爲滋味則薑桂之外菜果亦爲滋味也云鬻[illegible]案爾雅饘糜謂鬻之稀者故鄭舉其類謂性不樂[illegible]粥者案亦一溢米同也云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然則十二斤爲一斗取十二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爲十六兩二斤爲三十二兩取二十兩十升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爲十九兩餘二兩兩二十四銖二兩爲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銖爲十絫十升升得八絫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絫於二十兩仍小十九銖二絫則別取一升破爲十九兩四銖八絫分十兩兩二十四銖則爲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爲二十四銖則爲二百二十六銖并四銖八絫添前得四百六十銖八絫總分爲二十四分且取二百四十銖分得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絫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餘有四銖八絫四銖銖爲十絫總爲四十銖通八絫二十四分得二絫是一升爲二十四分分得十九銖二絫將十九銖添前四

銖爲二十三銖將二絫添前八絫則爲十絫爲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爲二十四銖爲一兩以一兩添十九兩總二十兩曰溢云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者案周禮九職云二曰園圃毓草木鄭云樹果蓏曰圃案食貨志臣瓚以爲在地曰蓏在樹曰果張晏又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則此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用臣瓚之義在木曰果栗之屬在地曰蓏瓜瓠之屬**主人乘惡車**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疏注拜君至作堊○釋曰云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者以其主人在喪恒居廬哭泣非有此事則不出義然也引雜記者證喪事上下同無別義以其貴賤雖異於親一也故孝經五孝不同及其喪親雖有一章而已亦斯義也云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者案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發首云木車蒲蔽是王始喪所乘木車無飾與此惡車同故引之見尊卑同也**白狗幦**幦亡狄反覆笭也○未成豪狗幦覆笭也以狗皮爲之取其臑也白於喪飾宜古文幦爲冪○笭力丁反劉音煩本或作[illegible]臑乃管反疏注未成至爲冪○釋曰案玉藻云士齊車鹿幦此車無飾故用白狗幦以覆笭云未成豪狗者爾雅釋畜文也**蒲蔽**蔽藩疏注蔽藩○釋曰藩謂車兩邊禦風爲藩蔽以蒲草亦無飾也**御以蒲菆**菆側留反劉作侯反○不在於驅馳蒲菆牡蒲莖也古文菆作騶疏注不在至作騶○釋曰御謂御車者士乘惡車之時御車用蒲菆以策馬喪中示不在於驅馳云蒲菆牡蒲莖者案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廚武子之房杜注云菆好箭又云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注云蒲楊柳可以爲箭以此而言蒲非直得策馬亦爲矢榦也**犬服**笭間兵服以犬皮爲之取堅也亦白疏注笭間至亦白○釋曰云笭間兵服者凡兵器宜之於車上笭間喪家乘車亦有兵器自衞以白犬皮爲服故云以犬皮爲之取其堅故也幦亦白者幦用白犬皮明此亦用白犬皮也**木錧**錧音管○取少聲今文錧爲鎋疏注取少至爲鎋○釋曰其車錧常用金喪用木是取少聲也**約綏約轡**約繩綏所以引升車疏注約繩至升車○釋曰知約是繩者案哀十一

年左傳云人尋約吳髮短杜注云約繩也故知此約亦謂繩也平常吉時綏轡用索爲之今喪中取其無飾故皆用繩爲之也**木鑣**鑣彼苗反○亦取少聲古文鑣爲苞疏注亦取至爲苞○釋曰平常用馬鑣以金爲之今用木故知亦取少聲也**馬不齊髦**齊如字又子淺反○齊翦也今文髦爲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與○繅音早駹步江反與音餘疏注齊翦至車與○釋曰此注解文下於末者亦以釋不齊髦記別記釋車義故也云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與案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死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繅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既禫所乘案此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繅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緦麻乘漆車與既禫同主人至卒哭已後哀殺故齊衰以下節級約與主人同故鄭爲此義也若然士尋常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之今既禫亦與王以下乘漆車者禮窮則同故也**主婦之車亦如之䟽布裧**裧尺占反○裧者車裳幃於蓋弓垂之疏注裧者至垂之

（○釋曰疏布裧在亦如之之下見不與男子同云裧者車裳帷者案衛詩云漸車帷裳注云帷裳童容又案巾車后之翟車有容蓋容則童容也若然則彼與帷裳及容一也故注者互相曉也云於蓋弓垂之者案巾車云皆有容蓋容蓋相將其蓋有弓明於蓋弓垂之也）貳車白狗攝服（貳副也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緣悅絹反差勑賣反）疏（注貳副至差飾○釋曰依正禮大夫以上有貳車士卑無貳車但以在喪可有副貳之車非常法則有服服又加白狗皮緣之謂攝服云狗皮緣服差飾者兵對主人服無緣此則有緣是差也）其他皆如乘車（如所乘惡車）疏（注如所乘惡車○釋曰云其他者唯白狗攝服爲異其他爲惡車白狗幦以下齊髦以上皆同主人惡車也）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卻之示未用）疏（注童子至未用○釋曰此盡下室論饋奠埽絜之事案曲禮埽地者箕帚俱執此直執帚不執箕者下文埽室聚諸窔故不用箕也云童子隸子弟者案桓二年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注云士卑自其子

弟爲僕隸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知有內豎及寺人者士雖無臣亦有內外之言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也云示未用者用之則用右手也）從徹者而入（童子不專禮事）疏（注童子不專禮事○釋曰案論語憲問云童子將命先生並行注引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皆不專以禮事故從徹者而入也）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比必二反注同窔一弔反又音杳見爾雅鬣音獵又以接反○比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窔○先悉見反）疏（注比猶至之窔○釋曰案上文童子從徹者入及此經則從執燭者在後以其入則燭在先徹者在後出則徹者在先執燭者在後童子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所從不同也云室中東南隅謂之窔者爾雅釋宮文）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

○供九用反先悉禮反本作淬七對反）疏（注燕養至其頃○釋曰云燕養者謂在燕之中生時所有供養之事則饋羞湯沐之饌是也如他日者今死不忍異於生平之日也云饋朝夕食也者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言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知羞四時之珍異者聘禮有禽羞俶獻聘義云時賜鄭云時賜四時珍異故知此羞亦四時珍異也引內則者證經進湯沐亦依內則之日數知下室日設之者言其燕養在燕寢又下經云朔月不饋食於下室明非朔月在下室設之也以其燕養在燕寢中設之可知云進徹之時如其頃一如其平生子進食於父母故雖死象生時若一時之頃也）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朝直遙反）疏（注以其至朝事○釋曰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者大小斂奠朝夕奠等皆無黍稷故上篇朔月有黍稷鄭注云於是始有黍稷唯有下室若生有黍稷今此殷奠大奠也自有黍稷故不復饋食於下室也若然大夫以上又有月半奠有黍

稷亦不饋食於下室可知云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既爲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案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也）筮宅冢人物土（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相悉亮反）疏（注物猶至營之○釋曰自此盡不哭論筮宅卜日之事正經筮宅之事不物土故記人言之云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者凡葬皆先相乃筮之筮吉掘坎今直云營之不言筮宅者營之中兼筮故經云筮宅冢人物土是使冢人物土乃筮者也）卜曰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事畢）疏（注事畢○釋曰正經直云闔東扉主婦哭不云主婦升堂哭者皆止之事故記明之云卜曰吉宗人告從于主婦主婦哭時堂上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堂上婦人皆止不哭）啓之昕外內不哭（昕音欣○將有事爲其讙囂既啓命哭古文啓爲開）疏（注將有至爲開○釋曰自上皆記士喪上篇事自此以下皆記此篇葬首將啓殯唯言婦人不哭不云男子故

（記以明之云內外男女不哭止讙囂故也）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古文輁或作拱疏注明階至作拱○釋曰其夷牀在祖廟輁軸在殯宮以其西階東是同故併言之鄭注云明階間者位近西也者以經直云階間恐正當兩階之間故記人明之是以鄭云明階間者位近西以其柩當殯奠位之處故夷牀在西還當牖輁軸以候載柩故近西皆在西階東云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者以其先朝禰故至禰廟一移柩升堂明旦乃移於輁軸上載以朝祖朝廟時下柩訖明日用蜃車輁軸不復更用不饌之故云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疏注祖尊至共廟○釋曰自此盡主人踊如初論上士二廟先朝祖奠設及位次之事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廟者以先朝禰後朝祖故先於禰廟饌至朝設之故也云如小斂奠者則亦門外特豚一鼎東上兩甒醴酒一豆一籩之等也云祖尊禰卑也者欲見上文朝祖時如大斂奠此朝禰如小斂奠多少不同之意也云士事祖禰者總上士及中下之士而言云上士異廟據此經而言下士共廟據經而言中士亦共廟而惟言下士者畧之其實中士亦共廟故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中下之士是也）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疏注重不至便也○釋曰此是上士二廟先朝禰之事雖言正柩于兩楹間奠位在戶牖之間則此於兩楹間稍近西乃得當奠位亦如輁軸饌于階間而近西然也云衆主人東即位者柩未升之時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升主人已下乃即阼階下西面位云婦人從升不云主婦者以其婦人皆升堂總言之云主人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

婦人踊也云門西東面待之便也者以其祖廟在東柩入禰廟明旦出門東鄉朝祖時其重於柩車先東鄉祖廟便也若先在門東西面及柩入乃迴鄉東則不便故云東面待之便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照正柩者先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先先柩上如字下西見反後後柩上如字下戶豆反疏注照正至於此○釋曰此燭不是殯宮中照開殯者在道時一在柩後今又一升堂一在堂下故鄭云先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者上適祖時直有朝廟在道柩前後之燭至廟直云質明滅燭不見燭之升堂不升堂此文見至廟燭升與不升不見在道燭故云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以其皆有在道及至廟燭升與不升至事也）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不薦車不從此行疏注如其至此行○釋曰云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者案上經云朝祖時既正柩設從奠訖主人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故此記所云如之也云不薦車不從此行者案上祖禰共廟者朝廟日即薦車此二廟明日於祖廟薦車馬以其從祖廟行故薦今此禰廟不從此行故不薦也）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爲後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今文無從疏注此謂至無從○釋曰自此盡不煎論至祖廟陳設既贈之事云此謂朝禰明日者以其下文朝祖之時序從如初中有燭者同日則朝祖之時已自明矣何須更有燭也以此言之則此朝祖與朝禰別日可知故鄭云舉奠適祖之序也云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爲後者此禰奠與小斂奠同小斂奠時云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此經亦祝及執事舉奠明此亦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云巾席爲後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者上正經朝祖時正柩于兩楹間訖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巾之以經直云巾之無祝受巾知祝受巾巾之者以上篇設小斂奠訖

祝受巾巾之此與小斂奠同明設奠訖祝受巾巾之可知云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者主人常在喪位不出唯君命乃出迎及送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以其此二篇薦者啓日朝禰又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日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亦同日主人主婦變服亦同以其小斂主人散帶主婦髽自啓至葬主人主婦亦同於未殯也云序從主人以下者案上注云主人與男子居右婦人居左以服與昭穆爲位是也

薦乘車鹿淺𤢔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乘繩證反後皆同靾息列反旜之然反縣音玄下注同○）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𤢔覆笭玉藻曰士齊車鹿𤢔豹犆干楯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旜旌旗之屬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古文靾爲殺旜爲膳○𤢔毛戶嫁反齊側皆反犆音直韇居艮反劉本作纁音獲（疏）○注士乘至爲善○釋曰此幷下車二乘謂葬之魂車云士乘棧車者巾車之文云𤢔覆笭者謂車前式覆者笭子以鹿夏皮淺毛者爲𤢔以覆式是以詩韓奕云鞹鞃淺幭傳云鞹革也鞃式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引玉藻者彼注云犆謂緣也士之齊車與朝車同引之欲正此鹿𤢔亦以豹皮爲緣飾云旜旌旗之屬云云者案司常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此士而用旜故云亦攝云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者案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鄉黨孔子云素衣麑裘亦是視朔之服君臣同服是以此士亦載皮弁視朔之服也云貝勒貝飾勒者貝水物故以貝飾勒云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者以其干與戈戟兵器及箙與弓矢皆相須乃用今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死者不用故闕之也

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有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疏）注道車至素裳○釋曰知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者但士乘棧車更無別車而上云乘車下云稾車此云道車雖有一車所用各異故有乘車道車稾車之名知道車朝夕者案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私朝之服春秋左氏傳云朝而不夕襄朝君於是有朝無夕若然云朝夕者士家朝朝暮夕當家私朝之車又云及燕出入者謂士家游燕出入之車案周禮夏官有道右道僕皆掌象路而言道又案司常云道車載旞鄭注云王以朝夕燕出入[illegible]此道車同則士乘棧車與王乘象路同名道云朝服日視朝之服者案鄉黨云緇衣羔裘是孔子所服鄭注云諸侯視朝之服是君臣同服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士之道車而用朝君之服不用玄端[illegible][illegible]服者乘車既載孤卿之旜故道車亦載朝君之服攝盛也云玄衣素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不云衣不象冠色不云裳裳象韠色可知故云玄衣素裳也

稾車載蓑笠（稾古老反劉公到反蓑素禾反○稾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今文稾爲潦凡道車稾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散悉但反）（疏）注稾猶至衡也○釋曰云稾猶散也者案上乘車道車皆據人之乘用爲名不取車上生稱則此散車亦據人乘爲號知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者案司常云斿車載旌注云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謂王行小田獵巡行縣鄙此散車與彼斿車同是斿散所乘故與斿車同解若然士亦與王同有以田以鄙者亦謂從王以田以鄙也若正田獵自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乘棧車也云蓑笠備雨服者案無羊詩云

爾牧來思何蓑何笠彼注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御暑而此幷云備雨者排直蓑以御雨笠亦以備雨故都人士詩注云笠所以御[illegible][illegible]車不辟暑是以幷云備雨之服云今文稾爲潦者案周禮輪人爲蓋鄭云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若然彼注此文則爲潦車者義亦通矣凡道車稾車之纓轡及勒亦縣於衡者以車三乘皆當有馬有馬則有此三者但記人舉上以明下乘車云纓轡貝勒縣於衡即知三者亦縣於衡可知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

奠席于柩西（[illegible]）（疏）[illegible]席之事[illegible]記人明[illegible]辭先云[illegible]柩西當前束設之[illegible]云降奠當前束[illegible]正經直云降奠當前束故記人[illegible]辨之中奠訖[illegible]節措云

抗木刊（[illegible]剝削之[illegible]）[illegible]

（直刌之有皮者剡乃剡之故兼言剡）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荼大如反○荼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濕○御魚呂反劉本作衙音御）疏（注荼茅至御濕○釋曰茵內未直用茅秀兼實綏澤取其香知且御濕者以其在棺下須御濕之物故與荼皆所以御濕）葦苞長三尺一編（用便易也）疏（注用便易也○釋曰言便易也者葦草即長截取三大一道編之用便易故也）菅筲三其實皆瀹（菅古顏反筲所交反瀹餘若反○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湛子廉反又子鴆反）疏（注米麥至為敬○釋曰經直云筲三黍稷麥不辨苞之所用及黍稷生熟故記人明之見以云筲用菅草黍稷皆瀹而漬之云未知神之所享者以其冥神幽暗生者不見故瀹而不熟以其不知神之所饗故也云不用食道所以為敬者案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食道熟則不敬故云不用食道所以為敬也）祖還車不易位（還音患○為鄉外耳未行）疏（注為鄉外耳未行○釋曰案正經乃祖還乘車道車藁車不辨還之遠近故記以明之雖

還車不易本位為鄉外耳還車未行者皆不易位上經未還柩車在階間婦人在堂上還車去階間婦人降堂下若然則是還車易位而云不易位者以其三分其處為三位車雖去階間猶不離三分其處在此之位據大判而言不易位也）執披者旁四人（前後左右各二人）疏（注前後左右各二人○釋曰前後左右各二人者謂前之左右後之左右則一旁四人兩旁則八人上經鄭注云備傾虧也）凡贈幣無常（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疏（注賓之至所有○釋曰正經云公賵用玄纁束帛是贈有常矣上又云賓贈奠幣如初直云奠幣如初不云物色與多少故記人明之以其賓客非一故云凡贈幣無常鄭注云賓之贈也云玩好曰贈在所有者詩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是贈在所有也）凡糗不煎（以膏煎之則褻非敬）疏（注以膏至非敬○釋曰正經葬奠直云四籩棗糗栗脯不云糗之煎不故記人明之凡糗直空擣而已不用脂膏煎和之是以鄭云以膏煎之則褻非敬故云不煎此篇唯葬奠有糗而云凡者記人通記大夫以上）唯君命止柩于堩其

餘則否（堩古鄧反○不敢留神也堩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於堩）疏（注不敢至於堩○釋曰正經直云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不云止柩之事故記人明之引曾子問者彼為日食也為君命雖不同止柩是同故引之證止柩之事）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疏（注道左至在東○釋曰正經直云陳器于道東西北上統于壙以其入壙故也不云三等之車面位之事故記人明之以其不入壙故東上不統於壙也云道左墓道東者據墓南面為正故知道左是墓道東也當是陳器之南云先至者在東者以乘道車藁車三者次第為先後先至為乘車也必知此車是乘車之等者以其下有柩車故知此是三等者也）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斂收斂之斂注同○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藁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禮之宜○說土活反劉詩悅反）疏（注柩車至之宜○釋曰正經直云柩至于壙屬引乃窆不云柩車斂服載之故記人明之云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道藁車服載之不空之以歸者此解說載謂

下柩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柩車既空乃斂乘車皮弁服道車朝服藁車蓑笠三者之服載之於柩車示不空之以歸者也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者禮記問喪文引之證此不空歸之義云亦禮之宜者形往則送之主人隨柩路是於精反則迎之主人也精而反是以禮之宜然也故云禮之宜也）卒窆而歸不驅（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為親之在彼）疏（注孝子至在彼○釋曰此文辭上斂服載之下排訖實土三孝子從柩車而歸不驅馳而疾者為疑父母之神不歸云孝子往如慕反如疑者禮記問喪文云孝子往如慕者如嬰兒隨母而啼慕反如疑者孝子不見其親不知精魂歸否故疑之云為親之在彼者謂疑精魂在彼不歸言此者解經不驅之事）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不出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為有他故及辟忌也）疏（注為有至忌也○釋曰君於士既殯而往有恩則與大斂既布衣君至奠訖乃出不辯不得終視斂之事故記人明之是以經二事皆見於禮而言云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者一為君有急事他故是以不得待奠云不視斂則

（亦蓋而至卒事者亦是君有科怠不用見尸柩是以加蓋乃來云卒事者待大斂乃出）既正柩

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蜃（市軫反之團作輇作槫並音市專反又市轉反劉團反輇市專反槫大官反）疏（注遂匠至曰輇○釋）曰正經不云納柩車特節故記人明之既朝正柩於兩楹之間當此之時遂匠納柩車於階間云遂人匠人也者以其周禮有遂人匠人天子之官士雖無臣亦有遂人匠人主其事云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者案周禮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注云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陳役者主陳列之耳是遂人主引徒也又鄉師職云既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謂監督其事又此遂人與匠人同納車于階間卽匠人主載窆與遂人職相左右也云車載柩車者以其此云納車于階間正謂載柩若乘車道車之等則當東榮不在階間故知此是柩車也云周禮謂之蜃車者案遂師職云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及蜃車之役注云蜃車柩路也柩車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是也云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者皆或作輇或作槫者皆禮記別本故云皆相附耳但未知孰正也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者觀鄭此注其轝與輴車同亦一轅爲之云設前後輅者正經唯云前輅言前以對後明知亦有後輅云轝上有四周者此亦與輴車同云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者此則與輴異以其輴無輪直有轉轔此有輇輪（引許叔重說者案許氏說文云有輪無輻曰輇證此輇無輻也）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言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饌）疏（注言饌至乃饌）（○釋曰正經直云祖還車及還重說乃奠如初不云饌饌故記人明之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云則既祖祝乃饌者以其未祖以前柩車鄉北輅在主人之北今云饌于主人之南明知既祖還乃鄉饌之）

弓矢之新沽功（沽音古注同○設之宜新沽示不用今文沽作古）疏（注設之至作古）（○釋曰自此盡篇末論死者用器弓矢麤惡之事以其正經直云用器弓矢不辨弓矢善惡及弓矢之名故記人明之設之宜新者爲死者用新物云沽示不用者沽謂麤爲之）有弭飾焉（弭回爾反○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緣以絹反）疏（注弓無至爲飾○釋曰案爾雅云弓有緣謂之弓無緣爲之弭孫氏云緣繫約而漆之無緣不以繫約骨飾兩頭是此弭也詩云象弭魚服是用象骨弓弭以用角明兩頭亦得用象鄭總云骨角爲飾）亦可張也（亦使可張）疏（注亦使可張○釋曰生時之弓有張耳此死者之弓雖不射而沽畧亦使可張故曰亦也）有柲（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緄縢古文柲作柴○弓檠音景弛式氏反緄古本反縢大登反）疏（注柲弓至作柴○釋曰柲弓檠者案冬官弓人造弓之時弓成納之檠中以定往來體此弓檠謂凡平弛弓之特以竹狀如弓縛之於弓裏亦名爲柲者以若馬柲然馬柲所以制馬弓柲所以制弓使不頓傷故謂之柲引詩云竹柲緄縢者緄繩也縢約也謂以竹爲柲以繩約之此經之柲雖麤略用亦如此故引之爲證）設依撻焉（撻他達反○依纏弦也撻弣側矢道也皆以韋爲之今文撻爲銛）疏（注依纏至爲銛○釋曰言依者謂以韋依纏其弦即今時弓彄是也云撻弣側矢道也者所以撻矢令出謂生時以骨爲之弣側今死者用韋云皆以韋爲之者謂依與撻皆以韋爲之異於生者也）有韣（韣音獨○韣弓衣也以緇布爲之）疏（注韣弓至爲之○釋曰知韣弓衣者案月令云帶以弓韣故知韣弓衣也鄭知用緇布爲之者此無正文鄭驗當時弓衣用緇布而言也）翭矢一乘骨鏃短衛（翭音侯又音候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射食亦反笴古老反）疏（注翭猶至其一○釋曰言候物而射之者案司弓矢鄭注云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以禽獸鄭君兩注語異義同云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者案上文沽功鄭云示不用故此亦云生時翭矢金鏃者此亦爾雅釋器文案彼云金鏃翦羽）

（謂之鏃是也此言鍭羽即翦羽也云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者案周禮矢人上陳矢五下乃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故云凡以廣之也案鄭彼注云矢笴長三尺五分羽一則六寸也謂之羽者指體而言謂之衛者以其無羽則不平正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為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輖音周字林云重也一曰摯也又音弔○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輖摯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為矢前重後輕也○摯音至）疏（注志猶至輕也○釋曰云志猶擬也者凡射志亦有所準擬故云志猶擬也云習射之矢者案司弓矢鄭注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以此言之則此恒矢也在八矢之下知是習射矢者以其矢中之特輕於習射宜也案六弓唐弓大弓亦授習射者則此矢亦唐大也引尚書盤庚者證志為準擬之事輖摯者案讀輖從摯以其車傍周非是軒摯之摯故讀從執下至云無鏃短衛亦示不用者矢此矢無鏃者上經翭矢言骨鏃此經不云鏃故知無鏃示不用也若然翭矢生時用金鏃死用骨鏃志矢生時用金鏃死則令失之云生時志矢骨鏃者亦

爾雅釋器文案彼云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此志矢是云凡為矢前重後輕也者案司弓矢鄭注云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三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若然前重後輕者據殺矢翭矢枉矢絜矢矰矢茀矢而言引之者證此志是恒矢恒矢無前重後輕之義案周禮有八矢唯用此二矢者以其八矢之內翭居前最重恒矢最後最輕既不盡用故取其首尾者也）

儀禮注疏卷十三終

儀禮注疏卷第十四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録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虞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録第十四）疏（釋曰案此經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又記云陳牲于廟門外皆云廟自録云祭之殯宮者廟則殯宮也故鄭注士喪禮凡宮有鬼神曰廟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是以鄭注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

士虞禮○特豕饋食（饋其位反○饋猶歸也）疏（注饋猶歸也○釋曰自此盡南順論陳鼎饌祭器凡饌等之事案左氏傳云卜日曰牲是以特牲云牲大夫已上稱牲亦稱牢故云少牢此虞為喪祭又葬日虞因其吉日故略無卜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不云牲大夫已上亦當然雖記云大夫之虞也猶牲又此下記云陳牲於廟門外檀弓云與有司視虞牲皆言牲者記人之言不依常例故也

然少牢云司馬刲羊士擊豕不言牲者據殺特須指事而言亦非常例也云饋猶歸者謂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是以此虞及特牲少牢皆言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生死皆言饋又案周禮玉府云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注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以此而言獻雖主於尊其春秋齊侯來獻魯戎捷尊魯也其云饋也上下通稱故祭祀於神而言饋陽貨饋孔子豚而言饋鄉黨云朋友之饋是上下通言饋膳夫云凡王之饋食用六穀注云進物於尊曰饋此饋之盛者飞舉之饌也彼鄭據當文且進于王故云進物於尊其實通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亨普庚反劉虛兩反注同○側亨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胖音判鑊戶郭反）疏（注側亨至言之○釋曰云側亨亨一胖也知者案吉禮皆全左右胖皆亨不云側則又側亨明亨一胖而已必亨一胖者以其虞不致爵自獻賓已後則無飞人獻婦及賓已下之俎故唯亨一胖也若然特牲亦云側殺者彼雖亨左

右胖少牢二特牲一故以一牲爲側各方所對故也云亨於爨用鑊者亦案少牢有羊鑊故亨在鑊云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者以虞爲喪祭不於門東對特牲吉禮鼎鑊皆在門東此云門外之右是門之西未可以吉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皆檀弓文云是日爲葬日日中而虞易去奠以死事之故立尸而祭之云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者案下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注引檀弓文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如是則卒哭即是吉祭而鄭此注云祔爲吉祭者卒哭對虞爲吉祭卒哭比祔爲喪祭故下記卒哭祭乃餞云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注云在門之左又少南則鼎鑊亦在門左以此知卒哭對虞爲吉祭也又云明日以其班祔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是祔乃與特牲吉祭同以祔爲吉祭是以云祔而以吉祭易喪祭也云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者對廟與寢別今雖葬既以其迎魂而反神還在寢故以寢爲廟虞於中祭之也

魚腊爨亞之北上（爨竈）

疏注爨竈○釋曰上豕爨在門右東面此魚腊各別鑊言北上則次在豕鼎之北而云爨竈者周公經爲爨至孔子時爲竈故王孫賈問孔子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是前後異名故鄭舉後以曉前也

饎爨在東壁西面（饎尺志反○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于屋宇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

疏注炊黍至彌吉○釋曰以三鑊在西方反吉案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宗婦主之在西方今在東亦反吉也少牢廩爨在雍爨之北在門外者是大夫主之廩人掌男子之事故與牲爨同在門外東方也知炊黍稷曰饎者案周禮饎人云掌凡祭祀共盛齊盛即黍稷故知也云北上上齊于屋宇者此案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鄭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彼此東西皆言壁彼云屋梠此云堂宇故知此亦齊屋也云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者以其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月薦新之等始有黍稷向吉仍未有爨至此始有亨饎之爨故云彌吉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

疏（注反吉至堂深○釋曰如其上文設爨反）吉此亦反吉又上下篇吉時設洗皆當東榮南北以堂深今在西階西南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

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冪亡狄反○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

疏（注酒在至葛屬○釋曰云）酒在東上醴也者醴法上古酒是人所常飲故在東吉禮玄酒在酒上今以喪祭禮無玄酒則醴代玄酒在上故云上醴也絺布葛屬者絺綌以葛爲之布則以麻爲之今絺布並言則此麻葛雜故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也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

疏（注有几始鬼神也○釋曰）經几席具有注唯云几者以其大斂奠時已有席至此虞祭乃有几故也然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筵則席虞祭始有者以几筵相將故連言筵其虞有几若天子諸侯始死則几席具故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據始殯及葬時是始死即几席具也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苴子徐反刌子都反下及記同刌七本反○苴猶藉也○藉在夜反後皆同）

疏（注苴猶藉也○釋曰此苴所以藉祭故易云藉用白茅無咎）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便婢面反後放此）

疏（注醢在至設之○釋曰此饌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爲主向東陳之云一鉶亞之者）菹以東也云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者以其尸在奧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前菹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饌之菹在東醢在西是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菹右醢故云便也

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於正○別彼列反）

疏（注豆從至於正○釋曰此從獻豆籩雖文承一鉶之）下而云亞之下別云北上是不從鉶東爲次宜於鉶陳此以北爲上向南陳之若然文承一鉶下而云亞之者以其次在鉶以東去极漸遠故云亞不謂亞鉶以東也據此陳之次然則由北菹爲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此以東面取之而入北面設之祝前得右菹左醢其籩亦然先陳者先設後陳

（者後設棗在左亦得其設故鄭云北菹與棗也云豆從婦人獻祝者以其尸前正豆已設訖以爲陰厭不名爲從此二豆主人先獻祝酒後乃薦豆故言從云籩從主婦獻尸祝者以其四籩二籩從主婦獻尸二籩從主婦獻祝亦是從也云不東陳別於正者以二豆與鉶在尸爲獻前爲正此皆在獻後爲非正故東北別也）

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萑席（敦音對劉又都愛反後放此○藉猶薦也古文藉爲席）疏（注藉猶至爲席○釋曰云藉猶薦也者謂先陳席乃陳黍稷於上是所陳席薦黍稷也）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布在其東（匜音移錯音七故反後同簞音丹○流匜吐水口也）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門外之右門西也今文扃爲鉉○鉉玄犬反）疏（注門外至爲鉉○釋曰此扃雖先云設其設扃在後知者案士喪禮小斂云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於鼎北加扃則扃在鼏上故先抽扃後去鼏則鼏先設可知扃鼏雖在三鼎之下總言其實陳一鼎訖即設之知者案下記云皆設扃鼏注云嫌既陳乃設扃鼏是也）

匕俎在西塾之西（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鄉許亮反）疏（注不饌至南鄉○釋曰云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者決下文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又云賓降反俎于西塾至於主婦亞獻訖直云賓燔從如初明尸受燔訖賓亦反俎于西塾上是互見義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燔音煩○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臨力蔭反下同○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髽側瓜反散悉但反）疏（注葬服至事也○釋曰自此盡北面論特虞祭於位及衣服之事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者此唯謂葬日反日中而虞及三虞時其後卒哭即服其故服是以既夕記注云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卒去無時之）

（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云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者以其虞爲喪祭主人未執事故云賓客來執事也案下注云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即此經賓執事者弔服士也若然此士屬官中有命于其君者是以特牲記賓中有公有司鄭注云公有司亦士之屬命于其君者也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又云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鄭云祭謂虞卒哭時以此而言彼朋友則公有司與此執事一物以僚友言之雖屬官亦爲朋友也）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免音問注同澡音早○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右几於席近南也○爲其于偽反下爲神同長丁丈反下文并注同近南附近之近後放此）疏（注祝亦至南也○釋曰云祝亦執事者謂亦上執事也云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者案禮記喪服小記云緦麻小功虞卒哭則免注云卒哭緦麻以上至斬衰皆免今祝是執事屬吏之等皆無免法今與緦以上同者免嫌其大重故云祭祀之禮祝所親而可以受服也）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夕哭）疏（注臨朝夕哭○釋曰朝夕哭特門外送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哭也）

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既夕曰乃反哭入則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異於朝夕）疏（注既夕至朝夕○釋曰此明賓將與祭主人及兄弟等即位之事云如反哭位鄭引既夕者證主人等面位之事也）

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疏（注不與至尊也○釋曰云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者執事即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皆是執事故曾子問喪祭不足則取兄弟故云祝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

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及賓之事）疏（注當詔至之事○釋曰此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

（室事是也）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縮所六反○縮從也古文縮為蹙○從子容反下從并注同蹙子六反）疏（注縮從也○釋曰自此盡哭出復位論設饌於神杖不入於門之事也案此文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下記云尸入祝從尸注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主人前自西入向東在階下未得倚杖於序今主人在西階將入室故倚杖於西序）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贊薦菹醢醢在北（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疏（注主婦至下者○釋曰案特牲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此主婦不薦故決之既引曾子問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illegible]又承奠下故引之下卒哭既取大功以下則齊斬不齊事可知此齊斬不執事謂為今時至

于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籩棗栗設於會南至於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食案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若大夫以上尊不執事故少牢云主人出迎鼎注云道之也是不執事也）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舉舉鼎也長在左在西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載載於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卒朼者逆退復位（復賓位也）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也今文無之）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簋實尊黍也）疏（注簋實尊黍也○釋曰云簋實尊黍也者以經西黍東稷西上故云尊黍也經云敦注言簋者案特牲云佐食分簋鉶注云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然則此注變敦言簋者亦謂同姓之士得用簋故也）設一鉶于豆南

（鉶菜羹也）疏（注鉶菜羹也○釋曰此對泰羹湆羹）佐食出立于戶西（饌已也今文無于戶西）疏（注饌已至戶西○釋曰佐食出者以無事不可以空立故出立于戶西不從今文無于戶西三字者若無此文不知立之所在故不從也）贊者徹鼎（反于門外）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位（會古外反後放此○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戶西今文啟為開）疏（注會合至為開○釋曰特牲少牢直言酌奠不言酌醴者以彼直有酒故不言酒是酒可知此酒醴兩有今所奠者醴故須言醴也若然彼單酒此兩有者以其同小斂大斂朔月遷祖祖奠大遣奠等皆酒醴並有故此虞之喪祭亦兩有異於吉祭也）祝奠觶于鉶南復位（復位復主人之左）疏（注復位至之左○釋曰云復主人之左者上生人倚杖入祝從在左右不見祝便有位故復主人左也）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此祭祭於苴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

祖某甫饗是也○相息亮反）疏（注饗告至是也○釋曰下云祝祝本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又下文迎尸後尸墮祭云祝祝主人拜如初此等三者皆饗辭此文饗神引記者是陰厭饗神辭下文迎尸上釋孝子辭者經記無文案少牢迎尸祝孝子辭云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是釋孝子辭此迎尸上釋孝子辭宜與彼同但稱哀為異其迎尸後祝辭者即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鄭注云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是以特牲迎尸後云祝饗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是也下二虞卒哭記皆有辭至彼別釋）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擐音患）疏（注鉤袒至可乎○釋曰云鉤袒如今擐衣

（也者經云鉤袒若漢時人摞衣以露臂故云如今摞衣也云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者案上文祝取苴降席設于几東者至此乃祭于苴下文乃延尸是孝子迎尸之前用苴以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解預設苴之意也云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者解舊有人云苴主道似重爲主道然故鄭破之云若是苴爲主道特牲少牢吉祭亦當有主象亦宜設苴今而無苴可乎是以鄭以苴爲藉祭非主道也若然此虞文有尸而言將納尸以有苴案下記文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案司巫祭祀則供匰主及蒩館常祀亦有苴者以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故吉祭亦有苴凶祭有苴可知）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祝劉下之又反○祝祝者釋孝子祭辭）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奉篚芳勇反下芳鬼反本亦作筐方用反○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封彼驗反劉通鄧反）疏（注尸主至虞尸○釋曰自此盡如初論迎尸入九飯之事鄭知一人衰絰是主人兄弟者以主人哭出復位無從尸之理又云衰絰苴非疏遠故知一人衰絰是主人兄弟也引檀弓者證祝隨主人葬先反宿虞尸故得有祝迎尸之事云既封者封當爲窆窆下棺也）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疏（注踊不至主敬○釋曰云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者主人在西序東面衆兄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故主人與兄弟見尸先踊婦人後見尸故後踊是有先後云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者決特牲少牢尸入主人皆降立于阼階東敬尸故此不降爲主哀）淳尸盥宗人授巾（淳章純反注下同○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疏（注淳沃至者也○釋曰此直言盥不言面位案特牲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上陳器時匜水之等在西階之東今在門左則以器就案特牲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若然特牲設尸盥在門內之右注云尸尊不就洗門內之右象洗在東此虞禮反吉祭故在西階東少牢禮異於士禮故尸盥在西階東

與此虞禮凡也云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案上文賓與主人皆在執事之中既宗人授巾明沃盥亦賓執事也）尸及階祝延尸（延進也告之以升）疏（注延進至以升○釋曰案特牲云祝延尸注云延進也在後詔侑曰延又案少牢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若然記云尸謖祝前鄉尸又曰降階還及門如出戶注云降階如升時以此言之降在尸前云以升者直取與尸升同不取後同故禮器詔侑無方是也）尸升宗人詔踊如初（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疏（注言詔至詔之○釋曰云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者以其上無宗人詔踊之事以此宗人詔踊云如初明前踊并明下文踊皆宗人詔之故鄭云凡也）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哭止尊尸）婦人入于房（辟執事者○辟音避）疏（注辟執事者○釋曰以其婦人在堂上執事者由堂東故辟之入房也）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妥他果反劉湯回反○妥安坐也）疏（釋曰案鄭特牲注云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此亦然妥安坐也爾雅文）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北也）疏（注北席北也○釋曰此虞禮篚象特牲所俎置于席北明此篚亦在席北以擬盛尸之饌也）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擩人悅反墮許恚反又相恚反○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墮）疏（注下祭至爲墮○釋曰云尸取奠左執之者以右手將墮故也云下祭曰墮者以其凡祭皆手舉之向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云墮之猶言墮下者案左傳云子路將墮三都以三都大高故墮下之取墮爲下祭之義故讀從之引周禮守祧職云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者謂此墮祭一也引之者證守祧同之耳云今文墮爲綏又云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者此二字皆非墮下之義故云失古正也云齊魯之間謂祭爲墮者齊南魯北謂祭爲墮者由墮下而祭因即謂祭爲墮是鄭從墮不從綏與羞之義也案特牲云祝命挼祭注云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即祭則藏其墮墮與

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少牢尸將[illegible]佐人時上佐食以綏祭鄭注云綏[illegible]墮此三處經中墮皆不同者此五字或爲墮或爲挼或爲墮或爲綏或爲擩此五者鄭隨以挼綏及羞三者已挼墮後云古文作擩以其特牲又此士虞皆有擩祭故亦兼擩解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疏注如初至稽首○釋曰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者亦如上文迎尸前祝祝卒乃再拜稽首也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嚌才計反○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疏注右手至于豆○釋曰案特牲祝命邇敦佐食邇黍稷于席上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彼舉肺脊在邇敦後此舉肺脊在邇敦前者彼吉祭吉凶相變故也云右手將有事也者爲下文祭鉶嘗鉶是也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者解經無奠文知不執以食卒者案下文云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在尸亦當云受肺脊又知在豆

者特牲云尸實舉於菹豆是也案特牲尸乃食食舉注云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少牢云食舉注云舉牢肺正脊也先飯啗之以爲道也此喪祭不言食舉亦食舉可知是以特牲注云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也案下文注云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則亦不食庶羞矣

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邇近也

尸祭鉶嘗鉶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疏注右手至羊鉶○釋曰知以右手者上經云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鄭云右手將有事指此嘗鉶用右手也引少牢者證此經嘗祭之時亦用柶案下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鉶是用柶祭之義

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湆去及反胾側吏反○博異味也湆肉汁也胾切肉也疏注博異至肉也○釋曰云設于鉶南者以泰羹湆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鉶北留空處以待泰羹云胾四豆設於左者案特牲四豆設[illegible]左南上云左者正豆之左又少牢云上佐食羞胾[illegible]

豆有醓設于薦豆之北注云設於薦豆之[illegible]也言此亦是左也云搏異味者以於其薦[illegible]也

尸飯播餘于篚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illegible]飯扶晚反下同○[illegible]會古文播爲半疏注不反至爲半○釋曰云古者飯用手者案曲禮云無搏飯○又云無放飯[illegible]箸故知古者飯用手言此者證[illegible]故決去之手爲故飯云吉時播餘于會者可[illegible]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飯間啗肉安食氣○啗大敢反疏注飯間至食氣○釋曰云飯間啗肉安食氣者以其胳骨體連肉又在三飯之間故云飯間啗肉安食氣

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胳音格一音各○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疏注尸不至備味○釋曰云尸不受魚腊[illegible]可知云以喪不備味者案特牲尸受振祭嚌之此佐食舉魚腊實於篚[illegible]故云喪不備味也

又三飯舉肴祭如初後舉肴者貴要成也疏注後舉至成也○釋曰云後舉肴者貴要成也者案禮記祭統云周人貴肴故云貴者要成也[illegible]

舉魚腊俎俎釋三个个古賀反○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腊亦七體如其牲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疏注釋猶至牲也○釋曰此經直云舉魚腊俎盛於篚俎釋三个不言盛牲體者佐食舉[illegible]三舉者佐食舉脊次舉幹又舉骼三个不復盛舉牲體故直有舉魚腊而已云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曲禮文案彼注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引之者證此[illegible]體也飲食者彼注對文[illegible]與此注不同者此注散文[illegible]徹與忠此之遺不同[illegible]下堅俗語云個名枚者[illegible]相近是一語[illegible]此以對彼牢七彼特牲腊亦不過七體故云如其牲[illegible]

（加牲骨乃有十一體此不同吉禮畢故也）與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肵音祈後同）疏（注九飯至肵俎○釋曰云反黍如初設者案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又上文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於本處如初設云九飯而已士禮也者少牢十一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故云九飯士禮也云篚猶吉祭之有肵俎者案特牲少牢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加於肵俎此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實於篚故云篚猶吉祭之有肵俎）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酳以刃反○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古文酳作酌）疏（注爵無至作酌○釋曰自此盡升堂復位論主人初獻尸并獻祝及獻佐食之事云爵無足曰廢爵者案下文主婦洗足爵鄭云爵有足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諸言廢者皆是無足廢敦之類是也云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者案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此面相反故云變吉也案特牲直有主人拜送雖不見主人面位約與少牢同皆西面也云凡異者皆變吉者案特牲云主人拜送此云主人答拜特牲云尸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此不云送爵特牲嚌肝說加於菹豆此嚌肝說加於俎皆是異於吉時故云凡異者皆變吉）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長丁丈反下賓長皆同○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炙之夜反柢丁計反）疏（注縮從至併也○釋曰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者案下記云載猶進柢柢本也謂肝之本頭進之向尸云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者從執俎一頭向尸擇執俎之人左畔有肝右畔有鹽西面向尸尸〻東面以右手取肝於俎介畔擩鹽於左畔是以鹽在俎之近北使尸取之云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者謂俎既縮執則從肝鹽不容祖遠是執俎人右畔有鹽左畔有肝故云併也）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於味）疏（注取肝至於味○釋曰復位者謂賓長也尸既振肝訖復西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云以喪不志於味者決特牲少牢尸嚌肝訖加菹豆以近身此虞禮尸嚌肝訖不加于菹豆而遠加於俎以同牲體者以喪志不在於味故遠身加俎也若然特牲少牢祝不敢與尸同加於菹豆嚌肝說加與俎與此尸同者祝無不在味之嫌禮窮則同故也）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不相爵喪祭於禮畧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醋才各反本亦作酢○醋報）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疏（注祝接至萑席○釋曰上文尸用[illegible]席其祝席經記辨不言以尸用在喪故不用萑今祝宜與平常同故用萑也云祝接神尊也者觧得先獻之事）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獻祝因反西南位）疏（注獻祝至南位○釋曰云獻祝因反西南位者以少牢云主人受酢時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特牲云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illegible]雖不言西面彼注退者進受爵反位則西面也是吉祭特主人西面故上注云北面以酳酢變吉也今至酳酢及獻祝訖明因反西面位可知也）

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今文無擩鹽）疏（釋曰此直言薦菹醢設俎者不見薦徹之人案下文云祝薦席徹入于房注云徹薦席者執事者則此設者亦執事可知）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疏（注篚在至面立○釋曰云篚在庭者此雖無文約同薦市設薦奠之等也云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者上文哭時主人升堂西序東面又上文云

（主人倚杖入入升堂復位不復入室以其事已因但付取杖復東面位也）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直音值）【疏】（注爵有至東隅○釋曰自此盡入于房論主婦獻尸幷獻祝及佐食之事云如主人儀者即上主人酳尸及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之等今主婦亞獻亦然故云如主人儀也云爵有足輕者飾也者主婦主人之婦爲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故爵有足爲飾也引昏禮者證經洗爵于房中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也）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尚棗棗美）【疏】（注尚棗棗美○釋曰案特牲宗婦執兩籩主婦受設于敦南北主婦自反兩籩不使宗婦者以喪尚縱縱反吉故然上主人獻使贊薦菹醢注云齊斬之服不執事者彼爲主人獻故不使主婦薦此亞獻己所有事故自薦可知）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酳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

房（初主人儀）【疏】（注初主人儀○釋曰此尸祭籩已下至籩燔從獻佐食皆與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至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並如主人儀故皆云如初也）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於力反○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篆大轉反）【疏】（注繶爵至彌飾○釋曰此一節論賓長終三獻之事云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者案屨人繶是屨之牙底之間縫中之飾則此爵云繶者亦是爵口足之間有飾可知云又彌飾以其主婦有足已是有飾今口足之間又加飾也）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疏】（注復堂至哭踊○釋曰自此盡拜稽顙論祭訖送尸及改饌爲陽厭之事云復堂上西面位者上云主人即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於堂亦如之以下更不見別有婦人位明復位者還此位可知又案上喪禮凡臨位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即西面位也云尸將出當哭踊者以哭送此喪祭故踊特牲吉祭不哭踊故亦無此復位之事也）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

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嫌○養予亮反下同）【疏】（注西面至闕爨○釋曰云西面告告主人也者以其處主人事故祝西面對而告之云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嫌者若言養禮畢即於尸中間有嫌諷去之或本閒作閑音以養尸事畢而尸空閑嫌諷去之）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疏】（注丈夫至哭矣○釋曰言上云主人哭則主人之外總麻以上在位者皆哭故鄭總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祝入尸謖（謖所六反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古文謖或爲休）【疏】（注祝入至爲休○釋曰云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者雖不告尸無事尸亦知無事禮畢而起矣云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者謂不告尸以禮畢者尸尊若告之則如發遣尊者故云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尸）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道音導下前道道尸爲道同）【疏】（注前道至哀同○釋曰案上文尸入門丈夫踊婦人

踊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故此鄭云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是以如之得有三者也）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厞扶未反劉音非隱也○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几在南變古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厭一鹽反飫於庶反）【疏】（注改設至幽闇○釋曰祝反入謂送尸出門而反入徹神前之饌改設於西北隅也云知其設也者謂設于西北隅次第一如奧中東面設云几在南變古文者上文陰厭時設几席于室中東面右几今文几在南明其同必變文者案少牢大夫禮陽厭時南面亦几在右此言右几嫌與大夫同南面而右几故變文云几在南與前在奧同故云明東面也又以特牲云祝筵几于室中東面迮於改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是與此同也云不南面漸也者以特牲東面右几今虞爲喪祭示向吉有漸故設几與吉祭同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謂以席爲障使之隱故云厞隱從其幽闇也）祝薦席徹入

于房祝自執其俎出（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疏（注徹薦至房來）○釋曰云徹薦席者執事者但祝之薦席設與徹不言其人知使執事者以其主人之事不言官者皆爲之故也云祝薦席則初自房來者以其上文神席在西序下此祝經記俱不言今知自房來者見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房昏禮與士冠席皆亦在于房故此祝席亦自房來今還與房可知也贊闔牖戶（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疏（注鬼神至食者）○釋曰云或者遠人乎者禮記郊特牲文此鄭玄之義非直取鬼神居幽闇或取遠人之意故也云贊佐食者自上以來行事唯有祝與佐食以其云祝自執其俎出故知闔牖戶是佐食也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疏（注門外未入位）○釋曰知是門外位者以經云出門乃更云皆復位明門外未入位可知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賓執事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疏（注送拜至弟也）○釋曰云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者以其上文云復位是殯門外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大門外送拜可知知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者賓即執事而云賓出則室中無執事之人唯有兄弟故徹室中之饌者兄弟可知也

記虞沐浴不櫛（櫛莊乙反○沐浴者將祭自絜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今文曰沐浴）疏（注沐浴至沐浴）○釋曰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者經云不櫛三年爲主案下文班祔而門期以下虞而沐浴櫛可也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棜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疏（注言牲至虞牲）○釋曰知腊在牲中者士虞唯有一豕而云西上明知兼兔腊得云西上也云西上變吉者案少牢二牲東上是吉祭東上今此西上是變吉也云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者若然特牲腊在東置於棜首牲在西尚右今虞禮反吉故寢右升左胖知腊用棜者案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棜在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是也引檀弓者證虞時有牲之事日中而行事（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疏（注朝葬至質明）○釋曰云辰正者謂朝〻日中也以朝有葬事故去日中而行虞事也云再虞三虞皆質明者以朝無葬事故皆質明而行虞事是用朝之辰正也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爲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今文無廟）疏（注主人至無廟）○釋曰云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爲喪事略也者案特牲饋食禮宗人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鄭云爲視牲也又曰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然則特牲吉祭故主人視牲又視殺今虞爲喪事故主人視牲不視殺是其略也凡者衆辭但此經與特牲饋食不同者皆爲喪事略故云凡以廣之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者體解下文七體是也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飪而甚反臑乃報反肫音純胳音格膉音益○肉謂之羹飪熟也脊脅正脊正脅也喪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膉脰肉也古文曰左股上字從肉從殳殳矛之殳聲○殳矛上音殊下莫侯反）疏（注肉謂至殳聲）○釋曰肉謂之羹爾雅釋器文飪熟釋言文云脊脅正脊正脅也者案特牲注云不貶正脊不奪正也然則此爲喪祭體數雖略亦不奪正故知脊脅正脊正脅也云喪祭略七體耳者案特牲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注云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然則此所升惟七體故云喪祭略七體耳云離肺舉肺也者案特牲注云離猶捨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是也引少牢饋食禮者證離肺舉肺之異也云膉脰肉也者案少牢云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注云倫擇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案下注今以脰肉貶於肫吉則此用臑爲貶於純吉之事也云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從殳殳矛之殳聲者鄭注儀禮疊古文從經今文又就古文解之者鄭欲兩從故也但字從肉義可知而以殳與股不是形人之類其理未審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鱄市專反）

（又市轉反鮒音附〇差減之䟽注差減之〇釋曰差減之者案特牲魚十有五今爲喪祭略而用九故云差減之也）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髀步禮反又方爾反〇腊亦七體牲之類䟽注腊亦七體牲之類〇釋曰云腊亦七體牲之類者上文升左肩臂臑肫胳脊骨是牲之七體今升腊左胖亦然特牲記云腊如牲骨是也）皆設扃鼏陳之（嫌既陳乃設扃鼏也今文扃作鉉古文鼏作密䟽注嫌既至作密〇釋曰云嫌既陳乃設扃鼏也者經云陳三鼎後言設扃鼏有嫌故記人辨之皆先扃鼏後陳之也）載猶進柢魚進鬐（鬐渠之反〇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今文柢爲胝古文鬐爲耆〇柢音帝䟽注猶猶至爲耆〇釋曰鬐柢二者皆變於吉是以少牢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皆進下注云變於食生也又曰腊一純而俎亦進下又曰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注云亦變於食生也是皆於此反矣是變於吉也云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者云與吉反則明與生人同士喪禮小斂云皆復進柢注云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至大斂載魚左首進鬐腊進柢鄭注云亦未異於生也又葬奠云如初皆未異於生故記人以循之是以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體進腠是也）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不升於鼎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〇下戶嫁反䟽注不升至下尸〇釋曰云不升於鼎賤也者祝對上尸俎爰飪升於鼎爲貴者也云統於敦明神惠也者案上文饌黍稷二敦於階間西上是神之黍稷今陳祝饌于神饌之東統於神物明惠由神也云祭以離肺下尸者以其尸祭用刌肺祝不用刌肺用離肺故云下尸也）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棄水爲淺汙人也執巾不授巾卑也〇淺音箭一音贊䟽注槃以至卑也〇釋曰上經直云淳尸盥宗人授巾不云執槃與執匜執巾及宗人授巾等面位故記人明之）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人室事䟽注當詔主人室事〇釋曰上經惟言宗人告有司具及詔主人踊皆堂下之事今主人入室宗人當

升戶外詔主人室中之事故升堂也）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依於豈反注同〇室中尊不空立戶牖之間謂之依䟽注室中至之依〇釋曰云戶牖之間謂之依此爾雅文謂戶西南面也）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薇音微荁音丸〇苦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芐〇荼音徒堇音謹枯如字又音姑劉本作拈音先拈反䟽注苦苦至作芐〇釋曰案公食記三牲具則牛藿羊苦豕薇各用其一若一牲者容兼用其二是以特牲一豕皆云鉶芼苦薇是科用其一也知荁堇類者內則云堇荁枌榆同爲滑物故知荁堇類也云乾則滑者以其冬用之故知乾則滑于堇也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者以其秋與夏同有生葵春初未生者故春約與冬同是以經直云冬明舉夏以兼秋舉冬以兼春也）豆實葵菹菹以西羸醢籩棗烝栗擇（羸力禾反〇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籐也〇揭苦瞎反又苦割反䟽注棗烝至籐也〇釋曰云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籐也者此雖無正文案士喪禮大斂云毼豆兩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籩無籐布巾其實栗不擇腊四脡自大斂後皆云如初則葬奠四豆脾析葵菹亦長矣四籩棗糗栗脯亦不擇也至此乃云棗烝栗擇則菹亦切矣豆籩有飾可知）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䟽注祝在至尸也〇釋曰上經陰厭時主人先祝入戶至此迎尸祝在主人前先後有異故記人明之是以鄭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也云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者尸神象是以云既接神祝當詔侑尸即上祝命佐食爾敦舉黍稷及祝酌授尸及祝出告利成祝入尸謖之等是也）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〇今文說爲稅䟽注侍神至爲稅〇釋曰案鄉飲酒燕禮之等凡坐降說屨乃升坐今尸雖坐不說屨者爲侍神不敢燕惰故也）尸謖祝前鄉尸（鄉許亮反下注同〇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䟽注前道至之節〇釋曰此記尸謖之時祝前尸之儀

（也云必先鄉之爲之節者言必先而鄉尸者爲之節度也）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蹴踖之敬○蹴子六反踖子亦反）疏（注過主至之敬○釋曰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蹴踖之敬者以其經出戶降階及門皆指物而言主人者欲見階上不言西階而言主人者欲見主人見尸有蹴踖之敬故沒去階名而云主人也）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向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辟音避）疏（注及至至在此○釋曰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者以經自階已前皆不言及從階到門言及者以其自階到門其中道遠故特言及以殊之是以鄭云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謂無還鄉尸之節也云降階如升時以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經直云及門如出戶雖不言降階如升時以將出門如出戶明降階如升時故鄭約出門以明降階也云皆還鄉尸者欲見經還者皆還鄉尸也謂鄉尸乃前適也

云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者辟退即逡巡謙讓之容貌也云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者以儀禮一部所云前尸之禮儀在此經爲具悉者）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疏（注尸出至詔降○釋曰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者謂祝既送尸出反入門復位復上文祝入門左北面位故云復位也云然後宗人詔降者謂祝復位宗人乃詔告主人降以其無事故也）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褻則宵衣耳）疏（注上服至衣耳○釋曰上經直見主人服不見尸服故記人明之云上服對深衣在下玄端者案特牲經筮日云主人冠玄端至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是士之正祭服玄端即是卒者生時所著之祭服故尸還服之云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者案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彼君之先祖爲士尸服爵弁不服玄端若子孫爲諸侯先祖爲士者尸還服助祭於君之服也云士之妻則宵衣者

（以其經直云尸不辨男女士虞既男女別尸明經云尸可以象男子故鄭併云士之妻也案特牲正祭主婦著纚笄宵衣明女尸亦宵衣可知）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庶適丁狄反）疏（注異姓至適也○釋曰虞卒哭之祭男女別尸故男女別言之也云異姓婦也者以男無異姓之禮故也知經云必使異姓者據與婦爲尸者也不使同姓孫與婦爲尸者尸須得孫列者孫與祖爲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爲尸故不得使同姓女爲尸也云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妻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若然庶孫妻亦容用之而鄭云必使適也者據經不使賤有適孫妻則先用適而言其實容用庶孫妻法也必知容用庶孫者以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彼不言適是容無適而用庶此經男女別尸據虞祭而言至卒哭已後自禫以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知者

案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雖合葬及同時在廣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少牢吉祭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篇末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則引少牢吉祭妃配之事爲證明禫月不當四時祭月則不云某妃配配則共尸可知）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疏（注無尸至升降○釋曰自此盡詔降如初論喪祭無尸之事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知謂無孫列者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適則大夫士祭先取孫無孫取同姓之適是有孫列可使復無同姓之適是無孫列可使者也云殤亦是也者禮記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明殤死無尸可知曾子問文云宗子直有陰厭庶殤直有陽厭是無尸也云禮謂衣服即位升降者雖無尸主人亦如葬所服即位於西序及升降與有尸相似）既饗祭于苴祝祝卒（記異者之節）疏（注記異者之節○釋曰云記異者謂記無尸者異於有尸何者有尸祝釋孝子辭釋辭訖爲祝祝卒別有迎尸已後之事

（今無尸者祝祝卒饗神訖無迎尸以後之事故下文云不綏祭之等皆記具者之節也）不綏祭無黍羹湆胾從獻（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綏當爲隋）疏（注不綏至爲墮○釋曰此四事皆爲尸是以上文有尸者云迎尸而入祝命佐食綏祭有黍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又尸食之後主人獻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以燔從賓長獻後亦如之無尸闕此四事自羹已下三事皆蒙無字解之也云不綏言獻記終始也者以見經無尸具陳四事凡祭禮以獻爲終舉終以見始亦得爲義今不但言獻記其終始具言四事者欲明始於綏祭終於從獻故鄭即云事尸之禮始于綏祭終於從獻者故具言之云綏當爲墮者周禮守祧職云既祭藏其墮字爲止取減爲義）主人哭出復位（於祝祝卒）疏（注於祝祝卒○釋曰謂祝祝卒無尸可迎既無上四事主人遂即哭出復戶外東面位也）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門西北面位也）疏（注門西北面位也○釋曰鄭此及下注皆云復位者門西北面位者據上文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

復位也）男女拾踊三（拾其業反注下同○拾更也三更踊○更音庚）疏（注拾更也三更踊○釋曰凡言更踊者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三者三爲拾也）如食間（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疏（注隱之至頃也○釋曰隱之者謂闔牖戶也九飯之頃時節也）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今文啓爲開）疏（注聲者至爲開○釋曰云聲者噫歆也者君曲禮云將上堂聲必揚故云將啓戶警覺神也）主人入（親之）疏（注親之○釋曰云親之者啓牖鄉是親之事主人無事而入者是主人親至神所恭敬之事也）祝從啓牖鄉如初（鄉許亮反○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疏（注牖先至在左○釋曰云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者見上文闔牖戶時牖先言此經上云主人入祝從乃言啓牖是戶先開乃啓牖故須辭之扇在內也云鄉牖一名也者案詩云塞鄉墐戶注云鄉北出牖也與此注不同者語異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牖一名也云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入在左者鄭以經如初之文在牖饗之

下恐人以爲啓牖鄉如初上既無啓牖鄉之事明據主人與祝位如初也）主人哭出復位（堂上位也）疏（注堂上位也○釋曰案下文云宗人詔降如初注云詔主人降之乃降堂明此復位者復堂上東面位也）卒徹祝佐食降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疏（注祝復至褻也○釋曰鄭知祝與佐食位如此者見上經云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佐食即賓也故知佐食言復位復西方可知知祝復位復門西北面位者上經祝入門左北面注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明此祝復位復門西北面位可知云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者上經有尸者有陰厭有陽厭無闔牖戶之事今無尸者陰厭時闔牖戶今更設饌於西北隅復更闔牖戶爲褻瀆故不爲也）宗人詔降如初（初贊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疏（注初贊至降之○釋曰此降謂禮畢降堂也上經云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注云宗人詔主人降彼謂降堂故鄭知此云如初亦如上經詔降也）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

疏（注葬之至其靜○釋曰自此下盡哀薦成事論初虞二虞三虞卒哭明三者之祭饗神辭及用日不同之事云葬之日日中者上文云日中行事是也葬用丁亥是柔日葬始虞用日中故云始虞用柔日也）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相息亮反○曰辭也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思息似反）敢用絜牲剛鬣（敢昧冒之辭豕曰剛鬣○昧冒上亡北反下亡報反）疏（注敢昧至剛鬣○釋曰敢昧冒之辭者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故云昧冒之辭也豕曰剛鬣者下曲禮文）香合（本又作薌音同黍曰薌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疏（注黍也至薦上○釋曰案下曲禮云黍曰香合粱曰香萁稷曰明粢是也云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者曲禮所云黍稷別號者是人君法特牲少牢黍稷合言普淖此別號黍爲香合下特號稷爲普淖故知記誤也云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者依設薦法先設

（薦醢次設俎後設黍稷今黍在嘉薦之上此亦記者之誤故鄭非之也若然俎在後今粢牲在黍上者祭以主為主故先言非設時在前也）嘉薦普淖（普淖如孝反劉徒報反○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疏（注嘉薦至號云○釋曰言故以為號云者鄭以意解之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明齊溲酒（齊才計反注同溲所求反醆同○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為醆）疏（注明齊至為醆○釋曰云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者鄭以溲水造為之與縮字義異謂以新水漬麴乃溲釀此酒又引郊特牲明水涚齊貴新也者彼注云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據彼注明水則周禮司烜氏所取月中之水與此明齊新水別鄭引之者彼此雖異引之直取新義同故引為證非謂為一物也云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也者士祭有兔腊是故或有人作如此說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者若以明齊當為明視作兔腊解者應在上與牲為

次何因退在下今文又為稷解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見稷也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若然特牲少牢無腊號以小物略之）哀薦祫事（祫音合○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今文曰古事）疏（注始虞至古事○釋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者案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大廟故此鄭亦以祫為合而言但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以與先祖合為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適爾皇祖某甫（爾女也女死將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女音汝）饗（勸強之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疏（注丁日至言耳○釋曰己日再虞者以其後虞用剛日初虞再虞皆用柔日始虞用丁日隔戊己故知再虞用己日云祝辭異者一言耳者一言或有一句為一言多論語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也今此一言則一字為一言謂數一虞云祫再虞云虞三虞云成是也）三虞卒哭他用

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今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今文他為它○報葬禮記音芳付反下同令力呈反離力智反）疏（注當祔至為它○釋曰鄭云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者即解初虞再虞稱祫稱虞之意今三虞改用剛日將祔於祖取其動義故也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者以其己日為再虞後改用剛日故次取庚日為三虞也卒哭亦用剛日故庚日後隔辛日取壬日為卒哭云祝辭異者亦一言耳者改虞為成是一言也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謂有故及家貧不及三月因三日殯日即葬於國北引喪服小記者彼鄭注云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待三月喪因殯日虞所以安神以送形而往迎魂

而反而須安之故疾虞三月而後卒哭者謂卒去無時之哭鄭云卒哭待哀殺故至三月待尋常葬後乃為卒哭祭也云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者以虞卒哭已是剛日他祭在後故亦用剛日也云其祭無名謂之他者謂虞卒哭祔祥皆有名此則無名故謂之他云文不在卒哭上者此他祭在卒哭上今退在卒哭下者以其非常又非祭故也引檀弓者證卒哭辭稱成事之義但卒哭為吉祭者喪中自相對君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禫祭已前總為喪祭也若然此經云三虞與卒哭哀薦成事明文而鄭注檀弓云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言蓋疑之者以鄭君以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為一事解之者鄭故疑卒哭之辭而云蓋也是以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鄭注云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者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辭者也）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縮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古文餞為踐）疏（注卒哭至為踐○釋曰自此盡不脫帶論卒哭之祭未徹餞尸於寢門外之事鄭云卒哭

（之祭者案上文直云獻畢未徹乃餞不言卒哭鄭知是卒哭之祭者以其三虞無餞尸之事明旦祔於祖入廟乃有餞尸之禮故鄭據卒哭而言若然三虞下餞尸者以其三虞與卒哭同在寢祔則在廟以明旦當入廟以其易處鄉尊所故特有餞送尸之禮也引詩者彼行人餞行人之禮爲行始此祭祀餞尸之禮亦鄉祖廟爲行始事雖異餞送飲酒是同故引爲證也知旦將始祔於皇祖者下云明日以其班祔鄭云卒哭之明日也是明日之旦也）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古文甒爲廡也）疏（注少南至廡也〇釋曰云少南將有事於北者正謂下文云尸出門右南面已下是也云有玄酒即吉也者以其虞祭用醴酒無玄酒至卒哭云如初則與虞祭同今至餞尸用玄酒則尋常祭祀之酒非醴酒故云即吉也云此在西尚凶也者以其吉祭祭尊在房戶之間至於廟祭尊在室是以今卒哭餞尸尊在門西不在門東是尚凶故變於吉也）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在門之左又少南）饌籩豆脯四脡（脡徒頂反又他頂反〇酒宜脯也古文脡爲挺）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折以爲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古文縮爲蹙〇從子容反翅申豉反）疏（注乾肉至爲蹙〇釋曰云涼州烏翅者經云乾肉折俎則漢時乾脯似之故鄭以今曉古也）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疏（注祝入至事也〇釋曰云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者雖餞行飲酒尸將起之時祝亦如虞祭告云利成尸乃興以前尸也〇凡席素几葦席也者上經初虞云素几葦席在西序至及再虞三虞及卒哭皆如初不見更設几席之明文同初虞用素几葦席今卒哭祭未餞尸於門外明是卒哭之几席故知是素几葦席也）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疏（注俟設席也〇釋曰知俟設席者尸在門右南面在此立下即云席設之事明俟設席也）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

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疏（注婦人出者重餞尸〇釋曰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故云重餞尸也）尸即席坐惟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朐其俱反〇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疏（注朐脯至於吉〇釋曰云主人拜送者案上祭云主人答拜特牲亦云拜送則拜時吉凶同也云屈者在南變於吉者案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則吉時屈者在方今尸東面而云朐在南則是凶禮屈者在右末頭在左故云變於吉也）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授乾肉之祭）尸授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尸奠爵禮有終）疏（注反之至有終〇釋曰鄭知反之反於佐食者經云佐食受嚌尸受振祭嚌訖而云反之明反於佐食佐食乃反於俎可知也云尸奠爵禮有終者上經云三獻尸皆有酢今餞尸三獻皆不酢而奠之是爲禮有終謂若主人拜送賓不答拜亦是禮有終也）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古文謖作休）疏（注男女至作休〇釋曰鄭知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者約上文男子在南婦人在北南爲左北爲右因從此位便故知男子由左婦人由右也云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者在廟以廟爲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爲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餞尸在寢門外則大門外

（無事尸之禮故鄭舉正祭以況之從尸不出大門外尸取正祭此亦故準云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疏（注以餞至廟門○釋曰鄭意所以尸出大門哭者便止者正以餞於寢門以大門為限似事尸在廟門為限故知鄭云大門猶廟門也）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疏（注送賓至門外○釋曰上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限故不出大門送之送賓於大門外自是常禮故云送賓拜于大門外微禮有終賓無答拜之禮也）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疏（注女賓至掖門○釋曰上主人送男賓故知此主婦拜女賓也云不言出不拜之於闈門之內者決上文男主拜男賓言出送此明主婦送女賓于門之內以其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闈故也云闈門如小東西掖門者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則闈門在宮內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為況也）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今文

說為稅）疏（注既卒至為稅○釋曰云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者案服虔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士亦約此文而言也云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者今日為卒哭祭明日為祔前日之夕為祔祭之期變麻服葛是變重從輕明旦亦得變不要夕期之時變之夕時言變麻服葛者鄭云為祔期是因祔期即變之使賓知變即故也）入徹主人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古文與為豫）疏（注入徹至為豫○釋曰鄭知入徹是大功以下者見曾子問云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經云入徹主人不與明取大功小功緦麻之等入徹也云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者上文直言丈夫說絰不辨親疏下文婦人說首絰不辨齊斬婦人此云入徹據大功以下則此文入徹主人不與之中丈夫婦人兼有可知以其平常祭時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則此祭丈夫婦人亦在但齊斬不與徹耳）婦人說首絰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說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葛

帶以即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疏（注不說至葛帶○釋曰知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者案喪服小記云齊衰惡笄以終喪鄭云有除無變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齊斬帶不變則大功以下變可知云婦人少變者以其男子既葬首絰腰帶俱變男子陽多變婦人既葬直變首絰不變帶故云少變也云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者對男子陽重首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腰腰是下體以重下體故帶不變也云大功小功者葛帶者案大功章云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又案小功章云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二者章內皆男女俱陳明大功小功婦人者葛帶可知云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者變是文不變是質不可以大功以下輕服之文變主婦重服之質故經直見主婦不見大功已下也云至祔葛帶以即位者此解大功以下雖夕時未變麻服葛至祔日亦當葛帶即位也知大功以下夕時未變麻服葛者以其與主婦同在廟門外主婦不變大功以下亦不變未然夕時不變夕後入室可以變故至祔乃以葛帶即位也引檀弓者亦證齊衰婦人不葛帶之事）無尸則不餞猶

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古文席為筵）疏（注以餞至為筵○釋曰自此至賓出論卒哭祭無尸可餞之事云几席設如初者雖無尸送神不異故云如初故鄭云餞尸者不為送神也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以其云出几席設如初即云拾踊三明在門外有尸行禮之處即知丈夫婦人從几席出可知言亦者亦餞尸之時也）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閒其義或殊）疏（注謂士至或殊○釋曰自此盡也辭一也論記人所記其義或殊事以更有此文也云遂卒哭不言三虞者是記人略言之注云謂士也者以其此篇是士虞故知三日二月據士而說引雜記者見大夫已上與士異者以其王制大夫士同有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之文雜記云大夫亦同三月而葬卒哭則士云三月大夫五月卒哭之月不同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者然士云三日殯三月葬皆通死日死月數大夫

（以上殯葬皆殊死日死月數是以士之卒哭得葬之三月內大夫三月葬除死月通死月則四月大夫有五虞卒哭在五月諸侯以上以義可知云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者上已論虞卒哭此記更從始死記之明非上記人是異人之間其辭或味更見記之事其實義亦不異前記也）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疏（注薦謂卒哭之祭○釋曰謂卒哭之祭日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云祔則薦者記人見卒哭之祭爲祔而說故連文云將旦而祔則爲此卒哭而祭也）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爲告祔也今文隮爲齊）疏（注卒辭至爲齊○釋曰云卒辭卒哭之祝辭者謂迎尸之前祝釋孝子辭云爾云不稱饌明主爲告祔也者但卒哭之祭實有牲饌而不稱者以其卒哭祭主爲告神將祔於祖而餞牲饌故不言也）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祔於祖母）疏（注女孫祔於祖母○釋曰此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女氏之家既葬祔于祖母也）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差疏也○差所賣反）疏（注不言至疏也○釋曰此對上文孫祔于祖而云祔于爾皇祖某甫此則不曰爾而變曰孫婦婦差疏故不爾也若然上女子亦不云爾者文承孫下云爾可知省言其皇祖妣異者耳）其他辭一也（來日某隮祔尚饗）疏（注來日至尚饗○釋曰他辭一者正謂來日某隮祔尚饗女子及孫婦皆有辭故云其他辭一也其祔女子云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妣某氏尚饗其孫婦云來日某隮祔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尚饗）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凡言祭饗尸曰孝子）疏（注饗辭至孝子○釋曰饗辭勸強神之辭也者案特牲禮迎尸入室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鄭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引此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當此時爲之凡言祭饗尸曰孝子者此一辭說三虞卒哭勸尸辭若祔及練祥吉祭其辭亦用此但改哀爲孝耳故鄭云凡以該之也）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疏（注卒哭至爲胖○釋曰引喪服小記者欲解中猶間也一以上祖又祖孫祔祖爲正若無祖則祔于高祖以其祔必以昭穆孫與祖同昭穆故間一以上取昭穆相當者若婦則祔于夫之所祔之妃無亦間一以上若妾祔亦祔于夫之所祔之妾無則易牲附女君也云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者案文二年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又案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祔已復于寢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于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祖以故同爲證也云練而後遷廟者案文二年經云丁丑作僖公主穀梁傳云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引之者證練乃遷廟祔還於寢案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服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蒸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遭蒸嘗則行祭皆於廟焉遭蒸嘗乃於廟則自三年以前未得遷于廟而禘祭此賈服之義不與鄭同案春官鬯人職云廟用卣鄭注云廟用卣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以此言之鄭義若於三年後四時當祭在廟用彝盛鬯必曰用卣中尊獻象等以盛鬯酒而已故鄭取穀梁練而遷廟特祀新死者於廟故用卣也若然唯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案下文禫月遂四時言祭之月即得在廟祭但未配而已又玄鳥詩鄭注云君喪三年既畢歸於其廟而後祫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若如此言則三年喪畢更有特禘者鄭意除練時特禘三年喪畢更有此特禘之禮也）沐浴櫛搔翦（搔依注音爪翦子淺反○彌自飾也搔當爲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蚤揃揃或爲鬋）疏（注彌自至爲鬋○釋曰云彌自飾也者上文虞沐浴不櫛注云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鄭雖不言不在於飾沐浴少飾今祔時櫛是彌自飾也）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今文字爲折俎而說）

（以爲肵俎亦甚誣矣古文脰膉爲頭益也○膉音益）疏（注專猶至益也○釋曰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者鄭知俎是主婦以下俎者特牲記云主婦俎觳折佐食俎觳折少牢云主婦俎臑折是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注如特至明矣○釋曰云如特牲饋食之事者知不如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爵則夫婦無俎矣上文有俎則祔時夫婦致爵以祔時變麻服葛其辭稱孝云婦致爵與特牲同故云如特牲饋食之事也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者當鄭君時有人解者云虞祭與祔祭共用一牲各用一胖以左胖爲虞祭右胖爲祔祭不是故鄭破之云今此經云如饋食謂如特牲饋食之禮尸俎用右胖解之主人俎左臂左胖之臂以爲虞祭主人豈得復取虞時左胖之臂而用之乎明不然矣）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疏（注虞祔至筮尸○釋曰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祔祭唯用一尸而已云虞祔尚質未暇筮尸者以其哀未殺故云尚質未暇筮尸若然練祥則筮尸矣故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大祥筮尸

可知是以鄭上文注云餞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用一尸也）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疏（注稱孝者吉祭○釋曰對虞時稱哀案檀弓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卒哭既爲吉祭祔在卒哭後亦是吉祭故鄭以吉祭言之也）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疏（注尹祭至誤矣○釋曰鄭知尹祭是脯者下曲禮云脯曰尹祭故知也但曲禮所云是天子諸侯禮用脯號案特牲少牢無云用脯者故云大夫士祭無云脯者唯上饌尸有脯此非饌尸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也以其上文初虞云敢用絜牲剛鬣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是記人誤云亦者亦上文香合也）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溲爲酸）疏（注普薦至爲酸○釋曰云普薦是鉶羹者案上文虞禮及特牲皆云祝酌奠于鉶南則鉶在酒前而設此亦普薦在酒上故知也但虞禮一鉶此云饋食則與特牲同二鉶故云普薦也云不稱牲記其異者對與初虞之等稱牲但記

其異雖不說牲之號有號可知也若然云記其異者所以嘉薦普淖普薦溲酒與前不異記之以其普薦與前異將言設薦在普淖後溲酒前故并言其異焉）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疏（注欲其至之乎○釋曰云欲其祔合兩告之者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謂皇祖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饗是其兩告也引曾子問者案被鄭注云象有凶事者聚也云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者至祔須得祖之木主以孫祔祭也天子諸侯有木主可言聚與反廟之事大夫士無主祭而反之故云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者曾子問無遷主將行以幣帛爲主命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皆設隮之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朞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古文朞皆作基）疏（注小祥至作基○釋曰自祔以

後至十三月小祥故云朞而小祥引檀弓者彼謂顏回之喪饋祥肉於孔子而言彼云饋此云歸者饋則歸也故變文言之引之者證小祥是祭故有肉也）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疏（注祝辭至爲祥○釋曰祝辭之異者謂小祥辭與虞祔之辭有異異者以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云朞而祭禮也者喪服小記文案彼云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云此謂練祭也禮正月有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是以謂小祥祭謂常事也）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又復也）疏（注又復也○釋曰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故云復朞也變言祥事亦是常事也）中月而禫（禫大感反○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爲導○猶間間惻之間下同）疏（注中猶至爲導○釋曰知與大祥間一月二十七月禫後月樂二十八月後月祥常王作樂也云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者禫月

（得無所不佩又於禫月將鄉吉祭又得樂懸故云平安意也但至後月乃是即吉之正也）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某妃當非反又音配）疏（注是月至尚饗○釋曰謂是禫月得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于廟行四時之祭於寢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祭以前不以某妃配也案禮記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則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下旬為之故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先遠日案此禫言澹然平安得行四時之祭則用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為之若然二十七月上旬行禫祭於寢當祭月即從四時祭於廟亦用上旬為之引少牢禮者證禫月吉祭未配後月吉如少牢配可知也）

儀禮注疏卷第十四

儀禮注疏卷第十五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而於五禮屬吉禮）疏（釋曰鄭知非天子之士而云諸侯之士者案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且經直云適其皇祖某子不云考鄭云祖禰者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謂中下之士祖禰共廟亦兼祭祖故經舉祖兼有禰者鄭達經意祖禰俱言也若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是以文二年左傳云文武不先不窋子不先父是也若祭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以此及少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諏子須反○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疏（注祭祀至之日○釋曰自此至事畢論士將筮日之事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者案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用食道用美焉爾鄭注云食道褻米貝美者然食道是人飲食之道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也此釋經不言祭祀而言饋食之意且云祭祀自孰始者欲見天子諸侯饋食已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但饋食見進黍稷云饋孰見牲體而言天子諸侯堂上朝踐饋獻後迎尸於堂亦進黍稷牲體其犬豕牛羊亦孰之同節也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者此解經不諏日謂不如大夫以上預前十日與臣諏日而筮之是以鄭云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也凡士言不者對大夫以上為之此士言不諏日少牢大夫諏日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巳上殷奠如此之類皆是也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之同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

（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若諸侯有朝會之事則不得使人攝故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明堂位云是故夏礿秋嘗冬烝鄭注云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是諸侯朝會不得攝以諸侯禮大故也案桓八年經書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休云禮本下為士制四者士有公事不得及茲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若然則士不暇不得祭又不得使人攝大夫已上有公事乃有攝可知）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門謂廟門 疏 注冠端至廟門○釋曰云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不玄端則一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玄端故也若然玄端一冠冠兩服也對文則玄端有纁裳玄裳黃裳雜裳者朝服緇布衣而素裳但六入為玄七入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玄是以散文言之朝服亦名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也諸侯日視朝之服以端是正幅非直服稱端六冕亦有端稱故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云門謂廟門知者士冠禮云筮於廟門而冠禮筮尚在廟門此謂祭廟筮在廟門可知若然士冠言廟非祭恐不在廟故言廟此不言廟者為祭廟筮可知不須言廟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與音預 疏 注所祭至皆侍○釋曰云子姓者子之所生者案鄭注喪大記云姓之言生也云子之所生則孫是也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者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鄭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若然繼禰者長者為小宗親昆弟等雖異宮皆來祭繼祖者從父昆弟皆來祭繼曾祖者從祖昆弟皆來祭繼高祖者族祖昆弟皆來祭○是皆據小宗而言也云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鄭據書傳而言案書傳康誥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注云謂賓祭祀又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注云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引禮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賓察文取祭者若然大宗子祭一族之內皆來助祭引之者證經子姓兄弟者據小宗有服者若據大宗兼有絕服者也）

有司群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士之屬吏也 疏 注士之屬吏也○釋曰云如兄弟服者如主人冠端玄左傳云士有隸子弟謂此言為屬吏而已）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闑魚列反閾于逼反又況逼反○為筮人設之也古文闑作槷閾作蹙○為于偽反下為神同 疏 注為筮人設之也○釋曰案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中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此不言具饌于西塾而經但言席于門中取筮于西塾又不云抽上韇者皆是互見省文之義）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 疏 注筮人蓍也○釋曰案周禮春官有卜人筮人此士禮亦云筮人故云官名也云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者案周禮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注云問事之正曰貞凡卜筮實問於鬼神謂卜用龜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筮用蓍蓍知成數七八九六之神則此鄭云神明者也然神既為生成之人鄭云為蓍者則蓍亦有神易繫辭有蓍之德圓而非神直筮有成數之神亦有蓍之神也）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長丁丈反下同妃音配又芳非反 疏 注宰羣至幾也○釋曰云宰羣吏之長者贊命之宰非長不為又天子諸侯宰皆尊官故知羣吏之長也云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者法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鄭注云宰有司主政教者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

（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祭祀故字下自左贊命爲神求吉故變於常禮也云十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下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若案下宿賓云薦歲事謂吉而言又少牢吉祭云以某妃配即與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與彼文同故知是禫月吉祭也云言君祖者尊之也者天子諸侯名曾祖爲皇考此士亦云皇祖故云尊之也云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者以其某子上爲男子美稱故以某爲伯仲叔季五十字下篇云皇祖伯某鄭注云伯某但字也不爲五十字者以某在伯下故爲且字辭之與此異也）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還音環○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疏】（注士之至寫之○釋曰云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者決下少牢云史曰諾遂述命既乃釋韇立筮鄭注云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於士不同知蓍有長短者案三正記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云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者案士冠禮云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鄭云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彼云書卦即云執以示主人則筮者書寫以示主人也此經云卒筮寫卦乃云筮者執以示主人則寫卦者非筮人故此鄭云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也）主人受視反之（反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注長占至吉之○釋曰經直云長占知非長者一人而云長幼旅占之者士冠禮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明此亦是長幼旅占經直云長者見從長者爲始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日）【疏】（注遠日旬之外日○釋曰案曲禮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尊卑禮同也又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此尊卑有異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吉事先近日謂祭祀假令孟月先於孟月上旬內筮筮不吉乃用中旬之內更筮中旬又不吉更於下旬內筮筮不吉即止大夫已上假令孟月祭於前月下旬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又於孟月之上旬筮中旬中旬不吉又於中旬筮下旬下旬又不吉即

止不祭今云遠日旬之外日者謂上旬不吉更於上旬外筮中旬爲旬之外日非謂如大夫已上旬之外謂旬前爲旬外也）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馮音憑）【疏】（注三者至爲尸○釋曰自此盡主人退論祭前筮尸宿尸之事云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者謂前期二日宿賓一日視濯是以下云厥明夕陳鼎于門外下至夙興皆祭前一日視濯之事以其夙興上事是祭前一日也宿賓又是厥明夕爲期士則宿賓與視濯別日又知宿賓是祭前二日此經乃祭前三日筮尸故鄭云容宿賓視濯言容者爲筮尸之後祭日之前有二日容此二事也若然筮尸在祭前三日宿尸云乃是緩辭則與筮尸別日矣以此而言則宿尸與宿賓中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矣二者同日鄭直言容宿賓視濯不言容宿尸者以其宿賓在厥明之上故不嫌宿尸與宿賓別日也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者經直云某之某鄭知字尸父而名尸者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鄭彼注云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故知尸父云某是字尸既對父故某爲名云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者以父前世與所祭之父同時同時必相識知今又筮其子爲尸尸又與所祭之子相識父子皆同類故連言其親庶幾其神馮依之也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者案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注云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進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如是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用孫之倫爲尸而云大夫士者但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爲尸故鳧鷖詩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若大夫士祭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爲之故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乃宿尸（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

宿疏（注宿讀至作宿○釋曰云古文宿皆作羞墨之不從古文云凡宿或作速記明一布之內或作蹝者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是也云記作肅者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又云周禮亦作宿者大宗伯文宿眡滌濯是也是以鄭況云或也）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疏（[illegible]東至其後○釋曰云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illegible]父象也主人有子道故主人北面不為賓[illegible]尊故不東面此決冠禮宿賓主人東面此北面不[illegible]云上當其後者子姓兄弟北面陪主人後東頭為上者不得過主人故為上者當主人之後也）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面當尊）疏（注不敢南面當尊○釋曰此決少牢云主人即位於廟門外之東方南面以其大夫尊有君道故南面當尊此士之孫倫為尸雖被宿猶不敢當尊也）之主人辟皆東面北上（辟芳益反一音避○順尸）主人再拜尸答拜（主人先拜尊尸）疏（注主人先拜尊尸○釋曰此決下文宿賓賓先拜主人乃答拜今此尊尸是以主人先拜也案少牢云吉則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云云尸拜許諾祝先釋辭訖尸乃拜此尸答拜後宗人乃擯辭者士尸卑主人拜尸即答拜不得擯辭訖大夫之尸尊尸尊得釋辭訖乃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疏（注宗人至易也○釋曰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者案筮尸時雖不是宰贊命以其云筮尸如求日之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故此得如之也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者前筮尸辭云筮某之某為尸尚饗易此上之辭也）祝許諾致命（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疏（注受宗至釋之○釋曰云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之者以其上文始時主人與子姓兄弟立于尸門北面重行則宗人與祝相隨亦皆北面故云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尸出門左西面主人迎之門西東面

位訖宗人進主人之前西面鄉之受命受命訖尸既西面明宗人旋鄉東面釋之可知）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疏（注其許至主人○釋曰云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者謂祝受尸許諾辭旋西面告宗人宗人告主人尸許諾主人乃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疏（注相揖至尸尊○釋曰鄭知有相揖而去者約下篇少牢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是也但彼有送文此經尸入後乃言主人退則尸不送可知此尸不送者士卑故尸被宿之後不送也大夫尊故尸雖受宿猶送大夫也）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涖音利又音類○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疏（注薦進至賓耳○釋曰自此盡賓拜送論士將祭宿屬吏內一人為備三獻賓之事也云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者以其云將臨之明前筮尸在其中可知以上無戒文今宿之云吾子將涖之明知賓在有司內可知案前文有司群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鄭云士之屬吏此云賓在有司內則賓是士之屬吏可知下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賓及衆賓行事在西階之下復似賓不在有司中者但賓及是士之屬吏內言私臣據已自辟除者言公有司者亦是士之屬吏命於其君者言賓在有司中者諸士此獻者之中選以為賓又選為衆賓以下若在門外時同在門西東面北上及其入為賓及衆賓者適西階以俟行事公有司不選為賓者門西北面私臣不選為賓門東北面門外不列者以其未有事入門而列者為將行事公有司門西私臣門東二者皆無事故經不見記乃辨之見其與於獻也云今特肅之尊賓耳者賓有司之內不嫌不助祭今特宿之者將使為賓也）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鼏亡狄反○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古文鼏為密）疏（注厥其至為密○釋曰自此盡主人

（拜送論祭前一日之夕視濯與視牲之事云門外比西當門也者以其經直云門外不言門之東西故知）（當門下篇少牢陳鼎在門東此當門者士卑避大夫故也）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棜於庶反○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轝音餘）疏（注順猶至腊也○釋曰下篇少牢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不言獸首少牢五鼎明有獸可知不言之者已有二牲略其小者故不言也案士虞記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鄭注云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北亦其西北首東足與彼文同彼文變言者彼牲云北首西上明腊亦北首可知此實獸於上東首不與牲相統故云變吉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者鄭舉漢法以曉古諸禮禮記及此儀禮而言棜者以無足解之云腊也者特牲三鼎有豕魚腊案周禮腊人鄭注云小物全乾爲腊故知豕云牲魚水物云獸是腊可知）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疏（注其西至其生○釋曰豕不可棄之縛其足陳於門外首北出棜東其足寢其左以其周人尚右將祭故也云牲不用棜以其生者對腊死用棜而言之）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鉶音刑敦音對又都壘反後放此○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夾古洽反劉古協反後皆同）疏（注東房至南耳○釋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若言房則東房矣故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不言東又昏禮側尊甒醴于房中亦不言陳如此之類皆不言東以其直有一房不嫌非東房故不言東今此經特言東房明房內近東邊故云不房也夾室半以南爲之以壁外相望則當夾北也又與少牢籩豆所陳相反少牢近於西方此經則房中之東也言當夾北者以其夾室在房近南東故云房中之東當夾之也云西堂房夾之前近南耳者案爾雅注夾室前當謂之廟此在西堂在西廂故云西夾之前近南也）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初經位也）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象如初）

（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疏（注不象主不在○釋曰云不象如初[illegible]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盥位[illegible]及[illegible]即是前者有司羣吏執事當言如初不言者以[illegible]前盥時在門東贊主人辭令宰在門西同行兄宗人祝離位賓西以東面南上異於盥位時故不言如初也）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疏（注事彌至位彌異○釋曰云事彌至者謂祭事彌至位彌異者謂宗人祝近門離本位故云位彌異）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疏（注衆賓至禮也○釋曰云旅之得備禮者謂衆賓無問多少總三拜之旅衆也衆賓共得三拜故云旅之也衆賓再拜者士賤衆賓得備禮案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注云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經云皆答一拜明人人從上至下皆一一獨答拜以其純故也所以不再拜者避國公故也此士賓莫問多少皆得一時再拜者以其士賤衆賓得致禮故也）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從才用反後意衆之○爲視濯也）以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疏（注濯溉至几席○釋曰云不言敦鉶者省文也者次上文初儀時云豆籩鉶在東方明敦及鉶亦視可以經不言者省文故也上陳特經有几席鄭注所以下并言几席省文者經言告濯具几席不在濯內故不得云几席爲省文也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者經云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則主人在東階之下宗人降自西階宜東面告濯具以賓在西亦欲聞之故也所以不正面告者爲主人告故也云言濯具不告絜以有几席者洗濯當告絜不洗者告具而几席不在洗內故直告濯具不言絜嫌通几席亦洗濯之限此決下經門外舉鼎鼏云告絜）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肥也）

（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疏（注充猶至聲氣○釋曰云北面以策動作豕者此無正文經云作是動作之言故知以策動作豕云視聲氣者案禮記內則周禮庖人職云豕望視而交睫腥不云豕之聲氣而正云視聲氣者但祭祀之牲當充盛肥若聲氣不和即是疾病不甚祭祀故云視聲氣也）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備具）請期曰羹飪（飪而甚反○肉謂之羹飪孰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孰重豫勞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疏（注肉謂至有司○釋曰案少牢云宗人曰旦明行事此不云旦明行事而云羹飪者彼大夫尊有君道可以豫勞賓故云時節此事畢無君道故不云旦明而云羹飪是以鄭云重豫勞賓羹飪乃來也云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者此案少牢云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上文門外賓位在門西東面今既得期知西在賓南北面告賓賓與有司使知祭日當來也）

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房南面視側殺（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側殺殺一牲也）疏（注夙早至牲也○釋曰自此盡於中庭論祭日夙興主人主婦陳設及行位之事云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案下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鞸注云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鞸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是也鄭云其餘有不玄端者明亦有著玄端者是以下記人鞸之云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注皆爵鞸鄭注云與主人同服是有同服者有著朝服者次鄭云其餘有不玄端者也云側殺殺一牲也者案少牢主人即位於廟門之外司馬刲羊司士繫豕皆主人不視殺案楚語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刲羊繫豕又司弓矢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又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君子弗身翦也者據凡常非祭祀天子尊于郊射牲諸侯降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視之而不親殺之側殺殺一牲者案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以其無玄酒是以少牢云司馬刲羊司士繫豕以其二牲不云側也）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饎尺志反○炊黍稷曰饎宗婦為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疏（注炊黍至作饎○釋曰知宗婦為之者以經言主婦視饎爨明主婦自為也是以下記云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饎爨鄭以祭饎爨用黍而已是宗婦為之可知也云爨竈也者周公制禮之時謂之爨至孔子時則謂之竈故論語王孫賈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是孔子時為竈也云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者以其為爨不可正在堂下當逼西壁為之故云堂之西下近西壁也又知南齊于坫案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明在東西堂下皆齊於坫可知又鄭下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是也案少牢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於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廩爨既在門外不見主婦有視文主婦未知視之以否主婦視饎爨猶主人視殺牲故易歸妹上六云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鄭注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如饎之特舉事之可知云周禮作饎者所謂故書者或作饎也）

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普庚反○亨煑也煑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鬵音尋）疏（注亨煑至釜鬵○釋曰知用鑊者下少牢云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用鑊也）

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初視濯也）

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疏（注戶東至在左○釋曰知戶東是室戶東者若據房戶東西則舉東房而言今直云戶東故知室戶東也云玄酒在西尚之者凡尊酌者在左故為上尊今云玄酒在西尚之是以鄉飲酒鄉射皆玄酒在西尊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西尊不從此義也）

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疏（注如初至反之○釋曰經云實豆籩者取豆籩實之又言陳于房中如初者明既而反之可知也）

執事之

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
（之俎亦存焉不升鼎者異於神）疏（注執事至於神○釋曰鄭知經執事之俎祝主人主婦亦存焉者見）
（士虞記祝俎陳於階間敦東彼虞不致爵故不見主人主婦俎明此言祭有致爵主人主婦陳於階間可）
（知以主婦亦是執事之人也若然少牢主人主婦無俎者以獻三禮成則爲儐尸正祭無致爵故主人主）
（婦無俎儐尸行三獻致爵乃有俎下大夫不儐尸者亦於三獻尸爵止行致爵乃有俎也云不升鼎異）
（於神者前俎升鼎而入設於階前此鼎在門外不入而言陳於階間二列故知不升鼎）盛兩敦
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藉慈夜反萑音完○盛黍）
（稷者宗婦也萑細葦古文用爲于）疏（注盛黍稷者宗婦也○釋曰知盛黍稷是宗婦者以其黍稷是）
（宗婦所主故知也）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設盥）
（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

疏（注設盥至左右○釋曰云不揮者揮振去水使手乾今有巾故不揮也是以僖二十三年左氏傳云）
（公子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是也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
（爲門東據向內爲右故鄭云統於門東西上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者欲明門內據）
（內以入爲右者也）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爲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疏（注爲）
（神至接神○釋曰案上視濯時云宗人祝立於賓西北東面南上鄭注云事彌至位彌異宗人以概於祭宜）
（近廟祝入廟特宗人獨升視濯及出門外視牲告充未有使祝之文至此臨祭使祝敷神席故鄭云至此）
（使祝接神也）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纚山買反又所綺反○主）
（婦注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
（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疏（注主）
（婦至於姑○釋曰云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也謂姑老不與祭祀故姑存猶使之主祭祀也云纚者謂首）

（士冠禮廣終幅長六尺笄安髮之笄非冠冕之笄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若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
（婦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是也云宵綺屬也此衣染之）
（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者謂此宵衣是綾綺之屬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以其士喪禮）
（有褖衣與士冠玄端爲一玄端黑是男子褖衣亦黑則此婦人宵衣亦黑可知其玄則黑之類也故鄭引）
（王藻君子狐青裘豹褎玄宵衣以裼之證婦人玄宵衣亦黑也云其繒本名宵者此字據形聲爲綃從絲）
（省聲但詩及禮記儀禮皆作宵字故鄭云其繒本名曰宵故引詩及禮記爲證引詩者直取宵字爲證引記）
（謂禮記王藻升直取証字爲宵亦以証婦人宵衣爲玄也云況婦人助祭者同服也者經及記不見主婦）
（及宗婦異服之文故知同服對男子助祭祝佐食等與主人服異也少牢云主婦贊者一人亦髲鬄衣侈）
（袂與主婦同其餘雖不移袂同亦宵衣可知依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助祭皆不同者人君尊卑差等）
（大夫士卑服窮則同也引內則者彼舅沒時年七十以上姑雖存年六十已上而當傳之家事故子之妻）

（代姑祭雖代姑每事必請於姑引之者證經主婦而舍姑夫老自爲主婦姑老則子妻爲主婦也）主
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
具（具猶辦也）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初視濯也）佐食北
面立于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疏（注佐食至之西○釋曰案下記云佐）
（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據此而言則此經謂無事時也云立于宗人之西者案士虞禮云）
（主人及兄弟賓即位於西如反哭位注引既夕禮云反哭入門外自西階東面經又云宗人西階前北面）
（注云當詔主人此特牲吉禮主人行事阼階宗入亦在阼階南擯主人佐食北面於中庭明在宗人之西）
（可知）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祝先入接神宜）
（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疏（注祝先至南面○釋）
（曰自此盡稽首論主人主婦及祝與佐食陳設陰厭之事云主人從西面于戶內者注引少牢者證主人）

（內西面其時祝北墉下南面之事以其未有祝行事之法直監納祭而已下文乃云祝在左爲孝子釋辭乃有事也）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蝸力禾反○主婦盥盥於內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直音值）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長丁丈反下注放此○及與也主人在右統與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兎○鮒音附）【疏】（注及與至用兎○釋曰鼎在門外北上東爲右人西爲左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左人畢入時在鼎後又盡載牲體於俎又設俎于神坐之前主入升乃以東爲主今在堂下主人在右故云統於東也云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者以賓主當相對爲左右以賓尊不載牲體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爲右人而使執事在左而載也）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叉蓋爲

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朼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朼畢同材明矣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者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用棘心叉○朼音匕）【疏】（注畢狀至叉○釋曰云畢狀如叉者下引舊說有他神物惡桑叉之言故以叉而言云蓋爲其以畢星取名焉者案詩云有求天畢載施之行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知義然者以經言宗人執畢先入是導之也入知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者以經云當阼階南面明鄉主人執畢臨匕載備失脫可知也云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者案下記云棘心匕刻是也知畢亦棘心者以雜記匕畢同用桑據喪祭今吉祭匕用棘心則畢亦棘心也云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叉舊說知此叉引少牢士虞已下彼舊說之意也云此無叉者乃此入不親舉耳者總解士虞少牢二禮云少牢大夫祭

不親舉者大夫尊主人不親舉云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者對吉祭主人執事有畢彼無也云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者以其虞時主人不執事則祔以執事用桑叉則雜記所云事也云自此純吉用棘心叉者除祥後則禫月及吉祭用棘心也案易震卦彖辭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鄭注云雷發聲於百里古者諸侯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鬯人君於祭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若然諸侯親匕牲體大夫不親者辟人君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親匕也）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贊者錯俎加匕（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疏】（注贊者至面也○釋曰云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者少牢云俎皆設于鼎西西肆又云匕皆加于鼎東枋則此加匕於鼎東柄可知云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知者以其俎從於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是以昏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是也）乃朼（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佐食

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音祈○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爲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古文鼏皆作密）【疏】（注肵謂至作密○釋曰知肵謂心舌者下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是也引郊特牲者見敬有肵俎送于尸前）卒載加匕于鼎（卒已也已載畢亦加焉）【疏】（注卒已至加焉○釋曰主入匕牲體宗人以畢助之主人匕事訖加之於鼎則宗人既事亦加於鼎可知）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入之性所以正）【疏】（注入設至以正○釋曰知載人設俎者以其經卒載下即云入設不見別人明是載者設之可知云腊特饌要方也者案經豆在神坐之前豕入設於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腊俎特于俎北取其方故也）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芼亡報反○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疏】

（注宗婦至菜也○釋曰案少牢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以其多故使宗婦贊此士祭祀二敦少故不使宗婦贊主婦可親之也若然案少牢佐食贊鉶宗婦不贊鉶此不以佐食決之而并云宗婦者此決有司徹故有司徹云主婦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升獻尸尸拜受送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與受設于羊鉶之西乃下至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皆是也）

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郤于敦南出立于西南面（會古外反○酌奠奠其爵觶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疏】注酌奠至奠之○釋曰引少牢者案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乃奠者彼大夫禮與此士禮相變是以與此奠乃啓會異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爲主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祝曰州又反淖女孝反【疏】注稽首至尚饗○釋曰引少牢祝祝已下者欲見迎尸之前釋孝子之辭也）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于門外（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疏】注尸自至尸次○釋曰自此盡反黍稷于其所論陰厭後迎尸于正祭之事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者下注云主人不迎尸成尸尊故也云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者凡平賓客皆在門西主人出門左西面拜今此經直云迎尸於門外不言祝拜尸答拜是祝出就次尸乃出次迎之而入門是不敢與尊者爲禮引周禮者證門外張尸次之事也）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厭一葉反【疏】注主人至爲厭○釋曰云主人不迎尸成尸尊者案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鄭云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此士禮雖無君道亦尊尸主人不迎迎之尊

不成不迎之則成尸之道尊也云尸所祭者之孫也者禮記云孫爲王父尸是也云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者以其祭祖凡弟來助祭故知宗子小宗大宗五宗皆然書傳云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也云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者禮記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註云祭祖則用孫列皆取同姓之適孫是其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也云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出廟門主人有君厭臣之義故不迎也）

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箪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庭長尊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疏】注侍盥至門左○釋曰引少牢者見士經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槃匜巾竿簞門右就尸之義也）

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侑音又武音無【疏】注延進至人從○釋曰云延進在後詔侑曰延者案士虞禮尸謖祝前鄉尸鄭注云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故祝居尸前道之此則在尸後詔延故云延也云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彼注武無也祝詔侑尸無常謂君禮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今祝延尸道尸亦無常也引少牢者見祝從尸主人又從祝入之事）

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妥他果反○妥安坐也）

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彊其丈反【疏】注饗勸至薦之○釋曰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者但喪祭稱哀吉祭稱孝故士虞記卒哭饗尸辭曰哀子某圭爲哀薦之饗此既吉祭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以其故哀云孝故曰宜云也云舊說者證主爲絜明之義也）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挼于醢祭于豆間（挼依注音墮許恚反劉相恚反後隋祭隋祭皆放此○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挼醢者染於醢○挼如悅反劉而玄反又而誰

（反後同）疏（注命詔至於酢○釋曰云陰祭祭神食也者鄉者設饌未迎尸陰厭厭飫神令尸未外席而挼祭祭記當食神餘引周禮而云墮與挼讀同則二字通用云今文改挼皆爲餒不從今文引古文者欲見挼不有祭無醢故疊之而不從也云挼醢者染於醢從綏爲正也）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啐七內反○肺祭刌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芬者齊敬共之惟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明神享之○刌寸本反齊側皆反共音恭）疏（注肺祭至享之○釋曰知肺祭是刌肺也者下記刌肺三鄭注爲尸主人主婦此經云肺祭明是刌肺非舉肺也）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曲禮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和戶臥反下同絮丑慮反）疏（注鉶肉至能亨○釋曰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此即公食大夫牛藿羊苦豕薇之等是也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故云肉味之有菜和引曲禮者證鉶羹有五味調和絮者調和之義故告旨若太羹則不調以鹽菜無絮調之理

也）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設大羹湆于醢北（湆去及反○大羹湆煑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爲神非盛者也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今文湆皆爲汁）疏（注大羹至爲汁○釋曰云醢北者爲薦左案公食大夫禮大羹湆皆在薦右此在左者神禮變於生人士虞禮大羹湆設于鉶南在右與生人同有不忍異於生故也云不和貴其質者案桓二年左氏傳云大羹不和以鹽菜是貴其質也云不爲神者陰厭時未設尸來始設爲尸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不挼祭無大羹湆胾從獻有尸即有大羹湆從獻緣有亦不祭不嚌是不爲神爲尸非盛者也引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者證迎尸後乃從獻來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先悉薦反又如字啗定敢反）乃食食舉（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疏（注舉言至連肉○釋曰乃食謂食肺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illegible]卿口因名體爲舉凡牲體或七或[illegible]皆擇骨節而言今言食不可空食骨以[illegible]皆連肉也）主人羞肵俎于腊北（肵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疏（注肵俎至其先○釋曰言肵俎主於尸者以其入後乃設之故知主於尸主人親進者敬尸故也前神俎使載者設之者欲得尊賓嘉客以事其先故也）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疏（注幹長至牲同○釋曰云長脅文出下記下云獸腊其體數與牲同知者亦見下記云腊如牲骨是也）尸實舉于菹豆（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膮炙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爲上以有醢不得綪也○膮許堯反炙章夜反下同）疏（注庶衆至綪也○釋

曰案公食大夫云羞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注云先設醢綪之次也此四豆有醢則不得先設非綪之次故也又復一醢不得與胾炙相對相對之法炙在南醢在北胾在北醢在南知此不得綪故少牢云韭菹醓醢葵菹蠃醢韭菹在南葵菹在北綪注云葵菹在北綪又云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注云四豆亦綪羊胾在南豕胾在北此皆有醢亦得綪者以其四豆胾醢具相對故鄭皆云綪也）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再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骼音格又音各後同○禮三成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飯者三二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illegible]下綪而前終始之次也○復扶又反下同三息暫反）疏（注不復至次也○釋曰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綪而前終始之次也者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即卻也後舉骼即下綪也終舉肩即前也前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故云終始之次也）佐食盛肵俎

俎釋三个（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肵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為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此讀然○盛音成臑乃報反）〔疏〕（注佐食至讀然○釋曰云俎釋三个爲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知者案下記云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今尸舉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骼一肩則脊脅各有一骨在前脚三節後脚二節各舉其一訖前脚舉肩訖宜次盛骨後脚舉骼訖宜次盛肫前後各一節以歸一脡脊以共次正脊故也前脚唯有臑在并脊脅各一骨爲三也）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疏〕（注尸授至俎豆○釋曰經直云肺脊加於肵俎鄭知尸不自加而授與佐食佐食受而加之者約少牢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鄭注云分者尸授之也是云肺脊初在俎豆者上文云尸實舉于菹豆是也）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酳以淺反又士刃反○酳猶衍也是獻尸

也云酳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略者今文酳皆爲酌）〔疏〕（注酳猶至爲酌○釋曰自此盡入復位論主人獻尸及祝佐食之事知是獻尸者下有主婦洗爵獻尸并賓長獻尸故知此是主人酳尸也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者此決少牢云主人降洗爵酌酒乃酳尸用爵不用角也云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加人事略者既辯大夫不用爵決當用觚而用角者因無臣助祭父子相養之道而用角者父子是質角加人事略得用功少故也）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肝肝炙也古文無長）〔疏〕（注肝肝至無長○釋曰此直言肝從亦當如少牢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此亦不言者文不具也）尸左執角右取肝㮇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曰送爵者節主人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醋才各反○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古

文醋作酢）〔疏〕（注醋報至作酢○釋曰云祝酌不洗者尸當酢主人宜親洗爵酌酒不親洗酌尸尊故也授代酌由祝代酌故不洗也）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古文挼作綏）〔疏〕（注退者至作綏○釋曰云挼祭亦使祭尸食也者前祝命尸挼祭祭神食今命主人祭尸食亦如尸祭神食故云亦也云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者亦如上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相似故云亦也）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嘏古雅反○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也）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摶大官反○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疏〕（注獨用至有焉○釋曰案少牢云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但少牢不親嘏者

大夫尸尊又大夫禮文此親嘏者士尸卑禮質故也云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者案少牢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云獨用黍者食之主者案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故云食之主是以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喪禮士沐稻諸侯之士鄭注云差率而上天子黍是黍爲穀之貴也）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挂俱賣反一音卦注同○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于左袂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少牢饋食禮曰與受黍坐振祭嚌之○奉芳勇反）〔疏〕（注詩猶至嚌之○釋曰云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但右手執角左手挂袪以小指不于左手言便卒角者飲酒之時恐其遺落故挂以小指故云便卒角也）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疏〕（注變黍至成功○釋曰案少牢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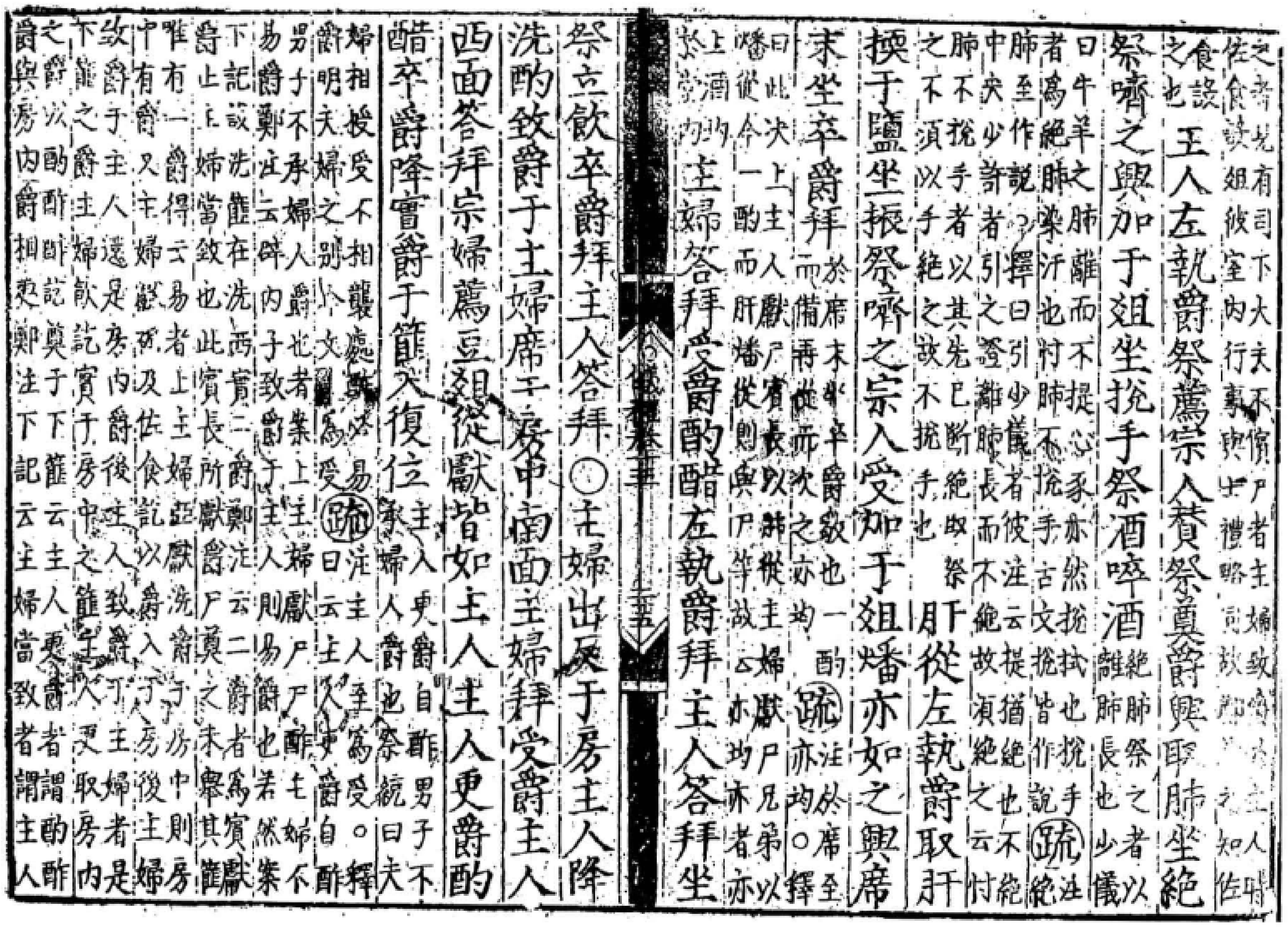
入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此夫大夫不以有入房直見大夫出宰夫以籩受此主人親嘗于房祝以籩受以其士賤故也云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者以黍者五穀之名非農力成功之稱故以黍為嗇欲其重稼嗇故少牢鄭注云秋斂曰嗇是用農力之言也）筵祝南面（主人自房還時）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疏（注行神至設俎○釋曰此文佐食以佐食授尸故後獻之祝接神先獻之云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知者前獻尸時菹醢主婦設之亞獻及致爵於主人籩豆亦皆主婦設之則此設菹醢亦主婦可知又知佐食設俎約少牢主人獻祝佐食設俎故此亦佐食設俎可知）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

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疏（釋曰云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者案上獻祝有俎此獻佐食不言俎者上經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鄭注云執事謂有司以佐食亦在有司內者下記云佐食俎獻折脊脅也又下經賓長獻節鄭注云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若少牢獻佐食俎即設于兩階之間西上大夫將賓尸故即設佐食俎至於賓尸時佐食無俎也）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疏（注亞次至簡耳○釋曰自此盡以爵入于房論主婦獻尸祝及佐食之事云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者此決少牢主婦亞獻尸時夾拜此士妻下之故云儀簡耳）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於主人北西面）疏（注北面至西面○釋曰案少牢云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鄭注云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

當夾拜也又云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是也若大夫妻亦辟人君夫人士妻賤不嫌得與人君夫人同也）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兩籩棗栗棗在西）疏（注兩籩至在西○釋曰知者案下記云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是也知棗在西者依士虞禮云主婦亞獻尸時云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鄭不尚棗棗美故知也）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籩祭棗栗之祭其祭之亦於豆祭）疏（注其祭之亦於豆祭○釋曰知者見上經尸授祭時云右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不言其處明亦祭於豆間今此祝贊籩祭之亦不言其處亦祭於豆間可知又案有司徹云尸取韭菹擩于豆祭于豆間又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籩豆同祭于豆間也）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音煩○燔炙肉也）疏（釋曰云反之者謂反燔于長兄弟）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出者俟後事也）疏（注出者俟後事也○

釋曰云俟後事者謂俟主婦獻祝之時更當羞燔于祝知者約上文主人獻尸云賓長以肝從至獻祝時但云以肝從不言其人明亦賓長可知此下文注婦獻祝籩燔從如初儀明獻祝時亦長兄弟羞燔可知故鄭注云俟後事也）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送者送卒爵）酢如主人儀（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疏（注尸酢至內子○釋曰云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者言此上則如之其異者不並取也謂主人受佐食授自祭之此佐食錯授于地主婦撫之而已是也云不易爵辟內子者以經云酢如主人儀上尸酢主人時不易爵故此主婦受酢亦不易爵可知男女不相襲爵所以今襲爵者辟內子是以少牢云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答拜是其易爵也）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撫挼祭云親祭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疏

此處缺葉



（之者若有司下大夫不儐尸者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佐食設俎彼室內行事與此禮略同故知此亦佐食設之也）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為絕肺染汗也刌肺不挩手古文挩皆作說〔疏〕注絕肺至作說○釋曰引少儀者彼注云提猶絕也不絕中央少許者引之鑿離肺長而不絕故須絕之云刌肺不挩手者以其先已斷絕故祭之不須以手絕之故不挩手也）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疏〕注於席至亦均○釋曰此決上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今一酌而肝燔從則與尸等故云亦均亦者亦上酒均於賓均）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今文[illegible]為受〔疏〕注主人至為受○釋曰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者案上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不易爵鄭注云辟內子致爵于主人則易爵也若然案下記設洗篚在洗西實二爵鄭注云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此賓長所獻爵尸賓之未舉其篚惟有一爵得云易者上主婦亞獻洗爵于房中則房中有爵又主婦獻祝及佐食說以爵入于房後主婦致爵于主人還是房內爵後主人致爵于主婦者是下篚之爵主婦飲訖實于房中之篚主人又取房內之爵以酌酢酢訖奠于下篚云主人更爵者謂酌酢爵與房內爵相變鄭注下記云主婦當致者謂主人

（致爵於主婦則用下篚內之爵也）三獻作止爵（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疏（注洗乃至人爵○釋曰此決上文賓獻尸獻祝及佐食皆不洗今致）爵于主人洗故決之也案下篇不儐尸洗爵致於主人注云以事佐食賤新之此云爲異事新之注不同者但爲異事事異則是承賤後則事異言雖不同理則一也云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者謂如上主婦亞獻尸及祝皆燔從如初故云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雖云如初則無肝從故經釋云燔從皆如初云凡獻佐食皆無從者謂主人主婦及賓長獻佐食皆無從故云凡鄭言此者以經獻祝及佐食洗爵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在獻佐食下嫌獻佐食亦然有燔從故鄭辨之若然佐食得獻與祝得獻同亦得如初但無從爲異云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者以上佐食得獻特不見有設薦俎之（文下記云佐食於旅也齒於兄弟故佐食薦俎亦與兄弟同時設之也）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拜賓而洗爵爲將獻之如初視濯時主人再拜賓答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者）疏（注拜賓至拜者○釋曰自此盡賓爵于篚論獻賓及衆賓之事也）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卑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疏（注就賓至其位○釋曰云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者案鄉飲酒鄉射賓主獻酢答於其階至酬乃同階此因祭如初賓卑爲尊之所尊者謂尸也又賓是士家有司卑不得專階故就之以不得專階也對鄉飲酒鄉射得專階也云主人在右統於其位者以其賓得在西階上北面以東爲右主人位在阼階故云統於其位鄭言此者主人就西階與賓[illegible]主人在右者則與飲酒禮同[illegible]）薦脯醢設折俎

（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公有司設之）疏（注凡節至設之○釋曰案下記云賓骼鄭云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也折骨而曰折俎明凡節解牲體皆曰折升于俎故名折俎與體折同名其折義則異彼折骨云不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者案下記云賓骼骼是牲體此經云折俎者亦用骼非貴體故略云折俎若然經尸俎祝佐食及主人主婦俎體皆不言之而鄭注獨云賓俎不言體者尸祝等經不言牲體亦不言折以其體貴故也此賓俎不言牲體而言折明非貴體也云上賓骼衆賓儀者案下記唯云賓骼其衆賓已下皆散脊不言儀者鄭見有司徹主人獻賓儀司士設俎羊骼一又云衆賓長拜受爵其脊體儀也注云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是也云公有司設之者此即有司徹云司士設俎羊骼衆賓脅體儀是也此下文云有司在門西則此設俎者也）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疏（注主人至其意○釋曰云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者以其賓是士之有司之中以卑不敢與主人爲敵酢之是以主人酌以自酢達賓意故也若鄉飲酒鄉射賓皆親酢主人以其賓尊行敵禮故也）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與音余）疏（注位如至之與○釋曰以賓位在西階下東面今受獻於西階上經云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又言位如初明復西階下東面位可知也）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辯音遍後皆同○衆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之答拜）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勺時灼反○爲

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 疏 注爲酬至在下○釋曰自此盡揖復位論堂下設尊酬賓之事云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者決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者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尊至此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案司尊彝職四時之祭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少牢上下大夫堂下皆無尊者士卑得與人君同大夫尊辟人君故也云兩壺皆酒優之者設尊之法皆有大酒今兩壺皆酒無玄酒優之也案玉藻云惟饗野人皆酒鄭云飲賤者不備禮與此注無玄酒爲優之異者此士之祭禮欲得尊賓嘉客以事其先非賤者故以皆酒爲優之彼饗野人是賤者故以不備禮解之也云先尊東方示惠由近者東方主人位西方賓位今先設東方乃設西方者見酒由主人來故云示惠由近爲始也引禮運者彼注澄爲沈齊酒是三酒酒所以飲諸臣證此壺尊亦飲在下者也

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主人奠觶拜賓答拜

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鄉許亮反）疏 注西面至東北○釋曰以經云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西面授賓北面答拜明主人不西得南過於賓故鄭以義言之云立於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也

主人奠觶于薦北（奠酬於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疏 注奠酬至飲酒○釋曰以其神惠右不舉生人飲酒左不舉今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故奠於左與生人相變故有司徹云二人舉觶酬尸侑奠觶行右鄭注云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是也此酬奠於薦左下文賓舉爲旅酬以其神惠故也言不可同飲酒者謂不可同於鄉飲酒故鄉飲酒記云將舉者於右奠者於左其義與此別此下文奠觶於薦南明將舉以初在此飲酒將舉奠於薦南便其復舉

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還東面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疏 注還東至將舉○釋曰云揖復位者則初奠時必南於位可知云還東面者則初賓坐取觶薦東西西可知故鄭注云還東面就其位薦西也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于位私人爲之與○與音余）疏 注酬賓至之與○釋曰自此盡如衆賓儀論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之事云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者以其獻賓之禮以酬副之乃禮成故冠禮云乃禮賓以一獻之禮鄭注云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又鄉飲酒獻及酬賓訖乃獻介又此文獻賓即酬賓乃獻兄弟故鄭注獻之禮成於酬也云亦有薦脀設于位者以經云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則長兄弟初受獻于阼階上時亦薦脯醢設折俎於阼階上祭訖乃執以降設于下位皆當如賓儀鄭下注云設薦俎於其位者謂執祭以降及其位而言也言亦者亦賓也鄭必知有薦俎者見於下記云長兄弟及宗人折是也云私人爲之與者私人者即私臣下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是也以賓薦公有司設之則兄弟薦俎私人可知以

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

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卑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疏 注獻卑至明矣○釋曰云此言如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者以其士獻衆賓時雖不言洗此云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明獻衆賓洗可知不言之者舉下以明上省文之義故也

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略婦人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南面拜受爵）疏 注內兄至受爵○釋曰自此盡入復位論主人獻姑姊妹及宗婦之事云內賓宗婦也者此總云內兄弟下記云內賓宗婦案彼注云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若然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爲兄弟也云其位在房中之尊北者案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也云不殊其長略婦人者決上文獻賓於西階上獻兄弟於阼階上皆殊其長此不殊故云略之引有司徹者欲見此內賓受獻時亦南面拜受爵故下注

（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言亦者亦前受獻時前雖無文約有司徹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疏】注爵辯至答拜○釋曰云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者對上賓與長兄弟不待獻衆賓衆兄弟偏主人先自酢也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者獻時不殊其長酢時猶如賓及兄弟殊其長與男子同男子婦人衆賓以下皆無酢也）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殺所界反下皆同【疏】注大夫至主婦○釋曰此一經論士三獻之外爲加獻尸之事云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尸一爵此兄弟之長加獻則降唯有六爵以其闕主人主婦致爵并酢四爵及獻佐食五唯有六在者洗獻爲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於主人四也致爵於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者天子大祫十有三獻四時與禘唯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卿大夫士略同三獻而祭禮成也是以多之者爲加若主人飲酒禮卿大夫三獻士唯一獻而尸祭禮士於大夫同者禮盛尊卑亦於大夫同少牢五鼎又乘車建禮亦與卿大夫同也）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疏】注尸爵至在庭○釋曰庭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其已得三獻又別受加爵故停之使庭行旅酬是以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傳大專反【疏】注嗣主至諸侯○釋曰自此盡出復位論嗣子飲奠酳獻之事云嗣主人將爲後者不言適而言將爲後者欲見無適長立庶子及同宗爲後皆是故汎言將爲後也云舉猶飲也者非謂訓舉爲飲直是嗣子舉而飲之耳云將傳重累之者謂將欲爲嗣牽累崇敬承重祭祀之事是以使飲之而獻也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者案文王世子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

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爲舉奠洗爵酳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今案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故此注云辟諸侯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故有嗣子舉奠之事也奠者即上文祝酌奠奠於鉶南是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鄭注云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之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彼鄭注意亦引此特牲祝酌奠于鉶南也）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答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略其文耳古文備爲復【疏】注食肝至爲復○釋曰直云受肝明有鹽是以下記云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是也云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者食之當盡以其食若不盡直云嚌之而已此經云食肝明不敢餘也）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嗣齒於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疏】注啐之至西階○釋曰云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者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啐酒先爵即酢主人此嗣子獻賓賓皆啐之亦欲酌已故啐之其實無酢也云嗣齒於子姓者姓之言生子之所生謂孫行者今嗣亦孫之流故齒之也云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者案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是以雖嗣子亦宜升降自西階適子孫不升阼階故於此總言也）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後生也【疏】注弟子後生也○釋曰自此盡乃羞論弟子舉觶將行旅酬之事云如主人酬賓儀者謂如上文主人酬賓就其階同北面並拜乃飲卒爵拜洗酌乃西面賓北面拜位故言如此亦然弟子洗觶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奠於薦北揖復位若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長在左弟子自飲訖升酌降長

（拜受於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鄭注云拜受答拜不北面者賓尸禮殺此不賓尸則拜亦皆北面可知也弟子後生者此即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是也）宗人告祭脀（脀俎也所告者眾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疏注脀俎至可知○釋曰云告祭脀者謂告眾賓之等知無長賓者以其初得獻時即祭脀於階上此獻時乃設薦俎于其位故此無長賓也上文下長兄弟如賓儀則亦獻時祭可知故知宗人所告告眾賓眾兄弟內賓也云獻時設薦俎於其位者得獻時乃薦于堂下及房內之位云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者案上文加爵致爵不及佐食無從殺也此告之祭使成禮是再殺故云又殺也云其祭皆離肺者已於記文解之也云不言祭豆可知者以眾賓言薦俎從設言薦即豆也故云不言祭豆可知）乃羞（羞庶羞也下尸胾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疏注羞庶至內羞○釋曰知羞非薦羞者上文受獻時皆設薦俎於其位故知此羞乃是庶羞非薦也云下尸胾醢豆而已者上為尸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鄭注四豆膮炙胾醢此祝以下薦羞降于尸當去膮炙故云胾醢豆而已云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者言自祝下及內賓眾賓兄弟皆在可知又下記云公有司獻次眾賓私人獻次兄弟則內賓亦及之足以少牢下篇云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不賓尸亦云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拼是也若然少牢與有司徹賓尸與不賓尸庶羞與房中羞皆與尸佐食及祝主人主婦皆同時羞之者彼上下大夫禮尊故得與尸同時羞此云禮卑故不得與尸同也云無內羞者以其尸尊尚無內羞況祝卑故無內羞也）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在右（為南奠觶疏注為南奠觶○釋曰自此盡賓觶于篚論行旅酬之間作止爵之事但此特牲之禮堂下行旅酬無算爵並在室中者不與於酬之事上大夫賓尸與旅酬不與無算爵之事故別使二人舉觶於尸侑尸侑得舉為第酬徧及堂下尸與旅酬者以其賓尸在堂禮殺故也若下大夫不賓尸者堂下無旅酬直行無算爵於堂下而已尸則不與之所以下大夫無旅酬直有無算爵者以其禮尸於室中[illegible]國君堂下不設尊故

無旅酬直行無算爵而已以其堂下於神靈共尊不得與尸行旅酬故屈之此特牲堂下得旅酬無算爵並行者以其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為加爵禮尸與室中酌上尊堂下旅酬行神惠酌下尊故上大夫及士之祭禮旅酬行無算爵或行或不皆參差不等也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眾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若鄉飲酒賓酬主人主人立於賓東主人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其眾賓受介酬者自介右鄭注云尊介使不失故位眾受酬者受自左異其義也賓主相酬各守其位不以尊卑變同類之中受者於左尊右也）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于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疏注其尊至北面○釋曰以其旅酬無算爵以飲者酌己尊酬人之時酌彼尊是各自其酒故無算爵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各酌于其尊也云此受酬者拜亦北面者以經長兄弟拜受觶不言面位故鄭云受酌者拜亦北面言亦者亦賓北面也）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左受旅如初（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交錯猶言東西）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疏注於旅至並作○釋曰前眾賓之長為加爵如初爵止今還使為加爵者作止爵也故云如長兄弟之儀云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者此決上文賓三獻爵止鄭注云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而特之故有室中主人主婦致爵訖乃三獻作止爵此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鄭注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而堂下庭中行旅酬未訖為加爵者作止爵故鄭注云禮殺並作止也）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

（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 疏注長兄至文省○釋曰云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者亦謂亦上賓坐取爲酬奠觶此長兄所舉奠觶者即士弟子舉觶於其長是也云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者以其賓舉奠觶於長兄弟行旅酬盡皆徧長兄弟舉觶於賓行旅酬亦皆徧故云相報禮終言明者嫌其不終所以嫌者賓之酬不言卒受者此不言交錯以辯嫌其不卒不辯其賓賓之酬亦卒受者實觶于篚此亦交錯以辯故鄭云文省也）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奠觶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今文曰奠于薦右 疏注奠觶至薦右○釋曰自此盡爵無筭論二觶並行無筭爵之事云奠觶進奠之於薦右非神惠也者案上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柄西方亦如之鄭注云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至此云非神惠者修[illegible]獻止爵欲得神惠均於室中衆賓長爲加爵止爵者欲神惠均于在庭故止爵行旅酬雖以尸而奠爵待之亦得爲神惠至此別爲無筭爵在下自相勸故得爲非神惠故奠於薦右同於主人飲酒衆者奠於薦右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作北面 疏注復其至北面○釋曰云復其位者東西面位者上既言皆復位答拜此復重云復位則上文復位復在庭初舉北面位此重言復位者當復東西面位可知云凡堂下拜亦皆北面者前主人酬賓弟子舉於其長行旅酬又無筭爵兄弟弟子賓弟子舉觶皆北面則知凡堂下雖不見面位者皆北面拜可知云凡者賓以下至於私人拜受送皆北面故云凡也）爵[illegible]筭（筭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散悉但反下皆同○利佐食也言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侍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 疏注利佐至殺也○釋曰自此盡西序不論佐食獻尸祭祀畢之事云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者利與佐食乃有二名者以上文設俎啓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爲食故名佐食今進以酒酒所以供養故名利利即養也故鄭云以今進酒也若然少牢名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者大夫禮文故即兩見其名云更言獻者以利侍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者此決兄弟長及衆賓長爲加爵於尸不言獻今進酒更言獻不言加爵故鄭君解其義意以利事尸禮將終宜一進酒不似長兄弟助宗子祭祀爲加爵衆賓之長助主人祭祀設爲加爵嫌此佐食同彼二者爲加爵故變言獻是以鄭云嫌亦當三也亦者亦上主人獻主婦獻賓長爲三獻也長兄弟爲加爵衆賓長加爵通洗散獻尸亦三都并尸飲六士祭事尸禮畢也云不致爵禮又殺也者上文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注云不及佐食無從殺也此又不致故云又殺也）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事尸禮畢）祝東面告利成（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 疏注利猶至之嫌○釋曰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南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此戶外告利成彼階上告利成以尊者稍遠於尸若天子諸侯禮畢於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注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是尊者告利成遠於尸也云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者間間暇無事若然禮畢則於尸間暇無事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也）尸謖祝前主人降（謖所六反○謖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義士虞禮備矣 疏注謖起至備矣○釋曰引少牢者證大夫禮主人立位與士不同又證前尸出廟之事云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者彼有室中出戶降階出廟前尸之事故云備矣）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

于廟門（俎所以載所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疏注俎所至歸之○釋曰引少牢者是少牢下篇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之禮彼云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此士禮不儐尸與下大夫同故引以相證也）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為于偽反去起呂反飲與音余疏○注為將至於房○釋曰知非神饌而以為尸者以其尸三飯後始薦庶羞故徹之乃餕也凡餕者尸餕鬼神之餘祭者餕尸之餘義取鬼神之惠徧廟中庶羞非鬼神惠故不用也引尚書傳已下者是彼康誥傳文大宗已侍於賓奠者或有作養或有作眷者皆誤以奠為正也引也者證徹庶羞不入于房而設於西序下以擬燕故也必知祭有燕者案楚茨詩云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注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其上大夫當日儐尸無有燕故有司徹上大夫云主人退注云反於寢也是無燕私者下大夫不儐尸與此士禮同亦當有燕也云與者以經直言設于序下不言燕疑之引書傳為證有燕故言與以疑之也云然則自尸祝以下知義如此者以兄弟受獻於堂下主婦內賓受獻於房中尸出之後堂房無事故知燕時宗子在堂婦人在房可也）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為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祭統曰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疏注為將至政矣○釋曰自此盡戶外西面論嗣子共長兄弟對餕之事云敦有虞氏之器者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上文黍稷之敦從周制士用之云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者大夫異姓既用異代之器故少牢特牲皆用敦則同姓之士當同周制用簋故經言分簋是以文王世子鄭注亦云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亦同姓與異姓別也引祭統者證餕是鬼神之惠徧廟

中若國君之惠徧境內是可以觀政之事也）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養子峻反與餕同○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不過族親古文養皆作餕疏注命告至作餕○釋曰此決下篇少牢二佐食及二賓長餕明惠大及異姓不止族親而已）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以依注音以或如字○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女音汝下同疏注以讀至席南○釋曰云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者此辭在詩邶風旄丘篇必有以也從之者以此經云有以也者以先祖有功德子孫當嗣之而廟食先祖有德亦合享此祭故讀從之也是以彼注亦云我君何以久留於二佐必以衛有功德故也云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者亦謂亦似其先祖已上皆為已為以者誤也云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者謂二佐食與二賓長是非親昵也引舊說者以經直言主人西面拜不見其處故引舊說以明下養席南）若是者三（丁寧戒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食乃祭鉶禮殺疏注食乃祭鉶禮殺○釋曰前正祭之時尸祭鉶嘗之告旨訖佐食爾黍於席上尸始食今餕食乃祭鉶故決之云禮殺故也）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養亦如之（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舊說云主人北面授下養爵疏注少牢至養爵○釋曰引少牢者欲見此禮主人亦受於戶內以授次養引舊說以此經云酳下養主人面位無文當北面也）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主人復拜為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

（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汝兄弟謂教化之）疏（注主人至化之○釋曰云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者謂禮運云諸侯以禮相與者諸侯會同聘問一德以尊天子言此者欲嗣子與長兄弟及衆兄弟相教化相與以尊先祖之德也）兩養執爵拜（答主人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下養復兄弟位不復升也）上養即位坐答拜（既授爵戶內乃就坐）疏（注既授至就位○釋曰以其主人位在戶內下餕席南西面故知上餕授爵於戶內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內西面（事餕者禮畢）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命命佐食作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設于東序下亦將餕也）疏（注命至餕也○釋曰自此盡畢出論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爲陽厭之事云祝命徹阼俎者是佐食徹之當徹阼俎之時堂下賓兄弟俎畢出故下文云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是也然彼命徹阼俎時堂下俎畢出又退在下者欲見先徹堂內俎乃徹堂下是以祝命佐食徹阼俎及豆籩又祝自執俎以出又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即佐食設敦西北隅是以作經并說堂內行事乃到本云上佐食徹阼俎時堂下俎畢出也云命佐食者此命命使徹阼俎下文云佐食徹俎故知祝命者命佐食也又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者以豆籩宗婦設之佐食設俎理應佐食還自徹俎宗婦徹豆籩以徹禮略各自有爲而已故宗婦豆籩命佐食并徹之故云徹禮略也各有爲而已者謂宗徹祝俎豆籩佐食徹阼俎豆籩是各自有爲何如佐前所設之特也）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俟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疏（注俟告至以出○釋曰案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故餕于西北隅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有司受歸之此不儐尸之禮亦與此特牲禮同故引爲證也）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

主婦薦俎（宗婦既并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疏（注宗婦至薦俎○釋曰宗婦不徹主人豆籩而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降用之爲燕祝兩豆籩而主婦用之者祝接神尸之饌主婦燕姑姊妹及宗女宜行神惠故主人以薦羞并及祝燕盖燕宗人於堂主婦以祝籩豆用之燕內賓於房是其事也云宗婦既并徹徹其卑者以宗婦不徹主人籩豆而徹祝與主婦是徹其卑者故得并徹引士虞禮者以經自有入房之文注更引士虞禮者有嫌也嫌者以主婦薦俎先在房嫌經入房又爲徹）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厞扶未反○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厭一鹽反飫於庶反）疏（注厞隱至厭也○釋曰云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禮記郊特牲之文彼論正祭與釋祭之處此爲陽厭引之者欲見孝子求神非一處故先爲陰厭後爲陽厭之事也引少牢者見彼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面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案曾子問庶殤爲陽厭之事故彼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鄭注云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之明者也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故鄭云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謂祭于奧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對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爲陽厭以向戶明故爲陽厭也引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彼上文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謂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殤者陽厭無陰厭曾子言謂殤死陰厭陽厭有故問孔子孔子別宗子死有陰厭凡殤死有陽厭引之證成人陰厭陽厭並有之義也）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答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疏（注拜送至答拜○釋曰云凡去者不答拜者云凡總解諸文主人拜送賓皆不答拜鄭注鄉飲酒云禮有終是也若賓更答拜是更崇新敬禮故不答也）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

（出唯賓俎有司撤歸之尊賓者疏注記俎至賓者○釋曰云唯賓俎有司撤歸尸侑之俎不賓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所以知歸賓俎者正見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鄭注曲禮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以孔子世家云魯郊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不稅冕而行士大夫家尊賓則使歸之自餘亦自徹而去也）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命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疏注於祭至玄端○釋曰此退玄冠在朝服下者欲令近緇色士冠在朝服從而正也云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者見上經云筮日主人冠玄端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筮尸云如求日之儀至於視濯又不見異服故知皆玄端至祭日夙興云主人服如初初即玄端明其餘不如初是朝服可知是以此注云皆者謂賓及兄弟也云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下少牢云主人朝服是也緇韠者下大夫之臣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與裳同色此朝服緇韠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帶故云下大夫之臣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引上經者直言者朝服恐主人亦在其中故引證主人服玄端與兄弟異也）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疏注與主至下士○釋曰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司服文引之者欲見士之齊服有一玄端而裳則異故鄭云然則玄裳以玄端一而裳有三也彼注云素端者亦謂禮荒有所禱請服之於此經無所當而連引之耳若然士冠亦有玄端三等裳而引司服者以此特牲祭祀時彼據齊時四命已上齊祭異冠大夫齊祭同冠故就此祭祀引齊射冠服為證也）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右海）篚在洗西南順

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眾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注順從至五升○釋曰云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者以一爵獻尸尸奠之未舉又一爵主婦當致者案經主婦致爵於主人婦人不見就堂下洗當於內洗則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不取堂下爵而云主婦當致者謂主婦當受致之時用此爵也云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者酌奠于鉶南是嗣子舉飲還復神之奠觶也餘有三在主人洗一觶酬賓奠於薦北賓舉奠於薦南此未舉也下篚有二觶在及長兄弟洗觶為加爵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此亦未舉也下篚仍有一觶在乃羞之後賓始舉奠觶行旅酬辯卒受者以虛觶奠於下篚還有三觶至為加爵者作止爵長兄弟亦坐舉其奠觶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未實觶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于其長即用其篚二觶卒受者未奠之故三觶並用也故注云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也云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者謂賓長獻尸主人致爵於主婦是也賤者獻以散上利洗散是也尊者舉觶謂者酌奠之及長兄弟酬賓之等是也卑者舉爵謂主人獻用角鄭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則大夫尊用爵士卑用角是也引舊說者爵觚已下升數無正文韓詩雖有升數亦非正經故引舊說為證也）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覆壺者盝瀝水宜為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絜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疏注覆壺至神戒○釋曰未奠不設冪卒奠乃設冪故曰卒奠冪用綌云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者器本無名人與作號棜之與禁因物立名是以大夫尊以厭飫為名士卑以禁戒為稱復以有足無足立名故禮記注云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但經已有棜字注云世人因名

（者誤當無世人字也士曰禁由有足以士虞禮尊于室中兩甒醴酒無禁禁由足生名禮記云大夫用棜士用禁及鄉飲酒鄉射皆非祭禮是以雖大夫去足猶存禁名至祭則去足名爲棜禁不爲神戒也）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籩有巾者果實之皮物多核優尊者可烝裹之也烝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裹之音果）〔疏〕（注籩有至玄被○釋曰言多皮核者栗多皮棗多核）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苦苦荼也荁堇屬乾之冬滑於葵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云今文苦爲芐芐乃地黃非也○荁音桓）〔疏〕（注苦苦至非也○釋曰云乾之冬滑於葵者以其冬乾用之不用葵而用荁明知冬則滑於葵也引詩證之詩言堇荼即經荁苦之類也云今文苦爲芐芐乃地黃非也者爾雅釋草云芐地黃非者以其與薇葵等爲不類故知非也）棘心匕刻（刻若今龍頭）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饎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

〔疏〕（注饎炊至在南○釋曰云西壁堂之西牆下者案上經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逼西壁爲之故以舊經辯之也舊說者案爾雅釋宮曰檐謂之樀孫氏云謂室梠周人謂之梠齊人謂之檐謂承檐行材士喪禮銘置于宇西階上鄭注云宇梠是也）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疏〕（注午割至進之○釋曰云載心立舌縮俎者少牢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此言縮俎者彼言橫據俎上云爲橫此言縮據鄉人爲縮是以少牢云皆進下是也云亦勿沒者亦少牢文謂四面皆鄉中央割之不絕中央少許謂之勿沒也）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東堂東夾之前近南）〔疏〕（賓與至東堂○釋曰其餘謂衆賓兄弟之薦也）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今文淳作激）

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宗人代授巾庭長尊）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辟位逡遁）嗣舉奠佐食設豆鹽（肵宜鹽也）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當事將有事而未至）凡祝呼佐食許諾（呼猶命也）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爲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疏〕（注爲婦至西方○釋曰先尊東方者亦惠由之也西方雖是賓以其男子故在前設尊此處爲房內婦人設尊故知亞次西方又經云尊兩壺于阼階東又云西方亦如之明其相亞次此房內婦人之尊上文不見者異之於婦人）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爲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疏〕（注二者至而北○釋曰言所謂者上經云主人洗獻內兄弟于房中知獻衆兄弟之儀是也云其夫屬于所祭爲子孫者以其在父行則謂之爲母今言宗婦則其夫屬於所祭死者之子孫之妻皆稱婦也云或南上或北上云內賓姑姊妹賓客之類南上自取曲禮云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宗婦雖東鄉取統于主婦故北上主婦南面故也云北堂中房而北者謂房中半已北爲北堂也）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於右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奠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筭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娣大計反姒音似本或作似）〔疏〕（注西面至東南○釋曰云西面者異於獻也者以受獻時南面也云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者見上經云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者見於

（有司徹云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者謂依上經旅酬及無筭爵畢旅行事之節皆依男子也云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者此約上經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酬賓時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奠觶于薦南是也云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者此亦約經兄弟之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是也云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者此亦上經正行旅酬節賓坐取觶作阼前北面酬長兄弟〻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是也云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者此亦約旅酬節云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是也云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於其長者此亦約上經正行無筭爵時云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於其長下云爵皆無筭是也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者此經云亦旅西面故知其拜受及拜送飲皆西面又亦旅酬之法飲皆西面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疏（注雍孰至於瓶○釋曰云亨者則周禮亨人之官其職主實鑊水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饔故使之祭饔爨也云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者亦約禮器云盆瓶知引禮器者案彼云孔子曰臧文仲焉知禮燔柴於奧鄭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又云夫爨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引之者證祭爨之事也）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之）疏（注賓從至去之○釋曰云士之助祭終其事也者謂送尸爲終其事既送尸爲終其事則更無儐尸之禮若上大夫有儐尸者尸出賓不送以其事終於儐尸故也）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横脊長脅二骨短

脅（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疏（注尸俎至神俎○釋曰云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者謂少牢正體十一之數十一若牢垂骨并數則十七鄭云此所謂放而不致者致至也所謂禮器彼鄭注云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皆有放象諸侯山龍以下至日月星辰卿大夫又不山龍此七併骨二數乃得十一除去脊九而已亦是放而不至也云凡俎實之數奇者有九有七有五是奇數以其鼎俎奇故實數亦奇而相稱也云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者以少牢大夫禮二脊脅俱有此但有二體貶於大夫大夫即尊者也等貶牲體不貶正脊者不奪其正長脅亦不貶者義與正脊同云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者此脊與脅二骨奇爲饌厭飫所設也又次尸既舉脊脅而猶有脊脅在既不空神俎義得兩施）膚一（爲餕用二厭飫一也○餕劉子峻反與餕同）離肺一（離猶捥也

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疏（注離猶至舉肺○釋曰云亦不提心者言亦謂亦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云提猶絕也捥離之不絕中央少許者是也）刌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刌爲切）魚十有五（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此所謂經而等也）疏（注魚水至等也○釋曰云魚水物以頭枚數者對三牲與腊以體數也云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者案禮運云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文出於彼也云此所謂經而等者亦所謂禮器彼鄭注云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是也引之者證魚數亦尊卑同也）腊如牲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疏（注不但至骨者○釋曰云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若但言體體有九有十一則不兼二骨者若言牲骨則一骨二骨兼在其中故直言如牲骨也）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疏（注凡接至三體○釋曰云祝經直云脊二骨謂代脅

（祝俎有代脅可知云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者言凡者凡祝佐食賓長長兄弟宗人之等是也接神者謂祝與佐食佐食尸未入爲神設俎卻會祝酌奠於鉶南故曰接神也接尸者賓長三獻長兄弟爲加爵尸盥宗人授巾皆是與尸相接也知皆三體者下佐食俎觳折脊脅也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故知皆三體也衆賓之長亦有加爵接於尸亦應三體下文但言兄弟及宗人而衆賓長亦在焉可知故下文直云衆賓及衆兄弟皆殽脀注云不備三者賤也則衆賓長爲加爵不在賤限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骨者是尊祝也佐食也已下卑無加故下注云三體卑者從正是也云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者以少牢一牲故祝俎無加者直三體引之以證此特牲約有三體之外加其併脅也若然俎實其數二牲各三體共六體不奇者通腊臂爲七則亦奇數也以其腊既兩髀屬于尻不殊故爲一體也）

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横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於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

疏（注主人至體臂○釋曰云臂左體臂者以其亦不云折明全升主人方云臂明左臂可知脅骨多不嫌得與尸同用右體猶脅然也）

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觳戶角反又苦角反○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

疏（注觳後至夫妻○釋曰云觳後足者案既夕記云明衣裳長及觳鄭注云觳足跗也是觳後足也云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者經不云後右足鄭知者以少牢主婦用左臑此士妻辟之不用左臑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左足大卑故也）

其餘如阼俎（餘謂脊脅膚肺）佐食俎觳折脊脅（三體卑者從正）

疏（注三體卑者從正○釋曰直云脊脅不定體名欲見得便用之少牢佐食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鄭注云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脊而無膚亦遠下尸是無定體也）

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長丁丈反注及後皆同○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

疏（注骼左至略之○釋曰知骼是左骼者以其尸用右骼故知賓所用骼是左骼可知也云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者此決上文主婦俎觳折佐食俎亦名觳折此不言所分故知略之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殽戶交反脀之丞反後同○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爲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已所辟除者）

疏（注又略至除者○釋曰云又略者上文長兄弟及宗人直言折不言所折骨體已是略此又不言折而言殽脀是又略也言此所折骨值有餘體即破之可也云祭禮接神者貴者謂長兄弟及宗人已上俎皆三皆有齊肺以接神及尸貴故三體不止接神尸神象所接尸者亦貴可知自衆賓以下折體而已不[illegible]神賤無獻故也宗人雖不獻執巾以接尸亦名[illegible]也引祭統者見貴賤皆有骨示均之義云己所[illegible]者則府史之等不命於君者也）

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與音預）

疏（注獻在至與旅○釋曰公有司獻在衆賓後私臣獻在兄弟後故云獻在後者賤也云祭祀有上事者貴之者謂衆賓兄弟次賓之卑得獻衆賓擇取公有司可執事者謂前舉鼎匕載盡從獻衆賓擇取公有司酬爵之屬如此者門外在有司羣執事中入門列在東面爲衆賓餘者在門西位也兄弟雖無上事亦皆在西面位族親故也私臣獻在兄弟後者賤於公有司在衆賓後不執事賤於執事者故曰有上事者貴之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則公有司爲之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則私臣之中擇爲賓使爲佐食是也是以前文佐食北面立于中庭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是也案前賓得獻薦脀臨設折俎注云公有司設之及獻兄弟薦脀注云私人爲之與二者皆使[illegible]事云非執事者以受獻者不得自設俎暫使二者設之非本執事之人然則公有

（司私臣爲狙皆使徒隸爲之與云亦皆與旅者上宗人獻旅云齒於衆賓佐食旅齒於兄弟是但言獻次不言旅以宗人佐食納之與旅者亦此二人也若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此公有司在門西北面東上私臣在門東北面西上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言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案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此不見昭穆位者主人衆兄弟非昭穆子故彼注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之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是也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何故然也案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不以姓其獻之亦以官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之等是也其酬蓋因此位而昭穆得獻蓋依少牢下篇主人洗升酌獻兄弟阼階上注云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於兄弟又曰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注云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于位明位初在是也此中皆無爵者以此二者差之知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卿擇執事者貴即衆賓無事者公有司私臣注祭統云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似衆賓不執事言下及殊卑者指謂公有司私臣是亦得名爲執事言衆賓据尊言謂之不執事者或衆賓中容有不執事者也）

儀禮注疏卷第十五

儀禮注疏卷第十六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疏（釋曰鄭知諸侯之卿大夫者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賓尸是卿不賓尸爲下大夫爲異也）

少牢饋食之禮（少詩召反後放此○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疏（注禮將至之牲○釋曰自此盡如初儀論卿大夫祭前十日先筮日之事云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者案周禮地官充人職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注云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案楚語諸侯卿大夫等雖不得三月亦皆有養牲之法故鄭據馬言芻之唯據羊若豕則曰豢故地官槀人職云掌豢祭祀之犬樂記亦云豢豕作酒非以爲禮不言豕曰豢文略也云羊豕曰少牢者對三牲具爲大牢若然豕亦有牢稱故詩公劉云執豕于牢下經云上利升牢心舌注云牢羊豕也是豕亦稱牢也但非一牲即得牢稱一牲即不得牢名故郊特牲特牲與士皆不言牢也）

日用丁巳（音紀注皆同○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疏（注內事至乃筮○釋曰云內事用柔日曲禮文彼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爲冠昏祭祀出郊爲外事謂征伐巡守之等若然甲丙戊寅壬爲剛日乙丁己辛癸爲柔日令直言丁巳者鄭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之義故也云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者以其舉事尚朝旦不可今日諏日即筮是以此文云用丁巳乃云筮旬有一日是別於後日乃筮也）

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疏（注旬十至之巳○釋曰知旬爲十日者此云旬有一日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

（已者除後已之前通前已爲十日十日爲齊後已日則祭若然筮日即齊乃可故下文入筮日即云乃官戒不云厥明也即直云下旬已上旬可已據用巳一日而言若用丁言先月下旬丁筮來月上旬丁若丁巳之外辛乙之等皆然鄭必言來月上旬不用中旬下旬者言是先近日故也）筮於廟門之外

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朝直遥反後朝服皆放此韇徒木反○史家臣主筮事者）疏（注史家至事者○釋曰云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者此爲將筮故西面案下文爲期于廟門外主人門東南西注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臣有君道也者彼不爲卜筮之事故主人南面也又主人朝服者爲祭而筮還服祭服是以上篇特牲筮亦服祭服玄端以此而言天子諸侯爲祭卜筮亦服祭服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是爲祭而卜還服祭服則諸侯爲祭卜筮服祭服可知若爲他事卜筮則異於此經孝注云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士冠主人朝服注云尊著龜之道也也云史家臣主筮事者案雜記大夫士筮亦云史練冠長衣是史主筮事也）

主人曰某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某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食若言姜氏子氏也尚庶幾饗歆也）疏（注丁未至歆也○釋曰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以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故云丁未必亥經云丁亥者不能具載直舉一日以丁當亥而言餘或以己當亥或以丁當丑此等皆得用之也云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者大戴禮文引之證祭用丁亥之義也云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此吉事先近日皆用上旬若上旬之內或不得丁巳以配亥或上旬之內無亥以配日則除陰辰亦用之故春秋宣八年經書辛巳有事於太廟文二年經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十五年經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年己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與亥辰也云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者此即乙亥是也必須亥者案月令云乃擇元辰天子乃耕注云元辰蓋郊後之吉亥也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云伯某且字也者以某在伯下若某在子上者某是伯仲叔季以某且字不得在子上故也云大夫或因字爲謚者謂因二十冠而字爲謚知者以某且字者觀德明功若五十字以伯仲人人皆有非功德之事故知取二十冠而字爲謚也春秋隱八年左氏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事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公命以字爲展氏彼無駭之祖公子展以展爲謚在春秋前其孫無駭取以爲族故公命爲展氏若然無駭賜族不賜謚引之者大夫有因字爲謚諸伯某某或且字有謚者即某爲謚也此經云伯某是正祭之稱也若時有告請而非常祭祀此則去伯直云且字言某甫則聘禮賜饔唯羹飪筮某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是也若卿大夫無謚正祭與非常祭一皆言五十字在子上與士正祭禮同則云某子故聘禮記云皇考某子是也特牲士禮無謚正祭稱皇考某子若士告請之祭則稱且字故士虞記云適爾皇祖某甫是也）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疏（注將問至而神○釋曰云史曰諾西面于門西者謂應云諾乃之門西闑外西面述命乃筮也云左執筮及下云擊筮筮者皆是蓍以其用蓍爲筮因名蓍爲筮云兼執韇者上文已用右手抽上韇此經又用右手抽下韇是二韇兼執之也云易曰蓍之德圓而神者鄭彼注云蓍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引之者證蓍有神故擊而動之也）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

（也假借也言因著之靈以問之常言凶之占繇○重直用反繇直又反）疏（注述佑至繇○釋曰云遂述命者史既受主人命乃右還向闑外西面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述命訖乃連言曰假爾大筮有常此是即席西面命筮與述同爲一辭者對士喪禮卜辭曰云不述命若述命即與即席西面命龜異鄭注云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對此大夫少牢述命命筮同筮輕威儀少爲文也云常吉凶之占繇者謂應凶告吉應吉告凶則不常此吉凶之占依龜之繇辭繇辭則占龜之長若易之爻辭以占筮也）

乃釋櫝立筮（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注卿大夫至由便○釋曰云卿大夫之著長五尺者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著長筮爲便對士之著三尺坐筮爲便若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疏（注卦者至占之○釋曰云卦者史之屬也者以其筮是史故知卦者是史之屬也云書於版者釋經書卦于木木即板也云史受以示主人者以經書卦是畫卦者恐是卦者以示於主人以卦者卑宜還使筮史受以示主人也）

吉則史櫝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從者求吉得吉之言）疏（注從者至之言○釋曰以主人之祭本以求吉今以疑而問筮筮而得吉是從主人本心故曰從者是求吉得吉之言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滌大歷反○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共音恭齊側皆反下同溉古愛反一本作濯）疏（注官戒至宗廟○釋曰云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者此其筮祭日得吉當以祟祭事故知官戒戒諸官有此數事此等皆事見於下文故鄭總而言也）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巳）疏（注及至至後巳○釋曰云遠日後丁若後巳者案上曲禮云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近日即上旬丁巳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旬丁巳不吉至中

旬又筮下旬丁巳不吉則止不祭以其卜筮不過三也是以鄭云後丁若後巳也）

宿（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疏（注宿讀至作羞○釋曰自此盡改筮尸論筮尸宿尸及宿諸官之事云大夫尊儀益多者其大夫宿戒兩有士有宿而無戒是儀略故云大夫儀多也此直是儀多而云益多者據士尸一宿下文大夫尸再宿是儀益多猶云彌多也此云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故下文明日朝服筮尸並是前祭一日唯下文前宿一日宿戒尸者是前祭二日以言前宿一日明祭前二日可知也）

前宿一日宿戒尸（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又爲于僞反）疏（注皆肅至將筮○釋曰云皆肅諸官之日者解經宿是肅諸官之日云又先肅尸者總解經前宿一日宿戒尸謂皆肅諸官之日前又先肅尸校一日當祭前二日也云重所用爲尸者肅諸官唯一肅尸有再肅是重所用爲尸者故也云又爲將筮者亦是肅之使知祭日當來故也若然宿與戒前後名不同今合言之者以前有十日之戒後有一日之宿若單言戒嫌同十日若單言宿嫌同一日故宿戒並言明其別也或可此是初戒尸云宿戒尸者故加宿字於戒上也）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爲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疏（注某之至士異○釋曰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者案曲禮云父在不爲尸注云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若然凡爲人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今對尸故知不稱尸父之名故上某是尸之父字下某爲尸名是主者可稱名是以云字尸父而名尸也云字尸父尊鬼神也者以不稱名是尊鬼神也云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者決上篇特牲十禮云前期三日筮尸此祭前一日筮尸吉遂宿尸不同之事但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戒諸官散齊至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前

（故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得散齊七日且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宿尸并宿諸官致齊也云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者亦是士卑得與人君同祭前一日視濯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故與士異也云與士異亦是下人君下人君亦是與士異互換省文爲義也）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神象）疏（注筮吉至神象○釋曰云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者以其諸官一肅其尸已宿訖今筮言又肅再肅者是重尸者也云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此重解二文宿是此宿尸後事置於上文者彼爲前宿一日宿戒尸之事故云其實當在此重肅尸之後也云祝爲擯者尸神象者決前筮尸時皆主人出命經此使祝擯以尸是神象故使祝擯也案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共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故闕之唯有祝擯而已人此尸不言出門面位者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鄭注云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尸出門逕南面故主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不拜者尸尊）疏（注尸不拜者尸尊○釋曰凡賓主之禮賓去主人皆拜送今云尸送揖不拜者以大夫尊故也）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即改筮之不及遠日）疏（注即改至遠日○釋曰此決上文筮日不吉筮遠日者以日爲祭祀之本須取丁已之類故須取遠日後旬丁此筮尸不言不須退至後旬故筮不待遠日也）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肅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疏（注爲期至肅之○釋曰自此盡曰諾乃退宗人請祭期之事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者此即上人宿同時之事以其後宿尸及宿諸官以爲期皆於祭前之日也知期亦夕時也者案特牲云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又下文同日夕時而云請期曰羹飪是夕時則此大夫禮爲期亦夕時可知也知大夫尊直肅尸餘使人肅之者以經云宿尸反即云爲期明大夫不自肅賓以下可知故云使人肅之也）

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比毗志反次也注同○比次早晏在於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爲期亦唯尸不來也）疏（注比次至來也○釋曰言比次早晏者一日一夜辰有十二冬日夏夜長短不同是以推量比次日辰之早晏也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者決特牲主人門外西面士卑於屬吏無君道故也云爲期亦唯尸不來也者言亦特牲爲期時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時無尸此大夫禮餘賓之等並來亦唯尸不來是以主人南面亦爲無尸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旦明旦日質明）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苦圭反○刲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文也尚書傳羊屬火豕屬水）疏（注刲擊至屬水○釋曰自此盡東祭論視殺視濯之事案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今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刲擊告備乃退者省文此大夫禮視牲告充即刲擊殺之下人君士卑不嫌故異日矣以知人君視殺引日者大宰職云及執事眂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又云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云日旦明也是其視牲與殺別日案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禮殺于門內此大夫與特牲上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一云刲擊皆謂殺之者豕言擊動之使鳴是視牲也羊言刲謂殺之是視殺也大夫視牲視殺同日故互見皆有故鄭云刲擊皆謂殺之又云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云省也者亦是視牲訖即視殺如鄉所解下言告備欲見象有也云尚書傳曰羊屬火豕屬水者此尚書大傳文引之者解司馬刲羊以其司馬火官還使刲羊屬火故也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

（大職相兼先七與官僕隸家少司大馬之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豕也）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摡古愛反○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摡者皆陳之而後告絜）疏（注雍人至告絜○釋曰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周禮饔人職文云凡摡者皆陳之而後告絜者案特牲視濯時皆陳之視訖告絜此亦當然）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甑子孕反甗魚展反又音言劉音彥又魚變反敦音對劉都愛反後皆放此○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古文甗為烝）疏（注廩人至為烝○釋曰云廩人掌米入之藏者周禮地官廩人職文以其穀入倉人米入廩人故也云甗如甑一孔者案冬官陶人職云甗實一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甑無底甑以其無底故以一孔解之云匕所以匕黍稷者也者上雍人云匕者所以匕肉此廩人所掌米故云匕黍稷也）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

凡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摡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放方往反○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注放猶至器也○釋曰案特牲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鄭注云不言絜以有几席若然彼几席不摡則几洗篚三者亦不摡而并言之者以其同降于東堂下故繼觚觶連言之其實不摡也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者下文司宮進神席於奥此又掌豆籩之等故鄭云攝官案內則鄭注云諸侯兼官者彼對天子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此則大夫對諸侯諸侯具官大夫攝官也）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定多佞反○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疏（注魚腊至於牲○釋曰自此盡鼏巾于西階東論鼎及豆籩盤匜等之事云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者案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薪烝與亨爨

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又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故亨人云職外內饔之爨亨故使饔也云魚腊從羊膚從豕者上文摡鼎之時鄭云羊豕魚腊皆有竈今陳鼎宜各當其鑊此三鼎在羊鑊之西一鼎在豕鑊之西故云魚腊從羊膚從豕也其實羊豕魚腊各有鑊也此直有羊豕言皆有鑊前注可知魚腊皆有竈案士虞禮云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南士之魚腊皆有爨則大夫魚腊皆有鑊可知故羊豕魚腊皆有竈也）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胖音判髀步禮反又方爾反臑奴到反又人于反膊劉音純說文之允反骼音格又音各下同脡他頂反○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膊骼股骨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綼也并併也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為貴舉

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為尸主人主婦古文肺皆作胏胏皆作脾今文并皆為併○綼側耕反後同併步頂反䏶音編一必見反脾必爾反又婢支反）疏（注升猶至為併○釋曰上有十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下言皆二骨以並見一體皆有二骨也云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綼也云先前者正脊是也先後者即短脅是也故特牲記云尸俎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鄭注云脊無中脅無前貶也明代脅最在前也脊先前脅先後者取綼為之義若然脊以前為正其次名脡卻後名橫脡者取脡脡然直後言橫者取閒於脡凡名骨皆隨形名之唯言正者以義取稱焉此言綼者指解脊不取為昭也若尸舉牲體則脊有胳為綼故鄭注特牲云舉先正脊後脅自上而卻下綼而前終始之次也故尸舉牲體如綼也案下注云升之以尊卑此注云猶器之綼也若綼則不得見尊卑若以尊卑升復不得見綼而注似乖者凡牲體四支為貴故先序肩臂臑膊骼為上是尊然後序脊脅於下是卑次應先言正脅而先言短者又取綼之義但所序骨體各有宜不可準定也若然既以尊卑升之而祭肺貴

（序在下者腸胃及肺在內不得與外體爲尊卑之次當以腸內自爲先後之次也云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貴者此經肩臂已下皆言一至十體之下揔言皆二骨知二骨據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者案特牲記肩臂臑肫胳不言二骨今脊脅即言二骨以並故知此言皆一骨亦據脊脅可知也）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肫胳正脊一脡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溷音患腴羊朱反）疏（注豕無至溷腴○釋曰云君子不食溷腴禮記少儀文彼注云腴有似於人穢故樂記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似人也）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疏（注倫擇至美者○釋曰知膚脅革肉者下文云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故知膚是脅革肉也）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司士又升副倅者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疏（注司士至全也○釋曰云司士又升副倅者謂是第三俎其司士與前文司士升豕者別知者以下經云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則此豕魚腊宜各一人又此升鼎宜俱時明是副倅者非升豕者可知云倅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鄭云是公卿大夫之副貳則此云倅亦副之別名以其副牲鼎故云副倅也）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脀之承反○北面北上鄉內相隨古文鼏皆爲密）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甒亡甫反棜於遷反○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古文甒皆作廡今文冪作鼏）疏（注房戶至作鼏○釋曰云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者此大夫特牲用棜仍云禁此改名曰棜是優尊者若不爲神戒然鄉飲酒雖是大夫禮猶名斯禁者尋常飲酒亦於祭祀也）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illegible]音主○枓[illegible]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㪺九于反劉苦候反）疏（注枓㪺至此也○釋曰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者言凡揔儀禮一部內用水者皆須罍盛之沃盥水者皆用枓爲之鄭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亦直言水在洗東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枓故鄭云凡此等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其禮具在此故餘文不具省文之義也）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改更也爲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疏（注改更至東面○釋曰前司宮溉豆籩訖饌豆籩放於西方今欲實之乃更設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禮東面設然者此大夫禮威儀多夫特牲士禮視濯時豆籩鉶在東房至實豆籩時直云豆籩鉶陳於房中如初鄭云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是其不改豆籩之處因而實之是士禮威儀略也）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匜以支反簞音丹○爲尸將盥）疏（注爲尸將盥○釋曰案特牲直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不言其人未聞也知非祝者彼下文始言祝筵几于室中注云至此使祝接神明前非祝也）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爲將祭也）疏（注爲將祭也○釋曰自此盡革順論祭時將至布設舉鼎上載之事）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西近南爲右）疏（注布陳至爲右○釋曰案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宮者此大夫禮異於士故司宮設席神祝設几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亦是接神故祝設几也）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疏（注道之至不舉○釋曰此夫特牲主人降及賓盥士禮自舉鼎此大夫尊不舉故不盥也）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二尊兩甒也今文柄爲方）疏（注二尊至爲方○釋曰云二尊兩甒者即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是也知二勺

（兩尊用之者玄酒雖有不酌重古如酌者然也）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息亮反相助）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枋彼命反○膚爲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疏（注膚爲至西南○釋曰此云膚爲下門外陳鼎時不言至此言之者以膚者豕之實前陳鼎在門外時未有俎據鼎所陳則膚在魚上今將載於俎設之最在後故須分別之也云膚爲下以其加者以羊無別俎而豕有膚俎故謂之加以加爲下也云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者洗當東榮近東也其陳鼎鼎當東序則近西也而言南于洗西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洗相當也）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肵音祈○肵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鼎）疏（注肵俎至當鼎○釋曰云異其設文不當鼎者羊俎在羊鼎西今云肵俎在羊俎北不繼鼎明不當鼎也若繼鼎言者即在鼎西也）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長丁丈反注同○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枇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枇作匕）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爲其分散也肵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爲刌）疏（注牢羊至爲刌○釋曰言皆如初爲之爨也者經言此者以前膚鼎時不見心舌嫌不在爨故明之云皆如初爲之于爨皆者羊豕皆有心舌也案特牲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即是未入鼎時則制此心舌然也既未入鼎時先制之是以雖出爨亦得爲皆如初爨也云凡割本末食必

正也者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正也云肵之爲言敬也者郊特牲文彼云肵之爲言敬也言所以敬尸也云周禮祭尚肺者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是周之禮法祭肺而此肵俎不取肺而用心者以其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者故特牲記鄭注亦云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若然舌之所嘗五味乃是心之所知酸苦也故心舌并言之）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疏（注升之至於此○釋曰升羊載右胖者推例實鼎曰升實俎曰載今實俎而言升者以其升者上也是以載俎升載兩言之也但此經所載牲體多少一依上文升鼎不異而重序之者以其載俎之時恐與入鼎時多少有異故重序之舉肺祭肺上已言今又言之者以其上升鼎時直言舉肺一祭肺三不言長短上所以不言長短者以其入鼎時二者未制故不辯長短至此載俎乃制長短及切之故具辯之也若然上升鼎時不制者若升鼎制之恐二肺雜亂是以升俎乃制之若然心舌未升鼎皆已午割勿沒不言至載俎乃言午割者彼二者其體殊異不雜亂故俎乃一辯而已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者此是在俎之次俎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臑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脊脅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臑正脊脡脊橫脊代脊長脅短脅肺腸胃膊胳也云升之以尊卑者即上文上利升羊以下序其在鼎也云載之以體次者俎法四體尊於脊脅即經四體在兩端脊脅肺在中者故云各有宜也云拒讀爲介距之距者案左氏傳昭一十五年云季卯之鷄鬪季氏介其鷄服氏云擣芥子播其雞羽鄭氏云介甲爲雞著甲又云郈氏爲之金距注云金距以金踏距今鄭君合取季氏之介又

（取鄭氏之距而去介距之距也引之者彼距在雞足爲距此俎距在俎爲橫也是距云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爲之距彼注云周禮謂之距即指此俎距而言是距爲俎足中央橫者也此言脛距脛中當橫節者案明堂位夏后氏以嶡謂中足之橫下仍有殷之椇椇謂橫下仍有曲撓之足下又有周之房俎謂四足下更有跗鄭云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是橫下更有二事故言脛中當橫節也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者案此經節析前體有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膊胳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唯不數觳二通之爲二十一體二觳正祭不薦於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於此言及載備於此者上經云升於鼎此經云載於俎是其及載備於此也）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見賢遍反）疏（注進下至相見○釋

曰云進下變於食生也者決公食大夫鄉飲酒牲體皆進腠腠是本是食生人之法此言進末末爲終謂骨之終食鬼神法故云變於食生也云所以交於神明者郊特牲文云不敢以食道禮公文云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者羊次其體即上經上利升羊以下是次其體言互相見者羊言體亦進下豕言進下亦次其體也）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鮒音附○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疏（注右首至進尾○釋曰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者凡載魚爲生人首皆向右進鰭其祭祀亦首皆在右進腴生人死人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故也鬼神進腴者腴是氣之所聚故祭祀進腴也生人進鰭者鰭是脊生人尚味故公食大夫云魚七縮俎寢右鄭注云右首也寢右進鰭也乾魚近腴多骨鯁是也云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引之者欲見正祭與儐尸載魚禮異又與生人食禮不同以其尸之禮上大夫載魚橫之於人爲縮於俎爲橫既見乾魚則進首可知復取少儀者濡魚進尾見

與乾魚異有司徹進首是上大夫繹祭儐尸之禮有乾魚橫於俎宜進其首則少儀羞濡魚者是天子諸侯繹祭可知以其天子諸侯繹祭乾濕皆有乾魚則進首鮮魚則進尾必知是天子諸侯繹祭者以其大夫儐尸云加膴祭少儀云祭膴又與儐尸加膴祭於上同故知義然也）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疏（注如羊至在此○釋曰以其諸經唯有腊文無升載之事唯有此經所載之法故云載禮在此也）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疏（注列載至骨體○釋曰云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者解經革順也載革順謂以此膚之體相次而作行列以膚革相順而載也云亦者亦其骨體者上牲體橫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橫載以明之此膚言橫則上羊豕骨體亦橫載可知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也）疏（釋曰自此盡主人又再拜稽首論先設置爲除厭之事也）主婦被

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今文葵菹在緈蠃爲蝸）疏（注被錫至爲蝸○釋曰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者此被錫侈袂與主婦同既一人與主婦同則其餘不得如主婦當與士妻同纚笄綃衣若士妻與婦人助祭一皆纚笄綃衣以綃衣下更無服服窮則同故特牲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是也云被錫讀爲髲鬄者欲見鬄取人髮爲之之義也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紒爲飾因名髲鬄焉者此解名髲鬄之意案哀公十七年左傳說衛莊公登城望戎州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

（是其取賤者髮爲鬄之事也云此周禮所謂次也者案周禮追師云掌王后以下副編次三翟者首服副鞠衣檀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鄭彼注副首飾若今步搖編編列髮爲之若假紒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鄭云所謂髲鬄者指此文也是彼此相曉也云不纚笄者大夫妻尊者此決特牲主婦纚笄士妻卑故也云亦衣綃衣者亦如特牲士妻主婦綃衣也綃衣者六服外之下者云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者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三分益一故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也故內司服注亦爲此解也或云衣三尺三寸或云袂俱合義是以喪服記云亦名袂爲衣也云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者案周禮醢人職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彼天子八豆今大夫取二豆爲饋食用之豐大夫禮故也若然葵菹蠃醢亦天子饋食之豆今大夫用之鄭不言者彼饋食當其節天子八豆此大夫取二而已故不須言之云葵菹在緈者以其韭菹在南醓醢在北今於次東葵菹在北蠃醢在南是其緈次之也）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

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相助也）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疏 注敦有至于房○釋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知有此義者以其經曰敦南首明象龜獸之形故云首知象龜者以其蓋形龜象故也云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者案周禮梓人云外骨內骨以脰鳴者以胷鳴者之類鄭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又周禮司尊彝有雞彝之等是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也云龜有上下甲者欲言此敦蓋

（取象之意以龜有上下甲故敦蓋象之是亦非其[illegible]也敦蓋既象龜明簋亦象龜爲之故禮器云管仲[illegible]簋朱紘注云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言以玉飾之還依大夫象形爲飾也天子則簋敦兼有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是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特牲云佐食分簋鉶注云爲將餕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則同姓大夫亦用簋特牲少牢用敦異姓大夫士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案周禮舍人注圓曰簋孝經注直云外方曰簋據而言若然云未聞者據殷已上未聞周之簋則聞矣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象是其周器有聞也孝經緯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簠簋上圓下方法陰陽是有聞而鄭云未聞者鄭不信之故也）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會古外反重直容反下及注同○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

曰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重累之 疏 注酌奠至累之○釋曰酌奠酌酒爲神奠之者以其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爲神不爲尸故云爲神奠之也云後酌者酒尊要成也者上經先設餘饌此經乃酌者酒尊物設饌要由尊者成故後設之也引特牲者酌奠之處當在鉶南此經不言故引爲證也云重累之者以黍稷各二二者各自當重累於敦南郤合之也）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祝祝下之又反鬣力輒反淖女孝反○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疏 注羊曰至豐也○釋曰云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者曲禮文羊肥則毛柔豕肥則鬣剛也彼注云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引春秋者證黍稷大和之義案彼左氏桓六年傳文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

（隨少師入楚軍董成楚以羸師而納少師少師還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言而民和年豐也則此之所言隨季梁辭也）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辟音避又房益反下同）疏（注主人至後尸○釋曰自此盡牢肺正脊加于肵論尸入正祭之事云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者禮記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故主人皆不出迎尸尸在廟門外爲臣道故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引特牲者乃出入時主人與賓西位上皆逡巡辟位）

（敬尸也云既則後尸者下經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是後尸也）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受尸巾（奉芳勇反○庭南沒霤）疏（注庭南沒霤○釋曰庭南者於庭近南是沒盡門屋霤近門而盥也是以特牲亦云尸入門北面盥繼門而言即亦沒霤者也）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疏（注由後至西階○釋曰周禮曰大祝相尸禮者案藏云相尸禮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是也）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祝接神先入宜也）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主人由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即席乃卻居主人左）疏（注主人至人左○釋曰祝先入至主人入而居祝之右者以祝從尸後詔侑之故在尸後主人前及尸即筵主人與祝西面則主人尊故也云祝從尸尸即席乃卻居主人左者解祝在先居左之意也）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妥他果反○釋妥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所謂曲而殺）疏（注拜妥至而殺○釋曰案爾雅妥安坐也故云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案特牲云尸啐酒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不得遂坐此經云答拜遂坐鄭解其遂坐而卒食之意以其間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也大夫之禮尸彌尊故無拜事特牲所云嘗鉶謂嘗豕鉶此不嘗鉶亦謂不嘗豕鉶也知此不嘗羊鉶者案下云嘗羊鉶故知嘗豕鉶也不告旨者既不啐奠故無告也言彌尊者即不啐奠一尊又不嘗鉶不告旨是彌尊也云告旨者爲初亦不饗者案特牲迎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薦之饗是士賤不嫌得與人君同大夫尊嫌與人君同故初不饗後亦不告旨故云不告

旨者爲初亦不饗也云所謂曲而殺者禮器文彼注云謂若父在爲母期不得申大夫不得者亦不得申故引爲證若然曲而殺者據爲初不饗而言也）祝反南面（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墮許規反劉相規反下同）疏（注未有至不命○釋曰云未有事也者釋祝反南面也云墮祭爾敦文在下經官各肅其職不命者言祝無事之義案宿諸官各肅其事不須命故祝得反南面）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辯音遍擩如悅反劉而誰反○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爲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今文辯爲徧）疏（注牢羊至爲徧○釋曰云黍稷之祭爲墮祭者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墮墮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于苴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墮稱及

（其藏之弁有隨名也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名謂陰厭是神食後尸來即席食尸餕鬼神之餘故尸亦尊神而祭之以其凡祭者皆不是爲主人之餕故以祭之爲尊也）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疏注爾近至相因○釋曰曲禮云飯黍無以箸是古者飯食不用匕箸若然器即不動器中取之故移之於席上便尸食也云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者前舉尸牢肺時坐而取之興以授尸不因此坐取肺即爾黍明更坐爾黍而起不因前坐也案特牲黍稷此及虞皆不云授者此後皆黍稷連言明并黍稷食之不盡陳而不食不言爾之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羞進也肵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疏注羞進至之加○釋曰郊特牲訓肵爲敬今此主人親進之故鄭云敬尸之加以其爲尸特加故云加也若然特牲三俎肵俎從豕俎故肵在腊北此五俎有膚俎故肵在膚北）上佐食羞

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芼亡報反柶音四扱初洽反○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疏注芼菜至有滑○釋曰芼菜者菜是地之芼知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者案公食大夫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是也）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先飲啗之以爲道也疏注舉牢至道也○釋曰此食舉在羞肵之下特牲食舉在羞肵之上不同者彼特牲食舉下乃云羞肵俎者是其正以食舉後尸即嚌幹之爲即加於肵俎故食舉後即進肵是正也此食舉不在羞肵之上佐食羞於鉶羹尸祭鉶訖乃得此食舉故退食舉在祭鉶之下又不退羞肵在食舉下者由主人敬尸故不退在下也特牲爾敦下設大羹此不云者大羹不爲神直是爲尸者故此不言儐尸乃有也云舉牢肺正脊也者上文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祭肺明今食先云食舉是上牢肺正脊也云先食啗之以爲道也者案特牲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佐執之注肺氣之主也脊體之貴也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是也）三飯（食以黍疏注食以黍○釋曰知先食黍者以前文先言爾黍故知先食黍也）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嚌才計反○幹正脅也古文幹爲骭疏注幹正脅也○釋曰上文序體先言短脅次言正脅則正脅在中央食舉是正脊故此知食幹亦先取正脅也特牲云食幹鄭注爲長脅也彼記序九體有長脅無代脅者案鄭注云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故與此異也）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胾莊吏反○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綪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臐膮者尚牲不尚味○臐許云反膮許堯反疏注設于至尚味○釋曰特牲略於少牢故有豕膮此少牢二牲故不尚味而無臐膮也）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

于肵橫之（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魚橫之者異於肉○數所角反疏注又復至於肉○釋曰云食大名者以其論語文多言食故云食大名也云小數曰飯者此少牢特言三飯五飯九飯之等據一口謂之一飯五口謂之五飯等據小數而言之故云小數曰飯也云魚橫之者異於肉者魚在俎縮肉在俎則橫其同在肵俎仍橫之魚本縮今則橫之矣與牲體異故云魚橫異於肉也必知肉在肵仍橫者但言加于肵不云縮則與本俎同橫可知也大夫不儐尸者於此時亦當設大羹此主爲大夫不儐尸者大羹之文也）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略之腊必舉肩以爲終也別舉魚腊崇威儀疏注腊魚至威儀○釋曰云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略之者以特牲三舉獸魚以其牲少故也此牢二牲略之者體足可舉故腊魚一舉以略之云腊必舉肩以肩爲終也者以腊如牲骨但舉一肩肩尊以爲終取其成義特體擇肩爲終云別舉魚腊崇威儀者特牲云尸三飯佐食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

（又三飯舉胳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如初獸魚常一特同舉而此獸魚別舉大夫之禮故云崇威儀案特牲先舉腊後魚此少牢後舉腊者彼特牲三俎腊皆三舉故後舉魚此少牢腊魚皆一舉故使腊在後肴取其終義故也）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如舉幹也）又食（不舉者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疏（注不舉至侑尸○釋曰云五舉者舉牢肺一也又舉牢幹二也又舉一魚三也又舉腊肩四也又舉牢骼五也是卿大夫之禮五舉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疏（注侑勸至南面○釋曰云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者此決特牲九飯三侑皆祝主人共侑不更以侑者欲使尸飽若其重侑則嫌相褻特牲重侑不更者以士禮九飯微更亦不飽故不更此大夫禮十一飯更則飽故有更是以使祝獨侑與主人更之義云祝既侑復反南面者尸內主人及祝有事之位尸席北祝無事之位今侑訖亦復尸此南面位也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諸侯當亦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君然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也）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疏（注四舉至終始○釋曰正脊及肩此體之貴者故先舉正脊為食之始後舉肩者為食之終故云尊於終始）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祝當贊主人辭）疏（注祝當贊主人辭○釋曰以其西面是祝之有事之位故從南向西面位也）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疏（注祝言至之宜○釋曰云親疏之者云祝言而不拜者疏也云主人不言而拜者親也事相成故云親疏之宜也）尸又三飯（為祝一飯為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尸十一飯下人君也）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言受者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舉于俎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操七刀反）疏（注言受至

食焉○釋曰此案上又初食舉謂正脊與牢幹尸肺不言置舉之所下文即言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至此尸十一飯後乃言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者是却本初食約特牲上舉肺脊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畢尸乃於菹豆上取而授上佐食上佐食受而加于肵故言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也）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酳音胤又士刃反○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古文酳作酌○食音寺飲於禁反樂音洛）疏（注酳猶至作酌○釋曰自此盡折一膚論主人酳尸之事云酳猶羨也者取饒羨之義故以為樂之也）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羞進也縮從也鹽在肝右便尸擩之古文縮為蹙）疏（注羞進至為蹙○釋曰云鹽在肝右便尸擩之者鹽在肝右擩賓長西面手執而言尸東面若至尸前鹽在尸之左尸以右手取肝擩左擩之是其便也）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兼兼羊豕）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醋才各反○主人受酢酒俠爵拜爵彌尊尸）疏（注主人至尊尸○釋曰云彌尊尸者此少牢與特牲尸酢主人使祝代尸酌者已是尊尸今主人拜受訖又拜為俠拜是彌尊尸也）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綏許規反劉相規反并注授及墮亦放此下皆同○綏或作授授讀為墮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古文墮為肵）疏（注綏或至為肵○釋曰經中綏是車綏或有禮本作授者故亦讀從周禮守祧既葬則藏其墮減之義也云將受嘏者下文主人受嘏之時先墮祭是以佐食受黍稷與主人為墮禮）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墮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為禮也尸恒坐）

（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疏（注有受至則坐○釋曰云尸常坐有事則起主人常立有事則坐者案禮器云周坐尸曲禮云立如齊鄭云齊謂祭祀時則是尸常坐主人祭時則常立經云坐祭之謂隨祭尸餘是尸坐主人爲禮是主人有事乃坐也尸答主人拜乃立是尸有事則起也）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摶大官反○命祝以嘏辭）疏（注命祝以嘏辭○釋曰謂命祝使出嘏辭以嘏於主人下文是也）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女音汝○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曰釐釐賜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古文嘏爲格祿爲福眉爲微替爲袂袂或爲戴戴替

聲相近○袂音決戴大結反）疏（注嘏大至相近○釋曰云嘏大也者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故鄭云予主人以大福案特牲尸親嘏主人此尸使祝嘏主人者大夫尸尊故不親嘏特牲無嘏文不具也）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挂具賣反又音卦○詩猶承也實於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古文挂作卦）疏（注詩猶至作卦○釋曰云出戶也者以主人位在戶內西面今云出故知是出戶也此宰夫以籩受嗇大夫之禮特牲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彼士禮與大夫異也案春官鬱人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鄭云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

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是王受嘏與大夫同也案楚茨詩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注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天子嘏辭與大夫同也云復嘗之者重之至也者前已嚌之是已嘗今復言嘗是重受福之至也特牲不言復嘗者文不具也）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迫狹）疏（注室中迫狹○釋曰言迫狹大夫士廟室也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名曰庪棟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即是一架[illegible]爲室故云迫狹也必知棟北一架後乃爲室者[illegible]主人延賓升自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主人西面答拜（不言拜送下尸）疏（注不言拜送下尸○釋曰上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今主人獻祝祝拜受主人答拜拜送禮重答拜禮輕[illegible]云不言拜送下尸也）薦兩豆菹醢（葵菹蠃醢）疏（注葵菹蠃醢○

釋曰知者[illegible]云韭菹醓醢鄭云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上外云葵菹蠃醢是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是其常事故不言置大夫之禮今祝用之亦其常[illegible]故知[illegible]葵菹蠃醢也）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illegible]皆升下體祝賤也魚[illegible]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illegible]）疏（注皆升至[illegible]○釋曰言升下體者髀與短[illegible]于尻又腊之下體[illegible]殊之也者以其魚[illegible]物于俎橫而殊之也縮其一物而云四[illegible]故云四物也云尤賤者乎家體不[illegible]用左右髀故有兩髀言髀[illegible]）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illegible]遠下尸[illegible]）疏（注大夫至盛○釋曰云大夫[illegible]祭用膚[illegible]尸俎[illegible]

（俎亦皆有祝則離肺刌肺俱無是遂下尸也云不嚌之膚不盛者決離肺祭肺訖嚌之加于俎今以無肺祭不盛故也凡膚皆不嚌獨於此言之者以其以膚替肺肺則嚌此則不嚌故須言之也）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揳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疏（注亦如至賤也○釋曰亦如佐食授爵乃興者此經直云卒爵興不云授爵故特明之案下文主婦獻祝祝卒爵坐授主婦爵主婦又獻二佐食二佐食坐授主婦爵主婦獻祝與獻二佐食同明主人獻祝祝授主人爵亦與二佐食同可知云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者此決特牲祝卒角拜主人答拜以士卑故祝不賤此大夫尊故祝賤不拜既爵也）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略）疏（注不啐至禮略○釋曰特牲士之佐食亦啐大夫佐食賤禮略天子諸侯禮雖亡或可對天子諸侯佐食啐乃卒爵貴故也）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折之設及後同○佐食不得成禮於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疏（注佐食至下尸○釋曰云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者有脅即經俎實是也無薦謂無菹醢也既無肺已是下尸又無薦是遠下尸也）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男女不相因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疏（注男女至于篚○釋曰云自此盡入于房論主婦亞獻尸與佐食之事此直云有司授婦贊者于房案禮記內則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此經雖不言受以篚及奠於地之事亦當然也云男女不相因者案特牲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訖主婦乃洗爵于房酌亞獻尸是不相因爵也

引特牲者證男女不相因爵主婦不取此爵也）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婚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辟音避）疏（注入戶至東隅○釋曰云入戶西面拜由便也者下注云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矣由便也云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者案特牲主婦北面拜注云北面拜者辟內子也是士妻卑不嫌得北面與人君夫人同也）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於主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始拜於此則上拜於南由便也）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不嘏夫婦一體綏亦當作挼古文為肵）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疏（注贊者至主婦○釋曰知贊者有司贊者也者上文云有司贊者取爵於篚此還是上有司贊者也）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不俠拜下尸也今文曰祝拜受）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不言拜於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於內篚）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

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疏注賓長至筵前○釋曰云尸祭酒卒爵者兼特牲賓長獻爵止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待夫婦致爵此大夫禮或有儐尸者致爵在儐尸之上故不致爵爵不止也若然有司徹尸作止爵三獻致爵於主人主人不酢主婦又不致爵于主婦下大夫不儐尸賓獻尸止爵主婦致爵于主人酢主婦主人不致於主婦特牲主人與主婦交相致爵參差不同者此以尊卑爲差降之數故有異也上大夫得儐尸故致爵上辟人君下大夫不儐尸故增酢主婦而已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爵具也○注啐酒至禮殺○釋曰云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者以其祝與佐食俱是事神及尸是以獻尸肴及之故主人主婦獻祝與佐食今賓獻祝不及佐食者但爲待儐尸故從賓長獻是祭末禮殺故不及佐食闕之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

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養羊亮反下同）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謖所六反○謖起也謖或作休）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於廟門外疏注尸至廟門○釋曰自此盡廟門論祭祀畢尸出廟之事注事尸之禮訖於廟門者上祝迎尸於廟門畢又送尸於廟門案禮記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是以據廟門爲斷）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肵俎而以儐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不云尸俎未歸尸疏注徹肵至歸尸○釋曰自此盡篇末論徹肵俎行餕之事云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者決特牲饋食徹尸俎出廟門者送尸者也云肵俎而以儐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者案曲禮云毋反魚肉謂食將魚肉不反俎故尸食亦加肵俎本爲尸不反魚肉今儐尸將更食魚肉當加於肵俎未得即送尸家故云本爲反魚肉也故儐尸訖并餕送）

[illegible]者得歸之也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養（養音餕○大夫禮四人養明惠大也疏注大夫至大也○釋曰案祭統云凡餕之道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是以特牲二人餕惠之小者大夫四人餕明惠之大者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疏注備四至盥升○釋曰下佐食對之者不謂東西相當直取上佐食東面下佐食西面爲對以其下佐食西面近北故不得東西相當也云賓長二人備者亦不東西相當以其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是亦不東西相當也故云備不言對也）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疏注右之至在北○釋曰東面在南據上佐食西面在北據下佐食右之者飯用手右之便故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養（資猶減也減置於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今文資作齎疏

注資猶至作齎○釋曰云兩下是餕者據二賓長於二佐食爲下故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以地道尊右故也二佐食皆在右若然下俎兩間南北面置之故二賓長於俎一端取黍也必知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者以其尸東面近南今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司士乃辯舉養者皆祭黍祭舉（辯音遍下同○舉舉膚今文辯爲徧疏注舉舉至爲徧○釋曰知舉是舉膚者以其尸舉膚餕者下尸明不舉膚當舉膚是以特牲云佐食授舉者各一膚明此大夫禮亦舉膚也）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注三拜至面拜○釋曰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在東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側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

餕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湆去及反○湆肉汁也）疏（注司士至食舉○釋曰云又進二豆湆于兩下者以其神坐之上止有羊豕二鉶一進與上佐食一鉶與下佐食故更羞二豆湆于兩下湆者從門外鑊中來以兩下無鉶故進湆也）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答一拜略也古文壹爲一也）疏（注不拜至一也○釋曰云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者决特牲使嗣子與兄弟餕爲貴故拜受爵也云答一拜略也者特牲亦無再拜法此亦略者以其四餕皆拜主人總答一拜故云略也）餕者三人興出（出降實爵于篚反賓位）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

奠爵拜上餕答拜坐祭酒啐酒（主人自酢者上餕獨止當尸位尊不酌也）疏（注主人至酢也○釋曰特牲上餕親自酌酢主人此上餕不酌者上餕特嘏主人故在尸位不可親酌特牲上餕酌者以上餕不嘏主人既卒爵三餕俱出上餕酢主人少牢禮備又嘏主人故不酌也）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疏（注親嘏至以黍○釋曰言亦者以上皇尸命工祝嘏主人以黍此亦以黍上文司士進敦乃分黍于羊俎兩端下不言授故知亦黍也）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答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拜賤）疏（注送佐食不拜賤○釋曰賓主之禮賓出主人皆拜送此佐食送之而不拜故云賤也）

儀禮注疏卷第十六

儀禮注疏卷第十七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

有司徹第十七

（釋曰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上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於五禮屬吉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疏（釋曰言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即於室內爲加爵禮尸即下文云若不儐尸以下是也）

有司徹（徹直列反字又作撤○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爾雅曰繹又祭也○祊百庚反）疏（注徹室至祭也○釋曰自

此盡如初論徹室內之饋并更整設及溫尸俎之事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者室內之饋主於尸饌薦俎黍稷皆名饋下大夫不儐尸餕訖云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彼鄭注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則此饋內兼數物唯無肵俎肵俎上篇佐食徹之先設於堂下也又言及祝佐食之俎者殊其尊卑爲文祝亦有薦在室內北墉下佐食之俎在兩楹之間無薦此等見於上篇今徹祝與佐食并爲文者賤者省文之事其實祝薦俎在室內佐食俎在階間此直云有司不言官下大夫不儐尸云官徹者彼爲更饌西北隅爲陽厭故見官也肵俎亦用儐尸不使有司同時徹者肵俎本爲尸故設之徹之皆不與正俎同時而後設先徹案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此不言者彼人君禮故不同也云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者對下大夫不儐尸禮不崇也云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者對下大夫尸出之後改饌西北隅爲厭飫神今儐尸者雖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亦足以厭飫神亦下大夫也云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者欲見天子諸侯尊別日爲之與卿大夫禮異

（但祊與繹二者俱時為之故郊特牲云繹之於廟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鄭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北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引春秋傳者此宣八年左氏傳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卿佐卒輕于正祭不合廢但繹祭禮輕宜廢而不廢故譏之云壬午猶繹引之者證人君別日為繹又見二者雖同時而大名繹故孔子書繹不書祊引爾雅者爾雅釋天文彼云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彼復胙者復昨日之祭殷曰肜者義取肜肜祭不絕周曰繹者取尋繹前祭之事但祊者禮器云為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也此祊是明日又祭故於廟門外若正祭祊即於廟門內故楚茨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毛傳云祊門內也鄭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是正祭祊在門內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亦是祭之明日祊故云求諸遠者但此大夫儐尸同日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又別牲故牛人云享牛求牛鄭云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祭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是其別牲也）

埽堂（為賓尸新之少儀曰汛埽曰埽席前曰拚○為于僞反下同汛芳劒反埽素到反拚方問反）疏（注為賓至曰拚○釋曰為賓尸新之者正祭於室之時堂亦埽訖今將儐尸又埽之故云為儐尸新之引少儀者若近埽席前止可云拚今云埽不云拚明于堂廟汎埽引之見汎埽為義也）司宮攝酒（更洗益整頓之今文攝為聶）疏（注更洗至為聶○釋曰鄭云更洗益整頓之者案士冠禮再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此更洗益整頓則此洗當作撓此謂儐尸牲撤室中之饋因前正祭之酒更撓攪添益整新之也）乃燅尸俎（燅音尋劉徐鹽反注燅同○燅溫也溫尸俎於爨肵亦溫焉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與音預）疏（注燅溫至寒也○釋曰知溫尸俎於爨者見下文云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故知先溫於爨之鑊及後升之於鼎也肵亦溫焉知者案下文載俎所舉在肵俎）

（脅脊皆在載於俎明亦溫可知又云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者但正祭時尸祝及佐食皆有俎今獨言溫尸俎欲見儐尸時祝與佐食不與而別豆侑也云古文燅皆作尋者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者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燅有火義故從今文也云記或作燖者案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注云爓或為燖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燖也引春秋傳者案哀十二年左傳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鄭引之者證燅尸俎是重溫之義）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扃古熒反注同鼏亡狄反腊為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儐尸之禮殺於初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去起呂反殺所界反劉色例反下皆同）

疏（注腊為至為密○釋曰云腊為庶羞者鄭解不燅腊之義案上燅尸俎則皆在其內今升鼎言無腊下載又不見腊體明從庶羞可知云膚從豕去其鼎者下載體時膚猶在豕鼎不為庶羞可知但正祭時五鼎今二者皆去其鼎故云儐尸之禮殺於初也）乃議侑于賓以異姓（侑音又○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古文侑皆作宥）疏（注議猶至作宥○釋曰自此盡侑答拜論選侑并迎尸及侑之事云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者下文侑出俟于廟門之外又云主人出迎尸侑言侑即賓之賢者上篇云四餕者二佐食二賓長餕訖皆出未見入主人送餕言退皆有出事今議侑在內故云是時賓主人已復內位也）宗人戒侑（戒猶告也南面告於其位戒曰請子為侑）疏（注戒猶至為侑○釋曰知南面告於其位者以賓位在門東北面請以為侑明面鄉其位可知賓位在門東北面者下文獻賓時云主人降南面拜衆賓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是也云戒曰請子為侑者案燕禮）

（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傳公命當云請子爲賓此處令侑當先云主人曰命某爲侑宗人傳主人辭戒曰請子爲侑鄭以互文約之故云然也）侑出俟于廟門之外（俟待也待於外當與尸更入主人興禮事尸極敬心也疏注俟待至心也○釋曰云主人興禮事尸極敬心也者正謂立侑以輔尸使出便迎之是極其敬心也）司宮筵于戶西南面（爲尸席也）又筵于西序東面（爲侑席也）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言與殊尊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西上統於賓客疏注言與至賓客○釋曰云尸益卑者賓尸之禮以尸爲賓各當在門西東面北上今執臣道門外北面故云益卑也）主人出迎尸宗人擯（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疏注賓客至擯贊○釋曰案少牢宿尸祝擯此宗人擯者以祝不與儐尸故使宗人爲擯也云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者上篇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申尸之尊至此賓客尸而迎之以同賓客是主人益尊故也）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道尸○道音導）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沒霤相揖至階又讓疏注沒霤至又讓○釋曰經直云揖乃讓鄭知沒霤相揖至階又讓者案上篇鄉飲酒之等入門三揖至階又讓故知也）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東上統於其席疏注東上統於其席○釋曰尸在門外北面西上統於賓客至此升堂亦應西上故決之云東上統於其席以其賓席以東爲上故也）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拜至喜之）乃舉（舉舉鼎也舉者不盥殺也疏注舉舉至殺也○釋曰自此盡西枋論門外舉鼎匕俎入陳于廟門之事云舉者不盥殺也者決正祭時皆盥說乃舉鼎此儐尸禮殺舉者不盥故云殺也）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如初如阼階下西面北上疏注如初至北上○釋曰云如初者此如上經正祭時陳鼎之事也）雍正執

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正群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凡三匕鼎一匕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其二俎設于豕鼎魚鼎之西陳之亦具也古文皆爲處疏注雍正至爲處○釋曰云雍正群吏掌辨體名肉物者案周禮內饔職云掌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云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此士之雍正所掌亦依之也知四俎據尸侑主人主婦者據下文四者皆有俎知之也云陳之宜具者此四俎當俱陳于鼎之西分二俎陳豕鼎魚鼎之西者欲使三鼎之西並有俎故云陳之宜具也）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並并也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湆魚疏匕匕柄有刻飾者古文並皆作併○湆去及反疏注並并至作併○釋曰云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者匕湆謂無肉直汁以其在匕湆也即下文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是也云肉湆者直是肉從湆中來實無汁下文云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是也案下文次賓羞羊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此注并云司馬不云次賓者案上經正祭時云司馬刲羊據此正文該次賓不言其實羞羊匕湆者是次賓也又云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湆魚者此經陳二俎以爲羞送之俎南俎已是司馬所用於羊湆之等則此北俎是司士羞豕湆之等若然案下文亦次賓羞豕匕湆司士羞豕脀此并云司士者亦據上經正文司士擊豕而言實次賓羞豕匕湆也云疏匕匕柄有刻飾者以其言疏是疏通刻飾之名若禮記云疏屏之類故知柄有刻飾亦通柄刻雲氣以飾也）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几所以坐安體周禮大宰掌贊玉几玉爵疏注几所至玉爵○釋曰引大宰者正宰授主人几之義）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獨揖

（尸几禮主於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位阼階賓階上位）疏（注位阼至上位○釋曰鄭言此者主人位常在阼階上其賓位在尸西及在西階上今恐尸復位在尸西以其未得在尸西故言賓階上位也）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衣袖謂之袂推拂去塵示新）尸進二手受于手間（受從手間謙也）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左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長丁丈反後皆同）疏（注左之至几輕○釋曰云主人退尸還几縮之者以主人橫執几進授尸時尸一手受于主人手間時亦橫受之將欲縱設於席故還之使縮以右手執几外廉故鄉北面縮設於席也云左之者異於鬼神者謂若上一篇以來設神几皆在右為生人皆左几之等是其生人陽故尚左鬼神陰故尚右也云不坐奠之者几輕者此決下文將酒坐奠之不言坐是重之此

言坐奠之故也）主人東楹東北面拜（拜送几也）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拜者從於尸）疏（注侑拜者從於尸○釋曰以主人授几止為尸故主人拜送其尸獨答拜今侑亦拜故云從於尸以其位侑以輔尸故侑從尸拜也）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降盥者為土汚手不可酌）疏（釋曰自此盡與退論主人主婦獻於尸之事云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者案鄉飲酒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對此中亦應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illegible]）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

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麷芳中反蕡扶云反○昌昌本也非菹醢昌本麋臡麷熬麥也蕡熬枲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當外列辟鉶也退入房也○醢他感反臡乃兮反又人兮反枲思治反辟音避）疏（注昌昌至房也○釋曰案此上經主人先獻主婦乃後薦者若正祭則先薦後獻若繹祭則先獻後薦故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鄭注云謂繹日也則此賓尸禮與天子諸侯繹祭同故亦先獻後薦也云昌本尸下等物至此皆朝事之豆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故鄭注此皆據彼而言又案彼注昌本昌蒲根有骨為臡無骨為醢云蕡熬枲實也者案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

枲麻也若然蕡麻有實枲麻無實鄭云蕡枲實者舉其類耳其實枲是雄麻無實若竹器圓曰簞方曰筥鄭注論語亦云簞笥亦是舉其類也白黑之等無正文鄭以形色而言之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者案禮記坐尸於堂子北面而事之注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是特牲少牢正祭無朝事於堂直有室中之事若然大夫雖用天子諸侯朝事之籩豆以其禮殺故八籩八豆之中各取其四耳其非菹醢者則無骨之醢昌菹醢者即周禮麋臡鹿臡文亦名醢又案周禮鄭注云齏菹之稱菜肉通全物若䐑為菹細切為韲彼昌本不言菹是細切為韲此云昌菹則大夫以昌本為菹與於天子諸侯所用也云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者鄭意以籩豆俱時設而籩不使婦贊者取籩以授主婦者以籩與豆不同所實又別故主婦宜親就房親取之也）乃升（升牲體於俎也）疏（釋曰自乃升盡下其上論司馬載俎因歷說十一俎之事）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

正脊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肫音純○言燅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亦著脊脅皆一骨也臑在下者折分之以爲肉湆俎也一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疏（注言燅至一俎○釋曰云言燅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者上篇少牢載牲體十一脊脅皆加並骨二尸食特舉脊肩骼在於肵俎上文直言數尸俎嫌所舉在肵者不在故復序其體所舉肩骼則有焉所舉未知此正俎爲在下羊肉湆以本脊脅皆上骨以並今皆一骨故鄭云明所舉肩骼存焉以肩骼一骨前尸所舉今復序之明在可知脊脅雖舉以其二以並今脊脅載一骨在正俎一骨在湆俎故鄭云亦著脊脅皆骨也以其前所舉者未知在何俎故直注云著脊脅皆一骨不云存耳云一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者此俎在侑俎之南故下文注侑俎云羊鼎西之此俎也鄭君知尸俎在南見羊肉湆俎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第一者最在此故侑俎下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明北俎在俎之南已下所注俎之次第皆據司士雍人所陳爲次義可知也）

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嚌才計反○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必爲臑折上所折分者嚌肺離肺也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今文湆爲汁）疏（注肉湆至爲汁○釋曰云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爲尸加也者以決正祭之鼎直升牲體無湆者以正祭之俎非加今儐尸增俎實爲尸加故有湆也凡牲體皆出汁不言湆又下豕脅亦出于汁皆不言湆此特得湆名者特牲少牢正祭升牲體於鼎時皆無匕湆故直云升體於俎設於尸前鼎肉亦無匕湆升文今此升牲體於尸前匕湆亦升焉故得湆名以在俎實無汁故進羊肉湆必先進羊匕湆焉然後進羊肉湆見此湆爲肉而有故在羊肉湆前進之使尸嘗之故鄭下注云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是也若然豕亦有匕湆不名肉湆而名豕脅者互見爲文言脅者見在俎無汁言肉湆者見在鼎肉時有汁也若然羊豕互見爲文魚何以不言魚湆而云湆魚者羊先言肉後言湆使肉前進匕湆明是湆從肉來可知魚前無進匕湆故先言匕湆以門魚在湆可知魚無匕湆者鄭下注云不蓋魚匕湆[illegible]小味也羊有正俎蓋匕湆肉湆豕無正俎無匕湆降汁之殺云必有臑折上所折分者上經退縮在下者以前分故退之今此經云臑折即上經所退臑在下者也左右體之臑而必取右體之臑折分用之貴神俎故也若然脊脅二骨亦分一骨爲肉湆者亦是貴神俎故也云此以下十有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者案下文卒升賓長設羊俎於豆南賓降尸升筵唯設此一俎餘十一俎皆未又主人主婦升席時乃設之是其俟時而載今於此已下雖未載因前俎遂歷陳說之耳十一俎者即尸之羊肉湆一也豕脅俎二也侑之羊俎三也豕俎四也主人羊俎五也羊肉湆俎六也豕脅七也主婦羊俎八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俎是其十一通尸羊正俎爲十二俎其四俎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俎皆爲止俎其餘八俎雍人所執二俎羞送往還故有八其實止二俎也）

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

嚌肺一載于一俎（臑在下者順羊也俎謂雍人所設在羊北者）疏（注臑在至北者○釋曰云臑在下者順羊也者以其上文羊臑在下由折分此豕雖不折臑亦在下也豕肉所湆以不折者由豕正俎皆是肉湆故不順所折也無）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用左體侑賤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illegible]）疏（注侑俎至尸同○釋曰侑俎用左體者案少牢云載尸俎皆右體脊脅皆二骨舉肺一切肺三尸主人主婦盡用腸三胃二尸正俎用一湆俎用一雖有一在此是以[illegible]下及主人主婦皆用左體一脊脅若然[illegible]亦同升於鼎上不云者文不具是以前如俎時皆設于鼎西若不同升鼎則侑主人主婦以俎特牲執事

（之俎階間不應在鼎側也若然特牲就亨[illegible]主人主獻之俎亦不升鼎彼爲自異於神少牢設[illegible]食俎亦不升鼎亦自異於神此自侑已下悉與尸同鼎者以儐尸禮益卑唯尸尊禮詳侑已下禮略故也云其羊俎過三體有肫[illegible]之加也者鼎俎數奇今以體數四故云加若禮緯云禮六十已上籩豆有加是以少牢祝羊豕體各三又下文主人羊肉湆俎體亦三今儐尸之有侑猶正祭之有祝侑四體必知以肫爲加者侑豕俎無肫主人羊肉湆俎亦無肫故知有肫爲加以立侑以輔尸尊之故以肫爲加體也云豕左有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者以下文設薦俎而注云衆兄弟儀禮文薦脅皆不云折唯兄弟云先生之脅折鄭云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是以知義然也云無羊湆下尸也者直云無羊湆不云肉者以匕湆肉湆皆無故直云無羊湆以有二者無此二湆尸皆有湆皆無故云下尸也云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者上尸羊俎有祭肺豕俎有嚌肺是備禮侑羊俎豕俎皆切肺故曰不備禮也）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阼俎主人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肉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摭也阼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其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摭之石反）

【疏】（注阼俎至俎同○釋曰無體遠下尸者尸用右體主人用左體是其相下之義今主人正俎全無牲體故云遠下尸也云以肺代之肺尊也者尸侑一肺亦主人一俎有兩肺故以已肺代體肺者氣之主食所先祭尊於腸胃故以肺代體云加羊肉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者以俎物雖有尸不同者肉湆與尸同至尸阼主人而設之故曰崇尸惠正俎所以不崇尸惠者遠下尸故無正俎遠下則無肉湆者近下尸故侑無羊肉湆注但云下此非侑崇尸惠亦見尊主人者侑無羊匕湆無豕匕湆而主人盡有是其尊主人所有者尊見下文殺離致爵云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者牲右體貴左體賤侑用左體皆

言左肩左肫今主人用左臂直言臂不云左者大夫尊故空其文似若得用左體然必知是左臂者以右臂左尸俎故也云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摭也者案禮器注云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大夫不沐粱屈於君士則申與君同是亦屈申之義故引爲證也云其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者以其共用益送之俎故知同也）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嚌肺亦下侑也祭肺尊言嚌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

【疏】（注無豕至西者○釋曰云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者以主人俎無羊體故主婦俎亦無豕體以主人遠下尸主婦亦遠下尸也云無祭肺有嚌肺肺亦下侑也祭肺尊者言示者主人下侑也侑用肩主人用臂祭肺尊嚌肺卑侑俎皆祭肺主婦皆嚌肺故云下侑也云祭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者肺文承膚下有豕肺之嫌故須辨之云嚌羊肺者以別之也云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者羊豕雖異脊脅之等體名則同今豕雖直言膚不言體以豕膚在羊肺之上使終羊之體故云相亞若然下之主人獻賓之時司士設俎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所以膚又在肺下者發歌用之先後故退膚在下）司士枇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膴火吳反林注音呼卜況南甫反劉呼孤反後同○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膴讀如殼呼之呼剝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剝空吳反又口侯反臠力轉反）

【疏】（注橫載至俎同○釋曰案上歷說十一俎尸侑主人之下皆次言豕俎魚俎亦是歷說十一俎獨不陳魚俎於豕俎之下而陳并於此者欲見魚水物別於正牲又欲見魚獨副賓長獻三故并於此序之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者以其牲體皆橫載於俎於人爲縮鬼進下生人進腠上篇少牢正祭升體時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鄭注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變於神明[illegible]

（敢以食道敬之至也引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明正祭之時牲體皆橫載進下可知至此儐尸事神禮間儐尸禮隆以尸為賓客故從生人禮牲體皆自進腠橫載於俎異於載魚於正祭之尸縮載故少牢云司士升魚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於俎為縮於尸為橫首向右腹腴向尸鄭注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若生人則亦縮載於人為橫首亦向右進鰭脊向入腹腴向外今儐尸之禮載魚宜亦同生人縮載進鰭今橫載於人為縮不與正祭同又與生人異欲見儐尸之禮異於正祭文不得全與生人同鄭云彌變於神者牲體既進腠是已變於神至於魚載又橫於俎是彌變於神也云膴讀如殷哻之哻者讀從士冠禮郊特牲周弁殷哻哻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魚腹反覆於上以擬祭云其俎又與尸豕俎同者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首也）卒升（卒已也已載尸羊俎疏注卒已至羊俎○釋曰自此盡立于筵末論薦獻於尸之事云卒升者案上有主人酌獻尸主婦薦籩豆又升羊俎進於尸前因歷說十一俎之事今言卒升還計上升羊俎故云卒是以鄭亦云已載尸羊俎而以尸之此事從上文獻尸下盡乃卒爵有五節五節者從主人獻酒於尸并主婦設籩豆是其一也賓長設俎二也次賓羞羊匕湆三也司馬羞肉湆四也次賓羞羊燔尸乃卒爵五也）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賓長上賓疏注賓長上賓○釋曰上文載羊俎退卒升於十一俎下者欲就此賓長設羊俎之事故此言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乃降注云賓長上賓者案下三獻時云上賓洗爵注云上賓長也是以鄭上下交相曉為一人者也）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桃湯堯反劉湯姚反又他羔反一音

由又食汝反挹一入反○桃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桃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橾桃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注猶瀉也今文桃作抌挹皆為扱○扱初洽反劉初輒反下扱同橾也抒食汝反疏注桃謂至為扱○釋曰云讀如或舂或抌之抌者讀從詩或舂或抌彼注抌抒臼也云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橾此以漢法況之言淺升對尋常勺升深此淺耳）尸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肺羊祭肺疏注肺羊祭肺○釋曰知羊祭肺者見上載尸羊正俎而云祭肺一故知此羊俎上祭肺其羊肉湆雖有嚌肺一此下經乃升此時未升故知非嚌肺也）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授縮匕于俎上以降（覆芳伏反下同○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嚌之以其汁尚味疏注嚌湆至[illegible]味○釋曰云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嚌之以其汁尚[illegible]自此匕湆似大羹案特牲大羹不祭不嚌以不為神非盛此嚌之者明湆肉加先進其汁而嘗之尚味故也以湆肉加在鼎有汁在俎無汁故以匕進汁是以上注云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為尸加是也特牲大羹自門入本不在鼎不調之此肉湆在鼎已調之故云尚味也）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啐七內反○旨美也拜告酒美荅主人意古文曰東楹之東疏注旨美至之東○釋曰案上篇少牢尸不啐奠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至於儐尸啐酒告旨者異於神奠與尸禮彌儐故也）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絕祭絕肺末以祭周禮曰絕祭湆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疏注絕祭至敬也○釋曰引周禮者案大祝職九祭七曰絕祭注云絕末以祭引之證絕祭與此同也云湆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

也者司馬火官羊又火畜則羊湆與肉皆當司馬載之案上文次賓載湆此經司馬羞肉者以大夫官多各使載其一是以云大夫禮多崇敬也）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換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燔炙）疏注燔炙。釋曰案詩云載燔載烈注云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烈則炙也彼以燔相對則異此云燔炙者燔之傳火亦是炙類故曰燔炙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疏注不洗至專階。釋曰自此盡主人答拜論主人獻侑并薦俎從獻之事也此節內從獻有三事主人獻時主婦薦籩豆一也司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侑降於尸二等無羊匕湆又無肉湆云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者此則以其獻尸訖即獻侑中間無別酢酬之事故不洗凡爵行爵從尊者來向卑者俱獻間無事則不洗爵從卑者來向尊雖獻間無事亦洗是以此又獻尸訖俱獻侑不洗是爵從尊者來故特牲賓致爵於主人洗爵者鄭云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以其承佐食賤雖就獻間以其爵從卑者來故洗之故不儐尸鄭注云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是爵從卑者來故洗也云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者對主人不就尸階者尸尊得專階故也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醢在南方者主侑為尸設正饌統焉）疏注醢在至統焉。釋曰凡設菹常在右便其換今菹在醢北者以其立侑以輔尸故菹在醢北統於尸也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答拜拜於侑之右）疏注答拜至之右。釋曰知拜於侑之右者以其前拜爵時尸在侑之右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酌者將酢主人）疏注酌者將酢主人。釋曰自此盡就筵論主人受尸酢并薦籩豆及俎之事就此事中亦有五節行事尊主人故與尸同者尸酢主人時主婦亦設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匕湆三也司馬羞肉湆四也次賓羞羊燔主人乃卒爵五也但特牲少牢主人獻尸尸即酢主人主人乃獻祝及佐食此尸待主人獻侑乃酢主人不同者此尸卑達主人之意欲得先進酒於侑迺自飲彼尸尊不達主人欲自達已意故先酢主人乃使主人獻祝與佐食故不同是以下文賓長獻尸致爵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亦此類也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鉶）疏注設籩至辟鉶。釋曰此乃陳主人受酢設席之位案特牲為士案少牢下大夫皆致爵乃設席此儐尸受酢即設席者以其儐尸尸益卑主人益尊故明一等受酢即設席案上設尸薦云

（與取籩于房麷蕡注云以餞異親之與此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與受文不同者凡執籩豆之法皆兩手執之此侑與主人皆二籩故主婦與婦贊者各執其二於事便故主婦不與受設之上尸籩豆各四故主婦與取籩豆于房亦見異饌褻之義也云設籩于菹西此亦辟鉶者上設侑籩正當豆此在西北明辟鉶云亦亦尸籩當豆西列列以辟鉶故也）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湇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湇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湇俎司馬縮奠湇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奠爵于左者神惠變於常也言受肺者明有授言虛俎者羊湇俎訖於此虛不復用）疏（注奠爵至復用○釋曰云言虛俎者羊湇俎訖於此虛不復用者此俎雍人所執陳奠於羊俎西在南者自此賓羞匕湇司馬羞羊肉湇於尸次賓及羞匕湇於主人同用此俎三降皆不言虛欲見後將更用至於此言虛俎明其不復用此俎又見下次賓羞羊燔於主人則用此之豕俎而得羞羊燔者者以其禮殺故也）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不降奠爵於篚急崇酒）疏（注不降至崇酒○釋曰直云次賓羞燔者燔即羊燔知者以其主人與尸侑皆用羊體卿主婦獻尸以後悉用豕體賓長獻尸後悉用魚從是以知主人之燔羊燔也云不降奠爵于篚急崇酒者此不唯有崇酒之文更無餘事故云急崇酒案鄉飲酒介答拜主人卒爵坐奠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注云奠爵西楹南以當獻衆賓此不同者彼賓有獻衆賓之事故云當獻衆賓亦得見急崇酒兩見之也）侑升尸侑皆北面于

西楹西（見主人不反位知將與已爲禮）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崇充也拜謝尸侑以酒薄充滿）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疏（注房東至之東○釋曰自此盡主婦祭作論主婦亞獻尸并見從獻之事上文主人獻節凡有三爵有主人獻尸獻侑并受酢此主婦獻內凡有四節即分爲四節解之四者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下文賓長爲三獻爵止故與主婦亞獻同此注婦亞獻尸一節之內從獻有五者主婦亞獻主婦設兩鉶一也主婦又設糗與脩二也次賓羞豕匕湇三也司士羞士羞豕脀四也次賓羞豕燔尸乃卒爵五也）主婦洗爵於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尊南西面拜由便也）疏（注尊南至便也○釋曰賓主獻酢無在筵上受法今尸於筵上受者以婦人所獻故尸不與行賓主之禮故不得各就其階若然少牢主人祝拜於席上坐受者注云室內迫狹故拜筵上與此禮異云尊南西面拜由便也者此法下文西面於主人之北拜送爵今酌尊因在尊南西面作獻尸者便也言便者便其西面授尸故不退主人之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面西（糗去九反腶丁亂反本又作段音同○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無黍稷殺也糗餌也腶脩擣肉之脯今文腶爲斷○餌音二擣丁老反斷丁亂反）疏（注飲酒至爲斷○釋曰云無黍稷殺也者決正祭時有黍稷故也）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湇

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酌獻者主婦今文無西面疏注酌獻至西面○釋曰同有三等降於尸二等無鉶羹與豕匕湆云三等者主婦酌獻侑主婦羞糗脩一也司士羞脀二也次賓羞燔侑乃卒爵三也）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豕脀無湆於侑禮殺疏注豕脀至禮殺○釋曰案上下文尸與侑及主人主婦俎是正俎皆橫執俎以升又橫設於席前若益送之俎皆縮執之又縮於席前今司士所羞豕脀是益送之俎縮執是其常而言縮執者以其文承上主人獻侑尸無羊肉湆故不如獻侑司士羞豕脀不得相如是以經特著縮執俎見異於正俎諸文特云橫執縮執者皆此類）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主婦易位拜于阼階上辟併敬疏注主婦至併敬○釋曰自此盡答拜受爵論主婦致爵于主人之事此科亦有五節行事主婦致爵于主人時主婦設二鉶一也又設糗脩二也豕匕湆三也豕脀四也豕燔主人卒爵五也云主婦易位拜於阼階上辟併敬者前主婦獻尸侑拜送於主人北今致爵於主人拜於阼階上者辟併敬主人與尸侑故易位也若然案特牲三獻爵止乃致爵此未三獻已致爵者以上篇已有獻於尸故此不待三獻又見儐尸禮殺故早致）

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主人如尸禮尊也其異者不告旨疏注主人至告旨○釋曰云主人拜啐酒嘗鉶不拜以若然則啐酒有拜嘗鉶無拜案前主婦獻尸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拜在嘗鉶之下則嘗鉶有拜坐啐酒不拜與此違者彼拜雖在嘗鉶下其拜仍爲啐酒拜在嘗鉶下者以因坐啐酒不興即嘗鉶訖執爵興坐奠爵拜拜仍爲啐酒是以特牲少牢尸嘗鉶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字也）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將酢主婦疏注將酢主婦○釋曰自此盡皆就筵論尸酢主婦之事此科內從酢有三主婦受酢之時婦贊者設豆籩一也司馬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主婦卒爵三也以其主婦受從與侑同已主人受從與尸同五尊卑差也）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俟尸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易爵者男女不相襲爵）主人揖尸侑（將升）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俟尸酌）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設席者主婦尊今文曰南面尸於席西疏注設席者主婦尊○釋曰以賓長以下皆無設席之文唯主婦與主人同設席故云主婦尊特牲及下大夫主婦設席亦是主婦尊）婦贊者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疏注婦人至少者○釋曰案特牲記云

（宗婦贊者東面北上注云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為子孫者是也彼直云宗婦是特牲宗婦一人而已不言贊或少未可定此大夫禮隆贊非一人云宗婦贊贊主婦及長婦故云宗婦之少者）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挩由銳反）（注紛帨音同○挩手者于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鄉許亮反）疏（注出房至子也○釋曰云不坐者變於主人也者上主人受酢坐卒爵故云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者上下經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云變於男子也）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奠爵爵止也）疏（注上賓至止也○釋曰此一經論賓長備三獻獻尸其尸奠於薦左未舉之事尸不舉者以三獻訖正禮終欲使神惠均於庭徧得獻乃舉之故下文主人獻及眾賓以下訖乃作止爵若然特牲及下大夫尸在室內始行三獻未行致爵尸奠爵欲得神惠均於室此儐尸之禮室內已行三獻至此儐尸夫婦又尸行致爵訖儐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惠均於庭與正祭者異云上賓賓長者上文云賓長設羊俎是也此與上文賓長互見為一人云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者言長賓賓中長尊稱輕若言上賓賓中上尊稱重故以將獻變言上賓云或謂之長賓者或少牢文案彼云長賓洗爵獻于尸此異之稱上賓者少牢尸有父尊屈之故但云長賓耳若然不儐尸亦云長賓特牲云賓三獻如初又不言長

賓者士賓卑又闕之云奠爵爵止者特牲云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不儐尸者亦然是其爵止之事案下經爵止者多非為賓神惠之事故此特解之）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疏（注侑不至不從○釋曰自此盡皆左之論主人酬尸之事云侑不升尸禮益殺者儐尸之禮殺於初今侑不升又殺故云益殺也）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降洗者主人）疏（注降洗者主人○釋曰此主人酬尸尸奠於薦左者不舉案下經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觶于右注云奠於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獻酒與此不同者特牲及下不儐尸皆

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由儐尸如與賓客飲酒無故有酬異於神惠神惠右不舉侑奠於右是也侑一名加者少牢無侑尸此有故無加稱是以主人酬賓賓奠於左亦是神惠故即舉之特牲及不儐尸皆有酬賓同是神惠故皆奠於左也）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餈在私反酏以支反劉書文反食音寺下同糝素感反）疏（注二羞至陽也○釋曰以二羞是內羞房中之羞以賓尸用之故云盡歡心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者是周禮籩人職云羞籩之實案彼鄭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是也云其豆則酏食糝食者周禮醢人職云羞豆之實案彼鄭云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

（稻米爲糝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若然案王制云庶羞不踰特注云祭以羊則不以羊肉爲羞侑內則羞用三牲者謂得用大牢者若大夫已下不用大牢者則無牛矣而此引之者舉其成文以曉人耳云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知者案公食大夫牲皆臐及炙胾今此鄭直云臐胾不言炙者公食大夫是食禮故庶羞並陳此儐尸飲酒之禮故士人獻尸皆羊膷從主婦獻皆豕膷從酬賓之後乃言司士羞庶羞則知止有羊臐豕膮羊胾豕胾以其膷炙前已從獻訖故知止有臐胾而已云房中之羞內羞也者案下大夫不儐尸云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是也云內羞在右陰也者以其是穀物故云陽也云庶羞在左陽也者以其是牲物故云陽大宗伯亦云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鄭亦云天產六牲之屬地產九穀之屬是其穀物陰牲物陽者也）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鄉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今文壹爲一）疏（注拜于至爲一○釋曰自此盡賓降論主人獻長賓已下并主人酬之事云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者以其鄉門言之明少南就之云言三拜也者衆賓賤旅之也者案周禮司士職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注云特揖一一揖之旅揖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此云旅之者旅衆也衆人共得一拜云衆賓一拜賤也者以賤不得備禮故云賤也云純臣也位在門東者此對特牲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此賓皆在門東故云純臣者指北面時也得獻訖在西階下即不純臣故下經云獻私人于阼階上注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若然大夫云私人見不純臣士言私臣不言人者大夫尊近君君言私臣則臣與君不異故名私人士卑無辟君臣之名不嫌故名私臣）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與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

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羊骼羊左骼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古文骼爲胳）疏（注羊骼至爲胳○釋曰云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者案鄉飲酒司正升相旅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然則先事既設後事未至其退立之位當在于序端知此不降者下文賓執祭以降宰夫執薦以從司士執俎以從無升文明此不降退立于序端可知）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祭膴肺）疏（注成祭至膴肺○釋曰云取祭以降反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者凡言反位者或反初位或上下位異亦爲反此則初位在門東今得獻反在西階南與主人相對已獻尊之故也若然禮士得獻從于東方亦是尊之者也云祭膴肺者案經云取膴取肺祭之明祭是膴肺）宰夫執爵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既盡也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疏（注既盡至不拜○釋曰云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者知不直次上賓後一人爲衆賓長時受獻必以長幼次第受獻者以其下文云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鄭云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於尊南是以長幼次第受獻也）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於尊南今文若爲如辯皆作徧）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徧獻乃薦略之亦宰夫薦司士脀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今文儀皆爲騰或爲議○）

（度大各反職劉音儀）疏（注徧獻至爲識○釋曰知薦謂若燕禮三酬已上得獻即薦大夫徧獻乃薦亦其類不亦宰夫爲司士胥者此約上賓此衆賓亦同此二人爲之云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者以其言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體既盡說卑體之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不可辯其尊體故鄭以意解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也云亦有切肺膚者案特牲用離肺知此衆賓用切肺膚者以其侑用切肺不敢殊於尸明衆賓亦不敢殊於侑若然不儐尸者亦是不敢變於儐尸禮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疏（注主人至敢酢○釋曰特牲主人獻長賓訖即酢此辯獻乃酢者主人益尊先自達其意特牲主人獻內賓辯乃自酢注云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則此大夫尊初則殊其長故也）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降反位）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疏（注宰夫至于篚○釋曰自此盡于薦左論主人酬長賓于堂下之事也云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者謂上主人受賓之酢爵今宰夫既授觶訖因受取酢之虛爵降奠於篚也知然者上文主人受爵訖賓降主人無降文即云宰夫授觶主人受之明主人手中虛爵宰夫受之奠於篚可知若然知不待酬賓虛觶受之奠於篚者以其下文賓之虛觶奠於薦左故知升賓虛觶其賓奠薦左者後舉之以爲無筭爵也）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於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別彼列反昵反）疏（注兄弟至待之○釋曰自此盡其衆議也論主人獻兄弟於阼階之事云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者案特牲云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者以卑長兄弟爲胥殊貴賤故云如賓儀長賓坐飲也此大夫禮長賓坐飲衆賓立飲至於大夫貴兄弟賤兄弟長幼皆立飲不得如賓飲故立飲賤不別也云大夫之賓尊於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者決上文大夫賓貴使宰夫贊酌今兄弟酌不使宰夫贊酌者爲兄弟是親昵不以官待之故兄弟雖賤於賓不得使人贊酌而親之也）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也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此薦脀皆使私人）疏（注亦辯至私人○釋曰云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者以上經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嫌衆兄弟亦升拜受爵是以此更云升受爵直爲衆兄弟不拜受爵而言鄭即云衆兄弟升不拜受爵也若然上賓拜受爵又拜既爵衆賓拜受爵不拜既爵長兄弟得與衆賓同衆兄弟又不拜受爵是其差也云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者初位謂經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是先著其位於上乃云升受爵者謂發此位升堂受爵又云薦脀設於其位者謂受爵時設薦脀於洗東西面位是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也故先云洗東位以此而言則衆賓亦先有位在門東北面繼上賓後獻訖亦薦脀於位皆是先有位不繼於門東面在西階西南者彼謂已獻薦之故也云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者案特牲主人卑故兄弟助祭之位得繼主人於阼階下南陳又得辟大夫不敢自尊也此以大夫尊故兄弟之位在洗東不繼主人卑不統於尊故也云此薦脀皆使私人者上獻賓長及衆賓使宰夫設薦司士設俎又使宰夫贊酌至於此獻兄弟爲親昵不以官待之主人親酌明亦不以官使私人薦脀可知）先生之脀折脅

一脀一（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疏（注先生至之折○釋曰知先生是長兄弟者以其文承長兄弟之下故知先生非老人教學者折是豕左肩之折者以上初亨牲體明脩俎豕左肩折注云折分爲長兄弟俎是也）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内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内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疏（注内賓至左人○釋曰自此盡亦有薦脀論主人獻姑姊之等於房中之事知内賓是姑姊妹及宗婦者約特牲記而知也云獻於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者案特牲獻内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此大夫禮主人南面拜故決之不與爲賓主之禮也云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者謂人在主人左若鄉飲酒鄉射之等於西階上北面主人在東賓在西此南面則主在西賓在東故云恒左人也）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亦設薦脀於其位特牲饋食禮記曰内賓立于房中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疏（注亦設至北上○釋曰云亦設薦脀於其位者言亦者亦上先生之等引特牲記者欲見内賓設薦之位處）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群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私人家臣已所自謂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脀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凡獻位定）疏（注私人至位定○釋曰自此盡主人就筵論主人獻私人之事云私人家臣已是自謂除也者此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乃大夫自謂請於君除其課役以請任爲之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者大夫尊近於君故屈已之臣名爲私人云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者士卑不嫌近君故得名屬吏爲私臣也云北上不敢專其位者以其兄弟北上今繼兄弟之南亦北上與兄弟位同故云不敢專其位云凡獻位定者與上衆兄弟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注云先著其位於上明位初在是此不先著位于上俱言繼兄弟者是據獻位爲言則未獻時在衆賓後矣案特牲記云私臣在門東北面是衆賓也云凡獻位定則是凡獻以前非定位也）主人就筵（古文曰升就筵）尸作三獻之爵（上賓所獻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爵卑可以自舉）疏（注上賓至自舉○釋曰自此盡降實于篚論舉主獻之爵賓長又獻侑并取爵之事云上賓所獻爵者若然三獻是上賓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其主人主婦并此賓長備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者也云不言三獻作之者對特牲云三獻作止爵故決之下大夫不儐尸自作爵者順上大夫爲文作其爵者以神惠均於庭記欲使尸飲此酒但此六節之内有四爵行事四皆尸作三獻之爵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亦羞魚匕湆略小味也并有正俎羞也湆肉湆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隆汚之殺○汚音烏）疏（注不羞至之殺○釋曰云不羞魚匕湆略小味也者對羊豕牲之大有匕湆之等魚無以魚爲小味故略之也云隆汚之殺者以有者爲隆無者爲殺少也）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横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司馬羞湆魚變於尸）疏（注司馬至於尸○釋曰上文尸使司士羞魚此侑使司馬羞魚故云變於尸也）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賓升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席就之）疏（注賓拜至就之○釋曰就之者賓於楹當在西階上今在東楹之東以主人席在於阼階故以賓拜於東楹東就之也）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

三獻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爵以酢之（既致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疏注既致至賓意○釋曰遂賓意者賓雖不言其意欲得與主人抗獻酢之禮今乃見致爵於主人訖即酌以酢賓是遂達之之意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動於尸侑）疏注三獻至尸侑○釋曰自此盡及私人論旅酬從尸及上下無不徧之事云三獻而禮小成者以此獻為正後仍有舉奠加爵之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故云小成也云使二人舉爵序殷動於尸侑者飲酒之禮酬與無筭爵乃盡歡心故以旅酬及無筭乃為殷動於尸侑也案鄉飲酒及鄉射特牲等皆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筭爵始今俟尸乃以二人為旅酬始者此儐尸別一禮與彼不同以其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舉觶侑乃得奠而不舉即與亦奠一爵一爵遂酬於下是以須二人舉觶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為無筭爵者以其賓長所舉奠酬亦為無筭爵以此二觶者皆在堂下故為無筭爵尸不與無筭爵故舉堂下觶為無筭爵其為旅酬皆從上發尸為首故特牲等使二人舉觶為旅酬與賓長所舉為爵之觶此賓不舉旅酬皆從尸舉故所奠者為無筭一爵亦是異於特牲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拜於阼階上酬禮殺）疏注尸拜至禮殺○釋曰決上文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是各於其階今尸酬主人同于阼階故云禮殺也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

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言就者主人立待之）疏注言就至待之○釋曰言立待之者以其不言適阼階上酢主人明主人不去立待之可知主人拜受爵尸拜送（酬不奠者急酬侑也）疏注酬不至侑也○釋曰此決上主人酬賓奠之也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言酌復位明授於西階上）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遂旅也言升長賓則有贊呼之）疏注遂旅至呼之○釋曰知者若不贊呼之則當如上文衆賓長升兄弟之長升拜受爵故知有贊呼之也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上西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於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疏注私人至飲之○釋曰私人位在兄弟之南今言下飲之則私人之長一人在西階下飲之其餘私人皆飲於其位故下經云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是也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卒飲者實爵于篚（未受酬者雖無所旅猶飲）疏注未受至猶飲○釋曰凡旅酬之法皆歃觶酒以酬前人前人領受其意乃始自飲此私人未受酬者彼雖無人可旅猶自飲之訖乃實爵於篚以其酒是前人所酬不可不飲故也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觶於內賓遂及宗婦）疏注無房至宗婦○釋曰此經論無筭爵時羞庶於賓及兄弟之等真云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者旅酬之下云乃羞庶羞內賓羞在私人之上私人得旅酬則房中內賓亦旅可知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後生年少也古文觶皆為爵延景中詔校書定作觶）疏注後生至作觶○釋曰自此盡爵止論後生舉觶於長兄弟主人酬兄弟之事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

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長在左辟主人）疏（注長在左辟主人○釋曰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左人若北面則主人在東今長兄弟北面云長在左則在西故辟主人也）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拜受答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疏（注拜受至待也○釋曰云儐尸禮殺者案特牲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爲旅酬又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爲無算爵拜送皆北面此云東面決上儐尸禮殺也云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者上文主人酬賓奠爵于薦左是長賓言奠此言爵止是兄弟言止長賓言奠明此而未行此言止明亦奠薦右故云互相發明也云相待也者酬賓雖在前及其行之相待俱時舉行故下文云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是也若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于右不舉尸即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至于衆賓遂及兄弟遂及私人依次第行徧不交錯所謂旅酬也）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即上賓也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湆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疏（注賓長至者也○釋曰此一經論衆賓長加爲爵數多與上賓異何者上賓獻侑致爵於主人時皆有湆魚從今無湆魚從故經云無湆也云爵不止者上賓獻尸時亦止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觶今尸不止爵即飲故云爵不止云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即上賓者以其上賓將獻與之言上賓此不異其文明非上文上賓爲賓長者故以爲次上賓者也經云無湆爵不止文在如初之下不蒙如初之文則知與上異故文在如初下也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者此決特牲云長兄弟爲加爵及衆賓長爲加爵不言獻此言獻者尊大夫若三獻之外更容有獻故云大夫尊也云不用觚大夫尊者此亦決特牲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此用爵爵尊於觚故云大夫尊者也）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無亦遂之於下（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爲也遂之於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故言亦遂之于下也上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疏（注一人至發明○釋曰此一經論次賓舉觚于尸尸更爲旅酬如上旅酬之事但前二人舉觶於尸侑尸舉旅酬從上至下皆徧飲今亦從上至下故云亦遂之於下云上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者上經云爵止與上賓奠爵云互相發明今此又與上文無湆爵不止相發明是以二文皆在如初之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筭數也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疏（注筭數至數也○釋曰自此盡有司徹論堂下行無筭爵禮終尸侑出主人送於廟門外之事云長賓取觶者是主人酬賓觶云長兄弟取觶者是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之觶也）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送之）疏（注拜送之○釋曰儐尸之禮尸侑賓也故孔子亦云賓不顧矣）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者不拜送也）司士歸尸侑之俎（尸侑尊送其家）主人退（反於寢也）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疏（注徹堂至不徹○釋曰云徹堂上下之薦俎也者案上文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賓及兄弟之薦俎皆徹之也云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者案特牲云宗婦徹祝籩豆入于房徹主婦薦俎此篇首云有司徹鄭注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爲將儐尸故使有司徹之下大夫不儐尸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云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至篇末禮終云婦人乃徹注云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然則此篇首及云有司徹別無婦人也下大夫有司饌陽厭婦人徹之篇末云徹室中之饌注云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象禮殺此戶外儐尸亦禮殺嫌婦人亦徹之故云雖堂上婦人不徹婦人必不徹者異於下大夫也堂上儐尸猶如堂內之陽厭故鄭注篇首云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是也）若不賓尸○（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兄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似失之矣○）

（許慮反本亦作者同後皆放此疏注不賓至之矣○釋曰自此盡卑擧如賓論下大夫不賓尸之事云不賓尸謂下大夫者從尸飲七已前皆與上大夫賓尸者同已後則以此祝侑續之是儐尸之禮故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云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者謂不備儐尸禮也引曾子問者破舊說案彼上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注云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又云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是也云而此備有似失之矣者謂此不儐尸者不厭已下皆有則非如舊說使昆弟攝者故云似失之矣）

則祝侑亦如之（謂尸七飯時○飯扶晚反後皆同疏注謂尸七飯時○釋曰案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是也）

尸食（八飯疏注八飯○釋曰上已七飯故知此當八飯也）

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盛音成注及下同○盛者盛於肵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疏注盛者至體焉○釋曰案特牲尸食訖乃盛今八飯即盛者大夫禮與士祖變若然此先言臑者見從下起不言盛肩肩未舉舉乃盛不言骼骼已舉先在俎有司徹不盛俎者賓尸之禮更無所用全以歸尸故也云盛者盛於肵俎也者以特牲云盛肵俎俎釋三个故知盛於肵以歸尸故也云此七體羊豕者以其五鼎下有魚腊膚又不升故惟羊豕也云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者案上篇載時皆二骨以並今但盛一骨不云正脊長脅者先舉一骨故不序也凡骨體之數左右合爲二十一體案少牢注云肩臂臑肱骨也膞骼股骨也鄉飲酒注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骼也又後有觳觳折特牲記云主婦俎觳折注云觳後足也昏禮不數者凡體前貴於後觳賤於臑故數臑不數觳是以不升於鼎又以前在肫上以竅賤正俎不用又脊有三分一分以爲正脊次中爲脡脊後分爲橫脊亦爲三分前分爲代脅次中爲長脅後分爲短脅是其二十一體也云而俎猶有六體焉者謂三脊三脅皆取一骨盛於肵各有一骨體在俎不取以備陽厭也故云而俎猶有六體焉也）

魚七（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牲象脊脅而已疏注盛半至而已○釋曰云魚十有五而俎者案少牢載魚鮒云十有五而俎云其一已舉者謂尸食時已舉其一惟有十四在云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牲象脊脅而已者案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得申候意鄭注引春秋緯璇璣樞曰魚無足翼紂如魚乃紂之是也紂雖有臣無益於股肱若魚雖有翼不能飛若然此注云魚無翼者亦從彼文魚雖有翼不能飛云象脊脅者六體十二骨盛六是半魚無足象牲脊脅亦盛半盛半相似數則不同以其牲之脊脅則六魚之半則七也）

腊辯無髀（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脊屬焉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古文髀作脾疏注亦盛至作脾○釋曰云亦盛半者謂除尸舉其餘兩半亦以魚十四盛七爲半必知盛半者以其此腊在魚下明盛半與魚同此腊亦盛右體知者以其牲用右故此亦盛右體知脊屬焉者案上篇少牢云腊一純而俎脊不折直爲一段代脅長脅短脅各一骨左右三脊脅骨合爲六體升脊爲七通肩臂等十爲十七體與牲體同如腊肩尸食既舉而俎惟有十六在言盛半明脊屬又且凡牲載體者脊皆屬焉下經云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明不盡盛可知若然案上虞禮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注云腊亦七體牲之類又特牲記云腊如牲骨鄭注云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以此言之腊與牲體數骨多少盡同而云腊脊脅皆一骨者以其左右盡升欲使祝及主婦已下俱取於此腊體故下云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注云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於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今若復分一骨一骨則數多於特牲祝以下俎無腊體不升腊右胖故云腊如牲骨與右胖同皆祝俎所不用上篇少牢雖祝俎有腊兩髀屬竅上大夫禮又異於此士虞禮祝與下亦無腊體故鄭注士虞禮腊亦七體牲之類鄭注云凡腊用純者據上下大夫以上祭祀及士之虞禮士祭禮則腊不用純辟大夫云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者案上篇少牢載腊云一純而俎不云髀

（不升故此明之而云腊辨無髀也案上篇少牢祝俎云腊兩髀在祝俎不升於鼎不在神俎已自明矣今此更明之者以少牢陳鼎上下大夫皆同今此下大夫不儐尸其祝俎腊骼不云無骼何以明之）

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舉匕）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不言魚俎東主於尊）疏（注不言至於尊○釋曰案少牢云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今無魚腊宜在魚俎東而繼羊俎言之以羊尊為主也）

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个猶枚也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今文摭為㯓）疏（注个猶至為㯓○釋曰知魚摭四枚腊摭五枚者以魚盛半其俎猶有七个在故摭去四枚釋三个腊盛半而俎猶有八體在摭云五枚釋三个皆為敗饌西北隅也云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者以腊右體已盛脊又屬尸唯有左在下文云主人腊臂主婦腊臑祝則骼所釋者故知脅又牲體所釋者是脅脊此腊脊已在盛半限故知所釋唯有三脅耳）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于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此皆於鼎側更載焉不言主婦未聞○與音余）疏（注祝主至未聞○釋曰案特牲士禮不待神餘故主人主婦祝皆無腊上大夫之祝當有腊俎至於儐尸腊為庶羞又不載於俎與此異此下大夫待神餘故祝主人主婦皆有腊體也云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者主人用臂主婦用臑見於下經祝無文而知用骼以其骼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云此皆於鼎側更載焉者上摭時共在一俎以出及下設時主人主婦及祝各異俎又不同時故知更載俎云鼎側則不復升鼎也云不言主婦未聞者下有主婦俎腊臑則主婦用腊可知此經直云祝主人不云主婦未聞其義或轉寫者脫耳）

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疏（注凡十至五飯○釋曰上篇士禮九飯少牢上下大夫同十一飯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為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

佐食受牢舉如儐（舉肺脊）疏（釋曰自此盡為儐皆如儐禮論主人獻尸祝及佐食之事此主人獻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

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肵牢肝也綏皆當作挼挼讀為藏其隋之隋古文為挼）疏（注肵牢至為挼○釋曰云綏皆當為挼者案經唯有一綏而云皆者鄭并下佐食挼總破之故云皆也云讀為藏其隋之隋者讀從周禮守祧職云既祭則藏其隋必讀從之者義取隋藏之事也）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疏（注自尸至上篇○釋曰自此盡入于房論主婦亞獻尸及祝并獻二佐食之事此一節之內獻數與主人同唯不受嘏為異云與儐同者經既云如儐而注復云與儐同者為事在上篇而發也）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與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雜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也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還爵位）疏（注棗饋至爵位○釋曰此設籩實繼在少牢室內西南隅陰厭神饌也案周禮籩人職云饋食之籩實棗桃乾橑榛實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又加籩之實蔆芡栗脯是鄭據籩人職而言也云雜用之下賓尸也者案上賓尸者麷蕡白黑糗餌之等朝事之籩羞籩之實各用之而不雜也案上賓尸主婦亞獻尸設籩直有脯脩二籩下大夫之禮主婦亞獻有四籩者賓尸之禮主人獻尸主婦設四籩麷蕡白黑故至主婦獻特直設糗餌與脯脩二籩通前四籩六籩此主人初獻如上篇無籩從故至主婦亞獻設四籩猶自少於賓尸兩籩）

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

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擩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自主婦反籩至祝受加于肵。此異于儐。）疏（注自主至于儐。○釋曰上篇主婦但有獻而已無籩燔從之事此篇首儐尸主婦亞獻尸乃有籩餌之事其物又異准糗同耳故云此異于儐也上注云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此注云此異于賓者上注云至此與儐者皆與儐禮同在上篇故注云至此也此自卒爵下至答拜與儐同在上篇自祝受加于肵以上至注婦反籩與儐尸異鄭所以不在卒爵上注而在尸答拜下注者取終一事故也）祝易爵洗酌受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主婦夾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今文酢曰酌）疏（注主婦至曰酌。○釋曰案特牲主婦獻尸不夾爵拜上篇上大夫賓尸主婦獻尸夾爵拜此下大夫既不賓尸主婦宜與士妻同今夾爵拜者爲不賓尸降崇敬故夾爵拜與上大夫同言降謂降賓尸之禮也）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自尸卒爵至此。亦與儐同者。亦在上篇。）疏（注自尸至上篇。○釋曰經無尸卒爵之文鄭注云尸者以經有卒爵之文多故言尸以別之也）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葅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賓）疏（注內子至于賓。○釋曰案特牲主婦設籩者士妻卑也案上尸與主人籩皆主婦設之至此祝不使主婦而使宰夫設籩故云祝賤使官可也案禮記注內子卿妻引春秋趙姬請逆叔隗以爲內子證卿妻爲內子今此下大夫妻得稱內子者欲見此下大夫妻於祝至薦籩兼見上大夫妻亦不薦籩故變言內子也或可散文下大夫妻亦得爲內子也云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賓者少牢主婦獻祝亦無籩燔從一事此有籩燔從者亦異于賓也）

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注尸止至待之。○釋曰自此盡庶羞在左論賓長獻尸祝佐食并致爵之事此一節之內凡有十爵獻尸一也主婦致爵於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尸作止爵飲訖酢賓長四也賓獻祝五也又獻上佐食六也又獻下佐食七也賓致爵於主人八也又致爵于主婦九也賓受主人酢十也云賓戶西北面答拜者案上少牢正祭賓獻與此篇首賓長獻皆云拜送此特言答拜者下大夫故也言拜送者禮重云答拜者禮輕）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疏（注拜受至士也。○釋曰此下大夫夫婦致爵之禮祭統云夫祭有十倫之義十曰見夫婦之別焉又曰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彼據夫婦致爵而言又詩既醉序云醉酒飽德謂兄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天子諸侯皆有夫婦致爵之事但少牢上大夫受致又酢不致上受致自致是上大夫尊辟君受致不酢下大夫與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夫婦致爵也云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者案特牲禮未致爵已設席故云異於士其上大夫正祭未致爵至賓尸尸酢主人設席以有尸賓故設席在前也案周禮司几筵云祝先王胙席亦如之鄭注云胙讀如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彼受酢時已設席與大夫禮異也鄭注周禮司几筵又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與此禮同者士卑不嫌多與君同故也）主婦薦韭葅醢坐設于席前葅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葅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臂左臂也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疏（注臂左至牲體。○釋曰知是左臂者右臂尸所

（用故知左臂也云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者以經云臂脊脅皆牢牢謂羊豕也既羊豕臂脊脅俱有是六也通腊臂而七是以牲體皆有三也云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者腊如牲體特牲記文案彼云腊如牲骨骨即體也故以體言之以其上腊擬五段左肩臂臑肫胳今主人不用肩而用臂者以其羊豕皆用臂故腊亦用臂是以鄭云腊如牲體但此腊臂直一骨無並故須云腊如牲體也）主人左執爵右取菹㨁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無從者變於士也亦所謂順而摭也）【疏】（注無從至摭也○釋曰云無從者變於士也者案特牲主婦致爵於主人肝燔並從此無肝燔從故云變於士也）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自酢不更爵殺）【疏】（注自酢不更爵殺○釋曰此決上主婦受酢時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酢主婦今自酢又不更爵故云殺也）主人答拜卒爵

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疏】（注作止至於賓○釋曰云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者特牲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無祭酒之文至三獻作止爵尸卒爵亦無祭酒之文知特牲祭酒訖乃止爵者以經云燔從如初乃云爵止鄭注云初亞獻也亞獻特祭酒訖乃始燔從則三獻燔從如初始云爵止明是祭酒既訖乃始止爵今大夫作止爵乃祭酒故云變於士云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者此篇首賓尸禮賓長獻尸奠爵又云尸作三獻之爵不解以為與賓同云異者賓尸止爵在致爵後其作之在獻私人後欲神惠之均於庭此止爵在主婦致爵前作之在致爵後欲神惠均於室中與特牲燔從如初爵止同少牢上篇所以不致爵者為賓尸賓尸止爵者欲室中神惠均於庭故止爵也特牲再止爵者一止爵欲神惠均於室中一止爵者順上大夫之禮也）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

答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北堂中房以北東面者變於士妻賓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疏】（注北堂至南上○釋曰云東面者變於士妻者案特牲記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云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此東面故云變於士妻云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者此無正文鄭以意觧之何者宗婦位繼於主婦今主婦准特牲在宗婦位易處則宗婦位亦易處則主婦位南面西上可知云內賓自若東面南上者亦約特牲記文）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席北東面者席北為下）【疏】（注席北至為下○釋曰案特牲宗婦東面北上今主婦在宗婦之位東面鄭以北為下者若宗婦之衆則北為上今主婦特位立則依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因於陰陽故北為下）

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弟音娣）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略之特牲主婦觳折豕無脊脅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疏】（注豕折至而五○釋曰云豕折骨也者謂不全體就體骨中折之故云折骨云不言所折略之者謂不言所折骨名是略之引特牲主婦觳折者鄭略而不言骨名其折是觳折也云豕無脊脅下主人者主人於上文有脊脅也云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者上主人牢與腊臂而七此五是其略也）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㨁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立飲拜既爵者變於大夫）賓答

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户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自賓獻及二佐食至此亦異於賓）疏（注自賓至於賓○釋曰異者謂賓獻及二佐食以下至此奠于篚異於少牢賓長獻直及爵不及佐食故鄭彼注云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是也）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脀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不儐尸則祝猶侑耳卒已也乃羞者羞庶羞）疏（注自乃至庶羞○釋曰此一經論主人獻堂下衆賓兄弟下及私人并房中內賓皆與上大夫禮同之事）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下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疏（注致謂至佐食○釋曰此一經論次賓長獻尸已下之事以其上賓長已獻尸訖明此是次賓長為加爵也云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者謂不言同上文云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湑爵不止注云如初如其獻侑酢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湑爵不止別不如初者此文不與彼同者為經不可如一故鄭注彼此各申經意）賓兄弟交醋其酬無筭爵（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疏（注此亦至此篇○釋曰此一經論堂下賓及兄弟行無筭爵之事此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筭爵似上大夫無旅酬故鄭云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若此經象有旅酬鄭不得言與儐同案特牲尸在室內亦不與旅酬之事而堂下賓及兄弟行旅酬又使弟子二人舉觶為無筭爵者下大夫雖無儐尸之禮堂下亦與神靈共尊不敢與人君之禮同既與神靈共尊故闕旅酬直行無筭爵而已特牲堂下得獻之後與神別尊故旅酬無筭爵並皆行之事賤不[illegible]與衆

同故得禮備也）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亦異於賓）疏（注利獻至於賓○釋曰此一經論佐食事尸禮將畢為加爵獻尸及祝之事云利獻不及主人殺也者此對上文賓長為加爵及主人此不及主人是殺也又云此亦異於賓者案上少牢無利獻賓三獻尸即止此篇首儐尸之禮佐食又不與獻無佐食獻故云異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下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也先羞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特牲饋食禮曰徹作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疏（注自主至序下○釋曰云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也者謂有同有不同故云上少牢有[illegible]祝告曰利成此云祝告于主人曰利成上少牢云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云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彼云祝先此云祝前彼云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此云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故云雜云先羞徹主人薦俎者變於士者特牲既餕祝命佐食徹阼俎者此餕前徹阼薦俎故云變於士引特牲者證徹阼薦俎所置之處也）乃養如儐（謂上篇自司官設對席至此餕與出也古文養作餕）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為厭飫不令婦人改徹饌敦豆變於始也尚使官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餕尊也厞隱也古文右作侑厞作茀）疏（注官徹至作茀○釋曰自此下盡篇末論餕訖改饌於西北隅為陽厭之事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者經云官徹則司馬主羊司士主豕明還遣此二人舉俎可知即上經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是文云宰

（夫於敦及豆者以其宰夫多主主婦之事此敦及豆本主婦設之今云官徹明非婦人知是宰夫爲之也是以上文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又上主婦獻祝宰夫薦鄭注云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以此言之則宰夫代主婦設籩豆及敦可知云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飫者此言雜取曾子問郊特牲祭義之文案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鄭云得戶明者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尚曰求諸遠者與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是鄭所取陽厭及祊祭求神之事云不令婦人改饌敦豆變於始也尚使官也者此次少牢初設饌主婦薦兩豆宗婦一人贊兩豆主婦設一敦宗婦贊三敦是其始時婦人設之今使宰夫徹豆敦者尚使官故也）納一尊于室中（陽厭殺無玄酒）司宮埽祭（埽豆間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疏（注埽豆至階東○釋曰引舊說者案曾子問凡幣帛皮圭爲王命埋之階間此豆間之祭案舊說埋之西階東以神位在西故近西階是以鄭亦依用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閉牖與戶爲鬼神或者欲幽闇）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拜送賓也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疏（注拜送至賓也○釋曰此決賓尸時尸出侑從主人送於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於長賓亦如之衆賓從鄭注云從者不拜送也言從者不拜送則此云拜送者拜送其長可知不言長者下大夫賤無尊賓故不別其長也）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疏（注徹祝至之禮○釋曰云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者決上大夫祭畢將儐尸有司徹賓尸禮終亦有司徹今婦人徹故云下上大夫之禮也）徹室中之饌（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疏（注有司至禮殺○釋曰云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者此徹室中之饌者於上經有司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者今使婦人徹之故云外內相兼外者謂有司官改饌西北隅內者今婦人徹饌故云相兼也）

儀禮注疏卷第十七